

青楼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著

韦平 韦拓 译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著

青楼

韦平 韦拓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MARIO VARGAS LLOSA

LA CASA VERDE

(根据一九七五年马德里“阿吉拉尔”出版社再版的作者的《作品选集》和巴塞罗那“塞伊斯—巴拉尔”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原著第十二版译)

责任编辑：W·A

封面扉页：刘绍荟

青楼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著
韦 平 韦 拓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字数：328,000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0116·865　定价：1.46元

前 言

〔秘鲁〕爱玛·叶·卡尔德隆

“爆炸文学”①而崛

本

卓越超群的佼佼者。

巴尔加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城，祖父曾在玻利维亚任领事，他跟祖父在那里的科查班巴度过童年。后来返回秘鲁，先后在皮乌腊城的一所教会学校和利马一军事学校上小学和中学，在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著有两部作品：小说《指挥官们》(1958)和剧本《逃跑》(1955)。

---

① 爆炸即英文Boom一词，为兴隆畅销之意。“爆炸文学”系指五、六十年代拉美文学在创作和出版方面所呈现的盛况。

其后进圣马克斯大学攻读文学与法律，因学业殊优，毕业时获得赴欧进修的奖学金。他博览群书，因而知识渊博；他爱好旅游，览历了欧洲的主要城市巴塞罗那、伦敦、巴黎等等，以及本国的河山和原始丛林，因而视野广阔。

他从一九六〇年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跃而成为文坛巨匠。现在他是著名的教授，杰出的评论家兼新闻工作者，多产的作家，并于一九七六年被推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

巴尔加斯是一位天才的职业作家，因其作品风格的独特，语言的运用和构思的新颖，被公认为拉美文学中……

小说家，他在他……

……了腐朽

……，而且也鞭挞了整个现实社会，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使价值观念遭到阉割、充满着陈规陋习和等级森严与阶层重叠的社会。

作者在《青楼》中回忆了在皮乌腊所生活过的年代和为参观阿瓜鲁纳和乌安比萨人的部族在原始丛林旅行所获得的印象。在《幼兽》一书中，他从一篇新闻报导引出了青年学生的生活题材和社会带给他们的精神苦恼。《大教堂里的谈话》一书中，他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本国的政治生活。在小说《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他描写了原始森林的边境村镇的军人

生活。在《胡利娅姨妈和作家》一书中，作者叙述了个人的生平。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写小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因为他不满社会现实，描写现实是为了揭露现实，而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读者不难看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浸透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对乡土的怀念和对社会的批评”。而且，作者经过长期的刻苦努力和精心的劳动所写出的作品或所塑造的令人着魔的人物，使人觉得不是一般的报导之类的文章，而是文学作品。

作者认为，创作的目的在于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这一观点反映在他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论述中。他于一九六五年在阿雷基帕举行的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该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力求表现社会各个阶级的人物，对现实生活只能加以放大，不能支离破碎地去描写。”这就是说，“客观全面地，而不是主观片面地去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作家对当代人类最好的贡献，使人们得以认识世界，从而能够影响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

作者对表现现实生活的主张也反映在具有各种倾向的拉美文学作品中。十九世纪的拉美文学主要描写社会风俗习惯，写些讽刺作品、戏剧、小说和报告文学，但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倒更象流浪文学。

作为秘鲁文学主要形式的现实主义开始于本世纪初叶，当时中产阶级集团中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从事散文写作，他们通过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杂文和故事，开始探讨社会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由此产生了用土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崇拜者们主张重

新估价土著文化。然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地区主义的作者只埋头写作，而不讲究作品的艺术效果，从而导致青年作家们去寻求新的表现形式。

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总是以不同时代的社会为背景的。文学作品用新形式表现新人物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和秘鲁社会发展的进程相联系的，是和不同社会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相联系的，也是和伴随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团体相联系的。

五十年代的秘鲁文学反映了城市新现实中的下层人物的生活，从而确立了文艺小说的新概念；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加速城市化过程的需要。这些现象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国家实行现代化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出现社会经济危机的结果。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作家的创作任务就要反映他们时代的社会矛盾和国家所经历的情况。所以，巴尔加斯·略萨倾向于批判的现实主义，既注重反映社会的现实，又力求革新文体艺术风格，而避免模仿外国的格式或囿于地区主义的陈模。在秘鲁文学中，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一直在继续发展着，并反映在巴尔加斯·略萨、里维罗、雷诺索、古铁雷、乌特亚加·卡夫雷拉、冈萨雷斯·比尼亚和布里塞这些作家的作品中。

巴尔加斯·略萨在写完他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城市与狗》之后，旋即打算创作一部更为惊人的作品，其技巧的高超、娴熟的程度、情节的复杂均要达到他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个设想之下，他写出了《青楼》。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堪称是一部巨著。他所叙述的是真实的事情，是作者在偏远地区的经历。这些故事互相交织，在两个不同的舞台上沿着消逝的

岁月同时发展而并行不悖。

一、皮乌腊城——作者曾经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段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构成了这部小说开头的一系列情节："青楼"——神秘的妓院；盲人琴手的三重奏；在位于沙漠北部的独特市郊曼加切里亚，每天晚上暴风卷起的流沙在这里犹如下雨一般从空中落下，渐渐地吞没了这座城市；皮乌腊居民区的流浪者当中不可征服的人物等等。

二、亚马逊河地区——作者为了调查原始丛林部族的生活情况曾经参观过的地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些情节：圣玛丽亚·德·涅瓦的修道院的修女为了履行所谓的道德义务，教育土著女孩成为驯服的奴仆；阿瓜鲁纳族的印第安人胡穆由于要组织合作社，揭露土著居民受剥削的情形而遭到惩罚；海盗逃犯组织人力开辟私人庄园，娶纳年轻的土著女妾；冒险商人富西亚做皮货和橡胶生意的情形，等等。

作者在回忆过去涉足过的地方时，没有摄取一般性或者历史性的题材，而是选择了那些神秘而又离奇的事件。请看，散居在马拉尼翁高原的阿瓜鲁纳和乌安比萨人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是何等的截然不同！作者为参观这些部族只飞行了两个小时，就发现还存在着一个"生活在史前社会的野蛮世界，在那里没有文明可言，其野蛮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小说所描写的是奇异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小说的内容犹如大河里的两股流水，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有时互相冲击，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互相渗透：原始森林与城市相对应，圣玛丽亚·德·涅瓦的玛丽亚山顶与皮乌腊的沙漠相对应，宗教团体（修道院）与"青楼"(妓院）相对应。

但这种安排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小说中，这种对应仅仅是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表面的印象（几乎是象征性的），但使人们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两极世界。

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大多是妓院的妓女、私生子或漂泊尘世的人物。无论在原始森林、沙漠里，还是在皮乌腊附近的地区，女子总是遭到奸污，或者被人抢去充当妓女或佣人；妓院的老板安塞尔莫来历不明，是个酒鬼，全靠收罗女人卖淫营生；富西亚是个一直生活在水上的坎波格兰德人；托尼塔被一个洗衣女工所抚养；和博尼法西娅结婚的军曹利图马一心想回到北方的故土；潘塔查感到幸福只存在于幻梦之中，在现实生活里是寻找不到的；热中于冒险的人勾结地方当局，密谋走私。他们都各自用自己的暗语说话：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拐弯抹角，也有清道夫和士兵的行话，有淫秽粗鲁的语言，有出言不逊的漫骂，试图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无所依托和几乎难以苟活人世的牢骚。

巴尔加斯·略萨或许想这样来表现遭到西班牙人蹂躏的拉丁美洲的现实：被赶到偏远地区的人民要起来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拒不就范于秘鲁的现存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里，人是按等级划分的，多数人生活艰难，精神苦闷，以致神经错乱，感觉不到存在的价值，女人变成妓女，土著惨遭杀害，老百姓倍受苦难。受剥削受压迫的人被禁锢在难以逃脱的命运之中。

但是，读者在作品中也能领略到某种宿命论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反映在小说中一些人物的身上，而且作者所描写的环境也笼罩着这种气氛——某种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的空气：城市、丛林和青楼的上空总是被一种“纹丝不动的云彩”笼罩着，阿基利诺总是沿着河流漫步，琼加总是管理着她父亲开设

的妓院……

我们唯一能够隐约看见的一个与这种令人窒息的现实相决裂的变化（或许是革命？）是当“青楼”着火的时候。但是，“青楼”周围的围墙很快又围起来了。妓院又恢复了，修道院的修女几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青楼”的妓女。小说把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冲突，即整个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戏剧性的现实冲突就封闭在这个围起来的圈子里。作者面对这种现实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们生存下去的理想的世界，一个人道的世界。

小说的特点，也就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在文学创作上首创出一种颇似“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将所摄取的素材给予文学的加工，各种人物的语言独具特色，写作风格有所变幻，打乱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交错描写人物的活动，作者自己也置身故事之中，或者通过所描写的人物进入书中的情节，从而构成了小说的节律，刻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巴尔加斯·略萨是拉丁美洲当代文坛上的一位勇于尝试而又十分成熟的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青楼》于一九六五年问世，一九六六年获得国际评论奖，一九六七年又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艺奖”，被公认为近十五年来出版的最优秀的西班牙语小说。

第一章

军曹向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瞥了一眼，大麻蝇还在那儿飞着。小船在浑浊的水面上颠簸，从两岸那墙壁似的树丛里，散发出一股股灼热炙人的粘糊糊的蒸汽。半身裸露的警察们缩成一团，躺在船里。正午发黄的阳光透着绿色，“小个子”的头枕在“胖子”的肚子上，“黄头发”汗如雨下，“黑子”咧着嘴喃喃呓语。黑乎乎的一片美洲蚊子象阳伞一样追逐着小船，蝴蝶、黄蜂、肉蝇在人体中间左右飞舞。马达有节奏地吼叫，吃力地喘息，又一阵吼叫。领航员涅维斯左手掌舵，右手捏着嘴里的烟卷儿。草帽下面，他那油光发亮的脸孔始终绷得紧紧的。这些丛林里的人不是平常的人，他们为何不象其他基督徒那样汗水淋漓呢？安赫利卡嬷嬷呆在船尾，神情严肃，两眼紧闭，脸上挤出至少一千道皱纹，不时伸出舌尖舔舔下巴上的汗珠，吐口唾沫。可怜的老太婆，原本不该这样奔波。大麻蝇鼓动蓝色的翅膀，轻轻离开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的玫瑰色额头，在白亮白亮的阳光里兜了几圈后便消失了。领航员关上马达说：“军曹，已经到了，穿过这段曲曲弯弯的小河之后，就是奇卡伊斯了。”但是军曹的心对他说，“这里不会有什么人的。”马达的声音完全停

息了，嬷嬷们和警察们都睁开双眼，抬头张望。领航员涅维斯站在船上，时而右时而左地打着舵，小船悄悄地靠了岸，警察们翻身爬起来，穿上衬衣，戴上鸭舌帽，打好裹腿。河的右侧，河水拐弯处，林木屏障突然中断，那里有一座悬崖，一道短短的红壤防波堤，一直伸展到一个小小的河湾，河湾里全是稀泥、鹅卵石。芦苇、杂草丛生。岸边，没有发现一只独木舟；崖上，也看不见一个人影。船搁浅了；涅维斯和警察们跳下船，在铅灰色的淤泥里挣扎。这里是一片墓地，心是不会骗人的，曼加切里亚人说得对。军曹勾着腰站在船头，领航员和警察们把小船拖向干地。帮帮这些可怜的嬷嬷吧，用手搭椅把她们抬下来，免得她们弄湿了衣服。安赫利卡嬷嬷在“黑子”和“胖子”的手臂上感到十分侷促，“小个子”和“黄头发”拉起双手走近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时，她还犹豫不决，一落进他们手里，便面红耳赤，活象个大虾。警察们摇摇晃晃地穿过河滩，把嬷嬷们放在没有稀泥的地方。军曹一下跳到陡坡脚下，安赫利卡嬷嬷四肢着地往坡上爬，很有信心，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紧紧地跟在后面；她俩爬着爬着，就被红色尘土的旋涡淹没了。陡坡的土质颇为松软，一步一陷，军曹和警察们前进的时候，甚至陷到膝盖。他们弯着腰往前挣扎，整个没进了沙尘，用手绢捂着嘴；“胖子”连连打喷嚏，吐唾沫。爬到顶上后，他们相互帮着拍掉军装上的尘土。军曹举目观望：远处有个白花花的圈圈，一簇圆锥顶的茅屋掩映在丝兰和香蕉树之中，周围山峦重叠。茅屋之间的小树上挂着些椭圆形的口袋：那是帕乌卡鸟的窝。于是他对安赫利卡嬷嬷说：“我早就有言在先，这里一个人也不会有的，现在清楚了吧，证明我说对了。”但是安赫利卡嬷嬷从这边走到那边，走进这个茅屋瞧瞧，出来后又把头伸进另

一个茅屋，一刻也不停，一面用手驱赶着苍蝇。远远看去，满身尘埃的她不象是个老太婆，倒象是件立着的挪来挪去的长袍，一个精神抖擞的黑影。相反的，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却一动也不动，两手揣进长袍，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扫着空荡荡的村庄。树枝一阵摇动之后，传出一阵刺耳的鸟鸣，一群绿翅膀、黑嘴巴、蓝胸脯的鸟儿惊叫着在奇卡伊斯村荒凉的茅屋上空飞来飞去。警察和嬷嬷们抬头仰望，一直目送着它们消失在荒草丛中。杂乱的鸟叫声又持续了片刻，听得出鸟群里有小鹦哥，如果知道它们是不是缺吃的就好了。但是，它们得了痢疾，就是说，妈的，有只鸟拉了一泡稀屎。悬崖顶上出现了一顶草帽，领航员涅维斯的黝黑的面孔也看清了。他说："看起来阿瓜鲁纳[①]们被吓跑了，嬷嬷们。"她们也太固执了，其实谁也没有命令她们不理会领航员。安赫利卡嬷嬷走到跟前，眯缝着双眼东瞧瞧、西望望。青筋暴露而坚硬的、满是栗色斑点的双手在军曹脸前挥舞着："他们就在附近，东西都没搬走哩，应当等他们回来。"警察们面面相觑。军曹燃上一支香烟。两只帕乌卡鸟在空中飞来飞去，乌金似的羽毛带着潮湿的光泽闪闪发亮。这儿也有鸟，奇卡伊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阿瓜鲁纳。"胖子"笑了："干吗不趁他们疏忽的时候捉他们呢？"安赫利卡嬷嬷气喘吁吁。"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吗，嬷嬷？"安赫利卡下颚上的白汗毛微微颤抖。"基督徒们把阿瓜鲁纳们吓坏了，他们都躲起来了。别梦想他们会回来，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就休想见到阿瓜鲁纳们的影子。"肥胖低矮的帕特罗西尼奥嬷嬷也在那里，站在"黄头发"和"黑子"中间说："可是，去年阿瓜鲁纳们不是没有躲起

---

① 居住在阿瓜鲁纳地区的印第安人。

来，还出来迎接你们，甚至还用清脆可口的水果款待你们，不记得了吗，军曹？”“但当时他们不知道，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现在他们知道了，发现了我们的意图。”警察们和领航员涅维斯席地而坐，脱掉鞋子，“黑子”打开军用水壶，喝了口水，长叹一声。安赫利卡嬷嬷抬头说：“让他们把帐篷搭起来吧，军曹。”军曹满脸不悦地说：“把蚊帐支起来。”她扫了军曹一眼又说：“等阿瓜鲁纳们回来，”她的声音嘶哑了，“不要把脸拉得这么长，我有经验。”军曹扔掉烟头，几脚把它踩进地里：“这有什么关系，小伙子们，让他们躲起来好了。”就在这时，传来一声鸡叫，灌木丛生的荒地里跑出一只母鸡。“黄头发”和“小个子”发出一声欢叫，“黑母鸡！”他们追了过去，母鸡身上还有白色的斑纹呐，他们一把将母鸡抓住了。安赫利卡嬷嬷两眼直冒火星：“强盗，你们干的什么事哟。”她的拳头在空中挥舞：“它是你们的吗？放了它。”军曹说，“把鸡放了；不过，嬷嬷们，如果留在这里过夜，需要弄点吃的，不能让他们挨饿。”安赫利卡嬷嬷不允许胡作非为：“如果你们偷他们的小牲口，他们对你们能有什么信任？”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表示同意，“军曹，偷盗就是触犯上帝。”——她的圆脸显得很健康——“你不知道十诫[①]吗？”母鸡在地上挣扎，咯咯叫着，扇着翅膀，摇摇晃晃地逃走了。军曹耸耸肩膀：“为什么还抱幻想呢，她们跟他同样了解阿瓜鲁纳们，甚至了解得更清楚。”警察们朝悬崖走去，树丛中，小鹦哥和帕乌卡乌又吱吱乱叫起来，昆虫也在嗡嗡作响，一阵轻风吹来，奇卡伊斯房顶上的树叶随风摇曳。军曹松了裹腿，气得咬牙切齿，鼻歪嘴斜。领航员涅维斯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军曹，别

① 指摩西十诫：勿淫、勿盗、勿妄呼上帝等。

发脾气，悄悄拿东西就是了。"军曹气呼呼地指了指嬷嬷们，"堂阿德里安，这些差事不由人不发火。"安赫利卡嬷嬷口渴得厉害，可能还有点发烧，她的精神虽然振奋，可身体却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帕特罗西尼奥嬷嬷问她怎么样了，她说："别，别，现在别说这个了。""安赫利卡嬷嬷，现在让警察们上来，你喝杯柠檬水吧，那样会好受一点，不会错的。""人家会嘀咕我的为人吗？"军曹心不在焉地注视着四周，"人们会认为我是个无用之辈吗？"他用鸭舌帽扇风，"好大的一对兀鹰！"他突然转身对领航员涅维斯说："秘密集会是缺乏教育的表现。"领航员说，"你瞧，军曹，警察们跑回来了。""一只独木舟吗？""黑子"说"是的。""有阿瓜鲁纳吗？""黄头发"说，"是的，我的军曹。""小个子"也说"是。""胖子"和嬷嬷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是。"他们都跑去打听，然后一窝蜂跑了回来。军曹让"黄头发"返回悬崖，"阿瓜鲁纳们一上来就报告，其他人就地隐蔽。"领航员涅维斯收拾地上的绑腿和步枪。警察们和军曹走进一间茅屋，嬷嬷们仍旧站在明处。"可爱的嬷嬷们，你们躲起来吧。""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快点。""安赫利卡嬷嬷，快点。"她们相互看了一眼，小声交谈了几句，轻轻一跳，躲进了对面的茅屋。"黄头发"从藏身的灌木丛里用指头指着小河："我的军曹，他们已经下船了，拴好了独木舟，上来了，我的军曹。"军曹："让他们上来吧，隐蔽。""黄头发"说："可别睡着了。""胖子"和"小个子"匍伏在地，从棕榈树叶墙的小缝里窥视着外面；"黑子"和领航员涅维斯站在茅屋的最里面，"黄头发"奔了进来，走到军曹身边。"他们在那儿呐。"安赫利卡嬷嬷说，"已经走到那儿了。"安赫利卡嬷嬷虽然年事已高，但视力不衰。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我早就看见他们了，一共六个人。那个头发浓

密的老太太穿着白短裤，两个又软又黑的乳房一直垂到腰间。她身后跟着两个看不出多大年纪的男人，矮个子，大肚皮，大腿枯瘦如柴，藤条系着的黄褐色破布片勉强遮着下身，屁股露在外面，发圈儿一直耷到眉上。他们在扛香蕉串。后面的两个小女孩，头上戴着树叶编的帽子，一个的鼻子上穿着一个圆环，另一个的脚踝上套着两个皮圈儿。她们和紧跟在后面的小男孩一样一丝不挂。那男孩看来年龄最小，也最干瘪。他们望着白茫茫的荒漠，那个女人张大了嘴巴，男人们则摇了摇头。”“去跟他们说话吗？”安赫利卡嬷嬷问。军曹说，“好吧”。嬷嬷们出去了。“小伙子们，留神。”六个脑袋同时转了过来，呆住了。嬷嬷们微笑着，迈着整齐的步伐向他们走去。与此同时，阿瓜鲁纳们几乎不易察觉地聚在了一起，很快象泥土似地挤成了一团。六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向他们飘然走来的身着黑长袍的人。“如果来硬的，他们必然会撒腿就跑，小伙子们，不要开枪，别把他们吓跑了。”“他们让嬷嬷们走到跟前了，我的军曹。”“黄头发”说，“我以为他们一看见嬷嬷们就会扭头逃走哩。”“那两个女孩多嫩啊，多年轻啊，不是吗，我的军曹？”“这个‘胖子’真是不可救药了。”嬷嬷们停住了脚步，这时，两个小女孩向后倒退着，伸手抱住老太太的两条腿。老太太用手拍着双肩，每拍一下，她那长长的乳房就颤动一下：愿上帝跟他们在一起。安赫利卡嬷嬷长叹一声，吐了一口唾沫，发出一阵瘆人的嗞嗞声，然后又吐了一口唾沫，便雄赳赳气昂昂地继续讲起来，一面挥舞着双手，在那几张一动不动的、苍白而麻木的阿瓜鲁纳人的脸前庄严地比划着，用异教徒① 土话同他

① 指当地的土著居民，含有野蛮人之意。

们交谈。“小伙子们，你们瞧，嬷嬷跟野蛮人一样吐唾沫。”“这一定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我的军曹，一个女基督徒在用他们的语言同他们说话。”“不过，不要大声喧哗，小伙子们，如果他们听到了，会被吓跑的。”安赫利卡嬷嬷非常响亮、有力而刺耳的说话声传到了茅屋里，“黑子”和领航员涅维斯此时也把脸贴着墙缝窥视那片空地。“她把他们装进口袋了，小伙子们，这个修女真够聪明的。”嬷嬷们和两个阿瓜鲁纳都笑了，相互致了意。“她很有教养，军曹，你知道她在教堂里是靠学习打发日子的吗？更确切地说，是靠祈祷打发日子，”“小个子”说，“是在为世人的罪孽祈祷。”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对那个老太太笑了笑，老太太把眼睛转向一边，仍然非常戒备，两手紧紧护住两个小女孩的肩膀。“他们还会谈些什么，我的军曹，是怎样进行交谈的？”安赫利卡嬷嬷和两个男人做着鬼脸，打着手势，吐了口唾沫，没有说话。突然，三个小孩离开了老太太，跑开了，使劲嚎哭起来。“那个小子看见你们了，小伙子们，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这里。”“你们看他多瘦啊。军曹，你注意到了吗？”他的头大得可怕，躯体小得可怜，活象个蜘蛛。蓬乱的头发下面的两只大眼，死死盯着茅屋。他晒得乌黑，象只蚂蚁，两条细腿弯曲而干瘦。突然，他把手举了起来，高声喊叫。“小伙子们，坏事了。”军曹说。薄薄的墙壁后面发生了一阵猛烈的骚动，咒骂声、撞击声不绝于耳。空地上爆发出一阵叫喊声，警察们磕磕碰碰地狂奔着扑到了空地上。“把枪放下，简直是些木头人，”安赫利卡嬷嬷愤怒地向警察们挥着双手，“嗨！中尉非收拾你们不可。”两个小女孩把头藏在老太太胸前，压着她那松软的乳房。小男孩不知所措地呆立在警察们和嬷嬷们之间的路上。一个阿瓜鲁纳扛着的香蕉串掉了，香蕉散了一地。母鸡在什么地

方咯咯叫个不停。领航员涅维斯站在茅屋的门坎上，草帽背在背后，嘴里叼着香烟。军曹是怎么想的，安赫利卡嬷嬷气得跳了起来，没有叫你们，为什么插这一扛子？但是如果步枪下肩，妈呀，就会硝烟四起。安赫利卡嬷嬷向军曹挥了挥她那满是老人斑的拳头，“军曹，命令警察们把枪放下。”安赫利卡嬷嬷继续和言悦色地跟阿瓜鲁纳们谈话，硬邦邦的两只手缓慢而有说服力地比划着，阿瓜鲁纳们渐渐缓和下来，一个单音节一个单音节地回答着她的问话。安赫利卡嬷嬷时而笑容可掬，时而脸色铁青，继续唠唠叨叨地规劝着。小男孩走近警察们，闻闻步枪，又伸手摸了摸。“胖子”在他额上轻轻一拍，小孩便尖叫着躲开了。“这个孌童还信不过。”“胖子”笑得前仰后合，松松垮垮的腰带和双颚、颧骨都颤动不已。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脸都拉长了，“无耻的家伙，你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无礼，这样粗鲁。”“胖子”连连告饶，摇晃着他那蠢牛似的脑袋：“一不留神就脱口而出了。”嬷嬷说，“把你的舌头拴起来。”小女孩和小男孩在警察们中间转来转去，瞅瞅这个，又瞧瞧那个，用手指尖捅捅他们。安赫利卡嬷嬷还在同那两个男人娓娓而谈，远处依然阳光灿烂，近处却已彤云密布，森林上空又出现了棉花一般又厚又白的白云的森林：要下雨了。“安赫利卡嬷嬷曾骂他们是榆木疙瘩，嬷嬷，他们说什么来着？”帕特罗西尼奥嬷嬷笑了：“傻宝贝儿，榆木疙瘩并不是骂人的话，而是象你们的脑袋那样的硬木。”安赫利卡嬷嬷转身对军曹说：“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把小礼品和柠檬汁拿来。”军曹同意了，向“小个子”和“黄头发”下了命令，同时指着悬崖、绿香蕉和生鱼说：“小伙子们，嬷嬷娼妇要大摆宴席了。”孩子们在“胖子”、“黑子”和领航员涅维斯周围争先恐后地抢着拿东西。安赫利卡嬷嬷、男人和老太太

把香蕉叶铺在地上，进茅屋取出粘土制作的器皿和丝兰，生起一小堆火，用野藤扎好蕉叶包着的嘎鱼和小嘴鱼，拿到火上去烤。“等其他人吗，军曹？那会等个没完没了。”领航员涅维斯扔掉他的香烟，“其他人不会回来了，他们既然走了，就不想再照面了；不小心这些人也会走掉的。”“是的，”军曹说，“我早就知道了，但跟这些嬷嬷们争执是白费唾沫。”“小个子”和“黄头发”提着口袋和热水瓶回来了。嬷嬷们、阿瓜鲁纳们和警察们围坐在香蕉叶前，老太太用手掌驱赶蚊虫。安赫利卡嬷嬷分发礼物，阿瓜鲁纳们接受了，并没有表露什么热情。但是，当嬷嬷们和警察们动手抓鱼块吃时，那两个男人不约而同地打开口袋，抚摸着小镜子和项圈，把胭脂分成了几份。老太太眼里一下燃起了贪婪的火焰。两个小女孩在争夺一个瓶子，小男孩则拼命嚼嘴里的东西。军曹的胃都快撑坏了，大夫呀，要拉肚子了，肚子胀得象个大肚子母蛐，身上鼓出了肉球，仿佛要破裂出脓似的，他嘴里塞着鱼块，小眼睛眨个不停。“黑子”、“小个子”和“黄头发”也在狼吞虎咽，帕特罗西尼奥嬷嬷闭着眼睛，用力吞着，脸一抽一抽的。只有领航员和安赫利卡嬷嬷还在兴致勃勃、匆匆忙忙地撕着白嫩的鱼肉，把刺去掉，塞进嘴里。所有的丛林里的人都粗俗不堪，就是这些嬷嬷们，吃得也够粗野的。军曹打了个嗝儿，大家都去看他，他咳嗽起来。阿瓜鲁纳们已经戴上项圈，相互炫耀着。那些光滑透明的玻璃球是石榴石制成的，它们和那个一只胳膊上带着六个、另一只胳膊上带着三个镯子的人装饰胸部的文身适成鲜明的对照。“什么时候出发？”安赫利卡嬷嬷问。警察们望着军曹，阿瓜鲁纳们也停止了咀嚼。女孩们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地碰碰暗淡无光的项圈和手镯。“必须等待其余的人。”军曹说。那个文身的阿瓜鲁纳

抱怨开了，安赫利卡嬷嬷说，“是的，军曹，您发现了吗？让他吃吧，您的装腔作势把他们惹火了。”“他不想吃，但是想跟您说话，可爱的嬷嬷，他们不能再呆在奇卡伊斯了。”安赫利卡嬷嬷嘴里满满的，军曹过来帮忙，他那疙疙瘩瘩的小手使劲挤着一个柠檬水壶，没有下令起程。“小个子”说他听见了中尉的声音。“他说什么？”“他说八天内得赶回去，嬷嬷。”“已经五天了，堂阿德里安，回去还得走几天？”“要是不下雨，三天就够了。”“知道吗，这是命令。”嬷嬷说，“别惹中尉不高兴。”军曹和安赫利卡嬷嬷对话的嘈杂声中夹杂着别的刺耳的声音，阿瓜鲁纳们高声大嗓地谈着，互相碰着胳膊，炫耀着他们的手镯。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把东西咽下去，睁开了眼睛。“如果其他人不回来呢？如果要拖一个月才回去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看法，她闭上眼睛，“也许是弄错了”，接着咽了口唾沫。安赫利卡嬷嬷双眉紧锁，脸上又添了新皱纹，用手抚摸着搭在下颌上的一绺白发。军曹对着他的军用水壶喝了一大口：“比泻药还糟，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发热，跟他家乡的热法不一样，这里的热使一切东西都要腐烂。”“胖子”和“黄头发”仰面躺了下去，把便帽盖在脸上。“小个子”想和谁证实一下他是否真听到了堂阿德里安的声音。“黑子”说，“千真万确，堂阿德里安还在说哩。她们都是鱼美人，在水底下等着落水的人，独木舟刚一翻，她们就来抓基督徒，把他们带进她们的宫殿，把他们放在不是用麻绳而是用毒蛇编成的吊床上，同他们嬉乐。”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你怎么谈起迷信来了？”他们说，不是，决不是，难道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吗？毫不相干，嬷嬷，他们谈论的是会不会下雨。安赫利卡嬷嬷向阿瓜鲁纳们俯下身去，甜言蜜语地说着，笑容始终挂在脸上。她双手合十，阿瓜鲁纳们没有动弹，但是慢慢

把头凑了过来，伸长脖子听着，象在河边晒太阳的苍鹭似的。突然冲起一道水气，什么东西把他们吓了一跳，都睁大了眼睛，那个人胸部肿胀，花纹更加明显，越擦越显眼。大家慢慢向安赫利卡嬷嬷靠拢，彬彬有礼，庄严肃穆，鸦雀无声。满头浓发的老太太张开双手，拉着小女孩们，小男孩还在吃着。小伙子们，精彩的一段就要来了，注意。领航员、“小个子”和“黑子”沉默不语。“黄头发”爬了起来，两眼通红，他摇了摇“胖子”。一个阿瓜鲁纳偷偷睃了一眼军曹，又望了望天空。这时，老太太一把抱住两个小女孩，让她们紧贴在她那瘦长的、淌着汗水的乳房上。小男孩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一会儿看看安赫利卡嬷嬷，一会儿又望望阿瓜鲁纳们；一会儿看看老太太，一会儿又望望警察们和安赫利卡嬷嬷。文身的阿瓜鲁纳说开了，话音未落，另一个也和老太太打开了话匣子，暴风雨般的说话声很快淹没了安赫利卡嬷嬷的声音，于是，她又摇头又摆手地制止大家。突然，两个阿瓜鲁纳一边叫着，吐着唾沫，一边慢吞吞地、拘泥地摘掉项圈和手镯，散开的玻璃球雨点似地打在香蕉叶上。阿瓜鲁纳们把手伸向鱼渣，上面的黑蚂蚁已经汇成一条长长的小河。“他们野性大暴露了，小伙子们。”警察们则说，“可以下手了，亲爱的军曹，下命令吧。”阿瓜鲁纳们在打扫鱼肉渣，用指甲拨掉蚂蚁，把它们压死，然后又用蕉叶把食物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军曹命令“小个子”和“黄头发”负责抓那几个小孩。“胖子”说，“你们真走运。”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脸色十分苍白，嘴唇打颤，手指捻着黑念珠，“对了，军曹，别忘了她们是女孩子。”“知道了，知道了。”军曹不耐烦地回答，又让“胖子”和“黑子”看着那些赤身露体的阿瓜鲁纳，别叫他们动，“嬷嬷你就放心吧。”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叮嘱说，“哎，别

太粗暴了！领航员负责携带东西，小伙子们，一点也不许无礼：圣玛丽亚，主的母亲。"众人全神贯注地望着帕特罗西尼奥嬷嬷那毫无血色的嘴唇。"她在为我们请求宽恕呐，你看她的手指头都快把黑念珠搓碎了。"安赫利卡嬷嬷说，"您别作声，嬷嬷。"军曹说，"好了，时候到了。"他们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胖子"和"黑子"抖了抖自己的长裤，弯腰拿起他们的步枪。跑步声、叫喊声、跺脚声响成一片。小男孩用手捂着脸，吓得要死，两个阿瓜鲁纳吓得浑身僵直，上牙直碰下牙，惶惑不安地盯着那些瞄着他们的步枪。然而，老太太却在拼命抵抗"小个子"，两个小女孩也象鹰一样在"黄头发"怀里拼命挣扎。安赫利卡嬷嬷用手帕捂着嘴，硝烟四起，滚滚而来，"胖子"连连打着喷嚏。军曹说，"行了，可以到悬崖上去了。小伙子们，安赫利卡嬷嬷，走吧。""谁去帮助'黄头发'呢，军曹，您没看见那两个小东西都快挣开了吗？""小个子"和那个老太太在地上滚成一团，撕打不休。"'黑子'去帮助他。"军曹说，自己代替"黑子"监视那些赤身露体的阿瓜鲁纳。嬷嬷们互相挎着膀子走向悬崖，"黄头发"拖着两个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哭丧着脸的小孩，"黑子"狠狠地揪着老太太的散发，"小个子"脱开身，站了起来。但是老太太跳着追了上来，抓住他们不放。军曹早就严阵以待了，还有"胖子"。于是，轻而易举地把老太太也拖走了。步枪仍然瞄着那两个阿瓜鲁纳，用脚后跟移动着往后退着。阿瓜鲁纳们同时站了起来，被步枪顶着往前走。老太太被拖着跌跌撞撞地走着，摔倒了又被拖起来。"小个子"和"黑子"摇摇晃晃地走着，主的母亲呀，他们也跌倒了。帕特罗西尼奥嬷嬷叫他们别这么嚷嚷。河上吹来一阵微风，爬上河岸后，风力变大，卷起的黄沙象大肉蝇那么大。两

个阿瓜鲁纳在步枪面前服服贴贴。深潭已经很近了。“如果他们逃跑，可以开枪吗？”“胖子”问。安赫利卡嬷嬷说，“傻瓜，那会把他们打死的。”“黄头发”抓着鼻子上有环的小女孩的胳膊。“为什么还不下去，军曹？”他又抓住另一个小女孩的脖子。“放开她吧，现在可以放开她了。”她们没有叫嚷，但是她们又拉又扯，用头撞，用肩扛，用脚踢，拼命挣扎，浑身发抖。领航员涅维斯提着热水瓶走来说：“堂阿德里安让赶紧走。”“一点水也没有了吗？”军曹想喝水，但一滴也没有了。“小个子”和“黑子”抓住老太太的肩膀和头发，她坐在那里尖声嚎哭，不时无力地在他们的腿上打几下，得到的自然是加倍的惩罚。母亲啊母亲，难道他们不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的吗。“黄头发”似乎忘了这一点了。文身的阿瓜鲁纳看了看“胖子”的枪，老太太尖叫一声又哭开了，两串眼泪象小渠一样顺着沾满尘埃的脸往下淌。“‘胖子’，别发疯了吧！”“但是，如果想从我手里逃跑，军曹，我将劈开她的脑壳，只消一枪托。”军曹说，“别开玩笑了。”安赫利卡嬷嬷取下她嘴上的手帕说：“真粗鲁，为什么出口伤人？军曹，你为什么容许他这样？”“黄头发”问，“是不是可以下船去了？这些婊子把我的皮都要剥下来了。”小女孩的手够不着“黄头发”的脸，只够到他的脖子，脖子已被抓出许多血印。她们撕破了他的衬衣，扯掉了扣子。有时，她们好象没有劲了，颓然地呻吟着。过后又重新发动进攻，她们用赤脚狠狠地踢着“黄头发”的绑腿。“黄头发”一边咒骂一边使劲摇晃着她们。嬷嬷们依然一言不发。“下去吧，嬷嬷，还等什么呢。”“黄头发”也问。安赫利卡嬷嬷说，“为啥这样对待她们，她们都还是小孩子呀，耶稣啊，圣母玛丽亚！”如果“小个子”和“黑子”松手，老太太就会扑到他们身上。军曹说：“怎么办呢？”“黄头发”让安赫利

卡嬷嬷把小孩子领走。“您看，嬷嬷，她们是怎样地在撕扯啊？”军曹晃了晃步枪，阿瓜鲁纳们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小个子”和“黑子”松开了老太太，手里作好准备，以便自卫。但老太太没有动，仅仅揩了揩眼睛：小男孩就在那里，仿佛是被旋风刮开了。老太太蹲了下去，把脸埋在两个松弛的乳房之间。“小个子”和“黑子”朝坡下走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一堵玫瑰色的墙后面了。就剩下“黄头发”一个人了，“他们怎么回事，军曹，他们为什么走了呢。”安赫利卡嬷嬷走到他跟前，下决心似地振臂一挥：她来帮忙。她向鼻子上套着环的小女孩伸出双手，但是还没有碰到她就又缩了回来。小拳头再次打了过来，长袍下凹，安赫利卡嬷嬷发出一声呻吟，失去了勇气。“您刚才说什么来着，”“黄头发”把小女孩象破布似的甩来甩去，“嬷嬷，您看她凶不凶？”安赫利卡嬷嬷脸色倏地变得苍白而忧伤，旧病复发了，她两手抓住胳膊：“圣玛丽亚呀。”这时大家都在咆哮，主的母亲啊，大家都捶胸顿足，圣玛丽亚，她们又抓又搔。大家都咳嗽不止，主的母亲啊。“别再祷告了，下去吧。”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为什么这些母狗这样害怕，害怕到啥时候，害怕到几时才算完呢，让她们下去吧。军曹已经怒不可遏了，哎哟。”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急得团团转，然后奔下山坡，溜之大吉了。“胖子”端起步枪，文身的阿瓜鲁纳往后倒退着，他眼里的仇恨多深啊。军曹看来也被激怒了，“好个婊子养的，好象还很骄傲。”“胆小鬼的眼睛就是这样的，军曹。”人们从远处的硝烟中走下山坡，老太太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两个阿瓜鲁纳看着枪管、枪托，最后盯着步枪的圆口。“‘胖子’，别装鬼脸了吧。”“没装鬼脸，军曹，但他们是怎么个看法啊，他妈的，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看呢。”“黄头发”、安赫利卡嬷

嬷和小女孩们，也都消失在尘雾里了。老太太爬到深潭边上，向河里张望，她的乳头触到了地面。小男孩发出一阵奇怪的叫声，宛如一只悲鸟哀鸣。“胖子”不喜欢让赤膊的阿瓜鲁纳们靠这样近。“军曹，现在让他们下来干什么，他们都是光棍一条了。”这时，平底船的马达吼叫起来了。老太太沉默不语，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小男孩模仿她，两个阿瓜鲁纳也模仿她，抬头看了看天空。“这些笨蛋在寻找飞机呐。”“胖子”说，“他们还没发觉哩，现在是时候了。”他们把步枪收了回来，又突然伸了出去。两个阿瓜鲁纳吓得往后一跳，做着鬼脸。这时，军曹和“胖子”倒退着向坡下走去，始终瞄着阿瓜鲁纳们。他们弓着腰退着，前胸一直触到膝盖。马达的吼声越来越大，空中弥漫着呛人的烟雾。坡下不比空地，连一丝风也没有，只有炽热的蒸汽和呛人的红色灰尘，使人止不住连连打喷嚏。悬崖顶上，几个模糊不清的毛蓬蓬的脑袋在观察天空，仔细在云彩里寻找着，因为马达就在那里轰响。两个肮脏的小女孩啼哭不止。“胖子”说，“怎么办呢，军曹？简直受不了啦。”他们穿过淤泥，走到平底船跟前时，已经气喘吁吁，舌头都伸出来了。“早该走了，为什么耽搁这么久？”“胖子”怎么上得来呢，他们巧妙地调整了一下位置，给挪了个地方，不过，他要是瘦点就好了，大家别动。“胖子”上来了，平底船差点儿给压沉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要让大家一起走，军曹。”“这就走。”安赫利卡嬷嬷：“谢天谢地，亚门。”

一

门呼地一声被推开了，女修道院院长从写字台上抬起头来。安赫利卡嬷嬷象一阵旋风似地闯进办公室，用酱红色的双手抓住了椅背。

“怎么啦，安赫利卡嬷嬷？您怎么弄成这样了？”

“她们都逃跑了，嬷嬷！”安赫利卡嬷嬷结结巴巴地说，“一个也没留下，我的上帝。”

“您说什么，安赫利卡嬷嬷？”院长一跃而起，走向门口，“是收留的那些女孩吗？”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安赫利卡嬷嬷连连点头说是，活象母鸡啄米。

圣玛丽亚·德·涅瓦镇矗立在上马拉尼翁河和涅瓦河的汇合处。两条河流环绕城镇，成为它的天然界线。在圣玛丽亚·德·涅瓦镇的对面，两个小岛从马拉尼翁河的河面上拔地而起，居民们把它们当作测量洪峰和枯水的标尺。在没有雾的时候，从镇上远眺，可以看到，后面是林木葱茏的山岭，前面是宽阔平缓的河流。山岭上古木参天，上马拉尼翁河在庞戈·德·曼塞里切把山拦腰切断：那是旋涡、石头和急流汹涌澎湃的十公里，从军营——平格洛中尉的驻地开始，直到博尔哈中尉的驻地才结束。

“就是从这儿走的，嬷嬷。”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您看，

门还开着哩，是从这儿出去的。”

院长举起小灯，弯腰细看：灌木丛象一道整齐的阴影，蚊虫麇集。她手扶半开的房门，向嬷嬷们转过身来。道袍和黑夜溶为一体，白发象苍鹭的羽毛一样闪闪发亮。

“去把博尼法西娅找来，安赫利卡嬷嬷。”院长小声说道，“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去。”

“是，嬷嬷。现在就去。”小灯在安赫利卡嬷嬷那哆哆嗦嗦的下巴上照了一秒钟，她的小眼睛不由得眨了几下。

“您去通知堂法比奥，格里塞尔达嬷嬷。”院长又说，“您去通知中尉，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让他们即刻去寻找孤女们。”

两个白色光环离开队伍，朝修道院院子的方向移去。嬷嬷们跟着院长往宅邸走去，宅邸紧挨着大院子。鸟雀停止了聒噪，四周一片古怪的寂静。蝙蝠鼓翼翻飞，蟋蟀凄凉地呻吟。果树林里出现了忽明忽暗的火星，是萤火虫？还是猫头鹰的眼睛？院长走到教堂跟前站住了。

“您们进去，嬷嬷们，”院长轻声说道，“请求圣母保佑别发生不幸。我一会儿就来。”

圣玛丽亚·德·涅瓦镇好象是一个不规则的金字塔，它的基础就是河流。码头建在涅瓦河的河面上，浮动码头的周围，阿瓜鲁纳们的独木舟、划子和基督教徒的平底船随波摇摆。再往上，是正方形的褐土广场，广场中央竖着两根毛蓬蓬的大柱子，每逢国庆节，警察们就在其中的一根柱子上升起国旗。广场周围是警察局、镇公所、几幢基督教徒的住宅和帕雷德斯的小酒馆。帕雷德斯还是商人兼木匠，他善于泡制普桑加酒——传播爱情的饮料。再往上，有两座山丘，那是镇子的制高点，修道院的建筑就在上边：锌皮屋顶，粘土和叉形木支架，石灰

粉刷的墙壁，金属网拦着的窗户，木头门。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博尼法西娅，”院长说，“快把一切都告诉我。”

“她在小教堂里，”安赫利卡嬷嬷说，“嬷嬷们发现了她。”

“我在问你呢，博尼法西娅，”院长说，“你还等什么？”

她身穿蓝色长袍，从肩部到脚踝仿佛装在一个盒子里，一双赤脚和铜色木地板的颜色一样，并排躺着，活象两个多头的扁平动物。

“你没听见吗？”安赫利卡嬷嬷说，“快说。”

她脸上的黑发和办公室若明若暗的光线使她的面部表情模糊不清，显得忧郁而无精打彩，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写字台；从院子里钻进来的微风摇曳着烛光，使她那饱含菜色的脸膛微微闪亮。

“她们偷走了你的钥匙？”院长问道。

“你总是不改，马大哈！”安赫利卡嬷嬷的手向博尼法西娅的头伸了过去，“你看，你疏忽的后果是什么？”

“让我来问，嬷嬷，”院长说，“你别再让我浪费时间了，博尼法西娅。”

她的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低着头，长袍底下的胸脯在微微起伏。她那愁云密布的怪脸上长着一副又直又厚的嘴唇，鼻孔翕动着，眉毛十分均匀地打着结。

“我要生气了，博尼法西娅，我以尊敬的态度跟你说话，你却好象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院长又说，“你什么时候把她们单独留下的？你没有用钥匙锁房间的门吗？”

“快说，魔鬼！”安赫利卡嬷嬷扯了一把博尼法西娅的长袍，“上帝一定会惩罚你这种傲慢的。”

“你整天都可以去教堂，可晚上你的任务是看护这些孤儿。”院长说，“你为什么擅自离开房间？”

有人在办公室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嬷嬷们回来了。博尼法西娅抬了抬眼皮，一秒钟后，她的眼睛睁得更大，显得更绿、更紧张了。

从城里的小山上远远望见百米以外，位于涅瓦河右岸的，是阿德里安·涅维斯的茅屋和他的小农场。再往外，是大量的藤蔓，灌木丛生的荒地，带刺枝的树木和高高的山峰。离开广场不远的地方，是本地人的村庄，一簇簇茅屋建造在砍去树冠的树干上。淤泥吞噬了野草，形成许多污水坑，蝌蚪和蚯蚓把污泥浊水搅得象开了锅一般。那儿还有小块方田，种着丝兰和玉米，还有小小的菜园。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从修道院通到广场。修道院后面，一堵土墙阻住了森林的去路，挡住了野生植物的进攻。墙上有一道封闭不用的小门。

“镇长来了，嬷嬷。”帕特罗西尼奥嬷嬷说，“可以进来吗？”

“可以，请他进来，帕特罗西尼奥嬷嬷。”院长回答。

安赫利卡嬷嬷举起烛台，两个模糊的人影从黑暗中迈进了门槛。堂法比奥裹着一条毛毯，手里提着一盏灯，鞠着躬走进来。

“我已经躺下了，听说后用最快的速度赶了来，嬷嬷，请恕衣冠不整。”他把手伸给院长，伸给安赫利卡嬷嬷。“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我向您发誓，我不能相信。我体会得到你们的心情，嬷嬷们。”

他的光秃秃的头上好象冒汗了，瘦脸在向嬷嬷们微笑。

“请坐，堂法比奥，”院长说，“我感谢您的到来。请把椅子递给镇长，安赫利卡嬷嬷。”

堂法比奥坐下，提在手里的灯点着了，一片金色的光芒照亮了地毯。

“已经去找她们了，嬷嬷。”镇长说，“中尉也去了，您别担心，我肯定今晚就能找到她们。”

“请想想吧，堂法比奥，这些可怜的孤儿跑到野外，没着没落，”院长叹了口气，“幸亏没下雨，您不知道我们是多么担心。”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嬷嬷，”堂法比奥又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

“这是她的大意造成的。”安赫利卡嬷嬷指着博尼法西娅说，“她把她们单独留下，自己去小教堂，忘记关门了。”

镇长瞅了瞅博尼法西娅，脸上现出一副严肃而痛苦的表情，不过仅仅一秒钟之后，他又微笑了，向院长点了点头。

“女孩子们不懂事，堂法比奥，”院长又开口说，“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危险。这是使我们最不安的事，要是出了事故或者碰上野兽就糟了。”

“唉，多不懂事的孩子们！”镇长说，“你看，博尼法西娅，你应当更加谨慎。”

“你求求上帝，别让她们出什么事。”院长说，“否则你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谴责的，博尼法西娅。”

“你们没有觉察她们离开吗，院长？”堂法比奥说，“她们没有从镇上走，可能是从森林那儿走的。”

“她们是从院门出去的，所以我们没察觉。”安赫利卡嬷嬷说，“她们偷走了这个傻瓜的钥匙。”

“您别说我是傻瓜，好妈妈。”博尼法西娅说道，眼睛睁得老大，“她们没有偷我的钥匙。”

“傻瓜，该死的傻瓜，”安赫利卡嬷嬷说，“你还敢犟？你别叫我好妈妈。”

“我给她们开的门，”博尼法西娅的嘴几乎没有张开，“我让她们逃走了。您看，我不是傻瓜吧？”

堂法比奥和院长同时把头伸向博尼法西娅，安赫利卡嬷嬷把嘴合上又张开，气得说不出话来。蓦地吼道：

“你说什么？”她又吼道，“是你让她们逃走的？”

“是的，好妈妈。”博尼法西娅说，“是我让她们逃走的。”

“你又在伤心了，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不要这样。伙计，来吧，聊聊天你就不难受了。快告诉我，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老哥们？”富西亚问，“到马拉尼翁还很远吗？”

“我们已经进入马拉尼翁一会儿了。”阿基利诺说，“你没有注意，只顾象猪一样打鼾。”

“是夜里到的吗？”富西亚问，“我怎么没有听到快船的声音呢，阿基利诺？”

“天这么亮，就象黎明一样，富西亚。”阿基利诺说，“天空缀满了星星，真是世上最美好的时光，连一只苍蝇都没有。白天，有渔民出现，有时还出现一只驻军的平底船，夜晚是最安全的。你怎么能听到快船的声音呢，我早就把它们记得滚瓜烂熟了。不过，你别把脸拉这么长，富西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站起来。你盖着毯子，该热了吧。这里没别人，咱们就是河流的主人了。”

“我呆在这儿就行了。”富西亚说，“我觉得冷，浑身打颤。”

“好吧，伙计，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阿基利诺说，“来，快告诉我你是怎样逃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你当时多大岁数？”

他上过学，因此，土耳其人给他在仓库里找了点工作，让他算帐，阿基利诺管那些叫做借方和贷方的帐簿。当时，尽管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他幻想发财致富。为了攒钱，老哥们，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支烟不抽，滴酒不尝。想攒一笔钱做买卖。事情就是这样，但土耳其人鬼迷心窍，说他偷了他。这纯属无稽之谈，却使他陷身囹圄。于是，谁也不相信他是个正直的人，就把他和两个土匪一起关进地牢。这不是最不合理的事吗，老哥们？

“可是，你在离开岛屿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了，富西亚，”阿基利诺打断他说，“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用这个开锁钩，”江戈说，“伊里库奥用行军床上的钢丝做的。我们试了试，门就开了，还没有声音，你想想，小日本儿？”

江戈年纪最大，他因贩毒被捕，对富西亚很亲热。相反，伊里库奥总是嘲弄他。伊里库奥拿继承权神话诈骗过许多人，老哥们。是他制订的计划。

“如此这般就出来了吗，富西亚？”阿基利诺问。

“就这样出来了。”伊里库奥回答说，“没看见新年时让大伙儿都搬家吗？在大牢里只剩下一个看守了，应当在他将钥匙扔到铁窗栏的另一边之前夺下他的钥匙。就靠这一锤子买卖了，小伙子们。”

“快把门打开，江戈，”富西亚说，“我忍耐不了啦，江戈，

打开吧。”

“你应该留下，小日本，”江戈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什么也不损失，但如果失败，就把你毁了，将再判你两年。”

但是，富西亚坚持己见，大家都出来了，牢里已空无一人。他们碰到一个看守正在倚着铁窗睡觉，手里还拿着个酒瓶。

“我用行军床腿给了他一下，他就滚到地上了。”富西亚说，“我以为我把他打死了呢，江戈。”

“见鬼去吧，白痴，我已有了钥匙。”伊里库奥说，“必须跑过院子。你把他的手枪摘下来了吗？”

“让我头先过去，”江戈说，“其他看守也会跟他一样烂醉如泥的。”

“但是，他们都还醒着，老哥。”富西亚说，“他们一共两个，刚玩过骰子。我们进去时，他们吓得半死。”

伊里库奥用手枪对准他们：是把门打开呢，还是尝尝弹雨，混蛋。一出声就打死你们，快点，要不就开枪了，混蛋。

“把他们捆起来，小日本。”江戈说，“用他们的裤带捆。用他们的领带塞住他们的嘴，快，小日本，快。”

“不行，江戈。”伊里库奥说，“没有一把钥匙能开这道门。我们要被烧死在炉门口上了，小伙子们。”

“总有一把钥匙能开它，继续试试。”江戈说，“你干什么，小伙子？为什么踢他们？”

“你为什么踢他们，富西亚？”阿基利诺问道，“我不明白，在这个时候，应该只想着逃跑，不会想到别的事情。”

“我恨这些狗杂种，”富西亚说，“他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呀，老哥。你知道我曾把他们送进医院吗？他们在报上侈谈什么

日本人式的残忍，阿基利诺，侈谈什么东方人的复仇等等，我简直要笑。我从没有离开过坎波格兰德，我比任何人都更象巴西人。”

“现在，你是秘鲁人，富西亚。”阿基利诺说，“当我在马约班巴认识你时，你还可以说是巴西人，说话与众不同。但是现在，你说话就跟这里的基督教徒一样了。”

“既不是巴西人，也不是秘鲁人。”富西亚说，“一堆可怜的粪便，老哥。一堆垃圾，这就是现在的我。”

“你怎么变得这么粗鲁了？”伊里库奥说，“你为什么打他们？如果他们抓住我们，就会乱棒把我们打死。”

“一切都正在过去，没有时间讨论了。”江戈说，“我们躲起来吧，伊里库奥。你快点，小日本，把车子弄出来，飞快地开来吧。”

“在公墓里？”阿基利诺问道，“这可不是基督教徒干的事。”

“他们不是基督教徒，是强盗。”富西亚说，“报上说，他们钻进公墓是为了盗墓。这种人就是这样，老哥。”

“你偷了土耳其人的车子？”阿基利诺问，“为什么他们被抓住了而你却没有？”

“他们整夜都在公墓里等着我。”富西亚说，“警察在黎明时抓住了他们。我已经离开坎波格兰德老远了。”

“也就是说，你背叛了他们，富西亚。”阿基利诺说。

“难道我没有背叛所有的人吗？”富西亚说，“我同潘塔查和乌安比萨们一道干的是什么？同胡穆一道干的是什么，老哥？”

“不过，当时你还不是坏人。”阿基利诺说，“你亲口对我说过，你是正直的。”

“进监狱之前，是正直的。”富西亚说，“到了监狱就不再

是了。"

"你是怎样来秘鲁的?"阿基利诺问,"坎波格兰德一定十分遥远。"

"坎波格兰德在马托格罗奈，老哥。"富西亚说,"报上说，日本人正在往玻利维亚去。但是，我不是这样蠢，我到处都去过，大部分时间是在逃跑，阿基利诺。最后我到了马诺斯。从那里到伊基托斯就容易了。"

"你是在那儿认识胡利奥·雷亚特吉先生的吗，富西亚?"阿基利诺又问。

"那次我没有亲眼见到他,"富西亚说,"不过我听到人家谈论过他。"

"你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见过多少事，走过多少地方啊。我喜欢听你谈话，你不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愉快。你不乐意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吗?你不觉得这样旅行时间过得更快吗?"

"不，老哥,"富西亚说,"我只觉得更冷。"

风从科迪耶拉山上刮下来，穿过沙丘，变得灼人而锋利;卷着沙子，沿着河床继续前进。刮到城镇的时候，远远望去，就象天地之间的一幅光彩夺目的盔甲，在那里掏出了五脏六腑;一年到头，总在黄昏的时候下起象木屑一般干燥的细雨，直到黎明方霁，雨下在广场上、屋顶上、塔尖上、钟楼上、阳台上和树叶上，给皮乌腊的街道镀上了一层白银。异乡人往往产生错觉，他们说,"城里的房屋快要倒坍了。"夜间叽叽嘎嘎的声音不是来自古老而庞大的建筑物，而是那无数明亮细小的沙

粒撞击门窗发出的声音。当他们以为“皮乌腊是一个不爱交际的凄惨的城市”时，则是他们的另一种错觉。傍晚的时候，为了躲避刺人的风和象针尖一样刺伤皮肤、使皮肤变红和化浓的沙子，人们都闭门不出。但是，在卡斯蒂利亚的村子里，在曼加切里亚的土屋和简陋的茅屋里，在加利纳塞拉镇和酒馆里，在马莱孔的达官贵人的宅邸和演兵场上，人们却象任何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欢乐，喝酒、听音乐、聊天。一出门槛，城市的那种被遗弃和忧郁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那些最贫苦的人家也是如此。这些不坚固的住宅都成排的建在卡马尔河的另一边的河岸上。

皮乌腊的夜晚充满了故事。农民们谈论他们的奇遇；在角落里吃晚饭的时候，女人议论谣言和不幸。男人用盛甘蔗酒的粗杯子喝小茜草酒。这种村酒劲头很大；当异乡人第一次领略它时会辣得眼泪直流。儿童滚在地上，斗殴，堵塞昆虫的通道，制作捕捉大蜥蜴的网，或者一动也不动，睁着大大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大人讲故事：在坎查克、万卡班巴和阿亚瓦卡的山谷里，强盗们常常拦路抢劫行人，有时，把他们的头割掉；灵魂受难；魔术师奇迹般的治好病；埋藏金银的地方发出锁链和呻吟的声音；反政府的骑兵团把当地的牧场主分为两派，奔驰在沙漠上，在离奇的尘雾中相互追逐，互相攻击，占领村子和县城，没收牲口，设圈套招募人，他们用一种称为公债券的纸片支付一切，少年儿童还看见反政府的骑兵象火山爆发似地涌进皮乌腊城，在演兵场上搭起行军帐篷，红蓝两色服装充斥全城，到处流传着决斗、通奸和灾难的故事，流传着妇女看见圣母啼哭，举起基督的手，向圣子偷偷微笑的故事。

每逢周末总要组织联欢晚会。欢乐就象一股电流，通过曼

加切里亚、卡斯蒂利亚和河岸边的小茅屋。皮乌腊，处处唱着歌谣、滑稽戏曲和轻飘飘的华尔兹舞曲，山地居民跳着瓦约舞，用赤脚跺地，还跳起轻捷的民间舞蹈，唱着悲惨的逃亡曲。

当狂喜勃发、歌声停止的时候，便拨动吉他，发出轰鸣，竖琴啼哭，从那象堵墙一样拥抱着皮乌腊的茅屋群里突然出现群群人影，对风沙毫不在意；他们是一对对非法的情侣，在稀疏的树林的阴影笼罩着的沙地上、隐蔽的小河滩和朝着卡塔卡奥斯方向的窖洞里漫步，最勇敢的一直走到沙漠的边缘，在那里相爱。

在这座城镇的心脏，在环绕演兵场的四边地带，墙上涂着白灰、阳台上有百叶窗的大房子里，住着庄园主、商人、律师和统治者。夜晚，他们聚集在果园里的棕榈树下，谈论今年威胁棉花和芦苇的气候，谈论河水是否按时流来和是否有大量的雨水，谈论吞噬了查皮罗·塞来纳米奥的木柴的火灾，谈论星期天的斗鸡，谈论在石头上烤肉欢迎初露头角的当地医生：佩德罗·塞瓦略斯。当他们玩纸牌、骨牌或其他牌戏的时候，在铺着地毯和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贵妇们坐在椭圆形的、镶着大镜子和丝织品套子的椅子上祈祷、商量未来的婚约、筹备招待会和感恩节，用抽签的办法逃避迎圣游行和装饰祭坛的义务，准备洋红和议论当地名为《回声与消息》的套色报纸上的社会趣闻。

异乡人不知道这座城镇的内幕。他们憎恶皮乌腊什么？憎恶它的孤独，憎恶把它跟国家其余地方分开的浩瀚流沙，缺少道路，烈日当空，骑着马要走漫长的里程，而且强盗设下埋伏，拦路抢劫。异乡人来到“北方之星”旅馆，旅馆座落在演兵场上，是一座色彩单调的建筑，高得象个亭子，经常举行星期日露天音乐会，乞丐和擦皮鞋的在它的阴影下栖身，从下午

五点钟起，他们就必须呆在那里，透过窗帘观察流沙怎样席卷这座孤孤单单的城市。在“北方之星”的酒吧间里，异乡人喝得酩酊大醉。“这里不象利马，”他们说，“没有娱乐的地方，皮乌腊人不是坏人，但多么寒酸，一点夜生活也没有。”他们希望有个整夜灯火通明的场所以便挥霍他们的金钱。因此，当他们离开时，常说这个城镇的坏话，甚而进行诽谤。难道还有比皮乌腊人更好客更诚挚的人吗？他们接待异乡人非常成功，就是旅馆满员时也想方设法安排他们住宿。主人尽可能使贩卖牲口的人、棉花掮客和每个达官贵人消遣如愿：为他们在丘卢卡纳斯山组织围猎，让他们参观牧场，献给他们在石头上烤的肉。卡斯蒂利亚和曼加切里亚对忍饥挨饿、惊慌不安地从山区迁到城里来的印第安人，对被神父从村子里赶出来的巫师，对到秘鲁来撞大运的小本商人，都敞开大门欢迎。酒家、茶馆、担水的壮工都亲切地欢迎他们，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食物，邀请他们住在自己的茅屋里。离开的时候，异乡人总是满载礼物而归。但是，什么也不能使异乡人高兴，他们渴望女人，忍受不了皮乌腊枯燥的夜晚，那里只能看到从天而降的沙子。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如此渴望女人和夜间娱乐，苍天（加西亚神父说是“魔鬼”，“坏透了的卡曲多”）终于给了他们欢乐。就这样，喧闹、轻歌曼舞的夜青楼应运而生了。

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在阿特米奥·德尔加多上尉的办公室前面犹豫了好一会儿，迟迟拿不定主意。乌云在灰色的天空和博尔哈军营之间慢慢移动，在附近的平地上，军曹们正在训练新兵：立正，稍息。空气里充满潮湿的水蒸气。那里是一片繁

忙。班长推开门，向坐在写字台边用手扇风的上尉行了个举手礼。上尉问道："什么事，你要什么？"班长说他希望告假去巴瓜，可以吗？班长怎么啦，上尉气急败坏地用两手当扇子搧风，什么虫子叮了他一口。但是虫子不叮罗伯托·德尔加多班长，因为他是在巴瓜土生土长的。"亲爱的上尉，我想请假探家。"天又下起讨厌的雨来，上尉站起来关上窗户，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手和脸全湿漉漉的了。"原来是这样，小虫子不叮你，是不是因为你的血不好①？虫子不想中毒，因此不叮你。"班长附和道："可能是这样，亲爱的上尉。"上尉象机器人似的微笑了，暴雨猛袭这喧哗的房间：大雨点象石子一样砸在屋顶的铁皮上，风嗖嗖地从薄墙的窄缝里钻进来。班长最后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去年？噢，好吧，这是另一档子事儿了。上尉的脸痉挛起来。当时，该他休三个星期的假。上尉的手举了起来，"你是到巴瓜去吗？帮我买点东西。"他在太阳穴那儿给了他一下。班长的表情十分可怕，他为什么不笑？上尉不是爱开打耳光的玩笑吗？班长没笑。"什么事，亲爱的上尉，你要干什么？"一个快活的火星从上尉眼里一闪而过，他尖酸刻薄的嘴变甜了，"乔利托②，哈哈大笑一阵呢还是不给你假呢？"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惶惑不安地瞅瞅门，看看窗户。他终于露出一笑，起初，他是勉勉强强做作地微笑，后来是自然地笑，最后是高高兴兴地笑了。"上尉，叮你的是小母蚊。"他笑得摇摇晃晃，"只有母蚊叮人，知道吗？公蚊是吃素的。"上尉说，"滚你的蛋吧。"班长默不作声了。"小心别在去巴瓜的路上被动物可笑地

---

① 这是双关语，也指班长可能脾气不好。

② 乔利托（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的小称。

吃掉了。”“不过，不是说笑话，是有科学根据的，只有小母蚊才吸血，德拉弗洛尔中尉是这样讲的，亲爱的上尉。”上尉说：“管它们是母是公哩，反正都同样会咬人，谁问过蚊子是公是母吗？难道谁的慧眼能看出来吗？”然而，班长坚持说这不是开玩笑，“您看，有一种屡试不败的办法，我把乌拉库萨人用的香膏给你带一瓶来，亲爱的上尉。”上尉希望他用基督徒的话对他说清楚谁是乌拉库萨人。班长说，“我怎么可能用基督徒的话给你说清楚呢，那些阿瓜鲁纳人就叫乌拉库萨人嘛，他们就住在乌拉库萨，难道你见过小蚊子叮过一个蛮族的印第安人吗？他们有他们的秘密，他们会自造他们的香膏，是用树脂做的，涂在自己身上，蚊子一接近就死亡，我给你带一瓶来，亲爱的上尉，说话算话，一定带来。”今天上午，班长的脾气是多好啊，但是如果异教徒们给他的南瓜小了一点，你再瞧瞧他的脸色吧，“亲爱的上尉，这个南瓜只有阿瓜鲁纳人的脑袋那么大。”班长去乌拉库萨干什么？就是去给上尉带香膏，没有别的事吗？班长说，对，对，再说这么走更方便，亲爱的上尉。否则，光走路就满假了，不能同他的家人与朋友团聚。所有巴瓜的人都象班长一样吗？我最坏、那么狡猾？坏多了，亲爱的上尉，你不会知道的。上尉自由自在地笑了，班长也模仿着上尉笑了，他观察着上尉，用他那似睁非睁的眼睛打量着他，“顺便问一下，能找到一个领航员吗，亲爱的上尉？一个佣人？可能吗？”上尉阿特米奥·基罗加说，“怎么？你真聪明。”班长说，“不是吗？”他用滑稽的动作或语言软化上尉，上尉笑了，他也想插一手，不是吗？但是，班长说他准会耽搁很久，亲爱的上尉，难道有道路吗？没有向导他怎能在短短的几天来往于巴瓜呢，所有的长官都叫他办事，需要有人帮他带提包，希望给他一名领

航员和一个佣人，说话算话，一定给你带一瓶灭蚊香膏来，亲爱的上尉。现在，给他上上道德课，班长是个道头知尾的人，赶忙说，您是位伟大的人物，亲爱的上尉。上周来的新兵中间有一个领航员，让他带着这个领航员和本地区的一名佣人。就这样，三周整，一天也不多。班长说："一天也不多，亲爱的上尉。"他脚跟一碰敬了个礼，在门口又停了一下，"对不起，亲爱的上尉，领航员叫什么名字？""叫阿德里安·涅维斯。"班长已经转身走了，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开门出去，一股湿热的风侵入房间，轻轻地拂动着上尉的头发。

有人敲门，何塞菲诺·罗哈斯去开门，但是他在街上没看见任何人。天已经黑了，可是塔克纳林荫大道上的路灯还没亮，微风温柔地吹拂着这座城镇。何塞菲诺刚向塞罗大街迈了几步，便发现了莱昂兄弟坐在普拉苏埃拉大街靠近画家梅里诺塑像的一条长凳上。何塞刁着香烟，"猴子"用火柴棍剔着指甲。

"谁死啦？"何塞菲诺说，"你们为什么哭丧着脸？"

"抓好，你要摔个仰巴叉了，不可征服的人，""猴子"说，"利图马到了。"

何塞菲诺张了张嘴，但是没有说话；他瞪着眼呆了一会儿，脸上堆满了阴阳怪气的可憎的笑纹。他开始轻轻地搓起手来。

"他是两小时前乘罗格罗的公共汽车来的。"何塞说。

圣米格尔学院的窗户还亮着灯，一个检查员从大门口击掌督促夜班学生，身着制服的小伙子们正谈论着从自由大街的角豆树下面走过来。何塞菲诺把手插在衣兜里。

"你来得正好，""猴子"说，"正等我们哪。"

何塞菲诺又穿过大街，关上自己的房门后，回到小广场，三人便悄声地走了。离开阿雷吉帕林荫大道几米后，他们同围着灰围巾、走路腰弯成两截、拖着脚、喘着气的加西亚神父交臂而过。他向他们伸出拳头，叫道："不信教的人！""放火犯！""猴子"反唇相讥，何塞也说："放火犯！""放火犯！"他们沿着右边的街道走，何塞菲诺在中间。

"但是，罗格罗的公共汽车早晨到，或晚上到，从来也不这个时候到。"何塞菲诺说。

"公共汽车曾停在奥尔马斯山坡上，""猴子"说，"一个轮胎裂开了。他们换了轮胎，后来又坏了两个。真倒霉。"

"等我们看到汽车时，早冻成冰棍了。"何塞说。

"我想去那里祝贺一下，""猴子"说，"我们来找你时，让他准备一个名单。"

"这让我措手不及，糟透了。"何塞菲诺说。

"我们现在干什么？"何塞问。

"听你吩咐，兄弟。""猴子"说。

"那么，请把小伙伴带来，"利图马说，"我们将同他喝几杯。请您们找找他，对他说，第四号不可征服的人回来啦。看他的表情如何。"

"你的话当真，表兄？"何塞问。

"一点不假。"利图马说，"这里我带来几瓶伊卡太阳酒，我们同他干一瓶。我很想见见他，一句话，您们去吧，我换换衣服。"

"那个小伙伴每次谈到你时，都说你是不可征服的人，""猴子"说，"他象对我们一样尊敬你。"

"我猜想，他会满腹疑团，"何塞菲诺说，"你们对他编造了

些什么？”

“你搞错了，我们根本没有谈这个，”“猴子”说，“他也没有提到过。也许他早把疑团忘记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他会向你们提出一连串问题的。”何塞菲诺说，“今天，在跟他谈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你来办吧，”“猴子”说，“我不敢。对他说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何塞菲诺说，“得看事情怎么发展，至少已经通知他来了。不过，我们这样就要突然栽倒，(他妈的）我没料到这一招。”

“你别这样搓手了，”何塞说，“你把紧张传染给了何塞菲诺。”

“你变多了，”“猴子”说，“岁月的痕迹已经很明显了，何塞菲诺。现在已没有以前那样胖了。”

桑切斯·塞罗大街的路灯刚刚亮起来，房屋依然宽敞、豪华，雪白的墙壁，雕花的木质阳台，铜门环，但是，远处，在蓝色的夕阳的余辉里，曼加切里亚楼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公路上，一队队卡车朝新桥方向奔驰；人行道上，一双双情侣偎依在门洞里。小伙子们三五成群地游来逛去，老人们拄着拐杖，步履维艰。

“白人们变得勇敢起来了。”利图马说，“现在他们在曼加切里亚区散步就象在自己住家附近散步一样悠闲自在。”

“这是公路的罪过。”“猴子”说，“这真是对曼加切里亚人的致命打击。当公路还在修建时，竖琴师就说过，我们要倒霉了，独立王国完蛋了，谁都会来插一手的。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兄弟。”

“现在，没有一个白人不在小酒馆里举办红白喜事。”何塞

说，“你看到皮乌腊的发展有多快吗，兄弟？新楼房比比皆是。尽管这还不足以引起你的注意，因为你是从利马来的。”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利图马说，“对我来说，飘流已经结束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我交上恶运正是因为我没有象你们这样守抽于自己的故乡。至少我懂得了这一点，我希望在这里了却残生。”

“当您知道这里的一切，您会改变这种念头的，”何塞菲诺说，“人们在大街上戳你的脊梁骨时，会使您感到羞耻的，到那时，您就该走了。”

何塞菲诺止住脚步，取出一根香烟，莱昂兄弟用手挡风，防止微风吹熄火柴。他们又继续慢慢往前走。

“如果您不走呢？”“猴子”说，“皮乌腊对你们两个来说太小了，何塞菲诺。”

“利图马难以远走高飞了，因为他直到骨髓都是皮乌腊人了，”何塞说，“不象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了，当时这里的一切都使他厌烦。在利马唤醒了他对故土的热爱。”

“别嘲笑人，”利图马说，“我喜爱皮乌腊的饭菜。一杯上等恰白乐酸酒。”

“那么，我们到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那儿去吧，兄弟，”“猴子”说，“她仍然是厨师女王。你没有忘记她，不是吗？”

“最好是去卡塔卡奥斯，表兄，”何塞说，“去‘沉沦之车’，那里的白酒据我所知是最香的了。”

“你们为利图马的到来感到多么高兴，”何塞菲诺说，“你们俩好象过节一般。”

“说一千道一万，他是我们的兄弟，不可征服的人和家里人重逢总是令人高兴的。”

“我们应当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何塞菲诺说，“在跟他晤谈以前使他高兴高兴。”

“但是，且慢，何塞菲诺，”“猴子”说，“我们还没有对你讲完哩。”

“明天，我们到安赫利卡那里去，”利图马说，“或者去卡塔卡奥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不过，今天我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庆贺我的归来，你们可要赏脸啊！”

“你小子想到什么鬼地方去？”何塞菲诺问，“去‘王后’还是去‘三星’？”

“到琼加，琼吉塔那儿去。”利图马说。

“就是这样，”“猴子”说，“是去‘青楼’，不是去别处。你该明白，不可征服的人。”

二

“你简直是魔鬼，”安赫利卡嬷嬷说，接着又弯下腰对象只黑山猫一样伏在地上的博尼法西娅说，“坏蛋和忘恩负义的人。”

“忘恩负义最坏不过了，博尼法西娅，”院长慢腾腾地说，“就连动物也知道感恩。你见过扔给小修士们香蕉时，他们的表情吗？”

嬷嬷们的脸、手和面纱都仿佛在半明半暗的贮藏室里熠熠闪光，但是，博尼法西娅仍然一动不动。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所做的一切，觉得后悔的，”安赫利卡

嬷嬷说,“如果你不悔悟，就会下地狱，堕落沉沦。”

孤女们睡在一个象井那样又长又窄又深的房间里；在白灰脱落的墙壁上有三个面向涅瓦河开的窗子，唯一的一扇门连着修道院宽敞的院子。小小的折叠帆布床靠墙放在地上：孤儿们起床后就折叠起来，晚上睡觉时再打开。博尼法西娅睡在一张木制行军床上，她的床放在门的另一边，她住在孤儿寝室和院子之间一个小得象个摇篮似的小房间里。她的床上有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像，床的一边有个衣箱。嬷嬷们的房间在院子的另一端：那寓所是一座白色建筑，屋顶由两个斜面构成，上面有许多对称的窗户和一个坚固的木制栏杆。靠近寓所的是饭厅和劳作室。劳作室是孤儿们学习基督教语、拼读、算术、缝纫和刺绣的地方。宗教课和道德课在教堂里上。院子的角落里有个和修道院的果园毗邻的、类似棚子的地方；它那高高的红色烟囱耸立在从树林里侵入进来的树枝中间：那是厨房。

“你已经这么大，可以预料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院长的手离地半公尺高,“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吗？”

博尼法西娅躲躲闪闪，抬起头，她的眼睛审视着院长的手。这时，果园里鹦鹉的呀呀学话声一直传到贮藏室的这个角落。从窗口可以看见影影绰绰的树枝。博尼法西娅把两肘撑在地上：“不知道，嬷嬷。”

“你也不知道我们为你费了多少心血，对吧？”握紧拳头，从这边走到那边的安赫利卡嬷嬷暴发了,“你也不知道我们收留你时你是什么样子，是吗？”

“你怎么想让我知道，”博尼法西娅低声说,“我当时非常小，好妈妈，我不记得了。”

“你看她多么低声下气，嬷嬷，好象多听话似的，”安赫利

卡嬷嬷尖叫起来，“你以为你蒙得了我吗？难道我不了解你吗？谁允许你继续叫我好妈妈？”

做完晚祷之后，嬷嬷们到饭厅去了，孤儿们由博尼法西娅领着走进宿舍。当她们铺好床，躺下以后，博尼法西娅熄灭树脂灯，把门锁上，跪在耶稣受难像脚下祈祷，然后躺下睡了。

“过去，你经常跑到菜园里去抓土，一找到蚯蚓、虫子，就把它们塞到嘴里，”院长说，“你老是生病，谁给你治的，谁护理你的？你也不记得吗？”

“你一丝不挂，”安赫利卡嬷嬷嚷道，“我总是高兴地给你穿衣服，可你又把衣服剥掉，在人前暴露你的羞处，当时你已经有十多岁了。你本性就坏，魔鬼，只有恶习才使你喜欢。”

雨季结束了，天黑得很快：簇拥在窗前的枝叶后面，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院长坐在蒲团上，凛不可犯，安赫利卡嬷嬷来回走动，挥舞着拳头，有时卷起长袍袖子，露出臂膀，好似一条干瘦的白蛇。

“我从未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事来，”院长说，“这是怎么回事，博尼法西娅？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你没有想到她们会饿死或在河里淹死吗？”安赫利卡嬷嬷问道，“没想到她们会发烧吗？你什么也没想吗，强盗？”

博尼法西娅呜咽起来。一股酸性土壤和潮湿植物发出的气味侵入黑乎乎的贮藏室。夜晚浓烈刺鼻的气息和十分清晰的蟋蟀和蝉的尖而细的叫声，好似越窗而来，天已经大亮了。

“你那时就象个小野兽，我们在这里给你住处，给你家庭，还给你起了名字，”院长说，“我们还给你一个小上帝。你认

为这都一钱不值?"

"你当时既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穿的,"安赫利卡嬷嬷吼道,"我们给你饭吃,给你衣穿,还教育你。你为什么对那些小女孩做出这种事来,坏蛋?"

博尼法西娅不时地打寒颤。面纱已经松开,平直的头发把半张脸都遮住了。

"别哭啦,博尼法西娅,"院长说,"快说吧。"

修道院在黎明中醒来了,鸟儿的歌唱接替了昆虫的噪鸣。博尼法西娅走进寝室摇起小铃:孤儿们从帆布床上跳起来,朗读了对圣母的膜拜词,穿上罩衣。接着,根据任务,把她们分成小组:最小的打扫院子,修道院宅邸和饭厅,大一点的打扫小教堂和劳作室。五个孤儿把垃圾桶搬到院里,等着博尼法西娅。她们在博尼法西娅的带领下上了小路,穿过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越过田野,在到达涅维斯领航员的茅屋之前,沿着一条小道前进。这条小道蜿蜒在卡潘瓦树、棕榈和章比拉树林中,然后把垃圾倒入一个小小的狭道,这就是村里的垃圾场。每周一次,米格尔·阿吉拉镇长的佣人把垃圾堆成一堆,用火烧掉。每天下午,附近的阿瓜鲁纳总要到这个地方来捡东西,有的从垃圾堆里找食品或家庭用具,有的喊叫着用棍子驱赶那些盘旋在狭道上的贪婪的猛禽。

"这些女孩子又回到下流和罪恶的生活里去了,你就无动于衷吗?"院长问道,"要让她们丧失在这里学到的一切吗?"

“你的灵魂仍然是异教徒的灵魂，尽管你说的是基督教徒的话，也不赤身裸体了，”安赫利卡嬷嬷说，“她不仅无动于衷，嬷嬷，她让她们逃跑，是因为她希望她们再变成野蛮人。”

“她们想离开，”博尼法西娅说，“她们到了院里，走到门口，我从她们的脸上发现，她们也想同昨天来的那两个女孩子一块儿离开。”

“而你就遂了她们的心意！”安赫利卡嬷嬷叫道，“因为你恨她们！因为她们增加了你的工作，你厌恶劳动，懒虫！魔鬼！”

“安静点！安赫利卡嬷嬷。”院长站了起来。

安赫利卡嬷嬷把一只手放在胸脯上，又摸摸自己的前额：“欺骗使她感到激怒，嬷嬷，我很抱歉。”

“是由于你昨天带来的那两个女孩子的缘故，好妈妈，”博尼法西娅说，“我不希望别的人走掉，只愿意这两个人走掉，因为她们叫我难受。你别这样嚷嚷，好妈妈，这样您会生病的，您一恼怒，就要生病。”

当博尼法西娅和孤女们从垃圾站回到修道院的时候，格里塞尔达嬷嬷和她的女助手们已经备好早点：水果、咖啡和在修道院的炉子里烤的小面包。吃过早点后，孤女们去小教堂，听教义要理课和神圣的历史课，学习祈祷。中午，她们回到厨房，在格里塞尔达嬷嬷——她肤色红润、唠唠叨叨、活泼爱动——的指挥下，准备午饭：菜汤、鱼、丝兰、两块小面包、水果和蒸馏水。然后，孤女们可以在院子里和园子里玩一个小时，或者坐在果树荫下。之后上劳作室，安赫利卡嬷嬷给初来的女学员上课，教她们西班牙语，字母表和数字。院长负责历

史课和地理课，安赫拉嬷嬷上绘画课和家庭艺术课，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教数学。傍晚，嬷嬷们和孤女们在小教堂里做念珠祈祷，然后孤女们再分成劳动小组：厨房、菜园、贮藏室和饭厅。准备晚饭的工作量比午饭轻多了。

“为了打动我，她们对我叙述了他们村里的事，嬷嬷，”博尼法西娅说，“她们向我讲了一切，使我难过。”

“你连说谎也不会，博尼法西娅，”院长苍白的双手在蓝色的烟雾中挥舞了几下，又合成一个圆圈儿，“安赫利卡嬷嬷从奇卡伊斯带回来的女孩们都不讲西班牙语，你看，归罪于她们是弄巧成拙吧？”

“我会说异教徒话，嬷嬷，只是您不知道就是了。”博尼法西娅昂起了头，刘海儿下面的两只碧眼萤火虫似地闪了一下，“我学会了听这些异教徒讲话，但是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经常听野孩子们说话，就学会了。”

“骗人，魔鬼，”安赫利卡嬷嬷大吼一声，合成圆形的双手倏地分开，轻轻挥了一下，“您瞧瞧她怎么现编现说，嬷嬷，这个强盗！”

但是，贮藏室里仿佛藏着一只野兽，突然迸发出的叫声打断了她的话，那突然发怒的野兽咆哮着，好象鹿鸣，又好象在得意地咕噜咕噜叫，从暗中传来一阵尖厉的喀喀声，仿佛是野兽在挑战。

“好妈妈，你听到了吗？”博尼法西娅说，“没听懂我的异教徒话吗？”

每天，早点以前都要做弥撒。弥撒由附近一个教区的耶稣会会员主持，通常都是贝南西奥牧师。星期天，教堂的侧门都打开，以便让圣玛丽亚·德·涅瓦的居民都参加这种宗教活动。当局从来不缺席，有时，当地的农民和橡胶工人也来参加，还有许多挤在门口的阿瓜鲁纳，他们半身裸露，局促不安。下午，安赫利卡嬷嬷和博尼法西娅把孤女们领到河边，让她们玩水、捉鱼、爬树。星期天，早点是最丰盛的，常常有点肉。这些孤女共二十个，年龄在六岁至十五岁之间，全是阿瓜鲁纳人。有时，还有乌安比萨孩子甚至沙普拉[①]孩子，但后两者不常见。

"我不愿意认为自己毫无用处，阿基利诺，"富西亚说，"我希望还象从前那样。我们轮流吧，你同意吗？"

"好吧，伙计，"阿基利诺说，"多亏你，我才有今天。"

"那倒也是，如果我不来马约班巴，你还会继续挨家挨户地卖水的。"富西亚说，"你曾经多么怕河哟，老哥。"

"我只怕马约河，因为我小时候几乎在那里淹死，"阿基利诺说，"不过，我曾经常在鲁米亚库河里洗澡。"

"鲁米亚库河？"富西亚问，"是从马约班巴流过的那条河吗？"

"就是那条静静的河，富西亚。"阿基利诺说，"它通过小喇嘛住的地方附近的废墟。还有许多柑橘果园。你不记得那些世

① 乌安比萨、沙普拉均为印第安人部族。

界上最甜的柑橘吗？”

“看到你整天自己干得汗流满面，我却象死人似地在这里，我感到羞愧。”富西亚说。

“不需要摇橹，也没别的事好干，伙计。”阿基利诺说，“只需把住舵就行了。现在我们正在走下水，马拉尼翁河自动代劳。我不喜欢你沉默不语，象看‘四不象’一样望着天空。”

“我从没有看到过它，”富西亚说，“在这儿的大森林里，除我以外，大家都看到了。我在这件事上也是运气不佳。”

“我倒是交了好运，”阿基利诺说，“有一次，‘四不象’叫雷亚特吉先生看到了，你知道吗？据说是在涅瓦山谷里。但是他看见‘四不象’跛得厉害，猛然间发现了它的小爪子，放枪把它赶走了。顺便问问，富西亚，你为什么和雷亚特吉先生干仗？你让他吃过苦头，一定是这样。”

富西亚让他吃过不少苦头，第一次是在认识他以前，刚刚才到伊基托斯的时候，老哥。很久以后，他跟雷亚特吉叙述这件事时，雷亚特吉笑了。那么，就是你让堂法比奥哭笑不得的了？阿基利诺插话说，“就是你让圣玛丽亚·德·涅瓦镇镇长堂法比奥先生哭笑不得吗？”

“愿为您效劳，先生。”堂法比奥说，“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您将在伊基托斯停留很久吗？”

可能停留很久，也许会定居下来。做木材生意，您知道吗？将在瑙达附近建个锯木厂，等几位工程师来。准备工作没跟上，可以多付钱，但是，他希望有宽敞舒适的房间。堂法比奥说没问题，先生，我乐于为主顾效劳。嘿，老哥，他真被你蒙得一愣一愣的了。

“把旅舘里那个最好的房间给了我。”富西亚说，“窗户朝着

长满巴拿马草的花园，他邀我同他共进午餐，对我无话不谈，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话，因为我当时的西班牙语很糟糕。”

“雷亚特吉当时不在伊基托斯吗？”阿基利诺问道，“他那时已成了富翁了？”

“不，他还是后来才真正变富的，靠走私。”富西亚说，“但是，他当时已拥有这个小旅馆，并开始和印第安部落做生意，因此，他常去圣玛丽亚·德·涅瓦。他购买生橡胶和毛皮，把它们拿到伊基托斯出售。我的主意就是从那儿想出来的，阿基利诺。不过，总之一个样，需要一小笔资金，我却一贫如洗。”

“你拿走了很多钱吗，富西亚？”阿基利诺又问。

“五千索尔，堂胡利奥，”堂法比奥说，“还有我的护照和银餐具。我很痛苦，雷亚特吉先生，我知道，您对我的印象不好。但是，我向您发誓，我将用我的汗水来归还您的一切，直至最后一个生太伏，堂胡利奥。”

“你从不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富西亚？”阿基利诺问，“我多年以来一直想向你提这个问题。”

“因为我偷了雷亚特吉的那个走狗吗？”富西亚说，“他是个富人，因为他比我偷得更多，老哥。只不过他起家时就有点钱，我却一无所有。我总是倒霉，必须从零开始。”

“那么，脑袋对您有什么用处？”胡利奥·雷亚特吉责备堂法比奥：“您怎么想不到查查他的证件呢，堂法比奥。”

“不过，我曾经看过身份证，他的通行证好象新的一样，我怎么能知道那是假的呢，堂胡利奥？再说，他来时，穿得非常讲究，讲话方式令人信服。他甚至说，等雷亚特吉先生从圣玛丽亚·德·涅瓦回来时，就为他作介绍，合伙干大买卖。我是粗心大意了，堂胡利奥。”

“那么，你当时在旅行箱里带的是什么，富西亚？”阿基利诺又问。

“亚马孙地图，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说，“那些地图就象军营里贴的那么大。他把地图挂在他的房间里，说是为了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采伐木材。他还用巴西文字标出边界和注意事项，您看多奇怪。”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堂法比奥，”富西亚当时这么对他说，“除木材外，我还对贸易感兴趣。有时和本地人接触有用处。因此我标出了部落。”

“甚至把马拉尼翁部落和乌卡亚利部落都标出来了，堂胡利奥，”堂法比奥说，“我曾经想过，这真是个干大事业的人，他和雷亚特吉先生正是很好的一对儿。”

“你记得我们怎样烧掉你的地图的吗？”阿基利诺说，“废物一堆，制地图的人不知道亚马孙就象激动的女人一样不安静。这里的一切，包括河流、动物、树木都在动。我们这块土地简直是个疯子，富西亚。”

“他也深刻了解森林，”堂法比奥说，“等他从上马拉尼翁来时，我就把你介绍给他，您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先生。”

“在伊基托斯这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谈到他的奇迹，”富西亚说，“我很想认识他。您不知道他何时从圣玛丽亚·德·涅瓦来吗？”

“他那里有生意，另外，还要在省政府耽搁，但他总是可以抽空脱身的。”堂法比奥说，“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先生。是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他父亲也是个伟大的人物。在伊基托斯的兴旺时代，是个大橡胶主。垮台时自己对自己开了一枪。当时，他们甚至连最后一件衬衫都赔进去了。但是，堂胡

利奥却单枪匹马站起来了。我说，他真有钢铁般的意志。”

“有一次，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人家为他举行午宴，他发表了一篇演说。”阿基利诺说，“他怀着非常骄傲的心情讲到他父亲，富西亚。”

“父亲曾是他的话题之一，”富西亚说，“当我们在一块工作时，他也向我讲述过他父亲的一切。噢，雷亚特吉这条狗，够走运的。我一直很嫉妒他，老哥。”

“他是那么白嫩，那么和蔼，”堂法比奥说，“人们都想向他献殷勤，舐舐他的脚。他走进旅舘的时候，耶稣基督都会摇头摆尾，乐不可支。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堂胡利奥。”

“你在坎波格兰德用脚踢看守，在伊基托斯杀了一只猫，”阿基利诺说，“你是怎么告别的呀，富西亚。”

“堂法比奥，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么严重，”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我所遗憾的是，他拿走了我的钱。”

“但是，他也很痛苦，堂胡利奥，被一条床单吊在蚊帐顶上。走进房间后，突然看见他在空中晃悠，硬梆梆的了，小眼睛都凸出来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不大理解，雷亚特吉先生。”

“人为了生计，会不择手段的，我理解你的偷窃。”阿基利诺说，“但是，你为什么对那只猫过不去呢，是由于你没有那笔资金不能开张而发疯了吗？”

“跟这也有关系，”富西亚说，“此外，猫传染疾病，还在我床上尿了好多次。”

“这也是亚洲人的事，堂胡利奥，他们有某些最下流的习惯，谁也不会知道，我曾经打听过，例如，伊基托斯的中国人在笼子里养猫，用牛奶把猫喂肥，然后把猫放在锅里燉着吃，

雷亚特吉先生。”但是，这一位现在希望谈谈买卖：“堂法比奥，我是为了买卖才从圣玛丽亚·德·涅瓦来到这里的。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吧。买到了吗？”

“您让买的都买到了，堂胡利奥。”堂法比奥说，“小镜子、小刀、布匹和小珠子，还打了不少折扣。您几时回上马拉尼翁？”

“我不能钻进山里只做生意，需要一个人合股。”富西亚说，“出了这件事后，我必须在远离伊基托斯的地方去找。”

“因此，你到马约班巴来了。”阿基利诺说，“你成了我的朋友，以使我伴你去部落。就这样，你在根本未见雷亚特吉、未成为他的职员以前便开始模仿他。你是怎么谈论钱的事呀，富西亚，你对我说，跟我一块儿干吧，阿基利诺，一年之内你就会发财。我听了这支狂想曲高兴得发疯。”

“你已经看到，一切都因为爱好，”富西亚说，“我比任何人作的牺牲都大，谁也没有象我这样冒险，老哥，一切就这么完了，这是公平的吗，阿基利诺？”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富西亚，”阿基利诺说，“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十二月份，一个热辣辣的早晨，有个陌生人来到皮乌腊。他在那匹艰难爬行的母骡上突然出现在南方的沙丘上：头戴宽沿草帽，身披一件薄薄的斗篷。太阳透过粉红色的晨光开始和沙漠亲吻。这个异乡人兴高彩烈地发现了丛生的仙人掌、晒焦的稻子豆和卡斯蒂利亚的白色住宅区，那些房舍都是一簇簇、一排排沿着河建造的。受到这幅景象的引诱，他向城市走去，

城市位于河的另一边，已经依稀可辨，河象一面镜子把城市映在里面。他穿过卡斯蒂利亚那空荡荡的唯一的街道，来到老桥，跳下母骡，停了片刻，端详另一边的建筑物、碎石累累的街道、带有阳台的房屋、轻轻降落的沙雨、以及大教堂坚固的塔尖。塔上悬挂着满是烟垢的圆钟，往北望，绿油油的小农场沿着河床一直伸延到卡塔卡奥斯。他牵着母骡的缰绳，过了老街，用鞭子敲打一会儿两腿，把城市的大部分都转悠遍了。他看的那部分是右边的豪华部分，从河边一直伸展到演兵场。他在演兵场停了下来，把坐骑拴在罗望子树上，一屁股坐在地上，放下草帽的两翼防止那毫不怜悯地打他的眼睛的沙粒。看来他已经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的动作缓慢，显得疲惫不堪。当那沙雨一停，第一批出来的居民赫然发现，阳光普照的广场上，这位异乡人已酣然入梦。母骡倒毙在他的身边，青色的粘液复盖着口部，白眼珠翻在外边。谁也不敢叫醒他。消息不胫而走，演兵场立刻挤满了好奇的人群，他们用臂肘互相碰着，议论着走近这个异乡人，你推我搡地一齐走到他面前。有的爬上亭子，有的躲在棕榈树枝后面瞧他。他是一个运动员般的年轻人，膀宽腰圆，满脸的胡须稀疏而卷曲，衬衣的扣子都掉了，袒露着肌肉发达的毛茸茸的胸膛。他张着大嘴睡着了，轻轻地打着呼噜；干裂的嘴唇中间露出马斯丁狗似的牙齿：又黄又大又尖。他的裤子、靴子和褪了色的无袖斗篷已经千疮百孔，肮脏不堪，他的草帽也是又脏又破，身上没带武器。

他醒来时，一跃而起，拉开了防御的架式：浮肿的眼皮下面，惊惶不安的两眼打量着众人的脸色。四周暴发出一阵笑声，人们不约而同地向他伸出双手，一位老人分开众人走到他跟前，将一个装满凉水的葫芦递给他，这时，陌生人笑了。他

慢慢喝着，贪婪地品着滋味，眼睛里的表情和缓下来了。一时人声鼎沸，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同这个初来乍到的人谈话，询问他的旅程，对他死了骡子表示同情。此时，他自由自在的笑了，并紧紧握起众人的手来。接着，他猛地取下母骡身上的鞍囊，打听哪儿有旅馆。他在好客的市民簇拥下，穿过演兵场，走进"北方之星"：已经客满。市民们安慰他，许多声音同时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于是，他便留宿在梅尔乔·埃斯皮诺萨家里，这位老人独自过活，就住在老桥附近的马尔孔。他有一个位于奇拉河岸边的偏远的小农场，每个月他去农场两次。那年，梅尔乔·埃斯皮诺萨创造了记录：他留过五位异乡人。一般来说，他们在皮乌腊逗留都是为了购买棉花，出售牲畜，推销商品；也就是说，不过几天，最多几星期。

相反，这个奇怪的人却住下不走了。邻居们询问过他的一些情况，答案几乎全是否定的：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人，也不是旅游代理。他名叫安塞尔莫，他说自己是皮乌腊人，但是，谁也弄不清他的口音来自何方：他既没有利马人踌躇柔弱的口音，也没有奇克拉约人唱歌似的语调；他既不象特鲁希略人那样病态地追求字正腔圆，也不会是山民，因为他发字母 s 和rr时并不卷舌。他的语调是别致的，很有音乐感，但也有点消沉，他还运用奇特的成语和方言，争论的时候，他那粗暴的声音使人想到一位骑兵游击队的指挥官。鞍囊是他的唯一行装，里面大概装满了钱：他怎么敢于通过沙漠而不被强盗袭击呢？市民们未能知道他来自何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皮乌腊作为目的地。

他到来的第二天，就出现在演兵场上，胡子刮去之后，脸上容光焕发，使大家目瞪口呆。他在西班牙人欧塞维奥·罗梅

罗的百货商店买了一条新裤子和一双靴子，付了现金；过了两天，他又委托卡塔考斯有名的编织女工萨图尼纳编了一顶雪白的草帽，这种草帽可以放在兜里，拿出来没有一点褶痕。每天上午，安塞尔莫都去演兵场，然后在“北方之星”酒馆的花径邀请过路人喝酒。这样，他们便成了朋友。他善于辞令，妙趣横生，他征服了市民，对城市的魅力赞不绝口：人们的同情心，妇女的美貌，灿烂的晨光。他立刻学会了当地语言的表达方式及其热情而缓慢的音调：几周之后，当他表示赞赏时，就说“呱”，他称小孩为“乔列斯”，称驴子为“比亚赫诺斯”，他已经分得清小酒店的各种酒[1]和辣椒的种类，他记住了人的名字和街道的名称，象曼加切里亚人一样跳民间舞。

他的好奇心没有止境。他对熟悉城市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浓厚兴趣，细致入微地了解礼仪。他想知道一切：哪些人最富和富的原因，以及从何时发的家；地方官、市长和主教是否廉洁奉公和受人爱戴；人们的娱乐是什么，哪些通奸和丑闻使虔诚的女教徒和神父震惊；市民怎样看待宗教与道德，城市的爱情采取什么方式。

他每逢星期天都进歌剧院，他象个老行家似的赞美斗鸡，每天晚上，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北方之星”酒吧间，他玩牌的风格高雅，赌注下得很大，他善于赢，输了也从不反悔。因而，他赢得了商人和庄园主的友谊，受到普遍欢迎。达官贵人邀他去丘卢卡纳斯结队游猎，他那准确的枪法使人眼花缭乱。他走上街头时，农民们亲切地呼喊他的名字，他粗犷而热情地拍打他们。他朝气蓬勃，慷慨大方，深受大家的尊敬。但是，大

① 用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酿的酒。

家对他的金钱的来历和他的过去也有所怀疑。于是，关于他的小小的神话便开始流传。当这些神话传到他的耳中的时候，安塞尔莫不禁哈哈大笑，既不否认，也不肯定。有时，他同朋友们光顾曼加切里亚各个酒馆，最后总要在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酒店停留，因为那里有一架竖琴，他是位纯熟完美、难以模仿的竖琴演奏者。当其他人跳舞和举杯祝酒的时候，他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躲在角落里，抚弄着白色的琴弦，竖琴在他手中温驯无比，或如哀如怨，或如笑如唱，或如泣如诉。

市民们唯独感到遗憾的是，安塞尔莫太粗俗了。当他喝醉的时候，总厚颜无耻地看女人。对那些穿过演兵场去市场的赤脚女仆，对头顶罐子或陶盒兜售李子和芒果汁或山区鲜奶酪的女贩们，对戴着手套、面纱和念珠去教堂的贵妇们，他都大声提出建议，或者说些即兴编造的花言巧语。他的朋友们对他说："当心，安塞尔莫，皮乌腊人是爱吃醋的，被激怒的丈夫会跟你决斗，脾气不好的父亲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同你决斗。"但是，安塞尔莫报以大笑，举起高脚杯，为皮乌腊干杯。

他在这个城市的头一个月没有出任何事情。

并不是为了一切，更何况世界上一切都有安排：阳光照着胡利奥·雷亚特吉的眼睛，啤酒瓶放在盛满水的大陶瓮里。他亲自斟酒；白色的泡沫浮了起来，越堆越高，然后又嚓嚓破裂：不必担心，管它哩，再来一杯啤酒。曼努埃尔·阿吉拉，佩德罗·埃斯卡维诺和阿雷瓦洛·本萨斯把酒喝了下去，用手抹了抹嘴唇。透过窗上的铁丝网，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依稀可辨，一群阿瓜鲁纳人在大肚子器皿里把丝兰磨成粉末，顽

童围着树干游玩。嬷嬷们火红色的长方形宅院座落在小山上。本来，这是一个长期计划，这计划没能实现。但是，胡利奥·雷亚特吉却认为，这不过是虚惊一场。然而，曼努埃尔·阿吉拉说，“不，绝不是庸人自扰。”说着站了起来，“堂胡利奥，这个双睛暴突的秃头矮子说那两个家伙把事情搞糟了。”阿雷瓦洛·本萨斯也说是这样的。堂胡利奥说着也站起来。“有证据，我早就说过，在这些旗帜和课本的背后还另有文章，我反对教师们来。”佩德罗·埃斯卡维诺用他的杯子敲着桌子说，“堂胡利奥，合作社已既成事实，阿瓜鲁纳们自己去伊基托斯出卖东西，酋长们在奇卡伊斯为讨论此事开过会，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别的都是瞎说八道。”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我认识的阿瓜鲁纳人中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伊基托斯或者合作社的，你从哪里听来的这种说法，佩德罗·埃斯卡维诺？”他又要求说：“一个一个地谈，先生们。”干涸的杯子重新敲响，酒杯又敲着桌子，发出干哑的声音。“堂胡利奥，我在伊基托斯呆了很长时间，那里有很多商店，我没有觉察到自从这种人来后，那个地区的形势有什么动乱。”堂佩德罗说。胡利奥·雷亚特吉的声音总是那么斯文，担任地方长官职务使他丧失了时间和银子，但是，他的眼睛变得冷酷了，他说原本不愿接受长官职务的。佩德罗·埃斯卡维诺是最坚持已见的人，他再三说请考虑考虑他的话。佩德罗·埃斯卡维诺知道他们欠胡利奥·雷亚特吉多少钱，不想得罪他，只是说：“我刚从乌拉库萨来，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堂胡利奥。”说着说着，手里的酒杯又敲了两下桌子，“阿瓜鲁纳们连一团生树胶也不想卖给我，尽管将预付货款。”阿雷瓦洛·本萨斯说，“人们甚至让他看了看合作社，堂胡利奥，您别笑，他们早建了一个特殊的棚子，里面堆满生树胶和毛皮，他们不想卖

给埃斯卡维诺，他们对他说，他们要运到伊基托斯去卖。”矮个子、秃脑袋、暴眼珠的曼努埃尔·阿吉拉说：“镇长看见了吗？这些家伙任何时候也不应去部落，阿雷瓦洛有道理，他们只想破坏买卖。”“但是，他们不会再出售了，先生们，”胡利奥·雷亚特吉斟满了杯子，“我不光为我自己的事去伊基托斯，也为你们的事，部里取消了林区发展计划，解散了教师小分队。”但是，佩德罗·埃斯卡维诺第三次用杯子敲桌子：“他们已经来了，坏事已经干了，堂胡利奥。”他们和蛮族印第安人说不通吗？看起来说得很通，他们把这两个家伙带到乌拉库斯去的翻译那儿去了，堂胡利奥，他亲自算账，亲自看货。那个蹲在门边的古铜色赤脚的人站了起来，迷惑不解地走到圣玛丽亚·德·涅瓦镇长跟前。博尼诺·佩雷斯说，“买他的橡胶一公斤出多少钱，你问一问。”翻译开始叽哩咕噜地说了起来，用手使劲比划，还吐口水。胡穆静静的听着，双臂交叉抱在赤裸的胸前。他的两颊各画着一个粉红色的×，在他那方型鼻子上，画着三条小虫子似的细纹，他表情严肃，态度庄重。这些紧紧挤在空地上的乌拉库萨人把眼睛转向茅屋。翻译不作声了，胡穆与一个矮小的老头儿咬了咬耳朵，打了一阵手势。翻译说，老板，质量好的每公斤两索尔，质量一般的每公斤一索尔，特奥菲洛·卡尼亚斯眨着眼睛，要着价。一只狗在远处狂吠，博尼诺·佩雷斯心中有数，兄弟，这些婊子养的，真是没脸没皮。他对翻译说：可恶的秘鲁人，他们每公斤竟按二十索尔出售。老板们齐声起哄。不允许他们马马虎虎。让你们不卖好了，哼。让他们把橡胶和毛皮拿到伊基托斯去卖吧，永世不再跟这些老板做生意，把这话翻译给他。翻译问，跟他们说吗？博尼诺说，是的。翻译又问老板们，“这简直是抢劫”，对他们说吗？特奥菲洛说，是

的。“可恶的皮乌腊人”，说吗？是的，是的，老板起哄也说吗？是的，是的，他妈的，是的：魔鬼般的强盗，可恶的秘鲁人，让他们不卖好了，是的，他妈的，别害怕，翻译翻译。翻译又叫又嚷，又吐唾沫又吐痰，胡穆也又叫又嚷，又吐唾沫又吐痰，老头捶胸击首，他的皮肤象树皮一般。翻译说，伊基托斯从来没有来过，埃斯卡维诺老板说，来过，他带来小刀、砍刀、丝绸。特奥菲洛·卡尼亚斯说：真有意思，兄弟，他们还以为伊基托斯是一个人哩，他们得不到便宜，博尼诺。翻译说，换吧，换橡胶，但是，博尼诺·佩雷斯走近胡穆，指着他的腰刀，嗯，买这把刀花了多少公斤橡胶：问问他。胡穆抽出他的腰刀，举了起来，太阳把雪亮的刀片照得熠熠生光，刀刃和阳光融为一体。胡穆骄傲地笑了，在他身后的乌拉库萨人也笑了，许多人抽出了腰刀，举了起来，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翻译说：胡穆的值二十块橡胶，其余的值十块、十五块。讨价还价仍在继续，特奥菲洛·卡尼亚斯说他想回利马去了。兄弟，我发烧，博尼诺，最好还是把这些不合理的事和不懂道理的人忘掉吧。博尼诺·佩雷斯在掰着指头算账。特奥菲洛说，数字从来与他无缘，胡穆的腰刀值四十索尔，不是吗？翻译说，告诉他们吗？翻给他们听吗？特奥菲洛说，不。博尼诺说：还不如说，老板魔鬼，这腰刀一块橡胶也不值，可以在垃圾堆里捡到。伊基托斯不是老板而是城市，位于马拉尼翁河的下游，让他们把生树胶运到那里去卖吧，可以比在这里多卖一百倍的钱，可以购买他们喜欢的腰刀，或者任何其他喜欢的东西。翻译说，先生？没听懂，请慢慢重述。博尼诺说，对：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从头开始，免得叫你扫兴。特奥菲洛说，也许是这样。但是，胡利奥·雷亚特吉坚持认为：不应当低头。这些家伙不

是走了吗？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扬眉吐气的只有阿瓜鲁纳们了。他象往常一样同萨普拉人做生意，再说，天无绝人之路。他只想平安无事地结束镇长的使命，先生们，你们瞧着吧。阿雷瓦洛·本萨斯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堂胡利奥。您不知博尔哈军营的一个班长、一个领航员和一个脚夫在乌拉库萨出的事吗？就是上周的事情，堂胡利奥。这位问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情呀。

“高兴点吧，我们已经到曼加切里亚了。”何塞说。

“沙子滑溜溜的，痒的难受。我把鞋子脱掉吧。”“猴子”说。

以桑切斯·塞罗大街为界，一边是柏油马路，白色的房屋，坚固的大门和电灯，一边是香蒲墙壁、稻草、白铁或薄板的屋顶，灰尘四起、苍蝇乱飞、沟坎纵横。在茅屋的方形无帘的小窗上闪烁着曼加切里亚的蜡烛和油灯的微光，夜间，整户整户的人家坐在马路中间乘凉。莱昂兄弟不时地举手向朋友们致意。

“你们为什么这么骄傲？为什么对这个地方这么交口称誉？”何塞菲诺说，“这里臭气熏天，人们好象动物一样生活。至少十五口人住在一个小茅舍里。”

“把狗和桑切斯·塞罗的照片算进去，共二十个，”“猴子”说，“这是曼加切里亚的另一件好处，没有歧视。人、狗、山羊，都一样，都是曼加切里亚居民。”

“我们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生在这里，”何塞说，“我们赞美她，因为她是我们的故乡。你在心里妒忌死了，何塞菲诺。”

“此时此刻，整个皮乌腊都睡了，”“猴子”说，“这里呢，你没有听见吗？生活正在开始。”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朋友或亲戚，我们是怎样的人，就是怎样的人。”何塞说，“在皮乌腊，只是以财取人，如果你不是白人，你就得向白人溜须拍马。”

“我对曼加切里亚烦透了。”何塞菲诺说，“等把它和加利纳塞拉区一起拆掉的时候，我一定要高兴得一醉方休。”

“你忘乎所以了，不知道在向谁发泄。”“猴子”说，“但是，如果你想对曼加切里亚横加非议的话，最好小声点，要不曼加切里亚人会把你小子揍个灵魂出壳的。”

“我们象小孩子一样，”何塞菲诺说，“似乎这是辩论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和解吧，乐一乐。”何塞说。

坐在沙上的人一声不响，而一切喧闹声——歌声、碰杯声、吉他音乐、鼓掌声——都来自那些最大的酒馆，那儿的灯光最亮，红色或白色的小旗在每个茅屋的最高处迎风飘扬。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热乎乎的气味，随着街道逐渐消失，狗、母鸡和哼哼唧唧的猪都涌出来了，拴在桩子上的山羊瞪着大眼，噪叫的飞鸟飞过他们头顶时，叫声嘎然而止。这儿不可征服的人不慌不忙地走在曼加切里亚丛林中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上，躲避着那些把席子铺在露天里睡觉的老头儿们，绕开那些极不恰当地搭在路中央的横七竖八、宛若大海鲸鱼的茅草棚。繁星在空中闪烁，大者如华灯初上，小者似萤光闪亮。

“三星当顶了。”“猴子”说，指了指凌空闪亮的三颗并排着的星星。“她们在大送秋波。多米蒂拉·亚拉说过，当三星如此明亮的时候，可以向她们祈求保佑。快求吧，何塞菲诺。”

"多米蒂拉·亚拉!"何塞说,"可怜的老太婆。她曾有点让我害怕，但是，自从她死后，我一直亲切地怀念她。但愿她已经原谅我们在她的灵堂上的恶作剧。"

何塞菲诺沉默不语，两手放在兜里，下颌抵到胸部。莱昂兄弟总是不时地齐声说:"晚上好，先生","晚上好,太太"。视而不见、无精打彩的声音从地上回答着他们的问候，呼唤着他们的名字。他们停在一间茅屋前，"猴子"把门推开:利图马背对着门，他身着李子色衣服，短外衣一直盖到他的臀部，头发潮湿、发亮。用饰针别着的一条报纸在他头上飞舞。

"第三号不可征服的人到了，老兄。""猴子"说。

利图马象个陀螺似的转过身来。他笑容满面、张开双臂，迅速穿过房间,何塞菲诺迎了上去,他们俩紧紧握了手，互相拍打着,"好久不见了，兄弟。""好久不见了，利图马，在这里又看见你叫人多高兴呀。"他们俩好象两条嗅觉灵敏的狗似的相互闻来闻去。

"您身上穿的真漂亮，老兄。""猴子"说。

利图马往后退了退，让这几个不可征服的人自由自在地欣赏他那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新装:硬领白衬衣、绘着灰山丘的粉红领带、丝袜子、象镜子一样闪光的黑皮鞋。

"你们喜欢吗?为了纪念我的故乡，我首次试穿。这是我三天前在利马买的。还有领带和鞋。"

"你做了王子了,"何塞说,"好极了，老兄。"

"布衣服，不过是布衣服罢了,"利图马揪着上衣的翻领说,"衣服架都开始生虫了，不过，不过，我还能找到一个。现在，我独自一人了，该轮到我打扮打扮了。"

"我几乎不认识你了,"何塞菲诺打断他的话说,"很久没见

你穿便服了，伙计。”

“干脆说很久没见到我得了。”利图马说，脸色一沉，又微笑了。

“我们也忘了你穿便服时的样子了，老兄。”何塞说。

“这样你比乔装成警察更好，”“猴子”说，“现在，你又成了一个真正的不可征服的人了。”

“我们等什么呢，”何塞说，“我们唱赞歌吧。”

“您们都是我的兄弟，”利图马笑着说，“谁教你们从老桥上往河里跳的？”

“还喝醉酒，逛妓院，”何塞说，“你把我们教坏了，表兄。”

利图马拥抱着莱昂兄弟，亲热地摇动着他们。何塞菲诺搓着双手，咧着嘴笑，他那双一动不动的眼睛却闪烁着一种暗暗警惕的光芒，他的肩膀往后缩着、挺着胸膛、两腿微曲，整个姿势是勉强的，不自然的，小心谨慎的。

“我们必须试试这个‘伊卡的太阳’，”“猴子”说，“您答应过，说了话是算数的。”

他们坐在两张席上，头上有一盏吊在屋顶上的煤油灯，点燃之后，墙上的裂缝和一个被毁坏的没雕刻花纹的壁龛就显现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了。在怀抱圣子的圣母石膏塑像的脚下，放着一个空烛台。何塞点燃龛上的蜡烛，同时，报纸条上显现出一位将军的黄色侧影、一把宝剑和许多勋章。利图马走到席上的手提箱前，打开箱盖，取出一瓶酒，用牙齿咬下瓶塞，“猴子”帮他斟满四个小酒杯。

“我真不敢相信又和你们在一起了，何塞菲诺，”利图马说，“我很想念你们三个，很想念我的故乡，我为我们愉快的重逢感到高兴。”

他们碰了碰杯，举杯喝酒，一饮而尽。

“你撒谎，这酒简直跟火一样！”“猴子”泪水盈眶，暴跳如雷地说，“你保证这不是四十度的酒精吗，老兄？”

“可这酒很淡，”利图马说，“皮斯科酒①并不象甘蔗酒那样，是利马人、妇女和小孩喝的。你忘了，我们喝甘蔗酒就象喝汽水一般？”

“‘猴子’喝酒向来就不行，”何塞菲诺说，“两杯下肚，他就倒了。”

“不错，我醉得快，可是，我比任何人都能撑，”“猴子”说，“我能这样继续撑几天。”

“你总是第一个倒下，兄弟。”何塞说，“你记得吗，利图马，我们是怎样把他拖到河里，让他苏醒的吗？”

“有时候光打我的嘴巴。”“猴子”说，“因此，我准会成为一个嘴上没毛的人，为了让我醒酒给了我那么多耳光。”

“我提议干一杯。”利图马说。

“先让我把杯子都斟满，老兄。”

“猴子”拿起皮斯科酒瓶，开始斟酒，利图马的脸上渐添愁容，两道皱纹最后爬上他的太阳穴，他的目光好象走神了。

“来，干了这一杯，不可征服的人。”何塞菲诺说。

“为博尼法西娅干杯。”利图马说，慢慢举起了高脚杯。

---

① 皮斯科酒是在秘鲁皮斯科酿的上等白兰地酒。

三

“别再装小丫头了。”院长说，“一整夜你也该哭够了。”

博尼法西娅拉住院长的长袍贴边吻了一下。

“告诉我，安赫利卡嬷嬷不会来吧。告诉我，嬷嬷，你是个好人。”

“安赫利卡嬷嬷责备你是有道理的。”院长又说，“你触怒了上帝，辜负了我们对你的信任。”

“为的是不让她生气，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你没看见她一生气就犯病吗？责备我倒没什么。”

博尼法西娅拍了一下巴掌，孤女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压低了，但并没有停息。她又使劲儿拍了一下巴掌，孤女们便不作声了；这时只听见凉鞋踢着院里的石块发出的劈啪声。她打开房门，最后一个孤女刚迈过门槛，她关上了门，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房间里除了来回走动的声音外，还有一种低沉的、秘密而又惊慌的私语声。中午她们看见她和安赫利卡嬷嬷、帕特罗西尼奥嬷嬷来的时候就开始窃窃私语，正是这种叽里咕噜的声音，在做捻珠祈祷时使院长大为恼火。博尼法西娅又听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厨房。她点上蜡烛，端起一只盛满炸香蕉的铜盘，打开储藏室的门锁，走了进去。黑暗中，成群的老鼠惊慌地逃窜。她举起蜡烛，检查屋子。她们躲在装玉米的口袋后面，露出了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脚踝，两只赤脚互相遮来遮去，

想相互遮蔽吗？口袋和墙壁之间只有很小一点空隙，她们准是两个人挤在一起了。没看清她们是不是在哭泣。

“可能我受了魔鬼的诱惑，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不过我没有察觉。我只是感到难过，相信我吧。”

“你为什么感到难过呢？”院长问，“这跟你干的蠢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尼法西娅，别装傻了。”

“为那两个奇卡伊斯的异教徒小女孩难过，嬷嬷。”

博尼法西娅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对你说的是真话。你没看见她们哭吗？没看见她们是怎么紧紧地搂成一团吗？格里塞尔达嬷嬷把她们领进厨房时，她们也什么都没吃，你没看见吗？”

“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她们的过错。”院长说，“不知道把她们弄到这里来是为了她们好，以为我们要伤害她们。在习惯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她们是不知道，可你知道这是为她们好啊，博尼法西娅。”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难受。”博尼法西娅说，“你想叫我怎么办呢，嬷嬷。”

博尼法西娅跑过去，用蜡烛照了照口袋，她们就在那里，象两只小鹰一样挤在一起。一个把头贴在另一个的胸口上，那一个的脊背紧紧贴着墙壁，当烛光照到她们的藏身处时，她们无法把脸藏起来，只好闭上眼睛，绝望地哀叫着。格里塞尔达嬷嬷的剪刀、滚烫的粉红色消毒水都还没有触及她们。浓密的黑发，沾满了尘土、草屑，一定还有虱卵，散散乱乱地一直拖到背上，拖到裸露的大腿上，活象两个小清道夫。烛光之下，肮脏的乱发遮盖着的病奄奄的四肢、马黛茶树皮似的破裙和一条条肋骨都依稀可辨。

“完全是偶然的，嬷嬷，我连想都没有那样想过。”博尼法

西娅说，“我没有想那样做的意图，连想都没有想过，真的。”

“你没有想过，也没有想那样做的意图，可你让她们逃跑了。”院长说，“不仅让这两个跑了，还让其他的都跑了。你早就同她们商量好了，不是吗？”

“不是的，嬷嬷，我向你发誓。”博尼法西娅说，“前天夜里，我给她们送饭到储藏室去的时候才突然发生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感到后怕，我当时真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以为是由于难过的缘故，不过可能是象你说的那样，受了魔鬼的诱惑，嬷嬷。”

“这不能成为你的遁词。”院长说，“你不要尽往魔鬼身上推。如果魔鬼诱惑了你，是因为你让它诱惑。你说你成了另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

乱草似的头发下面，肮脏而瘦小的身子瑟瑟发抖，上牙嗒嗒地打着下牙，就象吓得半死的野兽被关进笼子一样。博尼法西娅看了看储藏室的门，弯下腰去，慢慢地、柔和地用异教徒的话低声对她们说了几句。气氛一下就变了，仿佛是一阵清风吹来，使黑洞洞的储藏室突然充满了凉意。乱发下面的身子不再发抖了，两只小脑袋小心翼翼地、几乎是察觉不到地动了一下，博尼法西娅继续轻声喃喃地说着。

“她们一看见我们之后就很紧张。”博尼法西娅说，“她们自个儿用暗语说话，我一走近，她们就改说其他事情。她们在掩饰，嬷嬷，不过我知道她们是在谈论异教徒的小女孩。你不记得她们在教堂里是什么样子了吗？”

“她们为什么紧张？”院长说，“难道是第一次看见两个女孩子到修道院驻地来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我只是告诉你

发生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她们还记得她们到来的时候的情形，一定是这样，她们就是在说这个。”

“储藏室里那两个小女孩怎么啦?”院长说。

“你先答应不开除我，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一整夜我都在祈祷，让你别开除我。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嬷嬷?要是你答应，我一定改，我全都告诉你。”

“你忏悔还要向我提条件?”院长说，“就是这点我没弄清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留在修道院里。你不是因为看见孤女们在这里感到难过才放她们逃跑的吗?你应该为离开这儿感到庆幸。”

博尼法西娅把铜盘递过去，她们不抖了，一动也不动，胸部随着呼吸剧烈地起伏。博尼法西娅把铜盘端到坐着的女孩够得着的地方，不住嘴地亲切地说着。突然，那颗小脑袋抬起来了，乱头发下面的两只小眼睛亮了一下，瞥了一下博尼法西娅的眼睛又看了看铜盘。胳臂举起来了，战战兢兢的小手在烛光中伸到盘里，两只肮脏的指头夹起了一块香蕉，塞进了嘴里。

“但是我跟她们不一样，嬷嬷。”博尼法西娅说，“安赫利卡嬷嬷和你都总是对我说我已经脱离了黑暗，成了文明人了。我到哪里去呢?嬷嬷，我不愿再当异教徒。圣母慈悲为怀，对吧?她一切都宽恕，对吧?发发慈悲吧，嬷嬷，慈悲为怀吧，对我来说，你就跟圣母一样。”

“你用阿谀奉承收买不了我，我不是安赫利卡嬷嬷。”院长说，“要是你自认为是文明人和基督教徒，你为什么让那些女孩子逃走?为什么你对她们再次沦为异教徒无动于衷呢。”

“但是就会找到她们的，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你就会看到警察们重新把她们带回来的。关于她们的出走，不要怪罪

我，她们到了院里，想走，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嬷嬷，相信我吧，当时我真成了另一个人了。”

“你成了疯子了。”院长说，“或者成了白痴了，她们就是从你鼻子底下逃走你也不会发觉的。”

“比这还糟糕，嬷嬷，我成了跟奇卡伊斯的异教徒女孩一模一样的人了。”博尼法西娅说，“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后怕，你应当为我祈祷，嬷嬷，我原意忏悔，嬷嬷。”

小女孩手不离口地嚼着，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取着炸香蕉。她的头发分开了，披在脸的两边，每嚼一下，鼻子上的圆环就轻轻地颤动一下。她偷偷地看着博尼法西娅，突然伸出另一只手抓住那个把头贴在她胸口的女孩子的头发，空着的那只手伸到盘子里抓起一个香蕉。那颗躲藏着的头被揪着头发扭了过来；这个孩子的鼻子上没有穿孔，眼睛愤怒地闭着。拿香蕉的手垂了下来，把香蕉放到那紧闭着的嘴边，那嘴巴不信任地、抵抗似地闭得更紧了。

“你为什么不来通知我？”院长说，“你躲进了教堂，因为你知道你干了坏事。”

“我害怕，但不是怕你，是怕我自己，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我看见她们没了时，觉得好象在做恶梦，所以才进了教堂。我心里说，这不是真的，她们没有走，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是在做梦。告诉我，不要开除我，嬷嬷。”

“你自己把你自己开除了。”院长说，“我们对你仁至义尽，对任何人也没这样做过，博尼法西娅。你本来可以一辈子留在修道院的。但是现在，那些女孩回来的时候不能再看见你在这儿了。我也很遗憾，尽管你的表现是这么坏。我知道安赫利卡嬷嬷也会很难受。但是为了修道院，需要让你离开。”

“就让我当个佣人吧，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我不再照料孤女们了。我只是扫扫地、倒垃圾和在厨房给格里塞尔达嬷嬷当帮手。我求求你，嬷嬷。”

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在反抗：双目紧闭，咬着嘴唇。然而另一个女孩子的手指在使劲掰着，抠着那紧咬着的嘴唇。两个女孩都在竭力挣扎，头发粘在汗涔涔的皮肤上。猛地一下，嘴张开了：手指使劲往那大张着的嘴里塞那些几乎弄成碎块的香蕉，小女孩开始咀嚼，一缕头发也跟香蕉一起塞进了嘴里。博尼法西娅对那个鼻子上有环的女孩打了个手势，她就伸手小心地把头发给另一个小孩从嘴里拉了出来。躺在地上的小女孩开始往下咽香蕉，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不一会儿，又把嘴张开了，闭着眼睛等着。博尼法西娅和那个鼻子上有环的女孩子在烛光中对视了一下。两个人同时笑了。

“不想再吃点了吗？”阿基利诺说，“应当多吃点儿，伙计，不能靠空气生活。”

“我一直在回忆那个婊子。”富西亚说，“这是你的过错，两夜来我一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不过见到的她还是姑娘的时候的样子，我认识她的时候那个模样。”

“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富西亚？”阿基利诺说，“是我们分手很久以后吗？”

“一年以前，波蒂略博士，大约一年以前。”那女人说，“当时我们住在贝伦①，涨水的时候，大水淹到了我们家。”

---

① 伊基托斯市的一个区。

"对，当然啦，太太。"波蒂略博士说，"不过给我讲讲日本人吧，愿意吗？"

正是那样，河水泛滥，贝伦区成了一片汪洋，日本人每个星期六都从房子对面经过，波蒂略博士。她问那是谁呀，他穿得那么体面，却又亲自来运他的货物，没有谁帮他干，真怪。当时是最好的时期，老哥。他开始在伊基托斯赚钱，为雷亚特吉那条狗干活。有一天，一个女孩无法穿过大水漫着的街道，他出钱请了一个搬运工把她送了过去，她母亲出来感谢他：真是个可怕的虔婆，阿基利诺。

"他总是停下来同我们说话，波蒂略博士。"女人说，"或者在去码头之前，或者在去码头之后，每次都非常和蔼可亲。"

"您已经知道他在做什么买卖吗？"波蒂略博士问。

"看起来他很正派和高贵，尽管他是异种人。"女人说，"他送给我们一些小礼品，博士。衣服啦、鞋子啦什么的，有一次还送了一只加那利鸟。"

"送给您的女儿玩，太太。"富西亚说，"让它用歌声唤醒她。"

"已经是心照不宣了，尽管没有挑明，老哥，那个虔婆晓得我的醉翁之意，我也知道那虔婆是要钱。"阿基利诺问："拉莉塔呢？她对这一切怎么说。"

"她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富西亚说，"那时她的脸冰肌玉洁，一个斑点也没有。她那时多美呀，阿基利诺。"

"他来时戴着一顶白帽子，穿一身白衣服，鞋子也是白的。"女人说，"他带我们去散步，看电影，有一次还把拉莉塔带去看了一回到这里演出的巴西马戏团，您还记得吗？"

"他给了您很多钱吗，太太？"波蒂略博士问。

“很少一点，几乎什么也没给，博士。”女人说，“很少给钱，只送礼品给我们，如此而已。”

拉莉塔上学已经年龄太大了；他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份工作，工资对她母女二人将是个很大的帮助，拉莉塔真愿意去吗？她考虑了她女儿的前途，也考虑了她们的需要，波蒂略博士，就那么仓促决定了，太仓促了，拉莉塔就这样去跟那个日本人一块儿工作去了。

“跟他一块儿生活去了，太太。”波蒂略博士说，“不要害臊，对聘主来说，律师就跟忏悔神父一样。”

“我向您发誓，拉莉塔一直是在家里睡觉。”女人说，“要是信不过我，您可以问问邻居们，博士。”

“他让您的女儿干什么工作，太太？”波蒂略博士问。

一件极好的工作，老哥，要是再继续干两年，就会发洋财了。然而有人告发了。雷亚特吉平安无事，一点罪都没有，他却承担一切，逃走了。从那时起，他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那是一件最好不过的工作了，老哥，收购生橡胶，涂上很多滑石粉让它去掉颜色，把它象烟草一样包装起来运走。

“当时你就爱上拉莉塔了吗？”阿基利诺问。

“我得到了她的童贞。”富西亚说，“她对人世还一无所知。她光会哭，我心情不好时就给她两耳光，心里畅快时就给她买点糖。我仿佛弄到了一个老婆兼女儿，阿基利诺。”

“你为什么连这个也怪罪拉莉塔？”阿基利诺说，“我确信她没有告发。可能是她母亲。”

然而，她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博士，她以最神圣的东西起誓。她一贫如洗，但象最诚实的人一样诚实，而且只到过仓库一次，她问那里面放的是什么时，日本人回答说是烟草，

心地善良的她就深信不疑了。

“一点烟草也没有，太太。”波蒂略博士说，“那是箱子上写的，但您知道里面是橡胶。”

“那个虔婆一直什么也不知道。”富西亚说，“是某个帮我涂滑石粉和包装的人告发的。报上说她是我的另一个受害者，因为我拐了她的女儿。”

“可惜你没有把这些报纸和格兰德军营的报纸都存起来。”阿基利诺说，“现在看看倒挺有意思，看看你是多么名声大噪的，富西亚。”

“你学会认字了吗？”富西亚说，“我们一块儿干活的时候你还不识字，老哥。”

“那你也会读给我听的。”阿基利诺说，“可是为什么胡利奥·雷亚特吉先生平安无事？为什么你不得不潜逃在外而他却逍遥法外？”

“生活中的不公平。”富西亚说，“他出钱，我卖命。橡胶表面上是我的，虽然我只不过是捞点残羹剩饭。尽管这样，我也可能发财，阿基利诺，买卖太赚钱了。”

拉莉塔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再三再四地追问，女儿总是说不知道，事实就是这样，波蒂略博士，为什么要怀疑呢？日本人总是外出旅行，但来来往往旅行的人多了。再说，她怎么知道运橡胶是走私而运烟草不是呢。

“烟草不是战略物资，太太。”波蒂略博士说，“橡胶却是。我们只能向盟方出卖，他们正在同德国人开战。您不知道秘鲁人也处在战争中吗？”

“那你应当把橡胶卖给美国佬，富西亚。”阿基利诺说，“那样你就不会遇到麻烦，他们会付给你美元。”

“我们的盟方以战时价格买我们的橡胶，太太。”波蒂略博士说，“日本人偷偷地出卖，人家多付给他四倍的价钱。这一点您也不知道吗？”

“头一次听说，博士。”女人说，“我是个穷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要知道，他要是走私犯，我绝不会让女儿跟他一起走。他还真可能是个奸细吗，博士？”

“她还很小，离开她的母亲会很难过的。”阿基利诺说，“你是怎么说服拉莉塔的，富西亚？”

拉莉塔可能很爱她的母亲，但跟了他以后才能吃饱肚子，穿上鞋。要是留在贝伦，可能就会变成洗衣妇、娼妇或者佣人，老哥。阿基利诺说，“瞎扯！富西亚，你一定是爱上了她，要不就不会把她带走。一个人逃跑要比拖着一个女人容易得多，你要是不爱她就不会把她拐走了。”

“虽然是败絮其中，拉莉塔也是金不换。”富西亚说，“我没告诉你当时她美貌非凡吗？没有人见了不动心的。”

“金不换。”阿基利诺说，“似乎你考虑过拿她做交易。”

“我拿她做了一笔好交易。”富西亚说，“这个婊子从来没对你说过吗？雷亚特吉那条狗绝不会原谅我的，我知道，那是我对他的报复。”

“有一天晚上没来，第二天也没来，后来收到她一封信。”女人说，“告诉我说她跟日本人到外国去了，就要结婚了。我把信给您带来了，博士。”

“我替您保存，给我吧。”波蒂略博士说，“您为什么没有报告警察局说您的女儿逃走了呢，太太？”

“我以为是爱情纠葛，博士。”女人说，“以为他是结过婚的，因此才同我的女儿私奔了。几天之后从报纸上才知道日本

人是个强监。"

"拉莉塔在信里给您寄了多少钱?"波蒂略博士问。

"比这两条母狗加起来值的钱还要多。"富西亚说，"一千索尔。"

"二百索尔，您看多小气，亲爱的博士。"女人说，"但我已经花光了，还债。"

他对老太婆的灵魂了如指掌，她比使他啷噹入狱的那个土耳其人还要财迷，阿基利诺。波蒂略博士想知道她向警察局申报的是否和对他讲的是一样多，太太，打了点埋伏吗?

"除了那二百索尔以外，博士，"女人说，"再有的话也会给我抢走的，您知道警察局是怎么回事。"

"让我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波蒂略博士说，"一有消息我就叫您。如果传您去法庭或警察局，我陪着您。要是我不在场，您就什么也别说，太太。对谁也别说，明白我的意思吗?"

"听您吩咐，博士。"女人说，"但是连受的损害和损失也不能说吗?大家都说我有权索取赔偿。他骗了我，拐走了我的女儿，博士。"

"等抓到他以后，我们要求一笔赔款。"波蒂略博士说，"我来办这件事，不要担心。不过要是您不想惹麻烦，您已经知道了，如果您的律师不在场，一句话也别说。"

"就是说你又一次见到了胡利奥·雷亚特吉先生了。"阿基利诺说，"我以为你是从伊基托斯跑到了对面的岛上。"

你想让我如何跑呢?游过去吗?步行穿过原始森林吗，老哥?我身上只有几个索尔，也知道雷亚特吉那条狗会把自己的双手洗刷得干干净净，因为他一点也没有牵连进去。幸好他带着拉莉塔，人都是有他的弱点的。胡利奥·雷亚特吉在那里，

一切都听说了。不过老太婆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他天性多疑，老兄。另外，他还担着心呐，因为富西亚带着一个女人，热恋中的情人是什么蠢事也干得出来的。

“他在这个问题上倒真是干了一件蠢事。”波蒂略博士说，“即使你愿意，也不会牵扯到你的。一切都仔细研究过了。”

“你没对我讲过一句关于拉莉塔的话。”胡利奥·雷亚特吉说，“你知道他是和这个女孩子住在一起的吗？”

“一点也不知道。”波蒂略博士说，“他一定是个醋缸，用七把锁把她锁在屋里。最要紧的是那个好心的老太太还蒙在鼓里。我想没有什么危险，估计这对情人已经到了巴西了。今晚上我们一块儿吃顿饭吗？”

“不行。”胡利奥·雷亚特吉说，“乌恰马拉叫我有急事。来了一个雇工，不知道又见什么鬼了。争取星期六回来。估计现在堂法比奥已经到了圣玛利亚·德·湼瓦镇了，应当派人告诉他现在不要再买橡胶了。等事情平息后再说。”

“你带着拉莉塔到什么地方躲着去了？”阿基利诺问。

“到乌恰马拉。”富西亚说，“到雷亚特吉那条狗在马拉尼翁的一个藏身所去了。我们说得简短点吧，老哥。”

中午过后，牲口离开了牧场，天将垂暮之时走进了沙漠。牧工们披着斗篷，戴着抵御风沙的阔沿帽，整夜都在把那些肥壮的、步履蹒跚的牲口赶往河边。黎明时分，皮乌腊已经在望：河对岸是黑魆魆的城廓，鳞次栉比的房屋还在沉睡。不能从老桥走到城里，老桥已经年久失修，摇摇欲坠了。河床干涸时，就从河里穿过，荡起满天灰尘。在山洪暴发那几个月里，

就得在河边上等候。牲口用宽大的嘴唇拱着沙土，用角掀着嫩绿的稻子豆，悲哀地哞哞乱叫。人们一边吃着当早点的冷肉，喝着甘蔗酒，一边平静地交谈着，要不就盖着斗篷缩成一团睡觉。用不着等多长时间，有时卡洛斯·罗哈斯比牲口群还早到码头。他从城市的另一边过河，他的茅屋就在那里。船工清点牲口的数目，估算着重量，决定分几次运完。河对岸，屠宰场的工人正在准备绳索、锯子和屠刀，还有那只用来熬只有屠宰场的人喝了才不会头晕的稠糊糊的牛头汤的大桶。工作结束之后，卡洛斯·罗哈斯就把驳船拴在老桥的一个桥墩上，然后到那个名叫加利纳塞拉的酒店去，早起的人们都到那里光顾。这天早晨，酒店已经聚集了不少运水工、清洁工和沿街叫卖小吃的小贩，都是加利纳塞拉区的住户。有人给他送来一葫芦瓢山羊奶，问他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你老婆好吗？孩子好吗？是的，都很好，何塞菲诺已经会走路和喊爸爸了，但他有件事要对他们说。他继续张着大嘴，瞪着眼，仿佛刚刚看见过四不象怪兽。他在船上工作十年来，起床的时候如果在街上看见了谁，没有一次不对屠宰场的人叨唠。太阳还没出来，四周还是一片漆黑，正是沙子落得最紧的时候，因此，谁会在这个时候去散步呢？加利纳塞拉的住户们都说，是这样，伙计，谁也不会去散步。他于是急促地说了起来，象机关枪一样快，表情十分生动；停顿的时候，总是张着大嘴，瞪着双眼。他着实吓了一跳，他妈的，太奇怪了。怎么回事呢？他又一次听见了，很清楚，是马蹄声。他是不是发疯了？又向四周看了看。说到这里他招呼大家等着，让他说完；他在老桥那里碰见了他，当时就把他认出来了。是梅尔乔尔·埃斯皮诺萨的马吗？就是那匹白马吗？是的，正是这样，因为是白马，在晨曦中闪闪发亮，象幽

灵一样。加利纳塞拉区的住户们听到这里，失望了，四散走了开去，这不是什么新闻。是不是梅尔乔尔先生夜间旅行的车子来了？他这么想，对，是牲口溜缰了，应当捉住它。他跳下驳船，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河岸，幸好马跑得不急，他慢慢接近它，免得把它惊了，他站在马的前面，准备抓住马的鬃毛，嘴里哦哦地叫着，别撒野，我要骑无鞍马，把你还给你的主人。他够上步子了，已经很近了，由于沙尘太大，勉勉强强看得见马，他拉着马回到了城里，这才看清楚了，嗨。加利纳塞拉区的住户们的兴趣被勾起来了，又围过来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卡洛斯，你看见什么了。是的，看见堂安塞尔莫了，他骑在马上望着他，千真万确。堂安塞尔莫用布蒙着脸。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毛发直竖：对不起，堂安塞尔莫，我以为牲口溜缰了哩。加利纳塞拉的住户们又问，他在那里干什么呢？到哪儿去？象个小偷一样悄悄地逃出皮乌腊吗？卡洛斯说，让他说完吧，真他妈糟糕。堂安塞尔莫哈哈大笑起来，看着他，仿佛要笑死了，马在原地直打转。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别这么大惊小怪的，罗哈斯，我睡不着，出来溜一溜吧，听见吗？就跟我对你们说的一样。沙子打得脸火辣辣的，他还有兴致问他是不是认为他是傻瓜。以为我会相信他的话吗？听众中一个人说，不过别这么说，卡洛斯，不要把人家想成骗子，再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故事还没讲完，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了。在远处，就是在通往卡塔卡奥斯的小路上。听众中的一个女人问：是在沙漠里吗？可怜的人，那脸、眼睛和手会被风沙打坏的。那天的风沙多大啊。卡洛斯截住她的话头，说要是不让他说，他就不说了，他要走了。对，他仍然骑在马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看河，又看看老桥，再看看城镇。然后下了马，玩

他的披肩，就象一个小孩在撒欢，跟何塞菲诺似地又蹦又跳。加利纳塞拉的住户们问，堂安塞尔莫不会疯了吧？那太可惜了，他是个多好的人哪，也许是喝醉了吧？卡洛斯·罗哈斯说，不是，看来没有喝醉，告别的时候还跟他握了握手，问了问家里的情况并向家里代了个好。大家说那你就不该害怕嘛。

这天上午，堂安塞尔莫又照例按时在演兵场出现了。他满脸堆笑，喋喋不休，心情愉快，向所有从院里经过的人敬酒。他克制不住地想开玩笑，嘴里一个接一个地说着一语双关的故事，逗得"北方之星"的伙计哈辛托哈哈大笑。堂安塞尔莫的笑声在整个演兵场上震响。关于他夜游的消息早已家喻户晓，皮乌腊人缠着问他时，他总以嘲笑和模棱两可的话来回答。

卡洛斯·罗哈斯讲的故事使全城人的好奇心顿起，好多天里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有几个好奇心强的人甚至跑去向梅尔乔尔·埃斯皮诺萨了解情况。这个老农夫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另外，他从来不向在他那里寄宿的人提任何问题，因为他不是一个冒昧的人，也不喜欢开玩笑。那天他看见他的马并没有备鞍，身上干干净净的。他不想多过问，请他们走开，让他安静一会儿。

当人们不再谈论那次夜游之后，一个更加突然的消息不期而至。堂安塞尔莫向镇公所购买了老桥那边的一块地皮，地皮在卡斯蒂利亚区的最边远的几间茅屋那边，完全是在沙漠里，就是船工卡洛斯·罗哈斯那天清早碰见他在那儿雀跃的地方。假如这个异乡人决定在皮乌腊定居，他想修个房子是不奇怪的，但是竟修在沙漠里！流沙会很快地吞没那片地方的，就象吞没那些古老的朽木和死去的加利纳塞拉居民一样。沙漠地带不稳定，伸缩性很大，沙丘每夜都要挪动地方，大风随意将它

制造、消灭和移动，有时使其缩小，有时使其增大。有无数可怕的沙丘包围着皮乌腊，仿佛是一道城墙，天亮时白茫茫，太阳出时红彤彤，夜幕降临时黑压压，第二天却又逃走了，七零八落的，远远看去，活象沙漠的皮肤上长着癞疤。每到黄昏，由于沙尘飞扬，堂安塞尔莫就与众人隔绝了。许多邻居苦口婆心地劝他，企图阻止他这种发疯似的行为，他们列举了无数条理由来劝他回心转意，让他在城里买块地皮，不要固执。但堂安塞尔莫婉言谢绝了一切劝告，用些类似谜语的话来回答。

约莫中午时分，一只满载士兵的平底船到了，想让船头靠岸，而不象通常那样让船身靠岸，波浪把船推来推去。“长官，等一等。”阿德里安·涅维斯赶来帮忙。他跳进水里，拉住船帮，把船拴在岸边。士兵们不向他道谢，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绳子套在他身上，捆起来后他们又向村里跑去。下午，回来了，向长官报告说，差不多所有的基督教徒都逃到山上去了，只抓住五、六个。当他们回到博尔哈军营时，基罗加上尉大发雷霆，你们怎么想起抓个残废人回来呢？又对比拉诺说，滚吧，瘸子，你不能当兵。第二天上午操练就开始了；把他们早早地轰了起来，给他们剃了头，发了柿子色的裤子、衬衣和把脚挤得紧绷绷的鞋子。然后，基罗加上尉给他们作了爱国训话，把他们分成班。一名班长把涅维斯和另外十一个人领去训练：集合、敬礼、齐步走、卧倒、立定、立正、稍息。天天如此，没办法逃走，监视相当严密，稍不小心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基罗加上尉说，没有一个逃兵不被抓回来，那样，服役时间就延长一倍。一天上午，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来了，“过去是领航员

的新兵阿德里安·涅维斯，前进一步走。”“听你吩咐，亲爱的班长，我就是。”“你对这个地区、对河的上游熟悉吗?”他回答说,“了如指掌，亲爱的班长，上游下游我都熟悉。”“那就准备到巴瓜去吧。”涅维斯对自己说，机会来了，阿德里安·涅维斯，要么现在就逃，要么永远逃不出去。第二天上午就出发了，他们乘一只小平底船，随行的还有一个军营的阿瓜鲁纳脚夫。河水上涨了，他们慢慢前进,绕过一座座沙丘,躲避着水草和象残肢断腿一般迎面而来的树干。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因为旅行而觉得很高兴，没完没了地谈着。有一个来自海边的中尉想到彭戈去看看，他们说，那很危险，亲爱的中尉，刚下过大雨；但他想去，就去了。结果船翻了，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德尔加多班长说他捡了一条命，因为他编了一条巧妙的理由没有跟着去，如此这般，滔滔不绝。脚夫没有开口。亲爱的班长，基罗加上尉是野蛮人吗？阿德里安·涅维斯跟班长搭上了话。他还会是什么人呢，两个月之前，他们出差到圣地亚哥去了一趟，长腿蚊子把上尉的腿都咬肿了。他两腿通红，满是疙瘩，把两条腿都泡在河里。班长吓了一大跳：当心莽蛇，防备它们别把大腿给你咬掉，亲爱的上尉，这些莽蛇来的时候你无从察觉，它们张口一下就会把一条大腿吞下去。上尉说，让它们来吧，把腿吃掉算了。他的腿火烧火燎的，简直不想活下去了，只有凉水才能止痛，他妈的，他的运气多坏，真见鬼。班长又说，你的腿正在淌血，亲爱的上尉，血会把虎鱼召来的，它们给你撕掉几块肉怎么办？然而基罗加上尉发火了，妈那个屄，别再吓唬我了。班长看见他那两条腿就恶心：肿得象发面一样，满是疮疤，船桨每摇一下，就裂一道口子，流出白脓。阿德里安·涅维斯说，正因为这个虎鱼才没来哩，它们闻到了

臭味儿，知道吸了这种大腿的血会被毒死的。脚夫还是一言不发，他站在船头，用篙杆探着河底。两天之后，到了乌拉库萨；一个阿瓜鲁纳也没有看见，都钻到大森林里去了。甚至把狗也带去了，真是老谋深算。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站在空地中央，张嘴大叫着：乌拉库萨人听着！乌拉库萨人听着！他的牙齿就跟马牙一样又结实又白。没有男子汉的勇气吗？太阳把他大张着的嘴唇染成了蓝色。来呀，胆小鬼们，回来吧！但脚夫说，没有男人了，亲爱的班长，基督教徒们在吓唬他们。班长于是下令搜查茅屋，把能吃的、能用的或者能卖的统统给他打成小包，现在就去，快点。阿德里安·涅维斯劝他不要这么做，亲爱的班长，他们一定在看着我们，要是偷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会扑到我们身上来。班长不以为然地说，他不用手枪就能对付那些乌拉库萨人，只需要给他们几耳光就行了。说着就地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燃上一支香烟。他们到茅屋里去了，回来的时候，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正在静静地酣睡，斗篷滚到了地下，上面爬满了蚂蚁。阿德里安·涅维斯和脚夫坐下来吃丝兰、嘎鱼，然后抽烟。班长睡醒之后，爬到他们跟前，抱着军用水壶咕嘟咕嘟地喝水。然后看了看包袱：一张蜥蜴皮——破烂货，珠子和贝壳穿成的项练，就这么些东西吗？陶盘子、小刀。他许愿给上尉的那些东西呢？少女、王冠，连杀虫子的树胶都没有一点？一篮野果，一葫芦玉米糖，简直是垃圾一堆。他用脚踢着包袱，询问他睡觉时他们是不是看见过谁。没有，亲爱的班长，谁也没看见。班长以为他们走得不远，脚夫用手指着一座山，但班长吹了一声哨：就在乌拉库萨睡觉，明天一大早继续干。他又咆哮起来，为什么人们都躲起来，他们象洪水猛兽吗？他站起身，撒了一泡尿，解下绑腿，朝一间

茅屋走去，他们跟着他。天气不热，夜晚显得潮湿而嘈杂，徐徐吹来的微风，把一阵阵烂香蕉味儿一直送到房间里。脚夫说，走吧，亲爱的班长，这地方真臭。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别留在这儿过夜，他不喜欢这个地方。阿德里安·涅维斯耸了耸肩膀：谁会喜欢呢，不过别白费唾沫了，班长听不见，他已经睡着了。

“你在那里过得怎样？”何塞菲诺说，“谈一谈，利图马。”

“我能怎样呢，伙计。”利图马回答，小眼睛吃惊地瞪大了，“糟透了。”

“他们打你吗，表兄？”何塞问，“让你吃面包，喝水吗？”

“没有的事，他们对我不错。卡德纳斯班长吩咐给我的饭比给任何人的都多。他是我在森林中的依靠，这个桑波① 是个好人，我们管他叫‘黑子’。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是凄惨的生活。”

“猴子”手里捏着一支香烟，突然，他伸出舌头，眯起一只眼睛。他笑了，对其他人漠不关心，在那里扮鬼脸，两颊旋起酒窝，额上堆满皱纹。不时自己鼓掌助兴。

“他们有点崇拜我。”利图马说，“他们对我说，‘你的卵跟山羊卵一般大’，乔洛。”

“他们说得对，表兄，当然是这样，谁会怀疑这一点呢。”

“整个皮乌腊都在谈论你，伙计。”何塞菲诺说，“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在谈。你走后很久都还在议论你。”

“我走？”利图马说，“我不是情愿走的。”

① 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我们保存有报纸。”何塞说，“你看，表兄。《时代报》把你骂了个狗血喷头，把你叫做恶棍，但《回声与消息报》和《工业报》却承认你是勇敢的人。”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伙计。”何塞菲诺说，“曼加切里亚区的人都为你感到骄傲。”

“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利图马耸了耸肩，吐了口唾沫，又用脚蹭了几下，“再说，也是酒后胆大。不喝酒，我是不敢干的。”

“我们曼加切里亚人都是亡命徒。”“猴子”一跃而起，“对桑切斯·塞罗将军① 崇拜得五体投地。”

他走到那张剪报跟前，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回到席子上坐下，哈哈大笑。

“‘猴子’已经着急了。”利图马说，“我们到琼加那儿去吧，要不她该睡着了。”

“我有点事要对你说，伙计。”何塞菲诺说。

“去年，有个开酒馆的到这儿来住下了，利图马。”“猴子”说，“他就是杀害将军的凶手之一。我看见他就怒不可遏。”

“在利马我认识很多开酒馆的。”利图马说，“他们当时也被关进了监狱。他们随便嘲骂桑切斯·塞罗，说他是暴君。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伙计？”

“你就听任他们在你面前嘲骂这位伟大的曼加切里亚人吗？”

“他是皮乌腊人，不是曼加切里亚人。”何塞菲诺说，“这又

① 桑切斯·塞罗(1894—1933)，秘鲁著名的将军和政治家。1930—1931年和1931—1933年曾两次担任总统，后来被暗杀。

是你们的发明创造。我确信桑切斯·塞罗从没在这个区呆过。”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利图马说，“说吧，伙计，你把我的心都撩痒了。”

“不是一个人，全家都来了，表兄。”“猴子”说，“他们在曾经是帕特罗西尼诺·纳亚的住宅的附近修了一座房子，在门上插了一面酒馆的小旗。你看这算什么玩意儿？”

“就是博尼法西娅，利图马。”何塞菲诺说，“看你的脸色你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不问我们呢，不可征服的人？你害臊吗？我们可是亲如兄弟啊，利图马。”

“这倒是，我们曾代你行事。”“猴子”说，“我们让他们安身不下，不得不走了，把房子付之一炬。”

“提问不嫌晚。”利图马说，挺了挺身子，两手撑着地面，一动也不动了，很平静地问，“一封信也不给我写，她是怎么啦？”

“据说霍文·阿历杭德罗从小就开酒店。”何塞飞快地说，“有一次阿亚·德拉托雷去了，他亮出一个说他是教师的广告，他那么年轻，令人赞叹。”

“造谣，霍文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曼加切里亚的光荣。”“猴子”争辩说，声音软弱无力。

“静一静，没看见我们在说话吗？”利图马在地上拍了一掌，激起一股尘雾。“猴子”不笑了，何塞低下了头，何塞菲诺的脸绷得紧紧的，袖手旁观着，不断眨巴着眼睛。

“出什么事了呢，伙计。”利图马轻轻地、差不多是温存地说，“我什么也没问，是你向我多嘴多舌的。现在继续说吧，别装哑巴。”

“有些东西比甘蔗酒还烧心，利图马。”何塞菲诺沉声说。

利图马用手势打断他说，“那么我再开一瓶吧。”他的声音和表情都一点也没有失态，但他的皮肤上已汗涔涔的了，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听到坏消息的时候烧酒能消愁，对不对？”

他用牙咬开瓶塞，把各人的杯子都斟满了。然后急急忙忙地端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他的眼睛红了，潮湿了。“猴子”一口一口地喝着，紧闭着双眼，满脸怪相，突然他喝呛了，咳嗽不止，用巴掌拍着胸口。

“这‘猴子’真没用。”利图马嘟囔道，“说吧伙计，我等着呐。”

“唯有皮斯科酒能化作眼泪，”“猴子”唱歌似地说，“其他酒都只能变尿。”

“她当了妓女了，兄弟。”何塞菲诺说，“在‘青楼’里。”

“猴子”又一次咳嗽起来，杯子滚翻在地，地上的湿渍缩小着、缩小着，最后消失了。

“她们的牙齿得得地发抖，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我对她们说异教徒的话，以便打消她们的恐惧。你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你为什么从来没对我们说过你会讲异教徒的话呢，博尼法西娅？”院长问。

“你不知道所有的嬷嬷都说我说野蛮话吗？”博尼法西娅说，“你不知道她们说我已经用手抓饭吃，成了异教徒人了吗？我羞于开口对你说这个，嬷嬷。”

她拉着女孩子们的手从储藏室里走出来，走到她那狭小的房间的门槛前时，让他们等着。两个小女孩往一起靠了靠，抱

成一团贴在墙上。博尼法西娅走进房间，打开箱子翻了一阵，取出钥匙串，出了房门。她又抓住女孩子们的手领她们走。

“真的把那个帕加诺吊上了卡皮罗纳树吗？”博尼法西娅问，“用什么剃掉他的头发，让他成了光头的？”

“你真象个疯子。”安赫利卡嬷嬷说，“没头没脑地什么都问。”

然而她早就晓得了，亲爱的嬷嬷：士兵们把他用小艇载了来，把他捆在当旗杆的那棵树上，孤女们爬上住所的房顶去看，安赫利卡嬷嬷用鞭子抽她们。这些个女贼还在讲这个故事吗？什么时候把这告诉博尼法西娅了呢？

“是飞进来的一只黄色小鸟告诉我的。”博尼法西娅说，“真的把他的头发剃掉了吗？就象格里塞尔达嬷嬷给那个异教徒的女孩子们剪掉头发一样吗？”

“是士兵们给他剃掉的，傻瓜。”安赫利卡嬷嬷说，“这不能相提并论。格里塞尔达嬷嬷给女孩子们剪头发是为了使她们不痒痒。剃他的头发则是一种惩罚。”

“那个异教徒犯了什么事呢，亲爱的嬷嬷？”博尼法西娅问。

“坏事，丑事。”安赫利卡嬷嬷回答说，“他犯了罪。”

博尼法西娅和女孩子们踮着脚尖走了出去。院子是隔成两半的：月光如水，洒在教堂正面的三角形屋顶和厨房的烟筒上；修道院住地的另一部分却笼罩在潮乎乎的阴影里。绕成拱洞形状的黑魆魆的爬藤和树枝之下，模模糊糊的砖墙被黑暗遮去了大半截。嬷嬷们的住宅完全隐没在夜色中。

“你对问题的看法是极不正确的。”院长说，“嬷嬷们只注意你的灵魂，并不留心你的肤色和语言。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自从你来到修道院，安赫利卡嬷嬷就光知道疼爱你。”

“这我知道，嬷嬷，因此我才求你为我祈祷。”博尼法西娅说，“那天晚上我变成了野蛮人，你看，这多可怕。”

“快别哭了。”院长说，“我知道你变成了野蛮人。我想知道你到底干了什么。”

她松开了她们的手，作了个让她们肃静的手势，然后拔腿就跑，始终是脚尖点地。起初，她把女孩子们拉下了一段，但跑到院子中央时，她们已经和她并排跑了。她们一齐跑到了那道封起来了的院门跟前。博尼法西娅俯下身去，一把一把地试着钥匙串上的锈渍斑斑的钥匙。锁吱吱嚓嚓地响了一阵，木头湿漉漉的，她们用巴掌拍打的时候，发出空响，但门开不开，三个人都觉得呼吸变得困难了。

“当时我还很小吧？”博尼法西娅说，“有多大， 亲 爱 的 嬷嬷？用你的手比给我看看。”

“这么大，就这么大。”安赫利卡嬷嬷说，“但已经是个魔鬼了。”

“那么我到修道院有多久了？”博尼法西娅问。

“不很久。”安赫利卡嬷嬷说，“只有几个月。”

够了，魔鬼已经进入她的身体了，亲爱的嬷嬷。这个疯子在说什么？看你现在说什么，博尼法西娅知道她就是和那个异教徒一起被带到圣玛丽亚·德·涅瓦镇的。孤女们对她说过。现在安赫利卡嬷嬷必须坦白谎话了，要不，你就要下地狱，亲爱的嬷嬷。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呢，鬼东西？”安赫利卡嬷嬷说，“这是失敬，也是罪过。”

“闹着玩的，亲爱的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我知道你会升

上天国的。”

第三把钥匙转了一下，门松动了。但外面肯定被树枝、灌木丛、粗藤、鸟窝、蜘蛛网、菌类和缠住木门的爬藤紧紧地堵住了。博尼法西娅全身顶在木门上使劲地推——响起一阵叽里卡嚓的断裂声——把门推开了一道足以过人的缝隙。她把半开半闭的门固定住，脸上的汗水象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她侧耳倾听着看不见的树丛发出的沙沙声，突然，背后也传来一阵嘁嘁嚓嚓的声音。

“我变得跟她们一样了，嬷嬷。”博尼法西娅说，“鼻子上套着环的那一个吃了，强迫另一个女孩子吃。她用指头把香蕉塞进她的嘴里，嬷嬷。”

“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呢？”院长问。

“一个抓住另一个的手，吮她的指头。”博尼法西娅说，“然后另一个也这么做。你知道她们有多饿吗，嬷嬷？”

怎么会不饿呢？可怜的孩子们离开奇卡伊斯后就一口东西也没吃过，博尼法西娅。不过院长说她早就料到这会使她难过。博尼法西娅说她几乎听不懂她们的话，因为她们说话很怪。在这儿每天都有吃的，但她们说，我们想走；在这儿会生活得很幸福，她们仍然说，我们想走；于是就给她们讲关于圣子耶稣的故事，异教徒的孩子们很爱听，嬷嬷。

“这是你所做的最好的事情。”院长说，“讲故事，还有什么，博尼法西娅？”

她的一双眼睛象萤火虫似地闪着，我的天，碧眼里充满了恐惧，回房里去吧！她向洗礼石槽走了一步，谁允许她们出来的？门被树枝推着，无声地关上了。孤女们默默地看着她，眼睛都跟萤火虫一样，足足有两打，人影则只有一个，宽极了，

奇形怪状，脸、罩衫全都被黑暗吞没了。博尼法西娅朝住宅区看了看：一盏灯也没有。她又一次命令她们回屋去，但她们既不挪步也不回答。

"那个异教徒就是我父亲吗，亲爱的嬷嬷？"博尼法西娅问。

"不是你父亲。"安赫利卡嬷嬷说，"你是在乌拉库萨出生的；但你是另一个人的女儿，不是那个坏蛋的孩子。"

不是在骗她吗，亲爱的嬷嬷？但安赫利卡嬷嬷说她从来不骗人，疯子，干吗要骗你呢。是为了不叫她突然难受吗，亲爱的嬷嬷？是为了不让她感到羞耻吗？为了让她不以为自己的父亲也是坏蛋吗？

"为什么是坏蛋呢？"安赫利卡嬷嬷说，"可能是个好心人哩，有许多异教徒是好心人。不过你管这个干吗呢。难道你现在没有一个伟大得多、好得多的父亲吗？"

这一次她们仍然没有服从，走吧，回屋里去。两个小女孩蹲在她的脚下，瑟瑟发抖，抓住她的长袍。猛然间，博尼法西娅转过身去，跑到门跟前，推着，把门打开了，指了指黑咕隆咚的山头。两个小女孩挨着她站着，但拿不定主意跨出门槛，两颗小脑袋在博尼法西娅和门洞的阴影之间游移不定，这时，萤火虫似的眼睛都聚到了近前，博尼法西娅面前的人影分开了，孤女们开始低声向她诉说，有的伸手在她身上摸娑。

"她们一个给另一个捉虱子，嬷嬷。"博尼法西娅说，"把虱子捉出来后用牙咬死。不是使坏，是闹着玩，嬷嬷，把虱子咬死之前，还拿给对方看。看看，我给你捉出的这个。闹着玩，也是为了亲热，嬷嬷。"

"要是她们已经信任你了，你就可以劝阻她们了。"院长

说，"告诉她们不要作这些肮脏的举动。"

但她只想着明天，嬷嬷，让明天永远别到来。格里塞尔达嬷嬷不要剪掉她们的头发，一定不要剪掉，一定不要把消毒水倒在她们身上。院长说，这是什么蠢念头哟？

"你没看见是怎么倒的，我得按住她们，看得见。"博尼法西娅说，"洗澡的时候也是这样，肥皂水钻进了她们的眼睛。"

格里塞尔达嬷嬷要把她们从那些叮咬脑袋的虱子中解救出来，这竟会使她们难受吗？除掉这些她们吞下去会生病、会使肚子肿胀的虱子使她们难受吗？是的，她还梦见格里塞尔达嬷嬷的剪刀。这使她痛得不得了，嬷嬷，就因为这个。

"看来你并不聪明，博尼法西娅。"院长说，"你本应当为看见那两个小孩变成两只动物、做猴子做的事情感到难受。"

"那你会更生气的，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你会恨我。"

想干什么？为什么不理她呢？过了一会儿，她提高嗓门说，还想走吗？再变成异教徒吗？孤女们挤到了两个小女孩前面。博尼法西娅面前，罩衫挤成了一个疙瘩，孤女们的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芒，她又看了看住宅区：依然是黑洞洞的一片。

"把头发给他剃掉是为了把里边的魔鬼赶出来。"安赫利卡嬷嬷说，"够了，不要再去想那个异教徒了。"

她永远记得，亲爱的嬷嬷，把头发剃掉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魔鬼就跟虱子一样吗？这个疯丫头在说些什么呀？剃掉他的头发是为了把魔鬼赶出来，剪掉女孩子们的头发才是为了把虱子弄出来。那就是说虱子和魔鬼都是藏在头发里的了，亲爱的嬷嬷。安赫利卡嬷嬷说，你真傻，博尼法西娅，你真是傻透了。

她们一个一个地鱼贯而出，就象星期日到河边去的时候一

样，走过博尼法西娅跟前的时候，有的伸手亲热地抓住她的长袍，抓住她那裸露的手臂。她却说，赶快走吧，上帝帮助你们，我将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一边用背顶着门。她把每一个在门槛上停住脚步回头张望黑暗中的住宅的孤女们都推了出去，把她们推进茫茫的丛林中，推到满是泥泞的土地上。她们在夜幕中消失了。

“突然另一个跳了起来，冲我走过来。”博尼法西娅说，“是那个最小的，嬷嬷，我以为她是来搂抱我的，但她用小指头来摸我，是为了给我捉虱子，嬷嬷。”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孩子带到屋里去?”院长问。

“为了感谢，感谢我给了她们吃的，你不明白吗?”博尼法西娅说，“由于没有找到，她的脸色变得悲伤起来。我但愿，但愿那个可怜的孩子找到哪怕是一个小虱子。”

“嬷嬷们说你野蛮的时候你还抗议，”院长说，“难道你象个基督教徒那样说话吗?”

她也在那个小女孩的头发里找虱子，并不觉得恶心，嬷嬷，每找到一个就用牙咬死。恶心吗？是的，有一点。院长说，你对这种龌龊事还骄傲地津津乐道呐。博尼法西娅说，是感到骄傲，这真可怕，嬷嬷。那个小女孩伸手给她找虱子，把手让她看了看，然后飞快地塞进嘴里，仿佛咬死了一个虱子。另一个女孩子也开始那样做，嬷嬷，于是她也给那个女孩子找。

“不要这样跟我说话。”院长说，“再说也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讲了，博尼法西娅。”

她叫嬷嬷们快进来，进来看她，安赫利卡嬷嬷，还有你，院长嬷嬷，你还辱骂她们，暴跳如雷，你是多么狠啊，嬷嬷。

两个小女孩已经不在了：她们可能是第一批出去的，使劲地爬着。博尼法西娅穿过院子，走到教堂跟前停住了脚步。然后走进教堂，在一根长木凳上坐了下来。月光模模糊糊地一直照到祭坛上面，在那道礼拜日做弥撒时把孤女们和圣玛丽亚·德·涅瓦镇的善男信女们隔开的铁栏杆那里消失了。

“另外，你还是个残忍的人。”安赫利卡嬷嬷说，“不得不在整个修道院里找你。你还在我的手上咬了一口，小贼。”

“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博尼法西娅说，“你不知道我是异教徒吗？要是我吻吻我咬过的地方，你能宽恕我吗，亲爱的嬷嬷？”

“你总是这样以嘲讽的口气对我说话，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真想揍你。”安赫利卡嬷嬷说，“你想让我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吗？”

“不，嬷嬷。”博尼法西娅说，“你已经在这里祈祷了一会儿了。”

“为什么你不呆在房间里？”安赫利卡嬷嬷说，“你经过谁的许可在这个时候跑到教堂来的？”

“孤女们逃跑了。”莱昂诺尔嬷嬷说，“安赫利卡嬷嬷到处找你。去吧，快跑，院长要找你谈话，博尼法西娅。”

“她做姑娘的时候一定很漂亮。”阿基利诺说，“我认识她的时候，她那长长的秀发真使我销魂。可惜脸上长了那么多疙瘩。”

“雷亚特吉那条狗对我说，快跑吧，警察会来的，你要连累我了。”富西亚说，“那个婊子一直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上钩

了。”

“但那是你让她干的，伙计。”阿基利诺说，“那不是偷情，是服从。你为什么污辱她呢？”

“因为你很美。”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我在伊基托斯最好的商店里给你买一件连衣裙，你喜欢吗？不过离开那棵树，来，到我跟前来，不要怕我。”

她那浅色的长发蓬松着，没有穿鞋，身子藏在一棵巨大的树干背后，树冠的叶子象火一样红。树兜仿佛是一段巨大的残肢，粗糙的树皮鱼鳞似的支楞着，密密麻麻，颜色如灰。基督教徒认为里面是质地坚固的木材，异教徒则认为那是可怕的恶魔。

“您也害怕羽扁豆树吗，老板？”拉莉塔说，“我才不相信哩。”

她滑稽地看着他，咯咯笑着，头向后仰：长长的秀发扫着晒黑了的肩膀，比肩膀还黑的脚在潮乎乎的羊齿植物中闪闪发亮，脚踝骨显得很大。

“还给你买鞋和袜子，小姑娘。”胡利奥·雷亚特吉又说，“再给你买个手提袋。你向我要什么就买什么。”

“那你当时在干什么？”阿基利诺说，“不管怎么样她是你的情妇啊。你不吃醋吗？”

“我光考虑警察了。”富西亚说，“这使我一筹莫展，老哥。他对她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发抖了。”

“胡利奥·雷亚特吉先生对一个女基督教徒垂涎三尺，”阿基利诺说，“对拉莉塔垂涎三尺！我直到现在还不相信，富西亚。她从来没对我讲过这件事，可我还是她的忏悔人和安慰者哩。”

“这些老太婆真聪明，”胡利奥·雷亚特吉说，“简直无法知

道她们是怎么配成这些颜料的。你瞧这红的多红，黑的多黑呀，这颜色都有二十年了，也许还要久。来吧，小姑娘，穿上它，让我看看你穿着怎么样。”

“为什么他要让拉莉塔披上披巾呢？”阿基利诺说，“真是想得出来，富西亚。但我不明白的是，你竟那样沉得住气。换了任何人都早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

“那条狗坐在吊床上，她靠在窗户上。”富西亚说，“他的话我都听见了，差点没把我笑死。”

“为什么你现在不跟过去一样对待了呢？”阿基利诺说，“为什么要这么恨拉莉塔呢？”

“这是两码事。”富西亚说，“这一次是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偷偷摸摸的，干坏事。”

“别作梦了，老板。”拉莉塔说，“你就是跪下求我，对我哭求，也不成。”

然而她把披巾披在身上了，木板气窗随着吊床的震荡发出断断续续的响声，他紧张得说话也结巴了，拉莉塔裹着红黑相间的披巾，没有动窝。透过蓝色的烟雾、锦葵、宫人草，可以看见窗户上的金属网，远处，房子和森林中间，一丛丛咖啡青翠欲滴，清香可人。

“你就象个包在茧子里的小虫子。”胡利奥·雷亚特吉说，“就象一只窗户上那种小蝴蝶。费你什么劲儿呢，拉莉塔，让我开开心吧，摘掉披巾吧。”

“疯子干的事。”阿基利诺说，“先让披上披巾，然后又让摘掉。这个富翁真是想得出来。”

“你从来没有淫心荡漾过吗，阿基利诺？”富亚西问。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胡利奥·雷亚特吉说，“向我要

吧，拉莉塔，什么都行，来，过来。”

这时，披巾滑到了地上，真是大获全胜。拉莉塔婷婷玉立，宛如一枝含苞待放的出水芙蓉。姑娘的身材小巧玲珑，妙不可言的乳房上，形若花瓣的棕色乳头周围，有一圈箭头似的苞芽。透过薄薄的罗纱，光洁平滑的肚皮，健美结实的大腿，清晰可见。

“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走了进去，”富西亚说，“嘻嘻哈哈地笑着，为的是让这条狗不致感到羞惭。他从吊床上跳了起来，拉莉塔披上了披巾。”

“拿一个姑娘换一千索尔不是基督教徒王八干的事。”阿基利诺说，“那是一只马达的价钱，富西亚。”

“值一万。”富西亚说，“只是因为我急等钱用，您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堂胡利奥，我不能拖着一个女人走。我想今天就启程。”

不过就这样算了吧，休想再敲他一千索尔了，再说还把你窝藏起来了哩。另外，富西亚，你看，橡胶生意也见鬼去了，山洪爆发，今年也不可能采伐木材了。富西亚说，这些洛雷托[①]女人真是太好了。堂胡利奥，您知道：几次火山爆发就把一切都报销了。留下她真是难舍难分，因为她不但颇有姿色，而且还善炊作，心肠也很好。就这样说定了吧，堂胡利奥？

“拉莉塔留在乌查马拉跟雷亚特吉先生在一起，真使你难舍难分吗？”阿基利诺说，“还是只那么说说而已？”

“我难舍难分什么呀，”富西亚说，“这个婊子我从来就没爱过。”

---

① 秘鲁的一个省，文中多次提到的伊基托斯即其省会。

“你别从河里出来。”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我跟你一起洗澡。你不要脱光，蚂蟥来了怎么办呢？穿上点吧，拉莉塔，别，等一等，还不成。”

拉莉塔蹲下去，慢慢没进水里，周围泛起一圈圈波纹。水面上长满了过江籐，胡利奥·雷亚特吉说他觉得蚂蟥已经来了，拉莉塔，快穿上衣服，蚂蟥细小，有刺，会从小孔里钻进去，小姑娘，它们会在里面结网，使全身感染，得喝兑有硼砂的药水，忍受一周拉肚子的痛苦。

“不是蚂蟥，老板。”拉莉塔说，“您没看见是小鱼吗？您碰到的是底下的水草。这水真温乎，真惬意，不是吗？”

“和一个女人一起下河戏水，两个人都赤条条的。”阿基利诺说，“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过，现在真后悔。这大概很过瘾吧，富西亚。”

“我经圣地亚哥到厄瓜多尔去。”富西亚说，“这一路很难走，堂胡利奥，我们从此永别了。您想过了吗？因为我今夜就出发了。她才十五岁，我是第一个把她弄到手的人。”

“有时候我思考为什么我没有结婚。”阿基利诺说，“但是我过去的生活，没门儿。总在旅行奔波，河里又碰不到女人。你倒不该抱怨了，富西亚。你没缺过女人。”

“我们说定了吧，”富西亚说，“你的小船和食品。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笔好买卖，堂胡利奥。”

“圣地亚哥离这儿远着哩，你决不可能走到那里而不被发现。”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此外，是逆水行舟，在这个时期要走一个月，可能还要多。为什么不到巴西去呢，那不更好吗？”

“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抓我。”富西亚说，“国境线两边都有人等着抓我，是因为一桩在格兰德军营的事情。我可没有那么傻，

堂胡利奥。”

“你永远也去不了厄瓜多尔。”胡利奥·雷亚特吉说。

“实际上你也没有去。”阿基利诺说，“你只呆在秘鲁，没到别处去。”

“一直是这样，阿基利诺。”富西亚说，“我的一切计划都适得其反。”

“要是她不愿意呢？”胡利奥·雷亚特吉说，“你得亲自说服她，要不就不给你船。”

“她知道今后我的一生将是漂泊流离，四海为家。”富西亚说，“我的前途吉凶未卜。任何女人也不愿意跟着一个一贫如洗的人。她会为留下来感到庆幸的，堂胡利奥。”

“不过，你瞧，”阿基利诺说，“她还是跟着你去了，帮你度过了难关，跟你一样过流亡生活，毫无怨言。说一千道一万，拉莉塔曾经是个好女人，富西亚。”

“青楼”就这样诞生了。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建成；木板、椽子和土坯不得不从城市的另一端运来。堂安塞尔莫租的骡子在沙漠里艰难地爬行。上午，沙雨刚一停息就开工，直到狂风大作时才停止。无论是下午还是晚上，沙漠里都在和水泥，砌墙壁，大蜥蜴啃木料，老鹰在刚搭起的房架上做窝，每天上午都得重做头天已经开始做的工作，修改图纸，添加材料。这场无声的战斗折磨着全城的人。“什么时候这个异乡人才能回心转意呢？”市民们互相询问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堂安塞尔莫既没因受到的损失而沮丧，也没有被熟人和朋友的悲观所感染，继续全力以赴地进行着这令人目瞪口呆的活动。他光着脊梁指挥

工作，乱草似的胸毛浸在汗水里，嘴里不停地喊着乐观的号子。他向工人们分发甘蔗酒和奇恰酒，亲自搬运土坯，钉椽木，吆喝着运材料的骡子穿梭般在城里来来往往。有一天，皮乌腊人看到河对岸赫然竖起了一座坚固的木头房架，就认定堂安塞尔莫即将胜利了。从此，工作进展就神速了，卡斯蒂利亚区和卡马尔区的人们每天都要来看施工的情况，帮着出主意，有时还自发地帮工人们干活。堂安塞尔莫对所有的人都以酒食相待。最后几天，工地周围洋溢着一片民间节日气氛：卖水酒的、卖水果的女人和卖奶酪、甜食、清凉饮料的女贩，络绎不绝地去向工人和围观的人们兜售。农场主们经过那里的时候总要勒住坐骑，在马上向堂安塞尔莫说几句鼓励话。一天，查皮罗·塞米纳里奥，这个地区首屈一指的农场主，赠送了一头牛和十二坛奇恰酒。工人们做了一顿帕查曼卡烤肉①。

房子竣工之后，堂安塞尔莫吩咐把房子全部油成绿色。看着在阳光照耀下象鱼鳞似地泛着翡翠色光辉的墙壁，连孩子们也忍不住失声大笑。老人和青年，富翁和穷人，男人和女人，无不开心地戏谑堂安塞尔莫把房子油成那个样子的馊主意。当下就给它起了个名字："青楼"。不过他们不光觉得颜色可笑，也认为结构太松散空旷了。房子一共是两层，里面却几乎与房子二字名不符实：一个过分宽敞的大厅，四根也是油成绿色的椽子托着屋顶；露天小院里，铺满了从河里捡来的光滑的鹅卵石，围墙有一人来高。第二层是六个狭窄的房间，一字排在一条有木头栏杆的楼道后面，楼道正值第一层的大厅顶上。除了正门外，"青楼"还有两道后门，一个马厩和一个巨大的储藏室。

① 在露天大坑里，用烧热了的石头烤熟的牛肉。

堂安塞尔莫从西班牙人欧塞维奥·罗梅罗的商店里买来了席子、油灯、色彩艳丽的窗帘和许多椅子。一天上午，两个加利纳塞拉区的木匠宣布说："堂安塞尔莫向我们定做了一张写字台，一个跟'北方之星'一模一样的柜台和半打床！"当时，欧塞维奥·罗梅罗也承认说："还向我订购了六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马桶。"消息不胫而走，立即轰动各个城区，人们好奇而又忐忑不安地议论着。

到处是疑云，信女们挨家挨户地交头接耳，女人们不信任地盯着自己的丈夫，邻居们交换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一个礼拜日，在正午大弥撒仪式上，加西亚神父在圣坛上断言："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对道德的侵犯。"皮乌腊市的人们在街上截住堂安塞尔莫，想让他说个所以然。然而无济于事："这是个秘密。"他象小学生一样愉快地对他们说，"耐心点，就会知道的。"他对街头巷尾的议论和指点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一如往常地每天上午到"北方之星"去，喝酒，逗乐，祝酒，对经过广场的妇女念喜歌儿。下午，他则在"青楼"里面闭门不出，用一箱皮斯科酒和一副压有花纹的鞍蹬同堂梅尔乔·埃斯皮诺萨结清帐后他就搬进"青楼"。

不久，堂安塞尔莫外出了。一天清早，黎明时分，他骑着一匹刚买来的青马，跟来的时候一样，没让任何人看见就走了，去向不得而知。

在皮乌腊，对原始的"青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初的房屋，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样儿了，故事的细节，也没有人能说得清。那个时期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也是说得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结果把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用自己编造的谎言混为一谈。他们已经是那么老迈昏聩，询问他们也是徒劳

无益。总之，原先的“青楼”已不复存在。直到前几年，在修建“青楼”的地方——卡斯蒂利亚区和卡塔卡奥斯区限制了沙漠的延展——还发现过烧焦了的木块和家具。然而滚滚黄沙、新修的公路和周围新建的农场，早已使“青楼”的遗迹荡然无存，以至现在没有一个皮乌腊人能准确地指出，“青楼”过去是修筑在黄澄澄的沙漠中的那块地方，那五彩缤纷的灯火、撩人心弦的音乐、浪里浪气的笑声以及那道在白天耀人眼目、在晚上把“青楼”变成一只四四方方的萤光闪闪的爬行动物的围墙均已无处寻觅。据曼加切里亚故事中说，“青楼”是在老桥的另一端附近，非常高大，是当时最大的建筑物，无数悬挂在窗户上的灯火，灼人眼目，把近处的沙地都映成了红红绿绿的一片，灯光把老桥那里也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最大的特点是音乐，每日午时准时在“青楼”里爆发，整夜不息，教堂里也听得见。据说，堂安塞尔莫孜孜不倦地在各个城区附近的乡村酒店里寻访艺妓，从四面八方招聘吉他手、梆子手、响板手、吹笛手、鼓手和号手。不过从来没有聘过竖琴师，因为他自己演奏这个乐器，他的竖琴毫不含糊地指挥着“青楼”的乐队。

“好象空气都被毒化了。”住在河堤上的老太太们说，“音乐无孔不入，尽管我们关紧了大门和窗户，每当吃饭、祈祷和睡觉的时候也还是听得见。”

“还得看男人们听到音乐时的那副嘴脸，”信女们说，“音乐把他们从家里吸引了出去，吸引到街上，吸引到老桥边。”

“祈祷也无济于事。”母亲、妻子和未婚妻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恳求，神父的训诫，九日敬圣①，甚

① 向主表示虔诚的仪式，做连续九天的祈祷和弥撒；也指九天敬圣的经书。

至三位一体① 都毫无用处。”

“我们已经临近地狱的边缘了。”加西亚神父大声疾呼，“谁都可以看清了，可你们依然视若无睹。皮乌腊成了索多马、成了戈莫拉② 了。”

“也许真是“青楼”带来了恶运。”老人们说，嘴里淌着口水，“不过在那可恶的楼里可真是其乐无穷。”

堂安塞尔莫带着妓女队伍回到皮乌腊后不几周，“青楼”就开张了。起初，嫖客们偷偷溜出城市；等天黑以后机警地穿过老桥、隐没在沙漠里。不久，嫖客的队伍扩大了，越来越不检点的年轻人已经不怕被躲在河堤上的窗户里窥探的太太们认出来了。无论在狭窄的茅舍还是在宽敞的大厅和牧场，都只谈论这件事。从圣坛上发出的警告和呼吁翻了几番，加西亚神父引用《圣经》上的语录来诅咒放荡行为。“慈善事业与优良风气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的主妇们走访了驻军长官和市长。官员们深表同情，垂头丧气地说：是呀，你们说得对，“青楼”是皮乌腊的耻辱，不过能把它怎么样呢？在利马这个堕落的首都颁布的法律保护着堂安塞尔莫，“青楼”的存在既不违反宪法，又不触犯法典。主妇们收回了对当局官员们的敬意，不再对他们敞开大门。这时，青年、男子甚至不动肝火的老头儿都三五成群、争先恐后往那座人声喧嚷、灯火辉煌的楼里跑。

最清心寡欲，最勤劳俭朴，最善良正直的皮乌腊人都陷进去了。曾几何时还异常雅静的城市，象恶梦一般突然出现了噪音，出现了夜间活动。黎明时分，当“青楼”里的竖琴和吉他停息

① 即圣父、圣子和圣灵。

② 均是《圣经》里的地名，前者被天火毁灭，后者因堕落而沉沦。

的时候，城里那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声音便响彻云霄；单个儿或成群结队返回城里的人们放肆地笑着、唱着在大街小巷游逛。人们那被风沙吹打得伤痕累累的脸上，出现了失眠的晕圈。“北方之星”里，人们大谈特谈荒诞离奇的风流韵事，一传十，十传百，儿童们也随声学舌。

“你们看吧，你们看吧，”加西亚神父说，气得浑身发抖，“就差对皮乌腊降天火了，普天下的灾难都正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因为这一切确实恰好和灾祸巧合了。第一年，皮乌腊河的水位一涨再涨，冲垮了农场的防水坝，大片河谷里的庄稼被淹没了，部分牲口被淹死，潮气使塞乔拉大片大片的沙漠发了霉。成人捶胸顿足地咒骂，孩童用被污染了的沙土垒城堡。第二年，似乎是为了向主人们因被淹毁了的土地而发的咒骂进行报复，河里断水了。皮乌腊河的干涸河床里杂草和牛蒡丛生，它们不久也枯死了，只剩下一条条长长的裂罅。芦苇枯焦了，棉花不到季节就发了芽。第三年，虫灾使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

“这些都是罪孽招来的灾祸。”加西亚神父愤怒地咆哮，“还可亡羊补牢，敌人还在你的血管里，通过祈祷来杀死它吧。”江湖巫师们往庄稼地里洒山羊羔血，在犁沟里打滚翻腾，高颂咒语，乞求雨水，消灭害虫。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加西亚神父大声叹息，“饥饿和贫困已经出现，他们不思惩前毖后，反而为虎作伥，继续犯罪。”

的确，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虫灾，都不能遏止“青楼”的日益繁荣昌盛。

城市已面目全非。往昔恬静肃穆的省城街道上，受越过沙

漠广为流传的"青楼"神话诱惑而来的异乡人熙熙攘攘，他们有的来自苏亚纳、帕伊塔，有的来自瓦卡邦巴，有的甚至来自桐柏斯和芝克拉约。他们到城里来的时候，就在"青楼"过夜，低级下流，俗不可耐，在街上借酒装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市民们恨透了他们，有时忍不住同他们争吵漫骂。不仅晚上、在他们滋事的老桥下面的荒滩上是这样，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演兵场上、在格乌拉大街和任何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聚众斗殴的事情司空见惯、层出不穷，街上危机四伏。当某些妓女无视当局的禁令，公然在城里招摇过市的时候，太太们就忙不迭地把女儿拖进家里，放下窗帘。加西亚神父勃然大怒，迎着闯进城来的妓女走去；市民们只好紧紧把他拦住，避免他对她们的伤害。

第一年，"青楼"里只有四个妓女，但第二年，当她们走了之后，堂安塞尔莫出去了一趟，带回来八个。据说在高峰的时候，"青楼"里一共有二十个妓女，她们是直接从城郊弄来的。从老桥上就能看见她们到来，听得见她们的婉转咕唧和狂言浪语。她们那五颜六色的衣裳、头巾和脂粉，象龟盖似的在凄凉的景色中闪闪烁烁。

堂安塞尔莫经常行若无事地光顾城市。他骑着青马在大街小巷闲逛，那匹马也训练得善于卖弄风情：走过妇女的跟前时，它会兴高采烈地摇头摆尾，跪下一条腿表示问候，听见音乐时就踏起舞步来。堂安塞尔莫的身体发福了，穿戴分外艳丽：软式草帽，丝绸围巾，麻布衬衫，嵌花腰带，瘦腿裤子，高跟皮靴，上等马刺。手上的戒指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时他在"北方之星"停下来喝几杯，豪门大户们毫不犹豫地坐到他的桌子上去，同他闲聊，然后一直把他送到门外。

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堂安塞尔莫对“青楼”进行了扩建和加高。“青楼”充满了活力，不断成长、成熟。第一次改建是筑了一道围墙，上面铺着蓟草、碎瓦片，插上铁刺和荆棘，预防小偷，围墙修起之后，“青楼”的底层包藏不露了。围墙和楼房之间的空地，最初是一个堆满乱石的庭院，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平整的摆满仙人掌盆景的花圃，后来变成了用草席当地板和天花板的圆厅，最后，草席换成了木头，圆厅铺上了石头地板，盖成了瓦房。第二层上，增修了一个象了望台似的圆形塔楼。每增加一块石头、一片瓦或木头，都随即油成绿色。堂安塞尔莫别出心裁选择的颜色，赋予环境一种清新的、植物似的、几乎是液态的色调。旅行者们老远就能看见“青楼”的绿墙，在沙漠的黄色光线反射下，青翠欲滴，一种接近长满好客的棕榈和椰林的、清泉淙淙的绿洲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这个遥远的所在正在许诺对疲惫不堪的身体进行全面的补偿，被闷热的沙漠折磨得一落千丈的情绪，顿时受到无穷无尽的刺激。

据说堂安塞尔莫住在最高层的狭小尖顶上，任何人，包括同他最要好的嫖客——查皮罗·塞米纳里奥、驻军长官、堂欧塞维奥·罗梅罗、佩德罗·塞瓦略斯医生——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毫无疑问，堂安塞尔莫从那里观望嫖客们穿过沙漠前来的情形，观望他们被风沙弄得狼狈不堪的样子，观望这些从太阳下山之时就在城边上如饥似渴地团团转的畜牲。

除了妓女之外，在繁荣时期，“青楼”还雇佣了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这个曼加切里亚女郎继承了她母亲做辣菜的手艺。堂安塞尔莫同她一起到市场去，到商店去订购食品和饮料；商人和店主都对他们躬身施礼，仿佛风中的芦苇。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用神奇的野草和香料烧的山羊羔、野味、乳猪和小

羊，成了“青楼”的一种刺激，有的老头儿赌咒发誓说：“我们到那里去只是为了尝尝好菜。”

“青楼”附近，总被流浪汉、叫化子、卖小玩意儿和水果的小贩搅得热闹非常。晚上，城里的孩子们从家里逃出来，躲在灌木丛中偷看嫖客和听音乐、听笑声。有的甚至不怕划破手脚，攀上围墙贪婪地倾听里面的动静。有一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加西亚神父站在沙漠上，在离“青楼”几公尺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规劝嫖客，呼吁他们回到城里去并进行忏悔。然而他们信口胡诌种种遁词：我有个贸易会谈；我要去赎回一种罪过，否则会毒化灵魂；我有个事关名誉的打賭。有人嘲笑打诨，并邀请加西亚神父陪他们一起去，有人竟勃然变色并掏出了手枪。

皮乌腊出现了关于堂安塞尔莫的新神话。有人说，他经常秘密到利马去，在那里存放他积攒的钱财和置办产业。另一些人说，他只不过是个出面经营的代理人，其老板有驻军长官、市长和一些豪门大户。在民间传说中，人们对堂安塞尔莫的过去不断添枝加叶，每天都把一些高尚的或血腥的事迹加进他的生平。老曼加切里亚人一口咬定他们认出他就是前些年抢劫过曼加切里亚区的一个青年，另一些人则断言说：“他是个逃亡的苦役犯，一个老骑匪，一个失败了的政治家。”只有加西亚神父竟然说：“他身上有一股硫磺味儿。”

大清早他们就起床继续赶路了。他们走下河坎，小船不见了。于是他们分头寻找，阿德里安·涅维斯从一边，罗伯托·德尔加多班长和脚夫从另一边。突然，喊声大震、石块横飞，涌出了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班长被阿瓜鲁纳们围在中间，棍棒

雨点似地落在他身上，脚夫也被如法炮制。此时，涅维斯也被发现了，丛林里的人向他飞奔而来，妈的，阿德里安·涅维斯，时机到了，于是他纵身跳进水里；河水冰凉，水流湍急，浑浊发黑。别把头伸出来，再钻深一点，让急流把他卷走吧。是箭头吗？顺水往下飘吧，是子弹吗？是石头吗？妈的，肺里需要空气了，头昏脑胀，象陀螺一般乱转，当心抽筋呀。他把头伸出水面，还看得见乌拉库萨，河坎上面，还分辨得出班长的绿军服，丛林里的人还在狠狠地揍他。那是他咎由自取，他本来就向他提出过警告。脚夫逃走了吗？他们会杀死他吗？他随波逐流，抱住一棵树。后来，当他爬上河的右岸后，全身疼痛难忍。他就在河滩上睡了。醒来之后，还是四肢无力。一只蝎子正在他身上尽情叮咬。他不得不生起一堆篝火，把手放在上面烤，那样能渗出一些毒汁，顾不得火烧火燎痛彻心脾了。他吮了吮伤口，吐出一口唾沫，又漱了漱口，无可奈何地看着伤口。蝎子，你妈那个屄。然后他继续往山头上爬，四周都没有琼乔[1]了，不过最好还是上圣地亚哥去，要是碰上一支巡逻队把他抓住再送回博尔哈军营可怎么办呢？也不能再回村里去了，在那儿，明天或后天士兵们会发现他的。眼下，应该做一只筏子。他转悠了很长时间，唉，要是有把砍刀多好哇，阿德里安·涅维斯。双手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推倒结实的树干。他选了三棵被虫啃去树皮的白色枯木，一下就推倒了，把它们捆在一起，又做了两根篙杆，一根是备用的。现在一步也别往大河里走，他专门走能走通的沟叉水洼，这不费吹灰之力，整个地区都是水泽之乡。只是不知该如何辨别方向，这些高地不认

---

① 对印第安人的蔑称。

识，水涨了不少，这样能到达圣地亚哥吗？还得走个把星期，阿德里安·涅维斯，你是个出色的领航员。他使劲用鼻子闻着，气味不会骗人，这是一条理想之路，还有好多鸟蛋呢，好家伙，蛋真多。然而现在往哪儿去呢，这条河叉好象是在转圈子，又几乎是摸黑走，浓密的森林遮天蔽日，阳光和空气都几乎透不进来，到处是腐烂树木的气味儿和烂泥味儿，另外，蝙蝠多极了。他胳膊酸疼，嗓子都累哑了，还得走个把星期呐。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既不知道如何回到马拉尼翁，也不知道怎样抵达圣地亚哥，任凭流水把他带到地角天涯吧，身体疲乏得一动都不能动了。幸而下起雨来，整日整夜大雨滂沱。然而河叉终于到头了，出现了一个湖泊，岸边全是带刺的爬藤。暮色渐渐降临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嚼了几把苦涩涩的野草又继续赶路。又过了两天之后，他用棒子打死一头瘦弱的小野牛，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牛肉。他已经没有力气撑篙了。蚊子肆无忌惮地在他的全身叮着，皮肤象火灼似的难受极了，大腿红肿得象基罗加上尉的大腿一样——这是班长讲的故事，他的下场如何呢？乌拉库萨人会把他放掉吗？他们当时愤怒之极，会把他杀掉吗？也许最好还是回博尔哈军营去，当兵总比送命强。在这荒山野岭饿死或病死就太可悲了，阿德里安·涅维斯。他扒在筏子上，又过了几天，当河叉到头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水洼。怎么回事，这水洼象湖那么大，怎么回事呢，是里马切湖吗？不可能走了这么远，不可能。湖中央有个岛子，岸上长着一排排羽扁豆树。他使劲撑着篙杆，也没能站起来。终于，在树林里——树上长满了寄生瘤——出现了一群赤身露体的人。妈的，是阿瓜鲁纳吗？帮帮忙吧，他们好说话吗？他举起双手向他们问候，他们骚动起

来，叽叽喳喳地吵嚷着。帮帮忙吧，他们跳了下来，对他指指点点。走近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人群中有个男基督教徒和一个女基督教徒。他们正在等着他哩，他的脑袋不由轰地响了一下。老板，看见基督教徒真是喜从天降。您救了我的命，老板，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呢。他笑了，又给他喝了一碗水，味道真甜，还有浓烈的茴香味儿。老板背后，有个年轻的女基督教徒，面貌俊美，秀发很长。他仿佛觉得如在梦中，老板娘，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苍天的名义向您致谢。当他一觉睡醒的时候，他们还站在他身边。老板说，嗨，是时候了，好家伙，你睡了整整一天了，可终于醒了，你觉得还好吗？阿德里安·涅维斯说，是的，很好，老板。不过，这儿没有士兵吧？没有，没有，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呢，你干了什么事吗。阿德里安·涅维斯说没干什么坏事，老板，没杀过什么人，只是逃避兵役，因为他过不了被关在军营里的生活。对他来说，自由的空气是最好不过的。他叫涅维斯，士兵们把他捆起来带走之前，是领航员。领航员？那么他对山区很熟悉，在任何季节都能把船领到各个地方去了。他说，那当然可以，老板，他一出娘肚就是领航员。现在迷路了，因为在涨水的时候进了水泽之乡。他不想让士兵们看见他，这办得到吗，老板？老板说，没问题，你可以留在岛上，我给你工作做。在这儿万无一失，无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从没有来过；这位是他的老婆，叫拉莉塔，他叫富西亚。

“怎么啦，伙计？”何塞菲诺说，“别发愣了。”

“我到那个婊子那儿去。”利图马说，“你们跟我一快儿去

吗？不吗？我也不需要你们去，我自个儿去。”

但莱昂兄弟抓住了他的胳膊，利图马动不了窝，他挣扎着，汗流满面，小眼睛痛苦地瞧着小客店。

“为什么呢，兄弟。”何塞菲诺说，“我们在这儿不是很好吗，安静点。”

“我只是去听听那位银指大师[1]弹竖琴。”利图马呻吟似地说，“就为这个，不可征服的人们哪。我们去喝一杯就回来，我向你们发誓。”

“你一直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伙计。现在别掉价儿。”

“我比任何人都更宽宏大量。”利图马喃喃说道，“可我还长着一颗男子汉大丈夫的心哪。”

“你哭一场吧。”“猴子”温存地说，“这样要憋坏的，表兄，别难为情。”

利图马望了望天空，他的李子色衣服上沾满了泥渍和口水。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各自闷头喝酒，没有碰杯。圆舞曲和华尔兹舞曲的回声一直传到他们的耳里，空气中弥漫着酒和炸东西的气味儿。灯光摇曳，映在席子上的四个人影一会儿变得老大，一会儿又变得很小，壁龛里的蜡烛只剩下很短的一截，一波三折的黑色烟雾缭绕着石膏圣母塑像，仿佛给她添上了一缕缕长发。利图马吃力地站起来，抖了抖衣服，迷惘的眼睛朝四周看了看，突然把一个指头伸进嘴里。另外几个人关切地望着他，他抠了抠喉咙，脸色变得苍白，终于哗啦啦地吐了出来，全身颤慄不已。然后又一屁股坐下去，用手绢擦了擦嘴，显得疲

---

① 意思是指法高超的弹琴人。“银指头”和“金嗓子”一样是称赞艺术家的溢美之词。

惫无力，眼圈发黑，用哆哆嗦嗦的手点燃了一只香烟。

“我已经好多了，伙计。继续讲吧，没关系。”

“我们知道的不多，利图马。就是说，我们对事情的始末了解得很少。你被关进监狱后，我们也远走高飞了。我们是见证人，他们会对我们纠缠不清的，你知道塞米纳里奥们有的是钱，影响很大。我奔了苏亚纳，你的表兄弟们去了丘卢卡纳斯。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在卡斯蒂利亚区的小房子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

“可怜的女人，就这样孑然一身了。”利图马低沉地说，“一个铜板也没有，而且还有身孕。”

“这事你不用担心，兄弟。”何塞菲诺说，“孩子没有生出来。不久我们就听说她在酒店里鬼混，一天晚上，我们在‘里约酒吧’碰见她跟一个家伙在一起，已经不是双身了。”

“她看见你们时有什么表示吗？”

“没有任何表示，伙计。只是随便同我们打了个招呼。后来，我们同她意外相遇过好多次，她总是跟别人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青楼”里看见了她。”

利图马用手帕擦了擦脸，使劲吸了一口，喷出一大股浓烟。“为什么你们不写信告诉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嘶哑了。

“已经够你受的了，身陷囹圄，远离家乡。为什么我们要使你的生活更加痛苦呢，伙计？一个坐牢的人是不能得知这些消息的。”

“够了，表兄，看来你喜欢受罪。”何塞菲诺说，“换个话题吧。”

利图马嘴里流出一股亮晶晶的哈拉子，一直流到脖子上。他的头缓慢而沉重、机械而准确地随着席子上的阴影摇晃着。

何塞非诺斟满了各人的杯子，他们继续喝着，谈着，直到壁龛里的蜡烛都熄灭了。

“我们已经在这儿呆了两个小时了。”何塞说，指了指烛台，“蜡烛只能燃两小时。”

“我为你重返家园感到高兴，表兄。”“猴子”说，“别这样。笑吧，全体曼加切里亚人都会为看到你高兴的。笑吧，亲爱的表兄。”

他朝利图马走去，握住他的手，用他那热情活泼的大眼睛瞧着他。利图马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笑了。

“这样我就高兴，表兄。”何塞说，“曼加切里亚万岁，我们唱赞歌吧。”

三个人突然开始谈了起来。他们三个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翻过国立学校的土坯围墙到河里去洗澡，或者骑着顺手牵来的毛驴在沙尘飞扬的小道上奔跑，穿过农场和棉田，朝纳里瓦拉印第安人墓地的方向跑去，那儿是狂欢娱乐场所，蛋壳、气球雨点似地落在兴高采烈的游人身上。他们往花花公子的身上撒水，花花公子们不敢到他们藏身的房顶上和树梢上去把他们弄下来；在炎热的中午，他们用一个布缝的皮球在沙漠上的宽阔无边的球场上进行激烈的足球比赛。何塞非诺一声不响地听他们说，眼睛充满了妒嫉。曼加切里亚区的人指责利图马，你真的在警察局干过吗？叛徒，这么草鸡。莱昂兄弟和利图马听了哈哈大笑。又开了一瓶酒。一直沉默不语的何塞非诺喷着烟圈儿，何塞吹起了口哨，“猴子”把皮斯科酒瓶衔在嘴里，装着在嚼它，他漱着口，扮着鬼脸，并不觉得恶心，也不觉得肚里象着了火，只觉得热得要命。

“安静点，不可征服的人。”何塞非诺说，“你要到哪儿去，

快拉住他。”

莱昂兄弟俩跑到门槛追上了他。何塞扳住他的肩膀，“猴子”抱住他的腰，狂怒地摇晃着，但他的声音慌乱不安，带着哭腔：

“为什么呢，表兄。别去，你的心会流血的。听我的吧，利图马，亲爱的表兄。”

利图马笨拙地抚摩着“猴子”的脸，掠了掠他那浓密的头发，轻轻把他推开，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他们跟着他走出房门。外面，在粗芦苇盖的房子周围，曼加切里亚区的人们顶着星星睡觉，沙地上到处是一串串静悄悄酣睡的人。酒店里的喧嚷声越发高了，“猴子”咬着牙齿重复那些歌谣，当他听到竖琴的声音时，张开双臂吼叫起来：堂安塞尔莫那条狗最坏不过了！他和利图马走在前面，挽着胳臂，跌跌撞撞地走着，不时从黑暗里传来一声抗议：“当心，别踩着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先生。”“实在对不起，女士。”

“你对他讲的这个故事跟电影似的。”何塞说。

“不过他信以为真了。”何塞菲诺说，“我没有想起别的故事来。你们也不帮我圆圆场，连口都不开。”

“可惜我们不是在帕伊塔，表兄。”“猴子”说，“我会和衣跳到水里去的，那该多过瘾呀。”

“亚西拉的风浪很大，很象大海。”利图马说，“帕伊塔只不过是个小湖，马拉尼翁比海还带劲。星期天我们到亚西拉去，表兄。”

“我们把他带到费利佩那儿去。”何塞菲诺说，“我有钱。不能让他走，何塞。”

桑切斯·塞罗大街空旷无人，每盏路灯的油灯影里都聚了

一团嗡嗡噪动的蚊虫。"猴子"坐在地下系鞋带。何塞菲诺走近利图马：

"你瞧，伙计，费利佩那儿还开着门呐，那个酒店有多少好玩意儿呀。走吧，让我请你喝一杯。"

利图马挣脱了何塞菲诺的双臂，看都不看他，说：

"等以后吧，兄弟，回头再说。现在，到"青楼"去。那里也有许多好玩意儿，比任何地方都多。对不对，不可征服的人们？"

后来，经过"三星"对面的时候，何塞菲诺又尝试了一次。他快步向酒吧那灯火通明的门口走去，一面叫着：

"总算找到一个解渴的地方了！来吧，伙计们，我请客。"

但是利图马继续走着，毫不动心。

"我们怎么办呐，何塞。"

"我们能怎么办呢，兄弟。到琼加、琼吉塔① 那儿去。"

---

① 琼吉塔是琼加的小称。

第二章

一条汽艇轰隆轰隆地在码头边停靠下来，胡利奥·雷亚特吉跳上河岸，一直走到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广场上一个警察把一块木头向空中扔去，一只狗接住了并把它衔了回来。当他走到卡皮罗纳树树干那儿的时候，一群人正从镇公所的茅屋里走出来。他举起手向大家打招呼，人们都在盯着他，接着大家便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迎了上去，并说道："见到您多高兴啊，真没想到。"胡利奥·雷亚特吉握住了法比奥·库埃斯塔的手，后者说道："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您要来呢？"曼努埃尔·阿吉拉："大家不会原谅的。"佩德罗·埃斯卡维诺："要不然会准备一下迎接您的。"阿雷瓦洛·本萨斯："堂胡利奥，这次在这儿待几天？""不，这次是闪电访问，我现在就得继续赶路了。你们都知道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大家走进镇公所的茅屋，堂法比奥打开几瓶啤酒，大家举杯欢饮。"圣玛丽亚·德·涅瓦的情况不错吧？""伊基托斯的情况呢？与土著人有麻烦吗？"茅屋的门口和窗台旁有几个嘴唇宽大、眼神冷漠、颧骨突出的阿瓜鲁纳人。过了一会儿，胡利奥·雷亚特吉和法比奥·库埃斯塔从茅屋里走出来，广场上那个警察还在逗着狗玩；两

人上了斜坡朝修道院方向走去，所有住宅里的人都看见了他们。“啊，堂法比奥，为了找女人，又得费去我一天时间，这样要弄到晚上才能返回营房。”堂法比奥：“堂胡利奥；要朋友在这儿干吗呢？”“本来可以给您写封信的，您也会把一切都安排停当的，但是，当然啰，堂法比奥，信可能要拖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在这段时间里，谁忍受得了我那老婆啊。”刚一敲门，住宅的门就开了，“您好！”格丽塞尔达嬷嬷系着一条满是油渍的围裙，里面穿一件道袍。“瞧，这是谁来了，一张气色红润的脸，认不出来了吗？”一声惊叫：“原来是雷亚特吉先生，请进。”她满面笑容，伸出一只手：“请进，堂胡利奥，真叫人高兴。”“嬷嬷，我这副模样你们认不出来，我不奇怪。”她步履蹒跚地走着，嘴里不停地唠叨。格丽塞尔达嬷嬷引着他们走进一条光线暗淡的过道，打开一扇门，指着帆布沙发让他们坐下，“修道院院长会多高兴啊！您时间这么紧，可还要到小教堂来看看，堂胡利奥，您会看到，变化有多大啊！我这就回来。”写字台上放着一个耶稣受难像、一盏油灯，地上铺着一张麻线编的席子，墙上挂着一幅圣母像，充足而耀眼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一直照到房椛上。每当胡利奥·雷亚特吉置身于教堂或修道院里时，便油然产生一些奇特的感觉。“堂法比奥，灵魂、死亡这些从少年时代起就使人忧虑不安的东西对镇长来说也是一样。”堂胡利奥：“我拜访这些修女后，离开时脑子里便留下许多难忘的东西，这两种感觉实际上是否都有点儿神秘主义的味道呢？”“这一点我也曾经想过。”堂法比奥抚摸着他那光秃秃的脑袋：“有点儿神秘主义，多可爱啊！如果雷亚特吉夫人听到的话，她会发笑的，她总是这样说，‘胡利奥，你会因为是异教徒而到地狱里去的’。”“谈到这一点，我去年终于使她满意了，十月份我

们到利马去了一趟。”“去参加迎神游行?”“是的，是参加奇迹般的迎神游行去的。”堂法比奥：“我曾见过游行的照片，但是，要是能到那儿去看看那当然更好了。听说黑人都穿着绛色的衣服，是吗?”“桑博人，乔洛人，还有白人，都穿着绛色的衣服，整个利马都成了绛色，真有点吓人，堂法比奥，就这样拥挤在一起游行了三天，多难受，气味多难闻啊，雷亚特吉夫人要我也穿上教衣，但是我对它还没有喜爱到这种程度。”此时，叫喊声、嘻笑声、跑步声传到了房间里，他们朝窗口看了看，只听见喊声、笑声和脚步声。“很可能是在休息吧，现在人多吗?从声音看，好象有一百人。”“大约有二十人。上星期天组织了一次列队游行，她们演唱了国歌，唱得挺整齐，堂胡利奥，是用道地的西班牙语演唱的。”“不用说，堂法比奥，您在圣玛丽亚·德·涅瓦是感到非常满意的，您是以一种多么骄傲的感情谈论这儿的一些事情啊!这比开旅馆要强吗?要是您还待在伊基托斯的话，您现在的情况会不错的，堂法比奥，就是说，经济上会过得挺好的。”但镇长说道：“我已经老了，虽然雷亚特吉先生可能不相信，我已不再有什么抱负了。您不是说我在圣玛丽亚·德·涅瓦连一个月也忍受不了吗，堂胡利奥，您已经看到，我忍受住了，如果上帝许可，我永远也不离开这儿。”“您为什么要死死地抓住这项任命不放呢?我胡利奥·雷亚特吉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堂法比奥，您为什么要接替我呢?您追求什么呢?”堂法比奥：“请您不要见笑，我为的是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在伊基托斯度过的最后那几年是够凄惨的，堂胡利奥，您把我带到旅馆里后，靠施舍过日子的那段生活，谁也不能理解我内心的羞愧和遭受的屈辱。”“不过请不要犯愁，在圣玛丽亚·德·涅瓦这儿，大伙儿都挺喜欢您，堂法比奥，

您还没有达到您所企求的目的吗？”“是的，人们都尊敬我，虽然拿的薪水不多，但是有雷亚特吉先生帮助的那点儿钱，就足够我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这件事也多亏了您，堂胡利奥，啊，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您的谢意。”透过果园里的嘻笑声、叫喊声和脚步声，传来了几声狗叫和鹦鹉学舌的声音。胡利奥·雷亚特吉闭上眼睛，堂法比奥现出一副沉思的神情，他用手缓慢而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秃顶。“堂胡利奥，您真的已经知道亚松森嬷嬷去世了吗？接到我的信了吗？”“信早收到了，雷亚特吉夫人给修女们写了封信表示哀悼，我在信上加了几句，那位修女是个好人。”堂法比奥：“我做了件不太合法的事，在镇公所降了半旗，堂胡利奥，我这是为了以某种形式表示我的哀思，安赫利卡嬷嬷还好吗？这位老修女的身子骨一直都象岩石那样强健吗？”听见了脚步声，两人都站起来并向修道院院长走去。“堂胡利奥，”院长说，并向他伸出一只白皙的手，“雷亚特吉先生又一次光临这里，是敝院的光荣，见到您我真高兴，请坐。”“嬷嬷，我们正在怀念可怜的亚松森嬷嬷呐。”“可怜？她在天堂是谈不上可怜的，雷亚特吉夫人呢？什么时候能见到小教堂的教母呢？”“雷亚特吉夫人做梦都想来这儿，但是从伊基托斯到这儿挺麻烦，圣玛丽亚·德·涅瓦是个处在世界之外的地方，再说，从大森林里走不害怕吗？”“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是不会害怕的。”院长微笑道，“您沿着亚马孙河来来回回就象在家里一样。”但是胡利奥·雷亚特吉说道：“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乐，如果一个人不把什么都考虑周到，嬷嬷，魔鬼就要来作难了，请原谅我这样说。”“您说的没有什么不对，这里也是一样，要是谁疏忽了，魔鬼就会为所欲为。”这时候，孩子们正在合唱，不知是谁在指挥，每当歌声停下来时，堂法比奥就用手指尖儿鼓

掌，微笑着，表示赞许，并问道："嬷嬷接到雷亚特吉夫人的信了吗？""收到了，是上个月收到的，但我没有想到堂胡利奥这么快就要把她带走，一般地说，我倾向于她们年底离开修道院，而不要在学期当中，但是您已经劳神亲自来这儿了，那她们就算个例外吧，当然啰，因为是您来了。"雷亚特吉："实际上这是一举两得，嬷嬷，我也要来看一下圣玛丽亚·德·涅瓦的营房，摘马黛茶的工人好象已经找到玫瑰树了，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稍微走动走动。"院长点头称是："您们让她照顾孩子们吗？这件事雷亚特吉夫人说过一些。""啊，孩子们，嬷嬷，要是您看到她们的话，您就会发现她们长得是何等漂亮啊。"堂法比奥："我想是这样。"院长却说："我认识她们，雷亚特吉夫人曾把小姑娘们的照片寄给我看过，最大的那个象洋娃娃，那个小的一双眼睛多有神啊！""生她们的人长得漂亮，她们当然也是漂亮的，的确，雷亚特吉夫人是挺漂亮的，堂胡利奥。"堂法比奥满怀敬意地说道，"好多日子前我们家的保姆就结婚了。"院长："我没有想到雷亚特吉夫人是这样顾虑重重，她对所有的姑娘都要挑剔，说她们邋塌，说她们要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家，说的总是那些最糟糕的事情，那位姑娘是两个月前去你们家当保姆的。""就这点来说，"堂法比奥向前欠了欠身子，"雷亚特吉夫人可以完全放心，"他又轻轻地拍了拍手，"从这儿出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有病的，也没有谁是肮脏邋塌的。"接着他又微笑道："院长，是这样吗？"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看到她们干干净净的，真叫人高兴。"雷亚特吉："真的，院长，波蒂略博士的妻子想托您一下。""她找佣人也碰到了困难吗？""是的，"堂法比奥说："在伊基托斯越来越难物色到合适的人了，院长，能从这些女孩子里面再带一个走吗？""行，可以。"这时，院长微微噘起

了嘴唇："堂胡利奥，您可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她压低了声音："修道院不是雇女仆的代办处。"此时，雷亚特吉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儿，露着严肃的表情，一只手在不知所措地敲打着沙发的扶手："您没有误解我的意思吧？没有吧？"这时候，院长正看着十字架，堂法比奥摸着他的秃顶，一边晃动着身子，一边眨巴着眼睛。院长："我没有误解堂胡利奥的话吧，没有吧？"他清楚这些女孩子是从哪儿来的，知道她们在来修道院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胡利奥·雷亚特吉向他担保说："院长，这里发生了点误会，您没有懂我的意思，这些女孩在这儿待过以后，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投奔了，土著人的村落流动不定，即使她们能找到自己的家庭，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她们怎么能重新光着身子过日子呢？"院长露出和悦的表情："让她们再去敬蛇吗？"但是她的微笑是冷漠的，"叫她们去捉虱子吃吗？""那是我的过错，院长，我的话说得不妥当，而您又把我的话从另外的意义上去理解。"院长："她们也不能留在修道院里不走，堂胡利奥，那将是不公道的，不是吗？她们应把位子空出来让给另外的女孩子。你们的打算是协助嬷嬷们让这些女孩子参加到文明社会里去，堂胡利奥，为她们进入文明社会提供方便。""雷亚特吉先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院长，难道您不了解他吗？"院长："把这些孩子收留在修道院里，教育她们，这是为了替上帝拯救几个灵魂，而不是为了给一些家庭提供女仆。堂胡利奥，望您原谅我的直言。""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院长，所以我和我妻子一直都是跟修道院合作的。如果有什么不便的话，那也没有关系，院长，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请您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院长："我没有计较你们，堂胡利奥，我知道雷亚特吉夫人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人，那个女孩在您家是会受到照顾的。""波蒂

略博士是伊基托斯最出色的律师，是前任议员，院长，如果不是一个正派的、有名气的家庭，我胡利奥·雷亚特吉敢办这件事吗？但是，我再次希望您不要在这件事上多考虑了。"院长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生我的气了吗？没关系，不管是谁，经常开导开导是有好处的。"胡利奥·雷亚特吉在座位里正了正身子，他已经认输了："院长，您使我知道自己错了。""堂胡利奥，如果您替那位先生担保，我会信赖您的，对您提几个问题关系不大吧？""院长，您可以提您想提的任何问题，您的顾虑是合情合理的，我理解这一点，但是您要相信我，波蒂略博士和他的夫人是再好不过的人，姑娘在他家是不会被亏待的，有吃、有穿、甚至还会有工资。"院长："堂胡利奥，我对这些并不怀疑。"她那薄薄的嘴唇又稍稍地噘了起来："另一件事呢？他们会关心孩子们记住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吗？在那儿会不会由于懒散而荒废了在修道院里教给她的东西呢？""原来指的这一些，"堂胡利奥说，"院长对波蒂略一家确实不了解，安赫利卡每年都为穷人组织圣诞节，她亲自到店铺里求人家捐赠东西，然后拿到贫民区去分给穷人。院长，您可以相信，伊基托斯的每次迎神游行，安赫利卡都会带姑娘去的。"院长："我不想再打搅您了，但是有一点，您能对两个女孩子负责吗？不管什么要求，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为她们负责。""院长，行，那我就把她带走了，我很高兴能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波蒂略博士办理必要的签字手续。""好吧，堂胡利奥，大家都同意了，"院长说："我找姑娘们去，另外，格里塞尔达嬷嬷大概已经为你们准备好冷饮了，天气这么热，这对你们挺合适的吧，不是吗？"堂法比奥高兴地举起了手："你们待人总是那么亲切。"院长走出了房间，映照着屋梁的一束束阳光已经由闪光耀眼变得暗淡无光了，屋旁边的果

园里，女孩子们还在唱歌。“伙计，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啊？她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们。让这位修女叫我度过的这段不愉快的时间见鬼去吧，堂法比奥。”“堂胡利奥，这纯粹是例行公事，修女们非常喜欢这些幼小的孤儿，看到她们离开这里她们心里难受，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对博尔哈的军官们她们也提这些问题吗？对路过这儿的那些工兵也这样规劝吗？请您告诉我，堂法比奥。”镇长满面愁容地说道：“嬷嬷们可能因为什么事生气了，堂胡利奥，您不要理会她们。”“她们不要对我雷亚特吉说那些丘八对待这些女孩子比我们要好，大兵们会让她们象牲口一样地干活，可以肯定，他们连一个铜子儿也不会付给她们，肯定是这样。您知道大兵们挣的那点可怜钱吗，堂法比奥？另外，她们也非常了解我，我所以把她们介绍给波蒂略，那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堂法比奥，请您告诉我，什么地方见到过这种事情。”这时候，果园里的合唱突然停止了。镇长：“我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院长对人一向是谦恭有礼和很有教养的。堂胡利奥，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耿耿于怀。”“我是不计较的，但是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使我象任何人一样感到气愤。”休息已经完了，堂法比奥用手指敲打着座椅：“堂胡利奥，院长也弄得我精神不安，我感到象待在忏悔室里一样。”他们回过头一看，门开了。院长手里捧着一只盘子，里面象金字塔似的放着一堆边角粗糙的饼干，格里塞尔达嬷嬷端着一只陶托盘，里面放着几只杯子和一小罐泛着泡沫的饮料；两个孤儿挨着大门口站着，露出一副受惊害怕的表情，外面都穿着奶油色的防尘罩衣。“太好了，番木瓜汁！这位格里塞尔达嬷嬷总是这样溺爱我们。”堂法比奥站起来，格里塞尔达在掩着嘴笑，她和院长一面分杯子，一面斟饮料。两个孤儿互相推挤着从门口偷偷地向里面张望，

其中一个嘴微张着，露出细小而整齐的牙齿。胡利奥·雷亚特吉举起杯子："嬷嬷，我真得谢谢您，我渴死了。""但是你们应该尝尝饼干，你们猜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哎，看看堂法比奥猜得着吗？"他们想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嬷嬷，什么东西这么松软！是玉米粉吗？""比玉米粉要细。""甘薯粉？"格里塞尔达嬷嬷大声笑了起来："木薯做的！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待雷亚特吉带他夫人到这里来时，我将把做这种饼干的配粉方子送给她。"堂法比奥喝了一口番木瓜汁，瞇缝着眼睛说道："格里塞尔达嬷嬷有一双天使般的手，就凭这一点，您就应该上天堂。"她却回答说："闭嘴，堂法比奥，闭嘴，你们多喝点番木瓜汁吧。"他们一边喝一边掏出手绢擦着他们薄薄的桔黄色的嘴唇。雷亚特吉额上沁出了汗珠，镇长的秃顶在闪闪发光。最后，格里塞尔达嬷嬷把托盘、水罐和杯子都收拾起来，并在门口朝他们狡黠地一笑，然后走了出去。雷亚特吉和镇长盯着那两个一动也不动的孤儿，她们随即低下了头。"下午好，小姑娘们。"院长朝她们走近了一步："噢，过来吧，为什么待在那儿呢？"那个长着整齐牙齿的女孩拖着脚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但是仍然低着头。另一个一丝未动。胡利奥·雷亚特吉："孩子，你也过来，不要怕我，我又不是毛毛虫。"女孩子没有答话。院长的脸上露出一副高深莫测、讥刺嘲讽的表情，她向雷亚特吉望了一眼，他的目光流露出惊异的神色。镇长正在用手示意让那小姑娘走过去。院长："堂胡利奥，您认不出她吗？"她指着靠门边站着的那个小姑娘，并放声笑了起来。雷亚特吉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并朝小姑娘转了过去，一边仔细审视着她，一边不停地眨着眼睛、翕动嘴唇，并且把指节捏得咯咯直响："啊，嬷嬷，是她吗？""是的。""真没料到，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堂胡利奥，

她变化很大吗？”“变化真大，嬷嬷，如果我妻子和我一道来这儿的话，她一定很高兴。”“都是老朋友了，孩子，难道你已经不记得他了吗？”那个牙齿整齐的小姑娘和镇长好奇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门口的那个孤儿这时稍微抬起了头，一双绿色的眼睛与她那深色的皮肤恰成对照。院长叹了口气说：“博尼法西娅，他们在和你说话呐。这些人多有风度啊！”胡利奥·雷亚特吉一直在察看着她并对嬷嬷说：“见鬼，都快四年了，真是光阴似箭，孩子，你长得多快啊，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可现在你看。”院长赞同地点了点头：“博尼法西娅，来吧，向雷亚特吉先生问好。”她又叹了一口气：“你对他要特别尊重，对他夫人也应该这样，他们会待你好的。”雷亚特吉：“不要害羞，孩子，我们来谈一会儿吧，你们西班牙语大概已经讲得很好了吧，对吗？”镇长从他座位上跳了起来：“她就是乌拉库萨部落的那个女孩子。”他拍着额头说：“当然是了，看我笨的，现在我明白了。”院长：“不要装傻瓜，堂胡利奥会以为博尼法西娅的舌头被割掉了。孩子，你是在哭吗，怎么啦，孩子，为什么要哭呢？”博尼法西娅抬起了头，泪水流湿了她的面颊，她那厚厚的嘴唇执拗地紧闭着。堂法比奥：“嗨，嗨，小傻瓜，”说着他弯下了身子，露出怜悯的表情：“你应该感到很高兴，你将有家可归了，雷亚特吉家的两个女孩子是两个小美人儿。”院长的脸色苍白了：“这孩子！”她的脸色这时白得象她手上的颜色一样：“傻瓜，干嘛哭呀？”博尼法西娅睁开绿色的湿润的眼睛，露出一副挑战的表情。“从席子上走过来，孩子。”她双膝跪在院长跟前。“小傻瓜，”院长抓住她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的面颊上，那个长着整齐牙齿的孩子笑了一下，院长在含含糊糊地说些什么并向雷亚特吉看了一眼：“博尼法西娅，你平静一会儿，你曾向我和安赫利

卡嬷嬷答应过不哭的。”院长用力抽回了被那张脸摩擦着的一只手，雷亚特吉和堂法比奥露出茫然而善意的微笑。姑娘厚厚的嘴唇在贪婪地吻着院长那只在挣扎着的苍白的手的手指，那个牙齿整齐的女孩此时已经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院长：“你不看到这是为了你好吗？哪儿能比你去的地方待你更好呢？博尼法西娅，刚刚半小时前，你不是向我和安赫利卡嬷嬷保证过吗？你就是这样实现自己的诺言吗？”堂法比奥站起来，搓着手：“这些女孩子都是这样多愁善感，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哭，乖孩子，要挺住，你会看到伊基托斯是多么美丽，雷亚特吉夫人是多么善良、多么虔诚。”院长：“堂胡利奥，请您原谅，我感到遗憾。这个小姑娘从没有不听话过，现在我真不理解她。博尼法西娅平静点吧。”胡利奥·雷亚特吉：“没什么，她已经爱上修道院了，这也不奇怪，最好不要违背她的意愿，最好让她留下来和嬷嬷们在一起。我把另一个小姑娘带走，让波蒂略在伊基托斯另外找一个保姆吧，但是，特别是院长，请您不要操心。”

一

“你们看，”“胖子”说，“雨已经停了。”

几条蓝色的长条云把天空分成了四块。灰暗的云层里暴风仍在不协调地呼啸，雨已经不下了。但是在军曹、警察和涅维斯的周围，树林里仍在往下滴水，大滴大滴的温热的水珠顺着树干、帐篷的边沿和偶然伸出来的树根往下滚，流到变成泥塘

的鹅卵石河滩上。它们一淌进池塘，淤泥便裂开许多小火山口，象开了锅一样。汽艇不停地在岸边晃动。

“我们等水退一点再走吧，军曹。”领航员涅维斯说，“那些土著仆人淋着雨会发脾气的。”

“对，当然啰，堂阿德里安，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象沙丁鱼似地继续挤在一起。”军曹说，“小伙子们，我们把另一个帐篷支起来。大家都可以睡在这儿。”

人们的汗衫和裤子都湿透了，绑腿上沾满了一块块的泥巴，皮肤显得油光透亮。他们一边擦着身子，一边拧干衣服。领航员涅维斯沿着河滩往前走，把水踩得四处飞溅，当他走到汽艇那里时，只有用沥青捏成的小娃娃那么大了。

“最好还是光着身子，”“黄头发”说，“我们会弄得浑身都是泥巴的。”

“胖子”连裤衩也没有穿，大家都在取笑他那肥大的臀部。

人们都从帐篷里走出来，“小个子”摇摇晃晃地走着，一下跌坐在地上，当他爬起来时，嘴里还在咒骂着什么。大家手牵着手穿过了池塘。涅维斯慢慢把帐篷、罐头和暖瓶递给他们，他们把包裹扛在肩上走到帐篷那儿，接着又返回来。突然，大家闹起恶作剧来了，一边跑一边哀叫着，有人跳到泥浆里，互相用泥巴对打起来。“我的军曹，饼干连一片干的也没有了。接住这一片。可能茴香酒也糟了。”“小个子”已经厌透了森林里的生活了，他对“黑子”说：“我受不了啦。”大家在河里洗去身上的泥浆，把东西堆在一棵大树下，就在那儿埋了几根木桩，支起了帆布帐篷，用绳子系在长出地面的褐色而弯曲的树根上。有时，在石头下面，有几条粉红色的、蜷曲着身子的幼虫。领航员涅维斯在忙着生火。

“你们恰好把帐篷支在树底下，”军曹说，“夜里会有很多蜘蛛掉在我们身上的。”

一大堆木柴在哔哔喇喇地作响，开始冒烟了，过了一会儿，窜出了一个蓝色的小火苗，又冒出了一个红色的火苗，接着就变成了一团火焰。人们都围着火堆坐下来，饼干都湿透了，茴香酒倒温热了。

“我们摆脱不了困境，我的军曹。”“黑子”说，“现在得在圣玛丽亚·德·涅瓦等好些时候。”

“只有疯子才这样出来呢，”“黄头发”说，“中尉应该明白了吧。”

“他知道这是白费劲，”军曹耸了耸肩，“但是你们没有看见修女们和堂法比奥那副样子吗？他派我们来只不过是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

“我当警察不是为了当保姆，”“小个子”说，“我的军曹，这样的事情不使您讨厌吗？”

但是军曹说：我在警察部队待了十年了，已经习惯了，“小个子”，什么事情也不会使我烦恼的。他拿出一支烟，靠近火边用手捻转着，以便烘干它。

“你干吗要当警察呢？”“胖子”问道，“你还是个新手，你还刚刚出世呢。我们对这样的奔波已经习以为常了，‘小个子’，你会学会的。”

“事情并不是这样，‘小个子’已经在胡略卡呆过一年了，‘胖子’，那边山区的条件比山上还要艰苦。但是那里的小虫和暴雨并没有象派他到山里找女孩子的事惹他恼火。但愿捉不到她们才好呢。”

“也许那些黄毛丫头已经自己回去了。”“黑子”说，“也可

能我们会在圣玛丽亚·德·涅瓦碰上她们。”

“这些胆小鬼，”“黄头发”说，“她们会这么干的。要是我的话，我得给她们几鞭子。”

相反，“胖子”倒想与她们亲热亲热。他笑道：“我的军曹，最大的那几个女孩子已经成熟了，不是吗？礼拜天她们到河里洗澡时，你们看见她们了吗？”

“你就尽想这些事，‘胖子’。”军曹说，“你从起床到睡觉嘴上就离不开女人。”

“不过，确实是这样，军曹。这里她们发育得这样快，十一岁就成熟得什么事都可以干了。您甭对我说，要是这样的机会给您送上门，您不和她们亲热亲热？”

“你不要吊我的胃口了，‘胖子’，”“黑子”打着呵欠说：“你看，现在我得和‘小个子’睡了。”

领航员涅维斯往火里添着小树枝儿。天已经暗下来了。远处太阳在垂死挣扎着，就象一只淡红色的飞鸟在树林里扑打着翅膀；河流好似一块静止不动的金属薄板。岸边的灌木丛中，青蛙在鼓噪，空气里迷漫着水气，湿漉漉的，静电作用的丝丝声不绝于耳。有时候，一只飞虫被篝火的火苗逮住了，随着一声低哑的叫唤，就被吞没了。夜幕中，森林给帐篷送来夜间植物萌发时散发出的芳香和蟋蟀演奏的乐曲。

“我不愿意，在奇卡伊斯我几乎病倒了，”“小个子”又说，并做了个感到厌倦的鬼脸，“你们不记得那个大乳房的老婆子了吗？这样抢走她的几个女儿是不对的。我已经两次梦见她们了。”

“可她们没有象把我抓破那样抓你，”“黄头发”笑道，但随即又露出了严肃的神情并补充道：“那是为了她们好，‘小个

子’。是为了教她们学会穿衣、识字和讲西班牙语。”

“难道你宁愿她们都做土人吗？”“黑子”说道。

“此外，还有饭给她们吃，替她们种牛痘，让她们睡在床上，”“胖子”说，“她们从来也没有过过象在圣玛丽亚·德·涅瓦那样的好日子。”

“但是她们离家人太远了，”“小个子”说道，“如果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亲人，你们不痛苦吗？”

“情况不一样，‘小个子’，”“胖子”同情地点了点头，“我们是开化的人，而那些土著小姑娘甚至连家庭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军曹把烟卷叼在嘴里，俯下身子在火堆上点着了烟。

“再说，只不过开始时她们感到痛苦，”“黄头发”说，“而这些修女们呢，她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谁知道修道院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小个子”不满地说，“也许她们是再坏不过的人。”

“住口，‘小个子’，谈论修女之前，你先把嘴洗干净点。我这个‘胖子’什么都可以让你讲，但是，对信仰要尊重些。”“小个子”也提高了嗓门，“当然啦，我是天主教徒，但是我愿意说谁不好就说谁，怎么啦？”

“你要惹我发火吗？”“胖子”说，“是不是要我给你一巴掌？”

“不要打架，”军曹喷出一口烟，“你不要充打手，‘胖子’。”

“讲道理可以，威胁我没门儿，军曹，”“小个子”说，“难道我没有权利说我想说的话吗？”

“有权利，”军曹说，“我部分地同意你的看法。”

“小个子”用嘲弄的目光看了警察们一眼，你们瞧见了吗？并冲着“胖子”：谁有理？

“这是一件需要讨论的事情。”军曹说，“我看如果那些小姑

娘从修道院里逃走，那是因为她们在那儿不习惯。”

“但是，我的军曹，这与刚才说的事有什么相干呢？”“胖子”反驳道，“您这不是在玩小孩子的把戏吆？”

“您也宁愿她们继续做土著人吗？我的军曹。”“黑子”说道。

“你们使她们开化是很对的，”军曹说道，“只是干嘛要强迫呢？”

“那些可怜的修女怎么办呢，我的军曹？”“黄头发”说，“您知道那些土著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嘴里说：是，是，但一到让他们把女儿送到修道院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管了，全都跑了。”

“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文明教育，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小个子”说道，“那就各自保持各自的风俗习惯，爱怎样就怎样！”

“你同情那些女孩子，是因为你不知道她们在村子里的遭遇。”“黑子”说，“那些刚生下来的小女孩，她们的鼻子和嘴唇上都要被穿孔的。”

“当土著男人喝醉了马萨托酒①的时候，会当众奸污她们。”“黄头发”说，“不管她们年龄大小，只要碰上，无论是自己的女儿还是亲姐妹，都要奸污。”

“老太婆们用手给女孩子们破身。”“黑子”说道，“然后把处女膜吃掉，以便给自己带来好运气，不知是真的么，‘胖子’？”

“真的，就是用手，”“胖子”答道，“这我太清楚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碰到过一个处女，这我已试过很多土著女人了。”

① 以香蕉发酵而做成的一种酒。

军曹摆了摆手："你们在围攻'小个子'呐，这不会有什么用的。"

"因为您站在他那一边，我的军曹。""黄头发"说。

"问题是这些女孩子使我心里难过，"军曹说，"所有的女孩子都使我心里难过，那些在修道院里的因为远离自己的亲人而痛苦；另外一些孩子因为在村子里生活差而受苦。"

"看来您是皮乌腊人，我的军曹。""黑子"说，"您家乡的人都是些软心肠的人。"

"过奖了，"军曹说，"如果有人说皮乌腊的坏话的话，当心我揍他。"

"是些软心肠的人，但也是些有地方主义气味的人。""黑子"说，"不过在这方面阿雷基帕人要超过皮乌腊人，我的军曹。"

夜幕已经降临，火堆冒着火花，领航员涅维斯在继续往火堆上添树枝和干叶。装茴香酒的暖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警察们已经点上香烟。大家都开始冒汗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映照出那些相同的跳动的细小火舌。

"不过，她们是最干净的人。""小个子"说，"您在去奇卡伊斯的路上看到过修女们在河里洗澡吗？"

"胖子"气得说不出话，"又来谈修女吗？"他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妈的，你又来谈修女吗？"

"你和我拌嘴，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小个子"说，"我说的这些是对还是不对。"

"你真粗鲁，""黄头发"说，"你是要修女们当着我们的面洗澡不成？"

"也可能他们是偷偷洗的。""黑子"说。

“我从没有看见过。”“小个子”说，“你们也没有看见过。”

“就是她们大小便你也没看见过。”“黄头发”说，“这不是说她们在旅途中都憋住了，既没有拉屎也没有撒尿。”

等一下，“胖子”看见过她们洗澡了：当人们都躺下睡觉后，她们就不声不响地爬起来象幽灵一样地到河里去。警察们都笑了，军曹插话说：“你这个‘胖子’，你偷偷地看她们脱得光光的？”

“我的军曹，对不起。”“胖子”茫然失措地说，“请您别瞎说，您怎么会想到这些话呢？那是因为我失眠了，所以才看见她们了。”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黑子”说道，“不要再拿修女们开玩笑了，而且我们也说服不了这一位。‘小个子’，你真象条母骡一样固执。”

“是个不动脑子的家伙。”“胖子”说，“把土著女人和修女相提并论，我对你发誓，这真使我难过。”

“到此为止！”军曹制止了要说话的“小个子”，“我们睡觉去吧，明天可以早点动身。”

大家不再说话了，眼睛都盯在火光上。装茴香酒的瓶子又传了一圈，接着他们都站起来进了帐篷。但是过了不一会儿，军曹叼着一支烟又往篝火那儿走去。领航员涅维斯递给他一根点着的麦秆。

“您总是这样不声不响，阿德里安先生，”军曹说，“您为什么不参加争论呢？”

“我在听着呐，”涅维斯说，“我不喜欢争论，军曹。而且我也不想跟他们掺合在一起。”

“和小伙子们吗？”军曹说道，“他们得罪您了吗？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呢，阿德里安先生？”

“他们都是傲慢的人，看不起我们这些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领航员低声说，“您没看到他们怎样对待我吗？”

“他们都是自高自大的人，跟所有的利马人一样。”军曹说，“但是您别去理会他们，阿德里安先生，要是他们有时对您无礼的话，您就告诉我，我会教训他们的。”

“相反，您到是个善良人，军曹。”涅维斯说，“好些时候以来我就想对您说，您是唯一对我以礼相待的人。”

“因为我很尊敬您，阿德里安先生。”军曹说，“我一直对您说我高兴和您交朋友。但是您跟谁都不接近，是个孤独的人。”

“您现在就是我的朋友了。”涅维斯笑道，“哪一天您到我家去吃饭吧，我要把您介绍给拉莉塔。也让您认识那个把女孩子们放跑的姑娘。”

“怎么？那个博尼法西娅和你们住在一起？”军曹说，“我以为她早就离开村子了。”

“她没有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她收留下来了。”涅维斯说，“但是这件事您不要说出去，她不愿意别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因为她现在还是半个修女，她对男人怕得要死。”

“你计算天数了吗，老伙计？”富西亚问，“我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

“时间于你有什么关系呢？它能有什么用呢？”阿基利诺说。

“好象我们离开那个岛已经一千年了。”富西亚说，“另外，我知道，由于个人兴趣，阿基利诺，你不了解那些人。你会看到，在圣保罗他们会把警察叫来并且要把钱都抢去的。”

“你又伤心啦?”阿基利诺说,“我知道路程很远,但又怎么办呢,要小心,你不要为圣保罗的事担心,富西亚,我对你说过,我在那儿认识一个人。”

“我累垮了,伙计,这样游荡不是开玩笑,亏了我的运气你才得了彩票。”波蒂略博士说,“你看可怜的堂法比奥那疲惫不堪的脸色。但是,至少我们已经可以把事情告诉你了。你得首先抓住椅子,听到这消息你会跌倒在地上的。”

“种的东西长得挺好,长得挺好看,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工程师非常和蔼,山上的树已砍光了,种子也播下了,大家都说是种咖啡的理想地方。”

“这方面的情况一切正常。”波蒂略博士说,“就是橡胶和皮革生意落空了。这是强盗们干的,伙计。”

“波蒂略?我没听说过,富西亚。”阿基利诺说,“是伊基托斯的一个医生吗?”

“一位律师。”富西亚说,“就是那个与雷亚特吉打官司全部胜利的人。他是一个傲慢的人,阿基利诺,一个狂妄的人。”

“不是老板们的过错,雷亚特吉先生,我向您发誓。”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他们比谁都恼火,您没有看见他们受的损失最大吗?看来确实有强盗。”

波蒂略博士起初也曾想到过老板们在背地里做生意,而堂胡利奥他们则编造出强盗这件事,以便不把橡胶卖给他。但是老板们并不是强盗,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弄到货了,伙计,他和堂法比奥跑了很多地方,结果打听到是有强盗。堂法比奥:堂胡利奥的举止象一位老爷,他虽然由于旅途劳累病倒了,但还是一直跟着我。堂胡利奥:当然啰,和上司携手同行那是有好处的,因为圣玛丽亚·德·涅瓦的镇长在那里是会引起人们尊敬

的。

“只要是雷亚特吉先生，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这件事，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都没有问题，您清楚，堂胡利奥。我最遗憾的是强盗这件事，因为这件事，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那些老板把橡胶卖给您而不要卖给当铺。”

“还得看他怎么样对待我，”富西亚说，“看他有多高的姿态。你以为我在伊基托斯时，他只请我到他家去过一次吗？你不知道我对这个蹩脚律师有多恨了，阿基利诺。”

“你总是满腹怨恨，富西亚。”阿基利诺说，“当你发生了点事时，就开始仇恨某人。上帝也会因为这一点惩罚你的。”

“还要惩罚我？”富西亚说，“老伙计，从我还没有给他造成任何伤害起，他就惩罚我了。”

“博尔哈的驻军给我们帮了大忙。”波蒂略博士说，“给我们派了向导、领航员。你得感谢上校，堂胡利奥，写封信去吧。”

“上校是个非常善良的人，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非常殷勤，精力非常旺盛。”

“如果接到利马发来的命令，他们是能够清剿匪盗的，伙计，最好是雷亚特吉赶快到首都去一趟，进行交涉，让大兵们进行干预，这样，一切都会得到解决。是的，伙计，当然情况是够严重的。”

“我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但是所有的老板都再三向我们发誓，说的话都是一致的。他们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协商过。”

伙计，您头脑非常简单：老板们到了部落里，无论是橡胶还是皮革，什么也找不到，只遇上了土著人，他们捶胸顿足地哭诉道：把我们的东西抢走了，抢走了，这些强盗、魔鬼，等

等。

“他是与圣玛丽亚·德·涅瓦的镇长堂法比奥和博尔哈的士兵们沿着圣地亚哥河溯流而上的。”富西亚说，“以前他们在阿瓜鲁纳人和阿楚阿尔人那儿调查过。”

“但是我是在马拉尼翁碰到他们的，”阿基利诺说，“难道我没给你说过？我和他们一起待了两天。那是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去那个岛上的时候。堂法比奥和另外一个人，你怎么说的，波蒂略？他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我当时想，这下子该算总帐了，阿基利诺。当时我真害怕。”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来。”富西亚说，“如果那个蹩脚律师看到我的话，他将是一副什么面孔，他将会对雷亚特吉那个狗东西说些什么。堂法比奥怎么样了，老伙计，已经死了吗？”

“没有，还是圣玛丽亚·德·涅瓦的镇长。”阿基利诺答道。

“我没有这么傻，”波蒂略博士说，“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不是那些老板的话，就是那些土著人又在重复乌拉库萨人的玩笑，在搞合作社。所以我们一直走到部落里。但是，结果也不是那些土著人。”

“女人们见到我们时都大哭了，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因为强盗们不仅抢去了橡胶、树脂和皮革，而且掳走了年轻的姑娘。”

从做生意的角度说，算计得不坏，伙计：雷亚特吉把钱预支给老板们，他们又预支给土著人，而当土著人从山上扛着橡胶和皮革回来时，那些乌龟王八蛋就向他们猛扑上去，这样，就什么都到手了。不用花一分本钱，伙计，这不是件赚钱的买卖吗？你到利马交涉去，堂胡利奥，越快越好。

“为什么你尽找这种肮脏而又危险的交易呢?”阿基利诺说,“这好象是你的怪脾气,富西亚。”

“所有的交易都是肮脏的,老伙计。”富西亚回答,“事情是这样的,开始时,我一点本钱也没有。你要是有钱的话,你可以毫无危险地去做最见不得人的买卖。”

“要不是我帮你一把,你可能得去厄瓜多尔了,不是吗?”阿基利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你的忙。你使我过了几年可怕的日子。我提心吊胆地生活,富西亚,把心都含在嘴里了。”

“你所以帮我忙是因为你是个好人。”富西亚说,“你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阿基利诺。我要是个财主的话,我会把所有的钱财都留给你的,老伙计。”

“可你不是财主,而且永远也成不了财主。”阿基利诺说,“你的钱对我有什么用呢?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些相同的地方,富西亚,到头来我们还象生下来时一样穷。”

“关于强盗的情况已经到处流传了。”波蒂略博士说,“甚至修道院里的人也对我们说了。不过,不管教士还是修女都知道得不多。”

“在塞内帕那儿,一个阿瓜鲁纳人的村子里,有个女人对我们说她看到过那些强盗。”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还说强盗里面还有乌安比萨人。不过她的消息没有多大价值。那些土著人你是知道的,雷亚特吉先生。”

“强盗中间有乌安比萨人这是真的。”波蒂略博士说,“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是一样的。从他们的语言和衣服上认出了他们。不过那些乌安比萨人去那儿是想殴斗的,你知道,他们喜欢打架。只是没办法弄清楚是哪些白人在指挥他们。据说有两

个或三个。”

“其中一个是山里人，堂胡利奥。”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这是阿楚阿尔人告诉我们的，他们能结结巴巴讲点克丘亚语。”

“但是，虽然你不承认，你是有运气的，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捉住过你。没有这些倒霉的事，你本来可以在岛上待着的。”

“我这一切都是亏了乌安比萨人。”富西亚说，“除了你，就数他们帮助我多了，老伙计。你已经看到我是如何报答他们的了。”

“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你来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肯定，你是不宜留在岛上的。”阿基利诺说，“你怎么啦，富西亚，你为离开潘塔查和那些乌安比萨人而惋惜，相反，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倒不觉得是坏事。”

这件事也得到了恰当的证实，伙计。那一带收购橡胶的数量并没有下降，相反，在巴瓜还有增加，尽管他们卖出去的跟过去相比连一半也不到。强盗们是很狡猾的，雷亚特吉先生，您知道他们是怎么干的吗？他们把赃物拿到很远的地方去卖，这肯定是通过第三者干的。他们不在乎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这些橡胶，因为他们弄到手时一分钱都没有花。不，不，伙计，当铺的经纪人没有见到过陌生人的面孔，都是些老卖主。他们的事情干得不错，这些狡猾的家伙，他们不冒风险。可能他们找到了两个以低价收购他们赃物的老板，老板又转手卖给当铺，因为这些人都是熟人，所以没法检查。

“值得为赚这点钱冒这么大的风险吗？”阿基利诺说，“真的，我不信，富西亚。”

“不过这不是我的罪过。”富西亚说，“我无法象别人那样工作，警察不追捕他们，我得抓住我能碰到的生意。”

“每逢他们和我谈起你，我就直冒冷汗。”阿基利诺说，“如果他们在部落里把你逮住的话，能把你怎么样呢，富西亚？可是，如果老板们把你抓住，后果可能就更糟。我不知道谁对你的兴趣更大。”

“老伙计，说件大丈夫之间的事吧。”富西亚说，“现在你可以坦率地告诉我了，你从来也没有提取过你的代理费么？”

“一分钱也没拿过。”阿基利诺说，“我的话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话。”

“这是有点违反常理的，老伙计。”富西亚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对我撒谎的，但是，我不能想象，真的。假如换个位置，我是不会为你这样干的，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阿基利诺说，“你可能连我的灵魂也要偷走的。”

“我们已经向那一带所有的警察局报案了。”波蒂略博士说，“但是这也没有用。你乘飞机到利马去，让军队进行干预，胡利奥。这样会吓他们一下的。”

“上校说他很高兴帮忙，雷亚特吉先生。”堂法比奥·库埃斯塔说，“就等来命令了。我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也将给以协助，不管哪一方面都可以。说起圣玛丽亚·德·涅瓦，堂胡利奥，大家都亲切地惦记着您呢。”

“你为什么停下来了呢？”富西亚说，“天还没有黑呐。”

“我累了。”阿基利诺回答，“我们就睡在那边的河滩上吧。另外，你看不出天色吗？一会儿就要下雨了。”

城的最北端，有个历史悠久的小广场。有过一段时期，广场上的长凳全是用刨光的木头和闪光的金属做成的。几棵婷婷玉立的角豆树把它们的身影投射在长凳上。每天早晨，附近的一些老人就在角豆树下的凳子上晒太阳，看着孩子们围着喷水池玩耍。那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圆形水池，中间有一个踮起脚尖、高举着双手犹欲飞翔的女人石雕，她身上裹着一层轻纱，水就从她的青丝里喷出来。现在，那些长凳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喷泉也干涸了，美人雕像的脸部被一条裂痕分成了两半，那些角豆树也弯曲着身子，呈现出一副行将枯萎的样子。

当基罗加夫妇进城时，安东尼娅就到这小广场上来玩耍。他们住在瓦卡庄园，这是皮乌腊最大的庄园之一，它依山傍海。每年的圣诞节和六月的迎神游行，基罗加夫妇都要来城里两次。来时，就住在街角上一座砖砌的大房子里，房子正好座落在广场的边上，而他的姓氏也就成了广场现在的名字。罗贝尔蓄着浓密的髭须，说话时轻轻地咬着它们，有一种贵族的风度。乡间的烈日对堂娜·露西娅面部的皮肤颇为留情，她是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纤弱、非常虔诚的女人。她亲自编织花环，当迎神的人群在她家的门前停留时，她便把它呈放在圣母的轿子上。圣诞节晚上，基罗加夫妇举行庆祝会，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来赴会，对所有应邀的客人都赠送礼物，到了深夜，从窗口向拥挤在街头的乞丐和流浪汉们散发钱币。基罗加夫妇身穿黑色衣服，在长达四小时的迎神游行中跟着人群穿过市区和郊区，他们搀着安东尼娅的手走着，当她忘了做祈祷时，便悄悄地提醒她一下。安东尼娅住在城里时，每天很早就来到广场上，和邻近的孩子们玩小偷与警察和丢手绢的游戏，爬到角豆

树上往石雕女像上扔泥块，或者脱光衣服象鱼一样在喷水池里洗澡。

这个女孩子是谁，为什么基罗加夫妇要保护她呢？她是在某年六月被他们从瓦卡庄园带来的，那时候她还不会说话；堂罗伯托曾讲过一段有关她的历史，但是，谁也没有相信。一天夜里，可能听到了庄园里的狗叫，惊慌不安的堂罗伯托走到门厅里，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她被包在毯子里扔在地上。基罗加夫妇没有儿女，贪图他家财产的亲戚劝他们把她送到孤儿院去；有几个人则许诺哺育她。但是堂娜·露西娅和堂罗伯托没有听那些劝告，也没有接受另一些人的建议，对于那些流言蜚语，他们泰然处之。一天上午在皮乌腊社团中心，堂罗伯托玩着三人纸牌，他漫不经心地对大家说，他决定把安东尼娅收为养女。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成功，因为这一年年底，基罗加夫妇没有到皮乌腊来，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感到焦虑不安。由于担心事有不测，十二月二十五日，一队骑手便沿着北方大道出发了。

骑手们在离城一百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那儿的风沙把脚印都遮没了，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笼罩在这儿的只有荒凉和酷热。匪徒们曾经残酷地拷打过基罗加夫妇，抢走了他们的衣服、马匹和行李，两个男佣人也被打死在地，散发着恶臭的伤口里蛆虫成堆。阳光使一丝不挂的尸体在继续腐烂，骑手们不得不开枪驱散啄食那个小女孩的一群兀鹰。这时才知道她还活着。

“她怎么没有死呢？”居民们议论着，“舌头被割掉了，眼睛也被挖掉了，她怎么还能活呢？”

“很难说清楚。”佩德罗·塞瓦略斯医生回答，并且困惑

地摇了摇头，“也可能是阳光和沙土愈合了伤口，避免了大出血。”

“这是天意，”加西亚神父说，“这是上帝的神秘意志。”

“那是因为一条大蜥蜴用舌头舐了她的结果。”牧场的一些巫师说，“它那绿色的唾液不仅能保胎，而且能使溃疡干结。”

土匪没有找到。那些最优秀的骑手跑遍了沙漠；一些最能干的搜寻者察看了那里的树林、山洞，甚至到了阿尔巴卡山地，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市长、警察和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远征队，搜查了最偏僻的村庄，但所有这一切都是白费功夫。

所有街区的居民都加入了护送基罗加夫妇灵柩的行列。一些有名望的人家的阳台上挂上了黑纱，大主教和市政当局都参加了安葬仪式。基罗加夫妇的不幸遭遇传遍了全省，成为曼加切里亚人和加利纳塞拉人故事和传说中百谈不厌的话题。

瓦卡庄园被瓜分成了很多块，每一块的主人不是堂罗伯托的一位亲戚，就是堂娜·露西娅的亲属。安东尼娅出院后，被加利纳塞拉的一个名叫胡安娜·包拉的洗衣妇收养了，她曾侍候过基罗加夫妇。当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棍儿来到演兵场时，妇女们都抚摸她，送给她糖果，男人们则把她抱到马上，沿着防波堤散步。一次，她生病了，查皮罗·塞米纳里奥和其他几个在北斗星酒店喝酒的庄园主，就让市政乐队和他们一起挪到加利纳塞拉去，在胡安娜·包拉茅屋的前面举行露天音乐会。迎神游行那天，安东尼娅紧跟在圣母轿子后面，有两三个人自愿在她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把喧闹的人群同她隔开。小姑娘温顺的举止，寡言少语的性格，很使人感动。

已经看到他们了，我的上尉，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指着山崖顶上说，已经报信去了：小汽艇一条接一条地搁在浅滩上，十一个男人跳上了岸，两个士兵把船系在岩石上，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对着军用水壶喝了一口，阿特米奥·基罗加上尉脱下了衬衫，汗水把肩膀和后背都浸湿了，他拧干衣服，堂胡利奥：这见鬼的酷热会把你们的脑浆烤煳的。成群的蚊虫包围着这一群人，高处，狗在狂吠，那儿有人来了，我的上尉，您看上头。大家抬起眼睛向上面望去：只见高处一片灰尘，山崖顶上出现了很多脑袋。几个苍白色的身躯沿着沙土斜坡滑了下来，几条狂吠不停的狗在乌拉库萨人的腿下跳来蹦去，张牙舞爪。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转身看着士兵们：喂，向他们打手势"再见"，您，班长，把头低下，站到后面去，不要让他们认出您来，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是，镇长先生，我已经看见他了，胡穆在那儿呐，我的上尉。十一个男人挥动着手，有些人露出了微笑。斜坡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乌拉库萨人，他们几乎蹲着身子往下走，又是打手势，又是尖声叫嚷，嚷得最响的要数那些女人了；上尉：堂胡利奥，走过去和他们干；因为他这个人什么都不相信。不，不要这样，上尉，您没看见他们多么兴高采烈地往下走吗？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认识他们，重要的是取得他们的信任，你们不要管我，班长，哪一个是胡穆？前面的那一个，先生，那个举着手的。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注意，他们会象小山羊一样跑掉的，上尉，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走，特别对胡穆要特别注意。大家拥挤在山崖边的一条狭窄的土埂上，光着身子，高兴得象狗一样，不住地蹦跳、摇尾和吠叫，

乌拉库萨人望着这帮探险家，又是指手划脚，又是窃窃私语。河流、土地和树木的气味混和在一起，现在又散发出一股人肉的味道，一种用阿乔特草纹过身的皮肤的气味。乌拉库萨人有节奏地敲着手臂、垂打着胸脯。突然，一个男人穿过尘土飞扬的掩体，就是这个人，我的上尉，就是这个，他跨着踏实有力的步伐向岸边走来了。其他人都跟在他后边。圣玛丽亚·德·涅瓦镇镇长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翻译，我要和他说几句话。一个士兵往前走了几步，嘴里嘟哝着，并且灵活地打着手势，乌拉库萨部族的人站住了。那个身体壮实的人点着头，用手慢慢划了个圆圈，示意叫那些探险者走近一些，这些人就走了过去，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你是乌拉库萨的胡穆吗？那个壮实的男人张开双臂：胡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皮鲁人！上尉和士兵们对看了一眼，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点了点头，又向胡穆迈了一步，两个人中间隔着一米宽的距离。他不慌不忙，两眼平静地看着这个乌拉库萨人，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解下了挂在腰带上的手电，握在手里，慢慢地举起来，胡穆伸出手准备去接，雷亚特吉顺手照了过去：这时，响起了一片叫喊声，人们在奔跑，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还有上尉响亮的嗓音。在狗的吠叫声中和一片片乌云下面，赫色和绿色的身躯在跑来跑去，跌倒又爬起来，手电象一支银色的飞鸟，用它照了一下、两下、三下。过了一会儿，在微风的吹拂下，河滩晴朗了，烟雾消散了，叫声沉寂了。士兵们布成环形的阵势，他们的枪口瞄准一条由互相依偎着、紧紧拥挤在一起的乌拉库萨人组成的百脚大虫。一个抽泣着的小女孩抱住了胡穆的双腿，胡穆用双手掩着面孔，从指缝里偷偷地瞧着士兵、雷亚特吉和上尉，胡穆头上的伤口开始往下流血。基罗加上尉用一个手指旋转着左轮手枪。镇长：

你听见他对我们喊些什么了吗？皮鲁人，意思是秘鲁人，是吗？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在猜想这个家伙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鬼字呢？上尉，最好把他们赶到上面去，村子里要比这儿好；上尉：对，那儿没有这么多蚊虫；翻译听到了，命令他们，赶他们上去。那个士兵便叽哩咕噜地讲了起来，还打着手势。圆圈散开了，百脚大虫拖着沉重而严密的身躯开始走了，尘土形成的烟雾又飞扬起来。班长罗伯托·德尔加多噗哧一声笑起来：他已经认出我来了，上尉，瞧他那眼神简直想把我吞下去。上尉：我也恨不得把胡穆吃下去。班长：还不上去等什么？班长推着胡穆，胡穆挺着身子往前走，两只手一直捂着脸。小女孩仍然抱着他的腿，使他行动不便；班长揪住她的头发："松手！"他想把她拉开，让她放开酋长，小姑娘反抗着，两手乱抓，象一只凤头麦鸡似地尖叫起来。臭狗屎，班长用巴掌搧她。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怎么啦，他妈的，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小女孩呢？妈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妈的！班长把她放开了，先生，我不是要打她，只是让她放开胡穆，你不要为这事生气，先生；再说，她也抓我了。

"已经听到竖琴的声音了。"利图马说，"要不就是我在做梦，不可征服的人们。"

"我们都听到了，表兄。"何塞说，"要不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梦。"

"猴子"倾听着，脸向一边歪着，大眼睛里露出钦佩的神情："一位艺术家！谁说他不是一位最伟大的艺术家？"

"别的没有什么，遗憾的是他年纪这样大了。"何塞说，"他

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表兄。他从不一个人走动，霍文和博拉斯得搀着他走。”

“琼加的屋子在体育场后面，但是还不到把市区与格兰德军营分开的那片开阔地那里，离‘杂交’灌木丛不远。那是一个土质松软，野草被烧焦的地方；在枝叶交错的角豆树下，每天早晨和黄昏，一些喝得醉醺醺的士兵就埋伏在这儿。当从河边回来的洗衣妇和到市场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区的女仆经过时，他们就几个人逮住一个，把她摔倒在地，用裙子蒙住脸，扒开大腿，一个接一个地轮奸，最后逃之夭夭。皮乌腊人把受害者叫做被糟蹋的人，称这种兽行为‘杂交’，至于由此而生的孩子则叫作被糟蹋者的孩子，杂交儿或杂种。”

“我在那个该死的时候到山上去了。”利图马说，“我要是留在这儿的话，就和莉娜结婚了，我就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了。”

“不会这么幸福，表兄。”何塞说，“你要是看到现在莉娜那副样子的话。”

“象一头奶牛，”“猴子”说，“肚皮象个大鼓。”

“象兔子一样能生育，“何塞说，“已经有十个孩子了。”

“一个是婊子，另一个是奶牛。”利图马说，“你看女人的眼力多准啊，不可征服的人。”

“伙计，你向我保证过，现在却不守信了。”何塞菲诺说，“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要是这样，我们就不陪你到琼加那儿去了，你会安静点儿的，是吗？”

“就象开过刀的人一样，说话算数。”利图马说，“我现在只不过是开点儿玩笑。”

“你没看见，稍微一喝醉，你就要惹事的。”何塞菲诺说，“你已经有过先例了，利图马。人家还会把你关起来的，而且

谁知道会关多少时间?”

“你对我多关心啊，何塞菲诺。”利图马说。

在体育场和那片旷野之间，距离从皮乌腊起的那条公路半公里处——这条路不一会儿就分成两条笔直的深色线条，它们穿过沙漠，一条伸向帕伊塔，另一条通向索利亚诺——有一片用土坯、铁皮和纸板搭成的简陋的房舍，这是个小镇，它没有曼加切里亚那样久的历史，也没有它那样大的面积，而且比它更加贫穷。琼加的房子就坐落在这儿，仿佛一座独特的位于市中心的教堂，它名叫“青楼”。这座建筑牢固结实，砖砌的墙壁和铅皮的屋顶，从体育场就能隐隐约约看见。每到周末之夜，在拳击进行的过程中，观众可以听到博拉斯敲钹、堂安塞尔莫演奏竖琴和霍文·阿历杭德罗弹拨吉他的声音。

“我向你发誓，我确实听到它的声音了，‘猴子’。”利图马说，“非常清楚，真叫人心碎。就象我现在听到的这样，‘猴子’。”

“他们会给你带来多不幸的生活啊，亲爱的表兄。”“猴子”说。

“我不是说利马，是说圣玛丽亚·德·涅瓦。”利图马说，“‘猴子’，站岗时，在死一般寂静的夜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交谈。小伙子们在打鼾，突然，青蛙和蟋蟀的声音都听不到了，是竖琴的声音传来了。在利马时，我从没有听见过。”

夜晚凉爽而明亮，沙地上隔几步就隐隐约约看到几棵角豆树弯曲的侧影。他们并排走着，何塞菲诺搓着手，莱昂兄弟吹着口哨，低着脑袋的利图马把手插在裤袋里，不时抬起头来用一种激愤的表情察看着夜空。

“我们来赛跑吧，就象我们小时候干的那样。”“猴子”说，

“一、二、三！”

他飞快地跑起来，他那猴儿样的五短身材在黑暗中消失了。何塞穿过一些看不见的障碍物跑起来，然后又折回来，对利图马和何塞菲诺说：

“甘蔗酒是美酒，皮斯科酒是毒酒，”他咆哮道，“什么时候我们唱国歌。”

在贫民区附近，他们找到了“猴子”。他仰面躺在地上，象头公牛一样在喘气。他们把他扶了起来。

“心都快跳出来了，妈的，真叫人难以相信。”

“年岁不饶人，表弟。”利图马说。

“但愿曼加切里亚永存。”何塞说。

琼加的房子是一座立方体的建筑物，有两道门，正门通向一间正方形的屋子，这是宽敞的舞厅，墙上刻满了人名和标记：心、箭、胸象，新月形的女性生殖器，穿入这些器官的男性生殖器。也有艺术家、拳击手和模特儿的照片，还有一本挂历和一幅该城的全景写生。另一道门，低矮而狭窄，是去酒吧间的，它与舞池由一块大木板做成的柜台隔开，琼加就坐在柜台后面一把草编的摇椅上，前面摆着一张放满酒瓶、酒杯和缸子的桌子。酒吧间对面一个角落里坐着乐师们。堂安塞尔莫坐在一张矮凳上，背靠着墙，用腿夹着竖琴。他戴着一副眼镜，头发掠过前额，从衬衫钮扣之间的空隙，从他的脖颈和耳朵上，可以看到一绺绺灰色的茸毛。弹奏吉他、并且有一副优美嗓音的是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青年阿历杭德罗，他不仅是歌唱家，而且是作曲家。三个人中身体最健壮的那一个是博拉斯，他坐在纤维丝编织的椅子上，既打鼓又敲钹，最够不上称艺术家，他过去是载重汽车司机。

“别这样拦住我，用不着担心，”利图马说，“我什么也没干，你们没看见吗？我只不过在找她。想看看她有什么不好呢，放开我。”

“她就要离开这儿了，表兄。”“猴子”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想想别的事吧。我们来娱乐娱乐，庆贺你的归来。”

“我什么也不干。”利图马重复说，“我只想回想回想往事。为什么这样拦住我呢，不可征服的人们。”

他们站在舞池门口，三盏蓝、绿、紫玻璃纸罩的灯投射出一束束强烈的光线，前面是挤得严严的一群舞伴，一大群模糊不清的人形塞满了各个角落，他们又说又笑，还有碰杯的声音。一股凝滞而透明的烟雾漂浮在屋顶下和舞伴们头顶上的空中，到处是啤酒味、汗臭和雪茄烟味。利图马在坐位上摇摇晃晃，何塞菲诺一直扯着他的膀子，不过莱昂兄弟已经把手松开了。

“哪张桌子？何塞菲诺，那一张吗？”

“是那一张，兄弟。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开始另一种生活，把它忘掉吧。”

“去问候一下竖琴手，表兄。”“猴子”说，“还要向霍文·阿历杭德罗和博拉斯问好，他们一直在亲切地想着你。”

“但我看不见她，”利图马说，“她为什么要躲着我呢？我又不会对她怎样的。我只是想瞧瞧她。”

“我负责办，利图马。”何塞菲诺说，“我保证把她给你带来。但是你得说话算话，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去和老头儿打个招呼。我去找她。”

乐队已经停止了演奏，舞池里的舞伴们这时成了一堆密集的、静止的、叽叽喳喳的人群。有个人在酒吧间那边大声争

论。利图马跌跌撞撞地向乐师们走去。“我心上的堂安塞尔莫，”他张开双臂说，“老伙计，”竖琴家和莱昂兄弟挡着他，“已经记不得我了吗？”

“他看不见你，表兄。”何塞说，“你告诉他你是谁。猜猜看，堂安塞尔莫。”

“什么事？”琼加忽地站了起来，摇椅继续摇晃着，“军曹吗？是你把他带来的吗？”

“没有办法，琼加。”何塞菲诺说，“他是今天到的，一到脾气就倔起来了，我们拦不住他。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可他什么也不在乎。”

利图马被堂安塞尔莫拥抱着，青年阿历杭德罗和博拉斯拍着他的背，三个人同时和他说话，从酒吧间都能听到他们那激动、惊讶和动情的声音。“猴子”早在铙钹的前面坐下了，把乐器弄得叮噹乱响，何塞则在研究着竖琴。

“要么我叫警察来。”琼加说，“要么立即把他赶出去。”

“他醉得厉害，琼加，几乎连路都不能走了，你没看见吗？”何塞菲诺说，“我们来照管他，不会惹什么麻烦的，真的。”

“你们都是我的灾星。”琼加说，“特别是你，何塞菲诺。不过，可不要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了，否则，我向你发誓，我就叫警察来。”

“不会出什么乱子的，琼加。”何塞菲诺说，“野妞儿真的在上面吗？”

“她能到哪儿去呢，”琼加说，“要是闯下乱子，我揍你婊子养的，我向你发誓。”

二

“我在这儿感到挺好，堂阿德里安。”军曹说，“我家乡的夜晚也是这样，温和而明亮。”

“什么地方也不比山上好。”涅维斯说，“帕雷德斯去年到山上去过一趟，回来后，说那儿挺凄凉，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石头和云雾。”

高挂在天空的明月照亮了阳台，穹隆与河湾里有不少星星。树林后面，呈现出一道由阴影组成的光溜的篱笆，群山的支脉变成了一些紫色的庞然大物。茅屋的墙脚下面，在水仙和蕨类植物丛中，青蛙在水里扑通扑通地蹦跳，茅屋里传来拉莉塔的说话声和灶堂里噼噼啪啪的火花声。屋子里的狗在乱叫：它们正在为抢耗子打架呐；军曹：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知道它们是怎样捉耗子的。它们伏在香蕉树底下，假装睡着了，当一只耗子走近它们时，吱，一下子就把它卡死了。这套本领是领航员教给它们的。

“卡哈马卡那儿的人吃豚鼠呢。”军曹说，“连爪子、眼睛和胡须都一起吃下去。豚鼠和耗子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和拉莉塔进山里长途旅行，”涅维斯说，“我们不得不吃耗子。肉的味道不好受，但是挺细嫩，白得象鱼肉一样。阿基利诺中毒了，差点死掉。”

“大小子叫阿基利诺吗？”军曹问，“是那个长着中国人的眼

睛的吗？”

“就是那个，军曹。”涅维斯说，“你们家乡有很多风味菜吗？”

军曹抬起了头：啊，堂阿德里安，有几秒钟的样子他好象心醉神迷了，好象走进曼加切里亚区一家辣味馆子品尝燉羊肉似的。他真高兴死了，真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也无法与之相比。领航员涅维斯点头称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的故乡更美好了。军曹，难道有时您不想回皮乌腊去吗？是的，天天想回去。但是，一个人身无分文的时候，他是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堂阿德里安，您是圣玛丽亚·德·涅瓦这儿的人吗？

“再下面一点儿。”领航员说，“那儿，马拉尼翁河的那一段挺宽阔，一遇上下雾，对面的河岸都看不见。但是我在圣玛丽亚·德·涅瓦已经待惯了。”

“饭已经烧好了。”拉莉塔伏在窗口说，她那披散的头发象瀑布一样散落在板墙上，健壮的手臂好象都弄湿了。“您想在外面吃吗，军曹？”

“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在这儿吃。”军曹说，“夫人，在您家里我感到就象在我的家乡一样。不同的是，我们那儿的河窄一些，甚至一年到头都没有水。还有，那儿只有沙土，没有树木。”

“那末，一点也不象这儿了。”拉莉塔笑道，“不过，肯定皮乌腊也跟这儿一样，是个美丽的地方。”

“就是说，那儿和这儿一样热，一样闹。”涅维斯说，“女人是体会不到乡土的含义的。”

“那是开玩笑说的。”拉莉塔说，“可是您见怪了吗，军曹？”

哪里话，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玩笑使他感到亲密无间。

于是他问道：夫人是伊基托斯人，对吗？拉莉塔看了涅维斯一眼：伊基托斯人！隔了一会儿，她把脸伸了过来：古铜色的皮肤，直冒汗珠，面孔上布满了疙瘩。军曹是从您说话的语调上听出来的，夫人。

“她很多年以前就离开那儿了。”涅维斯说，“奇怪的是您还能听出她的语调来。”

“因为象所有的曼加切里亚人一样，我有很敏锐的听觉。”军曹说，“夫人，我年轻时，歌儿唱得不错。”

拉莉塔：我曾听说过北方人吉他弹得挺好，并且心地善良，是这样吗？军曹：当然啰，夫人，没有一个妇女能抗拒我家乡歌曲的魅力；在皮乌腊，一个男人谈情说爱时，总把他的一些朋友邀来，大家拿出吉他弹奏，姑娘会在小夜曲的旋律中心荡神迷起来。那儿有杰出的音乐家，夫人，我就认识很多个，其中一个演奏竖琴的老头儿，真了不起，还有一个圆舞曲的作曲家。阿德里安·涅维斯向拉莉塔指了指小屋子里面：她不出来吗？拉莉塔耸了耸肩膀。

“她害羞，不愿意出来。”拉莉塔说，“她不听我的话。博尼法西娅好象一头小鹿，军曹，她对什么都害怕，感到胆战心惊。”

“那至少也该让她出来向军曹道声晚安吧。”涅维斯说。

“就让她待在那儿得了。”军曹说，“要是她不愿意，就别出来。”

“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她的生活习惯。”拉莉塔说，“到现在为止，她一直和女人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她害怕男人。她说男人都象毒蛇，这恐怕是那些小修女们教给她的。现在她已藏到屋里去了。”

“女人们在没有尝到男人以前，她们都害怕男人。”涅维斯说，“尝过后，就变了，变得贪婪无厌。”

拉莉塔走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她的声音，刚才的话她听了不太乐意，有点生气了。男人从来没有叫她害怕过，她也不是个贪婪的人。您这是说的谁，阿德里安？领航员哈哈大笑，他欠身对军曹说：拉莉塔是个女人，但是她有自己的脾气，这也是事实。阿基利诺长得又瘦又小，浅色的皮肤，一双又大又活泼的眼睛，他来到阳台上：晚上好，因为天黑，我把油灯拿来了。说着就把灯挂在栏杆上。他后面还跟着两个小不点儿，穿着短裤，长着一头平直的头发，光着脚丫儿，他们抬来一张小桌儿。军曹喊住了他们，一边胳肢他们，一边和他们一起嬉笑。拉莉塔和涅维斯拿来了水果、熏鱼和木薯。这些东西的颜色多好看啊，夫人，来几瓶茴香酒。领航员涅维斯给三个小家伙每人分了一份饭菜，他们便往茅屋的小楼梯那儿走去了。您的几个小把戏长得挺不错，堂阿德里安，在皮乌腊对小孩就是这样叫的，夫人，一般来说，军曹是喜欢男孩子的。

“干杯，军曹。”涅维斯说，“为荣幸地把您请到这儿来干杯。”

“博尼法西娅对什么都害怕，但是很勤快。”拉莉塔说，“她在家里帮我忙，会做饭。而且衣服缝得很好，您看见小家伙们身上的裤子了吗？就是她做的，军曹。”

“但是你得劝劝她，”领航员说，“这个样子，这么怕羞，一辈子也找不到男人的。您不知道她是多么寡言少语，军曹，只有我问她什么时，她才开口。”

“我看这样好。”军曹说，“我不喜欢巧嘴滑舌的人。”

“那末，您是很喜欢博尼法西娅了。”拉莉塔说，“她甚至可以一声不响地过日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军曹。”涅维斯说，“拉莉塔想让您和博尼法西娅结婚。她一直这样对我说，所以她要我邀请您来。您当心，同意还是不同意，现在还有时间决定。”

军曹露出既高兴又回忆往事的表情：夫人，有一次我差一点就结婚了。那是我刚刚当警察的时候，遇见一个爱我的女人，我也很爱她。她叫什么名字？莉拉。后来怎么啦？什么事也没有，夫人，我从皮乌腊调走了，莉拉不愿跟我一块走，这段爱情就这样结束了。

“博尼法西娅会跟她的伴侣到任何地方去的。”拉莉塔说，“我们山区的女人都是这样，不提任何条件。您得和这儿的女人结婚，军曹。”

“您已经看到了，拉莉塔脑子里打一件事的主意时，她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涅维斯说，“洛雷托的女人是一些强盗，军曹。”

“您们是多么叫人喜欢啊，”军曹说，“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人们说涅维斯夫妇怎么那样孤僻，从来不与任何人来往。但是，夫人，我在这里待了这么多时候，首先请我到家里作客的是你们二位。”

“因为谁也不喜欢警察。”拉莉塔说，“您没看见他们是怎样胡作非为吗？他们毁了人家的姑娘，先是爱上她们，然后使她们怀孕，最后他们要求从这儿调走。”

“那末您为什么想把博尼法西娅嫁给军曹呢？”涅维斯说，“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您不是对我说军曹为人不一样吗？”拉莉塔说，“可谁知道是不是确实如此呢？”

“是这样，夫人。”军曹说，“我是个正派人，是个善良的开

化的人，就象这儿的人说的那样。您会看到，象我这样的朋友没有第二个。我很感谢你们，堂阿德里安，真的，因为我在您家感到很愉快。”

“您想来的时候，就来吧。”涅维斯说，“来看看博尼法西娅。但是不要缠上拉莉塔，我是个很爱吃醋的人。”

“您说的有理，堂阿德里安，”军曹说，“夫人是这样漂亮，要是我，我也会吃醋的。”

“感谢您的夸奖，军曹。”拉莉塔说道，“不过我知道，您只是说说而已，我已经不好看了，过去年轻的时候是漂亮的。”

“您还是个姑娘呢。”军曹表示不同意。

“我已经有点疑心了。”涅维斯说，“我不在时，您最好别来，军曹。”

茅屋里，狗在继续吠叫，不时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小虫围着点燃的树脂灯飞来飞去。涅维斯夫妇和军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开玩笑。“领航员涅维斯！”一个声音喊道。三个人掉头向河岸那边一簇簇的枝叶望去：夜幕遮住了一直延伸到圣玛丽亚·德·涅瓦的小路。“领航员涅维斯！”军曹：这是“胖子”在喊，真烦人，他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晚还来麻烦您，堂阿德里安。三个孩子都来到阳台上。阿基利诺朝领航员走去，小声对他说：让他上来吧。

“好象得出去走一趟，军曹。”领航员涅维斯说。

“他可能喝醉了。”军曹说，“不要理‘胖子’，他一喝酒就找事儿。”

小楼梯吱吱作响，阿基利诺的后面，出现了“胖子”那粗壮的身躯，哎呀，我的军曹，终于把您找到了，中尉和小伙子们到处都在找您，诸位晚上好。

"我现在休息。"军曹嘟哝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那些孤儿找到了。""胖子"说,"是一队采马黛茶的工人在河上游一座营房附近找到的。两小时前,一位信差到了修道院。修女们把大家都轰起来了,军曹。好象有个孩子在发烧。"

"胖子"穿着长袖衬衫,手拿军帽在搧风,拉莉塔在一个劲地问他。领航员和军曹已经站起来了,对,什么玩意儿,真讨厌,夫人,现在就得动身去找她们。他们想等到明天再说,但是修女们说服了堂法比奥和中尉。军曹:夜里出发吗?是的,我的军曹。修女们担心采马黛茶的工人把那些稍微大点的孩子给毙了。

"修女们有道理。"拉莉塔说,"可怜的孩子们,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天。快点去,阿德里安,去吧!"

"我们怎么办呢?"领航员问,"您陪军曹喝一杯,我去给气艇加油。"

"这倒合适,谢谢。""胖子"说,"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军曹?很抱歉,你们饭刚吃了一半就被我打断了。"

"所有的人都找到了吗?"从板墙那边传来了一个声音。他们都朝那儿看去:短短的头发,模糊的侧影,一个挨着窗口的女人的上半截身子。油灯只有一丝微弱的亮光照到那儿。

"还有两个没有找到。""胖子"说,同时向窗户俯下身去,"就是奇卡伊斯的两个没有找到。"

"为什么不把她们带来而只是通知一声呢?"拉莉塔问道,"幸亏把她们找到了,感谢上帝,可把她们找着了。"

没有东西运她们来,夫人;"胖子"和军曹把头伸向板墙那边看了看,但是人影已经移动了,这时只露出一点儿面孔和头发的阴影。栏杆的那一边,阿德里安·涅维斯在下命令,听得到

孩子们把水弄得哗哗直响和人们在蕨类植物丛中来回走动的声音。拉莉塔给他们斟上了茴香酒，为军曹的健康干杯；军曹：傻瓜，更应该为夫人干杯。

“我知道是中尉给我加的差。”军曹说，“我猜想不会是我一个人去，对不？都有谁和我一起去找那些女孩子？”

“‘小个子’和我。”“胖子”说，“还有一个修女也一道去。”

“是修女安赫利卡吗？”板墙那边的声音说，他们又回头向那边看去。

“大概是，因为安赫利卡修女懂医道。”“胖子”说，“让她给那个生病的孩子瞧瞧。”

“给她吃奎宁吧。”拉莉塔说，“不过一趟还不行，汽艇装不下所有的人，得分两趟或三趟。”

“幸好有月亮。”领航员涅维斯站在小楼梯上说，“半小时内我就准备好了。”

“‘胖子’去通知中尉，说我们就要走了。”军曹说。

“胖子”点了点头，道了声晚安，离开了阳台。当他走到窗口跟前时，那个模糊的身影往后面退去了；当“胖子”吹着口哨从小楼梯上往下走的时候，那个身影又出现了。

“来，博尼法西娅。”拉莉塔说，“我来把你给军曹介绍一下。”

拉莉塔扯着军曹的肩部，把他引到了大门那边。几秒钟后，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轮廓。军曹伸出了手，不知所措地注视着几个一动不动的小火星，直到一个细小而暗淡的人影划破了半明半暗的阴影。几个手指碰了一下他的手：“很荣幸”，随即躲开了；“听候您吩咐，小姐。”拉莉塔在微笑。

“我还以为他和你一样呢。”富西亚说,“你看到了，老伙计，我犯了多可怕的错误。”

“我也被他骗了点儿。”阿基利诺说，“我没有想到阿德里安·涅维斯会干这种事情。看上去他对什么都那么无所谓。谁也没有觉察到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吗?”

“谁也没有觉察到。”富西亚说,“无论潘塔查，还是胡穆，还是那些乌安比萨人,都没有觉察到。这些狗东西都不是好时辰生下来的，老伙计。”

“你又发火了，富西亚。”阿基利诺说。

这时，涅维斯发现了它，它就躲在板墙与陶罐之间：肥大的个头，满身耸毛，颜色漆黑。他从临时支起的床铺上慢慢地坐了起来，用手在寻找东西，只有衣服，几只橡胶拖鞋，一根绳子,几个葫芦和一个麻编的篮子,但是哪一件也用不上。它还待在角落里，隐藏在那儿，肯定，它在从它细长的、深褐色的脚下面偷偷地盯着他，这些脚映照在弯曲的红罐子上，好似一株藤蔓。他往前走了一步,摘下了砍刀,而它却还没有逃走，仍然在窥伺着他，肯定它在用那双邪恶的小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它那红色的肚皮在一煽一搧地鼓动。他踮起脚尖走到墙角跟前，它突然痛苦地往后退缩了，他随手一刀，接着发出一声犹如枯枝败叶压碎时的咯吱声。一会儿，席子上现出了一个裂缝和一些红色、黑色的小污迹。它的那些脚仍然完整无损，身上的耸毛又黑、又长、又细。涅维斯挂好了砍刀，他没有再上床，而是抽着烟伫立在窗口。他脸上感到森林里吹来的热风和传来的声响，他想用烟头的火星烧炙那些在金属丝网上盘旋的蝙蝠的翅膀。

“你们从来也没有单独在岛上待过吗?”阿基利诺问。

“只有一次，因为那个狗东西病了。”富西亚说，“但那还刚刚开始。那时候，事情没有发生，他们也不敢，他们怕我。”

“还有什么比地狱更使人害怕吗？”阿基利诺说，“可是尽管如此，人们照样干坏事。担惊受怕并不会阻止人们什么也不干，富西亚。”

“谁也没有见过地狱，”富西亚说，“可这帮家伙倒总能看到我。”

“尽管这样，一个男人或女人想干什么事的时候，是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的。他们浑身火辣辣的，好象心里有一团火似的。难道你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使我产生这种感觉。”富西亚说，“可现在是可能的，老伙计，现在是可能的。老伙计，在我的皮肤下好象有火炭似的。”

在右边的树林里，涅维斯影影绰绰看见几堆篝火，看见几个瞬息即逝的乌安比萨人的身影；但是左边，在胡穆搭茅屋的地方，却是一片漆黑。高处，棕榈树的针状枝叶在蔚蓝的天幕下摇曳，月光映白了山间小路，小路顺着灌木和蕨类植物丛生的山坡向下，绕过养殖美洲龟的池塘伸向河滩。这时，草原该是绿茵茵的，宁静而荒凉的。池水继续往下流了吧？船桩和鱼网大概已经晒干了吧？已经动弹不得的美洲龟或许很快就要出现在沙滩上，伸长粗糙的脖子仰望天空，一双双混浊的眼睛里满是眼眵，人们大概要用锋利的砍刀剥开龟板，切下甲壳里的白肉，在阳光和潮气使它变质之前就把它腌好。正当涅维斯扔掉香烟，准备把油灯吹灭的时候，听到有人在敲板墙。他拿掉门闩，拉莉塔走了进来，身上裹了一条布裙，头发一直拖到腰际，光着双脚。

“阿基利诺，如果我要抓住那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来报复的话，那我要抓的就是她，”富西亚说，“就是这条母狗。我可以肯定，是她看见我病了首先动手干的。”

“你待她不好，还揍她，而且女人都是骄傲的，富西亚。”阿基利诺说，“哪个女人能忍受得了呢？每次旅行你都要带一个女人，并且总是当着她的面这么干。”

“你以为她的脾气象琼乔女人那么暴躁吗？”富西亚说，“多蠢啊，老伙计！当时这条母狗正在发情，所以我对付不了她。”

“伙计，你最好别说这个了。”阿基利诺说，“我已经知道她把你搞得够惨的。”

“可是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是在我对付不了拉莉塔的情况下发生的。”富西亚说，“难道你没看见我是多么倒霉吗？阿基利诺，事情多令人胆寒啊！”

“请告诉我，我没有把您弄醒吗？”拉莉塔睡意朦胧地说。

“没有，您没有把我弄醒。”涅维斯说，“晚安！请吩咐吧，别客气。”

他闩好了大门，穿上裤子，两只胳膊交叉在袒露的胸口，但不一会儿他又放开了双臂，犹豫不决地依然站在那儿。最后，他指着那只瓦缸：“里面曾经爬进一只犰狳，不久前我刚把它打死了。洞口被我堵死才一个星期。”拉莉塔坐在床上。“可是犰狳每天都要打几个洞。”

“因为它们饿了，”拉莉塔说，“在这个季节就是这样。告诉您吧，有一次我醒来以后脚不能动弹了。脚上有个斑点，一会儿就肿了。乌安比萨人把我的腿放在火盆上让它出汗，结果就留下了伤痕。”

她把两只手伸到布裙下边，把它撩起来，露出了她那马黛

色的、光滑而结实的大腿和一条犹如蠕虫般的伤疤。

“您怕什么？”拉莉塔说，“请告诉我，您干吗转过身去呢？”

“我没有怕，”涅维斯说，“可是你光着身子，我是个男人呀。”

拉莉塔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把布裙放下来，用右脚玩着一个葫芦瓢，用脚背、脚趾和后跟漫不经心地摩弄着它。

“母狗，婊子，要是你愿意，你还可以骂出更难听的话。”阿基利诺说，“但是我喜欢拉莉塔，所以对我也无所谓。她就跟我的女儿一样。”

“一个看到自己的男人要死了的女人这么干比母狗还坏，比婊子还坏。”富西亚说，“没有一个字眼儿可以形容她是什么玩艺儿。”

“死？圣保罗那里大多数人是老死而不是病死的，富西亚。”阿基利诺说。

“你这样说不是想安慰我，而是因为我骂了她，你感到不安了。”富西亚说。

“他曾经当着我的面对您这样说，”涅维斯悄声地说，“‘要是你布裙下面仍然什么也不穿的话，我就拿你的肠子去喂狗。’您不记得了吗？”

“另外有几次他还说：‘我要把你送给乌安比萨人，把你的眼珠挖出来。’”拉莉塔说，“他一直对藩塔查说：‘我要宰了你，你在偷偷地盯着她。’当他威胁我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因为他气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请您告诉我，他打我的时候您不觉得难过吗？”

“我同样也发火了，”涅维斯用手笨拙地拍着门闩说，“尤其是他污辱您的时候。”

没有人在场的时候，情况更加糟糕："哈哈！你的牙都掉了，哈哈！你满脸都是疙瘩，体态已经不象过去那样了，哈哈！你浑身都干瘪了，过不多久你就会象乌安比萨老太婆一样了，哈哈！还有其他种种他所想到的话，您感到难过吗？"涅维斯说："您别讲了。"

"尽管她了解你的为人，可她还是相信你的。"阿基利诺说，"我来到岛上时，拉莉塔对我说：'他很快要把我从这儿带走的，如果今年橡胶丰收，我们就到厄瓜多尔去，而且要结婚。堂阿基利诺，您行行好，把这批货高价出售了吧。'可怜的拉莉塔。"

"她在这以前没有走是因为她想等着我发财。"富西亚说，"老家伙，瞧她多愚蠢！在她肌肉还丰满、脸上没长疙瘩的时候我都没有和她结婚。她已经勾引不了任何人的时候倒以为我要和她结婚呐。"

"阿德里安·涅维斯被她勾引上了。"阿基利诺说，"要不，他不会把她带走的。"

"老板也要把她们带到厄瓜多尔去吗？"涅维斯问，"他也要跟她们结婚吗？"

"只有我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拉莉塔说，"其他女人都是佣人。"

"不管您怎么说，我知道您心里是难受的。"涅维斯说，"要是他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您并不感到难受的话，那您就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了。"

"他不带她们到家里来，"拉莉塔说，"她们和牲畜一起睡在畜栏里。"

"但是他会当着你的面跟她们睡觉的。"涅维斯说，"您别假

装听不懂我的话。”

他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拉莉塔这时已经走到床边，双膝并在一起，低垂着眼睛。涅维斯不想辱骂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又把目光移向窗外。当她说她将和老板一道去厄瓜多尔的时候，他心里真是火冒三丈。窗外天空蓝湛湛的，可以看到一堆堆的篝火和蕨类植物丛中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请您原谅，我并不想辱骂您。”拉莉塔抬起了眼睛说，“老板不喜欢她们的时候难道不会把她们送给你和藩塔查吗？你也是这么干的。”

“我是单身汉，”涅维斯说，“一个男人需要和女人在一起，为什么您把我和藩塔查相比呢？另外，我愿意您用‘你’来称呼我。”

“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她趁我出门旅行的机会，动手抓了她们，把一个阿楚亚女人抓得鲜血直流。但后来她就习以为常了，她们好象成了她的朋友一般。她还教她们学西班牙语，和她们在一起嬉戏。老伙计，她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

“你还在发牢骚呐。”阿基利诺说，“所有的男人连做梦都想得到你所得到的东西。富西亚，你认识几个男人象你这样换了一个又一个老婆的。”

“可她们是琼乔人，”富西亚说，“阿基利诺，她们是琼乔人、阿瓜鲁纳人、阿楚亚人和萨普拉人，纯粹是一群废物，伙计。”

“另外，她们就象小牲畜一样，”拉莉塔说，“她们对我很亲热。她们害怕乌安比萨人，这使我心里难过。假如你是老板的话，你可能和他一样，甚至也会污辱我的。”

“难道你认识我只是为了来评论我的吗？”涅维斯说，“我不

会这样对待我的伴侣的，如果是你，我更不会那样的。”

“在这儿她们的体态很快就会干瘪的。”富西亚说，“拉莉塔衰老了难道是我的过错吗？再说，放过这机会我不成了傻瓜了。”

“怪不得她们年纪那么轻你就把她们拐骗到手，好让她们长得肌肉丰满，不是这样吗？”阿基利诺说。

“不仅是这个原因，”富西亚说，“我和任何一个男人一样喜欢少女，只不过那些土著狗崽子不让她们健康地发育成长，年纪很小的姑娘就被他们破身了，那个萨普拉姑娘是我遇见的唯一的一个发育正常的人。”

“唯一使我感到难过的是回想起我在伊基托斯时的模样。”拉莉塔说，“当时我有一口洁白的牙齿，而且非常整齐，脸上甚至连一个斑点都没有。”

“您就喜欢编造事情自寻烦恼。”涅维斯说，“老板为什么不让乌安比萨人到这儿来呢？因为看见您走过时他们所有的人都会眼馋的。”

“潘塔查和你也是这样。”拉莉塔说，“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而是因为我是唯一的女人。”

“我对你一向是彬彬有礼的。”涅维斯说，“您为什么把我和潘塔查相提并论呢？”

“你比潘塔查好。”拉莉塔说，“所以我才来看你，你已经退烧了吗？”

“你不记得我没有到码头去接你吗？”富西亚说，“是你来了以后在橡胶棚里遇见我的吧？就是那一次，老伙计。”

“是的，我还记得。”阿基利诺说，“当时你好象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我以为是潘塔查给你熬的药。”

“你不记得我是喝了你带来的茴香酒才醉的吗？”富西亚说。

“我记得。”阿基利诺说，“你想把乌安比萨人的茅屋烧了。你象个魔鬼，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你捆起来。”

“那是因为我差不多试了十天都没办法对付那条母狗，”富西亚说，“我既对付不了拉莉塔，也对付不了那些琼乔女人，老伙计，我都快疯了，老伙计。我一个人暗地里流泪，想自寻短见，怎么死都行，因为我一连十天都没有制伏她们，阿基利诺。”

“你别哭，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干吗不把你经历的事告诉我呢？或许那样你的病就好了。我们可能已经到巴瓜去了，医生也可能给你打针了。”

“当时我的两条腿麻木了，老伙计，”富西亚说，“我捶它也没什么用，就划了几根火柴烧它，可是两条腿就象死人的腿一样，老伙计。”

“你别再为这些伤心事难过了。”阿基利诺说，“喂，你靠边上来一点！你瞧有多少小飞鱼啊！这些鱼的身上都带着电。你瞧它们怎么跟着我们，水面上和水底下的小水珠多好看呀！”

“后来我的腿就肿了，老伙计，”富西亚说，“我再也不能当着那条母狗的面脱衣服了。我白天黑夜都得瞒着，也没有一个人来听我诉说这件事，阿基利诺，我只能一个人忍受这种不幸。”

这时有人在敲板墙，拉莉塔站了起来。她走到窗口，耳朵贴在金属网上，嘴里嘟哝着，窗外也有人在低声说话。

“阿基利诺病了，”拉莉塔说，“这个可怜的孩子吃下去的东西全吐了。我去看看他。如果他明天还不回来，我就来给你

做饭。”

“但愿他们不回来。”涅维斯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做饭，只要您来瞧瞧我就行了。”

“要是我用‘你’来称呼你，你也可以用‘你’来称呼我。”拉莉塔说，“至少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可以这样。”

“如果我有网的话，我可以逮很多鱼，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要我扶你起来瞧瞧鱼吗？”

“后来，我的两只脚也肿了，”富西亚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腿就象蛇一样脱了一层皮，可是蛇脱了皮还会再长出来，可我的腿只剩下了烂肉，阿基利诺，这是不公平的，是不公平的。”

“我知道这是不公平的。”阿基利诺说，“但是你过来，伙计，你瞧这些身上带电的小鱼多好看啊！”

胡安娜·包拉和安东尼娅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候离开加利纳塞拉，并且总是沿着同样的路线兜一圈。这是两个尘土飞扬的方形街区，集市的地点就在这里。做小买卖的妇女们正动手在角豆树下铺一块毯子，摆上她们的货物。胡安娜和安东尼娅走到出售梳子、香料、衬衫、裙子、丝带和耳坠的“奇珍”商店后，向左边拐去，前面两百米远的地方是阿尔马斯广场，这是一个面积不大、周围长满棕榈树和罗望子树的圆形广场。她们经过“北方之星”旅馆向对面的街口走去，一路上胡安娜·包拉一只手挥动着向碰见的熟人告别，另一只手拉着安东尼娅的胳膊。走到广场后，胡安娜看了看那儿的几条板凳，选了最阴凉的一条让姑娘坐下。要是姑娘能乖乖地待着，这位洗衣妇便可

急忙返回家中，牵上她的毛驴儿，把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往河边去。要是安东尼娅焦急地拉着她的手不放，胡安娜就在她的身边坐下，亲昵地哄她平静下来，同时，心里默默地捉摸着她，直到姑娘让她离开为止。到中午她回来找她，那时衣服都已经洗完了。有时候安东尼娅骑着驴返回加利纳塞拉。如果胡安娜遇上姑娘和一位热心肠的女邻居在街心公园周围游荡，她不会感到奇怪；如果一个擦皮鞋的、一个乞丐或者哈辛托告诉她有人把姑娘带到某某人的地方，带到教堂或者堤坝上去了，她同样也不会感到奇怪。在这种情况下，胡安娜·包拉便独自返回加利纳塞拉。到了傍晚，安东尼娅会被某位慈善老爷的一名女仆拉着手送回来。

那一天，她们出门的时间比平常早，因为胡安娜·包拉要把一件检阅穿的军装送往格劳军营。此时集市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兀鹫栖息在"奇珍"商店的屋顶上。清洁工还没有开始打扫，垃圾和水坑散发着臭气。寂静的阿尔马斯广场上，拂过一阵湿润的清风，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已经露出了面孔，空中也不落灰沙了。胡安娜·包拉用裙子掸了掸那张木凳，看到姑娘的双手平静地放着，便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走开了。在回家的路上，她遇见了卡马尔的埃莫赫内斯·莱安德罗的妻子，两个人便一路同行。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阳光照到了城里高堂大厦的屋顶上。胡安娜走路弯着身子，不时用手按摩自己的腰部。她的女友问道："你病了吗？"她回答："很久以来我就有痉挛的毛病，早上起来更加厉害。"她们谈论着疾病和治疗的办法，谈论着衰老以及忙忙碌碌的生活。不一会儿，胡安娜就跟她的朋友分手了。她走进自己家里，一会儿又牵着满载脏衣服的毛驴走出来，胳膊下还夹了一件用几份过期的《回

声与新闻报》包着的军装。她沿着沙地边儿朝格劳军营走去，这时地面已经发热，几条蠶蜥飞快地从她的脚下跑了过去。一个士兵迎上来，告诉她中尉要发火了，为什么不早一点把军装送来？他从她手中夺过包裹，付钱给她。她朝河边走去。她没有到她往常洗衣服的老桥那里去，而是到了卡马尔前面的一个圆形河滩，在河滩上碰见另外两个洗衣妇。三个人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上午，双膝跪在水里，一面洗衣一面聊天。胡安娜洗完衣服先离开了那里。这时太阳光直射下来，把人们晒得头昏眼花。大街上挤满了城里的居民和外乡人。姑娘不在广场上，无论是乞丐还是哈辛托都没有看见她。胡安娜于是返回加利纳塞拉，一路上她两手交替鞭打那头牲口，按摩自己的腰部。回到家里开始晾衣服，晾了一半后，回屋里那铺着草垫的床上躺下了。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外面刮起了风沙。她嘴里嘟哝着，赶忙跑到外面，有几件衣服已经刮脏。她拉上了遮挡风沙的篷布，把衣服晾完，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褥子底下仔细找药，终于把药找到了。她用一块破布蘸了药水，然后提起裙子，使劲地擦着臀部和腹部。药水散发出一种象尿和呕吐物一样的气味，胡安娜捂住鼻子，一直等到皮肤干了。她炒了点豆子。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敲门了。敲门的不是安东尼娅，而是一个提着一筐衣服的女仆。两个人站在门坎上聊起来。这时外面刮着濛濛细沙，这些沙粒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是脸和胳膊觉得出来，它们就象纤细的蜘蛛爪子。胡安娜谈着她的肌肉痉挛的毛病和那些没有效力的药物。女仆愤愤不平地说："让大夫给你换一种药，或者叫他把钱退给你。"说完，她就贴着墙壁顺着屋檐走了。胡安娜独自坐在床上，嘴里一个劲儿嘟囔着："星期天我要上你家去，你以为我上了岁数就可以欺骗我吗？你这个强

盗，我吃了你的药连腰都哆嗦了。"接着她躺下了。她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她点上一支蜡烛，安东尼娅还没有回来。她走到外面，毛驴竖起耳朵嘶叫起来。胡安娜拿了一条披巾往肩上一披出门了。天空黑乎乎的，透过加利纳塞拉的窗户可以看到烛光、灯光和篝火。她飞快地走着，头发蓬乱，到了市场附近，听到有人从门廊那儿喊了声"有鬼"，她便急急忙忙小步慢跑地走开了，嘴里一面嘟囔着："你给我换一种药，治治我这个总是爱困的毛病，否则你就把钱还给我。"广场上行人寥寥无几。她走到每个人的跟前打听小姑娘的下落，可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这时，刮起了密密麻麻、可以看得见的风沙，胡安娜捂住了嘴巴和鼻子。她跑遍了许多街道，敲了不少人家的大门，三番五次地询问着同一件事情；到了阿尔马斯广场以后，她又吃力地向前奔跑，后来把身子靠在了墙上。这时，有两个头戴草帽的男人坐在凳子上聊天，她问他们安东尼娅在哪儿。佩德罗·塞瓦略斯大夫向她道过晚安之后问道："堂娜胡安娜，这么晚了您还在街上干什么？"另一个人带着外乡人口音说："刮这么大的风沙，我们的脑袋都要裂开了。"塞瓦略斯大夫摘下自己的草帽，递给了胡安娜，她接过去戴在自己的头上，帽子太大，把她的耳朵都盖住了。大夫："您累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坐一会儿吧！堂娜胡安娜，有什么事请告诉我们吧。"她问道："安东尼娅在哪儿？"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另一个说："最好还是把她送回家去。"大夫："对，我认识她家，她住在加利纳塞拉。"两人搀着她的胳膊，他们几乎是把她架空抬走的。草帽下面，胡安娜·包拉大声嚷着："那个女孩是瞎子，你们看见了吗？"塞瓦略斯大夫："堂娜胡安娜，请安静点儿！到家后再说吧。"另一个人："什么东西味儿这么冲。"塞瓦略斯大夫："是江湖大夫的药散

发出来的气味，可怜的老太太！”

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擦了擦前额，两眼瞧着翻译：“他冒犯了上司，这样做很不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你把这话翻译给他听！”乌拉库萨的空地面积不大，是一个三角形的地方。周围森林环抱，树木的枝叶与藤本植物在茅屋的上面摇曳，茅屋搭在波纳树的支架上，后部成圆形，鸭子尾巴似地凹凸不平。翻译一面嘟嘟哝哝，一面打着手势，胡穆全神贯注地听着。那儿大约有二十座住宅，全是一个式样：棕榈叶的房顶，用藤条编在一起的棕榈木板墙以及用树干做成的粗糙的小楼梯。在一间关满了乌拉库萨俘虏的茅屋前面，有两个士兵在聊天，其余的士兵在山崖附近搭帐篷。基罗加上尉正在与蚊子交战。小姑娘安静地坐在罗伯托·德尔加多班长身旁，不时瞧着胡穆。她长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在她那小伙子般的前胸上，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两个深色的花冠。这时候胡穆开始说话了。他那深紫色的嘴唇发出了粗重的声音，喷着唾沫，堂胡利奥·雷亚特吉闪开了双腿，以便躲开那雨点般的唾沫。翻译：“他说班长偷东西，就是说想偷东西，挨了一顿棍子以后溜走了，人们让他永远也不要再回来，给了他一只独木舟，是胡穆自己的那一只，因为当时领航员已经走了，所以没有看见他跳入河里。”德尔加多班长朝胡穆走了一步：“撒谎。”基罗加上尉打了一个手势阻止他，但他继续说道：“先生，他撒谎，要是我上巴瓜探亲的话，我会浪费时间偷这些人的东西吗？即使想偷，又能偷他们什么呢？我的上尉，难道您没有看到乌拉库萨有多穷吗？”上尉：“这就是说，他们没有打死那个新兵啰！他是不是真的跳入

马拉尼翁河了呢？他妈的，如果他没有死的话，那也是个逃兵。”军曹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放在嘴唇上：“上尉，他们把他打死了，关于偷窃这件事纯属弥天大谎。我们只搜查了一会儿，我是去寻找我告诉你的那种对付蚊子的药物的，他们把我捆了起来，用棍子揍我和我的仆人，他们大概把领航员打死了，而且把他埋了，免得被什么人发现，我的上尉。”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对着小姑娘微笑，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你害怕了吗？感到好奇吗？”她身上裹了一条阿瓜鲁纳式的遮羞布，她那浓密的沾满灰尘的头发随着脑袋的晃动轻轻地颤动。她的脸上和胳膊上没有什么装饰，只在脚踝上戴着两个小巧的葫芦瓢。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他为什么不和佩德罗·埃斯卡维诺做生意呢？今年他为什么不象往年那样把橡胶卖给他呢？您把这话翻译给他听！”翻译嘴里一面嘟囔，一面比划着手势，胡穆交叉着双手在一旁听着。镇长想叫小姑娘到他身边去，她却把身子转了过去。翻译：“先生，他说再也不卖了，埃斯卡维诺那个魔鬼走了，让他滚吧，无论是乌拉库萨还是奇卡伊斯，没有一个阿瓜鲁纳村镇愿意把橡胶卖给那个愚蠢的老板。”“乌拉库萨人不愿把橡胶卖给埃斯卡维诺老板，他们想干什么呢？”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一面说，一面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小姑娘，“他们的皮革打算怎么办呢？你把这个翻译给他听！”翻译和胡穆嘴里一面叽哩咕噜，喷着唾沫，一面比划着手势。这时，雷亚特吉在察看着他们的脸色，身子略略倾斜着面对那个乌拉库萨人。小女孩往前走了一步，瞧着胡穆的前额：“伤口肿了，但已不再流血了，酋长的右眼红肿得非常厉害。”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合作社呢？孩子，在阿瓜鲁纳语里是没有‘合作社’这个字的，您对他说是合作社了吗？”翻译：“先生，我是用西班牙语讲的。”基罗加上尉：“是的，

我已经听到了。事情怎么这样复杂啊，雷亚特吉先生？他们干吗不跟埃斯卡维诺做生意了呢？他们从来不了解伊基托斯是什么样子，可是又从哪儿想出来的主意要去伊基托斯卖橡胶呢？”这时，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似乎在凝神沉思。他脱下头盔，眼睛瞧着上尉：“十年来，佩德罗·埃斯卡维诺一直给他们带布匹、猎枪和刀子，上尉，给他们带来进森林割胶所需要的一切。埃斯卡维诺一回来，他们就把割到的橡胶交给他，他再把布匹、食品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补给他们。今年他们同样得到了预支的货物，却不愿意把橡胶卖给他了。上尉，这就是事情的经过。”这时，已经搭好帐篷的士兵们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士兵伸手碰了一下小女孩，把她吓了一跳，随着脚上葫芦瓢的晃动，响起一阵铃铛的声音。上尉：“哼！这是一种有失信用的行为，我原来还不知道，他们打了一个士兵，诈骗了一位老百姓，要是他们真把一个新兵打死了，那也不足为奇。”镇长：“你们抓住她，别让她逃走。”三个士兵向小姑娘追去，姑娘动作敏捷，抓住她可不容易。他们终于在那块空地上把她抓住了，把她带到了镇长跟前。镇长打了她一记耳光：“她的眼神机灵，举止优雅。您不觉得是这样吗？上尉，可怜的姑娘生在这个地方，真可惜。”军官：“的确是这样，堂胡利奥，她的眼睛还是浅绿色的呐。”“是他的女儿吗？您问问他。”上尉：“她的肚子还没有鼓起来，这些孩子吃下那么多寄生虫，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下士罗伯托·德尔加多：“她是个小姑娘，要好好照顾她，她是我们连的一个非常吉祥的女子，我的上尉！”士兵们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是他的女儿吗？”翻译：“不是，先生，也不是乌拉库萨人，是阿瓜鲁纳人，她说她出生在帕托瓦查纳，先生。”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对两个士兵吩咐道：“把她带进帐篷，小心别让人欺侮她。”一

个士兵抓住小姑娘的胳膊，她没有表示反对就被带走了。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转过身来，对又在与看不见的、也许是想象中的空中敌人交战的上尉说："上尉，有几千自称教员的人曾经在这儿待过。他们混进了部落，骗人说要教那些土著人学讲西班牙语，后果您已经看到了，他们用棍子打了一个下士，使佩德罗·埃斯卡维诺做不成生意。要是所有的土著人决心欺骗那些预付给他们钱的老板的话，上尉是否设想过那将会怎么样呢？"上尉捋着胡子严肃地说："一场经济灾难？"镇长赞成说："外地来的人把事情搞乱了，上尉。上一次来的几个外国人是英国人，他们胡说是来研究植物的。他们窜到山上，带走了橡胶树的种子，后来，世界上就充斥了来自英国殖民地的橡胶，价格比秘鲁和巴西的都便宜，这就是亚马逊河流域橡胶业破产的原因，上尉。"上尉："雷亚特吉先生，听说歌剧团要来伊基托斯，橡胶工人用钞票点雪茄烟抽，这是真的吗？"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微微一笑："您想想看，我父亲还有一名为狗做饭的厨师呐。"上尉和士兵们发出了一阵哄笑，但胡穆却依然沉着脸，交叉着双手，不时向关满了乌拉库萨俘虏的茅屋偷偷地张望。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叹息道："那时干活少挣钱多，现在竟要流血才能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报酬，而且还必须对付这帮家伙，处理这么麻烦的问题。"这时上尉露出非常严肃的表情："堂胡利奥，这一点我相信，亚马逊河流域的人生活是艰苦的。"雷亚特吉突然以严厉的语气对翻译说："阿瓜鲁纳人不能去伊基托斯出售橡胶，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到这儿来的那些人欺骗了他们，因为既没有什么合作社，也不存在其他胡说八道的东西。埃斯卡维诺老板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也要象往常那样跟他做生意。你把这话翻译给他听！"但翻译却说："先生，您讲得非常快，最好重复一遍。"

上尉："他跟你讲得很慢，你别开玩笑了。"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上尉，我没有什么急事，我会使他满意的。"翻译嘴里嘀嘀咕咕，同时比划着手势，胡穆站在一旁听着。这时，乌拉库萨的上空掠过一阵清风，树林的枝桠轻轻地发出沙沙的声响，从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是小姑娘和一个士兵在帐篷前嬉戏。上尉已经不耐烦了："到什么时候才行呢？"他推了一下胡穆的肩膀："这一次您还没有听明白吗？"胡穆把头抬起来，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瞧着镇长，一面用手指着他，一面嘴里在吼叫。堂胡利奥："他说什么啦？"翻译："先生，他在污辱你，他说你是魔鬼，先生。"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听见大厅里传出的喧闹声，天花板上的吊灯蒙着一层蓝色的玻璃纸，朝霞映射在墙壁上、颜色暗淡的纸上和一道道门上。何塞菲诺走到头一个房间门口听了听，接着又走到第二个房间门口。走到第三个房间门口后，听到里面有人气喘吁吁，单人床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何塞菲诺用指结敲了一下门，里面传出野妞儿的声音："有什么事吗？"接着，又传出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有什么事吗？"他一直跑到走廊的尽头。那里，清晨的阳光照射不到，象黄昏那么阴暗。他一丝不动地站着，躲在这个阴暗交接的地方。不一会儿，门上的锁喀嚓一声打开后，蓝色的灯光下随即出现了一个披着长发的人，一只手象收拢薄薄的窗帘似地把头发拢在手里，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何塞菲诺从暗处走了出来，打了一个手势。几分钟后，一个男人从房间里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衬衫，嘴里哼着小调，走到楼梯口便消失了。何塞菲诺穿过走廊，走进了那个房间，野妞儿穿上了黄色的罩衫，正在那儿系扣子。

“利图马今天下午来了。”何塞菲诺象下命令似的对她说，“他在楼下，跟莱昂兄弟在一起。”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野妞儿浑身发抖，只有抓着衣服纽扣眼的两只手没有哆嗦。可她没有转过身来，也没有吭声。

“你别害怕。”何塞菲诺说，“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但他觉得无关紧要。我们一道下去吧。”

她仍然不说话，又重新系起了纽扣，不过，现在她的动作慢吞吞的，每系一个纽扣之前总要笨拙地捻捻它，她的手指似乎已经冻僵。但是，她的脸上还在淌汗，溅在背上和液下的几滴未干的油渍把她的罩衫弄脏了。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只亮着一盏淡红色的电灯，何塞菲诺的脑袋能够碰着天花板上波浪形的铅皮。野妞儿穿上一条奶油色的裙子，费了好一阵儿才把拉链拉上。何塞菲诺弯腰从地上拿起一双白色的高跟鞋，递给了野妞儿。

“你吓得直流汗。”他说，“擦一擦脸吧，没有什么可怕的。”

他转身把门关好，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野妞儿正一声不吭地瞧着他，微微张着嘴唇，鼻孔不住地扇动，呼吸好象非常吃力，又好象突然闻到了一股臭气似的。

“您喝酒了吗？”过了一会儿她带着胆怯的、犹豫不决的语调问，一面用一条毛巾使劲儿擦着嘴巴。

“喝了一点儿。”何塞菲诺回答，“是我们在莱昂兄弟那儿为庆祝他的到来喝的，他从利马带来了一瓶皮斯科好酒。”

两人走出了房间，野妞儿在走廊里慢慢走着，一只手扶着墙壁。

“简直无法使人相信，”何塞菲诺说，“你穿高跟鞋还不习惯呐，还是因为情绪激动呢，野妞儿？”

她没有回答。在柔和的蓝色灯光下，她那笔直的、厚厚的嘴唇宛如紧握的拳头，脸色显得阴沉而冷漠。他们下了楼梯，迎面吹来一阵阵暖烘烘的烟雾和一股股烧酒的气味，灯光变得暗淡了。当阴暗嘈杂、挤满人群的舞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野妞儿收住了脚步，身子几乎趴在楼梯扶手上，睁大了眼睛，用闪闪发亮、异乎寻常的目光巡视着那些拖得长长的身影。何塞菲诺指着酒吧间：

“他正挨着柜台干杯呐。你认不出他，是因为他瘦多了。在竖琴手和莱昂兄弟之间穿着一身漂亮西服的那个就是。”

野妞儿呆若木鸡，身子靠在楼梯扶手上，神色恐惧，头发几乎遮住了面孔。她贪婪地吸了一口气，嘴里发出嘘嘘的响声，胸部也鼓了起来。何塞菲诺拉着她的胳膊，转眼两人便隐没在一对对拥抱着的舞伴中间。他们仿佛在泥水里潜游，又仿佛在一堵令人窒息的、由汗流夹背的躯体组成的高墙上吃力地打开一条通道。人群中散发着臭气，嘈杂的声音使人分辨不出谁在说话。博拉斯正在用手鼓和铙钹演奏一支民歌，霍文·阿历杭德罗不时弹起吉他，使乐曲变得更加欢快；但当他停止拨动琴弦的时候，乐曲又失去了和谐，显得悲切而雄壮。两人离开酒吧间对面的舞池。何塞菲诺放开了野妞儿。琼加挺直腰坐在摇椅上。这时四个人回过头来瞧着他们两人，他们停住了脚步。莱昂兄弟显得非常高兴，堂安塞尔莫头发蓬乱，眼镜戴在鼻尖上，利图马歪着嘴，嘴上满是泡沫，正在寻找柜台，以便放下手里的杯子，一双小眼睛盯着野妞儿，另一只手匆忙而又机械地理着头发，把它理平。突然，他找到了柜台，用那只空手推开了“猴子”，整个身子向前倒了过去，但他只走了一步，就象失去旋转力的陀螺一样在原地摇晃着，小眼睛露出惊慌失

措的神色。在他快要跌倒的时候，莱昂兄弟把他扶住了。他脸色没有变化，两眼依然盯着野妞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由莱昂兄弟搀扶着，带着一种近乎固执、无可奈何而又痛苦的表情朝他们走来，胸前溅满了啤酒的泡沫和唾沫，两片嘴唇挤出一丝笑容，下巴也随着颤动起来。“见到你我很高兴，亲爱的。”脸上现出一副滑稽的表情。这时，他那双小眼睛的神色令人感到十分讨厌和无法忍受。“见到你我很高兴，利图马。”野妞儿说。他身子摇摇晃晃：“见到你我很高兴，亲爱的。”莱昂兄弟和何塞菲诺走到他身旁。他的小眼睛突然射出光芒，露出一种轻松的神态。利图马转身走到何塞菲诺面前：“你好，亲爱的朋友。”他扑在何塞菲诺怀里：“兄弟，见到你我多么高兴啊！”他抱住何塞菲诺，嘴里讲了几句谁也无法听懂的话，并且时而发出沉闷的吼叫，但他松开双臂之后心情显得更加平静了。他那小眼珠已经不再神经质地转动了，面部的滑稽表情也消失了。此时，他的脸上真的露出了笑容。野妞儿神色镇定，双手放在裙子前面，乌黑发亮的头发遮住了她的面孔。

“亲爱的，我们见面了。”利图马有点结结巴巴地说，笑容也越来越自然轻松了。“你过来，我们干一杯，应该庆祝我回来了，我是第四个不可征服的人。”

野妞儿朝他走了一步，脑袋一摇把头发甩到了脑后，眼睛里两片绿色的小火花重新放射出柔和的光芒。利图马伸手抓住野妞儿的肩膀，把她拉到了柜台前。琼加站在那儿，眼睛里露出冷淡而又傲慢的神色。堂安塞尔莫扶正了眼镜，双手在空中摸索，找到利图马和野妞儿后，亲昵地拍了他们一下，用慈父般的语气说：“这样我就高兴了，小伙子们。”

“这是一个大家团聚的夜晚，亲爱的老人。”利图马说，“你

瞧我的举止多得体！琼加，琼吉塔，你斟上几杯酒，也给你自己斟一杯。”

他把自己的那杯酒一饮而尽，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气，脸被啤酒弄湿了，口水一直滴到上衣骯脏的翻领上。

“多么火热的爱情啊，表哥！”“猴子”说，“就象巨大的太阳一样！”

“心灵、爱情和生命，”利图马说，“我们想听这支圆舞曲。劳您驾，让我高兴高兴吧！”

“是的，乐队别怠慢了。”琼加说，“他们正在那儿埋怨呐，他们要求演奏这支圆舞曲。”

“你让他和我们在一起待一会儿吧，琼吉塔！”

但是堂安塞尔莫已经扭转身子，手扶墙壁，拖着沉重的脚步顺从地走回乐师们待着的角落去了。这时利图马依然在搂着野妞儿喝酒，但两眼却没有盯着她。

“我们唱支赞歌吧！”“猴子”说，“爱情就象太阳一样，表哥！”

琼加也在喝酒。她的眼神冷漠而忧郁，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时而瞧瞧这些人，时而瞧瞧那些人。望望那些不可征服的人和野妞儿，又望望在舞池的一片细语和笑声中摇摇摆摆的男人和女人，最后又望望一对对爬楼梯的舞伴和分散在各个角落的人群。何塞菲诺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他没有喝酒，两眼瞟着正在碰杯的莱昂兄弟。这时，竖琴、吉他、手鼓和铙钹开始演奏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曲调在舞池里回荡。利图马的小眼睛露出了欣喜的神情：

“心灵、爱情和生命。啊！这些圆舞曲使我们想起了往事。我们去跳舞吧，亲爱的。”

他没有瞧野妞儿，一下就把她拉走了，两人消失在拥挤的人群和阴影中。莱昂兄弟一面唱歌，一面用手打着拍子。这时，琼加用滞呆而又令人难受的目光盯着何塞菲诺，仿佛要把自己无限颓丧的情绪传染给他。

“真是奇迹，琼吉塔！”何塞菲诺说，“你在喝酒呀。”

“你心里很怕。”琼加说，忽然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嘲讽的光芒，“瞧你怕得这副样子，不可征服的人！”

“我怕什么呢。”何塞菲诺说，“你已经看到我是怎样履行诺言的了，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你吓得魂不附体了，”琼加勉强笑着，“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发抖了，何塞菲诺。”

三

军曹赤裸的双腿搭在哨所的小楼梯上。他周围的一切都在波动：树木茂密的小山，圣玛丽亚·德·涅瓦河滩上的卡皮罗纳树，甚至连那些茅屋都随着呼啸而过的热风象海浪似地翻腾。村子里黑乎乎的没有一丝亮光，警察们赤条条的睡在帐篷里正在打鼾。军曹燃上一支香烟。当他吹最后几声哨子的时候，突然从芦苇丛后面圣玛丽亚·德·涅瓦河水面上静悄悄地漂来一只汽艇，船尾搭着一个圆锥形的草棚，几个人影在甲板上移动。由于没有浓雾，从哨所望去，月光下的码头清晰可见。一个细条身影从船上跳下来，躲着河滩上的木桩向前奔跑，很快

便在阴影中消失了。过了片刻，那个身影又在离哨所很近的地方出现了。这时，军曹已经认出拉莉塔的脸庞，她那稳健的脚步、头发以及在她结实的臀部两侧摆动的粗壮胳膊。他欠起身来，等着她走到梯子跟前。

“晚上好，军曹！”拉莉塔说，“正巧我碰到您还没有睡。”

“我在值勤，太太。”他说，“晚上好！我得请您原谅。”

“是因为您穿着裤衩吗？”拉莉塔说，“您不用担心，难道琼乔人不比这更糟糕吗？”

“天这么热，他们脱光衣服是有道理的。”军曹几乎侧着身子躲在凉台上，“可是这些小虫子在咬人，我浑身都被咬得火辣辣的。”

拉莉塔回过头去瞧着后面，哨所的灯光把她那张长满干瘪疙瘩的脸照得清清楚楚，她那蓬松着的头发也好似纤细的棕毛披巾一样在背后飘动。

“我们要去帕托瓦查纳。”拉莉塔说，“今天有人过生日，一清早就举行庆祝活动。我们没能早一点出来。”

“你们还想干什么吧？太太。”军曹说，“你们为我的健康干几杯呢。”

“我们要把孩子带去。”拉莉塔说，“但是博尼法西娅不愿意来，她怕见人，军曹。”

“多傻的姑娘！”军曹说，“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这儿的节日是千载难逢的。”

“我们在那儿将一直呆到星期三。”拉莉塔说，“要是那个可怜的姑娘需要什么的话，您愿意帮助她吗？”

“非常愿意，太太。”军曹说，“不过您已经看到了，我去了您家三次，她连大门都没有出。”

“女人都是很精的，”拉莉塔说，“您还没有觉察到吗？不过她现在是孤单一人，不得不出门了。明天您上那里去转一转吧。”

“我一定去，太太。”军曹说，“您知道吗？小船出现的时候我以为是一种幻觉，是一条要杀害夜游人的骷髅船。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可是在这儿我受了你们的影响。”

拉莉塔划了个十字，打个手势让他住口，“军曹，您没有看见我们将夜间去旅行吗？您怎么能讲这样的事情呢！好，那就星期三再见吧！阿德里安向您问好。”她象来的时候那样匆匆忙忙离开了。军曹走进哨所前望着那个细小的人影再次显现在木桩之间并跳上汽艇：伙计，他们在为您铺床呢。他在警察们熟睡时发出的低沉的呼吸声中慢吞吞地穿上了衬衫、长裤和鞋子。汽艇大概正在小划子和驳船中间向马拉尼翁河驶去，阿德里安·涅维斯也许正用船篙撑船吧。这些原始森林里的居民都象阿基利诺那个老人一样，带着全家和所有的东西出门旅行，他真的在水上待了二十年了吗？这叫什么风俗习惯呢？这时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一阵巨大的嚯嚯声淹没了流水的哗哗声和蟋蟀的欢叫声。随后，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了，山里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又响起来，再次征服了黑夜。这时听到的又只剩下动物界和植物界的一片低声细语了。军曹嘴上叼着香烟，衬衫的袖子卷到胳膊肘上，他一面下楼梯，一面四下张望，一直走到了中尉的茅屋那儿，一阵急促的、几乎颤抖的呼吸声透过金属网传了出来。他急忙沿着小道向前走去，耳际响着分不清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以及细弱而又令人烦躁的蟋蟀的鸣叫声，瞧着雕鸮和猫头鹰那闪闪发光的瞳孔，感到毛骨悚然，就象皮肤被大头针划破了似的；柔嫩的灌木在他脚

下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地上干枯的树叶被踩得沙沙作响。几缕灰白色的亮光笼罩着村庄，但在小山冈上，修女们住处的淡色的墙壁和闪闪发光的铅皮房顶却看得一清二楚。山墙和面对宽阔的蓝色山谷矗立着的灰色细长的塔楼也隐约可见。宛如一座弧形围墙的树木在不停地轻轻摇曳，发出一阵阵单调的沙沙声，就象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连续不断的哈欠声。军曹双脚踩在泥塘里，水中温热、柔软的蚂蟥偷偷地碰撞着他的脚踝。他弯下腰，前额被弄湿了，又爬上了梯子。茅屋里黑乎乎的，一股跟森林里不同的浓烈气味沿着支柱向上直冒，好象那里放着泔水或一具腐败的尸体似的。这时，一条狗在菜园里吠叫起来。有人可能正透过房顶和板墙之间的缝隙察看军曹的动静，两个嗡嗡直响的光点也许是女人的眼睛而不是萤火虫吧。那个人是不是曼加切里亚人呢？他的勇气跑到哪儿去了呢？他蹑着脚尖走过凉台，眼睛朝四处张望，远处，狗在吠叫。窗帘已经拉上了，漆黑的墙孔向外面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堂阿德里安，我是军曹。”他大声喊道，“请原谅我把您叫醒了。”

里面发出惊恐不安的声响，随即听到一阵短促的忙乱声和哀叫声。军曹跨进门坎，举起手电把它揿亮，用圆形的、象个淡黄色小月亮的电光匆忙地照了照瓦缸、玉米穗、锅和盛满水的水桶。“堂阿德里安，您在这儿吗？我想跟您谈谈，堂阿德里安。”军曹一面嘀咕，一面用暗淡微弱的电光照了照板墙，发现壁台上放满了铁桶。他看了看那堆木板，接着又匆匆地照了照熄灭了的火盆和几支船桨，然后又把电光从几条毯子移到一卷绳索上。突然，他发现一个缩着脖子的脑袋、两个膝盖和弯曲的胳膊。“晚安！堂阿德里安不在家吗？”电光停在一个蜷着身子的

女人身上，微弱的电光在一动不动的大腿上方跳动。“您干吗假装睡着了呢？”军曹对她说，但她没有回答。“干吗要这样呢？”他朝前走了两步，那个脑袋被胳膊遮得更严了些，“小姐，您干吗这样呢？”她的肤色就象照着她的圆形电光一样淡黄。一条颜色刺眼的裙子从膝盖一直裹到了肩膀。“军曹是知礼的，您干吗怕我呢？难道我是来偷东西的吗？”军曹用手摸了摸前额，电光随之闪动了一下，他气得发疯，那个女人的身形却不见了。这时，他又接着用黄色的电光寻找她，找到了她的两只脚和脚踝，但是躺着的身子却在哆嗦，一阵接一阵地颤抖。“我不是贼，军曹不是个可怜虫，有工资，有住的和吃的，不需要偷任何人的东西，身体也没病。小姐，您干吗要这样呢？您起来吧，我只想跟你聊一会儿，以便更好地相互了解，好吗？”他又往前走了两步，蹲了下来。她不再哆嗦了，但是身体僵直，看不出在呼吸。“喂！您为什么怕我呢？”军曹伸出一只手，怯生生地抚摸她的头发：“喂！您不用怕我，亲爱的。”他的指尖触到了几根粗糙的金属丝，黑暗中情况好象发生了突然变化，有个坚硬的东西举起来打在他的身上，军曹摔了个屁股蹲儿，他也随即在黑暗中捏着手电照过去。电光下闪过一个人影，凉台上的木板被逃跑时急促的脚步踩得吱吱作响。军曹跑出门外，那个人影已经逃到凉台的另一端，身子贴在栏杆上，象疯子似的晃着脑袋。“亲爱的，你别跳河。”军曹滑了一跤，嘴里骂了一声“他妈的”，接着往前跑去。“你想干什么？你过来，亲爱的！”但她的身子还在晃动，碰撞着栏杆，象扑在玻璃灯罩上的飞蛾一样惊慌失措。她没有跳河，也没有理他，但当军曹抓住她的肩膀时，她转过了身子，象只小老虎似地奋力抵抗。“亲爱的，您为什么抓我呢？”板墙和栏杆发出咯咯的响声。“您为什么咬我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来了两个乌安比萨人吗？"拉莉塔向村子里跑去，阿基利诺扯住了她的裙子，几个妇女在嚎啕大哭："老板娘，萨普拉人在普萨加河里杀死了我们的一个人，他们是用毒箭把他射死的。""老板和其他人呢？""他们平安无事，待一会儿就到，他们走得慢，拉了很多货，这些货是他们在阿帕加河那儿的一个阿瓜鲁纳村里收购的。"拉莉塔没有回茅屋，她站在棕榈树旁，两眼眺望着草原和河口，盼望他们出现。但她等得疲劳了，便在小岛上走来走去，阿基利诺总是拉着她的裙子：从养龟的小池塘走到三间开化人居住的茅屋，又从那儿走到了乌安比萨人的村子。土著人已经不怕棕榈树了，他们在棕榈树中间生活，而且用手去摸它。死者的亲属还在痛哭，在地上打滚。阿基利诺跑到几个老太太跟前，她们正在编织温古拉维树叶。"必须翻修房顶了，"她们说，"要不，下雨天在屋里身上会被淋湿的。"

"你把那个萨普拉女人带上岛的时候，她大概多大年纪？"阿基利诺问。

"她是个小姑娘，大概才十二岁。"富西亚说，"是个黄花闺女，没有被人奸污过。她的言行举止不粗野，老伙计，她懂得报答别人对她的疼爱，象小狗一样惹人喜欢。"

"可怜的拉莉塔，"阿基利诺说，"当她看见那个小姑娘和你一起到达的时候，她的脸色该是什么样子啊！"

"你别可怜那条母狗！"富西亚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让那条忘恩负义的母狗受够罪。"

"他们是残忍的吗？是好斗的吗？""也许是那样，不过他们待阿基利诺很好。他们教他造箭，做鱼叉，让他玩他们刨好准备做箭柄的木棍；有些事他们可能懒得做，但是他们不是搭茅屋、种了地和织了毯子吗？阿基利诺带的罐头吃完了时，

他们不是给他送吃的东西了吗？"富西亚："幸亏他们是土著人，只满足于打架和报复，如果要和他们一道分盈利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变成穷光蛋了。"拉莉塔："富西亚，要是你们有朝一日成了富翁，那得归功乌安比萨人。"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马约班巴成群结队地去偷看拉马斯的女人。"阿基利诺说，"有时一个女人吓跑了，我们没有看清她是老太太还是姑娘，长得漂亮还是难看，就追了上去。但是对待一个琼乔女人决不能象对待一个开化女人那样。"

"但是我和那个琼乔女人的事情就不一样，老伙计。"富西亚说，"我不但乐意和她睡觉，还乐意跟她一起躺在吊床上逗她笑呢。可惜我不懂萨普拉话，要不我就可以跟她交谈了。"

"他妈的！富西亚，你还在笑呢。"阿基利诺说，"你还惦记着她，而且感到很得意，你想跟她说些什么呢？"

"随便说什么，"富西亚说，"比如你叫什么名字？你躺着，再笑一笑！或者让她问问我的生活情况，而我就跟她讲一讲。"

"去你的，你这个老家伙！"阿基利诺说，"你爱上那位琼乔姑娘啦！"

刚开始时大家好象没有瞧见她，她也似乎并不存在似的。拉莉塔走过的时候他们依然在砸麻秆，剥下它的纤维，连头都没有抬。后来，妇女们转过身子朝她笑，但并不和她答话。她想：是不是她们听不懂她的话？是富西亚禁止她们跟她讲话吗？但是她们都跟阿基利诺逗着笑。有一次，跑来一个乌安比萨女人，走到他们身边把一条用种子和贝壳做的项链挂在了阿基利诺的身上，她就是那个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来的乌安比萨人。富西亚："这比什么都坏。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过了几个月又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拉莉塔："跟土著人打交道真是

糟透了。”

“那个可怜的姑娘见了他们就魂不附体，当一个乌安比萨人走近时她就趴在我的脚下，浑身颤抖地抱着我。”富西亚说，“她见了乌安比萨人比见了魔鬼还害怕，老伙计。”

“他们在普萨加杀害的那个女人也许是她的母亲吧。”阿基利诺说，“另外，难道不是其他所有的土著人都仇恨乌安比萨人吗？因为乌安比萨人都很傲慢，看不起任何人，他们比其他任何部落的人都更坏。”

“可我比其他土著人更喜欢他们。”富西亚说，“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帮了我的忙，而且因为我喜欢他们的为人。你看见过一个当佣人或者打短工的乌安比萨人吗？他们不让开化人剥削他们，他们只喜欢打猎和斗殴。”

“所以他们要把那些人斩尽杀绝，连一个人种都不留。”阿基利诺说，“但是你却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富西亚。他们在莫罗纳、帕斯塔萨和圣地亚哥干的坏事都是为了你赚钱。”

“是我给他们弄到了猎枪，把他们带到他们的仇敌那儿的。”富西亚说，“他们不把我看作老板，而是当盟友看待。他们现在要把那个萨普拉姑娘怎么办呢？可能把她从潘查塔手里夺过去了，肯定是这样。”

死者的家属还在哭泣，他们用针把自己身上扎得鲜血直流。“老板娘，要想得到安宁，毒血流出后，悲伤和痛苦就消除了。”拉莉塔：“也许真的是这样，我哪一天感到难过的话，就用针扎一扎，看看效果怎样。”突然，男人和女人都站起来，朝山崖那儿跑去。他们爬到棕榈树上，用手指着草原：“他们来到了吗？是的，从河口钻出来一只划子，看见一个撑船的人，富西亚，有不少货呢，又一只划子，潘塔查、胡穆、乌安比萨人和

领航员涅维斯。"拉莉塔："阿基利诺，你瞧，有多少橡胶啊！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橡胶，上帝帮了我们的忙，我们很快就要当富翁了，然后到厄瓜多尔去。"阿基利诺尖声叫起来："但是，被人打死的那个乌安比萨人多可怜呀！你懂吗？"

"潘塔查可能失去了妻子和老板。"富西亚说，"也许这个可怜的人在到处找我，也许他悲痛得哭哭啼啼呢。"

"你不用可怜潘塔查，"阿基利诺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开化人，喝了汤药后就疯了，他连你走了都不知道。上次我到岛上去，他甚至连我都认不出了。"

"自从那几个坏蛋走后，你知道是谁给我做饭吃的吗？"富西亚问，"是他给我做饭，为我出去打猎和捕鱼的。老伙计，我起不了床，他象一条狗似的成天守在我的床边。他可能哭了，老伙计，我敢对你说。"

"有一次，连我也喝汤药了。"阿基利诺说，"不过，潘塔查已经沾染上恶习了，他很快就会死的。"

乌安比萨人正从船上往下卸着橡胶的黑桶和皮革，把划子与划子之间的河水弄得哗哗作响，拉莉塔站在山崖上向他们问好，这时那个姑娘出现了，她既不是乌安比萨人，也不是阿瓜鲁纳人，她打扮得象过节一般：颈上挂着绿、黄、红三色相间的项链，头戴一顶羽冠，耳朵戴着耳环，身上穿一件黑色图案的长裙。站在山崖上的乌安比萨女人们也都瞧着她，是萨普拉人吗？她们低声议论道："是萨普拉人。"拉莉塔一把抓住阿基利诺，跑到茅屋那儿坐在小楼梯上。过了片刻，他们看到乌安比萨人从远处走过，肩上扛着橡胶，潘塔查在太阳下晾着皮革。最后，领航员涅维斯走来了，手里拿着一顶草帽："老板娘，我们去的地方很远，又遇上了好多漩涡，所以路上耽搁了

那么久。"她说："花了一个多月。""有个乌安比萨人在普萨加被人打死了。""我已经知道了，今天上午来到的那些人对我讲过了。"领航员戴上帽子走进茅屋。后来富西亚也来了，那个萨普拉姑娘跟在他后面，脸上也是浓描艳抹，打扮得象过节一样，随着她脚步的移动，耳环和项链叮当作响。拉莉塔："你给我带来一个女佣人，她是普萨加的萨普拉人。她见了乌安比萨人非常害怕，什么都听不懂，你得教她一点西班牙语。"

"你老是讲潘塔查的坏话。"富西亚说，"你对所有的人都很善良，老伙计，就是对他不好。"

"是我收留了他并把他带到了岛上。"阿基利诺说，"要不是多亏了我，他早就死了。但他却使我感到讨厌。他的举动就象畜牲一样，富西亚。还有比这更差劲的事呐，他瞧人的时候眼睛不直看人，别人说话时他装听不见。"

"我可不讨厌他，因为我了解他的身世。"富西亚说，"潘塔查没有什么脾气，当他陷入幻想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忘得一干二净，连一个死在乌卡亚利的朋友也记不得了。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他的，老伙计？大概就在这个地方遇上他的吧？"

"还要往下游一点，在一个小河滩上。"阿基利诺说，"当时他正在睡觉，半裸着身子，快饿死了。我立刻明白了，他是个在逃的人。我让他吃点东西，他象狗一样舐我的手，就象你以前说过的那样。"

"你给我拿杯酒来。"富西亚说，"现在我要睡上二十四个钟头。我们一路上很不顺利，潘塔查那条船在进河口前就翻了。我们在普萨加与萨普拉人发生了一场冲突。"

"你把她送给潘塔查或领航员吧！"拉莉塔说，"我已经有几

个女佣人了，我不需要她。你为什么把她带来呢？”

“让她帮帮你的忙。”富西亚说，“因为那几个狗东西想打死她。”

但是拉莉塔哭了起来：“难道我不是个善良的女人吗？我不是一直陪伴你的吗？你以为我是傻瓜吗？我不是干了你让我干的一切事情吗？”富西亚的心情非常平静，他脱光了衣服，胡乱地把它扔在一边，“这儿谁当家？从什么时候起我得跟你商量啦？”最后他又说：“真扯蛋，男人不象女人，他总得换点儿花样，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的。再说，萨普拉女人又不会夺去你的任何东西，你干吗要发牢骚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她只是个佣人。”

“你把她打昏了，浑身血淋淋的。”阿基利诺说，“过了一个月，我来的时候拉莉塔的身上依然到处都是瘀斑。”

“她对你说我打了她，但她却没有对你说她想打死那个萨普拉姑娘。”富西亚说，“我睡觉的时候发现她拿着一支左轮手枪，这使我非常恼火。另外，由于我过去打了她几次，这条母狗就对我狠狠地进行了报复。”

“拉莉塔心地善良，”阿基利诺说，“她不是对你进行报复，而是为了爱情才让那个萨普拉女人跟涅维斯走的。如果她想打死那个姑娘，那是因为她吃醋，而不是出于仇恨。后来她跟萨普拉姑娘成了朋友了吗？”

“她对她比对阿楚亚女人还亲热，”富西亚说，“难道你没有瞧见吗？她不愿把她让给涅维斯，还说‘最好把她留下来，她是个能帮我忙的人’。当涅维斯把她让给潘塔查的时候，她们二人都哭了。她还教过她西班牙语和别的东西呢。”

“女人都是古怪的，有时候叫人很难理解。”阿基利诺说，

“现在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不过火柴已经弄湿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炉子生着。”

胡安娜·包拉现在成了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了，她的唯一伴侣就是一条毛驴——那条浑身黄毛、走起路来慢慢吞吞、大大方方的小毛驴儿。每天早晨，她让它驮着一筐筐前一天晚上从富贵人家收集来的衣服。风沙刚一停，她就离开加利纳塞拉，手拿一根角豆树棍，不时催赶着这条牲口。到了防波堤栏杆的终点，她便拐弯连跑带跳地下了一个满是尘土的斜坡，又从老桥的金属支架下面穿过去，走到皮乌腊河岸边一个被河水冲刷成的水湾那儿。她坐在河里的一块岩石上，河水一直没到她的膝盖。她动手洗衣服的时候，那头毛驴如同一个懒散的，或者十分疲劳的人一样，躺在松软的河滩上睡睡觉、晒晒太阳。有时，有另外几个洗衣妇跟她攀谈。如果只是胡安娜·包拉单独一人，她便一面拧着桌布和衬裙，一面哼着小调。“你这个强盗一样的江湖医生，差点儿把我害死了。”她在床单上擦肥皂时又唱道：“明天是第一个星期五，加西亚神父，我悔恨自己犯下的错误。”河水把她的脚踝泡白了，她的双手依然是光滑、红润和细嫩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脸上的皱纹愈来愈多了，皮肤也越来越黑了。她走到河里去的时候，双脚已经习惯于陷进河底松软的泥沙，有时她并不象通常那样仅仅觉得有点儿硌脚，而是踩着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或者一个好似在淤泥里被抓住的鱼那样又粘又滑的物体：使她每天上午的单调生活显得有所不同的就是这样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这个星期六她突然听到从背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令人心碎的哭泣声，身子失去了平

衡，一屁股蹲在水里，顶在头上的筐子翻了，衣服漂在水面上。她嘴里嘟嘟囔囔，伸手抓住筐子、衬衫、裤衩和外衣，这时她看见了堂安塞尔莫：双手抱着耷拉着的脑袋，岸边的河水把他脚上的靴子浸湿了。筐子又掉进了河里，在它被水浸满淹没之前，胡安娜已经走上河滩站在堂安塞尔莫的身旁。她感到疑惑不解，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表示惊讶和安慰他的话。堂安塞尔莫没有抬头，而在继续哭泣。"您别哭了，"胡安娜说，"河水已经卷走了那几件衣服，悄悄地把它带到远处去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安静点吧！堂安塞尔莫，您出了什么事啦？您病了吗？塞瓦略斯大夫就住在对面，您让我去叫他吗？您不知道您把我吓得多厉害呀！"这时毛驴睁开了眼睛，望了望他们。堂安塞尔莫大概在那儿待了好久了，他的裤子、衬衫和头发沾满了沙子，帽子也掉在他的脚下，几乎被尘土覆盖了。胡安娜："堂安塞尔莫，为了您最心爱的人，请您告诉我到底怎么啦？一定是什么非常伤心的事才使您象女人一样哭哭啼啼的。"胡安娜用手划着十字，这时他把头抬了起来，眼泡哭肿了，眼圈也变大了，胡须又长又脏。胡安娜："堂安塞尔莫，请您告诉我，我能帮您的忙吗！""太太，我一直在等着您。"她压低了嗓子："等我？堂安塞尔莫！"他点了点头，又用胳膊抱着脑袋哭了。胡安娜："哎呀，堂安塞尔莫！"他大声哀叫："托尼塔死了，堂娜·胡安娜。""您说什么？我的上帝！""她是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您别恨我。"他已经泣不成声了。这时他吃力地伸出一只手，指着远处的沙地：那座翠绿色的建筑物在蓝天下闪闪发光。但是胡安娜·包拉没有看见。她跌跌撞撞地走到防波堤跟前，接着又惊恐万状地一面奔跑一面嚎叫。在她经过的地方，人们纷纷打开窗子，露出一张张惊骇的脸孔。

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把手举了起来："够了，让他滚开吧！"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直起了腰，扔掉手里的皮带，擦了擦他那张通红的、汗淋淋的脸。基罗加上尉："你没听见吗？你是聋子还是听不懂我的命令？"军曹走到躺在地上的乌拉库萨人旁边，用脚踢了踢他，那人发出一阵低微的呻吟。"他在装死，我的上尉，他在卖弄聪明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军曹一面骂着粗鲁的话，一面搓着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又朝他踢了一脚。踢这一脚时，阿瓜鲁纳人象一只猫似的从地上一下跳了起来。他妈的！军曹说得对，这个家伙确实很结实，一张古铜色的脸，一弯腰就飞快地跑走了。上尉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只剩下一个了；雷亚特吉先生，另外，也把胡穆打死吗？""不，上尉，把这个固执的头领带到圣玛丽亚·德·涅瓦去。"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拿起军用水壶喝了口酒，吐了口唾沫："把另一个人带来，一下把他打死！上尉，您是不是累了？想喝口酒吗？"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和两名士兵从空地中间穿过，朝关押俘虏的茅屋走去。一阵哭泣声打破了村里寂静的气氛，所有的人都向帐篷那边望去，这时天色已经暗淡了，只能看见山崖附近小姑娘和一个士兵扭打在一起的模糊身影。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站起来，把双手拢成一个喇叭："当兵的，我跟你怎么说的？我不愿看见她，你为什么不把她关到帐篷里去？"上尉高高挥着拳头："你这个混蛋，你调戏她，你捉弄她。"一阵细碎的雨点落在乌拉库萨的茅屋上。山崖上升起一缕蒸汽的云雾，树林里吹来阵阵热风，夜空布满了点点繁星。那个士兵和小姑娘已经钻进帐篷，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和两个士兵拖着一个乌拉库萨人来到上

尉面前。这个乌拉库萨人嘴里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向翻译打了个手势:“他冒犯了上司,得教训他,以后别再打士兵,也别再欺骗埃斯卡维诺老板,否则,我们回来了他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翻译一面嘟哝,一面用手比划着,这时,军曹一面深深地喘气,一面搓着手,捡起地上的皮带。“先生,您翻译了吗?”“是的。”“他懂了吗?”“懂了。”那个身材矮小、挺着大肚皮的乌拉库萨人在来回不停地走着,蹦跳时活象一只蟋蟀,眼睛偷偷地窥视着四周,企图越过人群逃走,士兵们象漩涡似地把他围在中间,将他抓住带走了。这时,他终于安静下来,双手捂着脸,身子缩成一团。他咬紧牙关忍受了好一会儿,每挨一鞭子就大吼一声,后来他跌倒了。镇长摆手说:“让他滚吧!蚊帐准备好了吗?”“是的,堂胡利奥,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过还要不要蚊帐呢?一路上上尉的脸被蚊子咬烂了,就象被火烤过似的难受。”镇长:“注意点儿胡穆,上尉,别叫他一个人待着。”德尔加多笑道:“他即使是魔术师也逃不掉,先生,他被捆着呢,再说,整夜都会有人站岗。”那个乌拉库萨人坐在地上,眼睛时而偷偷地瞧瞧这个,时而又瞧瞧那个。雨已经停止,士兵们拿来干柴,点起一堆篝火,高高的火苗在阿瓜鲁纳人身边跳动,他用手轻轻地搓着自己的前胸和后背。“你想干什么?还想吃鞭子吗?”士兵们发出了一阵哄笑,镇长和上尉瞧着他们。士兵都蹲在火堆跟前,迸发出来的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孔,模样都改变了。“干吗这么笑呢?喂,你说说吧!”翻译走到他跟前:“丈夫留下来了,我的上尉。”军官:“我没有听懂,你说清楚点。”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微微一笑:“那人是茅屋里一个女人的丈夫。”上尉:“噢!怪不得这个强盗不走呢。我明白了。”“是的,”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说,“我把这些女人都忘了,上尉。”士兵

们悄悄地同时站起来走到镇长身边，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撅着嘴，用热切的目光盯着他："镇长是上司，堂胡利奥，决定得由您来作，上尉只不过是个执行者。"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注视着重重叠叠挤在一起的士兵，分不清哪是谁的身子，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盯着他，篝火照得他们的双颊和额头闪闪发光。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个个微微张着嘴一动不动地期待着。镇长耸了耸肩："咳！要是你们这么坚持的话，那就这样吧。"一阵含混不清的嘀嘀咕咕的声音在头顶上回荡，分不出那是谁的声音。士兵们的身影散开了，黑影穿过空地，传来他们的脚步声。上尉咳嗽起来，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做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这帮人已经是半开化的了，怎么能对这些身上长满虱子、令人讨厌的人感兴趣呢？我永远也不理解这些人。"上尉又一阵咳嗽："可是，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不也是很艰苦的吗？"他发疯似地在自己的脸周围挥动双手驱赶小虫，"原始森林里没有女人，他们遇上什么就捉什么。"他在自己的额上拍了一掌，最后神经质地笑道："那些小姑娘的乳房跟黑人的乳房一样。"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抬头搜寻着上尉的目光，上尉的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上尉，这当然是真的，也许我已经老了，要是我年轻些的话，我可能也和士兵们一道上那些女人那儿去了。"这时，上尉拍着自己的脸和胳膊："堂胡利奥，您睡觉去吧，蚊子在吃我们呢，我甚至觉得把人都吃掉了，堂胡利奥，有时我做恶梦，梦见乌云似的蚊子向我头顶上飞来。"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轻轻地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要是在涅瓦，我会给您找一种药，使您能睡好觉，夜里蚊子很多，住在外面更加糟糕。"基罗加上尉急忙朝帐篷走去，咳嗽声消失在乌拉库萨夜晚发出的笑骂声和哭泣声中，这些声音好象远方男人们在一起嘻闹的回

声。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点燃了一支香烟，那个乌拉库萨人仍然坐在他对面偷偷地窥视着他。雷亚特吉向上喷着一口口青烟，那蓝湛湛的海洋似的天空繁星密布，青烟冉冉上升，向四周扩散，渐渐消失了。在他的脚边，篝火好象一条气息奄奄的老狗即将熄灭。这时，乌拉库萨人的身子在移动，慢慢地越爬越远，象在水底下潜游似的用脚蹬着地往前爬行。过了一会儿，篝火熄灭了，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茅屋那里传来的吗？不，声音很短促，是从帐篷里传出来的。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扔掉烟头，用手按住头盔，拔腿跑去，在帐篷门口没有犹豫，径直跨了进去。尖叫声停止了，一张行军床在吱吱嘎嘎作响，黑暗中听到一阵惊恐不安的喘气声。"谁在这儿？是您吗，上尉？""小姑娘受惊了，堂胡利奥，我是来这儿瞧瞧的，好象有个士兵吓唬她了。"不过，上尉已经把他痛骂了一顿。他们两人走出帐篷，上尉给镇长递了一支香烟，他表示感谢："上尉，我来照看她吧，您不必操心，只管睡觉去吧！"上尉走进隔壁的一座帐篷，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那张行军床跟前，在床沿上坐下来。他的手触到了一个僵直的身躯，摸了摸裸露的后背和非常干燥的头发："我在这儿呐，我在这儿呐，你不用怕那个畜牲，他已经走了，幸亏你嚷了，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你会感到非常满意，会看到那些小修女都是非常好的人，她们会好好照顾你的，雷亚特吉太太也会好好照顾你的。"他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和后背，直到小姑娘的身子软下来、呼吸平静为止。空地上依然可以听到更加激烈的、使人发笑的叫骂声，时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时而突然笼罩一片寂静。"我在这儿呐，我在这儿呐，可怜的孩子，现在你睡吧，我来守着你。"

乐曲已经结束，莱昂兄弟拍手称赞，利图马和“野妞儿”回到柜台那儿，琼加斟满了酒杯，何塞菲诺仍然独自在那儿自斟自饮。在一道道蓝、绿、紫三色相间的暗淡灯光下，稀稀落落的几对舞伴随着周围的窃窃私语声和交谈声继续在舞池里机械地、昏昏欲睡地回旋。在各个角落的桌子边，剩下的人也已寥寥无几，大部分男人和妓女以及夜晚的一切欢乐场面已经转到酒吧间去。人们拥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喝着啤酒，开化女人桑德拉放声大笑时象喊叫一般。一个蓄着髭须、戴眼镜的胖子象举着一面旗帜似地举起他的黄色酒杯："是的，先生，我曾经在厄瓜多尔连队当过一名普通士兵，我忘不了挨过的饥饿、虱子以及乔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忘不了那些藏在趾甲下的跳蚤，这些跳蚤就是用大炮轰也不愿意出来，是这样的，先生。”“猴子”突然扯着嗓门喊道："厄瓜多尔万岁！”男人和妇女们立即沉静下来，“猴子”笑眯眯地、狡诈地向着他的左右挤眉弄眼。“胖子”犹豫、惊讶了几秒钟之后，推开了何塞，一把揪住了“猴子”的衣领，象抓着一块破布似地推推搡搡："你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要是你有胆量就再说一遍，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来。”“猴子”哈哈大笑："秘鲁万岁！”这时大家都禁不住笑起来，桑德拉象只金钱豹，“胖子”咬着自己的髭须，何塞菲诺和何塞挤进人群中，“猴子”在弄平自己的衣服。

“我不会答应拿爱国主义开玩笑的，朋友。”“胖子”毫无敌意地用手拍了拍“猴子”说，“刚才你奚落我，现在我请您喝酒。”

“生活使我感到多愉快啊！”何塞说，“我们来唱赞歌吧！”

大家散开来，围成一个小小的圆圈，趴在柜台上要求再来

儿杯啤酒。就这样，人们欣喜若狂，聚集在一起，一双双醉眼，一声声尖叫，浑身湿透了汗水，一边喝酒，一边抽烟和闲聊。一个头发硬得象把刷子似的斜眼年轻人搂着开化女人桑德拉："伙计，我向您介绍我的未婚妻。"她张开嘴，露出她那由于贪吃而发红的齿龈和一口金牙，她笑得浑身都在颤动。突然，她象只大猫似的扑到那个年轻人的身上，贪婪地和他亲嘴，他仿佛一只落入蛛网的苍蝇，在她黝黑的臂弯里挣扎，同时嘴里发着牢骚。那些不可征服的人互相使了个合伙嘲弄人的眼色，一把揪住那个斜眼儿，使他动弹不得："桑德拉，你拿去吧；我们把他送给你了，你把他生吃了吧！"她连吻带咬地亲着他，一种狂热的激情感染了这群人，又有几对舞伴来到他们中间，甚至连乐师们也离开了他们那个角落。霍文·阿历杭德罗从远处朝这边苦笑，博拉斯跟在堂安塞尔莫身后。堂安塞尔莫非常激动，他走来走去，在喧闹声中打听消息："请告诉我，您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桑德拉放开她手中的猎获物，斜眼儿用手帕擦了擦脸，脸上横七竖八地涂满了胭脂，活象个小丑。有人递给他一杯啤酒，他把杯子高高地举了起来，人们向他鼓掌。突然，何塞菲诺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开始寻找什么。他时而踮着脚尖，时而弯下身子，最后离开人群，打翻一张张椅子，找遍了整个大厅；在空气混浊的烟雾中，他的身影时隐时现，后来，他又匆匆忙忙走到柜台那里。

"我说对了，不可征服的人。"那个没有嘴唇的琼加说，"你的神情非常紧张。"

"他们在哪儿？琼基塔，都到上面去了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琼加用她那呆滞的目光仔细打量着他，好象他是一只小虫，"你吃醋啦？"

“您在折磨她。”何塞说，同时象幽灵似地拉住了何塞菲诺的胳膊，“赶快走吧。”

两人推推搡搡地穿过了人群，“猴子”站在门口，在黑暗中用手指着格劳军营那个方向。他们满口说着下流话，穿过贫民区一座座好象无人居住的茅屋，然后走进了沙地。何塞菲诺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下摔倒了。他爬起来，接着继续奔跑。这时，他们的双脚陷进了泥沙，风迎面扑来，旋风卷起一团团黑色沙粒，奔跑时不得不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免得被呛得胸口爆裂。“这是您的过错，狗东西。”何塞菲诺咆哮道，“我们疏忽了。”过了一会儿，他用嘶哑的嗓音说：“跑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他妈的。”这时，沙地和星星之间有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个身材结实、伺机报复的人的影子。

“就到这儿！别再往前跑了，你这个可怜虫，狗东西，不讲交情的朋友！”

“‘猴子’！”何塞菲诺喊道，“何塞！”

但是莱昂兄弟也已经向他扑来，他们和利图马一样，对他一阵拳打脚踢，用头撞他。他跪在地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狂怒和凶残。当他试图站起来躲开那一阵阵向他急速打来的拳头时，又被人一脚踢倒了。他挨了一拳，蜷缩起了身子。有只手揪住了他的头发，他不得不仰起脸来挨那个人的拳头。扑面袭来的沙粒仿佛要一大把一大把地钻进他的鼻孔和嘴里，接着，好象一群汪汪狂叫、疲惫不堪的狗围着一只已被打死、但身子还热乎的野兽转圈儿，一面嗅着它，狂吠了一阵之后又毫无胃口地啃它。

“他的身子在动呢。”利图马说，“何塞菲诺，你应该象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倒要瞧瞧你有什么本领，你站起来！”

“他可能正望着眼前冒出的火星呢，表兄。”“猴子”说。

“你放了他吧，利图马。”何塞说，“你心里的气已经出了，还有什么样的报复比这更厉害呢？你没看见他可能会死的吗？”

“人家会把你关进监狱的，表兄。”“猴子”说，“行了，你别固执了。”

“揍他，揍他！”野妞儿已经走过来，她说话的嗓音并不激烈，是嘶哑的，“揍他，利图马！”

但是利图马没有理她，反而转身一下子把她推倒在沙地上，用脚踢她，同时嘴里骂着：“你这个婊子、破鞋、杂种。”直到嗓子喊哑、精疲力尽才住口。这时她躺在沙地上，象个孩子似地哭起来。

“表兄，为了你最心爱的人，你安静些吧！”

“也是你们的过错。”利图马呻吟道，“你们大家都欺骗我。叫人讨厌的家伙，奸诈的东西，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死去。”

“利图马，难道不是我们替你把他从‘青楼’里引出来的吗？难道我们没有帮你揍他吗？你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为你报了仇，亲爱的表兄。甚至连野妞儿也这么干了，你没看见她把他抓破了吗？”

“我说的是以前，”利图马眼泪汪汪、泣不成声地说，“你们都商量好了我才到那儿去的，我却象个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

“表兄，男儿有泪不轻弹，你别这样了。我们一直是喜欢你的。”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兄弟。你应当象个男子汉，象个曼加切里亚人，别哭了。”

野妞儿已经从何塞菲诺的身边走开了。他蜷缩着身子躺在

地上，低声呻吟着。她和莱昂兄弟在安慰利图马：“你应该有骨气，男子汉就是在不幸的遭遇中变得勇敢起来的。”他们拥抱着他，抓着他的衣服摇晃着。“把一切都忘了吗？从头开始行吗？兄弟，表兄，利图马。”他稍微感到了宽慰，嘴里嘟嘟囔囔，有时又觉得非常气愤，用脚踢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后来他眉开眼笑了，但随即又露出忧伤的表情。

“我们走吧，利图马！”何塞说，“也许贫民区有人瞧见了我们。如果有人去叫警察，那就糟了。”

“我们到曼加切里亚去吧，亲爱的表哥。”“猴子”说，“把你带来的皮斯科酒喝光了吧，它会使你精神振作的。”

“不！”利图马说，“我们到琼加那儿去。”他迈着坚定的步子沿着沙地走了。当野妞儿和莱昂兄弟在贫民区茅屋之间赶上他时，利图马怒气冲冲地吹起了口哨。远处隐隐约约地显露着何塞菲诺的身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一面呻吟一面破口大骂。

“这可真热闹。”“猴子”拉住大门，让别人先进去，“就差我们了。”

那个留着髭须、戴着眼镜的“胖子”出来迎接他们：

“伙伴们，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干吗就这样走了呢？来吧，夜晚才刚开始呢。”

“奏乐吧，竖琴手！”利图马大声说，“奏圆舞曲、通德罗舞曲①和马里内拉舞曲②。”

他踉踉跄跄地一直走到乐队所在的角落，一下倒在博拉斯和霍文·阿历杭德罗怀里。这时，“胖子”和斜眼的小伙子把莱昂兄弟拉到酒吧间，每人递给他们一杯啤酒。桑德拉正在替野妞儿

①② 秘鲁皮乌腊省沿海地区的民间双人舞。

梳头，丽塔和马里维尔向她提了一连串问题，这四个女人象黄蜂一样嗡嗡地低声交谈着。乐队奏起了舞曲，柜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在蓝、绿、紫三色的灯光下，几对舞伴在舞池里翩翩起舞，利图马走到柜台前捧腹大笑：

“琼加，琼基塔，报仇真叫人感到痛快。你听见没有？他在大叫大嚷呢，可他不敢进来。我们把他打得半死不活了。”

“对我来说，谁的事情都跟我无关。”琼加说，“可是你们是我的灾星。由于你的过错，上次人家罚了我的款。幸亏这件麻烦事不是发生在我家里。你要点什么呢？在这儿谁要是不愿花钱就滚！”

“你怎么能这么粗暴地回答我呢，琼基塔。”利图马说，“不过我心里感到痛快，你随便拿什么都行，也给你自己拿一份，我请客。”

这时，“胖子”想拉野妞儿去跳舞，她不愿去，狠狠地拒绝了。

“她怎么啦，琼加？”“胖子”气呼呼地说。

“你怎么啦”琼加说，“人家请你跳舞呢，别没有教养，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位先生的邀请呢？”

但是，野妞儿仍在挣扎：

“利图马，你叫他放开我吧！”

“朋友，您别放她。”利图马说，“您，干您的活去吧，婊子！”

第 三 章

当船只仅剩下在河上闪烁的一点白色亮光的时候，中尉才结束他的告别。几个警察把手提箱扛上肩，爬上码头，走到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停了下来。军曹指着远方的几座小山包：在那几个树木稠密的山包之间，闪耀着几堵白墙壁，几幢白房子，那就是修道院，我的中尉，满是乱石的山坡一片荒凉，那就是人们所说的斋舍。那里住着一些修女，我的中尉，左边是一座小教堂。印第安人的身影在村里走来走去，茅屋的屋顶是用纤维编织成的，仿佛一个个带风帽的大斗篷。几个满身泥巴、眼睛无神的女人在两根光秃秃的树干底下研磨着什么。他们继续朝前走去，中尉把脸转向军曹：他几乎一直未能跟西普里亚诺中尉交谈，为什么不等到预定日期呢？可是，如果不搭船的话，恐怕得等一个月，我的中尉，为了出发，他简直发疯了，西普里亚诺中尉。请不必担心，军曹马上就会把情况告诉你的。"黄头发"把一只小提箱放在地上，指着一座茅屋说：那里就是，我的中尉，秘鲁最可怜的警察局。"胖子"说：对面的那座茅屋，大概就是你住的房子了，我的中尉。"小个子"接着说：将派人为你找两个阿瓜鲁纳女佣人来。"黑子"说：在这

个偏僻的镇子里，女佣人是唯一被唾弃的人。从一根木柱旁边走过的时候，中尉敲了一下挂在木柱上的盾牌，盾牌发出一种金属的声音。茅屋的狭窄楼梯没有栏杆，地板和墙板粗糙不平。头一个房间里有几把草椅子①，一张写字台，一面褪色的旗子。房间深处有一道开着的门，四张吊床，几支步枪，一个小炉灶，一个垃圾箱。多么简陋啊！中尉喝杯啤酒吗？啤酒也许够凉了，打早晨就放在水桶里冰着了。中尉答应了。“小个子”和“黑子”离开了茅屋。镇长是叫堂法比奥·库埃斯塔吗？是的，他是一位挺和善的小老头儿，不过中尉回头再去拜访他吧，这个时辰他在睡午觉。他们拿着杯子和酒瓶回来了。大家开始喝啤酒。军曹为中尉的健康干杯。警察们询问着利马，中尉想知道圣玛丽亚·德·涅瓦镇的人怎么样，谁是什么人，修道院的修女是善良的吗？琼乔②是不是叫人伤脑筋。他们这样交谈着，直到天黑。中尉想休息一会儿。他们已经吩咐帕雷德斯准备晚餐，我的中尉，专门为你接风；“黄头发”是小酒馆老板，我的中尉，他说大家都在那里吃；“黑子”还是一位木匠，“胖子”说是半拉傻子。人们会向你介绍，那位帕雷德斯是个好人。警察们把手提箱送到对面那座茅屋去，中尉打着呵欠跟着他们走进茅屋，倒在房子中央的破床上。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把军曹打发走。他就那样躺着脱掉了便帽和鞋子。房间里散发着尘土和黑烟草的气味。家具不很多：一个衣柜，两条小板凳，一张桌子，一个挂在屋顶上的烛台。窗子上装着铁栏。那几个妇女仍然在广场上研磨着。中尉站

① 一种用草和木架扎成的坐椅。

② 一种印第安民族。

起来，另一个房间是空的，有一道小门。他打开了它：里面的地面比外头低二米，被杂草覆盖着。离开茅屋几步远，就有茂密的树林了。他解开裤钮小解。当他回到头一个房间时，军曹又在那里等他了：那个讨厌的人又来了，我的中尉，是个阿瓜鲁纳人，叫胡穆。翻译官：他说魔鬼，阿瓜鲁纳人说士兵扯谎，他提到利马课本，利马政府，老爷。阿雷瓦洛·本萨斯，望着上空，用双手捂着眼睛：他不是什么傻瓜，堂胡里奥，那个异教徒想叫人相信他疯了。但是堂胡里奥·雷亚特吉摇头否认：不是这样，阿雷瓦洛，他一天到晚重复他的老调，他都把那些话背熟了。由于识字课本，他的脑袋里装进了某种东西，可是什么魔鬼理解他呢。微红色的炽热的太阳拥抱着圣玛丽亚·德·涅瓦镇，士兵、印第安人和主人们聚集在卡皮罗纳树下眨眼，冒汗，低语交谈。曼努埃尔·阿吉拉用一把草扇子搧着：你很累吗，堂胡利奥？在乌拉库萨，给你们很多工作吗？请等一会儿，他会平静地讲给你们听的，现在雷亚特吉得到修道院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他们同意了：他们将在镇公所等他，基罗加上尉和埃斯卡维诺已经在那里了。翻译官：他说他们去了回来，回来又去，领航员逃跑了，他说要回乌拉库萨家乡，他说政府、旗子活见鬼。曼努埃尔·阿吉拉用扇子象盾牌似地遮着太阳，即使这样，他还是在流汗：别管他，是他自己愿意，是自作自受，翻译官，把这话翻译给他听。中尉不慌不忙地扣着裤子钮扣。军曹在房间里踱步，双手插在裤袋里：瞧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副样子，我的中尉，有许多次了，直到有一次西普里亚诺大发雷霆，把他吓坏了，那个异教徒才不再来了。可是他知道什么呢，也许知道西普里亚诺中尉要离开圣玛丽亚·德·涅瓦，所以跑来试试能不能同新来的中尉拉上关

系。中尉结好了鞋带，站起来。起码可以跟他谈谈吧？军曹打了个含糊的手势：他倒不是多么可恶，不过这一层是不错的：他态度顽固，象一匹母骡，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场纠葛是什么时候？是在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当镇长的时候，是在涅瓦设立警察局以前。中尉气愤地关上了茅屋的门，真是太过分了，来这儿还不到两小时就来找麻烦了，琼乔不是可以等到明天么，嗯？翻译官：他说'魔鬼德尔加多班长！魔鬼阿特米奥上尉！'我的班长。但是罗伯托·德尔加多班长不生气，跟士兵们一样笑着，一些印第安人也在笑：让他继续咒骂好了，骂他和上尉，让他继续骂好了，看谁笑到最后。翻译官：他饿了，我的班长，他在恶心，真见鬼，他肚子咕咕叫，我的班长，他说他口渴，给他水喝吗？不，先让他喝班长的尿吧。他提高了嗓门：谁要是给他水喝或给他饭吃，谁就是跟他串通，把这话翻给圣玛丽亚·德·涅瓦的所有异教徒听，因为他们可能装傻或扮一副笑脸，但是心里是不满的。翻译官：他骂他妈的了，我的班长，骂埃斯卡维诺那个魔鬼。他在辱骂。现在士兵们只是微笑，偷偷地望着班长。他的话很对，让他再骂一次娘吧，他会看到他低头的时候。一个瘦削的，青铜色皮肤的人向他们走来，脱下了草帽。军曹介绍说：这是阿德里安·涅维斯，我的中尉。他懂阿瓜鲁纳话，有时候为他们当翻译，是当地最出色的领航员，两个月以前就在警察局里工作了。中尉和涅维斯握了手，"黑子"、"小个子"、"胖子"和"黄头发"离开了写字台。这位就是，我的中尉，这位就是异教徒——当地这样称呼琼乔人——军官微笑了：他本以为这些人的头发会留得长长的拖到脚部，休想看到一个秃顶。一蓬细长的绒毛覆盖着胡穆的头，一道笔直的、玫瑰色的伤疤把他的窄小的前额分为两

半。他是中等身材，体格肥胖，穿着一件从腰部达到膝盖的破短裤，在他那无绒毛的胸前，一个深紫色的三角形连着三个匀称的圆盘；他的颧骨上划着三条平行线。嘴巴两边同样划着标记：两个黑色的小X形。他表情平静，但是眼睛是闪着不驯服的光芒，并且有几分激动。自从那次给他剃了光头，他自己一直剃光头，我的中尉。非常奇怪的是，除了动他们的假发，动什么他们都不疼。了解情况的涅维斯能够解释这一点，我的中尉：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在等你来的时候谈论的正是这件事。军曹想看看是不是堂阿德里安会跟异教徒达到彼此理解，因为上一次是巫师帕雷德斯当翻译，结果谁也没听懂。"胖子"说，那是因为酒铺老板假装懂阿瓜鲁纳话，这不对，他只是说话词不达意。涅维斯和胡穆吼叫起来，并且挥着手，中尉，不把被夺走的一切东西还给他，他不能回乌拉库萨，但是他想回去，所以他剪掉了长发，为的是不再回来，也不想再回来。"黄头发"说，这不是一件荒唐的事吗？不错，那么现在就叫他解释清楚吧：他究竟要求把什么东西还给他。领航员涅维斯走到阿瓜鲁纳人面前，指着中尉对他吼叫，一面打着手势。胡穆一动不动地听着，突然表示同意，吐了口唾沫：住口吧！这儿不是猪圈，请不要吐痰。阿德里安·涅维斯又把帽子放下，为的是让中尉看到，他说的是真话。军曹说，这是琼乔人的习惯，讲话的时候不吐唾沫就是说谎。中尉不同意，要是这样的话，中尉会用唾沫把他泡起来的。大家本以为涅维斯不会吐痰。胡穆交叉起双臂，胸前的圆盘变了形，三角形也皱了起来。他开始激昂地讲话，几乎没有停顿，同时继续向四处吐着唾沫。他始终用眼睛注视着中尉。中尉用脚后跟敲着地板，老大不高兴地望着每口唾沫划出的弧线。胡穆挥着双手，声调

十分有力。翻译官：他说他妈的，雷亚特吉的士兵抢劫乌拉库萨人的橡胶和姑娘，我的班长。他激动极了！为了遮挡阳光，保护眼睛，罗伯特·德尔加多班长把一个女基督徒拉出来，让她站在他面前：让他继续表演下去吧，让他嚎叫吧，会叫人笑破肚皮的。问问他，他是从哪儿学来这么多无礼举动的呢。翻译官：他说契约就是契约，已经准备好了，埃斯卡维诺老板，明白吗，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他要下来，我的班长。士兵们在脱衣服，有的已经向河边跑去，但是德尔加多班长仍然站在卡皮罗纳树下：下来？做梦也休想，让他站在那儿，让他感谢阿特米奥·基罗加是好人吧，好象亏了他人们才记起他的一生的。他怎么不对他骂娘了，嗯？让他勇敢点，在正瞧着他的同乡们面前充当好汉吧。翻译官：他说好吧，婊子养的，我的班长。让他再一次，让他重新骂娘吧，班长就是为了这个才留在这儿的。中尉叉起双腿，把头向后仰着：荒唐的故事，没头也没尾。这个傻瓜在谈论什么识字课本呢？是几本有插图的书，我的中尉，是为了向野蛮人灌输爱国思想的；镇公所里还存有几本，不过被虫蛀坏了，堂法比奥可以教他们。中尉迟疑不决地望着警察们，阿瓜鲁纳人和阿德里安·涅维斯还在用不高的声音吼叫着。中尉问军曹说，拐骗姑娘的事是真的吗？胡穆：姑娘！你们太粗暴了，他妈的！“胖子”嘘了一声，因为中尉在讲话。军曹哼了一声：天晓得，这里天天都有人拐骗姑娘，可能是真的，不是传说圣地亚哥那帮强盗变成了她们的情夫了吗？但是这个异教徒把问题搅乱了，叫人不明白，识字课本跟他要求收回的橡胶和拐骗姑娘的事有什么相干呢，这个家伙的头脑里有一堆希奇古怪的想法。“小个子”说，如果是士兵们干的话，他们就跟此事毫无关系，他为什么不抱怨博尔哈的警备队呢？

他们二人吼叫着，打着手势，领航员涅维斯：他去过两次，没人理他，中尉。“黄头发”：时间这么久了，再提此事是令人气愤的，中尉，早就该把它忘掉了。他们吼叫着，打着手势，涅维斯：在他的村里，人们会怪罪他，没有橡胶、皮革、识字课本和姑娘，他不愿回乌拉库萨，好让大家看到，胡穆是有道理的。胡穆又说话了，这会儿讲得很慢，没有挥舞双手。两个小小的X形随着他的双唇运动，仿佛两个不能完全转动起来的螺旋桨，转起来又倒回去，再转起来，再倒回去。现在他在讲什么，堂阿德里安？涅维斯：他在回想往事，同时也是在咒骂那些吊他的人。中尉停下用脚拍打地板的动作，问：吊过他吗？“小个子”含糊地指指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在那些卡皮罗纳树上吊过，我的中尉。帕雷法斯可以讲述给你听，他当时在场，他说象一条白切鱼，白切鱼就是这样吊起来晒干的。胡穆发出一阵吼叫声，这一次没有吐唾沫，但是表情非常激怒，因为他对他们讲了事实：他曾被吊在卡皮罗纳树上，中尉。军官对这样的故事却满不在乎。中尉：是事实吗？翻译官：他说是皮鲁人！他妈的皮鲁人！我的班长。但是德尔加多班长已经知道，他不需要给他翻译这个，他不说异教徒的话，可是他有耳朵：你以为他是个可怜的跛子吗？哼，先生，中尉敲桌子了，哼，多么可恶！看来事情是永远完不了的。皮鲁人的意思是秘鲁人，对吗？这些就是事实吗？翻译官：他说这比流血、死人还严重，我的班长。博尼诺·佩雷斯和特奥菲洛·卡尼亚，他不懂，我的班长。但是德尔加多班长却懂得：这是那些破坏分子的名字。他们住得很远，高兴的时候才招呼他们；倘若他们也到这儿来，就把他们吊起来。“黑子”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其他警察仍旧站着，我的中尉，据说这是一种惩罚。

所有的主人和士兵都很气愤，想消灭他们，但是当时的镇长堂胡利奥·雷亚特吉阻止了他们。那些家伙是什么人呢？不曾回这儿来吗？好象是一些煽动者，被认为是一些强者，我的中尉。在乌拉库萨，人们很注意他们，异教徒变得很厉害，他们诈骗了向他们购买橡胶的老板。"胖子"说，是一个叫埃斯卡维诺的人。胡穆说：埃斯卡维诺！他吼叫着，他妈的！中尉发出嘘声，涅维斯叫他住口。那个家伙在哪儿？可以跟他谈谈吗？相当困难，我的中尉，埃斯卡维诺已经死了，不过堂法比奥了解他，最好找他谈，他会把详情讲给你听的，再说，镇长又是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的朋友。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涅维斯也没有在这儿吗？他没有在这儿，中尉，他只在圣玛丽亚·德·涅瓦逗留了两个月，从前他住得很远，住在乌卡亚利。"黑子"：他们不光诈骗他的老板，还有那个博尔哈的班长的事儿，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翻译官：他说德尔加多班长是魔鬼！他妈的！德尔加多班长把他的手指全伸开，亮出十个指头：表明胡穆十次骂过他妈的了，他做了统计。要是他愿意，他可以继续尽情取乐。他留在这儿是为了继续让他骂娘。是的，一个要去巴瓜休假的班长，随行的有一位领航员和一个勤务兵。到了乌拉库萨，阿瓜鲁纳人袭击了他们，用棍子打了班长和勤务兵，领航员不见了，有的说被杀死了，有的说趁机会逃走了，我的中尉。所以才成立一个讨伐队，包括博尔哈的士兵和本地的军官，所以才把他带到这儿来，吊在卡皮罗纳树上示众。情况大体上不是这样吗，堂阿德里安？领航员表示同意，军曹，这就是他听到的情况，不过他为什么不在那儿，天才晓得。啊哈，啊哈！中尉望望胡穆，胡穆望望涅维斯，当时他不象看起来那么神圣。领航员吼叫着，乌拉库萨人反驳着，他言语粗鲁，打着手势，同时

吐着唾沫，顿着脚：他讲的情况不相同，中尉。中尉自然要问：我的朋友理解得如何？翻译官：他说班长抢了东西，他们要他交出来，领航员因水逃走了，老板是贩卖橡胶的骗子，所以他们不愿意卖给他。可是中尉好象没有听，他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阿瓜鲁纳人，又好奇又有些惊奇：吊了他多久，军曹？一天，士兵们抓住了他，后来打了他几鞭，巫师帕雷德斯这样说。"黑子"说就是博尔哈的那个班长打的他。"黄头发"说他是为报复乌拉库萨的异教徒打他的那些鞭子，中尉。胡穆向前走了一步，站到了中尉面前，吐着唾沫。现在他的表情几乎是笑容可掬，他的黄色的眼睛狡猾地转动着，一副嘲讽的怪相使他的嘴唇裂开。他摸了摸额上的伤疤，象个幻想家似地缓慢而礼貌地转过身子，露出了后背：只见几条胭脂红色的、笔直的、平行的、闪光的道道从肩部一直划到腰部。这是他的又一次发疯，我的中尉。他每次来这儿，总要这样乱抹一气。"小个子"说，只有他才这样做，因为阿瓜鲁纳人没有涂背的习惯。"黄头发"说，博拉人倒是有这种习惯，背部、腹部、双脚、屁股，浑身都涂抹。领航员涅维斯：为了不忘记他挨的皮鞭，他就这样进行解释。阿雷瓦洛·本萨斯的眼睛干涸了：他在那上面早已烤得头昏脑胀。他在嚷什么？皮鲁人，阿雷瓦洛。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把背靠在卡皮罗纳树上，整个旅途他是叫嚷着"皮鲁人"度过的。罗伯托·德尔加多班长表示同意。先生，他不住地咒骂所有的人：上尉、镇长和他自己，什么也不能打掉他的气焰。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迅速向上面瞥了一眼。他的气焰会被打下去的。当他低下头来的时候，眼睛潮湿了。要稍微忍耐一下，班长，太阳多毒啊，简直把人晒昏了。翻译官：他说他的头发，识字课本，姑娘，先生。他摇摇晃晃地讲着。曼

努埃尔·阿吉拉：他好象醉了。他们喝醉了的时候，就是这样胡言乱语，不过最好一下说清楚，他们在等他们，你希望他伴你到嬷嬷们那里去吗？不，还不是嬷嬷们插手的时候，我的中尉，没看见她们是外国人吗？但是巫师帕雷德斯说，安赫利卡嬷嬷——亚松森嬷嬷已经去世，现在她是修道院最老的——已经连夜赶到广场来要求把他放下来，甚至和士兵们吵了一架。人们同情这个老太太，她是最爱抱怨的女人，已经皱纹满面了。"黑子"：最后人们用滚热的鸡蛋烫坏了他的膈肢窝，就是那个班长，烫得他拚命跳着。胡穆：他妈的，皮鲁人！中尉又用脚跟磕起地板来。这不是办法，活见鬼。他用手指节敲着写字台。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只是他们现在怎么办呢，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说什么？他说，无论如何要把被抢走的东西还给他，中尉，他还说他要去乌拉库萨。军曹：没有对他说他太固执了吗？那些橡胶也许做了鞋底，兽皮也许已经做了提包，提箱，谁也不知那个姑娘在哪里，人们已经向他解释了上百次，我的中尉。中尉在思考，一只拳头支着下颌：他可以随时前往利马，向内阁提出要求，也许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局可以赔尝他的损失。喂，涅维斯去提醒他一下。他们在吼叫着，突然胡穆屡屡点头表示同意。利马政府！警察们微笑着，只有领航员和中尉面孔严肃：利马识字课本！军曹把交叉的双臂放下。没看到他是一个野人吗，我的中尉？他的头脑怎么装进这么多事情，对他来说，利马或内阁意味着什么呢。然而阿德里安·涅维斯和胡穆还在起劲地吵嚷着，轮番地吐着唾沫、打着手势，阿瓜鲁纳人时而沉默，闭上眼睛，好象在思考，然后指着中尉谨慎地说几句话：需要陪他去吗？老兄，要是愿意到利马逛一逛，那就太美了，不过不可能。现在胡穆指着军曹。不，不，

中尉也好，军曹也好，警察们也好，涅维斯，都没有办法，让他去找那个雷亚特吉，回博尔哈或别的地方去吧，警察局不会把埋葬的人掘出来的，对吗？不会这样解决往年的纠纷的，对吗？他困倦极了，他没有睡觉，军曹，一下把事情结束吧。另外，如果鞭打他的人是警备队的士兵和本地当局，谁会同意呢？阿德里安·涅维斯用眼睛询问军曹，最后你对他说了什么？又问中尉：这一切呢？中尉打着呵欠，懒洋洋地裂开一张沮丧的嘴巴。军曹把身子俯向他：最好对他说“好吧”，我的中尉。可以把橡胶、皮革、识字课本、姑娘、他要求的一切，全还给他。“胖子”说，你怎么啦，我的军曹，既然埃斯卡维诺已经死了，谁把东西还给他？“小个子”说，这不属于他的收入吗，嗯？军曹说，为了更保险，可以给他开张证明。已经这样替西普里亚诺中尉做过一次了，我的中尉，结果很好。他们在证明上盖一个印就妥了：现在你就拿着这个去找雷亚特吉先生和埃斯卡维诺魔鬼，让他们把一切还给你。“黑子”说，让一个道地的跛子去，我的军曹？但是，这些办法不能使中尉信服。关于这件早已过去的事情，他不能签署任何证明，另外，但是军曹说，不过是一页新闻纸，签上个假名字，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走了。这种人是固执的，不过他们相信别人的话，可以几个月、几年地去寻找埃斯卡维诺和雷亚特吉先生。好吧，现在给他一点吃的，让他去吧，谁也不要动他一手指头，上尉，请让他自己再重复一遍，上尉很高兴，堂胡利奥，叫班长来：明白吗？惩罚已经结束了，不准动他一手指头，堂胡利奥·雷亚特吉：重要的是要他回乌拉库萨。不能再鞭打士兵，永远不能欺骗老板，如果乌拉库萨人表现好，基督徒们也会表现好；如果乌拉库萨人表现坏，基督徒们也会表现坏的。请把这句话翻译给他听。军

曹发出一声大笑，使他的满脸充满了欢乐：你对他说了什么话呀，我的中尉？不错，大家把他摆脱了。可是，军官不喜欢这样，他不习惯这样一些手续。"胖子"说，山区不是利马，我的中尉，在这里必须跟琼乔人斗争。中尉站起身，军曹，头脑里反复思考着这个计策，不要把他叫醒，即使天塌下来。睡觉以前，你不想再喝一杯啤酒吗？不，那么给你送一罐水来？过一会儿吧。中尉对警察们挥手招呼了一下，走出去了。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上挤满了印第安人，坐在地上研磨东西的妇女们围成一个大圈，有些妇女抱着吃着奶的婴儿。中尉停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遮着太阳，望了一会儿卡皮罗纳树。它们又粗壮，又高大，十分魁伟。一只瘦狗从他身边走过，中尉用目光跟踪着它，于是他看见了领航员阿德里安·涅维斯。他向他走去，手里拿着扯碎的灰白色的新闻纸。中尉：他不象军曹说的那么腿跛，他把纸扯碎了，扔在了广场上。这是他刚才拣到的。

—

"有一个秘密，你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我的军曹。""胖子"低声说，"不过，可别叫他们听见。"

"黑子"、"小个子"和"黄头发"在柜台上跟帕雷德斯交谈。他为他们斟了几杯茴香酒。"小个子"拿着三个小陶罐走出酒吧，穿过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消失在通往警察局的路上。炎热的太阳把卡皮罗纳树、茅屋顶和薄墙镀了一层金色，但是阳光

没有照射到地面，因为一片仿佛从涅瓦河上飘来的乳白色的、浮动着的浓雾遮住了地面，使太阳变得朦胧不清。

“他们听不见。”军曹说，“什么秘密？”

“我打听到了到涅维斯家去的那个女人。”“胖子”吐了几颗黑色的番木瓜籽，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脸，“就是那天晚上引起我们那么大好奇心的那个。”

“哦，是吗？”军曹说，“她是谁呢？”

“她是为嬷嬷们运送垃圾的。”“胖子”低声说，一面偷眼望了望柜台，“因为她帮助女孩子们逃走，被赶出了修道院。”

军曹翻遍了衣兜，但是他的纸烟却在桌上。他燃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吐出一团烟雾。一只苍蝇在烟雾里痛苦地飞了一阵儿，嗡嗡地叫着逃走了。

“你怎么知道的？”军曹说，“涅维斯家的人给你介绍她了吗？”

“胖子”假装犯傻，我的军曹，他常到领航员的茅屋那里去散步，那天早晨看见了她，她正在跟涅维斯的女人在田里干活。博尼法西娅，人们这样称呼她。“胖子”不会看错了吗？她为什么在涅维斯家里呢？她不是半个修女吗？不，她被赶出来后就不是了，她没有穿修女服。“胖子”就是在那里认识她的。她有点矮胖，我的军曹，虽然体态美丽。她一定是个少女，不过，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你以为我是个喜欢拨弄是非的人吗？”军曹说，“用不着你对我做这种愚蠢的劝告。”

帕雷德斯端来两杯茴香酒，站在桌前，军曹和“胖子”还在喝着酒。帕雷德斯用抹布擦了擦桌子，回柜台去了。“黑子”、“黄头发”和“小个子”走出酒吧，门口的一片玫瑰色的阳光映红了他

们的面孔和脖颈。浓雾愈来愈浓了。远处，警察们现在好象被砍掉了手足似的。基督教徒们在涉过一条漂着泡沫的河流。

“请你别找涅维斯一家的麻烦， 他们是 我的 朋友。”军 曹说。

谁找他们家的麻烦啦？不过，疯子才不利用这个机会，我的军曹。他们俩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对吗？“胖子”先跟她干，平分秋色，明白吗？然后再让给他，同意吗？但是军曹开始咳嗽了，他不愿意那样分配。他从鼻孔和嘴里吐着烟雾，他妈的，为什么该他吃残羹剩饭呢。

“难道不是我最先发现她的吗，我的军曹？”“胖子”说，“我还打听到了她是什么人。不过，你瞧，中尉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指了指广场的方向，中尉正从那里走来，半个身子露在浓雾外面，在太阳下闪着光亮。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当他走出浓雾时，裤子下半部和皮靴都被浸湿了。

“跟我来，军曹。”中尉从阶梯上命令说，“堂法比奥想见见我们。”

“别忘了我告诉你的事儿，我的军曹。”“胖子”低声说。

中尉和军曹走进了浓雾，浓雾达到了腰部。码头和周围的低矮茅屋早已淹没在水汽的浪涛里。现在水汽的浪涛正以汹涌的波浪冲击房顶和楼梯的扶手。相反的，一座小山却沐浴着清澄的阳光，修道院的房舍完整无损地闪着光，树干被淹没在雾里，树木显耀着干净的树冠，树叶、树枝和银色的蜘蛛网闪着光亮。

“你到嬷嬷们那里去过吗，我的中尉？”军曹说，“她们打过女孩子们几鞭子，是吗？”

“已经饶恕她们了。”中尉说，“今天早晨把她们拖到河上去

了。修道院院长对我说，那个患病的女人好多了。”

在镇长官邸的楼梯上，他们抖了抖湿漉漉的裤子，在梯级上擦了擦沾满泥巴的鞋底。保护门的铁皮格子是那么细密，把内部全遮住了。一位年迈赤脚的阿瓜鲁纳女人给他们开了门，让他们进去。屋里空气凉爽，散发着青菜味。窗子关闭着，房间里半明半暗，挂在墙上的弓子、照片、装饰镜和一束束箭依稀可见。几把用花装饰的摇椅环绕着旧式地毯，堂法比奥已经出现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中尉，军曹，他面带微笑，脸孔消瘦，秃顶光亮，向前伸着手：命令到了。请想想看！他用手拍了拍中尉的肩头，二位好吗？他打着热情的手势，你们觉得这个消息如何？不过，首先喝杯清凉饮料，几杯啤酒好吗？不觉得难以相信吗？他用阿瓜鲁纳语下了一个命令，那位年迈的女人拿来几瓶啤酒。军曹一口气喝光了他的一杯，中尉则把他那一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眼睛犹豫不安。堂法比奥象只小鸟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把命令用无线电通知嬷嬷们了吗？”中尉问。

是的，今天早晨，他们立刻通知了堂法比奥。堂胡利奥总是说那位部长正在攻击这件事情，是我的死敌，他永远不会得逞的。这是一点儿不错的，大家已经看到，他改组了内阁，命令飞也似地传来了。

“时间过了这么久，”军曹说，“我几乎已经把那些强盗忘记了，镇长”。

堂法比奥·库埃斯塔总是微笑着：他们必须尽早动身，好赶在雨前回来，他没有把圣地亚哥河的洪水、圣地亚哥河的激流和旋风告诉他们。那些洪水袭击了多少基督徒呀？

“局里一共只有四个人，是不够的。”中尉说，“因为另外还

得有一位警察留在这里照管警察局。”

堂法比奥狡猾地眨了眨一只眼：可是新部长是堂胡利奥的朋友啊，朋友。他提供了一切方便，你们不是单独去，而是要跟博尔哈警备队的士兵一道去。他们已经接到了命令，中尉。中尉呷了一口酒，唉，他无精打彩地同意了：好吧，那是另一回事。不过他还不清楚，茫然地摇着头，这件事现在就好象是拉萨罗复活①，堂法比奥。我们祖国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中尉，他想干什么呢，那位部长一拖再拖，他相信只能损害堂胡利奥，却没有想到对所有的人带来了多么可怕的损失，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吗？

“可是已经没有人控告那些强盗了，堂法比奥。”中尉说，“最后一次控告是在我来圣玛丽亚·德·涅瓦后不久，你看，过了多久了。”

这有什么要紧呢，中尉？这一方面没有人控告了，可是另一方面有。此外，那些逃亡者必须偿还他们的债。二位再喝几杯啤酒吗？军曹答应了，接着又一口气喝光了他的一杯：不是因为这个，镇长，而是因为可能白去一趟，强盗们怎么会还留在那里呢。要是雨水提前到来，他们能在山上躲藏多久呢。不，不，军曹，他们必须在博尔哈警备队里呆四天，另一件事中尉应该知道：这件事，堂胡利奥一直耿耿于怀。逃亡者们早已使他丧失了时间和耐心，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中尉不是说曾经梦见离开这儿吗？如果一切顺利，堂胡利奥会帮助他的，这个人的友谊贵似金，中尉，堂法比奥具有亲身的感受。

“噢，堂法比奥，”中尉微笑着，“你多么了解我啊，简直击

① 拉萨罗：即圣拉萨罗，马尔塔和玛丽亚的兄弟，死亡四天后被耶稣救活。

中了要害。”

“连军曹也会得到好处的。”镇长回答，同时高兴地拍着手，“当然罗！我不是对二位说过堂胡利奥和新部长是朋友吗？”

很好，堂法比奥，他们将尽力而为。不过得请他们再喝一杯，好振作一下精神，消息已经使他们有点昏头昏脑了。他们喝完啤酒，聊了天，又在清新而充满香味的半明半暗里开了玩笑，然后镇长把他们送到楼梯口，在那里向他们告了别。现在浓雾完全把他笼罩了。在浓雾的帷幔模糊的舞动之间，茅屋和树木轻轻地浮动着，时而昏暗时而明亮，一串串迅速逃逸的人影围着广场转动着。有一个尖细而悲切的声音在远处低声呻吟。

“先是跟在酒鬼们后面瞎跑，现在又干这个。”军曹说，“这个季节去圣地亚哥对我没有好处，那将是对筋骨的可怕的折磨，我的中尉。你想把谁留在局里呢？”

“把‘胖子’留下，他干什么都腻烦。”中尉说，“你很想留下来，对不对？”

“不过，‘胖子’在山上工作多年了。”军曹说，“他有经验，我的中尉。为什么不把‘小个子’留下呢，他又病又弱？”

“还是留‘胖子’吧，”中尉说，“不要这么不高兴。我同样也不喜欢这个蠢人，不过你已经听到镇长说了，这次旅行回来后，运气立刻会改变，我们将离开这儿。你去叫涅维斯吧，其他人也一块带到我家来，研究一下工作计划。”

军曹双手插在衣兜里，在雾中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然后，低着头，穿过广场，从笼罩着厚厚的一层浓雾的码头旁边经过，走上一条小路，沿着一片烟雾弥漫、地石平滑、电线纵横、噪声充耳的地区向前走。当他走到领航员的茅屋前时，自

言自语起来，手里捏着便帽，他的绑腿、裤子和衬衣被溅上了泥巴。

“这个时候，多么不可思议啊，军曹！”拉莉塔把身子俯在楼梯扶手上，正在把头发擦干；她的脸上、胳膊和衣服上滴着水，“不过，来，上来吧，军曹。”

军曹迟疑不决，若有所思，总是抿动着嘴唇。他爬上楼梯，在平台上把手伸给拉莉塔。当他转身时，博尼法西娅正站在他身边，她也是浑身湿漉漉的。她的花色粗糙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她的湿水的头发象头巾似地包在脸上，她的绿色的眼睛高兴地毫不窘迫地望着军曹。拉莉塔使劲捏着裙子边儿，“你是来拜访你的姑娘的吧，军曹？”透明的小水珠在她的脚上滚着，“这就是她。”她们刚才在捉鱼，冒着这样的大雾跳到河里，可以设想，她们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河水倒是温和、舒服。博尼法西娅向前走了一步：“你带食物来吗？带茴香酒来吗？”拉莉塔没有回答，却大笑了一声，进茅屋去了。

“今天早晨你被‘胖子’看见了。”军曹说，“你为什么要让他看见？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愿意吗？”

“你犯忌妒了，军曹。”拉莉塔从窗前笑着说，“他们看见她与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愿意让这个可怜的姑娘躲在家里过日子吗，嗯？”

博尼法西娅十分严肃地察看着军曹的面孔，她的神态显得有点恐惧和惶惑。军曹向她走了一步，博尼法西娅的眼睛惶恐不安，但是她没有动，军曹举起一只手，抓住她的肩头，“亲爱的，我不愿意她跟‘胖子’说话，也不愿她跟任何基督徒说话，拉莉塔太太。”

“我不能禁止她。”拉莉塔说。阿基利诺出现在窗外，发出

了笑声。“您也不能，军曹，难道您是她哥哥吗？只有她的亲人才能办到。”

“我没有看见他。”博尼法西娅结巴地说，“那是瞎说，他也可能没看见我，不过是你这样说罢了。”

“不要低声下气，不要犯傻。”拉莉塔说，“你就让他忌妒吧，博尼法西娅。”

军曹把博尼法西娅搂在怀里：最好永远别看见她和“胖子”在一起；又用两个手指抬起她的下巴：永远别看见她跟任何人在一起，太太。拉莉塔又大笑了一阵。在阿基利诺的面孔旁边，又出现了另外两张面孔。三个男孩用眼睛注视着军曹。一定不能看见她跟任何人在一起。博尼法西娅抓着军曹的衬衣，嘴唇颤抖着：她向他下了保证。

“你真傻，”拉莉塔说，“别人怎么看得出你认识基督徒，特别是军人呢？”

“我得去出差了。”军曹拥抱着博尼法西娅说，“三个月后我们才能回来，也许是一个月。”

“跟我一道吗，军曹？”阿德里安·涅维斯穿着内裤站在楼梯上，用手拍打着发亮的、骨瘦如柴的身体，“不用说，是女孩子们又逃跑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结婚，亲爱的。他的声音嘶哑了，接着笑起来，象个白痴。拉莉塔则叫着，张着手臂跑到光闪闪的平台上。博尼法西娅迎着她走去，两人拥抱起来。领航员涅维斯握着军曹的手，军曹用失常的声调说着话，堂阿德里安，他有点激动，我希望你们做证婚人，当然罗，你已经看到，拉莉塔太太，他已经掉进你的陷阱，拉莉塔一开始就知道，军曹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就让她拥抱了他。他们将举办盛大节

日，你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庆祝。博尼法西娅不安地拥抱军曹，拥抱拉莉塔，吻了领航员的手，把孩子们举起来。他们是很愿意做证婚人的，军曹，今天晚上你在这儿吃饭吧。绿色的眼睛闪耀着。拉莉塔说，就在这旁边为他们安个家，他们愁眉苦脸，别人将帮助他们，他们会快活的。军曹必然十分照顾她，太太，他不愿意在他出差的时候她看见任何人。拉莉塔，当然，连门口也不会去的，她会被拴在家里的。

"现在我们去哪儿呢？"领航员说，"还去嬷嬷们那里吗？"

"但愿如此。"军曹说，"我们的心灵都要被掏出来了，堂阿德里安。想想吧，命令下达了，我们去圣地亚哥，去寻找那些骗子手。"

"去圣地亚哥？"拉莉塔说。他突然变了脸色，僵直地站着，目瞪口呆。领航员涅维斯倚着栏杆，注视着河水、浓雾和树木。孩子们继续在博尼法西娅周围蹦跳着。

"和博尔哈警备队的人一块去。"军曹说，"可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恐惧？没有危险，我们将去很多人。也许那些强盗已经老死了呢。"

"平塔多就住在那下面。"阿德里安·涅维斯指着淹没在雾里的河流说，"他对地方熟悉，是好样的领航员。应该马上通知他。这个时辰，他有时去捕鱼。"

"可是你，"军曹说，"你不愿意跟我们去吗，堂阿德里安？去三个来星期，你会捞到一大笔钱的。"

"因为我病了，在发烧。"领航员说，"吃什么都吐，头晕脑胀。"

"不过，堂阿德里安，"军曹说，"不要这样说，你怎么说病了呢。为什么不愿去呢？"

“他在发烧，得马上躺下去。”拉莉塔说，“请赶快去找平塔多吧，军曹，去晚了他会出去捕鱼的。”

天黑的时候，她按照他的嘱咐逃出来，走下河岸，富西亚说：“你怎么躭误这么久，快，上船吧。”他们压低了马达声，几乎冒着黑夜，离开了乌查马拉。他说：“你逃出来后，没有被人看见吧，拉莉塔？要是他们看见你，你可就倒霉了。我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拿准方向，留神，一个漩涡，左边有岩石。”他们终于逃到一片沙滩上，把驳船藏起来，躺在了沙地上。他说：“我心里忌妒，拉莉塔，不要跟我谈雷亚特吉那只狗，不过我需要一只船和食物，痛苦的日子在等待我们，但是你会看到，我会成功的。”她说：“你会获得成功的，我将帮助你，富西亚。”他谈到了边境，“大家都会说‘他去巴西了’，为找我他们会感到厌倦的，拉莉塔，谁会想到我是从这儿去的呢。我们要是去厄瓜多尔，是没有问题的。你快把衣服脱掉吧，拉莉塔。”她说：“蚂蚁会咬我的，富西亚。”他说：“那也得脱。”后来下了一整夜雨，大风猛烈地吹着他们盖的大衣。他们轮流哄赶着蚊子和蝙蝠。天亮的时候，他们上了船。直到碰到激流以前，旅行是顺利的：一条小船驶来，他们躲了起来，遇到一个村庄，一座兵营，一架飞机，他们也躲起来。过了一个星期，没有落雨；他们从日出一直旅行到日落。为了节省罐头，他们捉沙丁鱼和鲇鱼吃。到了傍晚，他们便找一个小岛，一块沙地，一处沙滩，在一堆篝火的保护下睡觉。他们乘着夜黑，从一个个村庄旁边经过，没有开动马达。他说：“划呀，用力划，拉莉塔。”她说：“我的胳膊没劲儿，水流太

急。"他说："使劲划吧，已经不远了。"在河岸附近，他们遇到一位渔民，一块吃了饭。他们说："我们是逃出来的。"渔民说："我可以帮助你们吗？"富西亚说："我们需要买汽油，我们的汽油用光了。"渔民说："给我钱，我到村里去给你们买。"危险的河渡持续了两个星期，然后他们驶进了狭水道、沼泽和水泊，小船翻了两次，汽油用完了。有一天黎明："拉莉塔，不要哭，我们快到了，你看，他们是乌安比萨人。"他们记得他，以为他是象往常那样来向他们买橡胶的。他们给他们茅屋住，给他们食物吃，还给他们两张吊床。他们就这样过了许多天。他说："看见跟我来吃了多少苦吗？还是留在伊基托斯跟你妈妈在一起好。"她说："要是有一天你被杀死呢，富西亚？"他说："那你就做乌安比萨人的女人，把乳房露在外面，用深蓝色、粉红色和胭脂擦脸，捣烂木薯来做粥，想一想等着你的苦头吧。"她哭起来，乌安比萨人笑了。他说："傻瓜，这是开玩笑，也许你是这些人看到的头一个女基督徒。很久以前，我和一个马约班巴人来到这儿，他们拿来一个到圣地亚哥寻找黄金的人的头给我看，你害怕吗？"她回答说："是的，富西亚。"乌安比萨人给他送来乔斯卡和马哈斯① 肉条、鲇鱼、木薯，有一次还送来绿色肉虫，他们吐了，偶而送来一只鹿，一只雄鹿或一头松加罗②。他和他们从早聊到晚。她说："请告诉我，你问了他们什么，他们又对你讲了什么。"他说："一些问题，你不要担心，我跟阿基利诺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用酒征服了他们，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我们为他们带来了刀子、布匹、猎枪、茴香酒，他们给了

① 动物名，前者为野猪类，后者为啮齿动物。

② 一种动物，肉可食用。

我们橡胶、皮革，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后悔，他们是我的主顾，我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许早就死了。”她说：“是的，不过我们走吧，富西亚。边境不是很近了吗？”他说：“这些人比橡胶工人好，拉莉塔，最初是为了雷亚特吉那条狗，要不然，你瞧，他对我是什么态度，我让他赚了那么多钱，他却不愿意帮助我。这是乌安比萨人第二次搭救我了。”她说：“可是我们几时到厄瓜多尔呢，富西亚？马上就要下雨了，再拖我们就去不成了。”他不再谈论边境，但是通宵不眠，或坐在吊床上，或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她问道：“你怎么啦，富西亚？让我劝劝你吧，为了这个我才做你的女人的。”他沉默不语，在思考。一天早晨，他爬起来，又跑又跳地下了河岸。她站在岸上说：“不要这样，我以基督的名义求你，主啊，主啊！”他继续砍着小船，直到把船底砍穿，使船沉了下去。当他爬上岸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满意的目光。“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证件，还想去厄瓜多尔？这是发疯，拉莉塔，警察的声音可以从这个国家传到那个国家，我们只在这儿停留很短的时间，我可以在这儿发财，全取决于这些人和能否找到阿基利诺。这个人是我们所需要的。来，我告诉你。”她说：“你干了什么事呀，富西亚？神圣的主啊！”他说：“这一带，谁也不会来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人们也许早把我忘了。再说，我们也将有钱堵任何人的嘴了。”她说：“富西亚，富西亚。”他说：“我必须找到阿基利诺。”她说：“你干吗把船弄沉呢？我不愿意死在山上。”他骂道：“他妈的，必须把痕迹消灭。”一天，他们乘上一只独木舟，由两个乌安比萨人划船，向圣地亚哥驶去。由蚊子、密集的蚊子和低沉的嗡嗡声护送着他们。夜里，尽管有篝火和毯子，蝙蝠还是在他们身上舞动，咬他们的松软的部位：脚指、鼻子和脑壳下部。他说：

"绝不可靠近河岸，这一带有士兵。"他们把船驶进黑乎乎的狭水道，头上是一片蓬松的树叶丛，下面是烂泥塘，有时是布满浮萍的湖泊，还有乌安比萨人用砍刀开辟出来的小路，往往得把小船儿扛在肩上。吃那些找得到的东西，树根，苦涩的嫩芽，野菜汤，有一天捉到一头野貘，吃了一个星期的肉。她说："我走不到了，我的腿要断了，脸也刮破了。"他说："已经不远了。"在到达圣地亚哥以前，他们一直吃在河边石头底下捉到的螃蟹，用烟熏烤，还吃了一只乌安比萨人捉到的犰狳。他说："你看我们不是快到了吗，拉莉塔？那是一个好地方，有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会有。"她说："我的脸发烧了，富西亚，我向你发誓，我走不动了。"他们休息了一天，然后继续赶路。圣地亚哥还在前边。途中，他们留在有二、三户乌安比萨人的村庄里吃饭睡觉。一个星期后，他们离开了河流，沿着没有阳光的狭水道划了几个小时，头上的树木很低，几乎碰着他们的头。最后驶出了水道。他说："拉莉塔，小岛，你瞧，那是最好的地方，在山和沼泽之间。"在上岸之前，他让乌安比萨人围绕小岛划了一圈。她说："我们就住在这儿吗？"他说："这地方很隐蔽，四周的岸边都有高大的树林，这个岛子很适于停泊。"他们上了岸，乌安比萨人翻动着双眼，伸出了双拳，吼叫起来。拉莉塔说："他们怎么啦，富西亚？他们干吗发怒？"他说："他们害怕这样的脏地方，想回去，他们被'高墙'吓坏了。因为在悬崖的顶上和整个岛上，象密集而高大的篱笆似地竖立着用粗糙弯曲的树干和粗劣弯曲的大木板建造的'高墙'。"她说："别这样冲他们喊，富西亚，他们会生气的。"彼此争论了一番，又是吼叫又是挥动手臂。他终于说服了他们，由他们带路走进了覆盖着岛子的灌木丛。他说："你听见吗，拉莉塔？这儿到处是鸟叫

声，这里有赤鹅鹕，听得出吗？”当他们看见一头怪兽在吃一条小黑蛇时，乌安比萨人惊叫起来。他喊他们是胆小的狗。拉莉塔说：“你疯了吗，要是到处是树林，富西亚，我们在这儿怎么生活呢！”他说：“你以为我害怕这一切吗？我曾和阿基利诺在这儿生活，我将再次在这儿生活，我将在这里发财，瞧着吧，我会成功的。”他们回到了岸边，拉莉塔上了独木舟，他和乌安比萨人重新钻进丛林，突然‘高墙’上升起一根垂直的烟柱，散发出一股焦木味。他和乌安比萨人跑了回来，跳上了独木舟，穿过沼泽，驻扎在另一边的岸上，那里靠近狭水道口。他说：“那片火烧完的时候，就有一块宽大的空地了，拉莉塔，但愿不下雨。”她说：“也不要刮风，富西亚，火不要烧到这里来，免得燃着这边的树林。”没有落雨，火几乎烧了两天，他们驻在原地不动，忍受着灌木丛发出的浓烟臭味和在空中飘来飘去的灰烬，一面望着蓝色的火焰、在沼泽上空噼啪爆烈的火花，谛听着岛子在怎样噼啪作响。他说：“好了，魔鬼已经烧完了。”拉莉塔说：“不要惹它们，这是他们的信仰。”他说：“你不懂我的话，再说，他们也在笑，我永远为他们治好了对‘高墙’的恐惧病。”大火在席卷全岛，正在把岛子变得荒芜起来：鸟群从烟雾中飞出来，岸边出现了玛基萨、凤头麦鸡、契尼比约、贝莱霍①，它们尖叫着在漂浮的树干和树枝上跳动；乌安比萨人跳进水里，抓了一大堆上来，把它们的头割掉。他说：“他们在准备多丰盛的美餐啊，拉莉塔，他们的怒火已经熄灭了。”拉莉塔说：“我也想吃，哪怕是猴子肉，我饿了。”他们回到岛上的时候，已经有了几块空地。但是悬崖仍然原封未变，许多地方还残存着一

① 均系当地动物。

簇簇稠密的树林。他们开始平整土地，一整天他们都在往沼泽地里抛着被烧死的树干、烧焦的禽类和死蛇。他说："告诉我，拉莉塔，你高兴吗？"她说："是的，富西亚。"他又问："你相信我吗？"她回答："是的。"后来，一块平坦的土地就整理出来了。乌安比萨人把树干锯开，用藤条并连起来。他说："你瞧，拉莉塔，多象一间房子！"拉莉塔说："没那么好，不过比睡在山上强。"第二天，他们醒来的时候，一只布卡鸟在屋前筑了一个巢，它那黑色和黄色的羽毛在枝叶中间闪闪发光。他说："这是好兆头，拉莉塔，这只鸟是喜欢交际的，它来这儿筑巢是因为它知道我们要留在这儿。"

就在这个星期六，几个居民收去了尸首，用床单裹好，抬到洗衣妇的茅屋里。守灵礼把加利纳塞拉的许多男女召集到胡安娜·包拉的家里来。包拉哭了一整夜，一次又一次地吻死者的手、眼和脚。天亮的时候，几个妇女把包拉拖出房间，加西亚神父帮着把尸首放进由居民募捐买来的棺木里。星期天，加西亚神父在市场的教堂里做了弥撒，主持了葬仪。从墓地回到加利纳塞拉，来到胡安娜·包拉旁边。居民们看见他穿过阿尔马斯广场，一群妇女围着他。他面色苍白，眼睛闪着火光，拳头哆哆嗦嗦。乞丐、擦鞋匠、流浪汉加入了这一群人。到达市场后，人群占据了整个街道。就在这里，加西亚神父爬上一条板凳，开始宣讲。附近的门纷纷打开，小商小贩丢下他们的货摊听他讲话。两个治安警察想把人群驱散，受到人们的斥责和石击。加西亚神父的宣讲声传到了卡马尔；在"北方之星"，外乡人惊奇地沉默下来：这阵嘈杂声从哪儿来的？这么多妇女要去

哪里？一个女人的声音神秘地、固执地在城里流传，与此同时，在模糊不清的兀鹰飞舞的天底下，加西亚神父继续宣讲着。在他停息的时候，传来了跪在他脚下的胡安娜·包拉的尖叫声。于是妇女们开始无声地晃动，低声私语。当警察们手持警棍赶来的时候，人群象汹涌的海涛迎着他们走去，加西亚愤怒地走在前头，右手握着一个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当警察试图拦住妇女们的去路时，石头象雨点似地向他们飞去。警察后退了，躲进住家里去，有一些倒在地上，人群一涌而上，把他们淹没了，抛在后面了。愤怒的妇女们就这样涌进了阿尔马斯广场，她们吼叫着，情绪激昂，手持木棍和石块。她们路经之处，宅门纷纷上闩，便门纷纷关闭，家长匆匆奔向大教堂，躲在门洞里的外乡人恐慌地望着奔流的人群。加西亚神父跟警察抗争没有？他们侵犯他没有？他那被扯破的长袍把他那消瘦的乳色胸膛和骨瘦如柴的长臂袒露出来。他总是高擎着十字架，发着嘶哑的声音。人群就这样走过了"北方之星"，投掷着石头，酒馆的玻璃被打碎。妇女们涌上老桥的时候，腐朽的桥架格格直响，象醉汉似地摇摇晃晃。越过"巴尔河"、走进卡斯蒂利亚区时，许多妇女的手里已经举起了火把，跑起来；奇恰酒铺里的人纷纷涌出，吼声更高了，火把更多了。人海到达一片沙地，顿时升起一团尘雾，一个轻飘飘的金色的巨大陀螺。在螺旋形的尘烟中心，现露着妇女们的面孔、拳头和火焰。

在中午的白亮耀眼的光辉照耀下，"青楼"门窗紧闭，仿佛一幢荒凉的居所。长满草的墙壁在阳光下柔和地闪着光，街角那部分墙壁模模糊糊，象一只受伤的鹿面对着慢慢走近的人群，在周围的平静气氛中显露出某种无法防卫、胆怯而驯服的神

情。加西亚神父和妇女们来到门前，喊声停止了，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但是这时传来了尖叫声。正如被大水淹没了迷宫的蚂蚁不得不逃走似的。“青楼”里的女人涌来了，她们推推撞撞，大声呼号，乱抹着脂粉，衣着凌乱不齐。加西亚的声音提高了，在人海上空回响。在起伏滚动的人海中，千百只手臂伸出来，抓住那些女人，把她们打翻在地，在地上痛打一顿。随后，加西亚神父和妇女们便冲进“青楼”，几秒钟就把它占据了。破坏的巨大声响从里面传出来：摔碎杯子、瓶子，砸毁桌子，扯烂床单和帷帘。无所不到的破坏的洪水从一层开始，波及到二层和顶楼。空中飞舞着花瓶、便盆、衣盆、托盘、碟子、破椅垫、家具。万岁的欢呼声祝贺着每一件划着弧线、落在沙地上的投掷物。许多围观者甚至妇女在争夺东西和首饰，发生了冲突、争吵和野蛮的对话。在混乱中，那些被打伤的女人不出声地站在那里，还在哆嗦，有几个女人倒在别的女人的怀里，哭着，彼此安慰着。“青楼”在燃烧，在慢慢翻卷着升向皮乌腊天空的灰色烟雾里，跳动着绛紫的、不断移位的熊熊火焰。人群开始撤退，叫嚷声渐渐平息；加西亚神父和妇女们猛烈地咳嗽着、被烟熏得淌着眼泪从“青楼”的门口向外跑着，离开了现场。一群群的人从老桥的栏杆、堤岸、教堂钟楼、屋顶和阳台上观赏着这片火海：一条肉色和蓝色的七头蛇在浅黑色的篷帐下噼啪发响。直到苗条的角楼倾倒下来，木炭、木片和灰烬被微风吹到河上洒落了一阵后，警察和治安警察才赶来。他们夹杂在妇女们中间，象其他人一样，面对这片火景束手无策，行动迟缓，惶然不安，神情迷惘。突然人们用肘推碰起来，活动起来，妇女和乞丐们低声私语，他们说：“他来了，他到这儿来了。”

他从老桥上走来，妇女和围观者回头望着他，从路上闪

开，谁也不阻拦他，他挺直腰板向前走着，头发飘散着，面孔很脏，眼睛极为可怕，嘴唇颤动着。前一天夜里人们看见他在一家曼加切里亚人的酒铺里喝酒，他是那天傍晚腋下夹着一把竖琴、苍白的面孔上挂着泪珠出现在酒铺的。他一面打嗝儿一面哼着小调在那里过了一夜。曼加切里亚人走到他面前："这是怎么啦，堂安塞尔莫？出了什么事？你真的跟安东尼娅一起生活过吗？你是把她送进"青楼"了吗？她真的死了吗？"他呻吟着，抱怨着，最后喝醉了酒在地上滚起来。他睡了，醒来后又要酒喝，不住地喝，手里拿着竖琴，就这样一直呆到一个孩子跑进酒店说："'青楼'，堂安塞尔莫！'青楼'被烧了！是一些妇女和加西亚神父烧的，堂安塞尔莫！"

河堤上有几个男人和女人迎着他走来，"你拐去了安东尼娅，你把她杀了。"接着就扯破了他的衣服。当他逃走的时候，人们向他扔石头。到了老桥上他才开始叫喊和哀求。人太多了，他害怕人们揍他，但是他仍然哀求着，被吓坏了的"青楼"的女人们点着头说，是的，不错，她也许还在里头呢。他已经钉在了沙地上，不住地哀告着，祈求上天睁眼。这时，在人群中产生了一阵不安。警察和治安人员审问着妇女们，出现了对审的声音，那么是真的吗？请你们去看看吧，快出动吧，请叫塞瓦略斯医生来吧。几个曼加切里亚人把衣服弄得透湿，钻进浓烟里，一会儿又钻出来，被烟呛得透不过气，他们失败了，里面进不去，那里头是一座地狱。男人、女人都憎恨加西亚神父，难道是真的吗？神父，神父，上帝会惩罚你的。他望望这些人，又望望那些人，好象若有所思，堂安塞尔莫在警察中间争吵着，他要求他们给他一块粗麻布，他要钻进去，请他们发发慈悲。当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走出来，大家都相信是真

的，她正安全无恙地在这里，在厨娘的怀里，并且看到竖琴师是多么激动，多么感谢上天并且吻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手的时候，许多妇女被感动了。大家高声对这个姑娘表示同情，安慰着竖琴师，或者愤怒地冲向加西亚神父，斥责他。人群惊奇地、轻松地、激动地围绕着堂安塞尔莫，没有人，无论“青楼”的女人还是妇女们，还是曼加切里亚人，都不再观望“青楼”和把它焚毁的大火。现在，这场火灾正开始被雨一般洒下的沙子扑灭，使那里恢复曾经短时存在的凄凉气氛。

不可征服的人象往常那样闯进来了，他们一脚把门踢开，同时唱着颂歌：“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不会工作，只会吃喝，只会赌博，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现在我们要操腚了。”

“我只能把那天夜里听到的情况讲给你听，姑娘。”竖琴师说，“你已经察觉到我几乎看不见。这使我摆脱了警察，他们没有找我的麻烦。”

“牛奶热好了。”琼加从柜台上说，“帮我一下，野妞儿。”

野妞儿从乐师们的桌边站起来，向酒吧间走去，她和琼加拿来一个奶罐、面包、咖啡粉和糖。大厅里的灯还燃着，但是热而明亮的火光已经从窗口射进来了。

“姑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琼加。”竖琴师说，一面一口口地吮着牛奶，“何塞菲诺没有讲给她听。”

“我问过他，他用别的岔开了。”野妞儿说，“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不要再惹我忌妒了。”

“他不仅厚颜无耻，而且虚伪，是个无赖。”琼加说。

“当他们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个顾客。”博拉斯说，“就在那

张桌上，其中一个是塞米纳里奥。”

莱昂兄弟和何塞菲诺已经在酒吧间坐定，一面叫嚷一面发火，丑态百出。我们喜欢你，琼加，琼吉塔，你是我们的女王，我们的妈妈，琼加，琼吉塔。”

“别胡扯了，快吃吧，不然我就叫你们出去。”琼加说，然后转向乐队：“怎么不演奏了？”

“我们不能演奏了。”博拉斯说，“这些不可征服的人吵闹得太厉害。看样子他们非常得意。”

“因为今天夜里他们捞够了钱。”琼加说。

“喂，喂，”“猴子”拿一把捻成扇形的钞票给她看，并且咂着嘴，“你估计有多少？”

“你真贪财呀，琼加，你长了双什么眼啊。”何塞菲诺说。

“肯定是抢来的。”琼加回答说，“你们想吃点什么？”

“他们吃过了。”野妞儿说，“他们总是喜欢说笑话和唱歌。”

听到一阵脚步声后，三个妓女出现在楼梯上：她们是桑德拉、丽塔和马里维尔。但是一看见是不可征服的人，她们好象受了骗，便收起傲慢自大的表情，桑德拉放声大笑起来。原来是他们，这一伙人！但是“猴子”向他们张开了手臂：“请进来，要什么都行。”并且把钞票拿给他们看。

“也给乐师们拿点什么吃，琼加。”何塞菲诺说。

“可爱的孩子们，”竖琴师说，“你们总是叫我们高兴。我认识何塞菲诺的父亲，姑娘。他是个船夫，并且为卡塔卡奥斯来的牲畜交配。他叫卡洛斯·罗哈斯，是个非常和气的人。”

野妞儿又为竖琴师倒满了一杯牛奶，加上了糖。那些不可征服的人和桑德拉、丽塔和马里维尔坐在一张桌上，他们谈起了刚刚在“女王”酒馆打的那盘扑克牌。霍文·阿历杭德罗懒洋

洋地喝着咖啡："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不会工作，只会吃喝，只会赌牌，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现在我们要操腚了。"

"我们把他们赢得净光，桑德拉，我对你发誓。运气帮了我们的忙。"

"一组王牌接连出现了三次，谁看到过这样的事呢？"

"我教过姑娘们识字，"竖琴师用和蔼而快活的声音说，"后来，她们来到我们这儿，要我们为她们弹奏圣歌。为了我她会办的，不过首先得征得琼加的允许。"

"你对我们打过手势，表示答应了，琼加。"博拉斯说。

"他们从没有这样破费过，为什么不满足他们呢？"

"灾祸有时就是这样开始的。"霍文说，流露出忧伤的表情，"为了一支歌儿。"

"唱吧，好让大家欣赏一下音乐。"竖琴师说，"喂，霍文，博拉斯，快把耳朵竖起来。"

当不可征服的人齐唱颂歌的时候，琼加象个安静的家庭主妇似地坐在她的摇椅里摇晃着，乐师们继续用脚打着拍子，低声地重复着歌词儿。后来，大家在吉他、竖琴和鈸的伴奏下高声唱起来。

"结束了。"塞米纳里奥说，"歌儿和粗话全够了。"

"直到这时他一直没有理会喧闹声，很平静地跟他的朋友交谈着。"博拉斯说。

"我看见他站住了。"霍文说，"他象个狂怒的人，我以为他会向我们扑来的。"

"他的声音不象是喝醉了。"竖琴师说，"我们注意到他，没有说话，但是他不平静。他从几时就在这里，琼加？"

"从大清早。他从他的庄园前面来，穿着皮靴、马裤，带

着手枪。”

“这个塞米纳里奥象个公牛。”霍文说，“目光邪恶。你更厉害，也更恶。”

“谢谢，兄弟。”博拉斯说。

“你是个例外，博拉斯。”霍文说，“你有一个拳击家的体魄和绵羊的心灵，就象老师说的那样。”

“不要这样吆，塞米纳里奥先生。”“猴子”说，“我们只是唱我们的赞歌。请允许我们敬你一杯啤酒。”

“但是他情绪不好，被什么惹恼了，想寻衅打架。”

“原来你们是在街头和广场制造混乱的好汉吗？”塞米纳里奥说，“为什么不跟我见见高低？”

丽塔、桑德拉和马里维尔踮着脚尖向酒吧间走去，霍文和博拉斯用身体保护着竖琴师，他正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表情平静地开始调节竖琴的栓轴。塞米纳里奥继续说着。他也是一个胆小鬼，摇摇摆摆地向前走着，他善于寻开心，拍着胸脯，但是他勤劳，他平掉了他的田地上的高坎儿，他不喜欢流浪汉，不喜欢养得胖胖的、在紫罗兰色灯光下饶舌的人，坐等饿死的人，那些装疯卖傻的人。

“我们年轻，先生。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们早知道你有力气，但是这不是欺侮我们的理由。”

“你真的能够一下子提起一个卡塔卡奥斯人，把他扔到房上去吗？真的吗，塞米纳里奥先生？”

“你们就这么小看他吗？”野妞儿说，“我就不相信关于他们的话。”

“你们怕我什么呢，”塞米纳里奥口气缓和地说，“我受的欺侮够多了。”

“现时，男人们总是害怕。”琼加说。

“不全这样，琼加。”博拉斯反驳说，“要是有人找我的麻烦，我就回敬他。”

“他带着武器，不可征服的人有理由害怕。”霍文温和地说，“害怕跟爱情一样，琼加，是人之常情。”

“你自认为是个学者，”琼加说，“不过，你的哲学对我是不适用的，倘使你不知道他的话。”

“遗憾的是，当时小伙子们没去。”竖琴师说。

塞米纳里奥已经回他的桌去。不可征服的人也都回去了，刚才的快活样子一丝也没有了。喝个醉吧，你会看到，不过不行，他带着手枪呢，还是把渴望压下去，改日再说，为什么不把他的小卡车烧毁呢？它就在那边，停在格劳俱乐部门前。

“我们还是离开吧，让他自已留在这儿，我们去把‘青楼’烧掉。”何塞菲诺说，“两罐头汽油、一根火柴足够了，就象加西亚神父干的那样。”

“烧起来就象干柴。”何塞说，“连居民区甚至体育场也要烧掉。”

“最好把整个皮乌腊全烧掉。”“猴子”说，“一场弥天大火，站在奇克拉约都看得见。整个沙地都变成一片深褐色。”

“灰烬将飞到利马城。”何塞说，“不过，这是必要的：应该保住曼加切里亚。”

“当然，一定得保住它。”“猴子”说，“我们得想个办法。”

“我大约五岁的时候见过火灾。”何塞菲诺说，“你们还记得吗？”

“开始的情形不记得了。”“猴子”说，“我们是第二天跟几个居民区的孩子去的，但是警察没有赶我们。好象先到的人抢

到了许多东西。”

“我记得烧焦的气味，”何塞菲诺说，“看见了冒烟，许多角豆树变成了木炭。”

“我们去告诉给我们讲故事那个老人。”“猴子”说，“我们请他喝几杯啤酒。”

“你们不是在扯谎吗？”野妞儿说，“还是在谈论那一次火灾？”

“这是皮乌腊人的事儿，姑娘。”竖琴师说，“他们对你讲那些事的时候，你永远也别相信。那全是编造。”

“你不累吗，师傅？”霍文说，“快七点了，我们可以走了。”

“我还不睏，”堂安塞尔莫说，“让早点消化消化吧。”

不可征服的人们把胳臂按在柜台上，打算说服琼加：让他再留一会儿，好跟他聊一阵儿，她有什么困难呢，琼加啊，琼吉塔，你不要使坏。

“大家都很喜欢你，堂安塞尔莫，”野妞儿说，“我也一样，你让我回想起我家乡的一位老人，他叫阿基利诺。”

“你们真好客，真和气。”竖琴师说，“你们把我拉到你们的桌边，敬了我一杯啤酒。”

他在冒汗。何塞菲诺把一只杯子放在他手上，他一下抓住杯子喝起来。然后用一块花手帕擦了擦前额和浓密的白眉毛，又擤了擤鼻子。

“有一件事求你，老爹。”“猴子”说，“给我们讲一讲那场火灾吧。”

竖琴师的手要摸他的杯子，没有摸到自己的，却把“猴子”的杯子抓在手里；并且一口气喝光了。他们说什么，那场火灾？他又擤鼻子。

“我当时喝醉了，从河堤上看见了火焰。看见人们披着粗麻布、提着水桶奔跑。”何塞菲诺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讲呢，竖琴师？过了这么久，你怕什么呢？”

“没有什么火灾，也没有什么‘青楼’。”竖琴师说，“是人们编造的，孩子们。”

“你为什么胡弄我们呢？”“猴子”说，“打起精神来，竖琴师，哪怕给我们讲一点点也行。”

堂安塞尔莫把两个手指放到嘴上，表示要抽烟。霍文递给他一支烟，博拉斯为他燃上。琼加已经把大厅的灯光熄灭，阳光从窗口和裂缝里倾泄进来。墙上和地上有黄色的斑痕，屋顶上的锌板闪着光。不可征服的人们坚持着：真的有几个女人烧死了吗？真的是妇女们把“青楼”烧毁的吗？他在里头吗？加西亚神父这样做是纯粹出于敌意，还是出于宗教需要？真的是堂娜·安赫利卡救出琼吉塔而未被烧死吗？

“纯粹是瞎说。”竖琴师断言说，“是人们为了惹加西亚神父生气而编造的蠢话。应该让他，让那个可怜的老人安静。现在我得工作了，孩子们，请原谅。”

他站起来，往前伸着双手，迈着小步慢慢走到乐队的角落里去。

“看见吗？他象往常那样在装傻。”何塞菲诺说，“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这样的年纪，他的脑筋不灵了。”“猴子”说，“也许他全忘了。应当去问加西亚神父。可是谁敢问呢。”

这时，店门开了，巡逻队走了进来。

“这些无赖，”琼加低声说，“要来白喝我的酒了。”

“巡逻队，就是说，利图马加两个警察，野妞儿。”博拉斯

说，“他们每天晚上到这儿来。”

二

在香蕉树的弯曲的荫影下，博尼法西娅直起腰，向村里望了望：男男女女正跑步穿过圣玛丽亚·德·涅瓦广场，同时朝着码头那边非常激动地挥着手。她又向笔直的沟痕弯下腰去。但是过了一忽儿又直起腰：人们还在喧闹地不停地跑着。她窥探了一下涅维斯的茅屋，拉莉塔还在屋里低声喝着，一缕青烟从薄墙的芦苇缝里冒出来，冉冉升起，领航员的小船儿还没有露出地平线。博尼法西娅绕过茅屋，钻进河边的灌木丛，蹚着齐脚踝的水向镇子走去。树冠同云朵交织在一起，树干同河畔的赭色沙地彼此难辨。水位开始上涨了，污水拖着黄澄澄的或黑黝黝的旋涡，还有灌木、折断的花枝、地衣和粗石块似的东西、人粪或死的啮齿类动物。她朝四下里望了望，象个跟踪者似地悄悄地、小心翼翼地穿过一片灯心草丛，拐了一个弯儿后望见了码头：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桩子和几条独木舟之间，离开浮动码头几米远的地方停着一只木筏。黄昏把阿瓜鲁纳人的短裤和面孔染成了蓝色。那里还有一些男人，裤管卷到膝头，光着膀子。她看得见随着刚到的木筏的摆动一松一紧的细绳、筏头的柱子和在筏尾部搭成的轮廓清晰的篷屋。一群苍鹭从树林上空掠过，博尼法西娅听见近处响起一阵拍翅的声音。她抬起头，看见一群脖子纤细雪白、身子呈玫瑰色的飞禽远远地飞

去。于是她继续向前走去，不过腰弯得很低，而且不再沿着河畔，而是钻进了灌木丛，锋利的叶片、针刺和粗糙的藤本植物刮着她的胳臂、脸孔和双腿，在簌簌声中，她觉得有些粘东西不断擦着她的脚。差不多走到了树林的尽头，距离那群人不远的地方，她停住脚步蹲下来；面前的草木遮掩着她，现在她可以透过一个由不可思议的菱形、立体和角构成的复杂的绿色几何图形看见他了。老人不慌不忙、平静地在木筏上走来走去，仔细而准确地安置着箱子和货物，并不顾忌在他面前窃窃私语、做着不耐烦的表情的围观者。老人走进小船屋，拿着一件纺织品、几双鞋和一串小玻璃珠项练，认真地、小心地、古怪地排列在箱子上。他身材削瘦，当风儿鼓起他的衬衫时，他仿佛是个驼子，但是衬衣的前襟和后身很快又落下来，几乎遮住了头顶，现出了他那细瘦而狭窄的真正轮廓。他穿一件短裤管的长裤，博尼法西娅看见了他那象他的胳臂一样干瘦的腿，他那烤黑的、几乎呈暗红色的脸和古怪而柔软的、飘动在肩膀上的白发。老人又搬运了一阵子日用品和五彩缤纷的装饰品，把印花布郑重地摞起来。每逢老人从船屋里拿出一件东西，人群的私语声便升高一阵儿。博尼法西娅看得见一般妇女和女基督徒们着迷的神情，她们那入迷地贪婪地望着小玻璃珠、装饰梳、小镜子、手镯和滑石的目光，以及男人们那瞅着排列在木筏边上的酒瓶、罐头、腰带和砍刀的眼睛。老人察看了一下他的准备工作，然后转向人群。人们一拥而上，围住木筏，弄得河水哗哗作响。但是老人晃着他那苍白的头发，用手往后推着她们。他象长矛似地挥着他的篙，强迫他们后退，有秩序地上筏。第一个爬上筏的是帕雷德斯的女人。她身体肥胖，动作蠢笨，爬不上去，老人不得不拉她一把。她什么都要摸一下，又

是闻小瓶儿，又是哆哆嗦嗦地摩弄棉布和肥皂。人群低声抱怨着，发着抗议，直到她回岸上来。河水达到她的腰部，高高地举着一件花衣服、一条项练、一双白色的鞋。妇女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爬上筏去。有的慢腾腾、疑疑惑惑地挑选着，有的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还有的竟啜泣起来，或威胁着要对方降价。但是她们手里都拿着东西从筏上回来了。有的男基督教徒扛回一袋袋的粮食；有的女异教徒仅仅买回一小袋小玻璃珠，准备用线串起来。当岸上空无一人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博尼法西娅站了起来。涅瓦河水满满的，滚滚的白浪在枝叶下流过，消失在她的膝下。她身上沾满了泥土，头发和衣服上沾满了草。老人把货物存放起来，把箱子整齐地放在船头。圣玛丽亚·德·涅瓦的天空象沥青一般黑，布满了雕鸮的眼睛似的星斗，但是在马拉尼翁山的那一边，在地平线上的幽暗的城堡上空，仍然有一条蓝色的光带抵抗着黑夜，月亮正从米西翁的房舍后面升起来。老人的身躯看去象是一片肮脏的斑痕，他的头发象一条鱼似地闪着银光。博尼法西娅向镇上望了望：镇公所、帕雷德斯的家里亮着灯火，小山上闪耀着点点灯光，那是寓所的窗口。黑暗一口一口地吞没了广场上的房子、卡皮罗纳树和陡斜的小路。博尼法西娅离开她的躲藏处，悄悄地向码头跑去。岸边的泥土松软、滚烫，滞流处的河水好象一动不动。她觉得河水在浸着她的身体，到了离岸边几米的地方才有激流，一种持续的柔和的力量强迫她挥臂划水，免得离开正道。当她抓住木筏时，河水已经达到她的下巴。她看见了老人的白裤子和飘动的长发："天晚了，明天再来吧。"博尼法西娅向木筏上探了一下身子，把臂肘搭在上面。老人向河面俯下身子，询问她说："会讲西班牙语吗？你懂吗？"

“是的，堂阿基利诺。”博尼法西娅说，“晚上好。”

“是睡觉的时候了。”老人说，“货摊收了，明天再来吧。”

“好吧。”博尼法西娅说，“让我上来一会儿好吗？”

“你偷偷地拿了你男人的钱，所以这个时候才来。”老人说，“明天他要是向我要呢？”

他向水里啐了一口，笑了笑。他蹲在筏上，长长的头发蓬松而自由地垂在脸的周围。博尼法西娅看到了他那布满皱纹的黝黑的额头和象两个火红的小动物似的眼睛。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老人说，“我只是做我的生意。好，你上来吧。”

他伸出一只手想拉她，但是博尼法西娅已经爬上来了，她的动作很灵活。她站在筏上，拧着衣角，搓着胳臂。项练？鞋子？你有多少钱？博尼法西娅腼腆地微笑着，“你不需要我帮忙吗，堂阿基利诺？”她的眼睛焦急地望着老人的嘴，“你在圣玛丽亚·德·涅瓦停留期间我为你做饭好吗？为你采集果品好吗？不需要替你打扫筏子吗？”老人走近她，他在哪儿认识她的？他上上下下打量着她：他以前见过她吗？

“我想买一块布。”博尼法西娅说，她咬着嘴唇，指了指小篷屋，突然她的眼睛亮了，“就是你最后放进去的那种黄色的布。我用为你干活儿的工钱付你，你告诉我是什么活儿，我好为你干。”

“没有什么活儿。”老人说，“你没有钱吗？”

“够买一件衣服的。”博尼法西娅柔和而坚定地说，“我给你带水果来好吗？你喜欢贩卖鱼吗？为了你的旅行一帆风顺，我将为你祈祷，堂阿基利诺。”

“我不需要祈祷。”老人说，他凑到她跟前打量她，突然用

手指打了个响儿，“噢，我认出你来了。”

“我要结婚了，不要难为我。”博尼法西娅说，“我要用那种布做一件衣服，我会缝。”

“你怎么不穿修女衣服？”堂阿基利诺说。

“我已经不在嬷嬷们那里住了。”博尼法西娅说，“我被赶出了米西翁。现在我就要结婚了。请给我那块布吧，我现在就给你干活儿。下次来的时候，我付给你索尔①，堂阿基利诺。”

老人把一只手搭在博尼法西娅的肩上，叫她向后退了一下，为的是让月光照清楚她的面庞。他平静地察看着她那渴望的绿色眼睛和纤细而娇嫩的腰肢，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她因为跟一个男基督徒有来往而被赶出来了吗？她就要跟那个人结婚吗？不，堂阿基利诺。她是后来跟他有来往的。镇上谁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她到哪儿去了呢？涅维斯一家把她收留了。

“你跟阿德里安和拉莉塔生活在一起？”堂阿基利诺说。

“他们把我介绍给了将做我的丈夫的人。”博尼法西娅说，“他们待我很好，他们象我的父母一样。”

“现在我要到涅维斯家去。”老人说，“你跟我来吧。”

“那块布呢？”博尼法西娅说，“别叫我再三恳求了，堂阿基利诺。”

老人轻轻地跳进水里，博尼法西娅看见他的头发向码头漂去，又看见它回来了。堂阿基利诺把绳子搭在肩上爬上了木筏，把绳子绕好，用长篙撑着筏子，贴着河岸向上游驶去。博尼法西娅拿起另一根篙，站在筏子的另一边的舷上，学着老人

① 秘鲁的货币。

的样子把篙插进水，又熟练地提起来，并不费劲儿。撑到棕榈树林附近时，水流更加急了。堂阿基利诺不得不用劲儿操纵，免得筏子离开河岸。

“堂阿德里安早早地出去打鱼了，不过，也许已经回来了。”博尼法西娅说，“我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堂阿基利诺，不过你得给我那块布，是吗？我要跟军曹结婚，你认识他吗？”

“跟一个警察？这样，我就不给了。”老人说。

“别这么说，他是个好心的基督徒。”博尼法西娅说，“你问问涅维斯一家吧，他们是军曹的朋友。”

几盏油灯在领航员的茅屋里燃着，阶梯栏杆边有几个人影依稀可见。木筏停泊在阶梯下面，响起一阵欢迎的声音。阿德里安·涅维斯下水接过揽绳儿，把它系在一根树叉上。然后爬上木筏，跟堂阿基利诺拥抱起来。之后，老人走上岸来。博尼法西娅看见他抓着拉莉塔的腰部，把脸伸给她，看见她吻了他的额头许多次，路上顺利吗？又吻了他的面颊。三个小男孩已经尖叫着抱住了老人的腿。老人抚摸着孩子们的头：是的，下了几场雨，今年，可恶的雨水提前了。

“你回来了，”拉莉塔说，“我们到处找你，博尼法西娅。我对军曹说，你到镇上去了，有人看见了。”

“谁也没有看见我。”博尼法西娅说，“只有堂阿基利诺。”

“没关系，我们告诉他，让他吃醋。”拉莉塔笑起来。

“她是去看日用品来着。”老人说。他已经把其中最小的男孩背在了背上，两个人的头发都被揉搓得乱蓬蓬的。

“我给你斟杯酒喝，回头饭就好。”领航员说。

拉莉塔拿来一把椅子，放在草坪上让堂阿基利诺坐，然后回到屋里去，马上传来火盆炭火爆裂火花的声音，开始闻到了

炸东西的味道。孩子们爬到老人的膝上，老人一面同阿德里安·涅维斯干杯，一面逗着孩子玩。当拉莉塔用裙子擦着手走来时，一瓶酒已经喝光了。

“你的头真好看，”她抚弄着堂阿基利诺的头发说，“越来越白，越来越柔软了。”

“你也想叫你的丈夫吃醋吗？”老人说。

饭菜就要做好了，堂阿基利诺，你一定爱吃。老人晃着头，想摆脱拉莉塔的双手；她要是不撒开手，他的头发就要断了。孩子们在他面前整齐地站着，正一声不响地用不安的眼睛望着他。

“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老人说，“我没有忘记，我为你们带来了礼物。你，阿基利诺，我为你准备了一套西服。”

大孩子的大眼睛里燃着火光。博尼法西娅把身子靠在栏杆上。她站在那里看见老人站起来，走下阶梯，拿来几包东西，回到草坪后被孩子们抢走了。然后她又看见他走到阿德里安跟前，两人低声谈起话来。堂阿基利诺不时地偷眼望望她。

“你说的对，”老人对博尼法西娅说，“阿德里安说军曹是个好基督徒。去吧，去拿那块布吧，我送你做结婚礼物。”

博尼法西娅想吻他的手，但是堂阿基利诺厌恶地把手撤回了。当她回到木筏上，翻动着箱子，取出布来的时候，听见老人在和领航员神秘地低语。她看见他们两张脸凑在一起，谈了又谈。她爬上草坪，他们不说话了。现在，夜晚的空中飘着一股煎鱼味，一阵阵急速的微风吹得山头簌簌颤动。

“明天要下雨了。”老人察看了看天空说，“对我的生意是不利的。”

“他们应该到达岛子了。”吃饭的时候拉莉塔说，“他们十多

天前就出发了。阿德里安没有对你讲吗？”

“堂阿基利诺在路上碰见了他们。”领航员涅维斯说，“除了警察，还有一些博尔哈的士兵。军曹说的不错。”

博尼法西娅发现老人一面不住地嚼着一面偷偷地看她，好象很不安。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微笑了，讲起了他旅行中遇到的奇闻。

他们的第一次远征，十五天后返了回来。她坐在岸上，太阳染红了河面。在狭水道的道口上突然出现了一条、二条、三条独木舟。拉莉塔一下跳起来。他们应该躲起来，但是她认出了他们：第一条舟上是富西亚，第二条舟上是潘塔查，第三条舟上是乌安比萨人。他说要一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她向停泊处跑去。富西亚问：“阿基利诺来到没有，拉莉塔？”拉莉塔回答说：“还没有。”他骂道：“那个婊子养的老东西。”他们只带回来几张蜥蜴皮，富西亚气得不行，“我们要饿死了，拉莉塔。”乌安比萨人一面卸东西一面笑着。他们的女人在他们中间多嘴多舌、喃喃抱怨地穿来穿去。富西亚说：“瞧他们多高兴呀，这些狗东西，我们到了村里，萨帕拉人不在，这些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烧了，还把一条狗砍了头，什么也没弄到，完全失败了，白去一趟，连一个胶球也没弄到，只有这几张一钱不值的兽皮和这些幸运的人。”潘塔查穿着短裤，不住地搔腋下，“应该再深入一些，主人，森林很大，里面到处是财富。”富西亚说：“傻瓜，要想走得更远，我们得有领航员带路。”他们向茅屋走去，在那里吃了香蕉和煎木薯。富西亚一直在谈论堂阿基利诺，“他会出什么事呢？他从没有出过错。”这几天，拉莉塔哭得

厉害，她大概一直躲在什么地方，惟恐我们托她办什么事。潘塔查躺在吊床上，搔着头、腿、胸，“他的船会不会翻在激流里呢，主人？”富西亚说：“要是这样，我们就失望了，我不知我们该怎么办。”拉莉塔说：“你不必这么害怕，整个岛上到处有乌安比萨人，他们甚至建造了院落。”富西亚说：“那里简直脏透了，不知几时才改变。猪可以靠木薯生活，一个基督徒可不行。我们等两天看看，要是阿基利诺回不来，我得想个办法。”过了一会儿，潘塔查合上了眼，开始打鼾。富西亚摇了摇他说：“叫乌安比萨人把皮子凉开，免得他们喝醉了干不了活。”潘塔查说：“先打个盹吧，主人，划了这么久的桨，我可累坏了。”富西亚说：“蠢货，不明白吗？我要单独跟我的女人在一起。”潘塔查打了个呵欠：“谁比得上你呀，主人，你有一个真正的女人。”眼睛里流露着没精打采的神情，“好几年我不知道什么叫白女人了。”富西亚叫道：“去吧，走开，滚！”潘塔查啜泣着走了。富西亚说：“好了，让他去做梦去吧。快，脱衣服吧，拉莉塔，你在等什么？”拉莉塔说：“我在放血。”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傍晚，富西亚醒来的时候，他们到散发着马莎托①味的村里去了，乌安比萨人喝醉了，潘塔查不知到哪儿去了。大家在岛子的另一端找到了他，他已把吊床安在水边。富西亚说：“我说对了吧，他正在愉快地做梦。”他喃喃地自语，脸掩在双手里，篝火仍然在装满青草的小锅底下燃烧。几只甲虫正沿着他的腿向上爬。拉莉塔说：“他还没有感觉到。”富西亚熄灭了火，一脚把小锅踢进了水里，“看我们能不能把他弄醒。”两个人来回摇动他，用手拧他，用拳头打他。他咕哝着说：“我是偶然的库斯科人，我的心

---

① 一种用玉米、香蕉、木薯做的粥。

灵生在乌卡雅利，主人。”富西亚说：“听见吗？”拉莉塔说：“听见了，他好象疯了。”潘塔查说，他的心是痛苦的。富西亚摇他，踢他，“肮脏的山民，这不是做梦的时候，应该醒了，我们快要饿死了。”拉莉塔说：“他听不见你的话，他在另一个世界呢，富西亚。”潘塔查喃喃地说：“我在乌卡雅利生活了二十年，主人，被白切鱼染上病，身体硬得象棕榈树，蚊子都叮不进。”他在等待着鱼掀动的水纹，“白切鱼浮到水面上来呼吸，请把鱼叉给我，安德烈斯，狠狠地、下死劲叉它，我要把它捆起来，主人，我一叉就叫白切鱼乌乎了。我们的独木舟在塔马雅河里翻了，我得救了，他没有，‘你淹死了，兄弟，美人鱼把你拖到水底去了，现在你将做她们的男人，你为什么要死呢，查拉皮塔·安德烈斯’。”他们坐下来等他完全醒来。富西亚说：“等一等吧，我不愿意失掉这个乔洛，他爱做梦，不过他对我有用。”拉莉塔说：“为什么总是生火煮东西？”富西亚说：“为的是不感到寂寞。”蟑螂和甲虫在吊床和他的身上爬着。潘塔查说：“你为什么喜欢喝马黛茶呢，主人，山上的生活是很苦的，有的只是水和白切鱼，我知道什么是间日疟，‘潘塔查你这个哆嗦鬼，你跟我来吧，我付你更多的钱，你会有烟抽，我请你喝一杯，你是我的人，把我带到有西洋杉有玫瑰木的地方去，给我找代理商，找筏子木，’我跟你们来了，主人，你走在我前头多远啊，我想有个家，有个女人，有孩子，象基督徒们那样住在伊基托斯。”突然，富西亚问：“潘塔查，在阿瓜伊蒂亚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是你的朋友。”潘塔查睁开了眼，又闭上了，眼睛象猴屁股那么红。他喃喃地说：“这条河流的是血，主人。”富西亚问：“谁的血，乔洛？”他说：“血是热的，象橡胶树上流下来的橡胶那样浓，这里的狭水道和溪水也一样，是个大伤口，主人，相

信我吧，你要是愿意。”富西亚说：“当然我相信你，乔洛，不过，这么多热血是哪儿来的呢？”拉莉塔说：“算了吧，富西亚，别问他了，他很痛苦。”富西亚说：“闭嘴，婊子！说吧，潘塔查，是谁流的血。”他喃喃地说：“是骗子手巴科维克，就是那个骗了我们的南斯拉夫人，他比魔鬼还坏，主人。”富西亚问：“你为什么杀死他呢，潘塔查，怎么样、用什么杀死他的呢，乔洛？”潘塔查说：“他不想付钱，西洋杉不很多，我们再往森林里头走进一些吧，于是他拔出了手枪，还对一个偷了他的一只瓶子的脚夫开了枪。”富西亚说：“你打了他一枪吗，乔洛？”潘塔查说：“用我的砍刀，主人，一刀砍掉了他的一条胳膊，他跺起脚来，哭起来。”拉莉塔说：“你瞧他的模样，富西亚，他发怒了。”富西亚说：“我得到他的一个秘密，现在我明白了阿基利诺找他时他要逃跑的原因。”他们又在吊床边坐下来，等待着。潘塔查平静了，终于醒转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发疯地搔着头，“主人，请别生气。”富西亚说：“你喝酒喝糊涂了，有朝一日我非把你赶走不可。”潘塔查说：“我举目无亲，我的生活是痛苦的，主人，你有你的女人，乌安比萨人也有他们的女人，甚至家畜。可是我只是单身一人，不要生气，主人，你也别生气，女主人。”

他们又等了两天，阿基利诺仍没有回来，乌安比萨人到圣地亚哥打听，没有消息回来了。于是他们便找地方挖水池。潘塔查说：“停泊处的另一端，主人，河堤更陡，所以卢普纳树林的水就从上头哗哗地流下来。”乌安比萨人说，“是的”。富西亚说：“好吧，我们就在这儿干吧。”男人们把树木砍倒，女人们把草除掉，一块空地收拾出来的时候，乌安比萨人便打木桩，他们把桩子一端砍尖，插在周围。土地表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

色的。妇女们把土包在她们的衣服里，然后倒在沼泽里，男人们在挖井。后来下了雨，几天后水池就满了，为存放乌龟做好了准备。他们天亮的时候出发，狭水道里的水上涨了，树根和藤类植物迎面漂来，刮着他们。到了圣地亚哥，拉莉塔哆嗦起来，她发烧了。他们旅行了两天，富西亚问几时到，乌安比萨人用手指指着前面。终于到达一片沙地，富西亚说："据说就是这个地方，但愿如此。"他们把筏子靠了岸，躲进了树林里。富西亚说："你别动，别喘气，要是被他们发觉，他们就不来了。"拉莉塔说："我恶心，我想我是怀孕了，富西亚。"他说："活见鬼，快住口！"乌安比萨人已经躲进树丛，在树枝里一动不动，眼睛闪着光。这样，直到天黑，蟋蟀开始唱歌，青蛙开始欢叫，一只肥大的哈蟆爬到拉莉塔脚上，她真想把它砸烂，砸烂它的烂眼和白肚子。富西亚说："别动，月亮就要出来了。"拉莉塔说："我不能象个死人似地坚持了，富西亚，我真想大声哭一场。"夜晚晴朗，温暖，刮着微风。富西亚说："他们骗了我们，一只也不见，这些狗东西。"潘塔查说："住口，主人，没看见它们吗？它们已经出来了。它们随着河浪游来了，好象是圆形的、黝黑的，而且很大，它们搁浅了，突然又动起来，慢慢地前进，它们的贝壳闪着金光，一个、四个、六个靠近了，在沙滩上爬着，头伸在外面，摆动着，它们发现我们、嗅到我们了吗？有几只在挖土做窝，有的爬出了水。"这时，他们悄悄地走出树林，铜色的身影迅速跑过去。富西亚说："快，快跑，拉莉塔！"他们跑到河滩时，潘塔查说："你瞧，主人，它们还咬人哩，差点咬下我一个手指头，母的是最厉害的。"乌安比萨人已经扳翻了许多，他们高兴地叫着。乌龟都躺在地上，脑袋下垂着，摇动着腿。富西亚说："数数它们。"拉莉塔说："一共八只。"

男人们在它们的贝壳上打了洞，用爬藤串起来。潘塔查说："我们吃一只吧，主人。"等了这么久，觉得饿了。他们就在那里过夜，第二天继续旅行，天黑后又到了另一处河滩，又捉了五只乌龟，又串了一串。过了夜，第二天又旅行。富西亚说："幸亏是产卵期。"潘塔查问："我们干的这事是违禁的吗，主人？"富西亚说："干违禁的事才能活下去，乔洛。"回去的时候，独木舟走得很慢，舟尾拖着一串串乌龟，它们不愿随他们走。富西亚说："你们在干什么，混蛋，不要揍它们，会把它们打死的。"拉莉塔说："你听见我的话吗？你听我说，我要吐了，富西亚，我快要生了。"他说："你总是胡思乱想。"走进狭水道后，乌龟老挂拉着水底的树根，独木舟不时地被拖住，乌安比萨人跳到水里，乌龟直咬他们，他们叫着爬上来。进了沼泽后，他们看见了小船和堂阿基利诺。他站在停泊处，挥动手帕欢迎他们。他带来了罐头、小锅、砍刀和茴香酒。富西亚说："亲爱的老爹，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老人说，他碰到了满满的一船大兵，他伴他们走了一程，好为自己打掩护。富西亚问："碰见了士兵？"阿基利诺说，在乌拉库萨发生了一场纠纷，阿瓜鲁纳人打了他们的一个班长，好象是这样，还杀死了一个向导。圣玛丽亚·德·涅瓦的军官带着士兵去报复。他们要是不逃走的话，准会把他们的心挖出来的。乌安比萨人把乌龟取出来放进水池，拿树叶、树皮、蚂蚁给它们吃。富西亚说："这么说，雷亚特吉那条狗东西就在这一带了？"阿基利诺说："士兵们要我卖给他们罐头，我不得不哄骗他们。"富西亚说："没听说雷亚特吉那狗东西要回伊基托斯、离开政府吗？"阿基利诺说："是的，据说，那场纠纷解决之后他就离开。"拉莉塔说："幸亏你回来了，堂阿基利诺，我不愿意一个冬天老是吃乌龟。"

堂安塞尔莫就这样变成了曼加切里亚人。不过不是一夜之间，象一个人选好地方、造好房子住下那样；过程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最初，他出现在奇恰酒舖里，腋下夹着竖琴，乐师们（几乎都曾为他伴奏过）象一个伙伴一样欢迎了他。大家喜欢听他弹琴，为他喝采。尊敬他的酒铺女侍者为他端来饭菜和酒。喝醉的时候，一张席子，一条被子，舖在一个角落就睡了。他从不去卡斯蒂利亚区，也不过那座老桥，好象要坚决远远离开往事和那片沙地生活。他从不到靠近河的居民区加利纳塞拉和卡马尔去，只去曼加切里亚：在他的过去和他之间，横着一座城市。曼加切里亚人收容了他和沉默不语的琼加。琼加缩在一个角落里，下巴抵在膝头上，郁郁不乐地望着前面，堂安塞尔莫则在弹奏或睡觉。曼加切里亚人谈论着堂安塞尔莫，不过他们都管他叫竖琴师、老爹。因为自打那次火灾以后，他变老了：他的双肩瘪了，胸部凹下去了，皮肤龟裂了，腹部鼓胀了，腿弯曲了，衣着肮脏了，粗心大意了。他还拖着他黄金时代穿的皮靴，不过现在布满了灰尘，相当破烂了；他的裤子褴褛不堪，衬衫一个钮扣也没有了，帽子出现了孔洞，指甲又长又黑，眼睛凹陷、眼角溃烂。他的声音嘶哑了，手脚不灵了。当初，有钱人曾请他为他们的生日、洗礼和婚礼弹奏；用挣来的钱说服了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答应他们住在他家，一天让他和琼加吃一顿饭。琼加开始讲话了。但是他的习惯是那么邋遢，那么酗酒，结果白人就不再请他了。他只得想各种办法谋生：帮人搬家，当脚夫或擦门板。天黑的时候，他便一手领着琼加，一手拿着竖琴，意外地出现在酒铺里。他是曼加切里

亚居民区受欢迎的人，是大家的朋友，又不是大家的朋友。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摘下帽子向半个酒舖的人致意，但是几乎不跟任何人交谈。好象他的竖琴、他的女儿和烧酒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在他的老习惯中，只有对兀鹰的憎恨保留下来：他看见一只，就找石头打它，骂它。他饮酒无度，但是他是一个谨慎的酒鬼，喝醉了不打架，一点儿也不叫嚷。一看他那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醉了：他不东倒西歪，也不怪模怪样，而是表情严肃，两腿叉开，两臂蹦直，扳着面孔，眼睛凝视着远方。

他的生活习惯是简单的。午间，他离开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的茅屋，有时领着琼加，有时独自一人，象有什么急事儿似地跑到街上去。他迈着有力的步子走遍曼加切里亚的街巷，沿着曲折的倾斜小路走来走去，这样一直走到南边的区界，那一片沙地。那沙地向苏利亚纳伸展去。或者走到城门口，那一排角豆树前，树下有一条沟渠流着。他走去，回来，又回去，只在酒舖里停留一会儿。他总是毫不窘迫地走进来，平静、哑然、严肃地等待某人送他一杯甜酒、一杯皮斯科酒：他点头致谢，然后走出去，继续他的行走或散步或苦行，总是用同样狂热的速度，直到曼加切里亚人看见他停在某个地方，倒在一个屋檐下，躺在沙地上，用帽子盖住脸，这样呆上几个小时，不怕鸡和羊嗅他的身体。它们用翅膀和下巴搔他，在他身上拉屎。人们没注意他拦住行人要纸烟的情形：人家要是不给他，他不发火，继续走他的路，高傲而严肃。夜晚回到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的茅屋取他的竖琴回酒铺来，不过这一次是为了弹奏。他调弦要花几个小时，仔细地检查来检查去。当他酩酊大醉的时候，手不听他使，竖琴走了调，他喃喃自语，眼睛暗淡无光。

他有时到墓地去。有一年的十一月二日，当司事们在门口拦住他的时候，他发起疯来。他骂他们，用力推他们，向他们扔石头，最后几个居民说服了看门人让他进去了。又一年的十一月二日，胡安娜·包拉在墓地看见了琼加，她快满六岁了，身上很脏，衣着褴褛，在坟塚之间游荡。包拉叫住她，抚爱她。从此后，这个洗衣妇就不时到曼加切里亚来，赶着驮衣服的牲口，到处打听竖琴师和琼加。她为她带来了食物、衣服、鞋子，为竖琴师带来纸烟和一些硬币。老人总跑到最近的酒店里把钱花掉。一天，琼加从曼加切里亚的街巷里消失了。帕特罗西尼奥·纳亚说，胡安娜·包拉把她带走了，永远带到加利纳塞拉去了。竖琴师继续着他的生活和他的散步。他一天比一天衰老、龌龊、放荡，不过大家见他这样已经习以为常，看见他平静而严肃地从身边走过或看见他躺在阳光下的沙地而不得不绕过他免得踩着他的时候，并不把脸扭过去。

过了几年后，竖琴师才开始到曼加切里亚以外的地方去冒险。城市的街道由于铺了方石、扩建了高高的人行道而变高了，变样了，变硬了。由于造起了崭新的房子，街道象换了新装，而且变得喧闹起来，孩子们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出现了酒吧间、饭店和外国人的面孔，有了一条通往奇克拉约的新公路，一条路轨光闪闪的铁路把皮乌腊和帕伊塔连接起来，中间经过苏利亚纳。一切都变了，皮乌腊人也在变。再也看不见他们穿着皮靴和马裤在街上走，如今他们穿上了全套的西装，甚至系上了领带。妇女们也不再穿那种长达脚踝的暗色的裙子，现在的裙子色彩鲜明了，走路也不再由女仆们保护和罩纱巾、裹大披巾了，而是自个儿走，露着脸，散着头发。街道愈来愈多，房子愈来愈高，城区扩大了，沙地后退了。加利纳塞拉

不见了，一个高贵人的居住区取而代之。卡马尔后面的栉比鳞次的茅屋一个黎明焚毁了；来了市政长官、警察，市长和监察官走在前头。他们用卡车和棍棒赶走了所有的人，第二天便动手规划笔直的街道，种植苹果树，建造二层住宅。渐渐地，谁也想象不到，在这块居住着白人的干净的角落里曾经住过契约工人。卡斯蒂利亚也繁荣了，变成了一座小城市。街道铺上了方石，有了电影院，开办了学校，开辟了林荫道。老年人觉得自己象搬进了另一个世界，对不舒适、不体面、混乱不堪的生活提出了抗议。

一天，老人腋下夹着竖琴在这座新城里走，来到了演兵场，坐在一棵罗望子树下开始弹琴。第二天傍晚，他又来了，他来过多次，特别是星期四和星期六，这是举办露天音乐会的日子。皮乌腊人成群结队到演兵场来听格劳兵营的乐队演奏。他总是提前来，预先举行一个小时的音乐会，把帽子伸向一个个观众，勉强挣几个索尔，然后回曼加切里亚去。这一点没有变，曼加切里亚人也没有变。居民区的茅屋和茂盛的芦苇、蜡烛、山羊仍然保留着。尽管进步了，但是任何一个宪兵巡逻队夜晚也不敢到它的简陋的街道上去巡逻。无疑，竖琴师从心里觉得他是曼加切里亚人，因为他通过举行音乐会挣来的钱总是拿到这里的居民区花掉。夜晚，他仍然到图拉、赫特鲁迪斯或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酒铺里弹奏。梅尔塞德斯是他以前的厨娘，如今她有了自己的酒铺。现在，谁也不能想象曼加切里亚能够没有他，任何一个曼加切里亚人能够想象第二天看不见他在街巷里严肃地巡行、用石头打兀鹰、拿着红旗走出茅屋、在阳光下睡觉。太阳远远地挂在暗淡的远方，是不听他的琴声的。甚至从他不轻易开口的说话方式上，任何一个皮乌腊

人都会承认他是一个曼加切里亚人。

“那些不可征服的人把他唤到他们的桌上。”琼加说，“但是军曹假装看不见他们。”

“他总是那么有教养，”竖琴师说，“他走过来向我致意，拥抱我。”

“这些讨厌的人总开玩笑，使得我的部下都不尊敬我了，老爹。”利图马说。

军曹跟堂安塞尔莫交谈的时候，两个警察仍然留在酒吧间里；琼加为他们拿来啤酒。莱昂和何塞菲诺等人随自己的便。

“最好不要继续下去了，塞尔瓦蒂卡感到难受了。”霍文说，“再说，天也晚了，师傅。”

“别难受，姑娘。”堂安塞尔莫的手在桌子上挥动着，弄翻了一只茶杯。他拍了一下野妞儿的肩膀。“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谁的过错。”

那些叛徒，穿上了军服，便忘记是曼加切里亚人了，既不向人致意，也不愿抬眼看人。

“警察们不知道是为了军曹。”琼加说，“他们平平静静地喝着啤酒，一面跟我交谈着。不过，他是知道的，他用眼睛‘射击’着他们，挥着手说：‘等一等，你们住口！’”

“谁把那些穿军服的人请来的呢？”塞米纳里奥说，“喂，他们要告辞了。琼加，请替我把他们赶走。”

“这是庄园主塞米纳里奥先生。”琼加说，“不要理睬他。”

“我早认出他了。”军曹说，“不要看他，小伙子们，他大概醉了。”

“现在他在找警察的麻烦，”“猴子”说，“这个婊子养的。”

“我们的表兄可以回答他，但愿军服对他有些用处。”何塞说。

霍文·阿历杭德罗呷了一口咖啡：“他心平气和地来到这儿，但是喝了两杯酒后发起火来。他心里一定有什么可怕的痛苦，所以才用粗鲁的话和拳头来发泄。”

“不要这样，先生。”军曹说，“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为了这个才给我们钱。”

“你们已经观察了很久，已经看到，一切都是平静的。”塞米纳里奥说，“现在请你们走吧，让无辜人们享受安宁吧。”

“不要讨厌我们，”军曹说，“请继续享受好了，先生。”

野妞儿的面孔显得愈来愈痛苦，塞米纳里奥在他的桌上愤怒地折腾着，“警察也来捉弄他。皮乌腊已经没有男子汉了，人们对这块土地做了什么吗，他妈的，这是不公平的。”这时，奥顿西亚和阿马波拉走到他旁边，用甜言蜜语和玩笑使他平静了点儿。

“奥顿西亚，阿马波拉，”堂安塞尔莫说，“你给她们取了什么名字啊，琼吉塔！”

“他们做了什么呢？”野妞儿说，“他说的这些关于皮乌腊的话会使他们发怒的。”

“他们的眼睛冒着火光，”博拉斯说，“不过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怕得要死。”

他们不相信利图马那么不中用，他带着武器，应该阻止他。塞米纳里奥渐渐平静了。不应该对他吹毛求疵，既然知道他无疵可求。丽塔比现在更从容地听着他们讲话，马里维尔说，就要闹事了。桑德拉放声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巡逻队就走

了。军曹把两个警察送到门口，独自折了回来。他走过去坐在不可征服的人的桌边。

“最好你也走吧，”博拉斯说，“可怜的人儿。”

“为什么说他可怜？”野妞儿发出强烈抗议，“他是一个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同情。”

“可是，你总是说他可怜的，野妞儿。”博拉斯说。

“我是他的女人。”野妞儿解释说。霍文含糊地微笑了。

利图马劝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他的部下面前嘲弄他呢？”他们回答说：“你有两张面孔，你在他面前装正经。然后你把他们送走好自个儿随意欢乐。”他穿着军服使他们感到不快，他是另一种人；他们更使他感到不快。不一会儿，他们就和好了，并且唱起歌来：“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不会工作，只会喝酒，只会赌钱，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现在我们要操腚了。”

“单为他们编了一支颂歌。”竖琴师说，“啊，这些曼加切里亚人，真是少有。”

“不过，你已经不是了，表兄。”“猴子”说，“你被人家征服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感到羞耻，表兄。”何塞说，“从没有见过一个当警察的曼加切里亚人。”

“他们可能在讲他们的笑话或喝醉的样子。”琼加说，“要不然，你能希望他们说什么呢。”

“十年了，伙计。”利图马叹道，“生活过得多可怕！”

“为大家过的生活干杯！”何塞举起酒杯提议。

“曼加切里亚人喝醉后有点象哲学家。他们传染给了霍文。”竖琴师说，“他们在谈论死亡。”

“十年了，简直不可相信。”“猴子”说，“你还记得守护多米

蒂拉·雅拉的事情吗，表兄？”

“我从森林回来后的第二天碰到了加西亚神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候。”利图马说，“他没有宽恕我们。”

“谈不上什么哲学家，乐师。”霍文红着脸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

“还是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吧。”野妞儿说，“大家每逢聚在一块总谈论当酒鬼的事儿。”

“你是在用皮乌腊人的方式讲话，野妞儿。”琼加说。

“你从没有后悔过吗，表兄？”何塞说。

“当警察或干别的事，有什么关系。”利图马耸了耸肩，“做一个不可征服的人可以尽情地欢乐和赌牌，不过挨饿的时候也很多，朋友们。现在，至少早晨和下午是这样。这就够瞧的了。”

“要是可以的话，我想再喝点儿牛奶。”竖琴师说。

野妞儿站了起来。堂安塞尔莫：她去给他煮。

“我最羡慕你的是，你周游过世界，利图马。”何塞菲诺说，“要是不离开皮乌腊，我们会死的。”

“你说给自己听去吧，”“猴子”说，“要不见见利马，谁也别想埋我。”

“是个好姑娘，”堂安塞尔莫说，“她总是那么有礼貌。多么热情，多么和气啊！她漂亮吗？”

“不十分漂亮，太矮太胖了。”博拉斯说，“她穿着高跟鞋的时候，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笑。”

“不过，她的眼睛很美。”霍文说，“是绿色的，又大又神秘。这样的眼睛你喜欢吗，乐师？”

“绿色的？”竖琴师说，“我相信我是喜欢的。”

“谁会相信你最后会结婚并去当警察呢。”何塞菲诺说，“很快你就要当父亲了，利图马。”

“妇女们真的被赶进丛林生活了吗？”“猴子”说，“她们是象人们说的那么淫荡吗？”

“比人们说的还厉害。”利图马说，“必须时刻提防着。你要是不小心，就会受到‘压榨’。我不知我为什么没有带着完全变成孔洞的肺脏离开那里。”

“这么说，一个人是可以随意受用她们了。”何塞说。

“要是海边的人，就更可以了。”利图马说，“土生白人都使她们发疯了。”

“她们也许是好人，不过得看看是什么感情。”博拉斯说，“她为丈夫的朋友当婊子，可怜的利图马却在监狱里。”

“不要这么匆忙地下结论。”霍文痛苦地说，“应该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事情的真象，向来不是容易的事。你永远不要轻率从事，兄弟。”

“回头你会说他不是一个哲学家。”竖琴师说，“你听听他说的话吧，琼吉塔。”

“圣玛丽亚·德·涅瓦有很多女人吗，表弟？”“猴子”追问说。

“可以天天换。”利图马说，“女人很多，而且象那些最淫荡的女人那样欲望强烈。什么女人都有，而且是大批的，白种的，黑种的，垂手可得。”

“既然有那么多好姑娘，你为什么跟那个女人结婚呢？”何塞菲诺笑着说，“不用你说，利图马，一定是因为她那双眼睛，别的都不值一提。”

“在教堂里听见一声拳击桌子的响声。”博拉斯说，“他们在

抢什么东西，好象何塞菲诺和利图马发火了。”

“是小火星，是磷火，燃着会熄灭的。他们的火气从不会持续很久。”竖琴师说，“所有的皮乌腊人都有善良的心。”

“你已经不善于忍受玩笑了吗？”“猴子”说，“你的变化多么大啊，表兄。”

“她是我的姐妹，利图马，”何塞菲诺叫道，“你相信我说这话是当真吗？坐下，伙计，跟我一块干杯吧。”

“问题是我爱她。”利图马说，“这不是罪过。”

“你爱她，这很对。”“猴子”说，“再来点啤酒，琼加。”

“那个可怜的女人不习惯，在这么多人中间感到害怕。”利图马说，“这里和她的家乡很不同，大家应该理解她。”

“当然我们理解她。”“猴子”说，“来，为我们的表姐干一杯。”

“姑娘真是好极了，对我们多热情，为我们准备了多么丰盛的筵席啊！”何塞说，“我们三个都很喜欢她，表兄。”

“牛奶怎么样，堂安塞尔莫？”野妞儿说，“不太热了吗？”

“很好，味道不错。”竖琴师说，一面咂着嘴，“你的眼睛真的是绿色的吗，姑娘？”

塞米纳里奥已经带着椅子等东西向他们挪去。那边多么喧闹啊，那边不能够安静地交谈了吗？军曹恭恭敬敬地呆在那里，特别引人注目，谁也不跟他争吵，让他去跟他们争吵吧，先生。塞米纳里奥提高了声音，谁愿意回敬他呢，当然他会跟他们，跟四个人，也会跟生他们的婊子争吵的。大家听见了吗？

“他对他们骂娘了吗？”野妞儿眨着眼说。

“晚上有几次。那是第一次。”博拉斯说，“那些有钱人以为有土地就可以随便骂谁的娘。”

奥顿西娅和阿马波拉飞似地跑了出去，桑德拉、丽塔和马里维尔在柜台上伸着脑袋。军曹的声调气得沙哑了，这个家庭与这件事毫不相干，先生。

“你要是不高兴，请过来，我们谈一谈，乔洛。”塞米纳里奥说。

“但是利图马没有过去。”琼加说，“我和桑德拉拦住他了。”

“既然是男人之间的官司，为什么要骂娘呢？”霍文说，“母亲是最神圣的东西。”

奥顿西娅和阿马波拉已经回到塞米纳里奥的桌边。

“我已经听不见他们笑，他们也不再唱他们的颂歌了。”竖琴师说，“他们听见那样的骂娘，情绪都沮丧了，小伙子们。”

“他们拿饮酒安慰自己。”琼加说，“他们的桌上酒瓶都摆不下了。”

“所以我相信，一个人心中的痛苦可以说明一切。”霍文说，“所以有的最后当了酒鬼，有的当了神父，也有的当了杀人犯。”

“我去浇浇头，”利图马说，“今天晚上这个家伙害得我好苦。”

“他生气是有道理的，何塞菲诺。”“猴子”说，“谁也不高兴别人说自己的女人长得丑。”

“他用那么多傲慢的话攻击我。”何塞菲诺说，“我受用过一百个女人，我熟悉半个秘鲁，我经历过不平凡的生活。每天他都吹虚他那些见闻，让我们心里不快。”

“实际上，你对他那么气愤是因为他女人不理你。”何塞说。

“他要是知道你追求她，他非杀死你不可。”“猴子”说，“他象爱一头牛犊那样爱他的女人。”

“是她不对。”何塞菲诺说，“她为什么那么自负？在床上她简直成了一团火，翻来复去不安静。就让她折腾吧，我要看看那些奇迹是不是真的。”

“要是跟你没关系，咱们赌两磅好吗，老弟？”

“好吧。”何塞菲诺说，“头一次她想用刀子捅我，第二次她只是骂我，第三次连感到不满都没有。最后我可以摸她了。她已经折服了，我了解我的人。”

“要是她落到你手里，这你知道，”何塞说，“什么地方出现一个不可征服的人，就会有三个出现在那里，何塞菲诺。”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何塞菲诺说，“实际上她一钱不值。”

“因为她是外乡人。”“猴子”说，“一个人总是喜欢知道她从她的家乡带来了什么秘密、什么习惯。”

“她简直象个小动物。”何塞说，“什么也不懂，生活在世上就知道问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我不敢首先去试探。倘若她对利图马讲呢，何塞菲诺？”

“她是个胆小鬼，”何塞菲诺说，“我当场就受用了她，她没什么个性，她没脸见人，她宁肯死掉也不敢告诉他。遗憾的是我已使她怀孕了。现在必须等她生孩子，然后才好再跟她来。”

“后来他们和和气气地跳起舞来。”琼加说，”好象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灾祸会出乎一个人的意料突然降临的。”霍文说。

“他跟谁跳舞？”野妞儿说。

“跟桑德拉。”琼加用她那暗淡的眼睛观望着，不慌不忙地说，“两个人贴得很紧，还接吻呢。你忌妒吗？”

“我只是这么问问而已。”野妞儿说，“我才不忌妒哩。”

塞米纳里奥突然坚决地叫道："都出去！"他不能自制了，"要不然，我就把你们一脚踢出去！"他冲着聚在一起的四个人吼着。

三

"一整夜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点光亮。"军曹说，"你不觉得奇怪吗，我的中尉？"

"想必他们在另一边。"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说，"岛子好象很大。"

"天快亮了。"中尉说，"希望他们划船过来，但是不要乱喊乱叫。"

在树林和湖水之间，他们的军衣看上去象草木似的。警察和士兵聚集在狭小的炮台上，浑身透湿，眼睛疲倦无神，忙着整理他们的裤子、绑腿。从迷宫般的树枝中间透下来的绿色光亮笼罩着他们。在树叶、树枝和藤蔓之间，许多面孔显露着刺伤和抓伤的紫色斑痕。中尉走到小湖边上，用一只手拨开树枝，用另一只手把望远镜举到眼上观察岛子：只见岛上有一座高大的山崖，几个铅灰色的山坡，许多树干粗壮的树木和重重叠叠的山峰。湖水闪着鳞光，可以听见鸟的叫声。军曹悄悄向中尉走来，枯枝败叶在他的脚下发着碎裂声。在他们后面，警察和士兵的模糊不清的身影在灌木丛中微微晃动，一声不响地打开水壶，燃上纸烟。

“他们不争吵了。”军曹说，“谁也不会说一路上吵闹不休了。”

“恶劣的夜晚使他们变成了朋友。”军曹说，“疲劳，不方便，没有比这种情况更能使人们彼此谅解的了，我的中尉。”

“在天色大亮之前，我们对他们发动一次出奇不意的夹攻。”中尉说，“应该派一个班到对岸去。”

“对，不过，这得穿过狭水道。”军曹用一个手指指着岛子说，“到那里约莫有三百米远，我的中尉。我们会象小鸽子一样受到他们袭击的。”

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和其他人已经走过来。泥巴和雨水把他们的军服变得难分，只有水壶和便帽把警察同士兵区别开来。

“我们派一个特使去，我的中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说，“告诉他们，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出路。”

“很奇怪，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军曹说，“乌安比萨人跟所有的印第安人一样，耳朵很尖。很可能现在他们在卢普纳树丛里用枪瞄着我们。”

“我想过，可我不信。”德尔加多军曹说，“异教徒们怀着对他们的恐惧生活在卢普纳林子里。”

士兵和警察们倾听着。紫色的皮肤，一块块的淤血，眼底黑晕，不安的眼瞳。中尉搔了搔面颊，应该注意到，在他的太阳穴边，三粒丘疹构成了一个暗紫色的三角形。两个军曹害怕了吗？一缕髒头发从他们一半被帽沿遮住的额端垂下来。什么？也许是他的警察害怕了，我的中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他咕哝了一句，在他用手拨动灌木丛的同时，“小个子”、“黑子”和“黄头发”离开士兵走开了：这是无礼之举，我的

中尉，这是不允许的，他们有什么权利？中尉摸了摸子弹匣：他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要不是执行任务的话，就瞧吧。

“这不过是个玩笑，我的中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结结巴巴地说。在军队里，我们训斥军官们，他们从来不生气。我还以为在警备队里也一样呢。”

一阵拍岸的波涛声盖没了他们的话音，接着传来一阵小心挥桨划水的声音，在水上滑过的声音。在垂挂着的藤条和灯心草下面，出现了几只驳船。驾船的向导平塔多和士兵面带笑容，他们的表情和举动都说明他们没有倦意。

“三十六计，也许要求他们投降是上计。”中尉说。

“当然，我的中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说。“我这样建议，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出于一种策略。他们要是企图逃走，我们将从这儿百发百中地歼灭他们。”

“相反的，要是我们到那里去，穿过湖面的时候，他们会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的。”军曹说，“我们只有十个人，天晓得他们有多少。他们有什么武器也未可知。”

中尉转过身来，警察和士兵们神色紧张：谁的资格最老？现在每一张脸上都显出一种不安的表情，嘴角露出一丝苦笑，眼皮惊恐地眨巴着。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指了指一个青铜色面孔的矮个士兵，那士兵向前走了一步：这是士兵伊诺霍萨，我的中尉。很好，命令士兵伊诺霍萨带领博尔哈的士兵到湖那边去，埋伏在岛子对面，军曹。中尉将和警察留在这里，监视水道口。那么，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干吗到这儿来呢，我的中尉？中尉解下了绑腿。他来干吗？他用手理了理头发，他想这样对他说。重新戴帽子的时候，他前额上的那一缕头发已经不见了。将派两个军曹去要求他们投降，到那儿命令他们放下武

器，把手举到头上，在山崖下排成一队，军曹。将由平塔多做向导。两位军曹对望了望，没有说话，士兵和警察再一次混合在一起，低声交谈着，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惧色，有的只是轻松和嘲弄的星光。在伊诺霍萨的带领下，士兵们登上一只驳船，船儿在水里摇摆着，沉下去一点。向导举起长篙，又响起一阵细弱的噼啪声，是树枝在摇动。人影便在羊齿植物和藤本植物下面消失了。中尉察看了一下警察们的衬衫："小个子"，把你的衬衣脱下来，你这件衬衣是最白的。军曹将把它系在他的步枪上，你已经明白，他们要是咒骂你们，不用考虑，尽管开枪。两个军曹上了船，当"小个子"把他的衬衣递给他们后，平塔多便用长篙将船向前撑，使船只在树丛间慢悠悠地摆，但是刚刚进入湖内，马达就打着了。随着单调的马达声，空中顿时布满了从林子里欢叫着飞出来的鸟儿。卢普纳树林后面，一道橙色的光芒愈来愈强，周围的密林同样也反射着旭日的光辉，湖泊里的水看去清洁而平静。

"喂，伙计，我快要结婚了。"军曹说。

"不过，请把枪举高点。"德尔加多军曹说，"好让敌人看清衬衣。"

他们紧紧地盯视着岛上的山崖和卢普纳树林穿过了湖面。平塔多用一只手掌着舵，用另一只手搔着头、脸、胳膊和一片意外被咬伤的发氧的肉皮。他们远远地望见一片狭长的泥泞的沙滩，那里生着光秃秃的灌木，水边浮着几根树干，那一定是停泊船只用的。士兵们的船只在对面的湖畔靠了岸。士兵们下船上了公路，埋伏起来，用步枪对着岛子。伊诺霍萨有一付好嗓子，昨天晚上他用克楚亚语唱的那些瓦尼托曲可好听哩，不是吗？可是，怎么不见他们的影儿呢，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圣地亚

哥到处是乌安比萨人，伙计，发现他们来的人会向他们报告的，要从狭水道逃走他们一定有充分的时间。船儿向停泊处驶去。那些树干用粗藤蔓缚着浮在水上，上面布满了苔藓、蘑菇和地衣。三个人仰望着几乎是垂直的陡壁、弯曲的卢普纳树。岛上没有人，我的军曹们。可是他们给吓得多厉害啊！两位军曹跳下船，淌过泥水，开始向上爬，身体紧贴着斜坡。军曹高举着步枪，炎热的风儿不住地掀动着小个子的衬衫。当他们踏上陡壁顶的时候，刺眼的阳光逼使他们闭上了眼睛，不得不揉揉它们。辫子似的爬藤植物布满了卢普纳树之间的空间。每次他们在灌木中间探察，总有一股浓烈的植物分泌液的臭味向他们脸上扑来。他们终于找到一处裂口。他们向前走去，沙沙作响的野草齐腰深。然后他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伸展在两条林荫道之间的羊肠小路前进。小路忽而消失了，忽而又出现在一片荆棘丛或一蓬羊齿植物旁边。罗伯托·德尔加多心情紧张。喂，把步枪举高点，让他们看见他们是举着白旗来的。浓密的树冠构成了一座稠密的拱形圆顶。只有太阳的光辉有时透进来一条条涟漪似的金色光带。四面八方传来不见影儿的鸟儿的叫声。两位军曹用手保护着脸，但还是被刺伤，被刮得火辣辣地疼。走到一块寸草不生的平坦沙地后，小路突然断了，但是他们看见了茅屋；啊，同志，你瞧那儿。房子高大、结实，但是已被森林吃掉了一半。有一幢没有了屋顶，一个象烂疮似的圆洞把前墙燻得黑乎乎的；另一幢房子里长出一棵树来，枝叶茂盛的树杈从窗口往外伸着，两幢房子的薄墙被掩没在常春藤的硬蔓下。房屋周围长满了高草；破败的阶梯早被攀缘植物所俘获，变成了根和茎的基地。在楼梯和木桩上同样可以看到鸟巢和鼓鼓的蚂蚁窝。两位军曹围绕茅屋转来转去，伸长脖子向里头探望。

“不是昨天晚上，他们逃走很久了。”德尔加多军曹说，“山林几乎把房子全吞没了。”

“这不是乌安比萨人的茅屋，是基督徒的。”军曹说，“异教徒造的房子没这么大；另外，他们要是搬家的话，也太费劲了。”

“这儿有一块空地，树木很小，这里住过许多人。”德尔加多军曹说。

“中尉会发怒的。”军曹说，“因为他相信能够捉到三个五个。”

“我们招呼他一下。”德尔加多军曹说。他把步枪对准一座茅屋，打了两枪，声音在远方回荡着。“他们会相信我们被强盗们扔到油锅里了。”

“坦白说，我宁愿这里没有人。”军曹说，“我快要结婚了，这样的年纪，我不愿意让脑袋搬家。”

“别人没来之前，我们先搜查一下吧。”德尔加多军曹说，“也许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只找到了生锈的、被蜘蛛占据的遗留物。被白蚁蛀蚀和打洞的木头在他们脚下碎裂开来，或松软地陷了下去。他们离开茅屋，跑遍了小岛，不时地俯下身去察看烧焦的木柴、生锈的罐头筒儿和打碎的瓦罐。在一个斜坡上有一处死水塘，臭气冲天，蚊虫似云。两排象尖桩木栅一样的立柱围绕着它。这是什么东西呢？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从没有见过。会是什么呢，全是印第安人干的。不过，最好他们还是离开这儿，这里气味难闻，胡蜂成堆。他们返回了茅屋，中尉、警察和士兵们神色惶惑不安地立在空地上，象梦游病人似地用枪瞄着树林。

“路上花了十天！”中尉叫道，“结果竟是这样！你们估计他

们离开多久了?”

“我看，有几个月了，我的中尉。”军曹说，“说不定一年多了。”

“不是两座，是三座茅屋，我的中尉。”“黑子”说，“这儿还有一座，准是被狂风连根拔掉的。还看得见叉形支柱，你瞧。”

“我看，有好几个月了，我的中尉。”德尔加多军曹说，“从屋里长的那棵树可以证明。”

不管怎么说，有什么关系呢。中尉若有所悟地笑了笑，一个月也好，十年也好，总这样疲惫不堪；他们同样挨过子弹。德尔加多军曹说：“喂，伊诺霍萨，仔细搜查一下；让大家把吃的喝的和穿的东西带好。”士兵们跑过空地，消失在林子里。“‘黄头发’，你去煮点咖啡，给大家去去口里的苦味。”中尉蹲下去，开始用一根树枝掘地。两个军曹燃上了纸烟；在他们交谈的时候，嗡嗡的蜂群从他们头上飞过。向导平塔多折了些干树枝，生起一个火堆，与此同时，两个士兵从茅屋里向外扔着瓶子、陶罐和破烂不堪的被子。“黄头发”烧了一壶开水，在几个白铁杯里沏上了热气腾腾的咖啡。中尉和两个军曹快喝完咖啡时，忽然传来一阵叫声。怎么回事？只见两个士兵跑来，“一个人！”中尉一下跳起来，“出了什么事?”士兵伊诺霍萨说：“一个死人，我的中尉。是在那边坡下的湖边碰到的。”是乌安比萨人，还是基督教徒？中尉带着警察和士兵跑去。有几分钟，只听见脚下枯枝败叶的噼哩啪啦声和人体磨擦野草的簌簌声。他们迅速绕过那些木桩，跑过斜坡，越过遍处落满石头的凹地，到达湖边后一下停在了躺在地上的尸体周围。死人仰面躺着，撕破的长裤勉强遮住又脏又瘦的肢体，皮肤黝黑。腋下有两撮黑乎乎的浓密的腋毛。手指和脚指甲特别长，躯干和肩部满是疮痂和伤疤，

苍白的舌头耷拉在干裂的嘴边。警察和士兵仔细察看着尸体，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突然笑了笑，弯下腰，把鼻子凑到死者的嘴边。大笑了一声，又直起腰，用脚踢了踢死人的肋部。"喂，老兄，不要踢死人。"罗伯托·德尔加多又踢了一脚，说："什么死人、死人的，你没闻见吗，我的中尉？"大家纷纷弯下腰去闻那具一动不动、直挺挺躺着的尸体。"什么死人呀，是我的同伴在睡觉。"他怀着更加兴奋的、不可抑制的心情，又使劲踢了他几脚。躺着的人哆嗦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深深的声音。活见鬼，果然不错。中尉揪住那人的头发，摇动着，那人又深深地发出一声嘶哑的声音。这个傻瓜在做梦。军曹说："是的，你们看，那是他煮东西用的。在火堆的白色灰烬和木柴片旁边，有一口装满草的黑乎乎的土锅。几十只长着长夹子和漆黑的小腹的大蚂蚁在锅上爬着，另外一些围成一圈儿，防备着袭击。"他倘若死了，早被这些小爬虫吃掉了，就只能剩下一把骨头。""黄头发"说："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咬他的腿了。有一些在向他的黑脚板上爬，另一些在瞅着他的脚面、脚指和脚踝，用它们那纤细的触角探着他的皮肤，在它们爬过的地方留下一溜深紫色的点儿。罗伯托·德尔加多又在原处踢了踢他。那人的肋部已经出现了一个肿块，顶端发黑的椭圆形肿块。他依然一动不动，不过，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深沉的粗大的声音，伸伸舌头，吃力地舔舔嘴唇。这个家伙象进了天堂，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什么。中尉叫道："拿水来，快，给他洗洗脚，活见鬼，他会被蚂蚁吃掉的。""小个子"和"黄头发"捕杀着蚂蚁，两个士兵用他们的水壶从湖里提了水来，洒在那人的脸上。那人现在想动一下四肢，面部收缩着，脑袋左右摆动。突然他打了个嗝儿，一只胳膊慢慢地笨拙地弯着，用手拍着他的身体，摸了摸肿块，

按摩了摩。现在他深深地呼吸着，胸部鼓起，腹部降下。舌头伸着，颜色苍白，带着绿色的粘痰。眼睛仍旧闭着。中尉命令士兵提更多的水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必须把他弄醒。士兵和警察跑到湖边，提水回来哗哗地浇在那人身上。他张开口来喝水，舌头困难地、咂咂地啜着水滴。他自然地、不停地呻吟着，他那仿佛解脱了无形的捆绑的身体也在不住地缩动着。

“让他喝点咖啡，恢复恢复他的力气。”中尉说，“继续往他身上浇水。”

“我不信他这个样子能够到达圣玛丽亚·德·涅瓦，我的中尉”，军曹说，“路上就会死掉的。”

“我要把他带到离这儿更近的博尔哈去。”中尉说，“你立刻跟警察们回涅瓦，告诉堂法比奥，说我们捉到了一个，其他人也将落网。我要和士兵们到军队驻地去，到那里请医生给他看病。他绝不会死的。”

中尉和军曹走到旁边几米远的地方吸着烟。警察和士兵在躺着的人周围走来走去，向那人浇着水，摇着他，他却好象不在乎地练习着他的舌头和声音，固执地训练着新的动作和声调。

“他要不是匪徒呢，我的中尉？”军曹说。

“所以我才把他送到博尔哈去。”中尉说，“那里有被匪帮抢劫过的村子的阿瓜鲁纳人，看看他们能不能认出他。请告诉堂法比奥，让他通知雷亚特吉。”

“这个人能说话了，我的中尉。”“小个子”叫道，“请过来听听。”

“你们听得懂他的话吗？”中尉说。

“他提到一条流血的河，一个死去的基督徒。”“黑子”说，“就

这些话，我的中尉。”

“他不疯就好，我的运气真倒霉透了。”中尉说。

“人在做梦的时候，总是有点糊涂的。”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说，“一会儿就过去了，我的中尉。”

天色渐渐暗了。富西亚和堂阿基利诺吃着煮山薯，对瓶口喝着烧酒。富西亚说：“天就要黑了，拉莉塔，把油灯点上吧。”拉莉塔弯下腰，唉哟唉哟叫起来，这是第一次阵痛，她疼得站不起来，哭着倒在了地上。他们把她抬到吊床上，富西亚点上了油灯。拉莉塔说：“我想，我要生了，我怕。”富西亚说：“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女人生孩子生死的。”堂阿基利诺说：“我也没见过，不要怕，拉莉塔，我是丛林里最好的接生员，我可以摸摸她吗，富西亚？你不忌妒吗？”富西亚说：“你老了，我用不着忌妒了，你去摸好了。”堂阿基利诺撩起她的裙子，跪下来观察。这时，潘塔查跑进来说：“主人，他们打起来了。”富西亚问：“谁打起来了？”潘塔查说：“乌安比萨人跟堂阿基利诺带来的那个阿瓜鲁纳人。”堂阿基利诺问：“跟胡穆吗？”潘塔查睁大了眼睛。富西亚打了他一个嘴巴，“狗东西，你来看别人的女人。”潘塔查揉着鼻子，“对不起，主人，我只是来向你报告，乌安比萨人希望胡穆离开这儿，你知道，他们是恨阿瓜鲁纳人的，他们已经发怒了。我和涅维斯拦不住他们。女主人病了吗？”堂阿基利诺说：“最好你去看看，富西亚，别叫他们杀死他，是我说服他到岛上来的。”富西亚骂道：“他妈的混蛋，应该让他们喝酒去，让他们喝醉，不互相残杀就结为朋友。”他们走了。堂阿基利诺走近拉莉塔，揉了揉她的腿，“这是为了让你的肌肉和肚子放松，让

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你瞧着吧。”拉莉塔又哭又笑，她要讲给富西亚听，说他借机会摸她。他笑着，她却又唉哟唉哟地叫起来，背部的骨头，唉哟，简直要醉了。堂阿基利诺说：“快喝一口酒，镇定一下。”拉莉塔喝了一口，又吐了，吐了堂阿基利诺一身。他摇着吊床，“好宝贝儿拉莉塔，美丽的姑娘，痛苦就会过去的。几道红光在油灯周围跳动，你瞧，拉莉塔，萤火虫，发光的虫，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变成了萤火虫，知道吗？在夜里活动，照亮了森林、河流、沼泽，当他死的时候，拉莉塔，在他身边总有一只发光的虫，我为你拿来当灯用。”拉莉塔说：“我害怕，堂阿基利诺，别提死人。”他说：“你别怕，”他摇着吊床，“为的是减轻你的痛苦。”他用一块湿布为她冰前额，“不会出事的，天亮前就会生下来。我摸过了，是个男孩。”房子里充满了香荚兰的香味，湿润的风也带来了森林的飒飒声、蝉的鸣声、狗的叫声和激烈打架的吵嚷声。拉莉塔说：“你的手很柔和，堂阿基利诺，这使我的疲劳减轻了点，而且屋里的香气多浓啊，不过，你没听见乌安比萨人在嚷吗？去看看吧，堂阿基利诺，他们要是把富西亚杀死呢？”他说：“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拉莉塔，你不知道他跟魔鬼一样吗？”拉莉塔问：“你们认识多久了，堂阿基利诺？”他回答：“差不多十年了，即使遇到最可怕的纠纷他也没有犹豫过，拉莉塔，他象水蛇一样逃脱了他的敌人。”拉莉塔问：“你们是在莫约班巴交的朋友吗？”堂阿基利诺说：“那时我当运水夫，他叫我当了生意人。”拉莉塔问：“当运水夫？”堂阿基利诺说：“我用我的驴子和水桶把水送到一家又一家。莫约班巴很穷，不多的收入都用来买了改良水用的次甲基，如果不交罚款的话。一天早晨，富西亚来到一座茅屋，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就交了朋友。”拉莉塔问：“他那时怎么样，堂

阿基利诺？”他说：“他是从哪儿来的，大家问过他，他很神密，编了一套瞎话。他几乎不讲西班牙语，拉莉塔，他和巴西人发生了几次纠纷。”富西亚对我说：“打起精神来，老兄，你过得象猪狗一样，你不觉得厌倦了吗？我们去做生意吧。”我说：“不错，我的日子是象猪狗。”拉莉塔问：“那你们干了什么呢，堂阿基利诺？”他说：“我做了一条大木筏，富西亚买了几袋米，买了家常布、棉夏布和鞋子，筏子被这么重的东西压得沉甸甸的，‘要是遇到强盗呢，富西亚？’富西亚不说话。妈的，我也买了一把手枪。”拉莉塔问：“你们就这样开始了吗，堂阿基利诺？”他说：“我们走遍宿营地，采胶工人、采茶工人和寻金子的人说，下一次来给他们带这个、带那个，我们给他们带了。后来我们进了部落住地。好生意，最好的生意：用小玻璃珠换橡胶球，用镜子和刀子换兽皮，这样我们就熟悉了那些部落，拉莉塔，他们同富西亚交成了亲密的朋友，你已经看到，他们给他的帮助多大，他简直成了乌安比萨人的上帝。”拉莉塔问：“那阵子你们很顺利吗？”他说：“富西亚倘不是魔鬼的话，我们是很顺利的，可是他在那里抢了所有的人，结果被赶出了宿营地，警察追捕我们，我们不得不逃走，他先来到乌安比萨人这里，后来去了伊基托斯，在那里开始跟雷亚特吉一块工作，你是在那里认识他的吧，拉莉塔？”她问：“你那时干什么，堂阿基利诺？”他说：“我骨子里过惯了自由的生活，拉莉塔，就是说，象乌龟似地驮着家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住处，继续单独做生意，只是方式体面了。”拉莉塔问：“你是到处为家，不对吗，堂阿基利诺？”他回答：“我到过乌卡亚利、马拉尼翁、瓦利亚加，由于富西亚留下的坏名声，我起初不到阿马索纳斯去，但是几个月后他回来了。有一天，在伊塔亚的一个驻营地里我遇到了富西亚，拉莉

塔，我虽然看到他了，但是我不相信是他，他成了个大商人，带着助手，他向我讲述了他跟雷亚特吉的生意。”拉莉塔说：“你们重新见面该多高兴啊，堂阿基利诺。”他说：“我们回想着往事，哭了，喝醉了，我对他说，‘富西亚，运气在对你微笑，’他点了点头，‘要清白做人，不要再惹乱子。’富西亚说，‘你跟我在一起吧，阿基利诺，这就象摸彩一样，但愿战争继续下去。’我说，‘莫非可以走私橡胶吗？’富西亚说，‘成批地进行，老兄，到伊基托斯买橡胶的人，藏在大箱子里运走，说是烟草。雷亚特吉快成富翁了，我也是，我不让你走，阿基利诺，我雇用你’。”拉莉塔问：“你怎么不同他在一起呢？”他说：“我已经老了，不愿意担惊受怕，也不愿意进牢狱。”“唉哟，我要死了，我的背，现在真地要生了。”“别害怕，有刀子吗？”他正在灯上烧刀子，富西亚进来了。堂阿基利诺问：“他们没把胡穆怎么着吧？”富西亚说：“他们现在在喝酒，潘塔查和涅维斯也在那儿。我不许他们杀死他，我需要他，他是同阿瓜鲁纳人关系好，可是他们怎么对待他的啊！谁烧伤了他的肩窝？伤口在流脓，老伙计，背上的伤要是感染，得破伤风死掉可就遗憾了。”堂阿基利诺说：“是在圣玛丽亚·德·涅瓦，是那里的士兵和老板打的他，打破他的头的是你朋友雷亚特吉，他终于知道你去伊基托斯了吗？”富西亚说：“人们也注意到他了，他比矮子还丑。唉呀，他的骨头疼得厉害，厉害。”堂阿基里诺说，“人们把他救活了；他对向他们买橡胶的老板说：‘不，我们自己到伊基托斯去卖。’他仿佛是个埃斯卡维诺人。他仿佛是，也至多是来到乌拉库萨的一个班长，人们杀死了他的领航员。”富西亚说：“胡涂虫，他活着，他活够了。他就是阿德里安·涅维斯，就是上个月我收容的那个人。”堂阿基利诺说：“我知道，不过，人们都这

样说。”拉莉塔就要生孩子了，“给我点什么吧，富西亚，为了你最心爱的东西。”富西亚说：“你仇恨基督徒吗？再好不过了，请说服阿瓜鲁纳人把橡胶卖给我，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老伙计，不足两年我将回伊基托斯，我将是有钱的人，看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怎样欢迎我吧。”堂阿基利诺说：“烧水吧，富西亚，帮帮忙，你真不象个做父亲的。”富西亚把大瓦罐装满水，生了火。拉莉塔疼得愈来愈厉害，憋得透不过气，面孔浮肿，眼睛象死鱼的一样。堂阿基利诺跪在地上，揉着她，“裂开一点了，要生了，你不要着急。富西亚知道乌安比萨女人临产前总要独自到山上去，等她们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完了。堂阿基利诺没有烧刀子。外面的声音消失在噼啪声和唿哨声中了。富西亚说：“看到吗？他们已经不打架了，变得亲密了。”老人说：“可能是个男孩，拉莉塔，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他说，“你听，卡皮罗纳树在歌唱，我从不会弄错的。”富西亚有点沉默。堂阿基利诺说：“不过他很谦恭，一路上他都在帮助我。据说，有两个基督徒由于受骗在乌拉库萨遭到了不幸。”富西亚说：“老伙计，下次旅行你会战胜恐惧的。”堂阿基利诺说：“你几时不在做梦呀。”他说：“自第一次以来，没有进步吗？要不是为了你，拉莉塔，阿基利诺是不回岛上来的，他来得正好。”拉莉塔说：“你来的时候我们快要饿死了，堂阿基利诺，你记得我看到罐头和挂面时是怎样哭的吗？”富西亚说：“那是多么丰盛的宴席呀，老伙计，由于不习惯，人都病了，我该如何恳求你呢，你为什么不愿帮忙呢？既然另外你还能赚到钱。”老人说：“可你的东西是抢来的，富西亚，我会被投入监狱的，我不能为你卖那些橡胶和兽皮。”富西亚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难道采胶工人、采茶工人和印第安人不是用兽皮、橡胶和

金砂换你的东西的吗？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自己挣来的。”老人说：“我从没有这么多过。”富西亚说：“你不要一次全带着呦，一点点地带。”“唉哟，又疼了，堂阿基利诺，腿，背，富西亚，唉哟！”堂阿基利诺说：“我不愿意，印第安人早晚会告发，警察会来的，而且跟老板们抢生意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等闲视之。”富西亚说：“萨普拉人、阿瓜鲁纳人和乌安比萨人之间互相残杀，难道不互相仇恨吗？谁也不会想到有基督徒插进去做生意。”老人说：“不，绝对不行。”富西亚说：“可以把货物藏在远处，阿基利诺，把货物低价直接卖给采胶工人，他们会满意的。”老人终于答应了。富西亚说：“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拉莉塔，这取定于一个基督徒的诚实。要是老人愿意，可以把我打死，把货物全卖掉，把钱装进他的腰包，因为他知道，我是个犯人，甚至可以把货物拍卖掉，然后报告正在上圣地亚哥一个岛上搜寻的警察。”拖延了两个月左右，富西亚派划船的人到马拉尼翁，乌安比萨人回来说，那个狗东西没有在那里，没有，他没有来。一天下午，他出现在狭水道口的暴雨中，带着衣物、食品、砍刀和五百个索尔。拉莉塔说：“你可以象对父亲一样吻他、拥抱他吗？”富西亚说：“从没有看到过，老伙计，你是多么诚实，不能忘记，阿基利诺，你对我多好啊，我要是你，就带着钱逃走了。”老人说：“你没有良心，对我来说，友谊比生意和恩惠更为重要，富西亚，为了你，我不再当莫约班巴的狗了，良心不能忘。”“唉哟，唉哟！”堂阿基利诺说：“真的开始了，拉莉塔，使劲，使劲，免得孩子生的时候憋死，用全身的力气，使劲！”他叫着。他手里拿着刀子。拉莉塔说：“快祈祷，唉哟，富西亚。”堂阿基利诺要为她揉搓，“不过，使劲，使劲。”富西亚把灯拿过来，看着。老人说：“你安慰安慰她，抓住她的

手，老弟。”拉莉塔叫道：“给我水，我要死了，圣母保佑我，巴加桑的基督保佑我，主啊，主啊，保佑我吧。”富西亚说：“给你水，不要这么叫。”拉莉塔睁开眼睛的时候，富西亚望着襁褓。堂阿基利诺说：“我给你把腿擦干，拉莉塔，一切都过去了，瞧见多快吗？”富西亚说：“是的，老伙计，是男孩，不过，他活着吗？他不动，也不喘气。”堂阿基利诺弯下腰，把孩子从襁褓里提起来，婴儿象个小猴儿似的又黑又胖，他摇着他，婴儿哭起来，“拉莉塔，你瞧他，可你吓得多厉害！现在你睡觉吧。”拉莉塔说：“没有你，我也许就没命了。”“你愿意你的孩子叫阿基利诺吗？”富西亚说：“为了友谊，可以。不过，多难听的名字啊，堂阿基利诺，叫富西亚不好吗？做父亲是很新鲜的，老伙计，应该庆祝一下。”堂阿基利诺说：“休息吧，姑娘，你想抱孩子吗？抱吧，不过太脏了，给他擦擦。”堂阿基利诺和富西亚坐在了地上，对着瓶口喝烧酒，外面不断传来嘈杂声，乌安比萨人、阿瓜鲁纳人，潘塔查和涅维斯领航员在呕吐，房间里扑灯蛾满屋飞舞，萤火虫撞着墙壁，谁还会说她将远远地离开伊基托斯，象琼乔人那样到山上去生产呢。

乐队诞生在帕特罗西尼奥·纳亚家。霍文·阿历杭德罗和汽车司机博拉斯到那里吃午饭，碰见堂安塞尔莫正起身。帕特罗西尼奥做饭的时候，三个人交谈起来。他们说，霍文是他们交的第一个朋友；他说，他跟堂安塞尔莫一样孤独，也一样是乐师，一样感到忧伤，他把老人看作同胞兄弟，向他讲述了他的生活和痛苦。吃过饭后，堂安塞尔莫拿起竖琴，霍文拿起吉他，两人弹起来。博拉斯和帕特罗西尼奥听着，很激动，为他

们鼓掌。有时，司机敲着箱子为他们伴奏。堂安塞尔莫跟霍文学会了歌曲，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曼加切里亚作曲家。”阿历杭德罗说，“没有象老人这样的竖琴师，谁也比不上他”。他称他为师傅。三个人形影不离。很快便传开了，说曼加切利亚有了个新乐队，到了中午，姑娘们就成群结队走到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的茅屋前来听音乐。她们都用懒洋洋的眼睛望着霍文。一个好天，人们得知，博拉斯离开了“费霍企业”，他在那里当了十年司机，如今也象他的两位伙伴一样当了艺术家。

这个时期，阿历杭德罗是真正的青年，留着很长的、深褐色的卷发，面色苍白，眼睛深沉而忧伤。身材纤细如竹，曼加切里亚人说，“千万别撞着他，会把他撞死的。”他说话不多，慢声慢语，不是土生土长的曼加切里亚人，而是象堂安塞尔莫、博拉斯和其他许多人那样落户的曼加切里亚人。他出身世家，生在马莱孔，在萨莱西亚诺受教育，准备赴罗马上大学，当时一位出身望族的姑娘跟一个外乡人出逃，路经皮乌腊。霍文由于脉管破裂，住了多日医院，差点死掉。他离开医院后，厌恶人世，到处流浪，绝望地度着夜晚，又酗酒，又跟最坏的人赌牌。最后他的家庭无可奈何，把他赶了出来。象其他许多绝望的人那样，他流落到曼加切里亚，定居下来，开始在博拉斯的亲戚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酒店里弹吉他糊口。他就这样认识了司机，彼此以兄弟相待。霍文·阿历杭德罗喜欢喝酒，但是烧酒并没有刺激他去殴斗和迷恋爱情，他只是谱曲作歌，揭露骗局，吸引着忘恩负义的、背叛的、不忠实的、野心勃勃的和受责罚的女人们的注意。

自从做了博拉斯和霍文·阿历杭德罗的朋友后，竖琴师的

习惯就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温和的人，他的生活也似乎有规律了。他不再象个鬼魂似地整天游荡。晚上他总到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酒店去，霍文催着他弹琴，二人合奏。博拉斯讲述旅行中遇到的奇闻轶事为顾客们娱乐。弹过几个曲子后，老人和吉他手便同博拉斯凑到一张桌上喝酒、交谈。当博拉斯喝得微醉，眼睛火光闪闪时，便坐到一只箱子上，或拿起一块木板为他们打着拍子，甚至跟他们一起唱歌。他的嗓音虽然沙哑，可听起来不坏。博拉斯是个大男子汉，有拳击手一样的肩背，双手粗大，额头狭小，嘴似漏斗。在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的茅屋里，堂安塞尔莫和吉他手教他弹琴，训练他的耳朵和双手。曼加切里亚人从苇墙缝里瞧见竖琴师在发火，因为博拉斯打错了拍节、忘记了歌词或发出一个尖声。他们听见霍文·阿历杭德罗在忧伤地教汽车司机唱他的神秘的歌词：曙光般明亮的眼睛，黎明时的金色云霞，邪恶的女人啊，一天用你的爱情，在我的痛苦的心中，洒下了毒液。

这两个青年的到来，仿佛使堂安塞尔莫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再也没有人看见他四仰八叉地睡在沙滩上，他也不再象梦游病人那样游荡了，甚至他对秃鹰的仇恨也几乎不见了。三个人总是一起行走，老人走在霍文和博拉斯中间，彼此象醉汉似地搭肩搂抱着。堂安塞尔莫看上去不象他们那么脏，那么褴褛不堪。一天，曼加切里亚人看见他头一回穿一条白长裤，以为是胡安娜·包拉，或某个在酒店里碰到他、请他喝酒的老头儿送给他的，其实那是博拉斯和霍文送给他的圣诞节礼物。

就是在这个时期，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正式雇用了这个乐队。博拉斯已经搞到一只鼓和一双鼓锤儿，敲打得很熟练，而且不知疲倦。当霍文和竖琴师离开座位去湿润口舌、滋补身体

的时候，博拉斯留在那里继续演奏，独自唱着。在三个人中，他也许是缺乏激情的一个，但是他最快活，唯一可以不时唱支幽默歌曲的人。

他们夜间在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酒店里演奏，早晨睡觉，一块在帕特罗西尼奥家里用午餐，下午在那里练习。炎热的夏天，他们便沿河上行，到奇佩，在河里洗澡和讨论霍文写的新乐曲。他们已经深入人心，曼加切里亚人用“你”称呼他们，他们也用“你”称呼大人和孩子。当产婆拉·桑托斯跟一个警察结婚的时候，乐队到婚礼上去进行了免费演奏，霍文·阿历杭德罗奏了一支触怒、冷待和损害情人的华尔兹舞曲。从此以后，逢到曼加切里亚人举行洗礼、坚信礼、守灵礼或婚礼，乐队总要准时不误地免费前往助兴。但是曼加切里亚人用礼物和招待报答他们，有些妇女还为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安塞尔莫，阿历杭德罗，甚至博拉斯。乐队的声誉扎下了根，那群所谓不可征服的人在城里为他们鼓吹。企业的老板、外乡人都前来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家听演奏。一天下午，不可征服的人把一位穿着邮差衣服的白人带到了曼加切里亚，他想举办一次音乐会。他乘一辆烟尘滚滚的卡车乘夜来找乐队。但是半个小时后，不可征服的人回来说：“姑娘的父亲动怒了，叫来了警察，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一天晚上，他们被监禁了起来，第二天早晨，堂安塞尔莫、霍文和博拉斯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们在那里为警察演奏了乐曲，警察请他们喝咖啡、吸烟。没过多久，那个白人把姑娘从音乐会上拐走了。当他同姑娘回来结婚的时候，把乐队请去为婚礼演奏。为了让堂安塞尔莫、霍文和博拉斯穿得体面，曼加切里亚人纷纷从所有的茅屋赶来，有的借给鞋，有的借给衬衫，不可征服的人提供了上衣和领带。从

此就成了习惯：白人每逢节日或举办音乐会，总要请这个乐队去。曼加切里亚有不少乐队解散后吸收新成员再组织起来，但是这个乐队依然如故，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堂安塞尔莫头发白了，背驼了，脚步艰难了，霍文也不年轻了。但是他们的友谊和乐队却原封未动。

几年以后，住在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酒店对面的崇神女人多米蒂拉·亚拉死了。虔诚的多米蒂拉·亚拉总是穿一身青衣，面部罩纱，脚着黑袜，是居民区里出生的唯一的一个敬神女人。她走过时，曼加切里亚人跪下求她祝福：她喃喃几句祷词，在他们额上划个十字。她有一个圣母像，偶像的头发用玫瑰色、蓝色和黄色的布条做成，用玻璃纸裹身为衣。偶像上垂挂着几朵用铁丝和彩纸卷成的花儿，在损伤的心下面有一句手写的、固定在白铁框里的祷词。偶像在一个扫帚把顶端摆动着。多米蒂拉·亚拉总是随身携带着它，高举着它，仿佛一面小旗。谁家生孩子，死人，有病，发生灾祸，她总是拿着偶像赶去祈祷。一串用蟑螂那么大的玻璃珠串成的念珠从她的干瘦的手指一直垂到地上。传说，多米蒂拉·亚拉曾经显示过奇迹，她能跟神灵讲话，在夜里游游荡荡。她是加西亚神父的朋友，他们常常一起沿着梅里诺小广场和桑切斯·塞罗林荫道慢慢地、忧郁地散步。加西亚神父前来参加她的守灵仪式。他进不去，就用力把门前成堆的曼加切里亚人推开。等他走到门口，已经精疲力竭。他看见乐队在死者旁边演奏哀乐。他发起疯来：一脚把博拉斯的鼓踢穿了，他还想摔烂竖琴，扯断吉他的琴弦，同时咒骂着堂安塞尔莫："皮乌腊的瘟神"，"罪人"，"离开这儿"。竖琴师结结巴巴地说："可是神父，我们奏乐是为了哀悼她。"加西亚神父叫道："你亵渎了一个清白的家"，"让死者安息

吧”。曼加切里亚人被激怒了：这是不公正的，咒骂一个老老实实的老人，是不允许的。那些不可征服的人终于冲进来，把加西亚神父悬空提了起来，妇女们嚷着：“罪孽，罪孽”，所有的曼加切里亚人都很气愤。大家把他拖到大街上，他象个毒蜘蛛似地在空中挣扎着。酒鬼们喊着：放火者，放火者，放火者。加西亚神父没有再到曼加切里亚来，从此后，他在讲经台上谈到曼加切里亚人，总把他们当作恶人的典型。

乐队在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酒店里继续演奏了很久。谁也不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到城里去演奏。但是，乐队果然走了。起初，曼加切里亚人谴责这种逃走的行为。后来他们明白了：生活并不象曼加切里亚，它是变化的。自打妓院开张后，推荐信象雪片似地飞来。有些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另外，尽管乐队去皮乌腊演奏，堂安塞尔莫、霍文和博拉斯仍然住在居民区里，而且继续为曼加切里亚的一切节日演奏。

这一次他可真地难看了：乐队停止了演奏，不可征服的人没有松开他们的舞伴，一动不动地站在舞场里望着塞米纳里奥。霍文·阿历杭德罗说：

“瞧，不幸真地要发生了，因为他们把手枪亮出来了。”

“醉鬼！”野妞儿叫道，“他一直在向他们挑衅。给枪打死就满意了。真是可恶！”

军曹放开桑德拉，向前走了一步，“你以为你是在对你的仆人讲话吗，先生？”塞米纳里奥喘着粗气，“这么说，你是爱顶嘴的，”他也向前走了一步，“蠢货！”又向前走了一步，他那高大的身影在洒满蓝色、绿色和紫色光的木板上晃动着，他突然站

住，脸上充满了惊异神色。桑德拉的大笑变成了尖叫。

“利图马在用手枪瞄着他。”琼加说，“他掏手枪的速度很快，谁也没注意到，就象马戏团里的小骑手。”

“他有权利，”野妞儿喃喃地说，“他不能甘拜下风。”

不可征服的人和妓女们向酒吧间跑去，军曹和塞米纳里奥用眼睛互相打量着。利图马不喜欢寻衅者，先生，他们不敢把他怎样，他象对他的仆人一样对待他们。这你感觉到了，不过你无能为力，先生。

“不要在我面前吹嘘了，博拉斯。”琼加说。

“他也掏出他的手枪吗？”野妞儿问。

“他只是用手摸着弹匣。”霍文说，“他象对手枪一样抚摸着它。”

“他害怕了！”野妞儿叫道，“利图马把他的气焰打掉了。”

“我还以为我的家乡没有男子汉了。”塞米纳里奥说，“所有的皮乌腊人都丧失了男子汉气概，跟女人一样了。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个乔洛。现在只等叫你看看塞米纳里奥是谁了。”

“他们为什么老是殴斗呢，为什么不能和和气气地生活、一块享乐呢。”堂安塞尔莫说，“生活多美好啊！”

“天晓得，乐师。”霍文说，“也许他们活够了，那样会比现在更痛苦。”

“你把他的全部本领一下压倒了，表兄，”“猴子”说，“好极了！”

“不过，你别太自信，朋友。”何塞菲诺说，“你一粗心大意，他就会掏出手枪来。”

“你不知道我是谁。”塞米纳里奥重复着，“所以你才这么固执，乔洛。”

“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军曹说，“塞米纳里奥先生。”

“你要是没有这支手枪，也许你就不会这么固执了，乔洛。”塞米纳里奥说。

“可是我有。”军曹说，“谁也不能象对待他的仆人一样对待我，塞米纳里奥先生。”

这时，琼加跑来，站在了他们中间。“你真勇敢！”博拉斯说。

“你们为什么不拦住她？”竖琴师的手伸过去想碰碰琼加，但是她在坐位上躲闪开了，老人的手指只擦了她一下。“他们都有武器，琼吉塔，是危险的。”

“不危险，因为他们开始争论了。”琼加说，“大家来这儿是为了娱乐，绝不为了打架。你们和好吧，到柜上来喝杯啤酒，敝店请客。”

她强迫利图马收起手枪，要他们握手言欢，把他们拉到酒吧间，他们应该感到害羞，他们的行为简直象醉鬼。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两个傻瓜，喂，喂，你们别掏手枪，干脆打死她得了，他们笑了，“琼加，琼吉塔，好嬷嬷，美丽的女人”，不可征服的人唱着。

“他们对骂之后又一块喝酒了吗？”野妞儿惊奇地说。

“他们没有互相开枪，你觉得遗憾吗？”博拉斯说，“什么女人啊，这么喜欢别人流血。”

“既然琼加请他们喝酒，”竖琴手说，“他们就不能不理会，姑娘。”

他们把臂肘撑在柜台上，很友好地喝着。塞米纳里奥抚摸着利图马脸上挨的拳伤，“你是你的家乡最后一个男子汉，乔洛，其他人都是脓包，胆小鬼。”乐队奏起一支华尔兹舞曲，酒吧间

的一群人象葡萄串似地散落开来，不可征服的人和妓女们涌进舞场，塞米纳里奥摘下军曹的便帽，试戴在他的头上，“你瞧怎么样，琼加？”“不象这个乔洛那么可怕，我相信；不过你不要生气。”

“你胖一点，不过并不可怕。”野妞儿说。

“他年轻时象霍文似的不胖。”竖琴师回忆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魔鬼，比他的表兄弟们还坏。”

“他们并起三张桌子，坐在了一起。”博拉斯说，“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人，塞米纳里奥先生，他的朋友和妓女们。好象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显然这是勉强凑合的，不会维持多久。”霍文说。

“绝不是勉强。”博拉斯说，“他们高兴极了。塞米纳里奥先生甚至唱起了不可征服者的颂歌。后来还跳舞、开玩笑呢。”

“利图马总是跟桑德拉跳吗？”野妞儿说。

“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为什么又重新争论起来。”琼加说。

“是为了所谓的男子气概。”博拉斯说，“塞米纳里奥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说什么皮乌腊没有男子汉，完全是为了吹捧他叔叔。”

“不要说查皮罗·塞米纳里奥的坏话，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博拉斯。”竖琴师说。

“在纳里瓦拉，他赤手空拳抓住了三个强盗，拴着脖子把他们送到了皮乌腊。”塞米纳里奥说。

“他跟朋友们打赌，到这儿来喝酒，结果他赢了。”琼加说，“起码阿马波拉说的是对的。”

“我没有说他的坏话，乐师。”博拉斯说，“但是，他毕竟叫人讨厌了。”

“他是一位象格劳海军上将一样伟大的皮乌腊人。”塞米纳里奥说，“无论是万卡班巴、阿亚巴卡或丘鲁卡纳斯，到处都有乔洛女人为跟我叔父查皮罗睡觉感到骄傲。他至少有一千个私生子。”

“他不是曼加切里亚人吗？”“猴子”说，“居民区有许多这样的人。”

塞米纳里奥扳起了面孔，“你妈才是曼加切里亚人”。“猴子”：当然是，而且很体面。塞米纳里奥忿忿地说：“查皮罗是一位老爷，只不过有时去曼加切里亚喝奇恰酒，跳一次桑巴舞。”“猴子”在桌上砸了一拳：他又生气了，先生。本来大家都很和气，象朋友一样。但是他突然咒骂起来。听见别人说曼加切里亚的坏话，曼加切里亚人心里是难受的。

“你老人家在哪儿，他总是首先来看望你，乐师。”霍文说，“他怀着怎样的心情拥抱你啊！就象兄弟俩重逢。”

“我们很久就认识了。”竖琴师说，“我喜欢查皮罗，他死的时候，我悲痛极了。”

塞米纳里奥兴奋地站住了：请琼加关上门，今晚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土地获得了丰收，让竖琴师来讲一讲查皮罗的故事，他们还希望什么呢，棉花获得了丰收，把门关上吧，他来付钱。

“对于来敲门的顾客，军曹把他们打发走了。”博拉斯说。

“这是个错误，不应该让他们单独留下。”竖琴师说。

“我又不会掐算。”琼加说，“顾客只要付钱，就只能随他们的便。”

“当然，琼吉塔。”竖琴师辩白说，“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们大家。当然，谁也不可能料到。”

“九点了，乐师。”霍文说，“太晚会影响你的健康的。干脆让我去找一辆出租汽车吧。”

“你和我叔父真地用‘你’称乎吗？”塞米纳里奥说，“把这位伟大的皮乌腊人的情况讲点给这些人听吧，老爹，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

“仅有的男子汉都在警备队里。”军曹说。

“喝了酒他也受到塞米纳里奥的传染。”博拉斯说，“他也谈起男子汉气概来了。”

竖琴师声调沙哑，嗓子干燥，快给他一杯酒喝。何塞菲诺为他斟了一杯，堂安塞尔莫在喝前先吹了吹泡沫。他张着嘴，困难地喘着气：最吸引大家注意的是查皮罗的顽强精神。而且他是那么诚实。塞米纳里奥很高兴，拥抱着竖琴师：“请大家看，大家听，他对你们讲什么？”

“他是一个恶汉，一个可怜的魔鬼，不过他是他的家族的骄傲。”霍文信服地说。

他乘马从乡村来，姑娘们爬到钟楼上去看他。她们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但是查皮罗几乎使她们发疯了。堂安塞尔莫又喝了一杯酒。在圣玛丽亚·德·涅瓦，西普里亚诺中尉也使印第安姑娘发疯了。军曹也喝了他的那一杯。

“啤酒劲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谈那位中尉。”野妞儿说，“他很崇拜他。”

最爱出风头的人急忙跑来拦住他的马，让他跪在姑娘们面前。生活由于查皮罗而变了样。悲伤的女人高兴了，高兴的女人更加高兴。多么顽强的精神，上去，下来，又赌，又喝，再上去，和一个，二个，就这样，度过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回他的农场去工作，连眼都没有合一合，他是一个铁人。堂安塞

尔莫又要了一杯啤酒。他面前的俄罗斯式的轮盘赌一结束，军曹便拍了拍胸脯，同时望了望周围，好象等待人们喝采。另外，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总是不负信誉的人，唯一的一个不欠他一分钱帐的人。他说，钱是为了花的。他是最好客的人，在街头、广场，他总是这样说：是安塞尔莫把文明带给了皮乌腊。但这不是为了打赌，而仅仅因为他厌倦了，山上的生活使西普里亚诺绝望了。

“不过，好象这是编造的。”野妞儿说，“据说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他的行为只是为了让警察更尊重他。”

最好的朋友在“女王”的门口和他相遇，拥抱了他，他知道得太晚了，兄弟，他要是在皮乌腊，她就不会被火烧，安塞尔莫，是他为神父和雌兀鹰安排了位置。

“查皮罗说的是什么灾难，竖琴师？”塞米纳里奥说，“他同情你什么？”

下着瓢泼大雨。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已经不象个人，没有女人，也没有电影，你要是睡在山上，肚子里就会长出一棵树来，他是海边上的人，让他们钻进阳光照射不进的原始丛林里去吧，把森林送给他，可他再也忍受不了，取出手枪，把鼓转了两圈，对着头开了枪，“胖子”说他枪里没子弹，是要滑头，但是里头有，他很清楚：军曹又拍了拍胸脯。

“一桩灾祸吗，堂安塞尔莫？”野妞儿说，“你遭到了什么事吗？”

“我们在回忆一个大人物，姑娘。”堂安塞尔莫说，“就是查皮罗·塞米纳米奥，三年前去世的一位老人。”

“啊，竖琴师，你见过一个说谎的人是啥样的吗？”“猴子”说，“你先前不愿对我们讲“青楼”的事情，现在讲了。好吧，

你讲讲，那场火灾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些什么孩子呀，”堂安塞尔莫说，“你们胡说什么，说的什么傻话啊！”

“你可以固执态度对待我们，老爹，”何塞说，“倘若现在你不在重新谈论“青楼”的话。当时查皮罗和他的马走到了什么地方？是哪些姑娘出来瞧他的？”

“他走到了他的农场。”堂安塞尔莫说，“走出来看他的是摘棉花的姑娘。”

他拍了一下桌子，笑声停止了。琼加又送了一瓶啤酒来。西普里亚诺中尉非常平静地吹了吹他的枪管，他们看到了他，不相信他，塞米纳里奥把一只杯子猛地摔到墙上：西普里亚诺中尉不是一个私生子，他不能容忍这个乔洛这样打断别人的话。

“他又一次对他骂‘他妈的’了吗？”野妞儿说，同时迅速地眨了眨眼。

“没有骂他，骂的是那个中尉。”霍文说。

“你以那个查皮罗的名义，我以西普里亚诺中尉的名义，”军曹心平气和地提议说，“我们来一局俄罗斯式的轮盘赌，看谁是好汉，塞米纳里奥先生。”

四

“你相信领航员逃走了吗，我的中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说。

“当然，我又不是傻瓜。”中尉说，“现在我已经明白他为什么装病不跟我们来了。他一看见我们离开圣玛丽亚·德·涅瓦就会逃走的。”

“不过，早晚他会被捉住的。”罗伯托·德尔加多说，“这个笨蛋连名字也没有改。”

“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人。”中尉说，“那是一条大鱼。说了半天，他叫什么来着？叫富西亚，富西亚吗？”

“恐怕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德尔加多军曹说，“也许真的被一条蟒吃掉了。”

“好，我们继续工作吧。”中尉说，“喂，伊诺霍萨，去把那个家伙带来。”

倚着隔墙蹲着打盹儿的士兵象个机器人似地不眨眼也不答应地站起来走出去了。他刚刚跨出门槛就被大雨浇了个透湿。他举着双手，在泥水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瓢泼大雨猛烈地鞭打着村庄。在暴雨和呼啸的狂风中，阿瓜鲁纳人的茅屋仿佛一头头不驯服的牲畜，军曹。在丛林里，中尉已经幸运地回来了，他每天都在等着被一只野兽吃掉或者患热病倒下。现在他想到，可恶的雨水会继续下，他们将象老鼠躲在洞里一样在这儿停留一个月。唉，这样等待着，一切都得听凭魔鬼左右。他的辛酸的声音停止后，又重新传来森林里的暴雨的噼啪声、树上和屋檐上的小水滴的滴嗒声。空地变成了一片灰烬色的大水塘，十几条溪水向陡坡下流去，空中和山林雨雾迷漫，散发着臭味。伊诺霍萨回来了，他用一条绳子拉着一个东倒西歪、不断呻吟的人影。士兵三步两步跳上茅屋的阶梯，俘虏一下扑倒在中尉面前。他的手被反绑在背后，撑着双肘慢慢爬起来。军官和德尔加多军曹坐在一条搭在两个木架上的厚木板上，没有看

他，又交谈了一会儿。然后，中尉向士兵打了个手势，咖啡和酒，准备好了吗？好吧，请出去吧，让他们自己审问他。伊诺霍萨出去了。俘虏身上象树木一样滴着水，他的脚下已经出现一个水洼儿，头发遮住了他的耳朵和前额，狐狸那样的黑眼圈儿环绕着他的眼睛：两块多疑的突出的火炭。一道道刮破的紫色皮肉从他那衬衫的折皱间露出来，同样破烂不堪的长裤露出了半个屁股。潘塔奇塔浑身颤栗，牙齿磕碰作响：他不能呻吟，他象怀里的婴儿一样被照看着。首先为他治好了病，不是吗？后来又把他从企图将他剁成肉酱的阿瓜鲁纳人手里保护下来。瞧着吧，今天他们是不是彼此谅解多了。中尉对你是很有耐心的，潘塔奇塔，不过也不应该滥用职权。绳子象项练似地环绕着俘虏的脖颈。罗伯托·德尔加多弯下腰捡起了绳头，强迫潘塔查向大木板走了一步。

"你到塞帕一定会吃得不错，也有地方睡觉。"德尔加多军曹说，"那地方算不上是所牢房，没有墙壁。也许你可以逃走。"

"逃走不比吃一颗子弹强吗？"中尉说，"把你送到塞帕去不是比我告诉阿瓜鲁纳人说：'我把潘塔查送给你们，你们拿他报复一切强盗吧'更好吗？你已经知道，他们是多么想抓住你。所以，今天你不要装疯。"

潘塔查目光躲闪着，火一样红，他浑身剧烈颤动，牙齿疯狂地碰撞，缩作一团，低下头，挺着肚子。德尔加多军曹对他微笑了笑，"潘塔奇塔，不要这么傻乎乎地一个人携带这么多赃物，打死这么多印第安人，不对吗？"中尉也微笑了，"最好赶快把事情了结，潘塔奇塔。然后，我们就会把你喜欢吃的野菜给你，你自己做饭吃，怎么样？"伊诺霍萨走进来，把一热水瓶咖

啡和一瓶酒放在木板上，跑出去了。中尉拿起瓶酒，拔去软木塞，伸向俘虏。俘虏把脸凑上来，嘴里嘟哝着。军曹猛地拽了一下绳子，“傻瓜”，潘塔查倒在中尉的双腿之间：“等一等，要喝得先开口。”军官拾起绳头，强迫俘虏把头转向他。蓬乱的头发哆嗦着，两块火炭依然盯着酒瓶。他身上的臭气，中尉从没有闻到过，“潘塔奇塔，你的臭味会叫人呕吐的。”现在他张开了嘴，“想喝一口吗？”他嘶哑地喘着气，“先生，暖暖身子，都快冻透了，先生，我只想喝一口。”中尉同意了，不过要一步步地来：“那个富西亚躲到哪儿去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或者叫富西亚的？他在哪儿？”“可是，我已经对你说了，先生，”他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他黑夜里逃跑了，没人看见他，”他的牙齿仿佛要碎了，“先生，请向乌安比萨人打听吧，据说，海蟒夜里上岸爬进屋，把他拖到湖底去了。是因为他作的孽，先生。”

中尉望着俘虏，眉头蹙起，眼睛深陷。突然他闪到一边，在俘虏的光裸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潘塔查不禁哀叫一声倒在地上。但是他从地上依旧斜视着酒瓶。中尉拽了拽绳子，头发蓬乱的脑袋在地上撞了两下，“潘塔奇塔，你竟是这么糊涂吗，嗯？他躲到哪儿去了？”潘塔查主动地说：“是在夜里，先生。”中尉吼叫着，又使他的头撞了一下地，“他悄悄地走来，爬上陡壁，进了他的茅屋，用衣摆堵着嘴，先生，就这样把他带走了，真可怜。请让我喝一口酒吧，先生。海蟒就是这样的，一声不响，湖水会乖乖地让路。乌安比萨人说，它会回来，把我们吃掉，所以他们也走了，先生。”中尉又用脚踢他。潘塔查沉默了，双腿跪下：就剩他一个了，先生。中尉喝了一口咖啡，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摆弄着酒瓶，潘塔奇塔希望他们把他送到乌卡亚利去，先生。军官又吼起来。要哭的表情

使他的面颊陷了下去，他朋友安德烈斯死在了那里，他希望自己也同样死在那里。

“这么说，你主人是被海蟒拖走了。”中尉用平静的声调说，“这么说，中尉我是个棉花团，你潘塔奇塔可以随意用手捏了。哼，潘塔奇塔。”

潘塔查的眼睛仍然不疲倦地、热切地注视着那瓶酒。外面，暴雨越发猛烈了；远方，雷声滚滚，闪电不时地点燃着被雨水鞭打的屋顶、树木和粘土。

“就抛下我一个人，先生。”潘塔查叫道，他的声音怒冲冲的，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是平静而贪婪的。他对我说，“‘给他吃的，他就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吊床，可怜虫’，他就丢下我走了，其他人也走了。你为什么不信呢，先生？”

“也许那个名字是假的，”德尔加多军曹说，“我从不知道山上有人叫富西亚。他由于神志不清，说这个名字时不紧张吗？我让他吃颗子弹算了，我的中尉。”

“那么阿瓜鲁纳人呢？”中尉说，“胡穆也被海蟒抓去了吗？”

“他走了，先生。”潘塔查哑着嗓子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也许也被海蟒拖去了，先生，天晓得。”

“乌拉库萨那个胡穆整整一个下午都在我的面前，”中尉说，“另一个混血儿当翻译，我听着他们讲，轻信了他们的故事。唉，我要是会掐算就好了。那是我认识的头一个印第安人，军曹。”

“全怪那个当涅瓦镇长的，我的中尉，就是那个雷亚特吉。”德尔加多军曹说，“我们本来不愿意放掉那个阿瓜鲁纳人。可是他下了命令，你瞧！”

“头目跑了，胡穆跑了，乌安比萨人也都跑了。”潘塔查嗫

泣着说，“该我自己遭罪，先生，我觉得浑身冷得可怕。”

“不过，我发誓，我一定要捉住阿德里安。”中尉说，“他总是在我们面前扮一副笑脸，他一直靠我们给的钱过日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女人。泪水在他的头发间流下来，他深深地，先生，很惋惜地叹着气，他只喜欢过一个女基督徒，尽管只是为了跟她说话，就那一个，连萨普拉人也被他们带走了，先生。皮靴抬起来，踢他了。潘塔查跪着身子，哀号着。他闭了几秒钟眼睛，又睁开来，他现在很平静，望着酒瓶：只喝一口，先生，好暖暖身体，他的五脏快要冻僵了。

“你很熟悉这个地区，潘塔奇塔。”中尉说，“这场可恶的雨还要下多久？我们几时可以动身？”

“明天就晴天，先生，”潘塔查结巴地说，“求求上帝就行了。不过，发发慈悲吧，给我一口酒喝。太冷了，先生。”

谁也忍受不了，他妈的，谁也忍受不了。中尉提起皮靴，但是这一次不是踢他，而是踏在他的脸上，直到潘塔查的面颊触到地面。德尔加多呷了一口瓶里的酒，然后又喝了一口咖啡。潘塔查把他那尖尖的、淡红色的舌头伸出嘴唇舔着，“先生，”他轻声地说，“只给一口，”声音从皮靴底下发出来，“暖暖身子，先生”。一种锐利、无耻、卑微的东西在几乎瞪出眼眶的“火炭”上跳动着，只喝一口？一面用舌头湿润着脏皮肤，先生？暖暖身子，他吻了皮靴。

“你全知道，”德尔加多军曹说，“可你在我们面前不装傻就装疯，潘塔奇塔。”

“告诉我，富西亚在哪儿，我送你这瓶酒。”中尉说，“另外，我还要释放你。还有，我将赏你几个索尔。赶快回答，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但是潘塔查又抽泣起来，整个身子都贴在地上取暖，一阵阵打着寒战。

“把他带走！”中尉说，“他把他的疯癫传染给我了，我简直想吐，我看见了海蟒，雨还在哗哗地下，他妈的！”

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抓起绳头就跑，潘塔查象只蹦蹦跳跳的狗似地用四条腿爬着跟在后面。跑到楼梯口，军曹喊了一声，伊诺霍萨跑来，在倾盆大雨中急忙把潘塔查带走了。

“要是我们冒雨出发呢？”中尉说，“反正驻军不怎么远。”

“不一会儿我们就会滑倒的，我的中尉。”德尔加多军曹说，“河水那么汹涌，你没看见吗？”

“我的意思是徒步走山路。”中尉说，“三、四天可以到达。”

“不必着急，我的中尉。”德尔加多军曹说，“雨会停的。你太性急了，应该明白，这样的天气，我们是不能行动的。森林里就是这样，必须有耐心。”

“快两个星期了，他妈的！”中尉说，“我会丧失调动的机会，一次晋升。你不明白吗？”

“不要对我发牢骚，”德尔加多军曹说，“下雨不能怪我，我的中尉。”

她独自一人，老在等待着，何必算日子呢，下雨，还是不下，今天他们回来吗？还太早。他们会带回货物来吗？但愿巴加桑的基督、圣灵保佑他们带回很多的橡胶，兽皮，愿堂阿基利诺带着衣服和食品回来，“你卖掉多少货？”他说：“相当多，拉莉塔，好价钱。”富西亚说：“亲爱的老爹。”但愿他们变成有钱人，圣母啊，圣女，圣女啊，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将离开岛

子，回到基督徒那儿去，并且结婚，对吗，富西亚？对，拉莉塔。但愿他回心转意，重新爱她，晚上，到你的床上去吗？是的；裸着身子？是的；吻你？是的；你喜欢我吗？是的；比阿丘阿尔女人还喜欢？是的；比萨普拉女人还喜欢？是的，是的，拉莉塔。但愿他们再有一个孩子。你瞧，堂阿基利诺，他不象我吗？你瞧他长得多高，他说乌安比萨话比基督徒还好。老人说："你痛苦吗，拉莉塔？"她说："有点，因为他已经不爱我了。"他说："他待你很坏吗？阿丘阿尔女人、萨普拉女人叫你忌妒了吗？"她感到气愤，堂阿基利诺，可是她们是他的伙伴，不是朋友，明白吗？潘塔查、涅维斯或乌安比萨人要是出了事，她会感到痛苦。他们今天能回来吗？但是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回来，只有胡穆回来了。六点钟的时候，萨普拉女人喊着跑进茅屋，摇着吊床，她的手镯跳动着，还有她的镜子，她的小铃，"拉莉塔，他们来了？"拉莉塔说："没有。逃走那个阿瓜鲁纳人回来了。"她出门找他，他在那儿，在查拉帕家的水池边腌几条鲇鱼。她问："胡穆，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他一声不响。"都以为你不会回来。"胡穆很礼貌地把鲇鱼递给她："这是我为你带来的。"他的样子跟走的时候一样，脑袋光秃，背部象鞭痕似地有几条胭脂色的伤痕。她说："他们出门远征了，那么需要你到上游去，你为什么不辞行，到里马奇湖去？你认识穆拉托人吗？他们凶猛吗？他们跟我们的主人打架吗？乐意卖给他橡胶吗？胡穆，乌安比萨人去寻找他，潘塔查也许被他们杀死了，主人，他们恨他。"向导涅维斯说："我不信，因为他们已经成了朋友。"富西亚说："他们很可能，那群狗东西。"胡穆说："他们没杀我，我去了那里，现在回来了。""你留下来了吗？""是的。""主人可能责备你，不过你不要走，胡穆，很快

就会过去的，再说，你实际上不是尊敬他吗？"富西亚说："他有点精神失常，拉莉塔，不过，用得着，他是一个自信的人。""阿瓜鲁纳人真是可恶的基督徒吗？你跟他们讲过话吗？胡穆，我们的主人愚蠢吗，骗人吗，嗯？""拉莉塔，你要是看见我怎样为他们工作，怎样对他们叫喊，怎样恳求他们，怎样为他们跳舞。他们是的，是的，阿瓜鲁纳人，"他打着手势，点着头，"是的，他们总是很乐意把橡胶卖给他们。""你对他们说什么，胡穆，告诉我，你怎么说服他们的。"富西亚说："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你杀死，哪个蠢货代替你呢。"拉莉塔说："你真的不愿回乌拉库萨吗？你这么仇恨基督徒，是吗？也仇恨我们吗？"潘塔查说："是的，女主人，因为他们打了我。"涅维斯说："那么，我们睡觉时为什么不杀死我们呢？"富西亚说："我们是他们的仇敌。"拉莉塔问："他们真的把你吊在一棵卡皮罗纳树上了吗？"他说："我是疯子，拉莉塔，不是傻瓜。""他们烧你的时候，你叫喊了吗？"他装得很巧妙，猎也好，钓也好，谁也打不败他。"你有女人吗？被他们杀了吗？"要是没吃的，胡穆就到森林里去捉保乌希尔、阿纽赫①、石鸡，"你身上抹的道道是为了记住挨的鞭子吗？有一次，人们看见他用汽枪打死一个蛐贝鸟，拉莉塔，他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人，对吗，胡穆？就是富西亚抢了货物的那些人，你不要相信他会为了我这好看的面孔帮助我。"潘塔查说："今天我看见他在陡坡下摸前额上的伤疤，对着风说话。"富西亚说："我看，最好你就这样工作，报仇对我来说不费什么劲。"他用阿瓜鲁纳话说："我不明白，因为堂阿基利诺的船到达的时候，乌安比萨人从卢普纳树林里象一群鲂

① 一种飞禽。

触跑到停泊处，跳着叫着接受他们的食盐和茴香酒。富西亚分给他们的斧头和砍刀反射着欢快的醉熏熏的目光。胡穆去了。你到哪儿去了？到那儿，我回来了。不要什么吗？不；一件衬衫？不；烧酒？不；砍刀？不；盐呢？不。拉莉塔：领航员一定很高兴，因为你回来了，胡穆。胡穆：对。他是你的朋友，是吗？他：是。拉莉塔：谢谢你的鱼，不过，很可惜，你把它们腌了。领航员涅维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女主人，你没有告诉他，只知是两个基督徒，他们使他憎恨两位主人，他说他们叫他遭到了不幸。拉莉塔：他们骗了你吗？抢了你吗？胡穆：他们劝告了我。她说：我希望我们谈谈，胡穆，我喊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转过身去呢？胡穆没有吱声。是害羞吗？胡穆：这是我为你带来的，乌安比萨人在吸它的血。拉莉塔：是一只小鹿吗？他：是一只小鹿，他恭敬的说，是。拉莉塔：来，我们把它烧烧吃，你去打柴。胡穆：你饿了吗？她说：饿坏了，饿坏了，自你们走后我就没吃过肉，胡穆，后来他们回来了。她走进茅屋，看了看阿基利诺，胡穆没有成长吗？他说：是的。他这个异教徒比基督徒讲得还好。他说：是的。胡穆有孩子吗？他有过，可现在没了。拉莉塔问：孩子多吗？他说：不多。这时开始下雨了。卢普纳树林上空布满一丝不动的厚厚的乌云，黑雨一连下了两天，整个岛子变成了泥泞的水塘，湖面变成了一片迷雾，许多死鸟掉在茅屋的门前。拉莉塔说："可怜的人，他们兴许在路上吧。把兽皮、橡胶盖好。"富西亚说："快，他妈的，狗崽子们，"他责骂着大家，"在这片沙滩上，找个藏身处，找个山洞过夜。"潘塔查在煮他的野菜，涅维斯象乌安比萨人那样嚼着烟叶。拉莉塔说："这一次还为我带东西吗？项链？手镯？羽毛？花儿？你喜欢我吗？"她又说："要是主人知道

了呢。”他说："那怕他知道。""夜里你想我吗？"他说："这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是一件小礼物，因为我病的时候，你待我很好。"她说："你正派，有教养，你总是脱帽向我致意，但愿富西亚不要这么辱骂我。"她是粉刺脸吗？富西亚可以报复。"我从近处走过时，领航员的眼睛变得热辣辣的。"他想她吗？想碰碰她吗？想拥抱她吗？"脱掉衣服，到我的吊床上来吧！"他希望她吻他吗。吻嘴？吻背？神灵啊，神灵，但愿他们今天回来。

在那一年，百万富翁产生了：农民们一天到晚庆祝他们的十二船棉花，在皮乌腊中心和格劳俱乐部里用法国香槟酒干着杯。六月，为了庆祝城市的周年，举行了传统的节目，有科尔索表演，有民间舞蹈，六、七个马戏团在沙地上架起了帐篷。企业主们为他们的舞会请来了利马的乐队。那也是多事的一年：琼加开始在多罗特奥的船上工作，胡安娜·包拉和帕特罗西尼奥·纳亚死去了。皮乌腊富足了，没有灾祸。旅行的代理商和棉花经纪人成群结队地、贪婪地涌进城里来。收成使酒店改换了主人。出现了旅店、寓所、住宅区。一天，人们纷纷传说："在河流附近，卡马尔后边，有一座妓院。"

那不是一所住宅，只是一条肮脏的小巷，用一座库房大门和外界隔开，周围是一间间砖砌的小房间；一盏小红灯照耀着正面。深处，几块大木板搭在木桶上，那是酒吧间。一共六个妓女：她们年老，肥胖，是外乡人。"她们回来了，"喜欢开玩笑的人说，"她们没有被火烧死。"起初，卡马尔妓院的客人很多。它的周围男子成群，酒气冲天。在"回声与消息"、"时代"和"工业"等报纸上出现了影射的简讯和抗议信，都是规劝当局的。

于是又出人意外地出现了第二家妓院，设在引人注目的卡斯蒂利亚区；那不是一条小巷，而是一座别墅，有花园和阳台。道德败坏的教区神父和征集签名要求关闭卡马尔妓院的贵妇们放弃了打算。只有加西亚神父从梅里诺广场的教堂布道台上大声疾呼，顽强地呼吁着制裁，预测着不幸："上帝赐给你们一个美好的年头，现在，对皮乌腊人来说，乳牛变瘦的时候就要到来了。"但是，他的话没有应验。第二年，棉花的收成跟前一年一样好。不是两家，而是出现了四家妓院。其中一家设在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设备豪华，也比较谨慎，用的是白女人，不全是成年的妇女，看来是首都人。

就在这一年，琼加和多罗特奥掷瓶子打了一架。在警察局里，琼加手执证件，证明她是酒吧的唯一主人。背后有什么历史？有什么神秘的交易？不管怎样，从此以后，酒吧就是琼加的了。她勤恳而坚定地经营着酒吧间，善于使酒客们以礼相待。这个年轻女人不讲外表，缺乏幽默，肤色黝黑，心灵似铁。她站在柜台后面，浓密的黑发竭力要撑破发网。她的嘴没有嘴唇，眼睛冷漠地望着一切，使欢乐的气氛为之一扫。她穿的鞋没有后跟，袜子很短，上衣也象是男式的，从不抹唇染指，脸上也不涂脂搽粉。尽管她的衣着和方式如此，但她的女性嗓音却很典型，即使是在说粗言粗语的时候。她的手又粗又大，搬桌挪凳，拔瓶塞，或对放肆的人打嘴巴，都一样轻而易举。据说，由于胡安娜·包拉的劝告，她性格严厉，心肠冷酷。包拉教会了她对男人的怀疑、对金钱的喜爱和孤独的习惯。当洗衣妇死的时候，琼加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守灵礼：有上等酒、雏鸡汤、咖啡，通宵达旦，而且谨慎。乐队走进家门的时候，竖琴师走在前头，守护胡安娜·包拉的人们冷冷地窥探

着，眼睛里闪着邪恶的目光。但是堂安塞尔莫和琼加没有拥抱，她把手伸给他，象伸给博拉斯和霍文一样。她请他们进来，象对其他人一样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他们。大家发现她在克制着自己，她的表情是严肃的，但是很平静。竖琴师却相反，他好象很忧伤而慌乱，当一个酒徒走来说他们在卡马尔妓院感到不安时，他象祈祷似地唱着歌。乐队本应八点开始演奏，十点多才开始。曼加切里亚人说，胡安娜·包拉死后，琼加将来曼加切里亚和老人一起生活。但是她搬到酒吧间来了。据说她睡在柜台下一条垫子上。当琼加和多罗特奥分开、她成了产业主人的时候，堂阿基利诺的乐队已不在卡马尔妓院，而是在卡斯蒂利亚妓院演奏了。

琼加的小酒吧间有了迅速的的变化。她自己粉刷了墙壁，用照片和画像装饰了墙面，桌上铺了印着各色各样小花的油布，还雇了一名厨师。小酒吧间变成了工人、司机、冷饮商贩和市民的餐厅。离婚之后，多罗特奥到万卡班巴去过活了。几年后，他又回到皮乌腊，"这是生活里发生的事情"，人们这样说。他不再当小酒吧的顾客。看到这个曾经是他的小酒店的变化，他一定感到痛苦。

但是有一天，这个酒吧——餐厅关门了，琼加不见了。一个星期后，她带着一群工人回来了。他们把坯墙推倒，垒起了砖墙，在屋顶上盖了铁皮，开了窗口。琼加每天积极地、笑盈盈地干活，帮助工人。老人们十分激动地交换着唠叨的、回忆的目光，"她复活了，兄弟"，"有其父必有其子"，"谁继承他，也不会败他。"这时，乐队已不在卡斯蒂利亚妓院演奏，而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区。在前往那里之前，竖琴师要求博拉斯和霍文、阿历杭德罗同意他们在酒吧间停留一下。他们爬上沙滩，

面对酒吧的建筑，几乎已经失明的老人想：工作进行得怎样？装上门了吗？走到它跟前了吗？它象什么呢？他的焦急和问题表明了某种骄傲，曼加切里亚人开玩笑地刺激他说："琼吉塔怎么样，竖琴师，她发财了，你看见正在建造的房子吗？"他愉快地笑了笑，但是当好色的老头子迎着他说："堂安塞尔莫，她复活了"的时候，竖琴师却假装不解，神秘，糊涂了，"我不清楚，我必须走，你们对我说什么，什么'青楼'！"

一天早晨，琼加带着坚定而幸福的神情，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曼加切里亚。她走过一条条尘土飞扬的街巷，打听竖琴师的消息。她碰见他在帕特罗西尼奥·纳亚的茅屋里睡觉。老人躺在一张铺设简单的床上，一条手臂斜放在脸上，正打着鼾。胸部的白茸毛已经被汗水浸湿。琼加走进屋，关上门。她来这儿探访的消息立刻传开了。曼加切里亚人到附近来散步，从芦苇墙缝里观望，拍打着门环，把他们的发现告诉邻居。过了一会儿，竖琴师带着沉思的、怀恋的面孔走出来，请酒鬼们去叫博拉斯和霍文；琼加已经坐在床上，面带笑容。随后，老人的朋友们来了，房门又关上了。"她不是来看父亲，是来访乐师"，曼加切里亚人私下议论着，"琼加想打乐队的什么主意。"他们在茅屋里待了一个来小时，当他们出来时，许多曼加切里亚人等得不耐烦，已经走了。但是从自家的门前看到了他们。竖琴师又一次象梦游病人似地走着，踉踉跄跄，东倒西歪，还张着嘴。霍文好象喝醉了。琼加把一只手臂伸给博拉斯，看上去她很高兴，话也很多。他们到了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家，吃了松子餐。然后，霍文和博拉斯弹奏，一起唱了几支歌儿。竖琴师望着屋顶，搔着耳朵，面色不时地改变，忽而微笑，忽而忧伤。琼加走后，曼加切里亚人围上去，急切地寻问着他们。堂

安塞尔莫依然如醉如痴地走着。霍文耸着肩，只有博拉斯回答着他们的询问。“不应该不满意，老爹”，曼加切里亚人说，“这是一项不错的合同。再说，为琼加工作，你会得到种种好处。难道你也要惹她生气吗？”

“他喝醉了，我们没有把他当回事。”博拉斯说，“塞米纳里奥先生冷笑了笑。”

但是军曹又一次取出小手枪，抓住枪柄和上端，竭力想打开它。在他周围，人们开始对望，勉强地笑着，突然感到不舒适地在坐位上活动起来。只有竖琴师在继续喝酒，来一局俄式轮盘赌？这是怎么回事，小伙子们。

“一件可以考验男子汉是不是男子汉的事情。”军曹说，“马上就明白了，老头儿。”

“从利图马的镇静的神情中我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塞米纳里奥把头低向桌子，哑然不语，面色死板，他那一向挑逗的眼睛现在也好象惶惑不安了。军曹终于打开了手枪，双手取出子弹，把它们纵向、平行地排列在杯子、酒瓶和满是烟头的烟灰缸之间。野妞儿啜泣着。

“而我倒不如说是被他的镇静欺骗了。”琼加说，“不然的话，当他开枪的时候，我会把手枪给他夺下的。”

“你怎么啦，警棍，”塞米纳里奥说，“这叫什么把戏。”

他的声音是破碎的。霍文点着头，是的，这一次他们把他的气焰全打下去了。竖琴师把杯子放在桌上，不安地嗅着空气，你们真的在打架吗，小伙子们？你们不要这样，还是继续亲密地谈谈查皮罗·塞米纳里奥吧。但是妓女们从桌边跑开

了。丽塔、桑德拉、马里维尔跳着，阿马波拉、奥顿西娅象小鸟儿似地尖叫着，在楼梯边拥挤着，发着嘘声，惊恐万状地睁大了眼睛。博拉斯和霍文抓着竖琴师的胳膊，几乎悬空把他架到乐队的角落里。

“为什么不跟他谈谈，”野妞儿喃喃地说，“要是客客气气地把情况讲给他听，他会明白的。为什么起码不试一试呢。”

琼加干预了，她希望他收起手枪，他想吓唬谁呢。

“你已经听到他怎样对我骂‘他妈的’了，琼加。”利图马说，“他也骂了西普里亚诺，他根本不认识他。我们且看看那些骂‘他妈的’人是不是冷血动物、脉搏正常。”

“你怎么啦，警棍，”塞米纳里奥吼道，“为什么演这么多戏。”

何塞菲诺打断了他：“刺激没有用，塞米纳里奥先生，何必装醉呢？你该坦白说，你害怕了。要客客气气地把情况告诉他。”

“朋友也试图拦住他们。”博拉斯说，“我们走吧，老兄，不要参预闹事。塞米纳里奥已经鼓起勇气，给了他一拳。”

“还给我一拳呢，”琼加抗议着，“放开，真野蛮，妈那个……放开！”

“混帐东西，”塞米纳里奥说，“放开，要不，我就毙了你。”

利图马用手指抓起手枪，五个洞眼的鼓摆在他面前，他的声调是谨慎的、教训式的：必须先看看是不是空的，就是说，里头有没有子弹。

“他不是对我们讲话，是对着手枪。”霍文说，“给人的印象是这样，野妞儿。”

这时，琼加站起来，跑过舞场，砰地关上门出去了。

“需要他们的时候却从不到场。”她说，“我得到格劳纪念碑那儿去找两个警察来。”

军曹拿起一粒子弹，小心地举到蓝色电灯光下。必须把一粒子弹装进枪里去。“猴子”失去了自制。“表兄，已经够了，干脆我们去曼加切里亚吧，表兄。”何塞也这样说，他几乎哭了，“不要玩手枪，照‘猴子’的话办吧，表兄，我们走吧。”

“你们不告诉我发生的事情，我不原谅你们。”竖琴师说，“莱昂兄弟和姑娘们的叫喊声，我以为是逛街的女人，但是我从没有想到，我相信他们在打架。”

“谁也没有猜中，乐师。”博拉斯说，“塞米纳里奥也取出了手枪，把枪在利图马的脸上晃了晃。我们随时等待有一粒子弹射出来。”

利图马一直很平静。“猴子”说，“别让他们这样，把他们劝住，可能发生不幸的，你，堂安塞尔莫，他们会听你的话的。”由于野妞儿、丽塔和马里维尔在哭，桑德拉说，想想你的女人吧；何塞说，想想你的儿子吧，不要固执了，表兄，我们到曼加切里亚去吧。啪地一声，军曹把枪身和枪管合上了；武器平静地、自信地关上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塞米纳里奥先生，还有什么有待准备的呢。

“就象那些情人一样，你对他们谈了又谈，结果白费力气，因为他们心不在焉。”霍文叹道，“手枪使利图马中邪了。”

“不会使我们中邪。”博拉斯说，“塞米纳里奥象个小乔洛似地听他的话。利图马刚刚下了那命令，他就打开了他的手枪，留下一粒子弹，把其余子弹全取出来了。这个可怜虫的手指直发抖。”

“他的心告诉他，他就要死了。”霍文说。

"好了，现在把手放在鼓上吧，不要看，转动它，为的是不知道子弹在哪里，快速地转动它，象只轮盘一样。"军曹说，"所以才叫做轮盘赌，竖琴师，你注意到吗？"

"不要废话了。"塞米纳里奥说，"我们开始吧，肮脏的乔洛。"

"你辱骂过我四次了，塞米纳里奥先生。"利图马说。

"这种转动鼓的方式叫人害怕。"博拉斯说，"就象两个醉鬼抽一个陀螺。"

"你已经看到，皮乌腊人是什么样的人，姑娘。"竖琴师说，"就为了骄傲，便拿生命当儿戏。"

"什么骄傲，"琼加说，"是他们喝醉了，不叫人安生。"

利图马松开鼓，必须抽一下签，看由谁开始，不过没关系，是他请他这样做：他举起枪，把枪口抵在他的太阳穴上，要他闭眼，他就闭上眼，要他开枪，他就扣扳机：啪！并且牙齿磕碰了一下。他面色苍白，大家也面色苍白，他张开嘴，大家也张开了嘴。

"住口，博拉斯！"霍文说，"你看不见她在哭吗？"

堂安塞尔莫抚摸着野妞儿的头发，把他的花手帕递给她，"姑娘，别哭了，都是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了。"霍文点了一支烟，递给她抽。军曹已经把手枪放在桌上，在慢慢地喝酒，杯子已经空了，没有人发笑。他的面孔好象刚从水里钻出来。

"没什么，不要激动。"霍文恳求说，"这会伤害你的身体的，乐师，我向你担保，没有出什么事。"

"你叫我感觉到了我从没有感觉到的东西。""猴子"结巴着说，"现在我恳求你，表兄，咱们走吧。"

何塞象刚醒来似地说："就这么办吧，表兄，你变得多伟大啊！"从楼梯上升起一阵妓女们的嚷嚷声，桑德拉大声叫喊，霍文和博拉斯说："平静点，乐师，平静点。"塞米纳里奥摇了摇桌子，"安静，"他气愤地说，"他妈的，该我了，都住口。"他举起手枪，把枪抵在太阳穴上，没有闭眼，他的胸部鼓胀了起来。

"当我们和几个警察正要进酒店时，我们听见了枪声。"琼加说，"还有叫喊声。我们踢开门，警察用枪把门击倒了，他们不给我们开门。"

"刚死了一个人，琼加。"霍文说，"谁还想到开门呢。"

"他向利图马迎面扑去，"博拉斯说，"两人一撞，都倒在了地上。朋友叫起来：'快去叫塞瓦略斯博士来'，但是大家吓得谁也动不得了。再说，做什么也没用了。"

"他呢？"野妞儿悄声地说。

他望着自己身上溅出的血，到处摸索着，相信那一定是他的血，他没有想到站起来，还坐在那里，打着手势。当警察端着步枪，平静地走进来对着大家的时候，谁也不动，"军曹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等着瞧吧！"但是谁也不理采他们。不可征服的人们和妓女们在椅子之间推推撞撞地跑着，竖琴师跌跌撞撞，抓住一个人，是谁，他摇着他，谁死了。一个警察站在楼梯边，强迫想逃走的人后退。琼加、霍文和博拉斯向塞米纳里奥俯下身去：他趴在地上，手枪还拿在手里，一块粘块在他的头发里渐渐扩大。朋友跪在地上，掩着脸，利图马依然摸索着。

"警察问，出了什么事呀，军曹，他辱骂了你，你就得打死他吗？"博拉斯说，"他由于神志不清，便说，是的，是这样。"

"先生是自杀的。""猴子"说，"与我们无关，让我们出去，

我们的家人在等我们呢。”

但是警察已经闩上了门，并且扣着步枪的板机守在门口，嘴里吐着脏话，眼里射着凶光。

“你们发发慈悲，做个好基督徒，放我们出去吧。”何塞重复着，“我们在这儿娱乐，我们一点也没参预。难道要我们对谁起誓吗？”

“到楼上拿条毯子来，马里维尔。”琼加说，“好给他盖上。”

“你的头脑不糊涂，琼加。”霍文说。

“后来，我不得不赶走她，污点无论怎样也抹不掉。”琼加说。

“他们的事情是稀奇古怪的。”竖琴师说，“他们的生活与众不同，死得也新奇。”

“你在说什么人，乐师？”霍文问。

“说塞米纳里奥们。”竖琴师说。他张着嘴，仿佛还要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我相信何塞菲诺再不会来找我了。”野妞儿说，“时候太晚了。”

门开了，阳光象一个凶猛的火冲进来，客厅的一切角落都燃烧起来。居民区屋顶上的天空，高而无云，一片湛蓝。同样望得见那流沙地上金色的沙丘和低矮而稀疏的角豆树。

“我们带你去吧，姑娘。”竖琴师说，“这样你就不用花钱租汽车了。”

第四章

船篙撑着几只小船悄悄靠岸，富西亚、潘塔查和涅维斯纵身跳到岸上。他们钻进草木丛中往前走了几米，蹲下身来低声交谈。这时，乌安比萨人把小船拖到岸上，藏在树木的枝叶下，并抹掉了岸边淤泥上留下的脚印，然后也走进了丛林。他们手拿吹箭筒、斧头和弩弓，脖子上挂着一扎扎弩箭，腰间佩着短刀和涂着沥青、盛放箭毒的小竹管。他们的脸上、躯干、胳膊和双腿上刺满了花纹，甚至象欢庆盛大的节日那样，连牙齿和指甲也都染上了颜色。潘塔查和涅维斯带着猎枪，只有富西亚有一支左轮手枪。一个乌安比萨人同他们交谈了几句，随即弯下身子一溜烟在密林中消失了。“老板觉得好些了吗?”老板:“我从未感到不舒服，这是谁想出来的?”“可是老板,您说话别这么大嗓门，人家会感到紧张的。”哑然无声的人影在树丛中散开了，乌安比萨人左右窥望，动作非常谨慎，只有从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珠和那隐隐约约颤动着的嘴唇上才能看出，他们曾在扎营的洼地里围着篝火喝了一个通宵的茴香酒和汤汁。有几个人把裹着棉花的箭头放在箭毒里浸泡，另一些人则把箭筒里的灰尘吹掉。他们谁也不看谁一眼，静静地呆在那儿，等了好久。

当刚才离去的那个乌安比萨人象一只动作非常轻巧的猫一样出现在树丛中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它那透进树丛的金黄色光芒把他们赤裸的身上的用加拉巴木果汁及胭脂树汁涂成的花纹照射得模糊不清。亮光和阴影斑驳交错，灌木丛的颜色变得格外鲜明，树皮好象更加坚硬粗糙；树梢上传来一阵阵刺耳的、吱吱喳喳的鸟叫声。富西亚站起来，同刚来到的那个人交谈后回到潘塔查和涅维斯那里。"穆拉托人正在林子里打猎，只剩下妇女和小孩，没有发现橡胶和皮革，还值得非去不可吗？"老板："我想是的，永远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些狗杂种把东西都藏起来了。"这时，乌安比萨人也都围在刚来到的那个人身旁同他说话。他们用一些单音节的词语不慌不忙地询问着，他小声地回答他们，说话时还配合着手势和轻微的头部动作。他们分成三组，老板和基督徒们不紧不慢地并排走在前头，前面还有两个乌安比萨人用砍刀砍着枝叶为他们开路。他们走过的时候，脚下的地上发出很轻微的声响，高高的野草和树枝也被他们的身子撞得劈劈啪啪歪向两边，他们过去后又伸直合在一起。他们继续往前走了很久，忽然，光线变得更加明亮也离得更近了，阳光斜射进稀疏但更矮小、不那么单调但更翠绿的植物丛中。他们停住了脚步。远处隐隐约约看得见丛林的尽头、一片开阔的空地、几间茅屋和平静如镜的湖水。老板和基督徒又朝前走了几步察看动静。茅屋集中在离湖泊不远的一块光秃秃的灰色高地上，在这个可说是荒凉的村落后面，有一片平坦的黄褐色的沙滩。在村庄的右侧，一条带状的树林伸展过来，几乎和茅屋相连。"潘塔查，你上那儿去会被人发现，穆拉托人会把你赶到这边来的。"潘塔查转过身，一面解释，一面用手比划着，乌安比萨人围在他身边赞许地听着。大家弯着身子，用手拨开藤

蔓，一个紧挨一个地离开了。老板、涅维斯和其他一些人再次把目光转向村庄。这时村子里有生气了：隐隐约约地看到茅屋与茅屋之间有人影在移动，几个排列成行的身影缓慢地朝湖边走去，头上顶着大概是垫圈和罐子之类的东西，后面跟着的细小黑影可能是狗，或者是孩子。"涅维斯，你看见什么了吗？""我没看见橡胶，老板，不过，摊在木头支架上的那些东西倒可能是放在那里晾着的皮革。"老板："这个问题没法解释，这个地区有橡胶园，是不是别的老板已经来过这儿把橡胶收购走了呢？这些穆拉托人总是那么懒惰，他们是不可能拼着命干活的。"乌安比萨人之间的交谈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热烈。他们有的蹲着或站着，有的爬到树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茅屋，盯着逐渐消失在湖滩上的身影以及那些矮小的黑影。这时，他们的眼睛已显得不那么顺从而难以驾驭了。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类似饥肠辘辘的食果熊才有的那种贪婪、铤而走险的神色，甚至连那绷紧的皮肤也象美洲豹的一样光润。从他们双手的动作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他们紧紧握住吹箭筒，抚摸着弩弓和短刀，拍着大腿。涂着加拉巴木里汁、象钉子一样尖的牙齿咬得咯咯地直响，或者咀嚼藤本植物和烟丝。富西亚走到他们的身边，同他们讲话，他们嘴里嘀嘀咕咕，吐着唾沫，面部的表情既欢乐又好斗和激动。富西亚紧靠着涅维斯，一只腿跪在地上观察。去湖边的人已经回来，那些没精打采、步履沉重的身影在茅屋之间移动，他们在某个地方点燃了一堆篝火，一缕青烟向着明朗的天空冉冉升起。一只狗在吠叫。富西亚和涅维斯交换了一下眼色，乌安比萨人把吹箭筒放在嘴唇上，身子探出了树林，用目光四处搜索，但是没有看到狗的影子。它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安全的地方，不时汪汪地叫上几声。

"假若某一天我们闯进村去，士兵们正在茅屋里等着我们，那可怎么办呢？老板，您从没有考虑过吗？""是的，我从没有考虑过。不过，我倒想过，我们每次返回海岛的时候，士兵们都可能正从山崖上用枪瞄准我们。我们可能见到的只是一片灰烬，乌安比萨人的妻子全被杀死，老板娘则可能被抓走。起初我还真有点儿害怕，现在不怕了，最多不过精神有点儿紧张罢了。""老板真的从没有害怕过吗？""我从没有害怕过，因为穷人如果胆小的话，那他一辈子就是个穷光蛋。""可是我的情况不同，老板。我涅维斯一直是个穷光蛋，贫困并没有使我胆子大起来。""问题是你涅维斯甘心如此，我这个老板可不甘心。以前我运气不好，但迟早总会成为一个富翁的。""谁能怀疑这一点呢，老板，您总是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一阵呐喊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乌安比萨人赤身裸体，蓦地嗥叫着从那片林带里冲出来，朝村庄跑去，怪模怪样地爬上了山坡。在远处飞奔的人影中，可以看到潘塔查的白色衬裤，听得见他的叫喊——这使人想到鹦鹉学舌时的那种令人烦躁的尖叫声。这时，好几条狗狂吠起来，从茅屋里跑出几个人影，大声尖叫，乱作一团，山坡上乱哄哄的象开了锅，人们在那里跌跌撞撞、你推我拥地奔逃。那些向树林跑来的人影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些妇女。跑在前面的那些纹身的人已经到达山顶。跟在涅维斯和富西亚后面的乌安比萨人大喊大叫，蹦蹦跳跳，所有的树枝都在晃动，鸟雀的鸣叫声已经听不到了。老板转过身来，指着空旷的田野和奔逃的妇女对乌安比萨人说："你们可以去了。"但他们仍然在原地呆了几秒钟，一面大声吼叫，为自己壮胆，一面大口喘气，跺着脚。突然，有一个人举起吹箭筒拔腿就跑，穿过他们与空地之间的狭长灌木丛。他到达开阔地时，其余的人也都跟着

跑了过去，同时涨粗了脖子大声吼叫。领航员和富西亚跟在他们后面，空地上，那些女人举起双臂，仰望天空，乱作一团。她们忽而聚合成几个小组，忽而又分散开变成单个的人影蹦蹦跳跳，东奔西跑，跌跌撞撞。随后只看见她们那闪闪发亮的黑色和红色的皮肤，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富西亚和涅维斯向前走去，身前和身后一片叫喊声，这声音仿佛是他们登山时四周扬起的亮晶晶的尘土发出的。在穆拉托人的村庄里，乌安比萨人在茅屋间转来转去，用脚踢破薄薄的板墙，用砍刀劈倒象牙椰树叶盖的房顶，有的人向空中扔石头，有的人把灶膛里的火扑灭，所有的人身子都在摇晃。他们喝醉了吗？发傻了，还是累垮了呢？富西亚跟在后面，推推搡搡地质问他们，并下达着命令。潘塔查坐在一个罐子上，浑身冒汗，睁大了眼睛，张着嘴巴，指着一座依然完好无损的茅屋："那里有一个老头。是的，老板，尽管我一再劝阻，他们还是砍了老头的脑袋。"有几个乌安比萨人已经平静下来，他们东张西望，扛着皮革、橡胶坨和毯子，把它们堆放在空地上。这时，叫嚷声集中在一个地方，是被关在一个芦苇秆栅栏里面的妇女发出的，几步之外有三个乌安比萨人板着面孔看守着她们。老板和涅维斯走进那间茅屋，两个乌安比萨人跪在地上，他们中间有两条砍断的、皮肤发皱的大腿，一个放在木匣里的生殖器，还有一块下腹和一个瘦骨嶙峋、汗毛稀少、背脊的皮肤沾满泥土的躯干。一个乌安比萨人转过身来，把一颗刚才还滴着暗红色鲜血的头颅拿给他们看，瘦削的双肩之间的大口子依然不停地冒着一股股浓稠的鲜血。"这些狗杂种，您瞧瞧他们那副面孔。"但是涅维斯象只螃蟹似地爬到后边，走出了茅屋。那两个乌安比萨人显得毫无生气，目光也似乎呆滞了。他们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听着富西亚在咆哮。他指

手划脚，手里紧握着左轮手枪。当他默不作声的时候，那两个乌安比萨人走出了茅屋，涅维斯扶着外面的板墙在呕吐。"真是没法相信，你还觉得害怕呢，不过你也用不着难为情，碰到这种事谁都会恶心的，这些狗杂种。""潘塔查顶什么用？老板发号施令又有什么用？这帮家伙从不学好，他妈的，总有一天人家会把他们的脑袋砍掉的。""不过，即使开枪也好，他妈的拳打脚踢也好，他妈的，也得让这帮混蛋听我的。"他们回到空地，乌安比萨人已经走了，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摆在地上：鳄鱼皮、鹿皮、蛇皮、野猪皮、葫芦瓢、项链、橡胶以及一捆捆的杀鱼草。那些女人总是挤在一起，吵吵嚷嚷，眼珠子滴溜溜的直转，狗在不停地吠叫。富西亚在背着阳光检查皮革，估计橡胶的重量。涅维斯退到后面，坐在一根横在地上的树干上，潘塔查走到他的身边。"那个老头是巫师吗？""谁也不知道，不过他不想逃走，这倒是真的，我们进屋的时候，老头正坐在那里烧草。""他叫喊了吗？""谁知道呢，我没有听见。起初我想拦住他们，后来我想离开那里，就出去了。我的两条腿直打哆嗦，屎都拉出来了，可我自己还不知道。""老板确实勃然大怒了，但并非完全因为杀了那个老头儿。""那么，是因为他们不服从他吧？""的确如此。再说，几乎一无所获，皮革都损坏了，橡胶的质量是最次的，这使他火冒三丈。""不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不是也染病在身吗？""我们是基督徒，在海岛上有人会忘记琼乔终究是琼乔，不过现在明白了，不能这样生活，如果这里有马萨托酒①，那他会喝得酩酊大醉的。另外，你看，他们在同老板争吵呢，他会大发雷霆，暴跳如雷的。"富西亚被乌安

---

① 一种用香蕉发酵酿制的酒。

比萨人围在当中，在阳光灿烂的早晨，他的声音象闷雷一样回响，他们却大叫大嚷，挥舞着拳头，口吐唾沫，情绪异常激动。老板那只握着左轮手枪的手从他们垂肩的长发旁伸了出来，向空中开了一枪，乌安比萨人嘟囔了一会儿就不吭气了。老板又开了一枪，那些妇女也不吱声了。只有狗还在狺狺狂吠。“老板干吗立刻就走呢？乌安比萨人都累了，我潘塔查也累了。他们想欢乐一番，这是对的，他们可不是为了橡胶和皮革，而仅仅是出于乐趣才这么卖力干的，哪一天他们感情冲动起来，也许会把我们杀死的。”“问题是老板害病了，潘塔查，他想表明他没有病，但这是做不到的。”“以前老板的脾气不也是挺好吗？不也是很喜欢取乐吗？可这一回，他对那些女人看都不看一眼，老是发火。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能象他想的那样发财而在发疯呢？”这时，富西亚在同乌安比萨人心平气和地热烈交谈，听不到叫喊声，只听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在窃窃私语，一些人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女人们沉默不语，互相依偎着，抱着孩子或搂着她们的狗。“老板病了吗？”“是的，胡穆离开海岛的前一天晚上，我涅维斯走进屋里，看到几个阿楚亚女人正在用树脂给他擦腿。他对我说：‘他妈的，滚开！’他非常恼火，不愿别人知道他生病了。”这时，富西亚下了命令，乌安比萨人卷起皮革，背上橡胶坨，把老板挑剩的东西全部踩坏毁掉，潘塔查和涅维斯走到他们身旁。“这些狗杂种越来越坏，他们不愿服从指挥，对我言行无礼，不过，他妈的，我会教训他们的。”“他们是想热闹一番，老板，这里又有那么多女人，老板您干吗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呢？”“你真是愚蠢透了！我也是个傻瓜吗？这个地区不是有很多军队吗？无知的山里人，要是他们喝醉了，就得醉上两天，笨蛋，要是我首先这么干的话，穆拉托人就会回

来，士兵们也会袭击我们的。我这个老板可不愿为这点小事找麻烦，让他们把货物运到河边去，笨蛋，快点！”有几个乌安比萨人已在沿着山坡往下走，潘塔查跟在后面，一边搔痒一边催促他们。可这些人却无精打采、慢腾腾地往下走，沉默而懒散的队伍歪歪扭扭的不成队列。那些仍然呆在村子里的人嘴里嘀嘀咕咕，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躲着手持左轮手枪、站在空地上瞧着他们的富西亚。最后，一些板墙开始燃烧起来，等着火焰象一阵旋风似地把茅屋吞没，然后，他们踏上了归途。走下光秃秃的山坡时，又转身望着山顶上那些女人，她们正在把一捧捧泥土扔向喷着火焰的茅屋。他们来到树林，又重新用砍刀开路，沿着树干、野藤和水坑之间的一条树荫遮盖、狭窄不平的小路向前走去。当他们到达河滩时，潘塔查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把藏在树枝下的小船拖到河里，东西也装上了船。他们登上船便开船了，领航员的小船走在前面，他不断用船篙探测河床的深度。除了吃饭时停了片刻，整个下午他们一直在航行。黄昏时分，他们的船只停泊在一个几乎被枝叶对生、带刺的昌比拉树遮没的河滩上。他们点起一堆篝火，取出冷餐食品，还烤了几块木薯。潘塔查和涅维斯招呼老板过来，“不，我不想吃。”他仰卧在沙滩上，两只胳膊枕在头下。他们两人吃了饭，紧挨着躺在一起，合盖一条穆拉托人的毯子。“看到老板变得那么厉害，我也不是滋味。他不但不吃东西，而且也不说话。”“是因为腿的缘故吧，你注意到了吗？他几乎连路都走不了，总是落在后面。可以肯定，他腿痛，另外，他怎么也不肯脱下裤子和靴子。”这时，窸窸飒飒的声音此起彼伏，昆虫的鸣叫声和河水拍击岸边的岩石、草木根和泥土的声音，在夜色中向四面八方传荡。在漆黑的四周，萤火虫象磷火似地闪闪发光。但潘塔查说：“当他

从穆拉托人手里抢那个羽饰时，被我看见了。那个羽饰比乌安比萨人做得更漂亮，颜色更鲜艳，当他把它藏到裤子里的时候被我看见了。”“啊！是这样吗？潘塔查，你有什么看法，胡穆为什么打算从海岛逃走呢？”“你别打岔，你要把那个羽饰带给那个萨普拉女人吗？老板爱上她啦？”“我跟她连话都讲不通，而且也并不非常喜欢她，怎么会爱上她呢？”“那要把她给我吗？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就在今天晚上吗？”“是的，如果你愿意，我们今晚就回去。”“那么，这条披巾倒底是给谁的？给某个阿楚亚女人吗？老板要给我一个阿楚亚女人吗？”“谁也不给，我自己留着，我喜欢羽毛做的东西，另外，它还是个纪念品。”

一

博尼法西娅在茅屋旁等着军曹到来。她的头发被风吹得飘动起来，犹如禽鸟的冠羽，而她那洋洋自得的神态、双腿站在沙滩上的姿势以及丰满而突出的臀部，也都使她酷似一只小公鸡。军曹微笑着抚摸她的赤裸的胳膊：“说真的，我在远处一看到你我就动情了。”她那双绿色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一点，阳光映射在瞳孔内宛如一支支颤动的小箭。

“你的靴子擦得真亮，”博尼法西娅说，“军装也象新的一样。”

一阵得意的微笑使军曹的面孔变成了圆形，眼睛也几乎合上了。

“是帕雷德斯太太给我洗的。”他说，“我一直担心会下雨，可真走运，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就象皮乌腊的天气一样。”

“你还没注意，”博尼法西娅说，“你喜欢我这件衣服吗？是新的呢。”

“真的，我没注意。”军曹说，“你穿着它挺合身，肤色黑的小姑娘穿黄色衣服是很好看的。”

这是一件方形大领口、宽贴边的无袖衬衫。军曹笑容满面地打量着博尼法西娅，他的手一直抚摸着她的胳膊，她一动不动，两眼望着军曹的脸。“拉莉塔借给我一双白皮鞋，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脚感到疼，好在我去教堂时才穿。”军曹看了看博尼法西娅的脚，她没有穿鞋袜，脚陷在泥沙里。“我不喜欢你光着脚丫儿。在这儿没有关系，亲爱的，可是，我们出门的时候，你可一定要穿鞋啊。”

“我先得习惯一下。”博尼法西娅说，“你没看到我在修道院里只穿拖鞋吗？那是不一样的，拖鞋不挤脚。”

拉莉塔出现在凉台上：“军曹，你知道中尉的情况吗？”她的长发用一条带子扎着，脖子上挂着一串闪闪发亮的玻璃珠项链，唇上涂着口红、面颊擦了胭脂。“这位太太可真漂亮，军曹真想跟你结婚呢。”拉莉塔：“中尉还没到？有什么消息吗？”

“毫无消息。”军曹说，“只知道他还没有到达博尔哈兵营。好象雨下得很大，也许他们在途中迷路了。中尉又不是你们的孩子，干吗这么操心呢？”

“走吧，军曹。”拉莉塔没好气地说，“做弥撒之前碰到新娘会倒霉的。”

“新娘！”修女安赫利卡忍不住问，“你是想说情妇、姘头。”

“不，嬷嬷。”拉莉塔语气谦恭地强调说，“她是军曹的新娘

子。”

“军曹的新娘子？”修道院长说，“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怎么回事？”

两位修女大吃一惊，感到满腹狐疑，她们侧身朝着拉莉塔，她态度恭谨，低着头，双手合在一起，但是却用眼角偷偷地瞟着那两个修女，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虚情假意。

“如果我这件事办糟了，那就是您和堂阿德里安的过错。”军曹说，“太太，是你们把我推进这座深渊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连身体也充满了欢乐，从头到脚都在颤动。拉莉塔把手指对叉在一起，祈求上帝驱除恶运，博尼法西娅已经从军曹身边走开了几步。

“到教堂去吧！”拉莉塔再一次说道，“你在使自己倒霉呢，而且，完全由于你的任性，你也在给她带来不幸。你来这儿干么？”

“来这儿又能干什么呢，太太？”军曹把双手伸向博尼法西娅，“要看看你的小妞儿，”她拔腿就跑，“因为我突然想起要来看她。”她象拉莉塔那样把手指交叉在一起，为军曹驱赶邪魔。这时，军曹的心情越来越愉快，“巫婆们，巫婆们，”他哈哈大笑，“吱，假若曼加切里亚人能看到这一对巫婆，那该多好啊！”但是，她们并不同意。安赫利卡修女那颤抖的小拳头从袖子里伸出来，在空中挥舞一阵后又消失在袈裟的褶子里：“你别进这座房子！她们在住宅对面的院子里，那些受监护的姑娘在后面果园的树林里嬉耍呢。”修道院长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安赫利卡嬷嬷，她最想念的是您，”拉莉塔说，“她说：‘我比谁都幸运，我有很多嬷嬷。’她还说，‘第一个就是您安赫利卡嬷嬷。’所以她相信您会帮助我向修道院长求情的，我的好嬷

嬷。"

"她是个诡计多端、满肚子坏点子的魔鬼，"她举起拳头，随即又消失了，"不过，她别再这样奉承我，如果她愿意，就跟她的军曹走吧，但这儿她别想再来。"

"她为什么自己不来而让你来呢？"修道院长说。

"她觉得不好意思，嬷嬷。"拉莉塔说，"她不知道你是否接待她，是不是又要把她赶走。难道因为她是个土著人就不能有自尊心了吗？您宽恕她吧，嬷嬷，您看，她就要结婚了。"

"我正想去找您呢，军曹，"领航员涅维斯说，"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他走到阳台上，挨着拉莉塔靠着栏杆。他身穿一条白色粗布裤子和一件无领长袖衬衫，没有戴帽子，脚上穿着一双厚底鞋。

"你们一块走吧，阿德里安，你现在就带他走。"拉莉塔说。

领航员走下楼梯，两条腿僵硬得象棍子一样。军曹向拉莉塔行了个军礼，对博尼法西娅挤了挤眼，然后他们便向修道院走去。但他们没有沿着与河流平行的小道走，而是穿过山岗上的树林。"军曹现在感觉怎么样？昨晚你在帕雷德斯那里告别拖到几点钟？""一直到二点，'胖子'喝醉了，他曾和衣跳到水里。""堂阿德里安，我也有点儿醉了，""中尉有什么消息了吗？""堂阿德里安，你怎么又问起他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大概遇上了大雨，可能要死了呢。""那我们真走运，没有和他一起留在那儿。""的确如此，大概他还要呆些时候呢！据说圣地亚哥一带下了倾盆大雨。""喂，说心里话，军曹，您对这桩婚事满意吗？"军曹微微一笑，眼睛随之闭上片刻，突然拍了拍胸脯："堂阿德里

安，那个女人已经钻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我要同她结婚。”

“您的所作所为真象个好人。”阿德里安·涅维斯说，“在这儿，只有那些已经相好多年的情人才结婚。修女们和比兰西奥神父苦口婆心地规劝她们，可她们什么也听不进。您却马上要带她去教堂，她甚至一点都不觉得为难。那姑娘可高兴呢。昨晚她说一定要做个贤慧的妻子。”

“在我的家乡，人们都说心是永远不会骗人的。”军曹说，“我的心告诉我，她一定是个贤慧的妻子，堂阿德里安。”

他们躲开水坑，慢慢向前走着。但是军曹的裹腿和领航员的裤子都已溅满了泥水。阳光经过山冈上树木的过滤，带上了某种清新的感觉，并在不停地摇曳。修道院边上，宁静美丽的圣玛丽亚·德·涅瓦就座落在河流和树林之间。他们翻过一座小山，又登上了一条石子小路。上面，在小教堂的门口，一群阿瓜鲁纳人走到山坡边望着他们，那是一些乳房下垂的妇女，赤身露体的小孩和眼神落落寡合、头发浓密的男人。这些人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过去，几个小孩伸出双手，嘴里嘀嘀咕咕。进教堂之前，军曹用手掮掸了掸军装，戴正了军帽，涅维斯也把卷着的裤腿放了下来。小教堂里挤满了人，鲜花和树脂油灯的芳香扑鼻而来，堂法比奥·库埃斯塔那光秃秃的脑袋犹如放在这半明半暗处的一个水果闪闪发亮。他系着领带，坐在木凳上，向军曹招手致意，军曹也把手举到帽沿旁向他回礼。在镇长身后，“胖子”、“小个子”、“黑子”和“黄头发”都在打哈欠，他们满嘴酸臭味，两眼充满血丝。帕雷德斯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一群头发湿漉漉的小鬼，坐在两条凳子上。对面，在一道栅栏后面——一个已经不是半明半暗而是黑洞洞的地方，有一排穿着罩衫和披散着长发的人，她们是受监护的女孩。她们一丝不动地跪在

那里，象一只只萤火虫似的眼睛好奇地盯着军曹。军曹踮着脚尖，和来宾一一握手。镇长摸了一下秃顶："军曹，你在教堂里应当把帽子脱掉，象我那样光着脑袋。"警察们都笑了，军曹理了理因他猛然脱帽而被弄乱了的头发。他走到第一排坐位，在领航员涅维斯的身边坐下来。"祭坛布置得很漂亮，对吗？""很漂亮，堂阿德里安，那些修女真是和蔼可亲。"红色粘土烧制的大花瓶里插满了鲜花，玉兰花编成的花环从木制的耶稣受难像一直垂到地面。祭坛两侧，两排长着高大蕨类植物的花盆一直排到墙脚。小教堂的地上撒了水，闪闪发亮。点燃的烛台升起一缕缕淡薄而芬芳的青烟，穿过昏暗的空间，进入在屋顶缭绕的浓厚的水气之中。"军曹、新娘和女嫔相已经来到了。"随即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声，大家把脸转向门口。由于穿着白色的高跟鞋，博尼法西娅现在和拉莉塔一样高了。一条黑色的纱巾包着她的头发，她那双神色惊慌的大眼睛朝着一张张凳子扫视。拉莉塔在同帕雷德斯夫妇低声细语地交谈，她那身花衣服给小教堂的这个角落带来一种年轻人的、优雅欢乐的气氛。堂法比奥俯下身子，在博尼法西娅耳边说了点什么，她随即微微一笑。"可怜的姑娘：我的小妞儿害羞了，堂阿德里安，你看她的面孔都羞成什么样子了！过一会给她喝点酒，她就会感到轻松愉快了。军曹，问题是她看见修女怕得要命，她觉得她们会责骂她的。她的眼睛可真美啊，不是吗？堂阿德里安。"领航员把一个手指放到嘴边，于是军曹望着祭坛，在胸前划了十字。博尼法西娅和拉莉塔在他们身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博尼法西娅跪在地上，开始祈祷，她双手合什，闭着眼睛，嘴唇微微颤动。正当她这样祈祷时，铁栅栏吱嘎一声，修女们走进了教堂，修道院长走在前面。她们一对对地朝祭坛走去，跪下划了十字，然

后便一声不吭地走到木凳跟前。当受监护的女孩子们开始唱经时，全体起立，比兰西奥神父走了进来，他那金黄色的胡须宛如罩在紫色袈裟上的胸衣一般。修道院长向拉莉塔打了个手势，指了指祭坛，博尼法西娅还跪在那里，用纱巾擦着眼泪。接着，她站了起来，挺起胸膛，目不斜视地在领航员和军曹中间走了过去。弥撒自始至终做得那样呆板，大家的目光注视着祭坛和玉兰花环中间的一点，当修女和那些女孩子大声祈祷的时候，其他人则跪在地上，坐下又站起来。接着，比兰西奥神父走到新郎和新娘面前，军曹随即原地立正，神父那金黄色的胡须几乎触到了博尼法西娅的面孔。他向军曹提问时，军曹马上做了个立正的姿势，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是的。神父又问博尼法西娅，但人们听不清她的回答。这时，比兰西奥神父亲切地微笑着，把手伸给军曹和博尼法西娅，她吻了神父的手。小教堂的气氛似乎显得轻松起来，女孩子们不再唱经了，人们都在低声交谈，笑嘻嘻地走来走去。领航员涅维斯和拉莉塔与一对新人拥抱，他们身边围了一圈人，堂法比奥在那儿开玩笑，孩子们欢笑着，"胖子"、"小个儿"、"黑子"和"黄头发"一个接一个地等着向军曹表示祝贺。但是修道院长把他们赶开了："先生们，你们是在教堂里，安静点，请到院子里去吧。"她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谈话声。拉莉塔和博尼法西娅穿过栅栏走了出去，跟在她们后面的是客人，最后修女们也都到了院子里。"愚蠢的拉莉塔，你放开她吧，博尼法西娅，嬷嬷们在一张桌子上铺了块白色台布，摆满了饮料和小点心。你放开她吧，大家都想向她表示祝贺呢。"院子里的石块闪闪发光，在阳光的照射下，住宅的白墙壁上映出许多宛如爬蔓植物的身影。"她见了你们多害臊啊，嬷嬷，甚至连看你们一眼都不敢。"接着，身穿袈裟和军服的人们

在拉莉塔的周围盘旋，窃窃私语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博尼法西娅仍然拥抱着拉莉塔，脑袋藏在她的花衣服下面，与此同时，军曹在接受别人的拥抱，也拥抱别人。"她在哭呢，嬷嬷，多傻啊！""博尼法西娅，你干吗要这样呢？""都是因为你们，嬷嬷。"院长："傻孩子，别哭了，你过来，让我拥抱你吧！"博尼法西娅突然放开拉莉塔，转过身来，扑到修道院长的怀里。现在，她又在一个接一个地拥抱那些修女。"你应当永远祈祷，博尼法西娅。""是的，嬷嬷。""你应该做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的。""你不要忘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博尼法西娅紧紧地拥抱她们，她们也紧紧地拥抱博尼法西娅。拉莉塔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滴大滴的泪珠象断了线的珠子似的顺着面颊滚落下来，洗掉了胭脂，露出了皮肤上的疤痕——疙瘩、雀斑和伤疤。"是的，是的，她一直很爱你们，她为你们做了多少祈祷啊。这些嬷嬷好极了，比兰西奥神父，她们一切都为你们准备好了。但是请注意，可可茶要凉了，镇长已经饿了。可以开始了吗，格里塞尔达嬷嬷？"修道院长把博尼法西娅从格里塞尔达怀里拉了过去："当然可以开始了，堂法比奥。"人群散开了，两个受监护的女孩在摆满盘子和沙罐的桌旁用扇子驱赶苍蝇，她们中间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博尼法西娅，这些东西是谁为你准备的？你猜猜看。"但是博尼法西娅还在哭哭啼啼："嬷嬷，请告诉我你已经原谅我了吧。"她使劲拉着修道院长的袈裟，"嬷嬷，您就送给我这份礼物吧！"修道院长用她那红润纤细的食指指着天空："你向上帝请求宽恕了吗？你忏悔过了吗？""我每天都这样做，嬷嬷。""那么，我已经原谅你了，不过你得猜一下，那可能是谁呢？"博尼法西娅在唉声叹气，那是谁呢？她的目光在修女们之间探寻着，"她在哪儿？她到哪儿去了？"那个模糊的身影推

开两个受监护的女孩，猫着腰，拖着双脚向前走去，脸上露出一副从未有过的孤僻神情："你这个忘恩负义、没有良心的家伙终于记起我来了。"但是博尼法西娅已经扑了过去，投到安赫利卡嬷嬷的怀里，嬷嬷的身子在摇晃。镇长和其他人已经开始吃点心了。"原来是您啊，我的嬷嬷。"安赫利卡嬷嬷："你从未来看望过我，鬼东西。""可是我梦见过您，日夜思念着您这位嬷嬷。"安赫利卡嬷嬷："你尝尝这个，也尝尝那个，喝一点果汁吧。"

"她连厨房都不让我进，堂法比奥。"格里塞尔达嬷嬷说，"这次您应该称赞安赫利卡嬷嬷，她为她的娇生惯养的姑娘什么都准备了。"

"为了她，我什么活没干过？"安赫利卡嬷嬷说，"我给她当过保姆，当过佣人，现在又成了她的厨师。"

她的面孔又沉下来，露出了怨恨的神色，但她的嗓子已经瘖哑了，吼叫时活象个野人。突然，她的眼睛湿润了，嘴一撇抽泣起来。她用弯曲干瘪的手笨拙地轻轻拍着博尼法西娅。修女和警察们把盘子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同时斟满了酒杯。比兰西奥神父和堂法比奥哈哈大笑。帕雷德斯夫妇的一个孩子爬到桌子上，他的妈妈在抽打他。

"她们多疼爱她啊，堂阿德里安！"军曹说，"她们可真溺爱她。"

"可是干吗这么哭哭啼啼呢？她们心里不都是挺高兴的嘛。"领航员说。

"我可以给她们带点什么去呢，嬷嬷？"博尼法西娅指着在住宅前排成三行的那些女孩子说，有几个正在朝她微笑，有的羞怯地向她做着再见的手势。

"也专门为她们准备了点心，不过你还是去拥抱她们吧。"

“她们给你准备了礼物。”安赫利卡嬷嬷嘴里嘟囔着，哭泣和泪水使她的面孔变了模样。“我们也准备了，我给你做了一件衣服。”

“我一定每天都来看你。”博尼法西娅说。

她离开了安赫利卡嬷嬷向女孩子们走去，她们的队伍散开了，唧唧喳喳地迎了上来。安赫利卡嬷嬷从来宾中间穿过去，走到军曹身旁，她的面色已经不再那么苍白，又重新变得严肃了。

“你能当个好丈夫吗？”她咕哝着，一边摇晃着军曹的胳膊，“你要是打她，那你等着瞧吧！你要是同别的女人走了，那你也得小心点。你会对她好吗？”

“嬷嬷，怎么不会呢，”军曹愕然地答道，“我多么爱她呀！”

“哎呀，你可醒了。”阿基利诺说，“自从我们出来以后，你这是第一次睡得这么香，以前总是你看着我睁开眼睛醒来的。”

“我梦见胡穆了。”富西亚说，“整夜见到的都是他的面孔，阿基利诺。”

“好几次我感到你在呻吟，有一次我好象听见你甚至还哭了。”阿基利诺说，“是这个原因吗？”

“真是莫名其妙，”富西亚说，“我只是梦见胡穆，却怎么也梦不着我自己干什么。”

“那你梦见那个阿瓜鲁纳人怎么啦？”阿基利诺说。

“我梦见他要死了，就在潘塔查给他煮药的那个小沙滩上。”富西亚说，“有个人走到他身边对他说，跟我走吧，他说我走不动了，我要死了。整个梦就是这样，老伙计。”

“可能真发生这样的事。”阿基利诺说，“也许他昨天晚上死了，来向你告别。”

“乌安比萨人那么恨他，也许他们把他杀了。”富西亚说，“不过你等一会儿，别这样，你别走啊！”

“这纯粹是由于你一时高兴，”拉莉塔气喘吁吁地说，“你每次叫我来都是由于你一时高兴。富西亚，既然你干不了，还叫我来干什么？”

“我干得了。”富西亚高声尖叫道，“只不过你非得马上就干，甚至连一点时间也不给我，接着你就发脾气了。臭婊子，我可以干！”

拉莉塔向旁边一歪身子，仰卧下去，压得吊床摇摇晃晃，吱吱嘎嘎地发响。一丝淡蓝色的亮光伴随着热气和夜晚的窸窣声从大门和房子的裂缝中透了进来，光线照不到吊床，而热气和声音却传到了那里。

“你以为你能骗过我，”拉莉塔说，“你以为我是个傻女人。”

“我心里有些担扰，”富西亚说，“必须把它忘掉，可你不给我时间。我是人，不是牲口。”

“问题是你生病了。”拉莉塔喃喃地说。

“问题是你身上的疙瘩使我感到恶心，”富西亚嚷道，“问题是你已经成了老太婆了。我只是跟你干不了，可跟任何别的女人想干多少次都行。”

“跟别的女人也只不过是搂搂抱抱，亲吻一番罢了，你也一样干不了。”拉莉塔慢腾腾地说，“阿楚亚女人早告诉我了。”

“臭婊子，你同她们议论过我？”富西亚的身体使吊床不断地急剧晃动，“你同那些土著女人议论我？你想让我把你宰了吗？”

“你想知道他每次离开海岛都到哪儿去吗？”阿基利诺说，

"他去圣玛丽亚·德·涅瓦。"

"去涅瓦？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富西亚说，"你怎么知道胡穆上圣玛丽亚·德·涅瓦去呢？"

"我也是刚知道不久。"阿基利诺说，"他上一次逃跑大概是在八个月以前吧？"

"我是不怎么记时间的，老伙计。"富西亚说，"不过是这样，大概在八个月以前。你见到胡穆了吗？是他告诉你的吗？"

"现在我们离得远了，你可以知道这件事了。"阿基利诺说，"拉莉塔和涅维斯现在住在那里。他们到圣玛丽亚·德·涅瓦不久，胡穆就去看他们了。"

"你早就知道他们在那里吗？"富西亚气呼呼地问道，"阿基利诺，你也帮助他们了？你也是个狗杂种？你也背叛了我？老家伙！"

"就因为这样你才害臊，并且躲了起来，不敢在我面前脱掉衣服。"拉莉塔说，吊床不再吱吱嘎嘎响了，"但是，难道我闻不出你身上的臭味吗？你的腿在溃烂，富西亚，这比我身上的疙瘩要糟糕得多。"

吊床再次剧烈地摆动起来，木桩又在吱嘎作响，折腾了好一阵子。不过，这次颤抖的不是他，而是拉莉塔。富西亚蜷缩着身子，神态呆板，又好象消失在毯子里一样，嘶哑的嗓音还想说点什么。在那阴影中的面孔上，两只眼睛发出了机敏而又惊恐的目光。

"你也侮辱我了。"拉莉塔嚷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是有过错的。现在你叫我来了，可你还在发脾气。我也生气了，生气时我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是蚊子，臭婊子。"富西亚低声呻吟道，他那赤裸裸的胳

膊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蚊子叮了我，发炎了。”

“对，是蚊子，说你身上有臭味那是瞎说，你很快就会好的。”拉莉塔哭泣道，“你别这样，富西亚，发脾气就不能好好思考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我给你倒点水来吗？”

“他们在盖房子吗？”富西亚问，“这些狗杂种要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一直呆下去吗？”

“那儿的警察雇了涅维斯当领航员。”阿基利诺说，“又来了一名中尉，比那个名叫西普里亚诺的家伙还年轻。拉莉塔盼望着生个儿子。”

“但愿这个小崽子死在她肚子里，让她也死掉算了。”富西亚说，“告诉我，老伙计，胡穆不就是在那儿被吊起来的吗？他到圣玛丽亚·德·涅瓦去干什么？他想去报仇雪恨吗？”

“他是为那件老掉牙的事情去的，”阿基利诺说，“去要求把雷亚特吉先生和士兵一起去乌拉库萨时抢去的橡胶归还给他。人家没有理他。涅维斯发现，他不是第一次去提出这个要求，他每次逃离海岛都是为了这件事。”

“他跟我在一起干的时候，还要向警察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富西亚说，“他还不明白？老伙计，这个畜牲可能给我们大伙捅漏子了！”

“你还不如说他干的是疯子干的事，”阿基利诺说，“过了这么多年还纠缠着那件事。他大概要死了，脑子里丢不下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从未见过象胡穆这么顽固不化的土著人，富西亚。”

“当我到池塘里打捞那个死了的乌龟时，我被蚊子和水蜘蛛叮了。”富西亚唉声叹气地说，“不过伤口已经结疤了，蠢货，你不知道身上抓破会发炎的吗？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味儿。”

“没有什么味儿，没有什么味儿，”拉莉塔说，“刚才是说气话，富西亚。以前你老是要干。我不得不编造点理由，说来月经了，不能干。可现在你怎么变了呢，富西亚？”

“你现在身子干瘪了，老了，只有那些肌肉丰满的女人才能吸引住男人。”富西亚尖声嚷道，吊床又晃动起来，“这跟蚊子可我毫无关系，你这条母狗。”

“我已经不提蚊子的事啦，”拉莉塔嘟哝道，“我知道你要好了。不过到了晚上我的身子就难受。如果我象你说的那样，你干吗又把我叫来呢？你别让我受罪，富西亚，假若你不能干，那就别叫我到你的床上来。”

“我可以干。”他高声嚷道，“如果我愿意，我就可以干，但不想和你干。你滚吧，让你跟我谈什么蚊子吧，你哪儿感到难受，我就在哪儿给你一颗子弹。出去，从这儿滚开！”

他一直在大叫大嚷，直到拉莉塔撩开蚊帐站起身来，走到另一张吊床上躺下。然后，富西亚不再吭声了，但每隔一段时间，木桩就好象发高烧似的在嘎嘎作响，剧烈地摇晃。过了很久，茅屋才平静下来，隐没在夜间树林的飒飒声响之中。拉莉塔仰在吊床上，睁着眼睛，双手抚摸着吊床上用昌比拉棕毛编织的绳索。她的一只脚露在蚊帐外面，带着翅膀的几十只小小的“敌人”向它发动了进攻，贪婪地落在她的趾甲和脚趾上，用细长而嗡嗡作响的武器刺穿她的皮肤。拉莉塔用脚在木桩上敲了一下，蚊子慌忙逃走了，但是几秒钟后又都飞了回来。

“那么，胡穆这个狗杂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啰。”富西亚说，“可他什么也没告诉我。所有的人都反对我，阿基利诺，甚至连潘塔查也可能知道。”

“就是说他还不习惯，而他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回乌拉库

萨。"阿基利诺说，"他大概非常怀念他的故乡，对它很有感情。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向那些土著人发表过演说吗？"

"他想说服他们乖乖地把橡胶交给我。"富西亚说，"我发脾气，而且总是给他们讲那两个基督徒的故事。老伙计，你认识那两个人吗？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

"是那两个到乌拉库萨去住的家伙吗？"阿基利诺说，"这一次，我曾听雷亚特吉先生谈过这件事。他们是外国人，想来鼓动那些琼乔人，出点子要他们把那儿的基督徒都杀死。胡穆由于听了那两个人的话，就倒霉了。"

"我搞不清他究竟憎恨他们还是喜欢他们。"富西亚说，"谈起博尼诺和特奥菲洛，他有时恨不得杀死他们，有时又好象他们是他的知心朋友。"

"阿德里安·涅维斯也这样讲。"阿基利诺说，"他说胡穆对这两个"基督徒"的看法总是变来变去，毫无定见，今天说他们是好人，明天又说是坏蛋，是该死的魔鬼。"

拉莉塔踮着脚尖穿过茅屋走了过去，外面的空气里含着浓重的水气，湿润着人的皮肤，但是，吸进嘴和鼻子之后却使人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乌安比萨人已经把篝火熄灭了，他们的茅屋象一些厚厚的黑色口袋，静静地罩在海岛上。一条狗跑过来，在她的脚上轻轻地蹭着。紧挨畜栏的棚子里，三个阿楚亚女人合盖一条毯子睡在那里，她们涂着树脂的脸蛋闪闪发光。拉莉塔来到潘塔查的茅屋跟前，偷偷地张望：她那被汗水湿透的布裙沾在身上，一条肌肉发达的大腿从阴影中伸出来，放在那个萨普拉女人的两条滑腻而没有汗毛的大腿之间。她呼吸急迫，嘴半张着，一只手放在胸前，呆呆地望着。过了一会儿，她又朝邻近的茅屋跑去，推开用藤条编成的大门。放着阿德里

安·涅维斯那张破床的漆黑角落传出了响声。领航员大概已经醒了，他也许正在辨认门坎旁边那个出现在夜色之中的身影，她的两绺长发贴在身上，一直拖到腰间。接着，床板嘎嘎作响，一个三角形的影子向她走来：“晚安，”随即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出了什么事吗？”睡意朦胧的声音带着几分惊讶的语气。拉莉塔一声不吭，只是气喘吁吁地等待着，就象长跑完了以后那样精疲力尽。还要过几个小时，欢快的莺啭鸟语声才会取代夜间的昆虫鼓噪声，海岛的上空才有鸟雀和彩蝶盘旋飞舞，灿烂的晨光才会照亮疤痕斑斑的棕榈树干。而现在，却依然是萤火虫的时间。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富西亚说，“最使我痛苦的，阿基利诺，最使我难过的，是我的遭遇如此不幸。”

“你盖好了，不要动。”阿基利诺说，“来了一条小船，你最好还是躲一躲。”

“不过要快一点，老伙计。”富西亚说，“这儿我透不过气来，要闷死的。你赶快把它打发走吧。”

天空犹如夏日一样晴朗，太阳光芒四射，看它一眼就会刺激得流出泪水。人们的心里也感受到了这种炎热，想穿过大街，从罗望子树下走去，坐到自己的凳子上。你干脆起来吧，如果睡不着，躺在床上有什么用呢。象头发丝那样细的沙子可能正往老桥上刮呢。你到“北方之星”酒店去坐一会儿，把帽子往下拉一拉，等着她，她马上就来了。你不用这样坐立不安，哈辛托会说，空荡荡的城市是凄凉的，您看，堂安塞尔莫，清洁工已经走了，可风沙又把什么都刮脏了。你看，市场

的拐角那里，毛驴驮着筐子来了，城市不是从现在开始甦醒了吗？她在那儿呢，她轻手轻脚，不声不响地走过了广场，就象是滑过去的一样。你看，他怎样把她带到凉亭那里，让她坐下，抚摸着她的双手与秀发，而她则乖乖的，双膝并拢在一起，两臂交叉着：你的不眠之夜在那里得到了补偿。那个加利纳塞拉女人抽打着小毛驴要离开那儿了。你在椅子上坐正了，再坐好一点，继续看着她。爱情迎面而来，是公开地还是悄悄地走来的呢？你说爱情是痛苦而甜密的，是出于怜悯，是为了馈赠礼品。把松弛的缰绳交给他吧，他要怎样走都可以：闲庭信步，急步小跑，或者飞跑奔驰。他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间还早呢。同时，你打赌吧，她是穿白色衣服还是黄色衣服来的呢？今天她来的时候是扎着发带、可以看到她的耳朵呢，还是不扎发带、披散着头发、看不见她的耳朵呢？她穿着拖鞋来还是赤着脚来呢？如果你猜着了，那就是哈辛托将得到好处了。他会说：今天您干吗给那么多的小费呢？昨天您吃了同样多的东西却只给了今天的一半。您怎么知道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您的脸色象是睏倦的样子，您总是不睡觉吗？堂安塞尔莫。你说这是个老习惯了，我不吃早点是不会躺下的，早晨的空气使人头脑清醒，那里什么都乱糟糟的，充满了烟雾和酒精的气味。现在我要回去了，对我说来夜晚开始了。他说，我很快就去看望您。你来吧，小伙子，来找我吧，我们可以喝上一杯，你可以赊账，这你是知道的。但是现在让他走吧，你一个人留下来，但愿谁也不要来占你的桌子，上午快些到来吧，来人吧，让那个白种人走到她身旁，带着她转一转，领她到“北方之星”酒店，请她吃些点心。在那里，他心中又会感到难过，发脾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能使他的心情平静。你把咖啡拿走，哈辛托，拿点酒来

吧。接着又喝了一杯，最后，把挑选的那瓶酒喝掉了一半。到了中午，查皮罗、堂欧塞维奥和塞瓦略斯大夫会说：要把他抬到马上，带到沙地去，那些妓女会照应他安歇的。你把马鞍抓住了，因为走在沙丘中间摇摇晃晃，就象包裹在地上滚动一样。他爬到了大厅，她们说，就让他在这儿吧，把他抬到阁楼上太费劲了。拿只尿盆来，他在呕吐呢，把褥子拿下来，给他脱掉靴子。他的胃不断痉挛，吐出的东西又苦又酸，都是胆汁和酒精。他感到眼皮发痒，一股臭气，醉醺醺的浑身无力，如同一摊烂泥。是的，爱情是悄悄来临的。起初，似乎是出于怜悯：她只有十六岁，经历过不幸，生活中什么也看不见，长着一副可爱的小脸蛋。他在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呢，她会大叫大喊，会感到非常恐惧，眼睛里流露出惊骇的神色。他试图看一下：一具具的尸体，一摊摊鲜血，伤口和蛆虫。那么请塞瓦略斯大夫再给我说一遍，那怎么可能呢？太可怕了。她晕倒了吗？她是怎样活过来的？他想猜猜看：首先，在沙丘和云彩之间的空中出现了黑乎乎的圆点，它的影子映在沙滩上，一会儿，沙滩上出现了好似羽毛做成的口袋和钩子般的尖嘴，听到了令人烦躁的鸟叫声，你便掏出左轮手枪：打死它，那边还有一只，打死它！那些妓女问道：老板怎么啦？您为什么那么恨兀鹫？它们怎么招惹你了？他妈的，开枪！打死它们，把它们打穿了。你假装感到难过，对她表示亲昵。你也去接近她，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给她买点蛋糕、奶油糖和水果糖。你闭上眼睛，重新进入那乱纷纷的梦境吧，你和她一起待在塔楼上，心里乐滋滋的，象听弹竖琴一样。你把指尖合在一起，抚摸着她，她比丝绸和棉花还要柔软，感到宛如听一支乐曲那样舒畅。你别睁开眼睛，继续抚摸她的面颊吧，你也不要醒过来。开始你觉得

好奇，后来好象感到有点遗憾，突然，你又不敢启齿相问了。她们在交谈：塞丘拉的土匪袭击了他们，把他们杀害了。当人们见到这位太太时，她身上一丝不挂，她们突然提到了她，说她是可怜的孩子，我不由得脸上发热，说话也有点结结巴巴了。我怎么啦？那些妓女要胡思乱想了；我出了什么事啦？或者，也许是“北方之星”酒店里的一位阔老爷把她带来了，给她要了一杯冷饮，我觉得心里憋气，感到妒嫉，不得不离开那里。我道过早安，便穿过沙滩，来到绿色的大门，要了一瓶甘蔗酒。你把竖琴抱到塔楼上去，你弹吧。这是温情呢还是令人怜悯呢？装腔作势的东西一点点地抛掉了。那天早上和今天一样，天空明朗清彻。妓女们说道：她衰老了，你别要她了，她可能有病，先请塞瓦略斯大夫给她检查一下吧。你怎么叫这个名字？你应当改个名字，别叫安东尼娅。她说：我听您吩咐，老板，有哪个您以前喜欢过的女人也叫这个名字吗？我不由得又感到脸红，觉得身上有一股暖流，突然道出了我的真情。漫长的夜晚令人难以入睡，我独自眺望窗外的景色：天上星辰高悬，空中黄尘滚滚，左边是皮乌腊市，在夜色中闪烁着万家灯火，看到卡斯蒂利亚区模糊的建筑，河流，以及象一只大蜥蜴似地横跨两岸的老桥。让嘈杂的夜晚立即消逝，赶快天亮吧。你拿着竖琴，不管人家怎么叫你也别下来，就在黑暗中悠然自得，轻声地给她唱甜蜜的歌曲吧。过来，托尼塔，我在给你唱小夜曲呢，你听得见吗？那个西班牙人没有死，他在教堂拐角处探身张望呢，他脖子上戴着蓝色围巾，靴子擦得象镜子一样油光发亮，白色长礼服里面穿着背心。我又觉得脸上发热，血管发胀，脉搏也跳得愈加急促，目光里流露出机警的神色。他要到凉亭那儿去吗？他走到她身边了吗？是的，他向她微笑了

吗？是的。她又一丝不动地晒太阳了，显得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周围是一些擦皮鞋的孩子和乞丐，堂欧塞维奥站在她坐的凳子前面。现在她知道了，感到有只手在抚摸她的下巴，她在坐位上欠起身子了吗？是的，他在同她谈话吗？是的。你猜他说的是什么：早安，托尼塔，多美的早晨啊，太阳温煦，不烤人，遗憾的是起风沙了，如果你能看到现在的阳光该多好啊！天空一片蔚蓝，简直象帕伊塔的大海一样。我的太阳穴在跳动，心潮也犹如波涛一样在翻滚，心脏似乎要跳出来，感到心慌意乱。他们是一起来的吗？是的。他们到凉台上去吗？是的。他拉着她的胳膊吗？是的。哈辛托问道：堂安塞尔莫，您不舒服吗？您的脸色是苍白的。你说，我有点累了，再给我来一杯咖啡和一杯皮斯科酒吧。她径直走到你的桌子跟前来吗？是的。你站起来，把手伸过去：您好，堂欧塞维奥。他说道：我亲爱的，这位小姐和我想陪您一会儿，您看可以吗？她在这儿，在你身边，你看着她，不用担心，这是她的脸，这两只小鸟是她的眉毛，紧闭着的眼皮后面一片漆黑，合拢着的双唇后面也有一座空空荡荡的阴暗小屋，那是她的鼻子，那边是颧骨。你看她那晒得黝黑的长臂和飘动在肩头的浅色秀发，光润的前额，时而皱着眉头。堂欧塞维奥：喂！喂！来一杯加牛奶的咖啡怎么样？你大概吃过饭了吧？甜点心可能更好一些，年轻人都喜欢。您以前胃口不是挺好吗？我们来一点榅桲果脯和一杯番木瓜汁吧，喂，哈辛托。你就同意了吧，随和一点。我以前是挺喜欢吃的。那细长的圆柱是她的脖颈。你克制着激动的心情吧，打呵欠，抽烟。那些枝茎纤细的花朵是她的双手。阳光照射下显得象金黄色的细小黑影是她的睫毛。你同她谈一会儿，朝她微笑吧。这就是说，您终于买下了旁边那座房子，要

扩大店铺，雇用更多的人了。你关心点这件事，多打听点他的情况。您要在苏利亚纳开设分店吗？在奇克拉约也开吗？瞧你多高兴，你好好问一问，看一看吧。您的确好久没去看我了。她的表情是淡漠而严肃的，她聚精会神地喝着酒，桔黄色的酒滴在唇边闪闪发光。这时他说道：工作就是这样，家务啦，家庭啦。但是您可以溜出来嘛，堂欧塞维奥，有时您出来走一走吧。她把手指伸开了，取了一块榅桲果脯，把它拿起来。那些妓女怎么样了？她们都怀念您，打听您的情况，您什么时候想来，我会侍候您的。现在你看，她在咀嚼呢，你看她那洁白的牙齿，她多贪吃啊！又是毛驴和筐子，你把帽子往下拉一拉，笑一笑，要不停地与她交谈，而那个加利纳塞拉女人在那儿点头致意呢：你们真是好人哪！托尼塔，同这几位先生们握握手吧，我替她向你们表示谢意，那时我又感到一瞬间的凉爽，她的五个手指轻轻地与你的手接触，某种感觉传入了体内，使你心情平静下来。现在多么宁静，不是吗？多么清闲啊。您看，堂欧塞维奥，原因就在这儿，可您以前并不知道，连她死的时候您也不知道。他说：就这样吧？我感到惭愧，堂安塞尔莫，让我付钱吧，哪怕一次也好，让我体会一下是怎么回事。你说道：您永远也不用付钱，连一分钱都别付，这儿所有东西都是您的，这就是您的家。您使我放心了，您让她坐到了我的桌子旁边，人们没有感到不高兴，她也没引起他们的注意。那儿人声喧嚷。现在好了，你胆子大一点，每天都到她的凳子那里坐坐，抚摸着她的青丝，给她买些水果，带她到“北方之星”酒店去，陪她在烈日下散步，要象那些天里那样爱她。

“小毛驴整天在我家门前来来往往，我看见它们从不感到厌倦。”博尼法西娅说。

“表妹，山里没有毛驴吗？”何塞菲诺说，“以前我总以为那里最多的东西就是牲口了。”

“不过毛驴不多，”博尼法西娅说，“只有几头，从来没有这儿这么多。”

“他们从那儿来了。”“猴子”站在窗口说，“表妹，穿上鞋子吧。”

博尼法西娅急忙把鞋穿上，但是左脚穿不进去。怎么搞的！她站起来，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战战兢兢地走到门口，开了门。何塞菲诺向她伸出手，一股热气、利图马、几束光线一起进入屋内。房间里重新暗了下来。利图马脱下军衣：“表弟们，我几乎累死了。”他又摘下军帽：“让我们喝点野豌豆酒吧。”他歪倒在一张椅子上，闭上了眼睛。博尼法西娅走到隔壁房间，何塞菲诺躺在一张席子上，紧挨着何塞：“这鬼天气热得使人都变得粗野了。”从气窗透进来的光柱中充满了尘埃和昆虫，室外没有人影，万籁俱寂，太阳似乎用它那强酸般的白色光芒把孩子们和街巷的狗都熔化了。“猴子”离开了窗口：“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不会干活，只会赌钱，嫖女人，我们是不可征服的人，现在我们要喝醉了，不过我们喝完第一杯野豌豆酒后只是唱唱歌而已。”

“我们正在和表妹谈论皮乌腊呢。”“猴子”说，“她最感兴趣的是小毛驴。”

“另外，这儿沙土太多，树木太少。”博尼法西娅说，“山区那儿一片翠绿，可这里却什么都是黄颜色的，而且还热得要死，这也和那儿很不相同。”

“不同的是皮乌腊是座城市，有楼房、汽车和电影院，”利图马打着哈欠说，“而圣玛丽亚·德·涅瓦是个小镇，人们赤身露体，到处是蚊子和没完没了的雨水，从人开始，什么都给霉烂了。”

隐藏在几绺散发后面的两只绿色眼睛，流露出敌意的目光向四周窥视。博尼法西娅的左脚已经半露在外，她又使劲把它重新塞到了鞋里。

“可是圣玛丽亚·德·涅瓦那儿有两条河，水量丰富，常年不断。”过了片刻，博尼法西娅语调温柔地说，“皮乌腊雨水很少，而且只是夏天才下雨。”

那些不可征服的人放声大笑起来：“二加二等于三，三加二等于四。”博尼法西娅有点生气了。利图马闭着眼睛，汗流浃背，他那肥胖的身躯在椅子上悠然地摇晃着。

“你还不太习惯文明生活，”他最后叹息道，“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出差别的。那时你甚至会不愿意听别人谈论山区，并且会因为说你是森林里的人而感到害臊。”

四加二等于五，五加二等于六，利图马表哥已为她做了答复。她的脚好不容易才穿到鞋子里，她使劲跺着脚后跟。

“我永远不会因此而感到害臊，”博尼法西娅说，“谁也不会为自己的故乡感到羞愧。”

“我们大伙都是秘鲁人，”“猴子”说道，“表妹，你干吗不给我们再来一杯野豌豆酒呢？”

博尼法西娅站起来，慢腾腾地走过去，一个接一个把他们的杯子重新斟满，一双神色谦躬的眼睛提心吊胆地盯着脚下光滑的地面，双脚几乎是蹭着地板移动的。

“你要是生在皮乌腊，现在走路就用不着那样小心了，”利

图马睁开眼睛，笑嘻嘻地说，“你也就会习惯穿鞋了。”

“您别再说表妹了！”“猴子”说，“别把她惹恼了，利图马。”

野豌豆酒那金黄色的浆液没有倒在何塞菲诺的酒杯里，却洒到了怀有敌意的地板上。博尼法西娅的嘴和鼻子都同她的手一样颤抖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她的声音也在颤抖，“是上帝叫我这么干的。”

“当然不是你的过错，表妹，怎么会是你的过错呢！”“猴子”说，“曼加切里亚女人还不习惯穿高跟鞋。”

博尼法西娅把酒瓶放在托架上，坐下来，两只眼睛的神色渐渐平静了。突然，她的一双脚不愿再受束缚，一只脚帮助另一只脚悄悄而又迅速地从鞋子里脱出来。她弯下身子，不慌不忙地把高跟鞋放在椅子下面。这时，利图马不再摇晃了，不可征服的人也停止了歌唱，一种激动好斗的情绪感染着那些映在博尼法西娅眼睛里的暗绿色的小身影，这些家伙要恬不知耻地表现一番了。

“这个女人还不了解我，不知道她在同谁打交道。”利图马对莱昂兄弟说，嗓门也提高了，“你已经不是一个琼乔女人，是利图马军曹的妻子了，你把鞋子穿上！”

博尼法西娅没有回答，利图马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时，她的身子也没有挪动，而且也没有躲避朝她突然打来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莱昂兄弟纵身跳过来，把军曹拉开：“表兄，哪值得这样！”他们抓住了利图马，“别这样。”他们开着玩笑责备他：“您应当克制一下这种曼加切里亚人的脾气。”军曹那卡叽布衬衫的前胸和后背都被潮湿的空气湿透了，只是胳膊和肩膀还是干的。

“她应当好好受点教育，”利图马说，身子又开始摇晃起

来，但现在摇晃的速度更快了，并且合着他说话的节奏，"在皮乌腊不能象个野人似的。还有，在家里谁说了算？"

博尼法西娅的双眼透过她的手指偷偷地窥探着，但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她哭了吗？何塞菲诺喝了一点野豌豆酒，莱昂兄弟坐了下来。"人家说不打不恩爱。丘路卡纳的海边长大的女人说：'我的丈夫越打我就越爱我。'不过山区的女人可能不这么想。一、二、三，请表妹原谅他吧，抬起头来，你宽厚点吧，笑一笑！"

"我去睡一会儿午觉，"军曹说，"你们在这儿别走，把这瓶酒喝光了吧，然后咱们到那儿去。"他瞟了一眼博尼法西娅，用那种男子汉的语调说，"既然家里没有温暖，那就到外面去找嘛。"

他无精打采地向那些不可征服的人挤了挤眼，就走进另一间屋子。大家听到他吹着口哨，哼着一支曲子，听到了弹簧吱嘎作响的声音。大家继续喝着酒，喝头一杯和第二杯时都默默无言，第三杯下肚之后，便响起了深沉而均匀的鼾声。那两只眼睛又重新出现了：在头发后面，干涩无光，并且不时地抽动。

"整夜整夜的值勤使他的脾气变坏了。""猴子"说，"您别理他，表妹。"

"怎么能这样对待妇女呢！"何塞菲诺说，一面盯着博尼法西娅的眼睛，但她却望着"猴子"，"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警察。"

"您倒是很会对付女人，是这样吗，表兄？"何塞说，同时朝房门扫了一眼，那里鼾声如雷。

"那还用说，"何塞菲诺微笑着，从席子上向博尼法西娅爬去，"假若她是我的老婆，我永远不会动手的，就是说，不会打

她，只会跟她亲热。”

这时，那双眼睛胆怯而惊恐地审视着暗淡的墙壁、房梁、在窗口嗡嗡乱飞的蓝色的苍蝇、光柱里的金色颗粒以及木板上的花纹。何塞菲诺停住了，他的头触到了两只光着的脚——这双脚向后缩了回去。莱昂兄弟说："你这个人真象条蚯蚓。"何塞菲诺："我是那条引诱夏娃的蛇。"

"圣玛丽亚·德·涅瓦没有这里这样的街道，"博尼法西娅说，"那儿都是土路，加上老下雨，纯粹是一片烂泥。女人穿了高跟鞋会陷到泥里，根本没法走路。"

"就象踩在鸡蛋上一样，真是愚蠢透顶，"何塞菲诺说，"而且，也是荒唐的。她要是走起路来那么舒服，该有多少女人想学她走路的样子呢。"

莱昂兄弟把脑袋同时转向房门：一个转过来，另一个又转过去。博尼法西娅的手和嘴又在发抖了，"谢谢你的这番话。可我知道，这只是说说而已，特别是您说话的那种语气，内心里并不是那样想的。"她的脚又往后缩了一下，何塞菲诺把头伸到椅子底下，他说话的声音缓慢，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是真心诚意这么想的。"这几个字他是慢慢腾腾、轻声轻气地说出来的，并且充满了甜蜜的感情，如果没人在场，他还会说出更多的话来的。

"您别给我添麻烦了，不可征服的人，""猴子"说，"你是在自己的家里，这儿只不过有两个又聋又哑的人罢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去看看是否下雨了，任凭尊便吧。"

"你们走吧，走吧，"何塞菲诺矫揉造作地说，"让我稍微安慰一下博尼法西娅。"

何塞咳嗽了一声，站起身来，踮着脚走到了门口。接着，

他又笑容满面地走了回来："利图马真的累了，睡得象头死猪。"那双好奇的眼睛在东张西望，不厌其烦地观察着托架的木头、椅子腿、席子边儿以及躺在席子上那修长的身躯。

"表妹不喜欢奉承，""猴子"说，"何塞菲诺，她脸都红了。"

"你还不了解皮乌腊人，表妹。"何塞菲诺说，"你吩咐他们去看看是否下雨了。"

"你再这样的话她会去告诉利图马的。""猴子"说，"那表兄就要大发雷霆了。"

"让她去告诉好了，"何塞菲诺口吻亲热而温和地说："我才不怕呢。你们都了解我，我喜欢哪个女人，我就要告诉她，不管她是谁。"

"你让野豌豆酒搞得晕头转向了吧。"何塞菲诺说，"你说话小声点儿。"

"我喜欢博尼法西娅，"何塞菲诺说，"干脆让她知道好了。"

博尼法西娅的双手抱住双膝，抬起头来，勉强地微笑着，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

"你跑得多快啊，表兄！""猴子"说，"可以得百米赛的冠军了。"

"你别再这样了。"何塞菲诺说，"你在叫她担惊受怕呢。"

"他听到会发火的。"博尼法西娅咕哝着，她看了一眼何塞菲诺，他猛然吻了她一下，她的目光却注视着天花板，然后又移向托架和地面，"他知道会发火的。"

"让他发火吧，有什么了不起！"何塞菲诺说，"小伙子们，你们想知道吗？博尼法西娅迟早要成为我的老婆的。"

这时，她的双眼盯着地板，两片嘴唇在嘟 囔 着 什 么。莱昂兄弟在咳嗽，眼睛却没有离开隔壁那个房间。过了片刻，响

起了一阵鼾声，接着又一阵更长的鼾声，这使大家松了一口气。

“算了吧，何塞菲诺。”“猴子”说，“她不是皮乌腊人，而且刚刚和我们认识。”

“你别发呆了，表妹。”何塞菲诺说，“你要么顺着他，要么给他一个耳光。”

“我并不害怕，”博尼法西娅喃喃地说，“不过他要是知道了，或者听到了什么……”

“请她原谅你吧，何塞菲诺。”“猴子”说，“告诉她那是开玩笑，看你把她弄成什么样子了！”

“是跟你开玩笑，博尼法西娅，”何塞菲诺笑道，一面往回爬去，“我向你起誓，你别这样了。”

“我不了，”博尼法西娅嘟囔着，“我不这样了。”

二

“干吗这么装模作样？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矫揉造作了？”“黄头发”问道，“为什么不一起闯进去，管他愿意不愿意把他拖出来呢？”

“因为军曹正在想方设法立功呢。”“小个子”回答，“你没看到他变得多么忠于职守了吗？他希望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去办。可能是夫妻生活把他搞跨了吧，‘黄头发’。”

“这两个人的婚姻会把‘胖子’嫉妒死的。”“黄头发”说，“好

象昨天晚上他在帕雷德斯那儿又喝酒了。他因为没有能抢在军曹之前下手，又咒骂开了，说他失去了找女人的最后一次机会。那个女人有她迷人的地方，不过'胖子'说得未免言过其实了。"

他们埋伏在野生的藤蔓中间，枪口瞄准着离他们只有几米远的那所由很多树枝支撑着的领航员的茅屋。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在屋子里扩散开来，照亮了凉台的一角。"小伙子们，没有谁出来过吗？"一个黑影凑近"黄头发"和"小个子"，他们两人答道："没有，我的军曹。'胖子'和'黑子'已经守在另一边了，要逃走除非是插翅飞出去。""小伙子们，你们可别头脑发热。"军曹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就招呼你们。"他的举动显得很平静。天空，月亮透过几片薄云洒下一片清光。远处，在黑魆魆的森林和泛着淡淡银光的河水那边，只看到圣马丽亚·德·涅瓦的一片灯光在隐隐约约地闪烁。军曹不紧不慢地打开了子弹盒，掏出左轮手枪，拉开了保险栓，对警察们嘀咕了几句。接着，他就象往常那样缓慢而不动声色地朝茅屋那边走去，不一会儿他的身影便在丛生的藤蔓和夜幕中消失了。过了片刻，他又在被灯光照亮的晾台一角那里出现了。他的脸在隔墙里射出的暗谈亮光中闪了一下。

"你注意他走路和说话的姿态了吗？""黑子"说道，"多半是被弄垮了。他肯定出什么事了，以前可不是这样！"

"那个琼乔女人象挤柠檬似的在挤他。""胖子"说，"我敢说，他白天跟她睡三次，夜里跟她睡三次。你为什么相信他离开岗位的种种借口呢？很清楚，他是去跟那个琼乔女人睡觉。"

"他们正在蜜月里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黑子"说，"'胖子'，你别瞒我，你快妒嫉死了。"

他们伏在一块狭小的、离水边很近的河滩上，前面是树木

形成的一道胸墙，大家手里握着枪，但是没有瞄准茅屋，从那儿看过去，茅屋斜斜地立在黑影里，显得很高。

“他发火了。”“胖子”说，“说说看，为什么我们不一接到中尉的命令就把涅维斯抓起来？等天黑下来，得弄一个计划，我们把屋子包围住。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么些蠢话！让堂法比奥瞧瞧，这不过是想显显我们的威风。”

“中尉赢了，人家会授给他一枚新袖章的。”“黑子”说，“你看吧，我们什么也不会捞到。你没注意从博尔哈来了信使吗？镇长只让中尉去这儿，去那儿，难道不是我们在岛上找到疯子的吗？”

“那个琼乔女人大概给他喝了迷魂汤了。”“胖子”说，“这种媚药会使他发疯的。所以他才这样疲惫不堪，站着就睡着了。”

“真该死，真该死。”军曹说，“您在这儿干什么？这儿怎么啦？”

拉莉塔和阿德里安·涅维斯从吊床那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他们的脚边放着一只装满香蕉的陶盘子，油灯散发出一股带有气味的白烟。军曹还站在门槛那儿，不住地眨巴着帽檐下那双惊诧的眼睛。“难道阿基利诺没有对您说吗？”他惊愕地问道。“堂阿德里安，大约两小时前，我不是就让孩子告诉您快点逃走吗，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一边不相信地晃动着手里的左轮手枪，一边说：“真该死。”“是的，军曹，他已经把您嘱托的话告诉我了。”领航员好象咀嚼着每一个字似地说：“我已把孩子送到熟人那里去了，他们住在河那边。”从他的嘴角到两颊显出两道深沟。“那现在怎么办呢？您自己为什么不走呢？该藏起来的不是孩子，而是您，堂阿德里安。”军曹用左轮手枪敲打着自己的大腿说，“我已经冒着风险把这件事拖了好几个小时了，

夫人，您还要我怎么样呢？堂阿德里安，我给您留下了绰绰有余的时间。"

"他在和他磨嘴皮子呢。""小个子"说，"他可能会对堂法比奥说：'我是单枪匹马进去的，并且一个人把他抓了出来'。他想与中尉分享这份功劳，这个皮乌腊人正在想方设法调离这儿呐。"

随着灯光的闪动，从茅屋里传来一阵几乎没有振动夜空的低语声，它漂浮在夜空中，但没有打破夜晚的宁静，就象一道孤零零的水波在平静的河面上荡漾。

"等中尉来了，我们再跟他说说。""黄头发"说，"让他派我们押俘虏到伊基托斯去。这样，怎么说也会给我们几天假的。"

"她可能会有点难看，也有点矮胖，你说她怎么样都可以。""黑子"说，"你别说了，'胖子'，任何人都会帮那个琼乔女人忙的，你是第一个。因为每次你喝醉时，总是一个劲地唸叨她，伙计。"

"当然，我会和她睡觉的。""胖子"说，"但是你会和一个土著女人结婚吗？我可一辈子也不会这样，兄弟。"

"很可能他把他杀了，他会借口说'他不服从我的命令，我不得不把他干掉'。""小个子"说，"为了戴上奖章，那个皮乌腊人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

"要是这些都是突然编造出来的呢？""黄头发"问道，"博尔哈信使来的时候，我看过中尉的报告，'小个子'，当时我不相信那些话。涅维斯看上去不象强盗，倒象个好人。"

"得了吧，谁也没有生就一副强盗相。""小个子"说，"或者不如说一切人的长相都象强盗。不过，看了报告后，我也大吃一惊，会判他多少年？"

“谁知道呐。”“黄头发”说，“肯定要判好多年。他们把所有的人都偷遍了，这里的人发誓要向他报仇。你是知道的，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偷了，但他们还是不断捣乱，为了寻找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不能相信的是，这家伙可能是头儿。”“小个子”说，“再说，如果真象传说的那样，他偷了那么多东西，他是不会穷得叮当响的。”

“他是个什么头儿，”“黄头发”说，“这无关紧要。要是找不到其他人，他们就会让涅维斯和疯子当替罪羊。”

“我对他哭过了，军曹，我也求过他。”拉莉塔说，“自从你们去岛上后，我就一直向他哭诉。我说，阿德里安，咱们走吧，咱们躲起来吧。您也打发人来告诉我们了，孩子们把水果都摘下来了，我们把他的东西也都收拾好了，阿基利诺也求过他，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谁的话都不理睬。”

油灯的亮光洒满了拉莉塔的脸庞，把她那凸出的颧骨、脸上的疙瘩、颈部的疤痕和遮住嘴的、不住地颤动的披散的头发，照得一清二楚。

“尽管您身穿军服，可您有一副善良的心肠。”阿德里安·涅维斯说，“所以我才同意做您的教父。”

但是，军曹没有听他说下去而是扭过脸去，隐蔽着身子察看凉台上的动静；他把一个手指头按在嘴边：“堂阿德里安，您现在就从栏杆扶手上滑下去，不要弄出声来，然后穿过河道。等我数到十下就朝天放枪。随后我就跑出去叫喊：小伙子们，他从那边逃跑了，我趁势把警察们带到山上去。堂阿德里安，您趁黑推着汽艇走，进入马拉尼翁河后再发动马达；然后您就飞快地逃跑，不要给抓住。堂阿德里安，要特别当心这一点，要

不我自己也可能因此遇到麻烦的，不要让他们抓住。”拉莉塔：“对，对，我去解开汽艇，把桨拿出来，和您一道走。”一句句话从她嘴里急促地蹦出来，她的前额舒展了，她的面色一刹那间显得空前年轻。她说：“阿德里安，衣服和吃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也不缺，咱们用桨划，到达军营之前就上山去。”军曹站在高处，向四周瞭望，并叮嘱道：“你们把身子紧贴着舱底，不要把头抬起来，要是让那些小伙子看到，他们会开枪的，‘小个子’的枪法很准。”

“谢谢您，不过我已经考虑很久了，从河里是无法逃出去的。”阿德里安·涅维斯说，“这种时候谁也过不了蓬戈，就是巫师也没办法。军曹，您看，中尉是怎样被阻挡在圣地亚哥河那边的，那条河与马拉尼翁河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是，堂阿德里安。”军曹问，“那您到底想怎么办呢？我真不明白。”

“唯一的办法是进山里去，就象我上次干的那样。”涅维斯说，“可我不想再那样干，军曹，自从你们到岛上去后，我就在考虑了，都觉得腻烦了。在我的余生，我不想再去过那种在山里转来转去的生活了。我不过是他的领航员，只给他开过船，就象替你们开船一样，我想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在这儿一直是安分守己的，这一点，无论是嬷嬷们、中尉还是镇长，大家都清楚。”

“没有打起来。”“小个子”说，“否则会听到叫喊声的，好象在谈心。”

“也许正在睡觉，可能他在等他穿衣服。”“黄头发”说。

“或者，也可能军曹正和拉莉塔干呐。”“胖子”说，“他把涅维斯捆住后，当着他的面在和她干呢。”

"'胖子'，你真会想象。""黑子"说，"好象给你喝了春药似的，白天黑夜地欲火中烧。再说，谁去跟脸上长满疙瘩的拉莉塔睡觉？"

"可她是白人呀。""胖子"说，"我宁愿要一个有疙瘩的文明女人，也不要脸上光滑的琼乔女人。她就是脸上有疙瘩，我看见她洗过澡，她那两条大腿生得可不错呢。现在就要剩下她孤单一人了，她肯定要人安慰安慰。"

"没有女人，你会发疯的。""黑子"说，"当然，我有时也是这样。"

"您这脑袋干嘛用的啊，堂阿德里安。"军曹说，"如果不从水路逃，那事情就麻烦了，您不看见他们把罪过都推在您身上吗？中尉的报告说疯子快死了，您别再固执了。"

"他们可能要把我关几个月，但是以后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我可以再回到这儿来。"阿德里安·涅维斯说，"要是我到山里去的话，就再也见不到我的老婆和孩子们了，我不愿意象一头野兽那样活到死。我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这一点潘塔查和土著们都知道。我在这儿的所作所为和一个善良的文明人一样。"

"军曹劝你是为了你好。"拉莉塔说，"你听他的话吧，阿德里安！为了你最心爱的人，为了你的孩子们，阿德里安。"

她的手一会儿抓地上的土，一会儿拍打香蕉，嗓音也沙哑了，阿德里安·涅维斯已经在穿衣服了。他穿了一件皱折不堪、钮扣掉光的衬衫。

"您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难过。"军曹说，"您们就是我的朋友，堂阿德里安。博尼法西娅会怎么样呢？她以为您和我都已经远走高飞了。"

“拿着，阿德里安。”拉莉塔哭着，“把鞋子也穿上。”

“我用不着。”领航员说，“你给我放着，等我回来再穿吧。”

“不，不，穿上吧！”拉莉塔大声叫着，坚持要他穿，“把鞋穿上！阿德里安。”

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使领航员的脸色显得激动不安，他茫然地看了军曹一眼，蹲下身子穿上了那双厚底鞋。军曹：“堂阿德里安，我将力所能及地照料您家里的事情，至少您不必为这一点担心。”他已经站在那儿了，拉莉塔走到他身边挽起了他的一只胳膊。他问道：“你不会哭吗，不哭吗？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哭过，现在也不应该哭。他们很快就会把我放出来的，那时候，生活就更加安定了。我不在家时，你要照顾好孩子。”她象机器人似的不住地点头。这时她又恢复了年龄已大的样子，她的脸在抽搐，两眼睁得盘子那么大，军曹和阿德里安·涅维斯往凉台走去，然后下了台阶，当他们刚踏进野生的藤蔓丛中时，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右边的黑影里响起了“黄头发”的声音：要逮的那个家伙出来了！军曹则故意大声说：“妈的，把手举起来，要么老实点，要么我就毙了你。”阿德里安·涅维斯服从了命令。他举起了双手，在前面走着。军曹、“黄头发”和“小个子”跟在他后面，在地里的犁沟中间慢慢地走着。

“我的军曹，怎么耽搁了这么久？”“黄头发”问。

“我审问了他一会儿。”军曹答道，“让他和他老婆告别了一下。”

当他们走到长满灯心草的地方时，“胖子”和“黑子”也迎面走来。两个人没说一句话便加入了他们的队列，就这样，他们一声不响地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圣玛丽亚·德·涅瓦。他们从那些

模糊不清的茅屋旁边走过时，不断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在卡皮罗纳树丛里和茅屋的支架下也有人观看。但是谁也没有走近他们，也没有人向他们打听什么。当他们走到码头前面时，听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光脚奔跑的声音。军曹一看，原来是拉莉塔气呼呼地跑来了，她可能要来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她只是气喘吁吁地从警察中间走了过去，在领航员涅维斯身边停留了一下，说："阿德里安，你忘了带吃的东西了。"她递给他一包东西，然后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远远地跑开了，她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黑暗中。当他们走到目的地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象猫头鹰叫似的哀鸣。

"'黑子'，你瞧，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胖子"说，"她的身段还很不错，比任何一个琼乔女人都苗条。"

"哎呀，'胖子'。""黑子"说，"你尽想这种事，真烦透了。"

"如果天气好的话，明天下午，富西亚，"阿基利诺说，"我先去察看一下。附近有个地方，你可以在那儿的船上躲一躲。"

"要是他们不同意呢，老伙计？"富西亚说，"那我怎么办？我的命运会怎样呢？阿基利诺。"富西亚反问。

"你先别考虑那些可能怎样的事情。"阿基利诺说，"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熟人，他是会帮我们忙的。再说有钱什么事都好办。"

"你把钱都给他们吗？"富西亚说，"别傻了，老伙计。你给自己留点吧，至少留点做生意的。"

"我不要你的钱。"阿基利诺说，"我要回伊基托斯去取货，然后在这一带做点买卖。等我把东西都卖了，我就到圣巴勃罗看你去。"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拉莉塔问，"是我吃了那些罐头

吗？所有的罐头我都给你了；吃光了可不是我的过错。”

“我不想跟你说话。”富西亚说，“也不想吃东西，把这个倒掉，叫那些阿楚亚女人来。”

“你想叫她们给你烧热水，是吗？”拉莉塔问，“她们正在烧，我已经跟她们说了。你至少吃点鱼，富西亚。是胡穆刚刚给你拿来的鲱鱼。”

“你干吗不让我高兴一下呢？”富西亚说，“我想从远处看看伊基托斯，哪怕只看看那些灯火。”

“你疯了吗？伙计。”阿基利诺说，“你忘了有水上巡逻队吗？再说，这儿的人也认识我。我愿意帮你的忙，可我不想进监狱。”

“圣巴勃罗什么样？老伙计。”富西亚说，“你去过多次了吗？”

“去过几次，都是顺便。”阿基利诺回答，“那儿不常下雨，没有沼泽地。不过有两个圣巴勃罗，我只去过有监狱的那个，是去做买卖的。你去的将是另一个圣巴勃罗，其间相隔大约有两公里。”

“那儿人多吗？”富西亚说，“有上百人吗，老伙计？”

“肯定要多。”阿基利诺说，“有太阳的时候，他们就光着身子在沙滩上散步。可能阳光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处，也许是为了吸引来往船只的注意。他们大声向行人讨东西吃，要香烟抽，要是不理他们，他们就破口大骂，甚至扔石头。”

“你一谈起他们来就厌烦。”富西亚说，“我敢说你是要把我扔在圣巴勃罗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老伙计。”

“我给你答应过了。”阿基利诺说，“难道我对你说话不是从来算数的吗？”

“这将是你第一次说话不算数。”富西亚说，“也将是最后一次，老伙计。”

“你要我帮你一下吗？”拉莉塔说，“我帮你把鞋子脱下来吧。”

“你给我出去！”富西亚说，“等我叫你时，你再进来。”

这时，那些阿楚亚女人默默地把两个冒着热气的水缸搬了进来。她们把缸放在吊床旁边，看也没看富西亚一眼就出去了。

“我是你妻子呀。”拉莉塔说，“你甭害臊。干吗要我出去呢？”

富西亚把头一歪，看了拉莉塔一眼。他那一双眼睛仿佛两个喷着火焰的裂缝：你这个洛雷托的婊子，滚你的吧。拉莉塔转身离开了茅屋。天早已黑了。空气非常沉闷，好象很快就要雷电交加，降下倾盆大雨似的。乌安比萨人的村里，一堆堆篝火烧得噼啪作响，棕榈树林里火光熊熊，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人群川流不息，尖厉的叫声和粗哑的吼声交织成一片。潘塔查坐在茅屋的栏杆上，来回荡着他那垂挂着的双腿。

“怎么回事？”拉莉塔问，“他们为什么烧这么多堆火？干吗这么大叫大嚷？”

“是外出打猎的人回来了，夫人。”潘塔查回答，“您没有看见那些妇女吗？她们整天都在做马萨托酒，他们要欢庆一番呢。他们希望老板也去参加。夫人，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因为堂阿基利诺还没有来。”拉莉塔说，“罐头都吃完了，酒也快喝光了。”

“老头儿好象有两个月没来了。”潘塔查说，“夫人，这次真的他不会来了。”

“现在不管怎样对你都一样，是不是？”拉莉塔说，“你已经有老婆了，这对你反正无关紧要。”

潘塔查放声大笑起来。这时，那个萨普拉女人来到茅屋的门口，满身珠光宝气：头上戴着凤冠，手上和脚上戴着镯子，两颊和乳房上都描着花纹。她对拉莉塔微微一笑，便挨着她在栏杆上坐了下来。

“她的西班牙语学得比我还好。”潘塔查说，“她非常喜欢您，夫人。她很害怕，因为出去打猎的乌安比萨人快回来了。我怎么说，她还是怕他们。”

这时，萨普拉女人指着那片遮着峡谷的灌木丛说：那是领航员涅维斯，他手里拿着草帽，光着上身，裤腿卷到膝盖上面，正往这边走来。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潘塔查说，“你在打鱼吗？”

“是的，我一直到了圣地亚哥河那边。”涅维斯说，“可我运气不好，天快下暴雨了，鱼儿不是逃走，就是游到水底下去了。”

“乌安比萨人都回来了。”潘塔查说，“今天晚上他们要狂欢一番呢！”

“所以胡穆才离开这儿。”涅维斯说，“我看见他是划着他那条独木舟从草地走的。”

“他可能要在外面待两、三天”，潘塔查说，“这个土著人也怕乌安比萨人。”

“倒不是怕，只不过他不愿让他们给砍了脑袋。”领航员说，“因为他知道乌安比萨人喝醉后，会想起对他的仇恨。”

“你也要和那些土著一起去欢庆吗？”拉莉塔问。

“不，我划船划累了。”涅维斯说，“我要去睡觉。”

“虽然禁止到外面去，但有时当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也让人们出去。”阿基利诺说，“他们自己造独木舟，把船划到科洛尼亚的前面停下来说，‘是把东西给我们还是我们到岸上去。’”

“科洛尼亚住的是些什么人，老伙计？”富西亚问，“那儿有警察吗？”

“没有，我没看到过。”阿基利诺说，“那儿住的是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他们开了小块园地。”

“阿基利诺，这些人虽然是他们的亲属，可都挺讨厌他们，是吗？”富西亚问。

“有时，亲属关系也不顶事。”阿基利诺说，“这可能因为家里人不习惯，害怕自己也传染上。”

“那末，没有谁去看他们了。”富西亚说，“那病人也不让看了。”

“不，不，恰恰相反，看病人的人很多。”阿基利诺说，“进去之前，得上他们的船，然后给你块肥皂洗洗澡，还必须脱去身上的衣服，围上他们的围裙。”

“你干吗要让我相信你一定来看我呢，老伙计？”富西亚说。

“从河里可以望见那些房子。”阿基利诺说，“房子都挺不错，有一些同伊基托斯的一模一样，也是用砖砌的。你在那儿要比岛上好，兄弟。你会认识我的朋友，生活也将很安定。”

“你还是把我送到一个小河滩上去吧，老伙计。”富西亚说，“隔些时候给我送点吃的来。我要藏起来，不让任何人见到。阿基利诺，你别把我送到圣巴勃罗去。”

“富西亚，你几乎路都不能走了。”阿基利诺说，“你自己没有数吗，伙计？”

“既然对乌安比萨人这么害怕，那你怎么让他们的巫师替你治高烧呢？”拉莉塔问。萨普拉女人微笑着，没有回答。

“那是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把巫师带来的，夫人。”潘塔查说，“巫师对她又是念咒，又是跳神，还往她鼻子里喷烟，她眼睛连睁也没敢睁。与其说她烧得发抖不如说是吓得发抖。我看她的病是吓好的。”

雷声大作，下起雨来，拉莉塔躲到了屋檐下。潘塔查仍然在栏杆上坐着，让两条腿任雨淋打。不一会儿，雨停了，空地上布满了水蒸汽。领航员住的茅屋里，灯已经熄灭，他可能睡了。刚才这点雨不过是个信号，一场暴雨将把那些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乌安比萨人浇湿。很可能阿基利诺被雷鸣吓坏了，拉莉塔跳下扶梯想去看他；她穿过空地，径直走进了茅屋。富西亚把双腿浸泡在水缸里，他那大腿皮肤的颜色就象粘瓦缸的颜色，呈粉红色，鳞片四起。他伸手去拉蚊帐，但眼睛没有离开她；拉莉塔：“富西亚，干吗害臊呢？”他把蚊帐扯下来，遮在腿上。拉莉塔嘟哝道：“让我看看有什么不好？”富西亚弯下身子，打算拿靴子。他说：“没有你的事。”最后，他抓起靴子，随手向她掷去，但是没有打中，靴子擦着拉莉塔的身子掠过，碰在木床上，孩子没有哭。拉莉塔走出茅屋，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

“老伙计，他们把那些死人怎么办呢？”富西亚说，“是不是都就地埋掉？”

“肯定就埋在那儿了。”阿基利诺说，“他们不会把尸体扔进亚马孙河的，要不然他们就不是文明人了。”

“你总是漂泊不定地在河上生活吗？”富西亚说，“你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死在船上？”

“我愿意死在我的家乡。”阿基利诺说，“我在莫约班巴什么

人也没有了，既没有家，也没有朋友。但是我愿意死后葬在那儿的墓地里，我也说不出究竟为什么。”

“我也愿意回坎波格兰德去，”富西亚说，“到那儿打听一下我的亲戚和小时候的朋友们怎么样了，有些人一定还记得我的。”

“有时我也后悔自己没有个伙伴。”阿基利诺说，“不少人都曾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干，出点钱置条新船。大家都对旅游生活感兴趣。”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呢？”富西亚说，“现在你上年纪了，如果你那时接受人家的建议，现在你就有人做伴了。”

“我了解那些人。”阿基利诺说，“我会处理好与伙伴的关系的，我教他做买卖，把他介绍给顾客。到那时，他就可能这样想，干吗还把这么点钱拿来再分呢？由于我年纪大，要是我有个伙伴，很可能被他欺骗。”

“阿基利诺，我心里很难过，我们再不能在一起了。”富西亚说，“一路上我都会想这件事的。”

“那不是你做的生意。”阿基利诺说，“你雄心勃勃，干这一行赚的那点钱你是看不上眼的。”

“雄心对我有什么用呢，这一点你很清楚。”富西亚说，“同你这个从没有雄心的人相比，我的下场要糟糕一千倍。”

“富西亚，是上帝没有帮助你。”阿基利诺说，“世上一切事业的成功，都要靠上帝帮助。”

“为什么上帝不帮助我却帮助别人呢？”富西亚说，“譬如，为什么找我的麻烦而帮助雷亚特吉呢？”

“你死后去问上帝吧！”阿基利诺说，“我怎么知道呢，富西亚。”

“下雨以前，咱们到那儿去待一会儿吧！老板。”潘塔查说。

“好吧！就去待一会儿。”富西亚回答，“别惹那些狗东西生气。涅维斯不来吗？”

“他去圣地亚哥河捕鱼回来后睡了。他刚把灯熄掉，老板。”潘塔查说。

他们离开茅屋，向被红色火光映照着的乌安比萨人的村子走去；拉莉塔坐在廊柱边等候着，茅屋不住地往下滴水。过了一会儿，领航员穿着长裤和衬衣来了，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拉莉塔却不想走了，她说：“明天吧，现在就要下暴雨了。”

“不要等明天，现在就走吧！”阿德里安·涅维斯说，“老板和潘塔查将留在那儿参加欢庆活动，乌安比萨人都喝醉了。胡穆在运河那边等我们呐，他将把我们带到圣地亚哥去。”

“我决不能把阿基利诺舍在这儿。”拉莉塔说，“我不愿丢掉我的孩子。”

“谁也没有说要把他舍下呀。”涅维斯说，“我也愿意把他带走。”

她走进屋子，抱着一包裹着的东西走出来。他什么也没有跟拉莉塔说就朝养龟的水池那儿走去。她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但是，走进峡谷时，她便平静下来，紧紧地抓着领航员的胳膊。涅维斯让她先上船，然后把孩子递给她，接着小船就轻轻地划破漆黑的水面。透过那道棕榈树形成的黑森森的屏障，可以隐约看到篝火的亮光，听到阵阵歌声。

“我们这是往那儿去呀？”拉莉塔问，“你什么也不跟我说，就是一个人干。我不愿跟你走了，我想回去。”

“住口！”领航员说，“在离开这片水域之前，你别讲话。”

“已经快天亮了。”阿基利诺说，“可我们还没有合过眼，富

西亚。”

“这是我们待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富西亚说，“我觉得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阿基利诺。”

“我心里也很难过。”阿基利诺说，“但是我们不能再呆在这儿了，得马上赶路。你不饿吗？”

“把我留在一块小海滩上吧，老伙计。”富西亚说，“看在我们的友情上，阿基利诺。别把我送到圣巴勃罗去，你把我随便丢在什么地方都行。我不愿到那儿去死，老伙计。”

“要挺住，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瞧，我算了一下，从我们离开岛子起，正好是三十天。”

事情就是这样，现实与愿望常常混杂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会今天早上来呢？她能听得出你的声音、闻得出你的气味吗？跟她说话吧，看她脸上怎样流露出既高兴又焦急的神色。你把她的手在你手里握了一会儿，感觉到她皮肤下面那隐隐约约的恐惧，血液里那轻微的不安。看她怎样噘起了双唇，如何颤动着眼皮。想知道吗？你为什么这样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为什么抚弄我的头发？为什么用手搂住我的腰？为什么说话时你的脸这样挨近我的脸？这样向她解释吧：这是为了叫你别把我同别人混淆起来，因为我希望你认出是我，托妮塔，从我嘴里冒出来的这股气流，这些声音就是我正在向你所说的事情。但是，要谨慎，要留神，当心周围的人。这儿一个人也没有，握着她的手快松开吧，你害怕了吧，托妮塔。你怎么颤抖起来了呢？求他原谅你吧。把你的睫毛染成金色的太阳又出现在那儿了，而她，肯定又在沉思、怀疑和想象，我可一点

儿也不坏，托妮塔，不要怕我。她在默默地思索，企图弄懂这一切。这是怎么回事？干吗要这样？而其他的人都在那儿：哈辛托在抹桌子，查比罗在谈论棉花、公鸡和跟他睡过觉的女人，几个妇女在兜售蛋糕，她在无声的黑暗中吃力地、痛苦地探究着，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说："我疯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这是使你痛苦，我应该为此感到羞愧，跨上马吧，咱们再到沙地、大厅和塔楼去吧！拉上窗帘，让蝴蝶姑娘到楼上来，让她一声不响地脱光衣服。"走近点，不要乱动，你还是个孩子，"你怎么爱她就怎么吻她吧，你说她的两只手好似花朵，她答道，您说的话多动听呀；老板，我真的这样使您喜欢吗！"穿上衣服，回到大厅里去吧！蝴蝶，你为什么要说话呢？她说，"您已经掉进情网了，想让我来代替她。"你说："走开，滚吧，任何妓女也别再到塔楼上来。"而后又是孤独，竖琴，烧酒，你狂饮吧，躺到床上去，你烦恼吧，在黑暗中琢磨去！她有权利得到人们的爱吗？我有权利爱她吗？假若这是一种罪孽，那会与我有关吗？没有她来消除这些疑团，夜是过得这样慢，令人难眠，使人感到空虚。楼下传来笑声、碰杯声和开玩笑的声音，在喧闹的吉他声中，细弱的笛声隐约可辨，那里人声喧哗，舞兴方酣。那是一种罪孽，安塞尔莫，你要死的，悔过吧。你说，那不是罪过，神父，除非她死去，否则我是没有什么过可悔的。神父说，她是被迫的，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你说，不是这样，虽然她看不见我，但是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她没有跟我讲话，但是我们相爱，事情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上帝是伟大的，托妮塔，你把我认出来了，不是吗？你试一下，握住她的手，从一数到六。她握了吗？再数到十，你看到了吗？她没有松开你的手。一直数到十五，她的手仍然留在你那

充满自信的柔软的手里。这时，已经不落沙子了，一阵凉爽的风从河边吹来。到“北方之星”酒店去吧，托妮塔，我们去吃点什么。她的手在寻找谁的胳膊？她让谁来搀着穿过广场？你说，她在寻找你的，而不是堂欧塞维奥的胳膊；她让你而不是让查皮罗搀着穿过广场。那么，她爱你吗？你再体验一下你曾体验过的东西吧：她那年轻的晒得黝黑的肌肉，胳膊上的直立着的汗毛，桌子底下，她的膝挨着你的膝，李子汁味道好吗，托妮塔？她的腿一直挨着你的腿，你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心里感到了满足。这时你说：堂欧塞维奥，那末生意是做得挺顺利的了；那末在苏亚纳开的那爿店铺生意最兴隆了；塞瓦略斯大夫，那么阿雷塞快要死了，这对皮乌腊是多么不幸呀！他是这里最博学的人。这时候，你多幸福，你感到血管和肌肉在微微发热，心里燃烧着一股细小的火焰，太阳穴里也是这样，手腕下好似有两个在裂开的小“火山口”。现在不仅仅是膝盖，而且脚也和你靠在一起了，在粗大的靴子旁边，它显得既瘦小又温驯，还有脚踝，以及与你大腿平行的她那苗条的大腿。你说，上帝虽然是伟大的，但她可能并没有觉察，这纯属偶然之遇吗？你再试验一下，靠她近一点，她往后退了，还是仍然紧贴着你？她也往你腿上靠了靠吗？你说：“你不是在闹着玩儿吧，姑娘？”你觉得我怎么样？于是，贪婪的念头又出现了：最好能有机会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不是这儿，是到塔楼上去；不是在白天，是在夜里；不是穿着衣服，是脱光身子。托妮塔，你不要把腿挪开，继续碰碰我。这是一个夏日的闷热的上午，这儿既有擦皮鞋的、讨饭的，也有叫卖的女商贩和做完弥撒出来的人；“北方之星”酒店里聚集着许多顾客，他们在交谈着，谈到棉花、水位上涨、星期天的辣椒烤肉；突然间，感到她的手在寻摸

着，她找到并抓住了你的手。注意！小心！你不要看她！你不要动弹，微笑一下；人们在继续谈着棉花、赌注、狩猎、坚硬的鹿肉和防不胜防的灾害；与此同时，她知道她的手在你手里，给你传递着神秘的信息，把用玄秘的挤压和轻轻的掐捏代表的话语解释给你听。你一直在不停地叫着：托妮塔，托妮塔，托妮塔！现在，不要再怀疑了，明天，比这会儿更早一点，你躲在教堂里偷偷地注视着，听着沙粒落在罗望子树冠上的轻微响声，紧张地等候着，眼睛盯着被街心花园和树木遮住一半的拐角。那儿，在拱形屋顶和拱门的下面，时间又凝滞不前了，铺在地上的细砖板着冷冷的面孔，那些长凳上空无一人，那斩钉截铁的意志和背上流着的冷汗，胃里的突然空虚之感。那条小毛驴儿，那个加利纳西亚女人，那些放衣服的篮子，一个侧影在飘然向前。但愿谁也不要来，胡安娜快走开吧，神父也不要出来；现在，快跑，外边的光亮、教堂的门廊、宽宽的台阶、人行通道、正方形的阴影，你张开胳膊迎接她吧！看她的头怎样偎依在你的肩头上，你抚弄着她的头发，掸去落在上边的黄沙；同时，要小心，“北方之星”酒店就要开门了，哈辛托就要呵欠连连地走出来，本地的居民和外乡的客人都要来了，你迎上前去！别采用欺骗的手段吻她吧！当她的脸发烫时，你对她说：“不必害怕，你长得挺美，我爱你，你不要哭。”她感到你的嘴唇在吻她的面颊，你注意到吗，她的感情冲动就要过去了，她的态度又变得温顺起来了，这样，你嘴唇下柔软的皮肤就象炎夏的散发着芳香的雨水，就象把天空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彩虹。那么，你把她抢来吧！你说：“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跟我住在一起吧，托妮塔。”你将照顾她，娇宠她，她同你在一起将是幸福的。稍待一些时候以后，你们就远离皮乌腊，到光天化日之下去生

活。你带上她跑吧，屋檐上还在往下落沙子，人们在睡觉或者在床上伸着懒腰，不过，你要看一看，观察一下周围的动静，把手伸给她，扶她上马。你不要让她紧张，慢慢地对她说：搂住我的腰，使劲搂住，一会儿就到了。这时，太阳又出现在城市的上空，大气是温暖的，街上空无一人，你们急得象疯了似的；突然，你看她怎样抓住你，紧紧地抓住你的衬衣，她的身体如何贴着你的身体，你看她的脸激动得一片绯红。明白吗？快点走行吗？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好吗？我们走？我愿意不愿意同你一道走？你说：托妮塔，托妮塔，你知道我们到哪儿去？我们为什么要去吗？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你要从老桥那儿过，不要走进人们起得很早的卡斯蒂利亚；沿着河边的角豆树快点走，现在应该是沙地那儿了，用脚后跟狠狠地驱马向前，让它蹦跳，让它奔跑！让马蹄狠狠地踩在沙漠光滑的脊背上、扬起阵阵尘烟遮住你们吧！那儿，马在嘶叫着，它跑累了；她的胳膊搂住你的腰，她头发上的味儿不时地被风吹进你的嘴里。用脚跟不断地赶马向前，就要到了，挥起鞭子，他又呼吸到了那一天早晨的气味，那一天早晨的尘土和疯狂的激动。进去吧，不要弄出声音；背上她，从塔楼那个狭窄的楼梯上去，你感到她的胳膊象一个充满生命的项链挂在你的脖子周围，那儿传来了鼾声，由于焦急，她张开了嘴巴，露出了发光的牙齿。你说，没有人看到我们，她们都睡着了，不要紧张，托妮塔。你把她们的名字告诉她吧："萤火虫"、"小青蛙"、"鲜花"、"蝴蝶"还有：她们都已经疲累不堪，她们喝过了酒，侍候了男人；她们不会觉察出我们来了，而且什么也不会讲出去。你说你将向她们解释一下，她们是通情达理的。但是，继续给她说下去，告诉她人们为什么称她们为妓女。跟她说说塔楼的事和那里的情

原

书

缺

页

原书缺页

她分分心，同她嬉戏，擦干她的面颊，给她唱歌，为她唱支催眠曲，对她说："睡吧，托妮塔，我将做你的枕头，守护着你睡觉。"

"今天上午他们把他押送到利马去了。"博尼法西娅啜泣着说，"据说要判好多年呢。"

"怎么？皮乌腊的监狱不是比猪圈还糟吗？"何塞菲诺一面在房间里踱着步，一面说道："犯人住的地方污秽不堪，"他把身子倚在窗台上，"他们经常被饿死。"在暗淡的街灯灯光下，圣米盖尔中学，教堂和梅里诺广场上那些角豆树，好象在梦境里一样。他又说："对那些蛮不讲理的人，他们不给饭吃，却让他们吃大粪，利图马恰恰是这样一种人，要是他们不吞下去的话，就有他们好受的了。所以把他送到利马去要比这儿好。"

"他们甚至都没有让我跟他告别一下。"博尼法西娅呜咽着说，"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就把他带走呢？"

"离别不是伤心的事吗？"何塞菲诺挨近她刚坐下的沙发说。博尼法西娅恼怒地扔掉了脚上的鞋子，身子猛烈地颤动起来。何塞菲诺："这样更好，对利图马也是如此，否则他会伤心的。你从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在罗赫洛公司听人说，旅费贵极了。"何塞菲诺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可怜的姑娘，你去利马干什么呢？您留在皮乌腊我可以照顾您，我会让你忘掉一切的。"

"他是我丈夫，我得去看他。"博尼法西娅抽泣着说，"不管怎么样，我要天天去看他，给他送吃的。"

"但是利马可不一样，看您多傻。人家给他们可口的饭菜

吃，并且待他们也不错。"何塞菲诺用胳膊搂紧博尼法西娅。她挣扎了一会儿，便让步了，最后，他的欲火也被点燃起来了。何塞菲诺："那个警察不是个粗鲁的家伙吗？"她答道，"瞎说。""他没有打骂你吗？""没有。"她听凭他去说她丈夫的坏话，又哭泣起来。何塞菲诺抚弄着她的头发，安慰她说："瞧你多傻，这是你的运气，野妞儿，给你直说了吧，你算把他摆脱了。"

"我这个人不好，可你比我更坏。"博尼法西娅呜咽着说。"我们两个都要遭罪的。你是知道我不喜欢别人叫我野妞儿的，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叫我？瞧你，瞧你，你有多坏！"

何塞菲诺把她轻轻地推开了。他站了起来，说："够了！没有我，你不早就要饿死了？你不象叫化子一样去讨饭？"他把身子往窗口一靠，两只手在口袋里搜寻着什么："你好象在做梦，而且还在我面前为那个警察哭哭啼啼。"他掏出一支烟，把它点燃："男子汉有他的自尊心，真是见鬼。"

"你在对我以'你'相称。来，"他突然转身对博尼法西娅说，"以前，只有在床上时，你才这样称我，而其它时候，你都称呼我为'您'。你是个多怪的人啊，野妞儿。"

见他回到她的身旁，她便往后退了一步，但还是让他搂在了怀里，何塞菲诺笑起来，问她："害羞吗？这些东西都是你家里的修女灌进你脑瓜里的吗？为什么只有在床上时，才称'你'呢？"

"我知道这是在作孽，尽管这样，我还是跟你在一起。"博尼法西娅又啜泣起来，"这一点你还没有意识到，但上帝要惩罚我的，也要惩罚你，这都是由于你的罪过。"

"多虚伪呀！在这一点上，你倒真象皮乌腊女人，象所有那些女人一样。多虚伪呀！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带你来的那

天夜里你要做我的老婆？”她掩面哭道：“不知道。我本来不会到这儿来的，但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何塞菲诺把烟头唾在地上，博尼法西娅蜷曲着身子，把后背朝着他，何塞菲诺便对她低声耳语起来：“但是，我是喜欢你的，你要讲老实话，野妞儿，你要坦白地告诉我，就说一次，说慢点，就跟我一个人说，亲爱的，你喜欢不喜欢我？亲爱的。”

“我喜欢，因为我是个坏女人。”她低声说道，“别再问我了，这是作孽，不要再谈这个了。”

“跟我会比跟警察更愉快吗？你发誓，谁也不会听见的，我是爱你的，你和我真的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吗？”他又是吻她的脖子，又是咬她的耳朵，裙子下面是窄窄的、紧紧的、温热的东西。“警察真的从来也没有把你弄得叫喊过吗？”她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我叫喊过，那是头一次，因为弄痛了。”“当他肆意发泄的时候，真的把你弄得叫起来过吗？就他自己弄得带劲儿，这是真的吗？”她回答：“别说了，何塞菲诺，上帝在听我们的话呐。”他说，“我碰碰你，你立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的，我喜欢你，因为你象火样地热。”他松开了她，她也不再嗳唷嗳唷地叫唤了。过了一会，她又哭了起来。

“他是在凌辱你，野妞儿，你这样待警察是白耽误时间，干吗那么为他难过？”何塞菲诺说。

“因为他是我丈夫。”博尼法西娅说，“我必须到利马去。”

何塞菲诺弯下腰，捡起地上的烟蒂，把它点着。几个孩子在梅里诺广场上做游戏，一个孩子爬到了那尊雕像上。加西亚神父家的窗户亮着灯光。时间还不太晚。你知道昨天我把表给当了吗？我忘了告诉你了，野妞儿，真的，真的，什么脑筋啊：一切都和圣托斯夫人说好了，明天一早去。

“现在我不想去了。”博尼法西娅说，“我不愿意，我不去了。”

何塞菲诺把烟头向梅里诺广场扔去，但是，连桑切斯·塞罗大街也没扔到。他从窗口转回了身子，博尼法西娅紧张地站起来。他说：“你怎么啦？你想用这样的目光把我杀死吗？我早就知道你有一双长得好看的眼睛了，干嘛睁得这么大？这是怎么回事？”博尼法西娅停止了哭叫，露出一副挑战的表情，她坚决地说：“我不去，他是我丈夫的孩子。”“你拿什么给你丈夫的孩子吃呢？在你丈夫的孩子生下来之前这段时间，你自己又怎么生活呢？我何塞菲诺要你前夫的孩子干什么呢？最糟糕不过的是人们碰到事情时从来也不去权衡一下利弊，上帝安在他们脖子上的脑袋干什么用的，真见鬼。”

“我当佣人去。”博尼法西娅说，“孩子生下后，我就带他到利马去。”

“大着肚子去当佣人？你这是做梦，谁也不会雇你的，即使碰巧有人雇你，人家也只会让你去擦地板，干这种费力的活儿，你丈夫的孩子可能不是流掉，就是生出来没有气，或是生个畸形儿，你去问医生吧。”“让他自己死吧，但我不想把他弄死；我愿这样做。”

她又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何塞菲诺在她身边坐下，用手搂着她的肩膀，说：“你是个不知感恩的人，你对我忘恩负义。我待你好还是不好？我为什么把你带到家里来呢？因为我爱你。我为什么给你饭吃？因为我爱你。相反，你却不想这一切。弄个前夫生的孩子让人家来笑话我吗？真是扯蛋，一个男子汉不是小丑。要付多少钱？这要费一大笔钱的。你不是为这个感谢我，却对我哭哭啼啼，野妞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好象

你并不爱我，而我是这么爱你，亲爱的。”说完，他用手拧她的脖子，从后面往她的耳朵上吹风，她呻吟道：“我的家乡，亲爱的嬷嬷们，我要回去，尽管是琼乔人住的地方，尽管那里不能造汽车，何塞菲诺，何塞菲诺，让我回圣玛丽亚·德·涅瓦去吧！”

“亲爱的，你回去比买所房子花的钱还要多。”何塞菲诺说，“你说了又说，可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别这样了，亲爱的。”

他拿出手帕，替她擦去了眼泪，并吻她的眼睛，他让她倾斜着身子，充满激情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对她说：“我对你是关心的，为什么呢？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什么呢？该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爱你。”博尼法西娅叹息着，把手帕捂在嘴上：“你要弄死我丈夫的孩子，这怎么说是为了我好呢？”

“不是弄死他，傻瓜，难道他已经生下了吗？”何塞菲诺说，“既然他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丈夫长丈夫短的呢？”

她回答：“是我的丈夫，我们是在教堂里结的婚，这是上帝承认的唯一有效的婚姻。”何塞菲诺：“瞧你有多怪，怎么把什么事情都和上帝扯在一起呢，野妞儿？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他满口“小姑娘，傻瓜，给我个吻。”“不。”“我要不是这样爱你，我会为你做这些吗？”他摇着她，搔她的胳肢窝，也不让她站起来，同时口里不停地说：“傻瓜，小倔强。我的小野妞儿。”“看见吗？看见吗？”她在打嗝和哭泣的间隙中笑着，每当她的嘴稍一停下不动时，他就吻她。“你爱我吗？一次，只弄一次，傻瓜。”她说：“我不爱你。”他却说：“我非常爱你，野妞儿，你太摆架子了，你滥用了我对你的情意。”她说：“你只是嘴上说说，并不

真的爱我。”他回答：“你摸摸我的心，看看它怎样在为你跳动。另外，如果你爱我，我会在一切事情上都让你称心如意。”裙子下面的东西是窄小的、温热的、滑润的，就象她衬衣里面的肉体一样，她的后背也是温热的，充满欲望的，粘稠稠的。何塞菲诺说话的声音开始犹豫不决起来，并且象她的声音一样，变得很低很低：“即使你愿意，我也不到桑托斯夫人那儿去了。”另一个被堵塞着的声音：“那怕把我杀了，我也不走了。”她又慢声慢气地说：“不过，我是爱你的。”话虽说得含含糊糊，但是充满了感情。

三

“瞧你板着脸，”军曹说，“好象别人强拉你走似的。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高兴！”博尼法西娅回答，“只不过想起要离开那些修女，心里有点难过。”

“喂，平塔多，那边的行李太靠外啦，箱子也没有拴好，这样经不起一晃就会落水的。”军曹说。

“喔，我的军曹，你到了花花世界可别忘了我们。”“小个子”说，“你要常给我们来信，跟我们讲讲大城市的生活，如果真的有城市的话。”

“皮乌腊是秘鲁最快乐的城市，太太，”中尉对博尼法西娅说，“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那座城市的。”

“但愿如此，先生，”博尼法西娅回答，“要是那儿果真这样快活，那我肯定会喜欢的！”

领航员平塔多把所有的行李什物都装进船舱后，跪在两只汽油桶中间的船板上检查马达。涅瓦河水色青青，河面上微风拂面；河水滔滔，向着马拉尼翁河流去。军曹在船上来回张罗着，检查行李、包裹与绳缆是否都放得合适；他既认真严格，又和蔼可亲。博尼法西娅瞅着眼前一片忙忙碌碌的情景，觉得也好象满有意思。但是她又不时地掉过头去，窥视着远处的山峦。

万里晴空之下，修道院已开始在丛林中显露出它的轮廓。它的墙垣和铝皮在晨曦中放射着淡淡的光芒。只有那石砌的小道，由于飘浮在地面的缕缕晨雾的遮蔽，无法使人辨认清楚——这一带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四处吹来的清风，使晨雾经久不散。

“亲爱的，能去皮乌腊，心里真高兴啊！你说是吗？”军曹问博尼法西娅。

“这是真的！”博尼法西娅回答，“恨不得快一点到那儿。”

“离这里很远吗？”拉莉塔问，“那儿的生活大概跟这儿不大一样。”

“听说皮乌腊比圣玛丽亚·德·涅瓦要大一百倍！那里的房子就跟我们在修女们的杂志上看到的那么阔气。那儿树木很少，据说尽是沙地，大片大片的沙地。”博尼法西娅回答。

“你走了，自然叫我伤心；不过为你着想，我又感到高兴。”拉莉塔说，“嬷嬷她们都知道你走吗？”

“知道。她们还嘱咐我许多事情呢。”博尼法西娅说，“安赫利卡嬷嬷伤心得哭了。她老多了，跟她说话得提高嗓门喊，否

则就听不见。她走路的时候连腿都抬不起来啦，眼睛眨巴个不停。她带我去了小教堂，我们在一起作了祈祷。唉，看起来这是同她最后一次见面啦！”

“她可是个狠心的老太婆，坏透了！”拉莉塔说，“她老是骂你地没有扫干净呀，锅没有刷干净呀。她还用地狱吓唬我呢！每天早晨都要问我：你为自己的罪孽忏悔过没有？她把阿德里安·涅维斯骂得一塌胡涂，骂他是强盗，说他把什么人都给骗了。”

“她上了年纪，所以脾气不好。”博尼法西娅解释道，“大概她知道她活不多久啦。不过她待我倒是一向不错。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

“皮乌腊的角豆树、驴子和亚麻是远近闻名的。”中尉插话说，“此外，皮乌腊离海也不远，您一定能看到大海，夫人，在海里洗澡比在河里好多了。”

“另外，夫人，据说那里的女人是全秘鲁最漂亮的。”“胖子”也说了一句。

“哎，我说‘胖子’，你跟夫人扯皮乌腊的漂亮女人干什么！”“黄头发”也开腔了。

“为的是让她提防着一点呵，别让那些皮乌腊的娘儿们拐走她的丈夫。”“胖子”回答说。

“博尼法西娅可知道我是个规矩人。”军曹表白说，“我到那里去只是为了看我的表兄弟和朋友。至于女人嘛，有我的妻子就足够了。”

“哼，乔洛人，别不知羞耻啦！”中尉笑了笑说，“夫人，您可要特别留神，他要是不老实，您就用棍子揍他。”

“我说军曹，要是办得到的话，请您用邮包给我寄一个皮

乌腊女人来怎么样!”“胖子”说。

博尼法西娅对他们的逗趣都报以微笑，但同时紧咬着嘴唇。另外，一种不同的表情不时地压抑着她脸上的笑容，看上去有点沮丧。有一忽儿，她的目光显得暗淡，嘴唇微微颤动着。不过这种表情很快就消逝了，她的双眸又重新泛起笑意。村庄已经醒来，帕雷德斯的店里已经有顾客登门了。堂法比奥家的老女仆在打扫镇公所门前的场地。在卡皮罗纳树下，几个阿瓜鲁纳老人和青年手执木棍和鱼叉向河边走去。太阳升起来了，把光辉洒在农舍的屋顶上。

“军曹，咱们赶紧上路吧！过一会儿风就要大了。咱们最好在起风前就过渡口。”平塔多说道。

“你先听我说，别急着反对，”这边博尼法西娅跟拉莉塔说，“你至少让我把意思跟你说清楚!”

“最好你别事先做这么多打算，”拉莉塔说，“要是你先有这么些盘算，一旦实现不了，那就更难受。博尼法西娅，随遇而安吧，别为日后的事操那份心思!”

“我跟他谈过，他同意每星期给我一个索尔。”博尼法西娅说，“我还可以替人做点活；嬷嬷她们不是教过我做衣服吗！不过给你寄东西时中间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我真担心有人会偷，邮件到不了你的手。”

“什么都甭寄，”拉莉塔坚持说，“我又不缺钱用。”

“啊，有了，”博尼法西娅用手拍了拍脑门说，“我把东西寄给嬷嬷们，他们的邮包没人敢偷！东西到了她们手里，就能转给你了。”

“出远门吆！兴致再高，也免不了会有点难受。”军曹跟这边的人说话，“伙计们，这回我倒很有些体会，看来，不管你在

什么地方，呆久了就会觉得难舍难分。”

风越刮越大了。高大的树木摇曳着树梢，摆动着枝条，在矮小的灌木丛上面迎风起舞。稍远的地方，修道院斋舍的大门打开了。大门开处，闪出一个修女暗黑的身影，她迎着晨风急促地越过屋前的空地，朝小教堂走去。风吹鼓了她身上的衣服，宛如起伏不息的波浪。帕雷德斯家的人也走出屋来，斜靠在门前的栏杆上，眺望着码头的情景，并挥手致意。

“我的军曹，这也是人之常情。”“黑子”也说话了，“您想，一个人在这里呆了这么长时间，还跟当地的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在突然要离开这儿，怎么也会有点难受的。至于您，夫人，自然就更不好受了。”

“多谢您的一切照应，我的中尉。”军曹表示道，“您在皮乌腊有什么事要我办的话，我一定尽力为您效劳。您什么时候去利马？”

“大约一个月光景。”中尉回答说，“不过我们得先去伊基托斯，那儿我有一些事要料理，但愿你到新地方以后一切都称心如意，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还能在那里见面呢！”

“你还是好好地自己攒些钱，将来有了孩子没钱不行。”拉莉塔对博尼法西娅说，“阿德里安老是跟我说：下个月我们就开始攒钱，这样六个月咱们就可以置一辆新摩托车。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个子儿也没有攒下。他自己倒是不花费，所有收入都花在我们的饮食和孩子们身上了。”

“其实你也能去伊基托斯，拉莉塔！”博尼法西娅说，“我给你寄的钱你就让嬷嬷们替你存着，一旦攒够了路费，你就去看他。”

“帕雷德斯跟我说甭去看他。”拉莉塔回答，“我是哪儿也不

打算去，铁了心在这里侍奉嬷嬷们一辈子。你别给我寄什么；大城市开销大，你到了那里会需要很多钱的。”

中尉征得军曹的同意后，走到博尼法西娅跟前拥抱了她。博尼法西娅一时显得慌乱不安，很不自然地眨巴着眼睛，摇着脑袋。尽管她的眼神与嘴角是湿润的，但还是尽量露出笑容。

夫人，后面还有人向你道别哩！于是，“胖子”、“黑子”、“黄头发”、“小个子”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和博尼法西娅拥抱告别。

“他妈的，拖的时间太久了。”“不过，我的军曹，干吗不高兴呢，这是朋友的拥抱。”领航员平塔多早已解开船缆，正躬身站在跨板上，使劲撑着篙不让船离开码头。军曹与博尼法西娅上了船，在行李中间找好位置坐下。平塔多抬起篙，船身随即在水流的冲击下开始晃动。它将顺流而下，朝着马拉尼翁河驶去。

“你一定要去看他。”博尼法西娅对拉莉塔嘱咐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给你寄东西的。你要是能出来，就跟他一起到皮乌腊来找我们。在那里我们一定会象你们帮助我们那样帮助你们。好在堂阿德里安在皮乌腊没有什么熟人，干什么工作都不在乎。”

“亲爱的，到了皮乌腊，你准会笑逐颜开的。”军曹对博尼法西娅说。

博尼法西娅把一只手伸到船舷外，把手指伸到温暖的水里，在流动的河面上划出一道道水纹。水纹随波逝去，很快地卷入船尾推进机翼掀起的漩流之中。透过灰暗的水面，不时可以看到一条条小鱼在水里穿梭。人们抬头仰望，只见晴空一碧；但是，远处，在斜迪列拉山的上空，却飘游着厚厚的云块，阳光射到上面，犹如投进一把利剑。

“你仅仅是因为离开嬷嬷们才心里难受吗？”军曹问道。

“当然还有拉莉塔。”博尼法西娅回答，“我一直想着安赫利卡嬷嬷。昨天晚上我跑去看她的时候，她紧紧地抱着我不放，伤心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嬷嬷们心肠很好。”军曹说，“她们送给你许多礼物。”

“将来我们还能有机会回来吗？”博尼法西娅问道，“比如回来玩一趟，即使一次也好啊，你说呢？”

“谁晓得呢？”军曹回答，“路远呐，来一趟可不易！”

“别哭啦！”博尼法西娅安慰拉莉塔说，“我会给你写信的，会把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你的。”

拉莉塔说：“自从我离开伊基托斯后，我再也没有女朋友啦。我从小就生活在岛上，那儿的阿楚亚女人和乌安比萨女人几乎都不会讲我们的话，只有某些事情我们能讲得通。打那时起，你一直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啊！”

“对我来说，你也是这样，拉莉塔！”博尼法西娅说，“真是比朋友还亲呢！在这里，你和安赫利卡嬷嬷都是我的贴心人。好了，别再哭哭啼啼的了。”

“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回来呢，阿基利诺？”富西亚问，“你为什么迟迟不回呢，我的老伙计！”

“不要激动，伙计。那时我光着急可就是走不了。”阿基利诺解释说，“那个家伙一再盘问我。他还讲到嬷嬷和医生，说什么医生也没有说服他。不过最后倒是让我给说服了。现在好了，一切都谈妥了，富西亚！”

“你说什么，嬷嬷？”富西亚问，“那里也有嬷嬷？”

“是啊，其实就是护士，她们热心照顾病人。”阿基利诺回

答说。

“把我带到别处去吧，阿基利诺！”富西亚要求说，“你不要把我扔在圣巴勃罗，我可不愿意死在那个地方。”

“那个家伙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了，不过对我许了一大堆愿。”阿基利诺说，“他答应一定替你弄到证明文件，设法绝不会露出破绽让人家看出你的身份。”

“这么说你是把我多年的积蓄一下全给了那小子啰！”富西亚说，“为了求他做这么点事，竟作这么大的牺牲，多年奋斗的血汗钱哪，全花掉了！被那个家伙一下全给拐走了！”

“我可是一点一滴跟他讨价还价的啊。”阿基利诺说，“起初我只答应给五百，他不干，后来给一千，他还不干。他还说，抓进监狱花钱就更多了。作为条件他答应还给你提供高级饭菜和药物。富西亚，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不依着他，事情会更糟！”

老人在归途中碰上了倾盆大雨。雨水浇得他全身都湿透了。他一面诅咒天气，一面拼命撑船。快到码头的时候，他远远看见在一座山崖上有几个赤裸的身影。老人用乌安比萨话高声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下来帮助拉船靠岸。听到老人的呼喊，那些人立刻消失在被风雨吹打得枝叶飞舞的棕榈树后面；不一会儿，他们就出现在坡地上，他们半裸着暗红色的身子，踩着泥泞的土地，连跑带跳地向老人这边奔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小船拖到码头，将它拴在几根木桩上。他们任凭滂沱大雨落在光背上，哗啦哗啦地趟着水，拉起老人阿基利诺往岸上跑去。老人一边往高崖上爬，一边脱着衣服。爬上崖顶的时候，已经脱掉了衬衣。进了村子，他顾不得沿路村舍里的小孩和妇女们向他招手致意，又脱去了长裤。他穿过丛林，朝着基督徒房前的空地走去，看见那儿有个象猴子似的东西摇摇摆摆

地滑了下来。潘塔查走上来一把抱住他。老人让他松手：瞧你嘴里塞满药草，弄得你都神智不清了；你凑到我耳边嘟哝什么！我压根就没听懂。老人挣脱了他的纠缠，使他沮丧地露出难过的目光，他嘴角流着口水，用异常激动的手势指了指那边的一间茅屋。老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茅屋的廊下站着个萨普拉女人，她神情冷漠，兀然不动地伫立着；脸上浓妆艳抹，身上挂满了项练和镯子。

“他们都逃跑了，堂阿基利诺！”潘塔查翻了翻眼珠，最终还是喃喃地把话说清楚了，“老板火极了，几个月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什么地方也不愿去！”

“现在他在屋里吗？”老人问，“你快松手，我现在就进去，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你凭什么这样擅自作主！”富西亚继续同阿基利诺说，“你替我回去，叫那个家伙把钱退给我。你把我弄回圣地亚哥去，我宁愿死在熟人们的身边。”

“不管怎么样也得等天黑再说啊！”阿基利诺回答，“一到夜深人静，我一定带你上船——就是那只暂时作盥洗用的小船，那家伙会上那儿去接你的。富西亚，别这么沉不住气，你抓紧时间睡一会儿。要是睡不着，是不是就吃点什么！”

“在圣地亚哥他们会象你对我那样待我。”富西亚说，“我的话你为什么就不听呢，为什么一味独断专行，而我就非得听从你不可呢。这事跟你关系不大，可是对我却生命攸关。老伙计，您就发发慈悲，带我回岛上去吧。不要把我扔在这个鬼地方，我不愿意！”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即使我愿意也难以办到。"阿基利诺说，"我们从渡口藏藏躲躲地赶到圣地亚哥得走上几个月，何况我们既没有汽油也没有钱。我带你到这里来完全是出于友情，为的是能让你最终回到基督徒中间去，不至于象一个异教徒那样死于异域。你听我的话，先安静地睡一会吧！"

富西亚瘪塌塌的身体深陷在苫毯下面；蚊帐只罩着半个吊床，周围乱七八糟，瓜皮、果壳扔得到处都是，盛着残羹剩饭的葫芦罐也摆在那儿。屋内散发着一股恶臭，引来了成群成群的苍蝇。老人把手搭在富西亚肩上，富西亚打起鼾来，于是老人便用双手轻轻地摇了摇他。富西亚睁开眼睛，看见阿基利诺的双颊一阵阵地充血，厉害时红得象两块火炭。富西亚稍稍用胳膊肘撑起了身子。

"我的船在半路上碰上了大雨，"老人说，"把我浇成了个落汤鸡。"

老人一边说，一边使劲儿拧着湿透的上衣和裤子。拧干之后，把它们晾在蚊帐绳上。外边大雨未停，旷野的水塘和泥滩泛着灰暗的光芒。大风呼啸着，拼命吹打着树林，电光闪闪，象一缕缕斑斓曲折的光束，不时地划破长空。闪电过后，旋即是一声声惊雷。

"那婊子还是跟涅维斯跑了。这两个狗养的串在一起跑了。"富西亚虽然在跟阿基利诺讲话，但是没有睁开眼睛。

"跑就让他们跑吧，还值得往心里去！"阿基利诺一边擦身一边回答，"嗨，跟坏人结伴还不如孤身一人好呢！"

"那婊子当然不足挂齿，"富西亚说，"不过她把那个领航员给拐跑了，这可不能饶她。"

富西亚闭着眼睛扭过脸吐了一口唾沫。好家伙，他把被头

拉到了嘴上。你唾也得看着点，唾沫星子都溅到人家身上了。

“这几个月你可让人等苦喽!”富西亚说,“我简直有点度日如年了!”

“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存货?”阿基利诺探问说,“多少橡胶坨，多少皮革?”

“财运不济啊!”富西亚回答说,“跑了好几个村子都空手而回;现在手头什么存货也没有!”

“你的两条腿不听使唤——既不能旅行又不能翻山越岭。”阿基利诺继续说,“还一心想在熟人身边寿终正寝呢! 你真的相信那些乌安比萨人会那么忠心耿耿随你到底吗? 他们会随时扔下你走掉的!”

“我就是躺倒在吊床上也能发号施令!”富西亚说,“我要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不管什么地方，胡穆和潘塔查都能把他们带去!”

“别犯傻啦。”阿基利诺说,“胡穆是什么人? 他们都恨死他啦。要不是看在你的面上，他们早就把他宰了。潘塔查让药草瘾弄得神志不清，话都说不清了。老兄，一切都过去了，你不要再做梦了。”

“这回生意做得怎样?”富西亚又问,“你一共替我弄到多少钱?”

“五百索尔。”阿基利诺回答,“你别给我脸色看，这批货卖的价钱一点也不亏,我是费尽口舌才挣到这五百索尔的。可是这次你却空手而回,这是怎么回事?你可是从来也没有白跑过的。”

“那个地区着了火。”富西亚说,“那些狗崽子学精了，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得跑到更远些的地方，即使是城市我也要去，但是一定要弄到橡胶。”

"拉莉塔把你的钱全弄走了，还是多少给你留下了一点？"阿基利诺问。

"钱，你指的是什么钱啊？"富西亚说话时把毯子往上拉了拉，又蜷缩了一下身子。

"就是我不断地给你带来的那些钱呀，富西亚，"老人说明道，"就是你的赃款利息吆！这笔钱我知道你一直存着，现在还有多少？五千索尔还是一万？"

"我自个儿的钱，你别想碰，他妈的谁也别想碰！"富西亚嚷道。

"你不要再伤人啦，我已经够难过的了。"阿基利诺说，"你不必这样跟我吹胡子瞪眼，你吓唬不了我。最好你还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

"拉莉塔原知道我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富西亚说，"不过也许是因为怕我，也许是同她的奸夫一时情急没有来得及偷走。"

"也有可能是横不下心。"阿基利诺说，"她想你已够受罪了，还要孤单单地被扔下，这笔钱给你留下至少是个安慰。"

"我恨不得让这些狗娘养的拿走我的钱呢！"富西亚说，"没有钱，你说的那个家伙也就不会答应为我办事了，你这个好心人也不会带我上山了！说不定你早就已送我回岛了呢，老朋友。"

"啊，你总算克制点了。"阿基利诺说，"你瞧我这会儿在做什么吗，我在给你煮香蕉吃。不过从明天早晨开始你就可以郑重其事地象基督徒那样用餐了，不用再象异教徒那样生活了。"

老人说完笑了笑就斜躺在吊床上，用脚尖顶了顶地面，让吊床慢悠悠地晃动着。

"我如果存心跟你作对，决不会上这儿来的！"老人继续说，"我如今还有五百索尔，本来是可以带在身上的；但我也猜测

到了，你这次没有弄到什么货物。”

雨水淅淅沥沥地洒在屋前的平台上，落在房顶上。野外吹来一股湿热的风，掀动着屋里的蚊帐，看起来就象一只展翅的白鹳。

“你不必盖得这么严实。”阿基利诺又说，“我知道你腿上的皮肉都烂了，富西亚！”

“是那个婊子告诉你的吧？”富西亚咕哝道，“那回被毒蚊咬后抓破了感染的，不过现在快好了。那帮家伙都以为我躺倒了就没法去找他们。哼，我倒看看谁能笑到最后，阿基利诺！”

“你别打岔，”阿基利诺说，“我问你的病是真的好了吗？”

“你再给我一点吃的，还有吗？”富西亚说。

“把我的这份拿去吧，我已经饱了。”阿基利诺说，“这玩艺儿我倒爱吃；早上一醒来就煮香蕉当早点，这方面我倒挺象个乌安比萨人。”

“我一直认为岛子才是我唯一的家乡。我怀念它的程度超过怀念坎波格兰德和伊基托斯。我甚至连岛上的乌安比萨人都十分想念哩，阿基利诺！”

“你是什么人都想念，就是不想你的儿子。”阿基利诺说，“你从来也没有提起过他。拉莉塔把他带走，你倒一点也不在乎！”

“他恐怕不是我养的儿子。”富西亚说。“大概是这婊子……”

“得了，得了，别跟我胡扯啦！我认识你多年你骗不了我。”阿基利诺说，“跟我说实话，你的病是好些了呢，还是更厉害了？”

“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富西亚说，“我受不了你这份混帐气，鬼东西。”

但是，由于缺乏自信，他的声音渐渐减弱，几乎变成了一种哀号。阿基利诺从吊床上爬起来走到富西亚床边。富西亚双手捂着脸，他竟显得如此懦弱和毫无生气。

“你对我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老人轻声地说，“让我看看。”

富西亚不吱声。阿基利诺掀起富西亚身上盖毯的一角，眼睛盯在他的裸腿上，眼下的景象使老人张口结舌，他紧紧抓住盖毯的一角，额头蹙起了深深的皱纹。

“真为你难受啊，富西亚！不能再拖了，我们马上就走！”阿基利诺说。

“再稍等一会儿吧，老朋友。”富西亚唉声叹气地说，“再替我点支烟，等我抽完烟，你就带我去见那个家伙，阿基利诺，就等十分钟！”

“好，不过你得赶紧抽，那家伙大概已经在等着了。”老人说。

“要看就看个够吧。”富西亚呜咽地说，“你不厌恶就干脆再往上边看看，可连我自己都不愿看了。”

富西亚蜷起了双腿，再伸开时，盖毯滑到了地上。这时阿基利诺可以一览无遗了：透明的双腿，惨白的腹股沟，毛已脱落的阴部，还有一小块赘肉似的东西——它就是原来的生殖器，只有肚皮部分是完好的。老人看后，连忙弯下身子捡起盖毯，重新盖在吊床上。

“都看到了吧！”富西亚啜泣了，“你瞧，我已不算男人了，阿基利诺。”

“那家伙还答应我随时给你提供香烟。”阿基利诺岔开话题，“懂了吗？到时候你的烟瘾要是上来，就向他要好了。”

“还不如现在就死在这里呢！”富西亚说，“最好是不知不觉地一下子暴死过去，然后你用盖毯把我一裹，模仿乌安比萨人的风俗把我往树上一挂了事。只是没有人天天来哭我！哎，你笑什么？”

“我笑你不会抽烟却装着抽烟的样子故意拖延时间。”老人说，“可是归根到底我们是要走的，多拖两三分钟管什么用，朋友。”

“这么远的路程教我怎么走啊？”富西亚说，“确实太远啦！”

“走，要死也宁愿死在那里。”老人说，“那里有人照料你，你的病不会继续恶化。我认识一个人，你只要用一点钱，他保证收留你，什么证明文件都不要。”

“恐怕走不到半路，在船上就会被抓走的。”

“我担保我们会平安到达。”阿基利诺说，“当然，咱们只能在晚上走，而且只能走水路。不过今晚一定得启程，而且不能让潘塔查和其他异教徒看见。只要做到不惊动谁，那就准能平安到达目的地。”

“可是警察、军队都在缉拿我呀，老兄！”富西亚说，“我是逃不出这个地带了，许多人都在找我报复呢！”

“不过谁也不会追到圣巴勃罗去找你的。即使他们知道你在那里也不会去追，何况没有人能知道呢。”

“好老人，我的好老人啊！”富西亚呜咽着，“你真是菩萨心肠。你信仰上帝吗？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谅解我吧！”

“我当然谅解你，富西亚。”老人一边说话一边从吊床上站起来，“天色早黑了，我得马上带你走啦，那家伙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又是一个夜晚；松软的地面，涉足而过时行人的脚深陷到足踝。还是同样的路程：河岸，盘绕于各个小庄园之间的蜿蜒小路，角豆树林，最后到了这一片沙原。你让托妮塔到这一边来，别让卡斯蒂利亚那边的人发现你们。无情的沙土扑面而来。你赶紧给她披上毛毯，让她戴上你的宽沿帽，把头低下吧，热气烤人哪！听，还是同样的声响：棉田里沙沙的风声，吉他琴叮叮咚咚的拨弦声和歌人呀呀的吟唱声，还有人间的万籁声和黎明时分牲畜的哞叫声。你说：到这边来吧，托妮塔，让我们坐在一块，休息一会儿再走。看，景色依然如故：一座黑魆魆的屋脊顶上群星不停地眨着眼睛，俯视着这一片荒凉起伏的蓝色沙丘。远处兀然独立着一座建筑物，屋里紫色的灯光闪闪烁烁，晃动着来来往往的人影。黎明的微曦中依稀可见一名骑手带着几个雇工驱赶着羊群，还可以看见卡洛斯·罗哈斯家的那条汽船；河对岸是卡马尔家的灰色大门。你说：喔，天快亮了，托妮塔，听到我的话吗？你睡着了吗？你瞧，那边的钟楼、屋顶和阳台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天气怎么样？好象有雾，会不会下雨？你问问她，是不是有点冷？是不是想回去？用你的外套盖住她的膝盖，让她靠在你的身边。怎么啦，那边又闹什么事啦？他们摸黑骑马奔跑干吗？啊！你瞧她那副紧张样！你欠起身来看看，究竟是谁在那边跑？是为了打赌吗？是查皮罗、堂欧塞维奥和顿普莱孪生兄弟？唷，这儿跑过来两匹马，那人是谁，要干什么？我们快俯下身子，别让人看见。你不要动，托妮塔，不要害怕。他们跑近了，多么烈性的马啊！他们很快跑到河边又回去了。好了，亲爱的小姑娘，现在没有

什么可怕的了。瞧她的小脸急得转来转去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嘴唇直打哆嗦，她的手使劲抓着你，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现在你告诉托妮塔不要紧张，那些人都跑远了，他们跑得那么快，以致都没有看清他们的脸。但是她还是一个劲地紧张地暗地里揣摩：他们是谁？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傻瓜，不必那么紧张，管他们是谁，你想这些事干吗！对了，你不妨哄骗一下托妮塔，对她说："蒙上毛毯，藏起来，让我给你盖上吧，那些强人又来了。他们可能发现我们，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就没命了。"她果然不再乱动弹了，安静地紧靠在你的怀里。你感觉到她的激动、愤怒和恐怖。你说："再靠近点，托妮塔，抱着我，趴在我身上。"现在该告诉她实际上并没人来："那是编的谎话；啊，小傻瓜，让我亲亲你，我在骗你哪！"今天你不要对她多讲，静静地听她在你身旁讲话。她的身影犹如一只船，沙地犹如大海；她驾船航行，泰然自若地绕过沙丘和灌木丛。你不要打断她，不要踩她映在地上的影子。燃支烟吧，这时抽口烟，你会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而且为了知道她是否也感到幸福你愿付出任何代价。给她聊聊天，开玩笑吧！你说："我正在吸烟，等你长大了，我也教你吸。"当然小姑娘不抽烟，吸烟会呛的。但可以给她逗个趣呀。瞧，她这不是乐了吗，叫她不要老是那么拘谨，"喔，托妮塔，你应该轻松愉快呀。瞧你又变得茫然若失了——这原是生活中的腐蚀剂呀！"你对拉莉塔说："诚然，我了解你，这种与外人隔绝的生活你感到太枯燥无味了，但是你别着急，不久我们就能到利马去。在那里我们将会弄到一套专供我们两人住的房子，再也不需要藏藏躲躲了。我将为你购置一切。等着瞧吧，拉莉塔，等着瞧吧。托妮塔，你心中又郁积愁苦了？为什么从来就不会发作呢？喔，姑娘，你就打破向来

的沉默，来一次大发雷霆吧：你不妨大哭大叫，摔盆子摔碗地大闹一场。”然而，她还是依然故我，双目和双唇紧闭，一脸庄严神秘的表情，只有太阳穴上的小血管在轻微地跳动。她一味地回忆着，老是带点忧伤。你说：也许正因为这样，你才博得大家的喜欢和照料，她们什么也不说，给你送早点，穿衣服，梳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些人。而在她们之间，平日却互相吵骂，彼此暗算，唯独对你竟是如此善良和热心。就让她们知道吧：是我把你带走了，是我把你抢走了，我爱你，我要同你一起生活。他们会帮助我的。她们心中会感到十分激动，做出许诺：我们向您发誓，向您保证，绝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这下她们便会嘁嘁喳喳，热闹得象一窝蜂了，你瞧她们那么激动好奇，乐成了什么样子，竟恨不得当即跑到塔楼上去找你，跟你谈谈。你竟引起她们这般怜爱与同情？我又一次想起了你，她们大家都爱你，是因为你年轻吗？是因为你少言寡语吗？是因为你使她们觉得可怜吗？那天夜里，城里也没有灯光，月色暗淡，河地上阴影重重。她现在远离故乡，孑然一身。你叫她一声，问问她：托妮塔，你在听我说话吗？你在想些什么？干吗老是搓着手，是被狂暴的风沙吓坏了吗？你说，过来，托妮塔，把外套披上，风沙很快就会过去，你以为沙子会把我们盖住，会把我们活埋吗？看你都吓得发抖了。你感觉怎样？透不过气来吗？为什么这样气喘呀！哎，你没有看到，糟糕的是我是一个粗鲁汉子，摸不透你的心思和想法。看起来，你的心潮起伏犹如喷泉，你头脑里的疑问多得象喷射的水花。在你的心目中，我和那些娘儿们都是什么长相？你脚下的土地和耳边的音响又都是什么东西？这些大概都要看你是怎么想象了。你一定会以为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只管听而不作回答，反正有人会

为我们送来饭菜，扶我们上楼，为我们安排床铺睡觉。托妮塔，你对我作何感想？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你为什么吻我？好了，现在应尽量使她心情轻松。你柔声地告诉她，你俩彼此情投意合，同甘共苦。让她忘掉那些声响吧。你说，永远不要再想了，托妮塔，我感到轻松了点。跟她讲讲城市的情况，讲讲加利纳塞拉那忧伤的妇人，驴马，篮筐编织以及“北方之星”酒店里的流言蜚语。托妮塔，那时多少人在问起你，多少人在到处找你，为你的失踪而悲伤：啊，可怜的小人儿，是让谁给杀害了呢还是给什么外乡人拐走了呢？于是造成了谎言流传，到处议论纷纷。你问她是否还记得这些往事，她是不是想回到广场去？是否想在街心花园附近晒太阳？是否思念加利纳塞拉区的亲人？你说，你是不是很想同亲人见面？甚至一同去利马？但是她不愿意听你的话，她总是显得怯生生的，显得那么愁苦，那么心惊胆战。你问：你怎么啦，哪儿痛吗？要我替你揉揉吗？你替她揉揉吧，照她指的地方帮她揉揉；你不要扶得她那么高，让她躺平一些，揉揉她的肚子，按着一个地方揉，揉上十次、一百次；与此同时，你说：“我知道，你肚子疼，饭吃得不好。你想小便吗？”帮助她一下吧！“要解大手吗？蹲起来吧，不必担心，我为你搭个帐篷。”于是，你揭起被子，遮在她头上，不让雨淋她，让沙子静静地落在被子上。但是毫无用处，她痛的浑身战栗，脸上都起了痉挛，双颊上都渗出了汗珠。真是糟透了，她光知道哭，让人猜不透她痛在什么地方。托妮塔，你能干什么？她想让你干什么？你抱起她来吧，赶快跑，吻吻她。你告诉她：已经不远了，我们就要到了。给她泡上一壶马黛茶，让她好好地躺一宿，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没事儿了。可是你别哭呀，看在上帝份上你不哭好吗？还是去请安

赫利卡·梅尔塞德斯来，请她看看是什么病吧。她来了，她说：老板，这姑娘患的是肠绞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不必害怕，给她喝点热茶，拔拔火罐就会好的；要么喝点草药，吃点水果怎么样？可是她还是一个劲地用手捂肚子。哎呀，你也真蠢，你光知道她肚子绞痛，就不想想有没有其他原因。而那些娘儿们就机灵，一时间她们兴高采烈地拥上塔楼，这些个浓妆艳抹，穿红着绿的女人指手划脚地尖声奚落人说：老板，瞧你有多胡涂！这群推来搡去的妇女，围着她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还向她贺喜呢！既然如此，就让她们闹去吧，你干脆下楼到大厅去，往椅子上一躺，打开一瓶酒自斟一番再说。这时，你听到楼上还在闹腾，于是你闭上眼睛，默默地辨别着来自上面的说话人的声音：听，一个，两个，还有“花蝴蝶”，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萤火虫”。嗨，你也真胡涂；难怪她们嘲笑说：哎呀，老板！她多久一直没有来月经，你就会猜不透；我们看，准是有了。酒意使你身心都为之酥软，也减轻了你心中的内疚：是嘛，你怎么一直不知道这个底细呢！至于孩子什么时候生，这一点你毫不在乎，八个月也好，明天就生也好，都是一样。反正生了孩子之后，托妮塔会长得丰满起来，而且还会变得十分愉快开朗。你俯身在她的床边；看，一切都顺利，祝贺你啊。你一定会非常疼爱孩子，还会为孩子换上干净的尿布哩！如果生下的是个女孩，那一定会象托妮塔。明天一早就让那些婆娘们去堂欧塞维奥的铺子里去买齐母女所必需的东西。自然，那些店员们不免要滑嘴油舌，问什么：谁生孩子啦？这孩子的父母是谁呀？如果生个男孩，那就取名叫安塞尔莫，你就上加利纳塞拉区跑一趟，雇几个木工回来，顺便运回些木料、钉子和鎯头等家伙，要他们在塔楼里加搭一间小房间；这房间到底派什么用

场？你随便给编一个好了。托妮塔，你觉得恶心就呕吐好了，心里烦躁就发作一通吧，我知道你会跟通常那些妇女一样。你能摸到小宝贝吗？胎儿在动吗？最后，你再仔细思量，事态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生活是否应该如此，不然又应该如何度过？人生如梦还是现实终究不同于梦境？你再努力回忆一下自己是否曾忍受命运的摆布，那是因为她离开人间，还是因为你已年老，泰然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你还要等他吗，野妞儿？”琼加问道，“我看他准在跟什么女人鬼混！”

“你在跟谁说话呀？”竖琴师朝着楼梯口那边望了望说，“是桑德拉吗？”

“不是，师傅，”博拉斯回答说，“是前天刚刚来的那个姑娘。”

“他原先说好是来找我的，太太，可能他忘了。”野妞儿解释说，“那我就走吧。”

“可是得先吃早饭，姑娘。”竖琴师说，“琼加，你留住她。”

“那当然。”琼加答应着，“你自个取个杯子，壶里有热牛奶。”

乐师们坐在柜台旁边的一张桌子周围，在一盏紫色孤灯的照射下，共进早餐。野妞儿坐在博拉斯和外号叫“霍文”① 的阿历杭德罗中间。野妞儿沉默寡言，很少说话。那么，她的村子里的妇女也都这么不爱说话吗？透过窗户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街

① 霍文：意为年轻人，青年。

面，三星高高悬在空中，光亮已十分微弱。哪里！她那儿的妇女可喜欢唧唧喳喳啦，简直象一群鹦鹉。是鹦鹉吗？她答道：是的，是鹦鹉，那是她村子里的一种小动物。竖琴师这时正在吃一片面包，他停止了咀嚼，对话题感到兴趣：怎么，她不是皮乌腊人？不，先生；她来自很远的山区。她出生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只晓得她一直住在一个名叫圣玛丽亚·德·涅瓦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不象皮乌腊，它小得很，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高楼和电影院。知道吗？竖琴师一边咀嚼，一边抬起头戴好眼镜，纳闷地寻思着：山区，鹦鹉？真怪，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圣玛丽亚·德·涅瓦离伊基托斯不远吧？它靠近什么河流？是很边远的山区吗？霍文却在一旁喷烟吐雾，吐着一个个均匀的小烟圈；烟圈慢慢地变大，扩散开去，最后消失在舞池的天花板下。他的确很想到亚马逊河流域游览观光一番，听听当地琼乔人的乐曲。据说，那儿的音乐一点也不象那些带点欧化的音乐，这是真的吗？喔，先生，可以说毫无相同之处。那些地方的人很少唱歌，他们的歌曲也不象船歌式的圆舞曲那样轻松愉快，而是显得有点伤感，不过曲调倒别具情趣。这正好投合霍文的胃口，他就是喜欢带点伤感的乐曲。他们的歌词怎么样？啊，很富有诗意！她是不是懂当地的土语？不，她不懂。她低下头，嗫嚅地回答说：琼乔话我还说不上几句呢！不过那里也住着许多白种人；琼乔人都住在山里，所以一般不易见到他们。

“那么，你是怎么被那个家伙弄到手的？”琼加问道，“那个又混又穷的何塞菲诺到底有什么能耐会让你看上？”

“唉，问题不在于此，琼加，”霍文插嘴说，“这就叫爱情呦！爱情往往不讲理智，或者，就象一个诗人说的那样，爱情

既不会提疑问，也不会回答问题。”

“野妞儿,你别见怪，我这个人就是讲话刻薄惯了，谁都是这样。我不是盘问你，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师傅，您怎么了？一门心思在想什么？”博拉斯问竖琴师，“瞧您的牛奶都凉了。”

“还有您，小姐。”霍文也催着野妞儿说，“赶紧把它给喝了吧；再要点面包吗？”

“你真有意思，就改不了这个习惯，不管是谁，只要是女的，都一律尊重她。”博拉斯对霍文发议论。

“我对所有的女人都一视同仁。”霍文回答说，“不管是妓女还是修女，或者世俗女子我都尊重。”

“那你干什么在歌曲里把她们百般侮辱？”琼加搭腔说，“我看你都快成了碎嘴婆式的作曲家了。”

“我不是侮辱她们，我只是歌唱真情实事。”霍文解嘲地说，顺口吐出最后一个又白又圆的烟圈。

野妞儿从桌边站起来，准备早点道了谢，以便告别，因为她觉得又累又困。但是竖琴师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让她重新坐下。姑娘不高兴地扭了一下身子。竖琴师说：怎么，你要上梅里诺广场附近的不可征服的人那里去？还是等一会儿跟我们一起走呢！博拉斯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来，他也困了。博拉斯应声站起来跑到外边去雇汽车；推开门的时候，一阵凉风从街上吹到桌边。市区还笼罩在灰暗之中。皮乌腊的天气就是这么古怪。昨天这个时候，景象就完全不同：太阳早已升起，还有点烤人哩，四外没有一点风尘，市区的小屋显得特别干净，就象刚刚擦洗过一样。可是今天呢：黑夜显得这么懒洋洋的，迟迟不启步，简直就象赖着不走似的。这种坏天气真教人心烦，只

有霍文别有一番情趣，他怡然自得地欣赏着窗外灰暗的天空。在他看来，这个窗架就无异于一只画框，里边嵌着一幅图画。琼加用手拍了一下鬓角，她心里在想：这个十足的神经病，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该有六点钟了吧！双腿交叉，胳膊肘支靠在桌边的野妞儿心里却在想着林区的早晨，那儿天亮得早，在这个时刻，人们早已起床。竖琴师说，对，对，森林上空纷呈着黄、橙、蓝、绿的光芒，那真是五光十色啊！博拉斯和霍文都感到惊奇，怎么？师傅也见过森林清晨的景色吗？不，那是他自己想象的，如果壶里还有牛奶，他很想再喝一点。野妞儿给他倒了牛奶，又加了些糖，博拉斯有点不太放心地看看竖琴师，神色冷淡。霍文又点了一支烟，灰白色的烟圈又从他的口中吐了出来；他原想把这些飘浮不定的烟雾吹送到窗口，可是到了中途却消散了。巧的是坐在窗边的人也喷吐过来袅袅的烟圈，两种烟圈雾萦回郁结在一起了。有些烟圈迎着晨曦欢快地舒展身肢，最后融在空气之中。别人喜欢光明，见到阳光心神愉快，黑夜令他们忧伤，而霍文却完全相反，他对白天怀有苦闷之感，只有黑夜使他精神振奋。因为他们，包括琼加、博拉斯、他自己，还有野妞儿都是过惯夜生活的人，就象野狐狸或者猫头鹰一样。突然门砰的一声开了。门开处，博拉斯正扯着何塞菲诺的腰带，他示意大家看看这个被他从公路上揪回来的人是谁。野妞儿霍地站了起来。

“你上哪儿作乐去啦，何塞菲诺！”琼加说，“看你醉得站都站不稳了。”

“好啊，小伙子，”竖琴师也说了话，“你总算还想到回来；我们以为再也不会来找她了呢！我们正准备送她回去哩！”

“老师傅，您别跟他说什么了，”霍文说，“他醉得已经不

成样子了。”

野妞儿和博拉斯把何塞菲诺拉到了桌边，这一下他劲头倒上来了，他请大家留下来陪他再坐一会儿，还要琼加再来点啤酒。竖琴师站了起来：小伙子，谢谢你的诚意，只是时间不早了，出租汽车还在门口等着呢。何塞菲诺作了个怪脸，无可奈何地看着大家赶紧结束早餐站起身来准备上路。琼加向大家道过再见，并同意他们带他一起走。兵营那一带已泛出蓝色的光亮，居民区芦竹丛后面初醒的人们已开始在街上走动。大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气味。有一个地方在烧着篝火，传来了噼噼啪啪的声响。他们走出了大门，博拉斯和霍文挽着竖琴师，野妞儿扶着何塞菲诺穿过那片沙地上了公路，一起挤进了出租汽车。乐师们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何塞菲诺和野妞儿坐在前排的位置。何塞菲诺笑着：“老家伙，您瞧，野妞儿她吃醋啦，她对我说：‘你在哪儿跟谁鬼混啦？’竖琴师，她想盘问我哩。”

“野妞儿，你盘问得有理。”竖琴师说，“曼加切里亚人坏透了，对他们绝对不能轻信。”

“怎么回事！”何塞菲诺打岔了，“鬼东西，你干吗这么挤她，这样会把她挤坏的，伙计！”

“这关我什么事，”司机反驳道，“人多车子挤，这怪不得我。喂，小姐，我挤着了您没有？我干我的活，可没有闲功夫跟你们胡缠！”

何塞菲诺咧着嘴哈哈大笑：“嗨，小伙子，我跟你开开玩笑罢了，你就当真？好，你爱怎么挤她碰她都可以！”这一下把司机也逗乐了：先生，他可是当成真的了。何塞菲诺回过头向后排的乐师们解释说，他是从“猴子”那儿回来；今儿是他的生日，几个人凑在一起热闹热闹；兄弟对此特别热心。博拉斯这

时伸过手来拍了他一下：何塞菲诺，你老兄的嘴是不是该歇歇了，让竖琴师安静一会儿，他困得很，正想打盹休息休息。何塞菲诺这才不大高兴地中断了他的讲话。连接打了几个呵欠，干脆就闭上眼睛养神。汽车驶往大教堂的时候，演兵场上的路灯都已经熄灭。街心花园的四周簇拥着浓密的罗望子树，透过树梢可以看到它那华盖似的凉亭的尖顶。野妞儿说：别这样，这样不好，我已经求过您啦。她的一对绿色的大眼睛带着惊愕与探索的神情注视着何塞菲诺的眼睛，而何塞菲诺却嘲弄地回她一瞥，又恶意地向她伸过一双手：我不好，我要把你们这些人一口生吞下去。昨儿是"猴子"的生辰大寿，莱昂兄弟和何塞菲诺这一班子哥儿们都巴望她也能到会助兴。还是去吧！但是野妞儿没有表示同意。

"何塞菲诺，你不要去招她惹她好不好！"竖琴师说，"她已经够累了，你就不让她安静一会儿。"

"她不愿意去我家，竖琴师傅。"何塞菲诺说，"她是不愿意去见那班不可征服的人，她说什么挺害臊的！喔，好伙计，请在这儿停一下，我们该下车了。"

司机刹住了车。塔克纳街和梅里诺广场都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桑切斯·塞罗大街在一列卡车队的车灯照耀下显得满街通明。何塞菲诺跳下了车，但是野妞儿没有跟他下来，她仍然坐在车里不动。何塞菲诺伸手去拉她下车。竖琴师说，小伙子，别死乞白赖地非要人家下车。何塞菲诺却坚持非拉她去不可，因为"猴子"上了年纪了，做的是大寿，最好大伙儿都去，连司机也去。博拉斯不耐烦了，他让司机马上开车，于是车子又重新开动了。这时，大街上卡车队已经向河边方向隆隆开去，街上又是一片灰暗。何塞菲诺下车之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

扯着野妞儿的肩膀，要她同自己并肩同行。野妞儿起初不愿意，后来经不起他的纠缠顺从了他。他们走到一家门前，何塞菲诺随手打开了大门，把野妞儿带进了屋子。房内，在一盏立地台灯下，“猴子”正蜷缩在一把躺椅上，呼呼地打鼾。房间内，杯瓶狼藉，烟蒂满地，残羹剩饭到处都是，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呛人的气味。何塞菲诺一见此番情景气得暴跳了：怎么，都累倒起不来啦，曼加切里亚人就这副德性！谁也不可征服的曼加切利亚人就这么窝囊！隔壁房间已上床的何塞先有反应，他发出断断续续地嘟哝声。“猴子”也支起身子，晃了晃脑袋说：谁醉得都动弹不了啦？混蛋才这样！他笑了，眼睛闪烁着光芒，一边尖声尖气地问来人是谁，一边爬了起来。可是天哪，他哪里站得稳，一起身就打了几个趔趄。他看见野妞儿来了，显得满面春风，连忙把放乱了的椅子往两边摆好，又用脚把扔了一地的空酒瓶踢到屋角去。啊，小妹子，见到你真高兴呵。何塞菲诺，你瞧我到底有没有曼加切里亚人的气概！野妞儿，你真是姗姗来迟，好，让我再瞧瞧你。“猴子”披散着一头乱发，咧着大嘴笑着，一边说一边张开胳膊歪歪斜斜地朝野妞儿身边走去。咦，干什么要避开我，小妹子，你应该热情祝贺我呀！难道不知道今儿是我的生日？

“可不是？是他的大寿日子！”何塞菲诺说，“野妞儿，干什么扭扭捏捏的，过去，跟他拥抱一下吧！”

何塞菲诺颓然坐在一把椅子里，随手拿起酒瓶就往嘴里灌。他不禁哑然失笑，因为“猴子”为了要抱野妞儿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接着又挨了一记。嚯，小妮子真厉害！野妞儿被追得满屋子乱跑，一时间碰碎了好多杯子。“猴子”钉在后面嘻皮笑脸地紧追不放，还不断地滑着跤。隔壁屋里另外一些不可征服的

人对此充耳不闻，只顾自己喝酒。一会儿，传来了何塞的咕哝声。何塞菲诺蜷曲在立地灯下的椅子上哼着小曲，手上的酒瓶也滑到地上。“猴子”终于在一个屋角抓住了野妞儿，她再也不跑了，但还是一个劲地揍他的耳光。啊，小妮子，你真狠，打得人好痛哪！干吗打人？应该亲亲我才对呢！“猴子”的死乞白赖的怪样子逗得她乐了。隔壁传来何塞的笑声：真迷人呵，小妞！

尾　声

镇长用指骨节轻轻叩了三下，修道院斋舍的门打开了。格丽塞尔达嬷嬷那红朴朴的脸上虽然竭力对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保持着微笑，但她那充满恐怖的眼睛却不断溜着圣玛丽亚·德·涅瓦镇广场，嘴唇也颤动着。镇长跨进了大门，那小姑娘驯顺地跟着他。他们沿着一道阴暗的走廊朝修道院长的办公室走去。镇上的喧嚣声这会儿已逐渐远去并消失了，就象每个礼拜天那些受监护的小孤女下河去时发出的喧闹声一样。进了办公室后，镇长倒在一张帆布椅上，轻松地舒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小姑娘停在门边，低着头，但过了一会儿，当修道院长进来的时候，她赶快跑向堂胡利奥·雷亚特吉。镇长站起身来："嬷嬷，早上好。"女修道院长回了他一个冷冰冰的微笑，打了个手势请他坐下，她自己则站在写字台边，"看到她在乌拉库萨变成个小野人，真叫人心疼，嬷嬷。看她那双眼睛，多聪明！"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想，修道院会教育好她的。"我做得对吗？""您做得很对，堂胡利奥。"女修道院长说话同微笑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一点亲热味儿，看也不看那小姑娘一眼：就是为了这个她们才呆在这里的。"她一点也不懂西班牙语，嬷嬷，但很快就会

学会的，她很伶俐，旅途上一点也没有给他们添麻烦。”修道院长注意地听着他说，一动也不动，就象钉在墙上的木十字架一样。等堂胡利奥·雷亚特吉住了口，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提问，只是双手交叉着搁在袈裟上，微微地抿起嘴，静候着。“嬷嬷，那就把她留下啦。”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站起身来，“这下该走啦。”他朝修道院长微笑着，办这一切真不容易，又烦又累，还碰上了雨天和各种各样的麻烦。可现在还不能满意地上床美美地睡一觉，朋友们为他准备了一顿便饭，如果他不去，大家会感到扫兴，人们都那么爱多心。修道院长伸出手来。这当儿，外边的喧嚷声升高了，刹时间响得更近了，好象呼喊声并不是从广场上传来，而是爆发在果园那边，在小教堂那边一样。过了一会儿，喧闹声变小了，仍然象刚才那样低弱了、扩散开了，不那么气势汹汹了。

修道院长眨着眼想了想，还没走到门边就停下脚步，转身向着镇长。她面色苍白，不带笑容，双唇湿润：“堂胡利奥，主会记住您为这孩子做的一切的。”她的声音带着怜悯和悲伤。她只想提醒他，一个基督徒应该懂得宽恕之道。堂胡利奥·雷亚特吉表示同意，他微低着头，交叉着双臂，整个姿势既严肃，又温顺而庄重。“堂胡利奥，为主而宽恕吧！”修道院长这时热烈地谈了起来，“也为了您的家庭，”她的双颊都激动得发红了，“堂胡利奥，也为了您的妻子，她是那么好、那么慈悲！”镇长再次表示同意。难道他自己不是一个可怜的人，不幸的人吗？他的脸上愈来愈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难道他自己又受过什么教育？他沉吟着，左手机械地抚摸着面颊。他清楚他干了些什么吗？他的前额上显出了几道皱纹。小姑娘斜着眼睛偷偷地瞅他们，两眼在乱发之间闪着光芒。那是一双绿色的眼睛，惊恐而又带

着野性。嬷嬷，为这事他比任何人都更感到痛苦。镇长低沉而又不无烦恼地说着，那是违反他的本性的，跟他的思想观念不相容的，但这已跟他这个快要离开圣玛丽亚·德·涅瓦的人无关了，而有关系的倒是那些留在这里的人，嬷嬷，象本萨斯、埃斯卡维诺、阿吉拉、您本人、那些受监护的孤女和修道院。嬷嬷，难道您不希望这儿是一片可以安居的土地吗？但一个基督徒有另外的武器来补救不公和不义，堂胡利奥，她知道他有着美好的情操，不会同意那些方式的。请尽力使那些人明白道理吧，这儿谁都听他的，让他们别那样对待那个不幸的人吧。“我会使您失望的，嬷嬷。”他感到很遗憾，但同时也认为那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别的武器？传教士的武器吗，嬷嬷？他们在这里有多少世纪了？依靠那些武器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呢？那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未来的眼泪和哭泣，嬷嬷。那个亡命之徒和他的一伙残酷地殴打了博尔哈的一位军曹，杀死了一名新兵，诈骗了堂佩德罗·埃斯卡维诺，还……。突然，修道院长说：不！她狂怒地抗议；不，不！她提高了声音：报复是不人道的，是野蛮人干的事，而他们正是这样对付那个不幸的人的。为什么不审判他？为什么不把他关进监狱？难道他不觉得那是可怕的，不觉得不能那样对待一个人吗？不是报复，更不是惩罚，嬷嬷。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放低了声音，用指尖抚弄着小姑娘那肮脏的乱发。那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给修道院留下一个坏印象而离开这儿使他感到遗憾，嬷嬷。但那样做是必要的，为的是造福所有的人。他热爱圣玛丽亚·德·涅瓦，城镇的管理和公务使他放松了对自己的事情的照管，损失了钱财，但他并不后悔，嬷嬷，他确实使人民得到了进步，不是吗？现在有了城镇当局，不久要建立警察局的哨所，大家将安居乐业，嬷

嬷，那可不能不要啊。修道院是第一个要感谢您为圣玛丽亚·德·涅瓦所做的一切的，堂胡利奥，但哪一个基督徒能够理解他们杀死一个不幸的可怜虫？没有人教过他是非善恶，他有什么过错？不是要杀他，嬷嬷，也不会把他送进监狱，可以肯定他本人也宁肯象现在这样而不愿被关起来的。他们对他并无仇恨，嬷嬷，只是希望那些阿瓜鲁纳人从中吸取教训，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假若他们仅仅这样理解，那不能怪他们，嬷嬷。他们在静默中呆了几秒钟，然后，镇长把手伸给修道院长，走了出去。小姑娘跟着他，但还没走几步，修道院长就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小姑娘并不想挣脱，只是低下了头。"堂胡利奥，她有名字吗？因为得为她施洗礼。"那女孩吗，嬷嬷？不知道，无论如何，她绝不会有基督徒的名字的，就为她取一个吧。他鞠躬告辞，走出修道院的斋舍，大步穿过修道院的院子，急速地沿着小路走去。走到广场的时候，他望了望胡穆：他双手绑过头顶，就象挂在卡皮罗纳树上的测锤似的吊在那里。他那悬在空中的双脚距离旁观人群的头顶有一米左右。本萨斯、阿吉拉、埃斯卡维诺都已不在那里，只有罗伯托·德尔加多军曹、几个士兵以及一群年老和年轻的阿瓜鲁纳人还在那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军曹已不再大声叫喊，胡穆也不作声了。堂胡利奥·雷亚特吉望了一下码头：空空的小船在水面上摆动，货已经卸完。初升的太阳，垂在水面上，黄而浅淡得近乎白色。雷亚特吉朝镇公所走了几步，但他从卡皮罗纳树前经过时，停下了脚步，又察看起来。他把双手遮到帽沿前，即使这样，耀眼的阳光还是刺痛着他的眼睛。只能看见他的嘴巴。已经昏过去了吗？嘴好象是张着的，他看得见他吗？他还会叫骂皮乌腊人吗？还会再辱骂军曹吗？不，他什么也不叫了，也许

嘴巴并不是张着的吧。现在他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使他的腹部凹了进去，把他的身子拉长了。谁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又瘦又长的人，不再是以前那个强壮魁梧，大腹便便的异教徒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他身上发生了，安安静静吊立在空中的他，正被太阳变成一个修长的，白热的形体。雷亚特吉继续向前走去，进了镇公所。烟雾使空气变沉重而污浊了。他咳嗽起来，同一些人握手，拥抱别人，别人也拥抱他。室内的人们开着玩笑，笑语不绝。有人把一杯啤酒放在他手里，他一饮而尽，然后坐下。在他周围有交谈声，基督徒们在吐露心事：堂胡利奥，他们会感到离不开他，他们会想念他的。他也一样，而且会非常想念他们。但是，是该回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了。在此之前，他什么也没有照管：种植园，锯木厂，还有伊基托斯的小旅馆。在这儿，他已丧失了金钱，丢掉了朋友，而且年事也已高了。他向来不喜欢政治，他的本分是工作。殷勤的手斟满了他的杯子，大家为他鼓掌，接过他的帽子，堂胡利奥，所有的人都来欢宴他，甚至那些住在渡口对岸的人也来了。他疲倦了，阿雷瓦洛，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全身骨头都酸了。他擦干前额、脖子和面颊。曼努埃尔·阿吉拉同佩德罗·埃斯卡维诺不时地分开，在这两个躯体之间，现出了窗户的金属栏杆，远处是广场的卡皮罗纳树。那些好奇的人还在那里吗？或是已被酷热驱走了呢？看不清胡穆，他那尘世的肉体已经化作无数光柱，或是已与古铜色的树皮混为了一体。朋友们，可别让他死掉。为了使之成为一个有用的前车之鉴，这个异教徒应该回到乌拉库萨去并告诉其他人出了什么事情。他不会死的，堂胡利奥，晒晒太阳甚至会对他有好处。曼努埃尔·阿吉拉吗？请不要停止付给他货物，堂佩德罗，不能说有失信用，只是使一切

走上正轨而已。当然，堂胡利奥，会把差额付给这些野蛮人的。埃斯卡维诺唯一的请求就是仍然象以前那样同他们做生意。可以肯定那个叫堂法比奥·库埃斯塔的是可以信赖的人吗，堂胡利奥？阿雷瓦洛·本萨斯呢？假若不是，就不会要求任命他了。他跟他，阿雷瓦洛，共事已经多年了。那是个对人稍嫌冷淡的人，但是十分忠诚和乐于助人，你们会跟堂法比奥处得好的，他向他们保证说。但愿不要再发生任何纠葛，真是可怕，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堂胡利奥·雷亚特吉现在已经感到好多了，朋友们，刚进来的时候真觉得头昏恶心。是不是饿了，堂胡利奥？最好就去吃午饭，基罗加上尉正在等他们呢。嗯，顺便问一句，堂胡利奥，那位上尉为人如何？他象任何凡人一样有他的弱点，堂佩德罗，但总的说来，是个好人。

一

"你有一年多没来啦！"富西亚叫起来。

"我听不清你说的什么，"阿基利诺说，一只手象喇叭筒似的弯在耳后；两眼不时扫视着那混杂成林的棕榈和卡帕纳瓦树的枝梢，或者胆怯地暗暗探望着小路尽头那隐现在一道羊齿植物构成的篱笆后的茅舍，"你说什么，富西亚？"

"一年多了，"富西亚喊着，"一年多你没有来了，阿基利诺。"

这次老汉听清了。他那被眼眵糊住的双眼注视了富西亚片

刻，然后又扫视岸边混浊的河水、树木、蜿蜒的小路和茂密的灌木丛。没那么久，老弟，只不过几个月。那片茅舍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响，一切都显得荒无人迹，但他并不相信会这么荒寂。富西亚，假如他们象上次一样赤裸裸地出现，涌上小路，嚎叫着朝他扑来，他只好投水逃走吗？你敢说他们不会来吗，富西亚？

“一年零一个星期，”富西亚说，“每天我都数着日子呢。这会儿你要是走了，我就开始计算了，每天早起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划道道。一开始不行，眼下我用脚做这件事就象用手一样。我能用两个脚趾头夹住小棍。你想看看吗，阿基利诺？”

那只完好的脚伸向前面，刮开沙子，刨出一堆小石子，两个完整无损的脚趾象蝎子的钳子似的张开来，夹住一块小石子，抬起来，迅速移动，从沙子上蹭过，往后一退，沙上就留下了一条细细的直线。几秒钟后，风又把它填平了。

“富西亚，你做这个干什么？”阿基利诺问。

“老兄，看到了吧？”富西亚说，“每天都是如此，划道道，为了能划到我能够看得见的墙上，道道也就愈来愈小。今年的道道可不少，有二十行呢。等你来了，我就把我的饭给那个看护，让他刷上石灰把它们涂掉，这样我又可以重新开始划你没有来的日子。今天晚上我把晚饭给他，明天他就会刷上石灰了。”

“好，好，”老汉打着手势让富西亚平静下来，“就依你说的吧，就算有一年了。好啦，你别激动，别那么嚷嚷。我早些时候来不了，要出趟门可真不易，精神不济，手脚僵硬，不听使唤了。你看不出年岁不饶人吗？我不想淹死，富西亚。靠河为生倒不错，可不是为了死在水里。干吗你总是这样叫喊不停

呢，你的嗓子不疼吗？”

富西亚跳了一下，挪到阿基利诺面前，把他的脸伸到老汉胸前。老汉藏着脸往后退，但富西亚激动地喃喃抱怨着，直到阿基利诺看他为止：明白了吗，已经看见了，老弟。老汉捂着鼻子，富西亚又回到原处。就因这个我才听不懂你说的什么，富西亚；满口牙都没了，这样还能吃东西吗？不需要用牙嚼了吗？不会噎住吗？富西亚几次摇头表示不会的。

“修女把什么都给我泡软了再吃。”他大声地说，“面包、水果，统统用水泡到软烂为止，那样我就能咽下去了。只有说话讨厌，声音发不出来。”

“我捂鼻子你别见怪，”阿基利诺用两个手指压住鼻孔，瓮声瓮气地说，“那气味儿我闻了恶心，我的脑袋都发晕了。上回我身上带着那种味儿，闹得我晚上都吐了。早知道你吃东西那么困难，我就不给你带硬饼干来了。这会磨破你的牙床的。下次我给你带啤酒来，再带点可口可乐。但愿我别忘了，瞧，我脑子不好使了，老忘事儿，什么都记不住啦。我已经老啰，老弟。”

“是因为这会儿没太阳。”富西亚说，“每逢有太阳我们出来上河滩的时候，就连修女们和那个医生都把鼻子捂起来，他们都说臭极啦。我一点也闻不到，已经习惯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别那么扯着嗓子喊了。”阿基利诺望望天上的云层：大片的浅灰色的卷云，间杂着白色的小云朵，布满了天空，一束铅色的阳光慢慢地照射到树林上。“我看快下雨了，可是即使下雨我也得走。我不在这儿睡，富西亚。”

“你还记得岛上长的那些花吗？”富西亚在坐处激动地挪动

着，活象一只红彤彤的毛发稀少的小猴子，“那种日出时开、日落时闭的黄花，乌安比萨人说它们是妖精，你还记得吗？”

“就是下瓢泼大雨我也要走，”阿基利诺说，“我不在这儿睡。”

“嗯，就跟那种花一样，”富西亚叫道，“日出时开放，流出粘液，这就是你阿基利诺讨嫌的地方。但你做得对，不再挖苦人了，这样你会感到好过一点。我们都挺满意，没有争吵。”

“别这么大声嚷嚷，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瞧，天阴得这么厉害，风刮得这么大。修女说这样的天气对你不好，你该回屋里去啦。我干脆走了倒好一点。”

“但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富西亚大声喊着，“我们永远什么也感觉不到啦。我们天天都闻着同样的气味，已经不觉得臭了，反而觉得这就是生活的气味，你懂我的意思吗，老兄？”

阿基利诺拿开捂鼻子的手，深深地呼吸着。细细的皱纹布满了他的脸，整个面孔皱缩在草帽下面。风吹着他的粗布衬衫，不时地露出他那肮脏的胸部，突出的肋骨和光亮的皮肤。老人垂下眼睛，偷偷地斜视着：他还在那儿，已经平静了，象只大螃蟹。

“象什么？”富西亚嚷着，“你说，象腐烂了的臭鱼吗？”

“不管你怎么喜欢嚷，可别再嚷嚷了。”阿基利诺说，“我得马上走了。下次我给你带软软和和的食品来，你不用嚼就能咽下去。我一定设法去找，到店铺里打听。”

“坐下，你坐下，”富西亚大声喊道，“你干吗老站着，阿基利诺？你坐下。”

他蹲着身子，围着阿基利诺挪来挪去，捕捉他的眼光。

但老人执拗地望着天上的云层，望着棕榈树，还有那静静的缓缓流着的河水和它泛起的混浊的微波。下游地方，一片黄褐色的小土洲狂傲不逊地把河水分成了两股。富西亚这会儿挪到了阿基利诺的腿边。老人坐下了。

"再待一会儿，阿基利诺，"富西亚喊着，"还早呢，别忙着走，老兄，你刚刚才到。"

"这会儿我想起来啦，我得告诉你一件事。"老人搥着额头。片刻后，他看到那只完好的脚在刨沙土。"四月间我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你没见我脑袋怎么了吗？嘿，我刚才忘了跟你说。海军雇了我，他们有个领航员病了，把我带上一只开起来象在水上飞似的那种炮艇。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

"你怕我抓住你，"富西亚高声嚷着，"你怕我抱住你的腿，所以你才坐下了，阿基利诺。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慢慢溜走啦。"

"别这么大叫好不好，让我讲给你听呀。"阿基利诺说，"拉莉塔胖得一塌糊涂。开头，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认出谁来。她以为我已经死啦。看到我激动得都哭了。"

"从前你都是待一整天。"富西亚大声说，"你总是回到你的小船上去睡，第二天又回来跟我聊天，阿基利诺。每次都要待上三、两天。现在你刚来就惦着走啦。"

"过去我住在你家里，富西亚。"阿基利诺说，"你有一大群孩子，我记不得有多少了，总之很多就是了。阿基利诺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原来当木筏摆渡人，这会儿到伊基托斯来干活了。他已不是孩子时候的他了，不再那么老是瞪着大眼睛了。几乎大家都长大成人了，你要是见了拉莉塔，一定不会相信是她，那么胖！你还记得我怎样用这双手挣钱供她养孩子的吗？

阿基利诺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富有同情心。不管是涅维斯的孩子，还是警察的孩子，没有人分得出来，全都长得象拉莉塔。"

"谁都嫉妒我，"富西亚高声说，"因为你来看我，却从没有人去看过他们。事后他们又都嘲笑我。你迟迟不来，问题是你常出远门，沿河做生意，你一定会来的，明天或是后天，不管怎样，你会来的，就快来啦。刚才你却象没有来似的，阿基利诺。"

"拉莉塔对我讲了她的生活情况，"阿基利诺说，"她再也不想要孩子了，可警察想要，弄得她一次次地怀孕。在圣玛丽亚·德·涅瓦，人们都管那些孩子叫"胖子"①。但不光是对警察的孩子，对涅维斯和你的孩子也这么叫。"

"拉莉塔？"富西亚高声问道，"老兄，你说拉莉塔吗？"

激动使他的脸上泛起了红潮，伴随着呼出的恶臭气息，迸发出一阵呻吟。老人捂着鼻子，把头朝后仰去。开始下雨了，风刮过树林飒飒作响，河对岸的灌木丛在风雨中摇曳，树叶发出阵阵沙沙声。雨还很小，难以觉察。阿基利诺站了起来。

"你瞧见了吗，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得走啦。"他瓮声瓮气地说，"我得在小船上睡觉，一宿将淋个透湿。我不能冒雨顶浪前进，如果发动机停住不动，我可没有力气划，水流会把我拖跑，我已经经历过了。我跟你讲拉莉塔的事你感到难过了吧？干嘛不再高声叫了，富西亚？"

他比以前更弯腰驼背了，蜷着身子缩成一团，不作回答。他那只完好的脚拨弄着沙地上的鹅卵石：把石头撒开，再把它们聚拢起来，一次一次这样做，最后把石堆的边缘弄整齐。在所

---

① 拉莉塔的第三个丈夫是外号叫"胖子"的警察。

有这些仔细而缓慢的动作里，包含着某种忧郁和哀伤。阿基利诺走了两步，视线没有离开那付红色的背脊和将要被雨水洗刷的骨架。他又后退了一点，这会儿已辨别不出哪是溃疡哪是好皮了，一切都变成一片变幻不定的深紫和浅紫色。他拿开捂鼻子的手，深深地吸着气。

“别伤心，富西亚。”他轻声说，“明年就是再累我也要来，真的，我说话算数。我给你带软和的食物来。你为拉莉塔的事生气了吗？你想起了过去的事情吗？这就是人生，老弟，至少你比别人强，瞧瞧涅斯维吧。”

他悄悄地说着，一面朝后退去，这会儿已经退到小路上了，高低不平的地方已积起了水洼，一股浓烈的草木气息、一种类似树木的汁液、树脂和正在萌芽的庄稼的气息，充盈着大气。一片温馨的，尚且淡薄的水蒸气一层层地起伏上升着。老人继续后退着，那一小堆鲜血淋淋、活生生的肉体在远处静止不动，在羊齿植物后面消失了。阿基利诺转过身来，朝那片茅舍奔去。富西亚，明年我再来，你别伤心。他喃喃低语着。就在这当儿，大雨倾盆而下。

二

“快点，神父！”野妞儿催促说，“我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在等着。”

“等一下，”加西亚神父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嗄声嗄气地

说，“我得穿好衣服。”

他钻到房子里去了。野妞儿向出租汽车司机打了个手势要他等着。在冷清清的梅里诺小广场上，成群的飞蛾绕着路灯飞来扑去，发出劈啪作响的爆裂声。夜空深邃，繁星满天。从桑切斯·塞罗大街那边，传来了第一批运货卡车和夜班公共汽车的轰隆声。野妞儿站在路边等着，直到门又打开、加西亚神父走出来。他的脸用一条灰围巾挡着，一顶呢帽拉得低低的，一直压到眉间。他们上了车，汽车就开动了。

“开快点，师傅。”野妞儿着急地说，“开全速，师傅。”

“离这儿远吗？”加西亚神父问，他的语调变成了一个长长的呵欠。

“有点远，神父，”野妞儿回答说。“在格拉乌俱乐部那一带。”

“那末，你为什么跑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呢？”加西亚神父嘟嘟囔囔地抱怨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是干什么用的？你为什么要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而不去叫鲁维奥神父？”

“三星”已经关门，但里面仍然亮着灯。神父，太太希望你去。三个男人搂着肩膀在街角哼着小调，过去一点儿，一个人正在冲着墙撒尿。一辆超重拉着棺材的卡车大摇大摆地在街心行驶。出租汽车司机又是揿喇叭，又是闪动前灯，要求它让路，但毫无用处。突然，呢帽探向前边，几乎伸到了野妞儿的嘴边。是哪位太太希望他去呢？卡车终于让了路，出租汽车过去了。神父，是琼加太太。神父猛然一惊。什么？谁快死啦？袈裟开始颤动起来。一种恶心的感觉使加西亚神父从围巾下面发出的声音都噎住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是去听谁的忏悔呢？

“听堂安塞尔莫忏悔，神父。”野妞儿轻轻地说。

“竖琴师快要死了吗？”司机惊叫起来，“怎么回事？是他？”

车子猛然刹住了，在格拉乌大街上发出嘎然的声响。然后，又以更大的冲力向前驶去，亮着前灯，继续加快速度，即使到街口也不减速，只是拼命按着喇叭要求飞速通过。与此同时，呢帽显得为难地在野妞儿的面前摇摆着，加西亚神父的嗓子也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简直透不过气来，嘶哑地挣扎着想说什么。

“他正弹得兴高采烈，突然倒在了地上。”野妞儿悲叹着，“真可怜，全身都青紫了，神父。”

一只手从黑影里猛地伸出来，抓住野妞儿的肩头摇着，她疼得呻吟起来。是去妓院吗？她吓坏了，靠着车门缩在那儿。不，神父，不，是到“青楼”去。他在那儿都快咽气了。干嘛这样推她？她有什么对他不起的地方？加西亚神父放开了她，几下从脖子上取下了围巾。他吃力地呼吸着，把嘴凑近车窗，就这样待了一会儿。他弯着身子，闭着眼睛，极度痛苦地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然后，他靠到座背上，又把自己裹在围巾里。

“‘青楼’就是那个妓院，讨厌鬼。”他恫吓道，“我已经知道你是谁，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要半裸着身子，要那么浓装艳抹了！”

“没请医生吗？”司机问，“多叫人伤心的消息呀，小姐。请原谅我多嘴，因为我太了解琴师了。谁不认得他呀，大家都很尊敬他。”

“请了医生，”野妞儿说，“塞瓦略斯大夫已经在那儿。但他说如果能救活，那可真是一桩奇迹。大家都在哭，神父。”

加西亚神父在座位上蜷曲着身子，不说一句话，只是从围巾里断断续续传出微弱而固执的声音。出租汽车在格拉乌俱乐部的铁栏前停下来，发动机依然响着，冒着烟。

“我是很愿意一直开到的，”司机说。“可沙地太软，车肯定

会陷住的。我很抱歉不能把你们送进去，真的。”

当野妞儿解开一条手绢取钱付车费时，加西亚神父下了车，怒冲冲地把门推上。他大步流星地在沙地上走起来，不时地磕磕绊绊，坎坷不平的地面使他深一脚浅一脚，行步艰难。在晴朗的夜色中，可以辨出他那晃动在微黄色沙丘之间的身影，黑糊糊，哈着腰，象一只巨大的兀鹰。野妞儿半道上追上了他。

“你认识他吗，神父？”她低声问道，“真可怜，不是吗？如果您看到他弹琴就好了。弹得太美妙了！可您从没看到过。”

加西亚神父不回答。他缩着身子，步子跨得大大的，急速有力，但越来越气喘吁吁了。

“真怪，神父，”野妞儿说，“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每天晚上管弦乐队的乐曲都传到这儿来。还要传得更远，从公路上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别说了，真讨厌。”加西亚神父咆哮起来，看都不看她，“闭嘴吧！”

“您别生气，神父。”野妞儿解释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因为我很痛苦。您不知道堂安塞尔莫是怎样的人！”

“我太知道他啦，可怜虫。”加西亚神父低声说，“在你还没生下来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他又说了点什么，谁也没有听懂，那种急促的呼吸困难的声音又出现了。在街区茅舍的门口站着一些人，当他走过的时候，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晚上好。有些女人划着十字。野妞儿敲了门，立刻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关门了，不接待顾客啦。太太，是我，神父请来了。片刻沉默之后，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一种充满着烟雾的光亮映照在加西亚神父瘦削苍

老的脸上，围巾在他的脖子上摆动着。神父走了进去。野妞儿跟在后面。他没有回答柜台边两个男人的问候，也许连两张围满模糊身影的桌子上的嘁嘁喳喳声都没听到，他们在讲着恭维他的话。神父神态严峻地站在空荡荡的舞池前，木然不动。当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没有面庞的侧影时，他马上嘟哝道：他在哪儿？琼加朝他伸过手来，他推开了，然后指着楼梯说："他在哪儿？带他到那儿去。"野妞儿挽起了他的胳膊，神父，她来为他带路。他们穿过大厅，上了一层楼；在走廊里，加西亚神父一下子挣脱了野妞儿的手。她轻轻地叩了四个同样的门中的一个。门开了，她站到了一旁。当加西亚神父进屋之后，她关好门，回到大厅里。

"外面很冷吗？"博拉斯问，"你在发抖呢！"

"喝这杯酒吧！"霍文·阿历杭德罗说，"暖和暖和身子。"

野妞儿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用手抹了抹嘴唇。

"神父突然发起脾气来，"她说，"在汽车上抓住我的膀子乱摇晃，我以为他要打我哩。"

"他情绪很不好，"博拉斯说，"我想不到他会来。"

"塞瓦略斯大夫还在吗，太太？"野妞儿问。

"刚才他下楼喝咖啡去了。"琼加回答，"他说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我再喝一杯，好琼加，我需要镇静一下神经。"博拉斯说，"我没有钱，你扣我的钱好了。"

琼加同意了，为两个人斟满了酒，随后拿着瓶子向舞池周围的桌子走去。妓女们正在那里窃窃私语。你们想喝点吗？不喝，太太，谢谢啦。你们没必要呆在这儿了，可以走啦。又响起了一阵时间更长的窃窃私语声，表示不愿意。一把椅子发出

了咯吱吱的响声。太太，如果不碍事的话，她们愿意呆在那儿，可以吗？琼加说，当然，随她们的便好了。她又回柜台去了。那些黑影儿继续低声交谈着，乐师们默默地喝着酒，不时地望着楼梯。

“为什么不演奏点什么？”琼加轻轻地说，神情茫然，“如果他能听到你们演奏，也许会高兴的。他会觉得你们在陪着他。”

博拉斯和霍文犹豫不决，野妞儿说，对，对，太太讲的有理，也许他会高兴的。那些影子停止了议论。好吧，为他演奏点什么吧。他们慢慢走到乐队角落那儿去，博拉斯靠墙在一个小凳子上坐下来，霍文从地上拿起吉他。他们先弹了一支忧伤的曲子，在过了好一会儿才敢唱歌，歌声含混不清，不敢放开嗓子。但是，慢慢地，他们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便毫无拘束地欢快地唱起来。在他们演奏一支霍文作的曲子时，显得更为激动，歌子节拍十分缓慢，情调忧伤。博拉斯长久地沉醉在乐曲之中，默然不语。琼加为他们送了酒。她似乎也慌乱了，走起路来不象平时那样坦然自若，而是踮着脚尖，胳膊不动，也不看任何人，好象吓坏了或者狼狈不堪。太太，您瞧，塞瓦略斯大夫下来了。博拉斯和霍文停止了弹奏，妓女们站了起来，琼加和野妞儿也向楼梯跑去。

“我给他打了一针。”塞瓦略斯大夫一边用手帕擦着前额一边说，“但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加西亚神父跟他在那儿。这是他现在需要的，你们为他的灵魂祈祷吧！”

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琼加，他渴极啦：楼上很热。琼加去了酒吧间，端来一杯啤酒。塞瓦略斯同霍文、博拉斯和野妞儿坐在一张桌子上。妓女们都已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又单调地低声耳语起来。

“这就是人生，”塞瓦略斯大夫喝了口啤酒，叹口气，眼睛闭上又睁开，“我们大家都会轮到这一天，我要比你们快得多。”

“他很痛苦吗，大夫？”博拉斯说，声调象喝醉似的，但他的目光和神情是镇定的。

“不，我给他打针就是为免除他的痛苦。”大夫说，“他已经昏迷了，有时苏醒过来几秒钟，但不觉得痛苦了。”

“他们刚才在为他演奏，”琼加悄声说，声音也变了，眼睛里闪着惶惑不安的神情，“我们想也许他会高兴的。”

“从房间里听不到。”大夫说，“不过我耳朵不好，兴许堂安塞尔莫听得见。我很想知道他的确切年龄。肯定有八十多了，比我大，我也快七十了。再给我拿杯酒来，琼加。”

随后大家都沉默了，这样过了好一阵子，琼加不时地站起来，走到柜台拿来啤酒和皮斯科酒。妓女们一直在那儿窃窃私语着，有时粗暴，神色显得不安，有时诡秘，声音几乎听不到。猛的，大家又一次站起来往楼梯涌去，原来是加西亚神父下楼来了，他没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满脸悲伤。他朝塞瓦略斯大夫打手势，大夫抓着扶手上了楼，消失在走廊里了。神父，出了什么事啦？许多人异口同声地问。好象那声音把他们吓坏了，大家又同时静下来。加西亚神父嘟哝了一句什么，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牙磕碰得咯咯响着。他那茫然的目光躲避着所有人的脸。霍文和博拉斯拥抱在一起，其中有个人呜咽不止。不一会儿，妓女们也开始抹眼泪，又是呻吟，又是高声哀叹，一些人扑到另一些人怀里，只有琼加和野妞儿扶着神父。神父颤抖着，眼睛执拗而痛楚地扫来扫去。两个人把他拖到一把椅子前，他象个死人似地听凭安置，为他擦前额，并且驯服地喝琼加灌到嘴里的皮斯科酒。他一直浑身发抖，但眼睛

已经镇静下来，宽大的黑眼圈死死地盯着空中。不一会儿，塞瓦略斯大夫在楼梯上出现了。他垂头丧气、慢慢地擦着脖子，不慌不忙地走下来。

“他死啦，平静地同上帝在一起啦。”他说，“这是眼下要紧的事情。”

楼下桌子周围那些影子也安定下来，窃窃私语又起，依然是胆怯的、痛苦的。两个乐师拥抱在一起哭着，博拉斯嚎啕大哭，霍文静静流泪，他们的肩膀一个劲儿抖动。塞瓦略斯大夫坐下来，一片悲伤的阴影掠过他那肥胖的脸。神父，您是来找他谈谈的吗？加西亚神父摇摇头表示否定。野妞儿抚摸着他的前额，他紧紧地蜷缩在座位上，竭力想说什么话。加西亚神父没有认出塞瓦略斯大夫，他嘴里发出一种沙哑的啸声，目光又一次迷惘地不停地察看着四周：“北方之星”一直在营业，这是他唯一明白的事情。他的声音淹没在博拉斯的痛哭中，几乎听不见。

“我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饭店。在阿尔玛广场那边，今天是‘旅游饭店’。”塞瓦略斯大夫怀着乡愁对琼加说，但是琼加没有听他讲话。

三

“一路上你只晓得睡觉，简直没有好好享受这次旅行。”拉莉塔说，“瞧，这会儿你差点没睡过头，要误了上岸了。”

她双肘支撑在船舷上，乌安巴查诺坐在地上，背靠一堆盘起来的缆绳，张着他那双金鱼眼。“真要是能睡着就好了！”他的声音微弱，病奄奄的，还不时闭上双眼，以防再次呕吐。拉莉塔：他翻肠倒肚地全都吐了，可还是止不住恶心，还想吐。都怪她不好，他原想留在圣玛丽亚·德·涅瓦的。拉莉塔把半个身子探出船舷外，贪婪地凝视着水平线上那片微带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和这个城市到处生长的高大棕榈树。这些树木的身影此刻已经清晰可见，正在码头上摇曳着。甲板上的人都想在船舷旁占得一席之位。

“‘胖子’，别那么没精打采的，你要错过最好的东西了。”拉莉塔说，“瞧我的家乡，‘胖子’，多么大，多么美哟！帮我找找阿基利诺呀！”

乌安巴查诺那张郁郁不乐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那矮胖的身躯扭动着，好不容易才欠起身来。殷勤敏捷的搬运夫已经登上甲板；旅客们检点着自己的箱笼行李，把它们扛上肩。由于这种活跃气氛的感染，猪笼里的猪哼了起来，母鸡咯咯地叫起来，疯狂地拍打着翅膀。狗跑来跑去，吠叫着，两耳竖起，尾巴摇来晃去。一声汽笛划破长空，烟囱里的烟变得浓黑了，往人们身上撒着煤屑。现在他们已进入港口，穿行在一群由摩托快艇、载着香蕉的木筏和独木舟组成的岛屿之间。“‘胖子’，你看见他了吗？好生盯着，他应该在那儿的。”但“胖子”又感到身体不适起来；真是运气不好。他又发作了，但没有呕吐，只是拼命地啐着口水。他那胖乎乎的面孔显得痛苦，呈紫色，眼睛通红。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在船桥那边扯着喉咙发命令，打手势。两个赤着双脚、坦露上身的水手登上船头，把缆绳扔向码头。

“你把一切机会都错过了，‘胖子’”拉莉塔说，始终目不转

睛地注视着港口，"我离开这么多年后才回到伊基托斯，你却一路都在生病。"

在起伏不定的油腻腻的水面上，漂荡着罐头筒、盒子、报纸和其他废物。他们被许多快艇、小划子、木筏、浮标和大型平底驳船围绕着，有些快艇是新近油漆的，桅杆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小旗。码头上，在靠近用厚木板搭成的便桥的地方，一群嘈杂的拥来挤去的脚夫冲旅客下来的方向吼叫着，尖声嚷着，报着他们的名字，拍着胸脯，都争先恐后想跑到最靠近便桥的地方。在他们后面，有一道铁丝网和几座木板棚。接客的人就拥挤在那儿。"他在那儿，'胖子'，那个戴帽子的就是他！多魁梧，真是个美男子！你朝他招手呀！"乌安巴查诺睁大了他那双呆滞的眼睛。打招呼呀！"胖子"举起了手，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船停下来不动了。那两个水手跳上码头，操作着缆绳，把它们系到石桩上。这当儿，脚夫们大声嚷叫着，暴跳着，或者装模作样地喜笑着，或者哭丧着脸细声细气地恳求着，竭力想吸引旅客的注意。一个身着蓝色制服、头戴白帽的人在便桥前无动于衷地踱着步。在铁丝网后面，人群挥动着双手，笑着。在喧闹声中，每隔一会儿，便响起一声尖厉刺耳的汽笛声：阿基利诺！阿基利诺！阿基利诺！乌安巴查诺的气色好了起来，这会儿微笑也显得比较自然，不那么忧伤了。他拖着一只胀鼓鼓的皮箱和一个行囊，在扛着包袱的女人中间开着路。

"他长胖了，你看出来了吗？"拉莉塔说，"'胖子'，你看他为了迎接我们穿得多整齐啊！说两句呀，别显得不识好歹，你多半还不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嗯，他是胖了，还穿上了白衬衣。"乌安巴查诺机械地答应着，"现在可好了，我生来就坐不惯船。身体不适应，一路上

真受够罪了。”

穿蓝制服的人收着票，对每个乘客他都友好地用力一推，把他交给那帮猴子般的不顾死活的脚夫。这些脚夫扑向乘客，抢过他们的家畜和行李，恳求让他们代为搬运。若是乘客执意不肯放手，就会遭到他们的非难。他们总共不过十几个人，但由于他们叫嚷得那么响，使人觉得好象有上百人。他们蓬首垢面，骨瘦如柴，仅穿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只有少许人穿着尽是窟窿的汗衫。乌安巴查诺用力把他们推开。先生，随便给好了。滚开！他们又围上来，哼，真小气，才要您五个索耳，先生。他却说："滚开，让我过去！"他把他们抛在后面，步履蹒跚地走到了栅栏边。阿基利诺走过来迎他，他们拥抱起来。

"你留起小胡子了，"乌安巴查诺说，"还抹了发油，真是变多了，阿基利诺。"

"这儿不象那边，得衣冠整齐才行。"阿基利诺微笑着说，"旅途上好吗？打清早我就等你们了。"

"你妈一路兴致很高，她挺心满意足的。"乌安巴查诺说，"可我晕船晕得厉害，一路上吐得不行。多少年没坐船啦！"

"喝上两口酒就会好的，"阿基利诺说，"我妈干吗去啦？干吗还站在那儿？"

高大结实、花白长发披在肩后的拉莉塔正被脚夫们团团围着。她俯身向着其中一个，嘴唇在动着。她以一种近乎挑衅的好奇心逼近地盯着那个人：这帮死乞白赖的家伙，难道没看见她手里没有箱子吗？他们想干什么？把她背走吗？阿基利诺笑了，取出一包"印加"牌香烟，敬了乌安巴查诺一支，并给他点着了。这会儿，拉莉塔把一只手搭在那脚夫的肩上，跟他热烈地谈了起来。那人以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听着她说，又摇头

拒绝着什么，不一会儿就退了下去，混到其他人中间，又开始东窜西窜，尖声喊叫，跟在旅客们身后追着不放。拉莉塔张着双臂，步调轻盈地朝铁丝网走来。在她和阿基利诺拥抱的时候，乌安巴查诺抽着烟，他那在层层烟圈之间时隐时现的脸上又恢复了元气，显得很平静。

“你已经长成大人了，眼看就要成家，很快就要让我抱上孙子啦。”拉莉塔紧紧拥抱着阿基利诺，逼着他往后退着，又逼着他转过来转过去让她端详。“这么漂亮，真是个美男子！”

“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吗？”阿基利诺说，“就住在阿梅莉亚父母家里。本来我找了个小旅馆，但他们不让，说：‘就住在这儿吧，我们在前厅给安一张床。’他们都是好人，你们会成为朋友的。”

“多咱举行婚礼？”拉莉塔问，“我带来一身新衣服，阿基利诺，准备到那天头一次穿的。‘胖子’要买一条领带，他的那条已经太旧啦，我没让他带来。”

“就在礼拜天，”阿基利诺回答，“什么都备齐了，教堂也租了，在阿梅莉亚父母家还有一个小小的喜宴。明天朋友们给我饯行。可你们连提都没有跟我提过我的兄弟们呢。他们都好吗？”

“好着哩，可个个都梦想着来伊基托斯。”乌安巴查诺说，“连那个小不点儿都想跟你一样远走高飞呢。”

他们走出来，到了防波堤上。阿基利诺把箱子扛在肩上，袋子夹在腋下。乌安巴查诺抽着烟，拉莉塔则贪婪地观望着近处的公园、房屋以及路上的行人和汽车。“胖子”，难道这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吗？变得好大呀，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可没有这些！乌安巴查诺呢，一副勉强相：嗯，乍看还不错。

“您在警察局当差时从没来过这儿吗？”阿基利诺问他。

“没有，只到过沿海一些地方。”乌安巴查诺回答，“后来就到圣玛丽亚·德·涅瓦去了。”

“我们不能步行去，阿梅莉亚父母的家离这儿很远。”阿基利诺说，“雇一辆出租汽车吧。”

“我想哪天到我出生的地方去看看。”拉莉塔说，“我家的房子还在吗，阿基利诺？看到贝伦的时候，我一定会哭出来的。也许房子还在，而且跟从前一模一样。”

“你的工作怎么样？”乌安巴查诺问，“挣钱多吗？”

“眼下还不多。”阿基利诺说，“可鞣皮坊的老板明年要给我长钱，他是这么许诺的。他给我预支了钱做你们的路费。”

“啥叫鞣皮坊？”拉莉塔问，“你不是在一家工厂干活吗？”

“就是鞣制鳄鱼皮的地方，”阿基利诺说，“那儿做各式各样的鞋和皮包。我刚进去那阵，什么也不懂，可这会儿人家已经让我带徒弟了。”

他和乌安巴查诺大声招呼着每辆驶过的出租汽车，但没有一辆停下来。

“我倒不晕船了，”乌安巴查诺说，“可现在城市却闹得我头昏脑胀，这我同样也不习惯。”

“问题是您觉得，什么地方也不比圣玛丽亚·德·涅瓦好。”阿基利诺说，“那是世界上您最喜爱的地方。”

“这倒是真的，我再也不愿住在城市里了。”乌安巴查诺说，“我喜欢小庄园，喜欢安静的生活。我从警察局申请退伍的时候就对你妈说过，我将来要老死在圣玛丽亚·德·涅瓦，我是说到做到的。”

随着一阵叽哩咣啷的洋铁皮震动声响，一辆破旧的带篷马

车停在了他们的面前，车子吱吱嘎嘎地响着，仿佛要散架似的。车夫把箱子放在车篷顶上，用绳子拴好。拉莉塔和乌安巴查诺坐在后座上，阿基利诺靠车夫坐着。

“妈妈，我打听到了您想知道的事情，”阿基利诺说，“费了我好大的劲哟，没有人知道，人家把我支到这儿支到那儿，可我到底打听清楚了。”

“什么事？”拉莉塔问道。她着迷地观赏着伊基托斯的街景，唇边挂着微笑，两眼闪耀着激动的光芒。

“关于涅维斯先生的情况，”阿基利诺说。乌安巴查诺好象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把头伸到小窗朝外边张望着。“去年他被放出来了。”

“把他关了那么多年吗？”拉莉塔问。

“大概他去巴西了。”阿基利诺说，“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到马纳奥斯去了。这儿不给他们工作。他可能已经设法到了那里，如果他真象人家说的那样是个难得的领航员的话。可他有那么多年没在水上干了，也许手艺都荒疏了。”

“我想他不会把手艺荒疏的。”拉莉塔说。又对那些狭窄的、行人熙来攘往的街道，那些高高的人行道以及前面带栏杆的房子所组成的街景着迷了。“好歹他们终于释放了他，这还算不错。”

“你的未婚妻姓什么呀？”乌安巴查诺问。

“马林，”阿基利诺说，“是个黑头发的姑娘。也在鞣皮坊干活。你们没有收到我寄去的照片吗？”

“多年没有想那些过去的事了，”拉莉塔说。突然她转向阿基利诺：“今天我又看到了伊基托斯，可你却给我谈阿德里安。”

“这马车也弄得我头晕脑胀。”乌安巴查诺打断她的话，“还

要走很久才能到吗，阿基利诺?”

四

当佩德罗·塞瓦略斯大夫和加西亚神父挽着胳膊互相扶持着越过沙地，爬上停在公路边的汽车时，格拉乌军营后面的沙丘地带已经晨光熹微了，但夜幕依然笼罩着城市。加西亚神父的脸藏在围巾里，帽子低掩着，只露着一对充血的眼睛和两道浓眉下那肥大的鼻子。

“您感觉怎样?”塞瓦略斯大夫问道，抖动着裤腿。

“我的头还在晕，”加西亚神父喃喃地说，“不过我要去睡觉，就会好的。”

“您不能这样上床，”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们先吃早饭，吃点热的东西是有好处的。”

加西亚神父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这种时候不会有店家开门的。但塞瓦略斯大夫打断他的话，向司机探过身去：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那儿开门了吗？应该是开着的，先生。加西亚神父嘀咕起来：她的铺子是开得早一点，不过，不去那儿。他的手在塞瓦略斯大夫的面前摆动着，不去那儿，手又摆动起来，然后放回袈裟折皱处。

“别老是拒绝了，”塞瓦略斯大夫说，“那地方跟您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熬了一个不愉快的通宵之后需要暖暖肚子。别瞒我，您自己知道，就是现在上床，您也合不上眼。我们到安赫

利卡·梅尔塞德斯那里吃点东西，聊聊。”

一声尖厉刺耳的喷鼻声透过围巾传出来，加西亚神父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没有回答。出租汽车开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区，驶过公路两旁一座座附带大花园的别墅，绕过昏暗的纪念碑，朝大教堂那巨大的阴影疾驶而去。格拉乌大街上的一些橱窗在晨曦中闪烁发光。运垃圾的卡车停在“旅游饭店”门前，一些身着工装裤的人扛着白铁皮垃圾桶朝车子走去。司机叼着烟开车，一股股烟雾从他的唇边飘向后座。加西亚神父咳嗽起来。塞瓦略斯大夫稍稍开了一点车窗。

“自从为多米蒂拉·亚拉守灵以后您就没回过曼加切里亚吗？”塞瓦略斯大夫说。没有回答：加西亚神父两眼紧闭，神情阴郁地打着鼾。

“您知道吗？那次在守灵仪式上他们差点儿没杀了他！”司机说。

“喂，别说啦。”塞瓦略斯大夫低声说，“万一让他听见，他会对你大发雷霆的。”

“琴师真的死了吗，先生？”司机问道，“就是为了这事他们才把你请到‘青楼’去的吗？”

桑切斯·塞罗大街象一条隧道似地伸展着，两旁人行道上的暗影里，每隔一段距离就现出一株小树的轮廓。大街尽头，在地平线上的一大片屋顶和沙地的上空，开始露出一道环形的闪烁的彩虹。

“今天凌晨死的，”塞瓦略斯大夫说，“哦，你以为我和加西亚神父的年纪还象在琼加那儿过夜的时候一样吗？”

“这个可不管年岁大小，先生。”司机笑了，“我们一个伙计就曾开车送那里的一个女人去请加西亚神父的，那女人叫野妞

儿。那个伙计对我说琴师快要死了。先生，真是不幸啊！”

塞瓦略斯大夫心不在焉地看着那些刷了石灰的墙壁，带门环的大门，索拉瑞家的新楼房，以及人行道旁正方形的土坑里新近栽上的角豆树，它们脆弱易折，婀娜多姿。在这个镇上，消息传得有多快啊。但你应该知道，先生，司机压低了声音，人们说的是真的吗？他从反光镜里偷偷窥视着加西亚神父。神父真的把琴师的“青楼”给烧了吗？他熟悉豪华的宅第吗，先生？那地方真象人们传说的那么宽敞、设备那么高级吗？

“皮乌腊人怎么都这样呢，”塞瓦略斯大夫说，“三十年来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复同一个故事也不嫌烦？他们把可怜的神父的生平都歪曲了。”

“别说皮乌腊人的坏话，先生，”司机说，“皮乌腊是我的家乡。”

“也是我的家乡，老弟。”塞瓦略斯大夫说。“再说，我不但在讲，而且大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传说总该有点真事吧，先生。”司机坚持说，“要不，人家干吗说长道短的说闲话，干吗老提什么放火的、放火的。”

“我怎么知道。”塞瓦略斯大夫说，“你不敢向神父问这件事吧？”

“冲他那个脾气！我可不敢，不敢！”司机笑道，“可至少请您告诉我是不是曾经有过那座宅院，还是那全是大伙儿胡诌。”

他们马上就要驶过大街新修的一段路面，旧的公路很快就要同这段柏油路面联结起来，那些从南方开来继续驶往苏利亚纳、塔拉腊和通贝斯的运货卡车再也不用通过市中心了。两旁的人行道低矮宽阔，灰色的路灯柱刚刚油漆过，那个高耸入

云的钢筋水泥的架子也许将是一座比克里斯蒂娜饭店更宏伟的摩天大楼。

“最现代化的城区就要跟最古老、最穷困的城区连在一起了。”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不相信曼加切里亚还能存在多久。”

“那儿就要跟加利纳塞拉一样了，先生，”司机说，“他们把拖拉机开进去，造些象这样的新房子，给白人去住。”

“可区里的人和他们的山羊，还有他们的驴子，天晓得往什么地方安顿？”塞瓦略斯大夫说。”到那时，在全皮乌腊哪儿还能喝到好奇恰酒呀？”

“曼加切里亚区的人可要伤心死啦，先生。”司机说，“对他们来说，琴师就象一尊神，比桑切斯·塞罗还要得人心。他们马上也会给堂安塞尔莫点蜡烛，而且象对圣女多米蒂拉那样向他祈祷呢。”

出租汽车离开了大街，在一条两旁都是毛竹搭成的棚屋的小巷的土路上颠簸着向前行驶。它扬起了滚滚的尘土，激怒了一群野狗，它们紧贴着车子的挡泥板朝它吠叫着。先生：曼加切里亚区的人说得对，这儿就是比皮乌腊亮得早。在蓝色的曙光中，透过汽车扬起的尘雾，可以看到住宅门边草席上躺着的人体，妇女们顶着水罐拐过街角，以及睡眼尚且朦胧、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的小毛驴。一群孩子被汽车发动机的吼叫所吸引，从棚屋里跑出来。他们有的光着屁股，有的衣衫褴褛，跟在汽车后面跑着，招着手。有什么事？怎么啦？神父打着呵欠问。没事儿，神父，他们已经进入了禁区。

“我们就在这儿下车，”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们要走一走。”

他们下了车，手挽着手，互相搀扶着慢慢走上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一群孩子在后面蹦蹦跳跳地跟着。放火的！他们尖

叫着，笑着，放火的！放火的！塞瓦略斯大夫假装拾起一块石子朝他们扔去。鬼东西，这些混账孩子！还好，他们已经到了。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茅屋比别人家的要高大些，在土坯砌成的正面墙上飘着的三面小旗给它增添了一种风雅迷人的色调。塞瓦略斯大夫和加西亚神父打着喷嚏走进去。他们落了座：两只凳子和一张粗木板的桌子。地上刚洒过水，发出潮湿的泥土味以及香菜和荷兰芹的气息。其他桌上和柜台那里都没有人。孩子们在门口挤成一团，继续喊叫着，伸长着他们那龌龊的、头发粗硬的脑袋。堂娜安赫利卡！他们伸着瘦削的双臂；堂娜安赫利卡！他们嘻嘻地笑着，呲着牙。塞瓦略斯大夫凝神沉思地搓着手。加西亚神父呢，一个接一个地打着呵欠，同时用眼角瞄着门口。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终于来了。她矮胖健壮，面色鲜嫩，精神抖擞。她那装着裙环的衬裙边在板凳上打着旋儿。塞瓦略斯大夫站起来。大夫，她对他竭诚欢迎，见到他真高兴，这个时候在这儿见到他真使人想不到，那么多年没来啦。她呢，真是一天天地变得更漂亮，更年轻了。安赫利卡，你是用什么办法来永葆青春的？秘诀是什么？他们终于不再轻轻拍着肩膀寒暄不已了。安赫利卡，没看见我给您带来了谁吗？不认识吗？好象吓慌了似的，加西亚神父并拢双脚，藏起两手，早上好，围巾后面阴郁地嘟哝了一声，帽子举了一举。啊，圣母玛丽亚！原来是加西亚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双手合起放在胸前，高兴得两眼发光，弯身鞠躬。亲爱的神父，见到您真高兴，他简直不晓得，大夫，他把神父给带了来真是太好啦。一只瘦骨嶙峋的、充满疑惧的手冷冷地举起来伸向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还没等她吻到就缩回去了。

“能为我们做点热乎点的东西吗，教母?”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们熬了个通宵，都快饿死了。”

“当然，当然，说话就得。”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用她的裙子擦着桌子，“一盆热汤和一份辣味肉饭好吗？再来上几杯白酒？不，喝这个这会儿还太早，我给你们来点果子汁和牛奶咖啡吧。可你们怎么还没去睡呢，大夫？您给我把加西亚神父的身体都搞垮啦。”

一阵讽刺的嘟哝声从围巾下传了出来，帽子也扶了扶，加西亚神父深陷的双眼瞪着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她收起笑容，把那充满好奇表情的脸转向塞瓦略斯大夫。大夫两个指头捻着胡子尖，此刻正现出一副悲伤的神情。你们到哪儿去啦，亲爱的大夫？她的声音怯怯的，手握裙边站在离桌子很近的地方，一动不动。到琼加那儿去啦，教母。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轻轻地惊叫了一声，琼加那儿？她的脸色突然变了，琼加那儿？她掩住了嘴。

“是的，教母，堂安塞尔莫去世了。”塞瓦略斯大夫说，“我知道，这对你是一个悲痛的消息。对我们大家也是这样。可有什么法子呢？人生就是如此！“

堂安塞尔莫？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嘴半张着，头侧向一旁，结结巴巴地说，他死了吗，亲爱的神父？她的鼻翼急速地鼓动着，面颊上出现了几处浅窝。门口的孩子已经跑了。她摇着头，搓着两只胳臂。他已经死了吗，大夫？她哭了起来。

“人总是要死的，”加西亚神父捶着桌子叫道。围巾松开了，他那铁青的、胡子拉碴的脸因为嘴的不住哆嗦而变形了。“你、我、塞瓦略斯大夫，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的，谁也逃不了。”

“平静点，老兄。”塞瓦略斯大夫抱住安赫利卡·梅尔塞德

斯的肩膀，她正在用裙子捂着眼睛啜泣。“你也要平静点，教母。加西亚神父已经很紧张，很激动，最好别同他说话，什么也别问他。去吧，为我们做点热乎的东西，别哭啦。”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点点头，但并未止住哭泣，双手掩面离去。只听见她在隔壁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和不住地叹息。加西亚神父抓起围巾，重新把它绕到脖子上，然后脱下了帽子。灰白的头发支棱着，鬓角的绺绺头发只遮得住一半他那光滑的长着斑痕的头颅。他用拳头支着下颚，一条沉思的皱纹刻划在他的前额上，新长出的胡子使他的双颊看来象一件磨损了的、龌龊的东西。塞瓦略斯大夫点燃了一根香烟。天已经亮了，洒满屋子并把芦苇染得金黄的阳光把地面晒干了，青色的嗡嗡作响的苍蝇到处乱飞。屋子外边，人声、犬吠声、牛犊和羊羔的咩咩声、驴叫声和各种家务活弄出的声响都逐渐变大起来。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已经在一旁祷告。她喃喃低念着圣母的名字，又不时地祈求着上帝和圣母玛丽亚。大夫心想，这泼妇是故意这么做的。

“但究竟为了什么？”加西亚神父嘟哝道，“究竟为了什么，大夫？”

“那有什么关系。”塞瓦略斯大夫说，凝视着轻烟慢慢消散，“再说，也许不是故意的。可能纯属巧合。”

“胡扯，她把您和我请去是别有用心的。”加西亚神父说，“她是想惹我们不愉快。”

塞瓦略斯大夫耸了耸肩。一束阳光射到他的前额正中，使他的脸一半象镀了一层金，发出耀眼的亮光，另一半却笼罩着铅灰色的阴影。他合上眼睛，沉浸在一阵恬静的、昏昏欲睡的境界里。

“我的头脑一点也不敏感，”过了一会儿他这样说，“我甚至连想都没有这么想。可您说得对，也许她是想让我们不愉快。那个琼加是个怪女人。我原以为她不知道……”

他转身向着加西亚神父，阴影扩大了，罩住了整个面孔，只有一只耳朵和下巴还沐浴在黄色的阳光里。她什么不知道？加西亚神父斜过眼望着塞瓦略斯大夫。

“是我把她带到这世上来的。”塞瓦略斯大夫昂起头说。他的头被照亮了，那闪闪发亮的、长满疙瘩的秃顶非常醒目。

“谁会去对她说？堂安塞尔莫不会，我敢担保。他以为琼加一直是被瞒着的。”

“在这个爱传播流言蜚语的鬼镇子上，一切事情最终都要传开的。”加西亚神父嘟哝道，“即使已经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一切事情也是要传出去的。”

“她从没到我的诊所来过，”塞瓦略斯大夫说，“也从没有请我出过诊，今天却来请了。如果她想让我不愉快，那她算是得逞了。她使我突然想起了一切。”

“请您去的原因很清楚。”加西亚神父嘟哝道，好象在同桌子说话似的，“这人亲眼看到我母亲的死，也让他看着我父亲死去吧。可那泼妇干吗一定要把我请去呢？”

“这是什么意思？”塞瓦略斯大夫问道，“您怎么啦？”

“跟我一起走吧，大夫，”声音来自右边，在门厅的高处回响，“马上就走，就这样走吧，大夫，来不及啦！”

“您以为我不认识您吗？”塞瓦略斯大夫说，“请出去，堂安塞尔莫。您为什么藏起来？您疯了吗，老弟？”

“走吧，大夫，快走吧。”门厅暗处发出了虚弱的声音，在门厅高处回荡着，“人都快死啦，塞瓦略斯大夫，走吧。”

塞瓦略斯大夫举起小灯，四下寻找，终于在离门不远处发现了他：既没有喝醉，也不显得狂暴，只是由于害怕而浑身颤动不止。两眼在肿泡的眼眶里疯狂地转动着，背紧抵着墙，好象要把它推倒似的。

“您的妻子？”塞瓦略斯大夫不胜惊讶地问，“您的妻子，堂安塞尔莫？”

“本来两个人都要死的，但我不同意。”加西亚神父拍了一下桌子，他的板凳也嘎嘎作响，“我不能认可那一丑行，就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认为那样做是卑鄙无耻的。”

前厅的门开了，那人象见了鬼似的退缩着，躲避开油灯射出的锥形光束。裹在白色长袍里的矮小身影在庭院里走了几步，叫着孩子，还没到门厅就停住了脚步：刚才谁在那儿？你们干吗不进来？是她，妈妈，塞瓦略斯大夫放低了灯，用身体挡住了堂安塞尔莫。他需要出去一会儿。

“在河堤那儿等我，”他轻声说，“我去拿出诊箱。”

“先慢慢喝汤吧！”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把两个热气腾腾的干葫芦端到桌上，“已经放了盐了，再过一小会儿就上辣味肉饭。”

她已经不哭了，但声音里还带着哀伤的调子，肩上披上了一条黑色的披巾。她朝厨房走去，现在几乎一举步就左右摇晃。塞瓦略斯大夫若有所思地搅动着肉汤。加西亚神父用四个指头端起葫芦凑近鼻子，闻那热汤的香味。

“我对他也从不了解，我想那时我同样也觉得是不名誉的。”塞瓦略斯大夫说，“现在我已经老了，阅世已深，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名誉的。如果您曾经目睹那天晚上的情景，您就不会那么憎恨可怜的堂安塞尔莫了，加西亚神父，我敢担保。”

"上帝会酬谢您的，大夫。"那人一边跑一边呜咽地说，不时跌跌撞撞地碰到沿江大道旁的树上、树下的长凳上和江边的栏杆上，"随您要求什么我都照办，我把所有的钱都给您，大夫，我把整个生命都给您，大夫！"

"想感动我吗？"加西亚神父嘟哝道，同时一面继续闻着他的葫芦一面望着塞瓦略斯大夫，"我也应该大哭一场吗？"

"实际上，那已经没有半点儿关系了，"塞瓦略斯大夫微笑着说，"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我的朋友。但是，都怪琼吉塔，今天晚上这些往事又回到我的脑海中来，而且久久不忘。我提起这些事是为了把它们从脑海中打消，请别介意。"

加西亚神父用舌尖试了试汤温，吹了吹，喝了一小口，打了个嗝儿，嘟哝着道了歉，又继续小口小口地啜着，吹着。过了一会儿，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端来一大浅盘辣味肉饭和一些果汁。她用披巾包着头。"大夫，汤不好喝吗？"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自然："教母，很好。有点烫，等稍凉一点就喝。"她为他们做的辣味肉饭看起来多诱人呵！她这会儿正在煮咖啡，要什么只管叫她，别客气，亲爱的神父，塞瓦略斯大夫用一个指头摇晃着葫芦，非常仔细地观察那摆动着的浓而混的圆形水面。加西亚神父已经开始把肉切成小块，使劲儿细嚼着。但他蓦然停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吗？他目瞪口呆地发着愣，那儿的那些罪孽深重的男男女女都已经知道了吗？

"她们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件风流韵事的全部情况，是不奇怪的。"塞瓦略斯大夫喃喃地说，一面摸弄着葫芦边儿，"但我认为再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对着后院有一道小楼梯，我们从那儿上了后楼，大厅里的人没有看见我们。楼下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堂安塞尔莫一定在命令她们要使大家欢欢乐乐，把他们拖

住，不让他们怀疑发生了什么事。”

“真不错，您倒熟悉那地方。”加西亚神父又咀嚼起来，“我猜想，您去那儿这一定不是第一次！”

“去过几十次了，”塞瓦略斯大夫说，眼里倏忽即逝地闪烁了一下火花。“那时我三十岁，正当青春年华，我的朋友。”

“下流，愚蠢，”加西亚神父嘟哝道，把举到嘴边的叉子又放下来，“三十岁？我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

“当然啰，我们是同代人。”塞瓦略斯大夫说，“堂安塞尔莫也是，虽然比我们稍大几岁。”

“那个时代的人今天已经所剩无几了，”加西亚神父声音沙哑地说，“我们把他们都埋了。”

但塞瓦略斯大夫没有听他说。他正张动着嘴唇，眨巴着眼睛，摇晃着葫芦，使得一滴滴肉汤洒到了桌子上。哎呀，他那时哪里想象得到啊，即使看到床上那团人形时也没有朝那方面去想。天哪，谁能想得到呀。

“别在那儿自言自语了。”加西亚神父嘟嘟囔囔地说，“别忘了，我还在这儿哪。什么事想象不到呀？”

“就是他妻子生的那个小东西，”塞瓦略斯大夫说，“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床头有个红头发的胖女人，就是那个人称“萤火虫”的女人。我看她不象是病人，正想开个玩笑，却看到了那团人形和鲜血。您简直不能想象，我的朋友，床单上、地面上，整个屋子里到处是血，真是一片血泊。好象有人被砍死在那儿似的。”

加西亚神父不再切肉，而是使劲地把肉撕碎，穿在叉子上，在盘子里搓着。滴着油的肉块还没有举到嘴边又停住了。那个小东西的血都放干了吧？他的手和叉子一样，在空中颤抖

着。到处都是血吗？一阵突如其来的呛咳使他透不过气来。是那小姑娘的血吗？一道晶亮的口水从他的胡子末梢流下来。傻瓜，放开她，这会儿可不是亲嘴的时候，您把她都快闷死啦，应该让她叫出声来，笨蛋，还不如一下把她打死的好。何塞菲诺把一个指头放到嘴上，千万别嚷嚷，没看到有那么多四邻街坊吗？没听见他们在交谈吗？好象没听见他说什么似的，野妞儿叫的声音更大了。何塞菲诺取出手帕，俯身到破床上，堵住了她的嘴。堂娜桑托斯面不改色地继续熟练地拨动和摆弄着她那两条棕色的大腿。这时他看到了她的脸，加西亚神父，于是他的手和腿开始颤抖了，全然忘记了她快要死去，而他正是到这儿来设法救她的。他一个劲儿地盯着她，对、对，盯着她，没错儿，那是安东尼娅，我的天啊！堂安塞尔莫不再吻她，瘫倒在床脚下的地上，又向他许诺献出他的钱财，他的生命，塞瓦略斯大夫，给我救救她呀！何塞菲诺害怕起来，堂娜桑托斯，没有死吧？别把她折腾死呀！别把她折腾死呀，堂娜桑托斯！她嘘着叫他别作声，她不过是晕过去了。这样更好，不声不响地，而且完结得更快，用布擦擦她的前额呀！塞瓦略斯大夫硬塞给他一个脸盆，再烧些开水来，傻瓜，该帮个手的时候却在那儿哭鼻子。他两袖高挽，领口敞开，这会儿已很沉着冷静了。堂安塞尔莫端不住脸盆，盆子从他的手中跌到地上，大夫，可别让她死呵！他拾起脸盆，爬到门口，大夫，她是他的命根子呵，他走了出去。

“婊子养的！”塞瓦略斯大夫喃喃骂道，“简直是疯了，堂安塞尔莫，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呀，瞧你干了什么蠢事呀，堂安塞尔莫！”

“把袋子递给我，”堂娜桑托斯吩咐说，“我马上给她喝点马

黛茶，她就会醒过来的。把这个拿去埋好，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有什么救活的希望吗？”加西亚神父嘟哝着问，一面摆弄着那些肉块，用叉子扎着，或者把它们拨弄来拨弄去，“那小姑娘已经不能救了吗？”

“在医院里也许可以。”塞瓦略斯大夫说，“但不能搬动她。我只好几乎暗中摸索着为她动手术，虽然心里明白她一定会死的。相反，琼吉塔活了下来倒真的是个奇迹：母亲正咽气的时候，她出世了。”

“奇迹，奇迹！”加西亚神父嘟哝道，“这里一切都是奇迹。当他们杀死基罗加一家、姑娘得救了的时候，他们也说是奇迹。对姑娘来说，那时死了倒更好。”

“通过街心花园的时候，您没有记起那个姑娘吗？”塞瓦略斯大夫问，“我想起了她，我总仿佛看到她坐在那儿晒太阳。不过，今天晚上我为堂安塞尔莫比为安东尼娅感到更难过。”

“不值得，”加西亚神父说，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用不着难过，也用不着怜悯，什么也用不着。整个这场悲剧都是他的过错。”

“您要是看到他怎样跺脚，吻我的脚，求我们救活那个姑娘的话，您也会起恻隐之心的。”塞瓦略斯大夫说，“您知道吗？假若不是我的教母，琼加也死了。她帮助我照顾了她。”

他们不说话了。加西亚神父把一块肉放到嘴里，但是，他做了个恶心的脸相，放下了叉子。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又端来一罐饮料，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赶着苍蝇。

“你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吗，教母？”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们回想起了安东尼娅死的那天晚上的情景。那象是一场梦，不是

吗？我告诉神父你帮助我救了琼加。”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非常严肃地望着他，既不惊讶，也不恐慌，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大夫。”她终于低声说。“那时我是厨娘，但什么也不记得了。现在不要讲这些。我要去参加八点钟的弥撒，为堂安塞尔莫祈祷，愿他在黄泉下安息。然后我要去守灵。”

“那时你有多大年纪？”加西亚神父嘟哝道，“我不记得你是什么样子了，记得堂安塞尔莫和那些放荡的女人，可是不记得你。”

“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亲爱的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手迅速挥动着，仿佛一把高效率的扇子：一个苍蝇也甭想凑近饭菜和饮料。

“那时你不超过十五岁。”塞瓦略斯大夫说，“你长得标致极了，我们大家都盯着你，可堂安塞尔莫说，‘注意，她不是妓女，看看可以，不能动手。’他象照顾他的女儿一样照顾着你。”

“我那时是个小姑娘，加西亚神父不愿相信我。”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的眼里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但是她的脸始终是一副严肃的假面具，“我战战兢兢地要忏悔，您却总是对我说，离开这个魔鬼的家，你已经堕落了。这您也不记得了吗，神父？”

“在忏悔室里谈的事情是要保守秘密的，”加西亚神父用一种快活的沙哑声嘟哝着。“这些事情只要你自己知道就够了。”

“魔鬼的家。”塞瓦略斯大夫说，“您还认为堂安塞尔莫是魔鬼吗？他真的散发着硫磺味还是为了吓唬虚伪的信徒。”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和大夫微微笑着，过了一会儿，在围巾下面突然响起了一种粗浊的声音，那声音既象是咳嗽，又

象是竭力抑止的笑声。

“那时，魔鬼只在‘青楼’那儿。”加西亚神父说，不住地干咳着，“可是现在到处都是。在男人气的女人家里，在大街上，在电影院里，整个皮乌腊都变成了魔鬼的家。”

“不过，曼加切里亚区不是，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这儿他从来就没进来过，我们不许他来，圣女多米蒂拉帮助我们这样做。”

“她还不是圣女。”加西亚神父说，“你不给我们煮点咖啡吗？”

“对，已经煮好了。”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我就去拿。”

“至少有二十年我没有熬过夜了，”塞瓦略斯大夫说，“可这会儿我一点困意也没有了。”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一走开，苍蝇便又飞回来，落在饭菜上，黑乎乎一片。门前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又互相追逐嬉戏着。透过芦苇，看得见人们高声讲着话走过，一群老人在对面的茅舍前晒太阳聊天。

“至少他会感到后悔吧？”加西亚神父嘟哝道，“他意识到那个姑娘是由于他的过错死的吗？”

“他跟着我跑出来，”塞瓦略斯大夫说，“在沙地上打滚，要我弄死他。我把他带到我家去，给他打了一针，把他打发走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您走吧！但是，他没有走，却到河边去了，在那儿等着洗衣妇，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养大了安东尼娅的那个女人。”

“他一直在发疯。”加西亚神父哼哼着，“但愿他已经悔过，上帝宽恕他。”

“即使他不悔过，他受的那些罪也算惩罚得够了。”塞瓦略

斯大夫说，“再说，大概应该弄清楚他是否真的应该受到惩罚。如果安东尼娅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谋者呢？如果是她爱上了他呢？”

“您别胡说八道，”神父嘟哝着，“我相信您是心软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在问自己，”塞瓦略斯大夫说，“妓女们都说他宠爱她，而且姑娘象是很高兴。”

“如今在您看来是正常的，”加西亚神父喃喃地说，“拐骗一个瞎女孩，把她放到妓院里，让她怀了孕。他这样做对吗？这是世界上正常的事情吗？要为这种本事奖偿他吗？”

“这没有什么正常的，”塞瓦略斯大夫说，“不过，您不要那么大叫大嚷的，小心你的哮喘病。我只是说，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安东尼娅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管怎么说，多亏堂安塞尔莫，她才变成一个完美的女人。我一向认为……”

“别说了，老弟！”加西亚神父用手轰着苍蝇，苍蝇惊慌地逃走了，“一个完美的女人！修女们就不完美吗？我们这些神父因为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就不完美吗？我不许您说这些歪门邪道的蠢话。”

“您在同幽灵吵架。”塞瓦略斯大夫微笑着，“我不过想告诉您，我认为堂安塞尔莫真地爱她，也许她也爱他。”

“我不喜欢这种谈话。”加西亚神父嘟哝道，“我们不会取得一致的，我也不想同您吵架。”

“差点没吵起来。”塞瓦略斯大夫轻声说，“您看谁来了。”

来的是那些不可征服的人，他们不想干活，只想喝酒。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人，是来吃早饭的，他妈的，谁在这儿。

“我们走吧！”加西亚神父嘟哝着，面带愠色，“我不想和这些强盗在一起。”

但是，莱昂弟兄不等他站起来就拍着巴掌扑过来。加西亚神父，头发蓬乱，亲爱的神父，眼睛里映现着夜晚喝酒后的不适。他们在加西亚神父周围跳来跳去。今天大概皮乌腊要下雪，而不是沙子。他们想握握神父的手，真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人朝神父鼓掌。有这样的人来访，对曼加切里亚区的人来说就好似过节。他们只穿汗衫，不穿袜子，鞋子不系鞋带，散发着汗臭味。加西亚神父用围巾蒙了脸，急忙戴上帽子，呆在那儿木然不动，两眼呆呆地盯着重新落满苍蝇的辣味肉饭。

“我不许你们对他失礼。”塞瓦略斯大夫说，“不要胡说八道，小伙子们，他是一位神父，头发都花白了。”

“可是，没有人对他失礼，大夫。”“猴子”说，“在这儿看见他我们真是再高兴不过了，这是实话，我们只是希望他跟我们握握手。”

“没有一个曼加切里亚人不是热情好客的。”何塞说，“早上好，堂娜安赫利卡。应该庆祝庆祝这件事，拿点什么来让我们跟加西亚神父干一杯，我们要跟他和好。”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端着两杯咖啡走来，表情十分严肃。

“干么满脸怒气，堂娜安赫利卡？”“猴子”说，“您不喜欢我们来访吗？”

“你们是这座城里最坏的家伙，”加西亚神父咕哝道，“是皮乌腊的罪恶之源。即使你们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同你们一块喝的。”

“您别发火，加西亚神父。”“猴子”说，“我们不是在嘲弄您，是看见您回到曼加切里亚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堕落的家伙，流浪汉。”加西亚神父对苍蝇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你们有什么资格同我讲话，不可救药的东西！”

“您看呀，塞瓦略斯大夫！”“猴子”说，“是谁对谁失礼呀！”

“你们让神父安静一下吧，”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堂安塞尔莫死了，神父和大夫照料他，整夜都没睡觉。”

她把咖啡放到桌上，回厨房去了。当她的身影消失在尽头的房间时，桌子旁只听到小勺的叮叮声，塞瓦略斯大夫喝咖啡的声音，以及加西亚神父吃力的喘气声。莱昂弟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怎么好。

“你们看，小伙子们，”塞瓦略斯大夫说，“今天不是开玩笑的日子。”

“堂安塞尔莫死了，”何塞说，“我们的竖琴师死了，‘猴子’。”

“他真是个大好人，大夫。”“猴子”含混不清地说，“是个大艺术家，大夫，是皮乌腊的光荣。没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我的心都碎了，塞瓦略斯大夫。”

“他就象我们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大夫。”何塞说，“博拉斯和霍文大概会难过得要死的，‘猴子’。他们是他的徒弟，大夫，同他亲如手足。您不知道他们怎样照顾他，大夫。”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加西亚神父。”“猴子”说，“请您原谅我们刚才开的那些玩笑。”

“他就这样突然一下子死了吗？”何塞说，“昨天还好好的哪！昨天晚上我们还同他在这儿一起吃饭呢，塞瓦略斯大夫，他还乐呵呵地讲笑话。”

“尸体停在哪儿，大夫？”“猴子”问，“我们得去看看他，何塞，要借黑领带戴上。”

“就停在他死的地方，”塞瓦略斯大夫说，“在琼加那儿。”

“他死在‘青楼’？”“猴子”说，“竖琴师连医院也没有送吗？”

“对曼加切里亚区来说，这简直是一次地震，大夫。”何塞说，“没有了竖琴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摇着头，神态沮丧，流露出不相信的表情。当加西亚神父口不离杯地喝着咖啡时（他的嘴刚刚从围巾下露出来），那些人仍在自言自语和交谈。塞瓦略斯大夫已喝完自己的咖啡，这会儿正拿着小勺玩耍，想让小勺在一个手指尖上保持平衡。莱昂弟兄终于住了口，在旁边一张桌上坐下来。塞瓦略斯大夫请他们吸烟。过了一会儿，当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进来时，他们个个心情压抑、眉头紧锁。

“就因为这个原因利图马没有来。”“猴子”说，“可能他在陪着琼加。”

“她装得没事儿似的，象个铁石心肠的女人。”何塞说，“可是心里也在流着血。您不觉得是这样吗，堂娜安赫利卡？亲人毕竟是亲人。”

“也许她很悲痛。”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不过，从来猜不透她的心，难道她是一个好女儿吗？”

“你为什么说这个，教母？”塞瓦略斯大夫说。

“她让自己的父亲给她当雇员，您觉得这样做对吗？”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

“在塞瓦略斯大夫看来一切都是对的。”加西亚神父咕哝道，“上了年纪后，他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东西。”

“您这样说是讽刺，”塞瓦略斯大夫微笑说，“但是，请您注意，这其中包含着正确的成份。”

“堂安塞尔莫如果不弹琴早就死了，堂娜安赫利卡。”“猴子”说，“艺术家是靠艺术活着的。他在那儿弹琴有什么不好？琼加给了他很高的薪水。”

"把咖啡喝完，我的朋友。"塞瓦略斯大夫说，"我突然觉得困了，眼睛睁不开啦。"

"我们的表兄来了，'猴子'。"何塞说，"瞧他脸上多么的悲痛。"

野妞儿精心地描了眉画了眼，但是没有涂口红。当她手提鞋子朝加西亚神父俯下身去吻他的手时，神父把鼻子伸进咖啡杯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利图马抖落着弄脏他的西装、带绿色斑点的领带和黄皮鞋的尘土。他的头发没有梳理，由于擦了凡士林而闪闪发光。他面色憔悴，十分严肃地向塞瓦略斯大夫打招呼。

"他们要在这儿守灵，堂娜安赫利卡。"利图马说，"琼加让我来告诉您。"

"在我家里守灵？"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为啥不在他现在呆的地方？干么要搬动这个可怜的人？"

"你要让他们在一家妓院为他守灵吗？"加西亚神父咆哮着，"你的脑袋哪儿去了？"

"我很乐意借房子，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只是我觉得把一个死人搬来搬去是一种罪过。不是亵渎神明吗？"

"难道你懂得亵渎神明是什么意思吗？"神父嘟嘟哝哝地说，"你不要讲自己不懂的话。"

"博拉斯和霍文去买棺材和办理公墓的事了。"利图马在莱昂弟兄中间坐下来，"随后就把他送到这儿来。琼加将支付一切费用，堂娜安赫利卡，酒、花，她说您只要借房子就行了。"

"我觉得在曼加切里亚举行守灵仪式是对的。""猴子"说，"他是曼加切里亚区人，要让他的兄弟们为他守灵。"

"琼加希望您出面做弥撒，加西亚神父。"利图马说，尽力

把话说得自然些，但是他的声音太呆滞了，“我们到您家去告诉您，但是没给我们开门，幸好在这儿碰上您。”

神父的黑色袈裟在桌子上旋风似地扫了一下，空葫芦罐在地上滚了起来。谁允许你加西亚神父一下把饭打在地上？神父说，谁允许您跟我讲话？利图马一下跳起来，放火的，这个家伙真蠢，放火的。加西亚神父试图欠身起来，在塞瓦略斯大夫的胳膊中间做着怪相，哼，流氓，狠心狼。野妞儿扯着利图马的上衣高声嚷着：别说啦，您不能不尊重他，他是个神父，你们捂住利图马的嘴呀！不过，我看你要下地狱，哼，流氓，在那儿您会得到报应的。您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吗，哼，流氓？加西亚神父满脸通红，嘴唇抽动，浑身象块破布似地颤抖不止。利图马摇晃着身子，没能从野妞儿手里挣脱。放火的，他可不许您骂他，不许你喊他流氓，放火的。加西亚神父一会儿说得出话，一会儿又说不出话，还不如扯着利图马衣服的那个放荡女人野妞儿。他把手怒冲冲地伸向空中：垃圾堆里的寄生虫，狠心狼。这当儿莱昂弟兄也在抓着利图马：虽然他是神父，他也要撕破那个老东西的嘴，不吃他那一套，这个放火的混蛋。野妞儿哭起来，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手里拿着个小板凳在利图马面前挥舞着，好象他敢向前动一动，就要砸烂他的脑袋。在门口，在芦苇后边，在整个房子周围，人头摇动，露出一张张激动的脸，一双双眼睛，披散的头发。人们注视着这场争吵，互相推拥着，叫喊声愈来愈高，仿佛要从这儿传到区里其他地方。孩子们尖声的一齐怪叫着：放火的！放火的！竖琴师、不可征服的人和加西亚神父的名字有时也从这片叫喊声中冒出来。这会儿神父咳嗽不止，高举着胳膊，眼睛瞪得溜圆，脸涨得绯红，宛如一块火炭，舌头伸出来，流着口水。塞瓦略斯大夫支撑着神

父高举的双手，野妞儿为他扇风，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在他背上轻轻搥着。利图马这时似乎惶惑不安起来。

“随便哪个人，如果人家毫无道理地骂他，他也会失口的。”利图马用犹豫不决的语气说，“不是我的过错，你们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是他先动手的。”

“可是您对他失礼了，他上了年纪，表兄。”“猴子”说，“他一整夜都没合眼了。”

“你不应该这样，利图马。”何塞说，“请求他原谅吧，哎，看你把他弄成什么样子了。”

“请您原谅，”利图马结结巴巴地说，“请您镇静些，加西亚神父。何必呢，不值得生这么大气。”

但是，由于咳嗽和胃痉挛，加西亚神父仍然浑身发抖，脸上挂满了鼻涕、口水和眼泪。野妞儿用裙子擦着他的前额，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准备要他喝杯水。利图马脸色煞白。他在请求您原谅哪，神父。他开始尖叫起来：你们还要他干什么？他吓坏了，他可不想要神父死了，真是倒霉透了。他不停地搓着双手。

“你不要害怕，”塞瓦略斯大夫说，“他是由于哮喘病和沙子飞进嗓子才这样的，就会过去的。”

然而，利图马已无法控制自己的神经，他骂了神父，自己也很生气，难过的几乎要哭起来，莱昂弟兄抱住他。一个人遭受了那么大的不幸，实在痛苦极了。他想哭，好象马上就要大哭一场。表兄，平静点。他们理解他的心情。利图马搥着胸膛：他们让他给琴师脱下衣服，洗好后又重新穿上；看到那种情形，谁也受不了，人心是肉长的呀！他们说，安静点，表兄，打起精神；但是他做不到，妈的，真是糟透了，他做不

到。这时，他倒在一个小凳子上，双手抱着脑袋。加西亚神父已不再咳嗽，尽管呼吸还很困难，但脸色已经平静了。野妞儿跪在他旁边，神父，你觉得好些吗？神父点了点头，既然您甘心堕落，那就随您的便吧，下贱的女人。神父咕哝着，不过，她肯定是个蠢女人，一辈子养着个废物，养着个杀人犯。她肯定是个蠢女人。她说，您的话是对的，亲爱的神父，不过，请您不要生气，安静点吧，事情已经过去了。

“如果他能安静下来，就让他骂你好了，表兄。”“猴子”说。

“好吧，我让他骂，我忍受着。”利图马低声说，“您就骂吧，骂我杀人犯、废物，继续骂下去，爱骂什么就骂什么。”

“住口，狠心狼。”神父嘟哝道，已经不那么激动，显然不想再骂了。在门外的芦苇后边，人们哄的一声笑了起来。“别说了，狠心狼。”

“我不说了，”利图马吼道，“可您也别再骂我了。我是个人，不喜欢人家骂我，闭上您的嘴，加西亚神父。您叫他别再骂人了，塞瓦略斯大夫。”

“算了吧，亲爱的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不要说粗话，这在您身上是一种罪孽，神父。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您还想再喝杯咖啡吗？”

加西亚神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黄手帕，“好的，再来一杯咖啡。”说罢，用力擤着鼻涕。塞瓦略斯大夫轻轻地理着眉毛，带着厌恶的神情擦着翻领上的唾沫。野妞儿一只手滑过加西亚神父的前额，把他的绺绺头发理好；加西亚神父阴沉着脸，温驯地让她这样做。

“我表兄想请您原谅，加西亚神父。”“猴子”说，“他对发生

的事情感到十分遗憾。”

“让他请求上帝原谅吧，以后别再剥削女人了。”加西亚神父平静地咕哝道，气已经完全消了，“你们也该请求上帝原谅，哼，流浪汉。你也要养活这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吗？”

“是的，神父。”野妞儿说。门外又响了一阵笑声。塞瓦略斯大夫兴致勃勃地听着。

“你可真够爽快的，”加西亚神父低声说，一边用手指挖着鼻子，“算得上十足的白痴，倒霉鬼！”

“我自己也经常这么说，神父。”野妞儿承认说，同时亲狎地抚摸着加西亚神父满是皱纹的前额，“我当面就对他们这么说，您不要以为……”

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又端来一杯咖啡，野妞儿回到莱昂弟兄的桌子上。挤在门外芦苇后面的人，过了一会儿便开始散去了。孩子们又重新玩耍起来，弄得尘土飞扬，他们那又尖又细的叫喊声再次传来。过路的行人在奇恰酒店前停下来，探头指指正趴在桌上小口小口地喝咖啡的加西亚神父，然后走开了。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不可征服的人和野妞儿低声谈着食品和饮料的事，估计守灵会来多少人，唸叨着名字，考虑用多少东西，并且商量着价钱。

“您的咖啡喝完了吗？”塞瓦略斯大夫说，“今天我们已经忙得够呛了，上床睡觉吧。”

没有回答：加西亚神父安静地睡着了，脑袋耷拉在胸前，围巾的一端浸在咖啡杯子里。

“他睡着了，”塞瓦略斯大夫说，“我真不知道叫醒他会有什么结果。”

“要我们给他准备张床吗？”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在

另一个房间，大夫。我们给他盖好，不弄出声音。”

“不，不，还是叫醒他，我把他带走。”塞瓦略斯大夫说，“他从来是不让步的，不过我了解他。堂安塞尔莫的死对他刺激太大了。”

“其实他应该高兴。”“猴子”低声说，满面忧伤，“他每次在街上碰见堂安塞尔莫，总是骂他。他恨堂安塞尔莫。”

“可竖琴师不理他，假装没听见，并且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何塞说。

“他对竖琴师没有那么恨。”塞瓦略斯大夫说，“至少近几年是这样。只是他骂人骂惯了，一种坏习气。”

“事情应该恰恰相反，”“猴子”说，“堂安塞尔莫倒是有理由恨他。”

“你别这么说，这简直是罪孽。”野妞儿说，“神父是上帝的使臣，他们可恨不得。”

“如果他烧房子的事是事实，这就证明竖琴师的胸怀是宽广的。”“猴子”说，“我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有损于加西亚神父的话。”

“他真的放火烧了堂安塞尔莫的那座房子吗，大夫？”野妞儿说。

“这件事我不是给你讲过上百次了吗？”利图马说，“干吗你还问大夫？”

“因为你每次讲的都不一样。”野妞儿说，“我问他，是想知道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住嘴，让我们男人安安静静地谈话吧。”利图马说。

“我也同样喜爱竖琴师，”野妞儿说，“我跟他比跟你有更多的共同点，难道他不是我的同乡吗？”

“你的同乡？”塞瓦略斯大夫中断了呵欠，问道。

“当然啦，姑娘，”堂安塞尔莫说，“跟你一样，不过不是圣玛丽亚·德·涅瓦的人，我也不知道那个村子倒底在哪儿。”

“真的吗，堂安塞尔莫？”野妞儿说，“您也出生在那一带吗？那儿的森林里有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小鸟，真是美极啦，不是吗？那儿的人也更好些，对不？”

“天下哪儿的人都一样，姑娘，”竖琴师说，“不过森林里很美却是真的。除了颜色之外，那儿的一切我全忘了，所以我把我的竖琴漆成了绿色。”

“在这儿谁也瞧不起我，堂安塞尔莫，”野妞儿说，“人们用‘深山野林里来的人’这种称呼侮辱我。”

“你别这么想，姑娘，”堂安塞尔莫说，“应该看作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在我来说，要是人家管我叫‘深山野林来的人’，我就不会难过。”

“真怪，”塞瓦略斯大夫一边搔着脖子，一边打呵欠，“但不管怎样，这是可能的。他真的把琴漆成了绿色吗，小伙子们？”

“堂安塞尔莫是曼加切里亚人，”“猴子”说，“他生在这个区，从没有离开过这儿。我听他说过许多次：他是曼加切里亚人当中年纪最大的。”

“当然琴是漆成绿色的，”野妞儿证实说，“他总是让博拉斯重新给它上漆。”

“堂安塞尔莫是深山野林来的？”塞瓦略斯大夫问，“这是可能的，不管怎样，为什么不可能呢，真怪！”

“这是野妞儿瞎编的，大夫。”利图马说，“他从没有对我们说过这些，全是她刚才编出来的。说说看，为什么现在你才这么说？”

“一直没有人问过我，”野妞儿说，“你不是说娘儿们就该闭着嘴过日子吗？”

“为什么他要跟你说这个呢？”塞瓦略斯大夫说，“过去，我们一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就把话题岔开。”

“因为我也是深山野林来的人，”她说，骄傲地朝周围瞥了一眼，“因为我们是同乡。”

“你是在捉弄我们，捡来的姑娘。”利图马说。

“捡来的就捡来的，可是你却爱我的钱。”野妞儿说，“我的钱你也认为是捡来的吗？”

莱昂弟兄和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都笑起来，利图马皱起了眉头，塞瓦略斯大夫继续搔着脖子，眼睛里透出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

“别惹我发火，宝贝儿。”利图马不自然地笑着，“今天不是吵架的日子。”

“相反，倒是你要当心她发火。”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当心她把你扔了，那样你就要饿死。可别跟家里挣钱的人吵架，不可征服的人。”

莱昂弟兄向她叫好，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哀伤的表情，有的是兴高采烈。利图马也终于禁不住笑起来，堂娜安赫利卡十分风趣地说，什么时候她高兴就滚吧。可是她象粘胶似地贴在他们身上，见了何塞菲诺比见了魔鬼还害怕。如果她把他扔了，那家伙真敢把她杀死。”

“堂安塞尔莫再也没有对你谈过森林的事情吗，姑娘？”塞瓦略斯大夫问道。

“他是曼加切里亚人，”“猴子”肯定说，“这个女人胡说他是她的同乡，她是想提高自己的身份，反正他已经死了，不能为

自己辩白了。”

“有一次我问他是不是还有亲人在那边。”野妞儿说，“谁知道呢，他说，大概全都去世了。但另外几次他否认了，他对我说他生是曼加切里亚人，死是曼加切里亚鬼。”

“您瞧怎么样，大夫？”何塞说，“如果他说过他是她同乡，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你到底说出实情了，表妹。”

“我不是你表妹，”野妞儿说，“我是个婊子，是个捡来的。”

“可别让加西亚神父听见你的话，不然他又要大发雷霆了。”塞瓦略斯大夫说，同时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呵，另一个不可征服的人怎么啦，小伙子们？为什么你们不跟他在一道了？”

“我们吵架了，大夫。”“猴子”说，“我们不准他到曼加切里亚来。”

“他是个坏蛋，大夫。”何塞说，“品德不好。你不知道他已经堕落到极点了吗？甚至因为作贼坐了牢。”

“可你们从前简直是形影不离的，你们同他在一起使整个皮乌腊都感到讨厌了。”塞瓦略斯大夫说。

“问题是他不是曼加切里亚人，”“猴子”说，“他是个坏朋友，大夫。”

“应该请一个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要他主持做弥撒，还要他在守灵式上为死者祈祷。”

一听她这样说，莱昂弟兄和利图马的面孔同时板起来，皱着眉头，表示赞成。

“萨莱西亚诺有个神父，堂娜安赫利卡，”“猴子”说，“要我陪您去吗？那个神父挺和气，常和孩子们一起踢足球。他叫多梅

尼科神父。”

“他会踢足球，可不懂西班牙语。”围巾后面传来沙声沙气的嘟哝声，“哼，请多梅尼科神父，真是瞎说。”

“您说呢，神父，”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您瞧，照主的吩咐得举行一个守灵式。那末，我们应该请谁呢？”

加西亚神父站起来，正了正帽子。塞瓦略斯大夫也站了起来。

“我来！”加西亚神父打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那个泼妇不是请我来吗？还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是的，亲爱的神父，”野妞儿说，“琼加太太很愿意您来。”

“加西亚神父拖着双脚朝门口走去，伛偻着身子，神情阴郁。塞瓦略斯大夫掏出钱包。

“用不着，大夫，”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说，“算我请客，您把神父带来我很高兴。”

“谢谢，教母，”塞瓦略斯大夫说，“但不管怎样钱还是要给你留下，做守灵式的费用吧。晚上见，我也来。”

野妞儿和安赫利卡·梅尔塞德斯把塞瓦略斯大夫送到门口，吻了加西亚神父的手，又回到酒店里。加西亚神父和塞瓦略斯大夫挽着胳膊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头上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周围是驮着柴禾和大土瓮的毛驴，遍身浓毛的狗和孩子。放火的！放火的！放火的！孩子们不倦地尖叫着。加西亚神父不动声色，顽强地拖着脚步，头垂在胸前，咳着，呼哧呼哧喘着气。走上一条直街时，一阵高亢的喧嚣声迎面传来。为了不被护送一辆破旧出租汽车的一群男女挤倒，他们不得不紧靠一道竹篱。一个声音微弱并且走调的喇叭不停地吼叫着。座座茅舍

都有人走出来加入到人流中去。有的女人感叹着，有的把手举到空中划着十字。一个孩童站在加西亚神父和塞瓦略斯大夫面前，但没有看他们，敏锐的眼睛显得茫然，竖琴师死了，他拉拉塞瓦略斯大夫的袖子，看，他们用出租汽车把他们运来了，还有他的竖琴和其他东西。然后他打着手势飞也似地跑了。终于，人流过完了。加西亚神父和塞瓦略斯大夫走到桑切斯·塞罗大街，他们步调缓慢，困顿不堪。

“我来找你，”塞瓦略斯大夫说，“我们一道去参加守灵仪式。您起码争取睡上八个小时。”

“我知道，我知道，”加西亚神父咕哝道，“你别老是劝我。”

译 后 记

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之林里，拉丁美洲文学是一棵根深叶茂、生气勃勃的劲松。在它的各个文学品种中，小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自一八一六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诞生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小说家和一系列堪称经典之作的小说作品。例如杰出的智利现实主义作家布莱斯特·加纳（《马丁·里瓦斯》），著名的墨西哥革命小说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底层的人们》），三大经典作品的作者：哥伦比亚的里维拉（《旋涡》）、阿根廷的吉拉尔德斯（《堂塞贡多·松布拉》）、委内瑞拉的加列戈斯（《堂娜芭芭拉》），有名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哥伦比亚的马尔盖斯（《百年孤独》），以及新派小说家的后起之秀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青楼》），等等。事实证明，拉丁美洲小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学中拥有光辉的篇章，证明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值得重视的重要文学源泉之一。

拉丁美洲小说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新成就，愈来愈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欧美和东方许多国家的批评界都对拉丁美洲和新派小说推崇备至，给以很高的评价。西班牙诗人兼出版家卡洛斯·巴拉尔的评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说：“正当西方文学处于全面衰退的危机时刻，拉丁美洲新小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世界文坛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拉丁美洲新小说开始于六十年代初，逐渐汇集成一条澎湃的大流。一部部新作品，雄浑有力，畅销欧美，轰动西方文坛，被称为“爆炸文

学”。这类小说，内容丰富多彩，表现手法独特，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深受广大读者欢迎。《青楼》就是其中的一部佼佼之作。这部作品问世后一版再版，相继获奖，被公认为十余年来出现的最佳西班牙语小说。

《青楼》全书包括四个章节和一个尾声。作品以皮乌腊省城和原始丛林为背景，交替、穿插描述了五个真实的故事。它们是：外乡人堂安塞尔莫在皮乌腊开设“青楼”妓院、后被加西亚神父付之一炬和琼加重建“青楼”的情景；贫民区四个外号叫“不可征服的人”的地痞流氓的不务正业、败坏社会风尚的作为；来自丛林的印第安姑娘博尼法西娅的不幸遭遇和利图马军曹的种种经历；印第安部落酋长胡穆反对剥削的行动和遭受的苦刑；投机商人富西亚和阿基利诺的违法活动及领航员涅维斯的漂泊生涯。小说通过这些主要故事情节的描述，勾画出一幅当代秘鲁社会的缩影，再现了秘鲁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寻衅闹事、吃喝嫖赌的地痞流氓，有沦为妓女、惨遭蹂躏的土著姑娘，有心肠毒辣、面孔伪善的修道院长，有明火执仗的强盗和横行不法的军警，有深受压迫、受人宰割的印第安居民……作品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把原始丛林中的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悲惨生活公布于世。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白人冒险家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无情的欺压，使读者深深地感到，散居在马拉尼翁地区的阿瓜鲁纳人和乌安比萨人的生活与现代化城市的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当死气沉沉的现代化城市堕落到依靠妓院带来的夜生活来活跃气氛时，丛林深处的印第安人却“生活在史前社会的野蛮世界，那里毫无文明可言，其野蛮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反动统治的魔爪伸向了秘鲁的每一块土地，无论皮乌腊那样的喧闹城市，圣玛丽亚·德·涅瓦那样僻静的森林小镇，还是远处深山密林、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哪怕是一座孤岛，无一能够逃脱残暴的反动统治的魔掌。正如作者自已所说：“我发现秘鲁是一个比我在莱昂西奥·普拉多①所了解的更为广大、更为可怕、更为恐怖的东西”。

① 作者的小说《城市与狗》中的学校名称。

从类型上讲，《青楼》属于现实主义，它继承和发扬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美洲内地的原始丛林和热带大草原的严酷自然环境，统治者和剥削者支配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阶级矛盾、种族歧视、普通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凌辱、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自发的反抗斗争，是拉丁美洲的基本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中心内容。[6]这样的内容在“大地小说”作品，特别是《旋涡》、《堂娜芭芭拉》和《堂塞贡多·松布拉》中得到了最集中、最令人信服的描写。这些作品通过对橡胶采集工人的悲惨生活，雇工的艰苦劳动，他们受到的残酷剥削，一般人民的朴素信仰，加乌乔的侠义精神，卡西卡主义，强悍而凶狠的女性，被原始丛林、草原和河流吞没的男人等等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特点。巴尔加斯·略萨继承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被公认为一位笔触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位这样的作家，他十分清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作家必须全面地反映现实”，“应该象兀鹰啄食腐肉那样，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给以揭露和抨击，以加速旧世界的崩溃”。对秘鲁的社会状况，对秘鲁现存的社会制度，他十分了解。他深知，秘鲁社会是一个充斥着种种弊端，陈规陋习，种族压迫，等级森严的社会。他觉得那个腐败的社会就象一条恶狼，它有三张血盆大口，分别代表着政权、教权和军权，不断从腐烂的内脏里喷出毒焰，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熏倒、吞噬。巴尔加斯·略萨正是执着他那“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的笔，写出了《青楼》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

《青楼》的现实主义是和上述三部小说一脉相承的，可以说，《青楼》是它们的综合和统一。《青楼》一开卷就把一幅酷似《堂娜芭芭拉》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样炎热炙人的烈日，同样划行在浑浊河水里的木船，船夫说着同样的话语，旅客们同样忍受着窒闷的天气……在后来的描写中，虽然两者所涉及的地理环境、人物和问题不尽相同，文学风格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所表现的人与大自然的斗争，强者的肆虐、弱者的

受欺是相同的，梦幻的气氛也是相同的，尽管其间相隔四十年之久、生产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青楼》中的主要人物富西亚也象堂塞贡多·松布拉①一样是个影子，是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只是他的活动背景不是草原，而是河流、平原和丛林；他的职业不是赶牲口，而是做橡胶和皮革的投机生意的商人。《青楼》中的丛林也是一个漩涡，那里的居民也象《漩涡》中的橡胶采集工一样悲惨。这部小说不同于上述三部作品的新标志或新象征是"青楼"。"青楼"是建立在城郊荒凉的沙漠区的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去处，那里有的是酒吧、赌场、舞池，乌烟瘴气的气氛，地痞流氓的活动，麻木的市民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但是和上述三部小说相比，《青楼》更为雄心勃勃，情节和结构更为复杂，文笔更为精细，思想内容也更接近土地、街头、城区、居民、山地和丛林。被迫离乡背井的丛林姑娘博尼法西娅就曾经说："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的乡土感到耻辱的。"作者十分热爱他笔下的人物，怀着深切的同情对待他们，热情地描述他们的生活和反抗斗争。读者可以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成长中的国家的音乐，从他们身上看到美洲的一切敌人留下的伤痕，还可以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看到美洲的风沙，瓢泼大雨，熊熊的烈火，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特别是作为作品"主角"的圣地亚哥河。这是一条具有象征性的河流，是一条美洲的河流，它漫长，缓慢，不可驯服，仿佛一条巨蛇，无情而执拗地运送着私货、旅客，熏染着世界，危害着社会。拉丁美洲一向被视为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世界，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的武器除了火与剑之外，还有宗教、金钱和西方生活方式。但是只要那个"野蛮"的世界和不驯服的大自然不低头，外来的一切手段都将归于失败。美洲人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不过为了一个目的：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他们希望有一块面包可以充饥，有一点安宁可以享受。但是他们的敌人是不容情的，是强大的。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持枪的警察，惑人的教会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地主。广大的土地和他们的命运被

① 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含义是影子。

几只无形的巨手所掌握，统治手段残酷无情，任何不满、反抗斗争都要遭到讯问、鞭笞、监禁和流放。甚至一个手势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从根本上讲，对美洲的“野蛮”社会和粗犷原始的大自然来说，欧洲的“文明”是无济于事的。殖民活动只能加深人民特别是土著居民的苦难，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弊病。实际上，这种文明带给美洲的东西就只有危害社会的恶习（如“青楼”妓院），富西亚那样的野心勃勃的活动和试图改变印第安人的习惯、借以“拯救”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从《青楼》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倾向看，它不失为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描绘了世界，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抨击了不合理的世道，深刻体现了作者关于“文学是一团火”，“是对社会现实不妥协的武器”的创作思想。

在写作手法上，《青楼》打破传统小说的旧套子，大胆吸收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技巧，创造了具有拉丁美洲特点的新风格。例如在叙述故事时，把本来的时间、地点、独白、写景等等的顺序打乱，故事的开始、发展和结局不拘泥于习惯的框框，在描述中既有跳跃，也有颠倒，既有独立，也有混合，既有并行，也有交叉，故事中套着故事，对话中夹着对话。这种异乎寻常的构思和叙述的方法，被批评家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巴尔加斯·略萨则把这种手法具体概括为三种方法，即“中国的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中国的套盒术”，即象中国的套盒术那样，“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中还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即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放在一个大的故事中，从而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所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运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从而产生催化作用。”这种手法的确能够收到引人入胜，使人惊讶的效果。但是这种手法可能使读者视为畏途，觉得象走入迷宫，困惑不解。因此，在阅读之前，必须对这种方法有所了解，阅读时小心谨慎，注意人称变化、情节或故事的转换。做到这一点，就不致感到困惑，产生莫明其妙

之感了。

《青楼》在描写人物方面也有一些特点。如果把整个小说比做一条河流，那么人物的活动就象河面上起伏的波浪，他们随着河水的奔流，忽明忽暗，时隐时现。仿佛在银幕上一般，有的逗留时间较长，有的较短，有的一闪而过，有的甚至只在人物的言谈中存在。而且，所涉及的人物繁多，不象一般小说有几个主角，人物的外部特征也不明显（没有着笔描写人物的外貌）。这样做，容易给读者留下模糊的印象。但是，在《青楼》中，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意图并非要塑造多么典型的人物（当然他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及其行为来反映社会生活和各阶层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使读者对社会现实获得深刻的、难忘的印象。一般来说，小说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青楼》却迥然不同。这部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几乎都是真人真事。作者曾于1958年到马拉尼翁地区的阿瓜鲁纳人部落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小说中的镇长堂胡利奥·雷亚特吉就很象当时号称“黑金之王”的胡利奥·阿拉纳，他有一支军队和一个独立王国，本世纪初盘踞在马拉尼翁、亚马逊、纳波和普图马约等一带地区。作者曾经讲，他认识阿瓜鲁纳部落的酋长胡穆和日本投机商人富西亚。略萨对皮乌腊省城十分熟悉，特别是它的郊区曼加切里亚。皮乌腊的妓院是历史事实，小说中所写的就是他的耳闻目睹。作者还访问过森林小镇圣玛丽亚·德·涅瓦，在那里亲眼看到了修女们借助警察的力量捕捉印第安女孩，对她们进行所谓开化教育的情形。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博尼法西娅就是被修女们从丛林里捉来的一位印第安族姑娘。在作品中，她起着沟联原始丛林、圣玛丽亚·德·涅瓦小镇的修道院和皮乌腊省城三个重要活动地点的作用。博尼法西娅是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她被捉入修道院后，让她负责看管孤女，她出于同情，把孩子们放走了。修道院长审问她时，她表现得既固执、天真而又勇敢，是个质朴而纯洁的姑娘；被逐出修道院后，在拉莉塔撮合下她同军曹利图马结了婚，这时的她变得多情而温存，但是已经经不起异性的引诱，当军曹因决斗伤人被投入监狱后，她就轻易地被利

图马的把兄弟阿塞菲诺所俘虏；等到她被迫沦为"青楼"的妓女，就完全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甘心被人凌辱和损害的女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的牺牲品的形象。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她的身世和遭遇，通过她对那个戕害无数善良平民的吃人世道发出强烈抗议。阿瓜鲁纳部落的酋长胡穆（作品暗示他是博尼法西娅的父亲），是丛林土著居民的灵魂，他性情执拗、坚强，富于反抗精神。为了对付白人的剥削，他准备成立合作社，把橡胶运到城里去卖，但是奸商们立刻勾结反动当局，派军队中途拦劫了他们的橡胶和毛皮，胡穆被抓走，当众对他施以苦刑，惩一儆百。然而他拒不低头，坚持要当局把抢走的货物还给他，并且以满腔怒火斥责了镇长雷亚特吉及其帮凶，表现了印第安民族面对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质。他是作者同情、赞赏和着意描写的人物。反动当局对他的非法惩罚，赤裸裸地暴露了官方、军队和奸商勾结在一起残酷剥削和欺压印第安人的丑恶嘴脸。雷亚特吉镇长是反动当局的代表，他是靠压榨印第安人的脂膏发家致富的。他名为镇长，实为强盗和走私犯。他曾同投机商人富西亚合伙倒卖，事发后却平安无事。用富西亚的话说，"这个家伙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比我抢得更多"；他的手下人、后任镇长堂法比奥则认为雷亚特吉和富西亚是"一丘之貉"。这个人物就是作者所说的"张着血口喷射毒焰的恶龙"的化身，是虐杀印第安人的魔鬼，是作品重点鞭笞的对象。富西亚几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狡诈诡秘，心狠手毒，荒淫透顶。他是个日本走私犯，当过海盗，贩卖奴隶，盗窃主人的财产，坑害狼狈为奸的同伙，出卖一同越狱的囚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甚至把老婆也拿去做买卖。他曾闯入印第安人的住区，在一座孤岛上建立了据点，骗取了土著居民的信任，把印第安人的橡胶和毛皮等产品运往外地，牟取暴利。他还肆意抢劫和奸污印第安少女。最后他患了热病，害了烂疮，被他的老搭档阿基利诺送到了麻疯病隔离区，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眼睁睁地等待着烂死在与世隔绝的荒地里。这是一个为非作歹、坏事做尽的社会渣滓，是作者愤笔怒斥的社会弊端和危害人类的毒瘤。他的下场正是作者一再指出的腐朽社

会的写照：它同样也在一天天烂下去。堂安塞尔莫是《青楼》的另一个中心人物。他是个外乡人，行动十分神秘，但是身份不清，来历不明。他来到皮乌腊城，举止大方，乐于交际，很快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不久他即在城郊的沙漠地区盖起一幢引人注目的绿色住宅，这就是皮乌腊的第一家妓院——“青楼”。远近的嫖客纷至沓来，喧闹的噪音，通宵的夜生活，单个儿或成群的人们黎明时分返回城时的放肆的笑声和歌声，顿时打破了这座雅静城池的安宁。他的挑战获得了成功，于是冷眼旁观，站在高楼上观赏人们千奇百怪的丑态。堂安塞尔莫身为妓院老板，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淫荡下流、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他一方面对那个失去双亲、又瞎又哑的不幸孤女安东尼娅怀着诚挚而炽烈的爱，对他的竖琴和音乐、对他的故乡和皮乌腊城曼加切里亚区的穷人有着真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也不和那些嫖客、地痞流氓们同流合污。在作者的笔下，这个神秘人物仿佛是撒旦派到伊甸园去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毒蛇，他到皮乌腊来开设妓院正是为了向那种表面与人为善的道德提出挑战的。他的挑战获得了成功，因而激怒了皮乌腊的宗教势力。加西亚神父气急败坏，在城里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抵抗这来自“地狱的威胁”，否则灾难将殃及全城。他带领一群妇女，举着火把冲出城去，一把火焚毁了“青楼”。堂安塞尔莫从此无家可归，只得靠弹琴为生，组织小乐队在城郊的曼加切里亚区漂泊流浪。他死去的时候，人们称他为“皮乌腊的光荣”，“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者描写这个人物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他的戏剧性的活动，嘲弄和揭露宗教道德的伪善面目，暴露秘鲁社会的腐朽本质和人们的真实灵魂。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其他一些各具特点的人物。例如“青楼”的第二代女主人、带有男性气质的琼加，屡遭不幸、安于命运的残废孤女安东尼娅，修道院里那些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的伪善嬷嬷，终日在迷幻药中寻求解脱的江湖浪人潘塔查，貌似公允、实与反动当局狼狈为奸的律师波蒂略，还有厌恶军队生活的逃兵涅维斯和那些专门打架斗殴的流氓无赖“不可征服的人”，等等。

《青楼》的这些人物，各以自己的身份和行为活动在城镇、丛林、河

川、孤岛、妓院、酒吧、官邸和修道院，构成了一幅具有丰富社会内容和时代特点的人物画卷。

《青楼》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巴尔加斯·略萨博览群书，知识渊深，十分擅长驾驭语言，讲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和效果。他勇于创新和尝试，拒绝沿用陈旧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个人的独特风格：描写事物或故事时，用语确切，言简意赅，时而含蓄，时而明快，语言生动，富于表现力；描写人物的对话时，言语通俗，说出的话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反映出人物的特征。无论叙述故事，还是描述人物的对话、独白，标点符号时有时无，甚至将动词也省而不用。这些特点无疑是使《青楼》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部作品为西班牙语文学语言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本书是根据一九七五年马德里“阿吉拉尔”出版社再版的作者《作品选集》和巴塞罗那“塞伊斯—巴拉尔”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原著第十二版译出的。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在我国工作的秘鲁朋友爱玛·叶·卡尔德隆女士曾给予热情的帮助，并为本书写了前言，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对原著风格又缺乏深入的研究，译文难免存在不妥之处，甚至缺点、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青楼
作者＝（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
页数＝４６１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８９５
出版日期＝１９８２年０２月第１版